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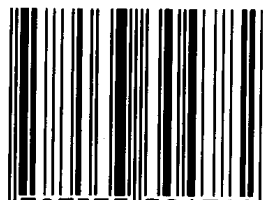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三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8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三一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諸經品節二十卷（二）

〔明〕楊起元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經品節二十卷》提要

太玄經

東粵復所楊起元註評

玄首都序

揭一經之綱而統論之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馴如詩馴擾從人之馴玄指天而言渾天之儀渾淪而行不舍晝夜無紀極也玄正取象於渾天故曰象天

陰陽坒參與天地參之參坒比也以陰陽相次而三三相乘轉爲九矣

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陰陽相參以爲三方三統相乘以生萬物故萬物取形於是方統各舉其一則餘可知一陽一防也一統天統也資取也

方州部家三位踈成踈大也言陰陽乘三統爲方州部家大數則三統之位大成矣

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三方一位運爲八十一首陳列其中故言九九以數生也

九贊之辭

贊上群綱乃綜乎名陽動則陰從曰群綱言諸陽動於上乃綜理衆首之名姓也

玄首都序平

八十一首歲事咸貞八十一首周流一歲之事候司八節各得其正故言咸貞

玄測都序

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丙炳也離散也五色五行之方色也言日炳然垂象著明離照於天下隨其物色光采淳明也

測即準夫子贊易之象辭

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測知也臧否即吉凶也言晝則陽可知言夜則陰可知一陰一陽或善或否矣

陽推五福以類升。五福壽富康寧好德終命陽爲吉故與五福偕也

惡地吉從逆凶即上賊不長也

陰幽六極。以類降。降下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陰爲凶故與六極退下也

升降相關大貞乃通。陰陽升降更相交錯天道大正氣節通也關交也貞正也

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相錯以成天文

巡乘六甲與斗相逢。巡行也六甲日之幹也言日行乘六甲周而復始以成歲事日右斗左故相逢也

玄測都序

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羲和造曆紀日月成歲定四時四方之事得故百穀調和

自中至增第一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中) 此首名也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中孚卦

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土爲宮位中央其色黃萬物之母故曰潛萌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應黃鍾夏之十一月萬物萌芽於黃宮之中故首曰中於行屬水水色玄玄爲天天在地外天玄地黃故以爲經之首

玄首之辭即易象乾元資始之義

即天一生水之數

初一昆侖旁薄幽。昆侖即渾淪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魄地之形也言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魄而在其中也幽隱也言日在地下幽隱不見也蓋日一晝一夜運周一度或隱或見見則大明中天隱則潛伏於下一者水也家性爲水天之出入利涉大川而四時辰極各得其正也

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言天運行唯以正也

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二火也在中爲心心藏神內爲玄陰陽相爭爲戰兩敵曰陳十一月之時於消息爲陰陽當消陰陰陽相克故言戰

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陽善陰惡相并爭也

二陽方泰正百物發生之會

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音伸 三木也木在東方故稱龍泰卦之氣萬物所出故稱出首尾始終也庸法也言首出庶類萬物資始故首尾可以爲法也

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首出庶物而造成之

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四金也發則爲陰陰道卑虛無所因緣待陽唱導乃和而承之欲大受反陰之義故否也

測曰庳虛無否不能大受也。陰道默從故不能也

辰即北辰居所之象

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以數而言五居其中亦爲土君而有土參明於日故五爲天子也日君象也午則大明中天離照四方故言利中央之位爲四方所歸故爲主

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貴在中央宜天位也

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音團 六水之廢也月水之精也在廢之行故闕也生明於西日以就盛到十六毀圓於東方故不如開明於西也

測曰月闕其摶明始退也。臣道毀闕故明退也

順養也歸根復命正藏物之府養正則吉

次七酋酋火魁頤水包貞。音囚 七火也酋就也魁藏也包取也火始王水流下萬物當成就業冬藏而養之各得其正也

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臣主收斂故任其則

次八黃不黃覆秋常。八爲木木上玄下黃以中爲常宜中不中敗其成就之法也

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宜中不中故失德也

陰則爲鬼故言反

上九巔靈氣形反。九爲金萬物終於九也巔下也死氣爲魂登於天形爲魄歸於地

登則為神故言靈

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克堪也天命終訖非前堪也

一方一州一部二家　周　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復卦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行屬於火周者冬至之後陽氣周而復始易之七日來復是也彙類也萬物各繼其類周復其道也周之初一日入牛宿五度

知常曰復復曰歸根即反乎始也

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僭差也否不也水性周營天心至仁家性為火而水君之當依至仁之德而欲克本是為過故否也

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本末相克故不恕也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二火也正午為中樞立則運言二極相當為天樞紐運周晝夜故言無隅隅方也晝夜周運言二極無方常也

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督正也慮度也運以正度也

出者生之徒入者死之徒

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三木火之母也火無木不盛火盛則消木夫人子無克母之義母無證子之道其有吉有凶猶相為隱故言吉凶之藏魁藏也我指三而言

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一則以喜何可不懼

能自檢束不踰禮節守臣紀失

次四帶其鉤鞶錘以玉鐶。四金也腰中之金故謂之鉤無帶不立帶無鉤不著相須成用以自申束不失禮節可以為王臣故有玉鐶而佩也

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約束其身不失於禮法

處盛滿而知戒又何[illegible]戶之凶

次五土中其廬設于金輿厥戒渝。五以中和之德而處金輿之位出令令以御臣下[illegible]謂君子得車尚可載也渝變也以變而自戒者安不忘危之意

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克勝也安不忘危不為小人所勝矣

非假道也

次六信周其誠上通於天。六為宗廟王假有廟必誠信則精誠上與天通矣

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奉神以信感乎有道故可上通

次七豐淫見其朋還于蒙不克從。明二也二七合於南見其明故為二七火之王家性為火明合故曰豐淫周而復始曰還蒙者蒙蒙二火明合未知所正故無所克而從之也

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蒙蒙未除故不能從

禍不入己為衆所明雖禍非禍

次八還過躬外其禍不大。八為禍中故言禍也雖則遇禍不入於身故不大也

測曰還過躬外禍不中也。非已之禍故不中也

上九還于喪或棄之行。九為金而在火家為火所爍故喪亦在秋位萬物所終還而遇喪非家禍故或棄之行也

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還而遇喪故道窮也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　礥　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屯卦

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行屬於木礥難也冬至之節音險一陽微動生物甚難故曰礥礥之初日入女宿二度

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玄酒方淡大音正希

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十一月之時陽氣潛伏于地下養萬物之根荄在黃泉之下不見其根鄂也畛根也鬱化也

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嘖情也不見其根故化由其情也

易賁山下有火之義

次二黃不純屈于根。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根屈大色黃白故不純

測曰黃不范失中適也適均也不純故不適

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元始也扶扶幼小貌人方幼小可成可敗故當正之於始家性為木三亦為木以木扶木故有終

測曰赤子扶扶父母詹也幼而教長而正父母所瞻視者故終貞吉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金者於乾乾强健故為力以難之世萬民勞悴四處作慣但恃其强力而不以德拔之故宗克也

測曰拔我德力不堪也以力濟世非所堪也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家性為礥土而為礥難山淵象也車在其中推大人能拔之五為天子故稱大人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有德有位則宜無德無位則非

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大位謂若周公東征禹導九河是其力也宜矣

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水為嶮難將車入嶮在於丘虛之中非所以濟世也中以喻君君而隨臣臣不正猶入虛也

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言不得君臣之道也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火生土故為丘七為縲絏之用故言牽牛出險而登丘又得牛以為之引離於難也猶紂時之民毒逼日久而遇文王登之春臺也

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伐也比力如牛非所伐也為而不有長而不宰何伐之有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其音箕九為金故稱山崇高之山而有川波言難也川波之險須輯航以濟之礥難之世須聖人以拔之其語辭

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克能也言非輯航不能濟也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閑 天玄陰家四金中下亦象也卦

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行屬於金閑者冬至氣終首次三小寒起於此首之次四陰雖盡於下而猶壯於上故能防閑礥礥而萬物亦見其防閑也閑之初一日入女宿六度陰猶壯則陽尚微故終礥礥故貴閑

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一在金子母相扶可以養物季冬土復君雌之象以雌雄諭龍而言蛇者伏在地下[illegible]大變故也

測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龍而蛇伏故不君

次二閑其藏固珍寶二為庶人能自防閑不與衆伍得閑家之道珍寶美道閑閑也以善道自閑併守正之義

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淵深也守道求己德之深也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三木故稱開閑家之道宜明管籥以止出入金無鍵則舍管矣

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無鍵之門盜入之矣

次四拔我軦軏小得利小征四臣道也有位君牧民之義非信不立故拔之以信我民也軦軏諭信也征行也以信教民利有攸往矣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處上下之間乎

測曰拔我軦軏貴以信也治民以道信行於下

次五礥而閑而拔我奸而非石如石厲厲危也五為土土中之難石之象也礥閑之世萬事皆難五處尊位當拔除其奸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也

測曰礥閑如石其敵堅也如石不拔故堅

次六閑黃垁席金策音雉六為宗廟營衛黃中也五堵為垁宗廟中有黃垁金策也君德貞固宗廟享之

測曰：閑黄垓以德固也。以君之德固有宗廟也

次七：跙跙，音疽閑于遼除，或寢之廬。跙惡貌。遼除不能俯仰。七爲無道，故曰遼除。家性爲閑，當防閑惡人，以清王道，防而不固，纔惡進矣，非寢之廬乎

即易小人勿用之義

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舍即廬也。惡在舍，則讒邪進矣

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八東方帝之所出，故稱大君。赤臭，惡人也。惡人播關，欲入大君，距而不內，故稱勝國乘家之勢也

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惡人在外，恐入其室

上九：閑門以終虛。家性爲閑，九爲位終，終自防閑，故虛也

虛則客入，闕邪之道也

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虛已受賢，終不實身以情欲也

☰ 二方一州二部一家 少 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謙卦

陽氣澹然施於淵，物謙然能自韯。音先。行屬於土，陽氣澹然溫和，萬物於土中始自韯幼，故曰少。少之初一，日入女宿十一度

初一：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爲土所克而自韯幼，故微於謙。謙尊而光，故冥

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謙光之尊，以不見爲貴也

少者卑幼也，以謙卑自處之象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卹。火在土家，子母相養，以至孝，故少不至，見衰則懼，故憂卹

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也。謙虛之道，若不成也

次三：動韯其得人主之式。韯，少也。式，法也。三爲進人之進德脩業，以謙爲本，終當居位，君臨百姓，故以少得人主之法

測曰：韯其得人，謙貞也。謙以得民，是其正也

次四：貧貧，或妄之振。四爲下祿，金性堅而在少家，祿下而少，故曰貧。振，賑也

貧而無謟，正也；妄振，則非自守之正矣

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正也。妄受振救，故不守正

次五：地自沖，下于川。五爲土，而在土世，故稱地。沖，虛也。家性爲少，土而虛，故受百川

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也。必受邦國，爲聖君也

即大易君子以虛受人之義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傾謂七也，盛謂六也。六爲水，七中最盛，莫多於水，故稱盛。盛則盈，故傾

滿招損，即此義

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盈則溢，故不足羨

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富謂八也，貧謂七也。八爲木，七爲火，火貧故利木富。火非木不生，母大則子盛故也

測曰：貧自究，富之聘也。子貧母富，故相求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八木之廢也。秋木葉落，是其充富外貧而實不貧，故莫振

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不貧稱貧，故不足敬

上九：密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射音亦。金生水，故爲雨。雨之細者稱溟沐。細密之雨能潤枯瀆，況於谷邪。射，厭也。谷之受水而加以霖，故厭也

雨欲徐徐，則入土，故潤枯瀆

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細以致多，循謙以致尊

☰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戾 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睽卦

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行屬於水，陽氣信微，萬物乖離，剔地而出

觸類相将故謂之戾戾之初一日入虛宿四度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家性為戾水無乖戾故虛亦為下人人下而邪故心傾乖戾之乖則邪邪則不正矣不正則必傾矣家每事失正故危

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其危在心故不正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腹內也背外也酋就也自內及外君臣道正故就貞

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內外以正故定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乖戾之家動失其實不正其內而正其外故腹戾也與前章相反者

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中外不同故致爭也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四兌位陰也為妻尊則為夫矣夫在外妻在內各反大袞陰陽之義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則家道正故可保

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各守其正正位乎內各得其正則家道成矣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五為土土生金故為弓矢牛土畜故為兕兕野牛也家性為乖兕在東南而矢西北明其乖也

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首向也乖戾之家失其所向也

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六水也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規為圓之器矩為方之器施各不同者家道乖離所施各異亦如之也

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其施不同故道乖

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諿。七為仲女乖戾之家故不女又七陽位故稱夫

諿謀也予我也我謂五也心在於五欲下求正陽婦人之義無非無儀今七為女外謀故不女失陰柔之正

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女而不女故可醜

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生謂兕也九克於八故殺生矢乖也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八在上中故和也

測曰：殺生相矢，中為界也。雖其乖猶以中和自界限也

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倉者東方靈神謂歲星也五星失度則妖祥生妖祥生則歲功不登矣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類如此

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年歲不登故敗也

☰ 一方一州三部一家 (上) 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升卦

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行屬於火小寒之氣萬物為陽氣育養於下射地而上故曰上上之初一日入虛宿八度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音漸○家性為上而本火世火性上炎曰鏩鏩以水克火曰挫水性專一故曰純心也

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純心自抑故和悅也

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家火世二亦火也思登于天有欲上之志而無其本雖得高位不足貴也本之則無自治昧矣

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治也。進不以道亡之原也

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三木王故茂木一月陽氣始胎

[illegible]出[illegible]到春而王故出幽谷登茂木也三為進終必登高享天祿故思珍穀
[illegible]谷遷于[illegible]木有背陰而嚮之象故得祿

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出谷登高所向方遠

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乎虛名。四為兌兌為口口舌之人而在上也

無根故不[illegible]不貞故上不以正故言虛名親承於五而非實也矣

測曰即上不貞。妄升也。處非其正故妄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㤹。音昨○木在水下故稱深澤五在中為天
[illegible]㤹于九子處天位而先治其聲名然後聲[illegible]聞于高處之以正又何慙乎㤹慙也天即此義

測曰鶴鳴不㤹。有諸中也。以道居官得人之中心也

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六為宗廟故稱堂宗廟之中觀禮之會顛倒衣裳則忒其儀所以廟廷之人不善之華乃可假失衆則非假之道矣

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廷人不慶故失大衆

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八有危高之狀故稱臺高必墜而有良輔曰柱之材

測曰升臺柱輔。弗堅也。處高必顛故弗堅

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八為木稱梯或九也九為金稱斧梯見斧則知其危

測曰升危梯斧。失士民也。終於危墜故失士民

上九棲于菑。緇 初亡後得基。九秋位萬物之所歸故稱棲金在火世故為初亡見災而懼故得其
天心仁愛[illegible]以災而詳供也

測曰棲菑得基。後得人也。改過修善得天下之心也

☰ 一方一州三部二家　干。天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升卦

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鉿然有穿。鉿音恰 行屬於木大寒之候陰氣堅乎上陽氣扶萬物而下鑽之鉿然而穿故謂之干鉿隔聲也干之初一日入危宿三度也
干者干時之義

初一丸鑽鑽于內隟。厲。隟音乞 家性為干水性滑渝鑽土而下土可鑽入故內隟厲

測曰丸鑽于內。轉丸非也。丸猶專也轉心不專故非也

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火性燥世為干故犯上干其非義順納其言則正矣

測曰以微干正。大諫微也。君能用諫道之微妙

次三赭鍵挈挈。匪貞。赭音鈴 赭乘也鍵折也家性為干動則干時故乘折之非正矣

測曰赭鍵挈挈。干祿回也。回邪也匪貞即回也
詩曰干祿不回不回則貞矣

次四干言入骨。時貞。四為言骨喻深入也入必以正故貞

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正言直諫是其道也

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五為土家性為干五處天位當坏身約已干祿百福而反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土之辱丘聚也飴美食也未成瓦曰坏蚩蚩無知貌
晉文求食五鹿獲塊而得反國之慶類此

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故見錫以土不好也

次六幹干於天。貞馴。六為宗廟故干天也馴順貞正也下之以正則順上通於天矣

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順正於君何所不保保安也

次七何戟解解。遘。何音荷 七為戈兵故言戟在六之上故言何解解戟多貌遘遇也七為無道之主多遇紛爭之事如何戟解解然

詩曰哲婦傾城以言為厲階也

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解解多結故道不容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缾。赤舌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舌所敗若火燒城全生水水滅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故曰吐水于缾

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祟音歲以水解火禍之散也其鬼不祟矣

倏聚倏散如浮雲然

上九干干浮雲從墜于天。九在干世終干富貴不以義如浮雲也不義必墜矣

測曰干干浮雲乃從天墜也。不義之財終墜失矣

☰ 一方一州三部三家 狩 音踈。天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臨卦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行屬于金陽氣在內陰氣在外萬物扶狩而上故曰狩狩之初一日入危宿七度

知臨大君之宜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一為下人始當升上故匍匐也家性為狩狩曼而進有匍匐之狀宜義也宜德謂五也五為君位故羣下之心樂從之

測曰匍匐宜德若無行也。匍匐而進之者若無入行也

次二熒狩狧狧古邁切不利有攸往。熒者光明小見之貌從一至二數而向微始當匍匐狩而進取狧狧貪欲之意今見其光明後進失其家性故不利有所往也

測曰熒狩狧狧多欲往也。往故多欲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三木故言卉二火也火生土土上之木故言丘陵木之生進長之道故言炎炎盛大之貌

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短相臨長大之貌

家大易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四為公侯故有酒食之道酒以成禮過則伐德家性為狩狩而不止必至沉湎故無譽

測曰狩于酒食仕無方也。唯酒無量無常方也

次五狩有足託堅穀。五土也土爰稼穡故為穀亦為君位祿以養賢故託之以堅穀

乎臨無咎位當也

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正當君位也

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宗廟神靈所在稱逝言明也鬼神幽微故利小

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也。幽微之道細以入神

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七為日過時之士高而無民年老事終正在於五但當論道自娛故言可卒其所聞也辰時也

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子世父位父得子榮故得勢也

次八蚤虱音瑟之狩厲。家性為狩狩屬危也蚤虱之性齧而進故危

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動以取危故不足賴

即甘臨既憂之無咎之象

上九全狩絭音圈其首尾臨于淵。首始也尾終也九為極淵為一絭者相絭之義家性為狩匍匐狩而進從九反初故臨于淵

測曰全狩之絭恐遇困也。始終相狩常恐至於困也

☰ 一方二州二部一家 羨 天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臨卦

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行屬於水爽差也物為陰氣所包當差次而上今乃在下遲羨土中未得正行故謂之羨羨之初一日入危宿十二度

初一：羨於初，其次迂塗。一爲水家，性淫羨流屈無常，故言迂塗。迂塗者，縈曲之貌。

測曰：羨於初，後難正也。淫羨屈縈，難正以直道也。

次二：羨於微，克復，可以爲儀。二爲庶人，雖邪俗從之，微淺而反正道，故可法。

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反之即是，故不遠也。

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次三：羨迂塗，不能直如。三爲進人，進德脩業，而邪其道，故不直。

測曰：羨迂塗，不能直行也。家性邪迂，故不能直。

次四：羨權正，吉人不幸。四在臣位，家世爲邪，雖當從俗，權而自正，爲如微倖之人。

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反之於常法也。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五君位也，亦爲大車。大車者所乘也。家性爲邪，大道平易，舍而不從，而從蹊徑，故爲憂也。

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何不遵大道而由之。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六處高位，下之所宗，故在直翼之佐。矢，正也。佐之以直，虛邪消除，故曰得矢夫。

居上而得賢自輔，龍德中正者也。

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以正自輔，故得賢臣。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家性爲邪，七爲失志，性邪道迂，故厲以五自奉，血食爲姓，故順。

測曰：曲其故，爲作意也。在上爲神，爲神後祠，作佑助之意也。

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溝瀆之雜，人所避也。雖邪行避難，所向則正。

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向善避惡，道之正也。

上九：車軸折，其衡抈，音月。四馬就括，高人吐血。九金也，金爲乾，君象也。括，會。抈，折。軸折衡抈，故四馬會。血以潤體，祿以榮臣，故以血諭。上失其道，賢人奔亡，故言吐血。

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臣之於君，不合則去，亦悔也。

一方二州一部二家 差 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小過卦。

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群雍，物差其容。行屬於火，立春節，帝出于東，陽氣用事，群生雍容在於地中，差次而出，故曰差。差之初一，日入危宿十六度。

初一：微失自攻，端。一爲下家，性差差，次當上而火世，當相克而自攻，治以道自正，故端。

微失即小過之象，能自攻則不遂之復矣。

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微失反正，不爲二五所知。

次二：䆸音盡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二火也，亦在火行，二火合同，是其所好，所惡者親近於水，水盛火衰，故惡。

測曰：䆸其所好，漸以差也。宜以漸差次而進之。

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三木也，木盛則華，故暉。重言其亡者，安不忘危，戒懼也。進德修業，兢兢自懼，防微慮漸，遂至光榮。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之象。

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震驚恐貌，戰兢惕勵，深自衛護。

次四：過小善，不克。過去也。四爲公侯，親近至尊，奉上接下，惟善是務。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不爲小善，終不能大善矣。克，能也。

即易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之象。

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小而不爲，焉能至大。

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家性爲過見善而入則正五處天位雖過不違於義

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去過反貞故近還也

心患預防之意

次六。大跌。跌 過其門。不入其室。跌過也過門而去不入室者嫗爲五所克水在火行心不自安

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患有克害之災

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七爲火在火之行懼其炎盛故危無道之王常如累卵兢兢戒慎故貞而安業業危也貞正也

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戒之以危危必安矣

次八。足纍纍。音雷 其步蹝躟。輔銘滅麋。纍纍羸桎貌過而不攺身被桎又見鉗銘輔麋掠趾故曰滅眉

從或戕之凶即此意也

測曰。足纍纍。履禍不還也。不早復故不還

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枯城攺都也家性爲過過位而上故歷故都九爲上極上反下故蘖青青

測曰。過其枯城。攺過更生也。窮上反初更生之謂

一方二州一部三家 童。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蒙卦

並之初一入營宿四度

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行屬木立春萬物孚甲始出枝葉未舒故曰童

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昏。木之初發蒙蒙然故言不寤幼稚之初正修德進業之時蒙養以正則蒙昏啓矣今未修小學故言會我蒙昏

測曰。童不寤。恐終晦也。不早要三以致悔闇

次二。錯于靈蓍。焯于龜資。出泥入脂。二爲火故曰焯蓍曰筮龜曰卜所以決疑者脂榮祿也卜從汚泥之中出求榮祿之處也

測曰。錯蓍焯龜。比光道也。比親也親求光榮之道也

出家求子以果行育德乃不能行何耶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辰時也明盼明師也家性爲童童而未聞幸見明時不能行以求覺己之蒙所謂聞義不能從也

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何不往而學之

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前夫謂三也三見明師而未能就四雖在後從義從善親近於五附着賢者先見榮飾故曰錫之光光公侯也

測曰。或後先夫。先光大也。得君之光以爲大也

困蒙吝即此義

次五。蒙柴求兕。其德不美。五處天位昇在童蒙之世若幼眇之君禮儀未備盤于遊田蒙突林木以求兕獸雖實得之君子不貴故不美

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得不以道故不以所獲相慶

引方客萃人心之義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六爲宗廟春秋祭祀以神事之故開帷幕要賓客也

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覽照四方故明

次七。修侏侏。比于朱儒。侏無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修長也七爲無道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

測曰。侏侏之修。無可爲也。侏侏無知何可爲也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修其玄鑒渝（八爲疾瘀故見擊刺以治其過修治也鑒鏡也渝變也家性爲童大道未闡故脩玄鑒以正其變也）

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疾瘀之王道之衰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與此正相反矣）

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麋童犀角而相抵觸剛弱不等有勝有否也家性爲童九爲之終麋八也屬木犀九也屬金金剛木懦金克於木故灰其首）

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累也（抵觸於人皆已之累）

一方二州三部一家　增　天玄陰家四金象益卦

陽氣蕃息物則益增日宣而殖（行屬於金陽氣蕃息萬物布濩而生殖日以增益故曰增增之初一日入營室八度）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君子見善則遷）

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一爲下在增之世聞正道而默然自增非外人得見爲內人所）

測曰聞貞增默識內也（識別也）

（益內者其光不耀）

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火性炎上而在增世君子之道積小爲高不增其道而增其光故反冥也方道也冥晦也）

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光榮恭增故徒飾外）

次三木以止漸增（止足也漸增謂根株增益也益根而幹長求益之道也）

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宜以道實不可虛益）

（任事而不戴者公侯之位受勝故敗）

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四爲金在中稱要克勝也家性爲金重剛之世而在增家任其重故增而戴）

測曰要不克可敗也（雖戴之重故敗）

（江海能爲百谷王以其下也）

次五澤庳其容衆潤攸同（五土也故稱澤家性爲增增之以謙則益增之以奢則損故曰不增其方而增其冥也五處尊位反若澤之卑爲衆水所歸故曰攸同）

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謙卑自下道之大也）

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六爲宗廟朱車君之飾也燭照也顯神靈以榮生存也三千多也奉祠以禮三千之福慶也小人不勝其榮傷也）

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言不能當神人之福祚也）

（惟不自高故高）

次七增其高及其削丘貞（火主土故言丘丘能自削故貞見居高而能下則正）

測曰增高及削與損偕行也（損已益人皆可行也）

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䝿（音剔䝿憂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八木也亦爲弱王道微弱恩澤不行偷畜褊急貨賄爲市日以侵析下不奉上故致憂也）

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貨賄在前故慶禍敗終及故亡）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山足也崔嵬當崩而不崩以有彊足之峽岬也）

（九在增家位高而不危以有賢才之輔也）

測曰崔嵬不崩群士橿橿（音僵）也（多士彊盛曰橿）

自銳至事第二

一方二州二部二家　銳　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漸卦

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行屬於土立春節終於此）

銳之初一首次二兩水氣起於此首之次三太簇用事於次四

月入營宿十三度

陽氣恭奎精銳萬物專一而生無有差二故曰銳

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一水也故稱泉爲介故猶蟹五爲裸故稱蚓言蟹後蚓者用心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知無足之蚓

一則專多則亂

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用心不一故後蚓也

次二銳一無不達。火性上達以火德處銳家在土行并力俱上故言無不達

測曰銳一之達執道必也。專一之故必上達也

此言人當專心修業

次三狂銳盪。三爲進在銳家未見剉折故言盪

測曰狂銳之盪不能處一也。狂盪之人故不一

次四銳于時無不利。時得其時也銳無不利故時無不利也

測曰銳于時得其適也。銳以時宜故得其適

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家性爲銳一自銳進進東則忘西見背則遺心不本道實故言銳也

測曰銳東忘西不能迴避也。銳東忘西故不求所宜也

次六銳于醜含于五軌萬鍾貞。六水也醜類也鍾聚也五軌五行也雖在銳世而不失五行之法銳達於類萬福所聚故正也

福以類惡以常理也

測曰銳于醜福祿不量也。福祿所鍾不可限量

次七銳于利忝惡至。火在銳家故言利忝辱也君子銳於仁義則吉銳於利欲則辱

測曰銳于利辱在一方也。六辱於七在南方也

次八銳其銳救其敗。木在土行故相克銳者以末害本既非其宜銳木之銳故救敗

曰妙則典福反矣

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克其本故作殃禍

上九陵崢岸峭陁。音陀崢謂崢嶸峭謂峻絕陁墮也言崢嶸高峻將墮於下也

太銳則折

測曰陵崢岸峭銳極必崩也。高峻而銳必崩墮矣

☲ 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達。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泰卦

陽氣枝枝條出物莫不達。行屬水陽氣日盛布施萬物枝條莫不暢茂故曰達

達之初一日入壁宿一度

初一中冥獨達迵迵不屈。音洞中心冥深迵通屈盡也中心冥冥洞達故通而不盡

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言其所曉通於四海非一方也

次二迷腹達目。二爲目爲火腹在水間水克火息心不施故迷家性爲達目明外照故達

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目爲心視故明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東爲春蜀木色青維流枝枝垂貌木必有下垂之勢而後瓜苞得蔓而上達之民弱於下君不施仁以存恤之則上下懸隔不相關矣

君有恤下之仁而後民有附君之義

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居高恕下民所附也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故。四爲金陰爲小金爲利陰中之金故小利也四爲下祿故小達也不能進賢專於小利故大迷也

局於方隅故迷而不達

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迷不四達知一方也

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五爲土四達爲衢家性爲達而在中衢無所不通矣

砭割即所謂殺撥也

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迴迴四達則不迷矣

次六大達◎無畛不要止洫作否畛界也要中也神靈之道何界之有洫小水也有隄防之峪善其如洫故否也

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神祐以福不私於人

次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攻斷之盛惟火爲然故云砭割火焚宿菜故爲前亡以生五穀故云後賴

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除故生新不廢事也

次八迷目達◎腹八爲木七爲目目在木下故迷目迷則心精故達腹

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内也目在外迷目則外惑矣

上九◎達於咎貞終譽九在水家家性爲達欲及克之故達於咎雖咎而貞不失其正是達於咎而預防之故有譽

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以道防咎故善退也

交之初一日入壁宿六度

☰一方二州三部一家（交）天玄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泰卦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行屬於火雨水之氣太簇用事陰陽交泰萬物登明土在地上爲明堂矞物長貌皇榮也物長順節枝枚營營順風交泰時也

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一北方也冥闇也北方太陰鬼神之府故冥家性爲交交于鬼神必以肅敬齊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當冥闇不以精誠神弗福矣

測曰冥交不以懷非含慙也冥闇不肅故包慙

明德惟馨精與神通矣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二爲平人平正之人交於神明必以誠信故曰有孚孚信也

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明中平正接神信也

次三交于木石三木四石家性爲交木石相克而及交通非其所矣

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含人而交於石所向非其宜矣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禮尚往來交報有章故熏熏也亡猶絕也若不相報酢交道廢絕故曰亡之門

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往來以道行之福也

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大類此義

次五交◎于鸎猩不獲其榮五處尊位交必擇人乃可得賢自輔交非其類何榮之有四爲毛屬故稱鸎猩鸎鵡猩猩鳥獸之能言者

測曰交于鸎猩鳥獸同方也方道也交非其人則與鳥獸同群矣

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殽與爾殽之圈國也閎閎敎美之意六爲宗廟小國入貢必先告之宗廟故言靈殽二國交接動以禮合故言有殽共之也

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相交以禮煥有光儀也

荒于遊畋勞民傷財矣

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黍七爲鳥爲鼠爲弱王王弱於治好異端牧禽獸故費

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無益之費故言徒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八爲矛九爲戈象木鋭君矛戈則生杪亦其象也往來戈矛交於道路也貞正也以道正之故不悔八與九交有相克之義家性爲交善則和矣

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講武以時不廢棄也

好戰不已則亡

上九。交于戰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古者治兵以征不義。侵伐不止。為衆所怨。必為大國所吞滅。故有覆城吞噉之憂。

測曰。交于戰伐。奚可遂也。遂久也。戰伐之事何可久也。

☵ 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耎 音暖 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需卦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行屬於木。雨水終於此首之次七。驚蟄起於此首之次八。是時陰向在上。萬物滋生。猶以為難。陽氣當上。剛柔隨時休動未定。耎而自縮。故謂之耎。耎之初一。日入於奎宿一度

陽氣敷暢萬物登明

初一。赤卉方銳。利進以退。赤卉草木萌芽也。銳進也。草木萌櫱。如水浸長。日以上進。家性為耎。故以退。

測曰。赤卉方銳。動以退也。當進害陰。故動退。

次二。耎其心。作疾。作為也。二七為火。火為心。火在陰中。耎而不進。故疾。中火所作。故心疾。

測曰。耎其心。中無勇也。耎縮之性。故無勇。

次三。耎其鄒。音七。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三為進而在耎家。不能自退。守節而已。不敢肆行。以致過差。拂除也。

甘節吉

測曰。耎其鄒。體不可肆也。耎縮之世。不可肆行已意。

次四。耎其哇。三歲不噣。音晝。四為兌。故稱哇。噣喙也。家性為耎。耎而自退。故不喙也。

測曰。耎哇不噣。時數失也。耎縮不言。故失時。

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菌不布之貌。家性耎退。韜自斂之象。見居天位。德澤克洽。上應乎乾。故有慶雲之瑞。

測曰。黃菌不誕。俟逑耦也。嘉慶之會。必相俟也。

時不可失。失則悔及之矣

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六為宗廟。家性耎縮。又不及時。故菑承也。

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後於時節。故菑生。

次七。詘其節。執其術。音遂。共所歾。音忽。七木子也。屈節奉上。於道不違。故言執術。術道也。歾盡也。節於道。繼父之業。歾身而已。

測曰。詘節共歾。內有主也。主謂父也。子繼父事為家之主也。

次八。窾音欵枯木下。衝振其枝。小人有耎。三鄒鉤羅。家性為耎。木而耎縮。故窾。窾枯也。窾枯之木而當衝風。故振。八為疥疾。故稱小人。小人而耎。終於鄒。退故鉤羅也。上則有金。金木相近。鉤羅之意也。

測曰。窾木之振。小人見侮也。鉤羅於金。故見侮也。

既行之矣故來復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金在木行。動相克害。故言性縮。金居上位。當退而往去。

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九為終。故在後。

☵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傒 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需卦

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行屬於金。驚蟄之節也。傒俟俟待之義。陽氣待時而行。萬物須陽而長。各得其願。故曰傒。

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

初一。冥賊。傒天凶。冥陰也。子在其母行。火之上。火盛金衰。故陰賊人者。則天賊之。故凶。

測曰。冥賊之傒。時無吉也。陰賊之人。何有吉時。

陰將勝報故也

次一冥德傒天昌。（火盛金衰家性傒動相須待以害其木不即炎起故天昌之）

測曰冥德之傒昌將日也。（謂昌將日益大之也）

進德修業貴於及時

次三傒後時。（木在金行恐見克害故待後時須待之家動則稽退故言後）

測曰傒而後之解也。（宜進不進故解怠也）

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金性剛直故言角屈刺害之角重足而行唯善是務故言傒穀穀善也）

測曰屈角直足不伎（音置害也）刺也。（角而屈屈故不刺害之矣）

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庳傒空。（大爵鳥也喻爵祿也庸垣也空素餐之義士稱宮庸處天之位高德所歸如大爵之集高墉也小人無德者無德之人尸位素餐故曰傒空）

測曰宮庸之爵不可空得也。（以德致祿不可妄受）

與次二傒天昌相應

次六傒福貞貞食于金。（六為宗廟神人王食故言食于金亦為水金能生水六有子象子順母事故正子之初生須母以養故曰食金）

測曰傒福貞貞正可服也。（待福以正可服者也）

與初一傒天凶相應

次七傒禍介介凶人之郵。（七為火盛則爍金故稱凶在七之位曰合介介害也）

測曰傒禍介介與禍期也。（介介之禍應期而至）

次八不禍禍傒天活我。（三八木也三興於春八衰於秋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為禍故言不禍禍家性為待內省無瑕時節宜耳故須天活到春蕃生知其所望故言天活我）

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訧過也天時使然非己之尤也）

上九傒厎厎天撲之顙。（行不正稱厎顙額也九為之終行不正之道待天禍撲之）

測曰傒厎之撲終不可治也。（惡至禍應不可救藥）

☰ 一方三州一部一家 從 （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隨卦）

從之初一日入奎宿十度

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嶽物企其足。（行屬於水陽氣徧達於淵澤田嶽之間萬物企足欲長而從之故曰從）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日君象嬪耦月臣象也一在水行水中之日若在大難未發其明故言幽月而從之若旦之日日在月前故言隨君臣道正故言基）

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君臣相應道之基也）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二陰也在離為日陰中之日故方代也旭旭日始出未明之間醜類也日方出旭旭之時群類莫不望之而從故曰朋從）

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日之光明無常所也）

改過不吝勇於從善

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水性上升君子之道有過則改不待攻治而自申牽相牽為善故從之牽引也）

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牽從於善證則也）

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四酉也為雞故鳴臧善也其位陰蔽故鳴不善陰故稱女稱血血憂也匡所以盛也女不親祥承憂自盛故亡）

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承匡之女不足為朋黨也）

動術禁禁不愆于則

次五從水之科滿。（科法也水之法不滿不行五為天子動以法度如水平也）

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動以法度故從科也

次六：從其目，失其腹。目外也腹內也事不兩得從外失內非所以敦仁也

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丕大也內外宜備故欲大從也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拂去也淑善也七為失志失志行張故宜除去如雄黃之除惡害也

善不與福期而福至惡不與禍期而禍至

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去惡從善故救凶也

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逐。順從之家動宜從善八為禍病所從不善如禍成不可止

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所從不善故不可辨訟而解也

上九：從徽徽，後乃登于階，終。子在母家而相從順故徽徽美也九而從善必登聖門故言登階終吉也

拂惡從淑令終之道

測曰：從徽徽，後得功也。從善故有功

𝌙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　進　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晉卦

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行屬火陽氣長養萬物溱溱然日以舒布開明而前前者有進之象故曰進

進之初一日入奎宿一十五度

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水在火行家性進火在前見害而退故作退母水為冥故冥進

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以道不正故退之

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刑法也二為平人家性為進進必以法故中刑進必以法故稱大人大人有獨見之明故曰獨見

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進以中刑故不外之

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三為出出而失道故狂亦為進進不得中故章章也

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進而失道故不中

陽長陰消泰[illegible]之象

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日君子也懸消也陰小人也四為公侯故稱日陰中之日列國之君非天子也以君子而消小人太平之象萬物壯茂故曰融融

測曰：飛懸陰，君道隆也。萬物得所故隆盛也

次五：進以欋疏，或杖之扶。欋音瞿疏附離也扶助也杖所以輔行者五為天子而在進世當以聖道附麗於臣臣則盡忠輔助於上故曰扶

測曰：進以欋疏，制于尊也。五位至尊衆所宗制也

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迂之謂也

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高明五也高明之君奉祠神靈齊戒肅敬受福無窮

測曰：進以高明，其道迂也。福及子孫甚迂遠也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七為失志故進非其以也君子喜聞過所以能改過聽其咎而又君塞耳而無聞咎終不改失安得為賢

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惡聞其咎咎日多也

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八木也木而進淵用船濟水之象也

測曰：進淵且船，以道行也。進淵得船以其道也

行道濟時之象

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九為上山故逆三終也家性為進進而不已故終歲也山川高險終歲不還以踰難也

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不可久也

☵ 一方三州一部三家 釋 天玄陽家三木 下上象解卦

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行屬於木，驚蟄節終。此首次二春分節起，此首次三斗指卯，夾鍾用事。震，動也。圜，陽氣形勢也。煦，煖也。陽氣溫暖，萬物咸稅枯解甲而生於太陽之中，曰釋。

釋之初一日入婁宿三度

初一：動而無名，酋。酋，西方也。水為金子，孝子之道無所成名，歸功於母，故曰無名。

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歸功於母，不可名有也。

次二：動于響景。火之然也，不風不盛，則景響而聲溫，故景響盛。

測曰：動于響景，不足觀聽也。聲而不音，何足聽也。

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三在東方，震巽之位，故稱雷風。風動於下，雷發於地，上歸於天，二在其上，可高而尊，故稱高崇。

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為也。風雷動物，為天下作用也。

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四為澤，朋類也。五為土，上為丘陵，去四即五，故動之丘陵。

人之去卑即尊，猶去澤即陵也。

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處高失舊，故危。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和脂濡協之義。夷，平也。五在釋家而處天位，動以濡協於鄰國，以平四方，故言夷。

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彊也。以和得民，故說。

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六為宗廟，五在六下，故言于廷。震，怒也。五以和順平四國，歸功先神，告成祖考，家性為釋，唯解而已，神怒民怨，故喪和正。

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先和後怒，故皆亡。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音詬。七為失志而自震怒，不侮於人，雖見詢怒，善自解釋，如濯漱垢辱，去其穢也。詢，怒也。

陰以動，動而免乎險

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見侮而解，無常辱也。

次八：震于利，顛仆死。六七八皆稱震者，震動也。六為母而生八，八相假威勢，故皆言蒙。九為金，金為利，動欲之九，為金所克，故仆死。

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利者害之原，唯利是務，所謂死之徒也。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脫桎梏。穀，善也。說，解也。桎梏，獄之具也。九為極，極於刑獄，故桎梏。家性為釋，故先獄後善，終必解釋，故曰說。

明易君子以赦過有罪之義

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殃謂七也，火為金殃，九復於一，水釋火也。

☷ 一方三州二部一家 格 天玄陰家四金 下下象大壯卦

陽氣內壯，能格乎群陰，攘而郄之。行屬於金，陽氣內壯，格梏群陰，攘郄而上，故謂之格。

格之初一日入奎宿八度

初一：格內善，失貞類。內善，親屬之善者。家性格乎不與賢者共治其親之善者，各自奔亡，若微子之去紂也。

測曰：格內善，不省也。省，循也。動不循理，故中外之親離之，而失正類。

次二：格內惡，幽貞類。惡謂一也，一在於內，一水二火，水來克火，故言內惡。親之惡者

恕而去之以明正道無所阿也

測曰。格内惡。幽貞妙也。妙美善也不阿其親正道之妙也

三爲下體故言裳

初三。裳格鞶鈎。渝。革帶曰鞶鈎所以屬鞶也渝解也裳書其帶故鈎解也

測曰。裳格鞶鈎。無以制也。鈎帶俱解故無以制節其身也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畢罔也西方之宿畢取象焉羅畢取鳥不破卵覆巢故爲正

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以道取之故法位正

即大易君不密則失臣之象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不離。五爲天子膠漆釋言不容也弓以喻臣角以喻君身家性爲格故相乖離君臣相失如弓之不發也

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君臣相失恩信不固結也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奕大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畏惡除故小去大來

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小往大來故日大

與或狄之扶反奕

次七。格其珍類。龜緺。音騧 厲。危也龜爲印緺爲綬七爲失志高亢其位故印綬危

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乖於其官故無以自匡輔

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㔝音[illegible] 憂否。八爲君子九爲小人君子在位不畏彊禦故格鞶堅謂格九而上也小人在位以治其憂故否

測曰。格彼鞶堅。誼不得行也。九品有序誼不得妄行也

道德謂任梁者絕之殆即此義

上九。郭其目。鱎音絞 其角。不庳其體。撲。撲擊也九爲角七爲目九當見格而不卑身以免於難而反郭目故難免也角不正曰鱎

測曰。郭目鱎角。還自傷也。不遜求免適自傷也

☷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 夷 天玄陽家五上中中亦象大壯

陽氣傷㔝。陰無救瘣。音唐 物則平易。行屬於土夷平也春分氣也四分一息卦爲大壯陽升在四蹶陰瘣病也此時陽氣上在天下瘣病萬物平易而長故曰夷

夷之初一日入婁宿十二度

初一。載幽貳。執夷内。載始幽心貳業也水性平易中表如一故言夷内

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内也。易平易也水之平正内外可見

次二。陰夷冒于天罔。二爲平人在陰之位陰自夷平雖冒天罔不爲罪也

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雖疏於罔不失正平

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音下柔和也嗄憂纍之聲三以柔和之性處平

與嬰兒終日流嗌而不嗄互發

易之家故不憂亦爲多子兒之類也

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三爲五中故中心和

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四爲口爲金口中之金故曰牙飫厭也夷傷也冒于飲食而不知厭讓故牙傷

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食而不讓何善足嘉

即易朵頤之義

次五。中夷。無不利。五爲天子處平世行正道化流四海故言無不利夷平也中正也

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化利天下故言多也

次六。夷于廬。其宅丘虛。六水五土土爲水廬宅水爲上丘虛夷傷其廬宅爲丘虛

測曰。夷于廬。厥德亡也。廬爲德覆而爲丘虛故亡

次七。幹柔幹弱。離木芙音致金。夷傷也火附於木而治於金故金傷以正輔上而協斷金以治於民循火輔於木以治金也

測曰。幹柔芙金。弱勝彊也。以懦得民故勝也

火傷也物既老而悲傷故危

次八。夷其角厲。秋則木廢葉落歸本鄂若角也厲危也角而見夷故危

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角而見傷故曰夷角

上九。夷于耇。利敬病年貞。九爲老極而在夷世世當治平養老乞言傷於思慮故夷於耇恭敬守道素力爲禮故病極年無愆故貞

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致仕懸車在鄉閭也

一方三州二部三家　樂　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豫卦

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行屬水春分氣始此首之次四清明氣起此首之次五奧暖疊積是時陰氣已消陽氣息上萬物暖暖積滯舒生和淖百卉咸喜故曰樂

樂之初一日入胃宿一度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水性就下一獨在下不交於上故獨樂款款獨樂貌喜樂之事與衆共之所及不遠故款款

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內也。淫浸淫溢盛之意樂不及遠故淫內

次二。樂不知。辰于天。火性炎上而在樂世故喜而不知辰時時於天時以生萬物也

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事天以意樂歲事也

次三。不宴不雅。嘄音要呱音孤啞音雅咋音翟號咷音逃倚戶。三爲進人未有官爵不宴遊不雅樂嘄呱作咷皆憂聲也三爲戶憂樂失節故倚戶

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憂樂不節故廢

次四。拂其繫。絕其纗。音壞佚厥心。纗綱也四爲公侯家性樂不謹禮節故有繫綱之事金性剛直拂而去之上輔於五故其心佚絃之絕曰纗

測曰。拂其繫絕纗。心誠快也。得伸臣節故心快也

與紂鐘鼓喈喈淮水[illegible]

次五。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喈喈和聲嚌嚌憂悲聲五爲天子當總理萬機乃樂而無節有似商紂[illegible]

測曰。鐘鼓喈喈。樂後悲也。樂極則憂隨之故曰後悲

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般樂也宗廟之中神人以和故大樂也天位施絕血食不供聖體不繼故稱民神禽鳥爲樂

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懷思也思宗廟之中事神明也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嘻嘻笑樂也家性爲樂故曰嘻七爲失志失志遁窮故要以期六爲七鬼水王而火死故曰鬼

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早宜自樂水盛火衰而天期訖也

憂樂之世而竊傷自懼故終自保

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八木也至秋而懼故先嘻愆過也虞不戒故亡

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保安也而常自戒是救憂患之道故終自保也

即齎資涕洟之家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音嗟資。九爲極家性樂樂極而憂生故曰哭泣嗟資哀貌窮上反下災在下旬故移日而悲哀也

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憂咎一至悔何及也

一方三州三部一家 爭 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訟卦

陽氣氾音几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行屬火陽氣氾施於上無私於下萬物爭訟而長各遵其儀容曰爭

爭之初一日入胃宿九度

初一：爭不爭，隱冥。水性柔順故爭爲下爭以正國早以致高故隱冥

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爭居下流通之美素也

次二：赫河臞。音瞿赫虛也臞耗也河爲水百川所聚二火也而在火行爲火所際故虛耗

測曰：赫河之臞，何可怙音戶也。火水相害不可怙恃

次三：爭射齦音銀齦。三爲進人進德修業在於大射君子心爭終無鬩很故齦齦戲笑

退讓明禮雖爭不爭

測曰：爭射齦齦，君子讓鄰也。揖讓而升故讓鄰

次四：爭小利不酋貞。首就四金也金以木爲利火世炎上利以遠又不就小利故貞

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昏也。小利爲爭故正道昏亂

次五：爭于逵，利以無方。逵九達之道五處中位故稱逵五爲天子執德中也

測曰：爭于逵，爭處中也。三欲射上爲四所抑故爭處中之位

賈生謂一指之大幾如股一脛之大幾如腰類此

次六：臂膊脛如，股腳䐜音眞如，維身之疾。䐜大也枝大於幹臣大於君皆爲疾也六爲宗廟下之所奉而在爭世不隆禮讓故爲疾也

測曰：臂脛如股，臣大隆也。君微臣盛國之疾也

次七：爭干及矛軸音宙，用亨於王前行。干盾也矛戈也軸甲也亨通也七爲戈兵而在爭家動作則爭被甲荷戈以禦不善故利用通王之前也

測曰：干矛之爭，衛君躬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此之謂也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東方寅爲虎稱狼雖很貪求食猶自求活故矢攻在後

八爲弓弩故曰矢

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狼貪不已但知前之利不顧後之害已及之

上九：兩虎相牙，知掔者全。九八俱爲虎故曰兩虎家性爲爭金木相害金王木死故命有所在也兩虎相爭勢不俱生兩君並爭勢不俱立知命者可以全矣

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雖當並爭宜知所以制服之

一方三州三部二家 務 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蠱卦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行屬於木陽氣已布勸勉萬物及時長大咸同其心而總其事故謂之務

務之初一日入胃宿十四度

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在務之初故言始無方無常所也水出於泉而流百川故無常罔謂小〻之知未知向泉初發蒙蒙然也陰家〻陽故稱小人

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無方之務非小人之所能理也

次二：新鮮自求珍，潔精其芳，君子攸行。二爲火故稱新鮮鮮者精潔貌求之於已故自珍陰中之陰故稱君子精其芬芳所行以道故曰攸行

披褐懷玉其光不耀

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守道治身光由己出

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三在木行陰家之陽宜自抑損制從於陰而自推本二木重生故不拘宜制不制故心敗

不以法制自守取敗之道也

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臨事縱心不拘體制故敗不全

易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即此之謂

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四為金故稱矢矢不自升羽之方也羽金朋合乃後而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四為公侯故稱蓋車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

測曰：矢及蓋，厥道然也。然循是也濟世之君其道然也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緰。緰音投五為天子而在陰家有務之名無益於世五亦為裸故稱蜘蛛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不如蠶一緰之利也

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之義

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陰家之陽無益於世

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臧善也若順也六為陰宗朔之道既華而實故善順

測曰：華芳用臧，利當年也。奉之以敬年壽得其當也

次七。喪其芳，無攸往。攸所也往大之所務焚燒山林不別嘉卉喪其芳矣往復何之

自喪厥芳安能利有攸往哉

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七為失志故德衰

次八。黃中免于禍，貞。八為上中在中日黃家性為務務德與和則禍不能害故正

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也。居中免禍行所致也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金生水陰中陽小人之道家性為務務本應始積小求高顧乃求成如雨隊也

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欲速不達非天命所祐

䷀ 一方三州三部三家 事 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蠱卦

事之初一日入胃宿兩度

陽氣大昌，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行屬金昌覆也陽氣大覆於萬物之上以明其所生職各自信於時節而生長致其力以成生民之業故曰事

為無為故無以為

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一水也晝夜不休故無不事有事而曰無事事而不有其功也法當歸下子母相長故無有事於世

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不言其功道大行也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諏，音諏喪其哲符。樞始也二為平人始不咨謀為一所充以至於敗故言喪哲符

測曰：不咨不諏，其知亡也。事必咨而謀之乃至有成不咨謀之故亡

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氂。三為春春秋夏冬四時來往氣數相襲不容毫氂也

寒暑代謝相為循環毫無差忒

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四時來往不失天地之趣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四陰而金居之金為乾故言男在陰位故曰男女事男而女事已非其宜況字育乎故曰不代

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男之代女非所務矣

次五。事其事，王假音格之食。五天位處中政不違道為天所佑故先王假之以福祿也

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政事由上故任其職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宗廟先祖所居故任大自事以福故言方來不以其道神弗恤也

事神非道神其吐之

測曰：任大自事，奚可堪也。鬼神不恤不可堪也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丈人者七為祖父五則其孫介於大川不近於母故

情克不克宜扶育也壺禮也豎子謂九也金爲火孫故稱豎提以讓自下用也金宜克木今禮讓不克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所謂方也

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方禮法也用禮於六九不克八也

次八男女事十年不誨 誨教也八爲長男而在陰位以故女事十陰數年歲終也男而服女事故終歲不教

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 男女易位家道不亨

上九到耳順止事貞 到耳逆聞也順行也九在事家之終終行時事雖有逆聞之言順其道而行之不以言先舉人唯正是與故貞也

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 逆聞順行隨事宜也

從更至應第三

☳ 二方一州一部一家 更 地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革卦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行屬水清明節終於此首之次八穀雨氣起於此首之次九斗指辰姑洗用事陽氣上在天中故言飛萬物洪紓變形易體改其靈曜故言更

更之初一日入昴宿九度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 水居陽家故冥冥則未有所見故否水流行故若順水性故貞

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 方當發行必改其常處也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 二與七合爲九金金王火死通數相害故軫轉家性爲更更而得道故言時

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金火相避故不失其當

次三化白于泥緇 三春爲青木到秋則白故化白在陰中故緇家性又長轉其道故變

秋爲收物之府故色變

測曰化白于泥緇變不明也 變白爲黑故不明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 四陰位也陰稱小金爲利陰中之利故小得更而小得故無不利

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 改更而利故百姓之所瞻望也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 五爲天位以道化民馬童牛角是其常也家性爲更更而倒置失宜不合於今不合於古古今不合利用革矣

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斯不失其常矣

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更物之性而爲治術非天常道也

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于王之更 六重陰所在車航倒置宜變易以求正故宜于更也家性爲更

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 水車塗航宜更道矣

次七更不更以作病 火焚蓄柔以殖嘉穀更之道也宜更不更嘉穀之病也

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 能自臧否玄之道也

次八駟馬跙跙而更其御 八東方房宿房爲天駟跙不調也馬而不調故更御

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 更之則善故曰良

既更而更則善變矣

上九不終其德二歲見代 九在更家而爲之終終始以得則不代也三者數終九亦爲極極上反下宜于之更故見代

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 不終其德何可長也

☳ 二方一州一部二家 斷 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夬卦

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行屬火陽氣上在五位之上內外剛壯能斷決於萬物故曰斷

斷之初一日入畢宿三度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水以平施在內為心陽位火世故言斧斧以治木繩以正曲矩以為方墨模一正道化大行德正剛毅盛壯之治可以斷疑也

測曰。斷心滅斧，內自治也。修內表外君子所以為德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二陰為目目在陰故冥家性斷當明目聰聽以定象疑今目既不明又塞耳掩聰不保風聲故曰否

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耳目不明則惑生之故心疑

次三。決其聾鞮。音弟 利以治穢。三為巽為風喘息之象故為鞮斷決之事宜明目達聰廣聽博訪以求比據而耳目塗塞褎然無聞非所以為斷也三而決之議獄緩死不失其法故利

測曰。決其聾鞮，利有謀也。除穢治疾所以謀利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四金也家為斷在火行陰家之陰故否治民理事決而斷之故可食祿居位今四公侯也斷而不當不免素餐之恥矣

有愧伐檀之詩矣

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恥其無功

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五為天位故稱君子腹喻合藏股喻臣臣而有脫君當決正正以其理故民活

測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決理也決理臣姦得其道矣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仇怨闊遠鉞斧也仇為七鉞為九六即大易不為上祿五之所尊前勝受鉞以征不庭而所利即我之決不決故仇近所斷不當戰伐洊興故後鉞象

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所決不決身之累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庚金屬義甲木屬仁孔甚碩大鑠美也七為失志在斷世循能以義斷於仁故甚大先大後得故美在後

仁主於發易流姑息以義斷之則美矣

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以義斷仁者也

次八。勇侏音朱之討。音戕 盜蒙決夬。無道為侏反義為討八為火母恃在子家陰位之陰故為盜無道反義衆惡所歸故宜決

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斷不以義故妄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九為金故曰斧匠之利利斧循君之利利賢匠非斧無以展其巧君非賢臣無以成其治故利貞

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斧刃蛾蛾可以征亂

二方一州一部三家　毅　地玄　陽家　三木　下上　亦象夬卦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行屬木陽氣已盛方周六位毅然行而無所拘忌故萬物悉信其志而自長大故曰毅

毅之初一日入觜宿六度

初一。懷威滿虛。一水也冬則成冰故曰威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

即易履霜堅冰之象

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以威自務非道德之謂

次二。毅于心腹，貞。火性炎上因其父母又在毅家益其壯大雖則嚴毅懷在心腹終不宣揚以從善道故正

不任大故畏威且大小人反泛

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守道貞故堅剛

次三　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二木重生將上刺天天高不及見之頭上故戴威。君子威而不任故不足小人務威則奢侈過惡故有餘

測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自務大也

次四　君子說器其人柔且毅。金為口舌故稱言金性剛在陽家陽家之陰柔不失剛剛不失柔故言柔且毅剛柔相戴故稱君子君子之人故能中說器用於人也

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方道也有君子之美道也

次五　不田而穀。毅于揀祿。五為天子家性殺殺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

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但自抗無德於民故不當

君臣相得上下益章

次六　毅于棟柱利安大主。棟喻君柱喻臣毅然不違於法故利以正自主故安

測曰。毅于棟柱。國任彊也。臣得位故彊

次七　觥羊之毅鳴不類。類法也觥大也七主末為羊羊在殺家故鳴不法

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羊雖觥大鳴非其類矣

次八　毅于禍貞君子攸名。八木也毅近金故禍禍而正故貞終當免難故攸名

測曰。毅于禍貞。不可幽蔀也。皆已之禍故不幽隱

上九　豨毅其牙發以張弧。九為金故稱牙金為弧弧矢威不執而有大豨以牙為害故張弧以威之

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獵捕也七為九吏九雖欲動七以大角捕治之也

裝之初一日入昴宿十二度

䷷　二方一州二部一家　裝　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旅卦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行屬金穀兩氣終於此首之次一立夏起於此首之次二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方裝束欲退之象故曰裝

初一　幽裝莫見之行。一為裝始陽氣升上乃復適下先自隱束而徙故莫見之道路

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雖尚在位當徙之心已外入矣

次二　鶡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二南方為朱鳥鳥近水故稱鶡鵝鶡鵝水鳥遇冰則困故慘風陽氣鳥之所利故懷其乘正也

測曰。鶡鵝之慘。懷憂無快也。慘然懷憂故不快

次三　往其志或承之喜。三居陽樂進進德及時故往志意一進故喜而承之

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福善所承故遇快也

次四　鷃昆音雞朝飛踤于北嚶嚶相和。不輟食。四為西酉位朝飛而鳴故曰鷃雞北則鷃雞南則鷃鵝南北交通故相和踤得其所故食不止

君子不足恃賴之意

測曰。鷃雞朝飛。何足賴也。群鳥相遇所賴微也

次五　鴻裝于淄飲食頫頫。淄水也五為天位故稱鴻六亦水鴻利水故飲食頫

易象鴻漸于磐之義

測曰。鴻裝于淄。大將得志也。鳥得其水是其志矣

次六　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覆。水性流行在裝束之世處六衢之地注衍流通無所拘制商賈索利何所限止也

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商旅之人以遠遊為業也

次七。裝無儺。音麗 利征咎。七失志在裝家攸利征升別傷毋退則畏水故咎無與兩處故無儺也儺伉儷之義

測曰。裝無儺。禍且至也。行而遇咎故禍隨之

不相附麗則不合矣所以咎

次八。季仲播軌。泣于之道。用送厥往。八木也車之所用故為軌七火九金恐見焚克故曰播泣憂也七以上稱季八在其中故言季仲車播其軌於季仲憂也

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送水就金死之原也

上九。裝于昏。昏日入也九在裝家而為終終竟於事從一至九若日之入故曰昏

測曰。裝于昏。尚可避也。昏志之事

二方一州 二部二家 眾 地玄陽家五土 中中象師卦

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嫭音戶 大眾多。行屬土是時陽氣徧於六位純剛思齊萬物宣明開大族類眾多故曰眾

眾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二度

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于田。輟止班布尸主也火以喻急兵眾之世故農止馬穀主布田斂以相嫭也

測曰。兵冥之始。始則不㓕也。眾兵之世故不善也

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二為戈處眾家而長於水故言無刃而不陳麟仁獸有角不觸故言溫溫者和顏也

師貞丈人吉無咎丈人是此義

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德之所服無常方也

次三。軍或纍車。丈人摧孥。內蹈之瑕。軍眾之家曰纍車三無家纍故曰丈人摧趣瑕遇孥子弟也軍事尚疾子弟相趣不責以禮故言內瑕

測曰。軍或纍車。廟戰內傷也。廟勝而退故心傷也

次四。虎虓振廞。音歆 豹勝其祕。否。四西方虎之象虓怒聲水陰象故曰豹祕閑也勝而見剟故振廞而盛怒也

詩曰闞如虓虎即詩時維鷹揚之義

測曰。虎虓振廞。如鷹之揚也。四稱公侯在師之中如鷹之揚喻武勇也

次五。躆音吉 戰喈喈。若熊若螭。五為天子交戰中原故喈喈軍事勇故曰熊螭

測曰。躆戰喈喈。恃力作王也。威武之家以力王於世也

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六為水為兵為耳兵大故雷震也耳以聰明軍以密成口與心計故腹屈

易曰地中有水師即此

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雷霆之震無疆限也

次七。旌旗絓。音壞 羅。干戈蛾蛾。師孕言之哭且䀲。音麻 竊視 之稱孕重身也弔生曰唁師盲者七為目為六所見故盲師眾之事干戈為務盲孕相唁故哭且䀲

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旌旗絓羅故大恨也

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輿尸。衰瘦瘠貌兵病於外眾之所見兵已勞疾何能克敵而有尸僨之榮乎故不見輿尸

易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兵馬勞病故不血刃

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金故稱斧柯斧征伐之器或缺或折非制敵之具矣故可止而不可往往則必敗矣

與衆征破斧缺斨及矣

測曰刃鈇柯析將不足往也。斧鈇柯析尚可往哉

☵ 二方一州二部三家 容 池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比卦

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容無間。行屬水陽氣布於六位純剛用事萬物完茂丸蘭然稚容無有間隟故曰容

容之初一日入參宿二度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一位下故幽水性容稚故無間雖幽當開故曰門

測曰窺之無間容無方也。容稚如水何有方隅

次二不容不比我心即次。火在水行共成五味猶君臣相須以濟治也君臣不相容比則民就次而去之矣我指民言即就也比比次次而上也

測曰不容不比違厥鄉也。去其常居矣

次三容于親利以作人。三為水有子道故言容其親以利作人之道

測曰容于親為利臧也。臧善也利善人之道

次四容于腥臊三日不覺餕。餕效也四為金在水之行子在其母故容三欲親之懼見克害故言腥臊言相克害終日不效矣三作終

測曰容于腥臊小惡通也。更相覺克故通惡也

詩曰天作之合即嬪于天也

次五容不肆嬪于天。五處容家而在中央上下容附無有變肆故可嬪於天也

測曰容不肆並天功也。並匹也功事也作天之合嬪妃於上故並天功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恤憂也六為水水克火大人為惡故曰大惡近比於七故益之憂

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水與火異而為妃故匹異同

君子之化容如清風口語之放雖其止之

次七容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鰓音思 子王於五故六為大君大君居之能制口訟雖有小難無有後言七為口語六水七火水火故止口語鰓難也

測曰容口小鰓頭君全也。賴大君之

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陽成於三故三為終容比之家唇齒相附唇亡齒寒故依齦齦者齒也八木九金金克木下不容上猶民不依君故曰無君

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自拔出於惡也

上九容禍之兆先下後得其死。九極反下火行當見故言容禍君先下民民志其死故後得其死力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故終得其死

測曰容禍之兆終不可奪也。死義盡忠志不可奪

☲ 二方一州三部二家 親 地玄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比卦

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行屬火立夏節終於此首之次六小滿氣起於此首之次七斗指巳仲呂用事陰氣上消陽道得專全真敦厚萬物親睦故曰親

親之初一日入參宿七度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水之於火氣志交通然相克害不可同器隔以釜鬲故言非其膚非其肌膚之愛也齟齬相克故相夷也力同什異行數相克故相夷

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雖性交通宜分而界限之閑限也

次二孚其肉其志資戚。孚信肉骨肉資用也二為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戚骨肉

測曰孚其肉人莫閒也。志用親戚人莫閒知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迸侮。三火之母也當相親愛行子母之恩反若螟蛉之於桑蟲本非親屬義不迸侮迸御也

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以親為踈失其本體

次四，賓親于禮，飲食几几。四為賓以木為主親親之義必以禮合故有飲食之道几几皆也金克於木而以為主者木火父母是家之長故為主

測曰：賓親于禮，賓主偕也。賓之於主供有其禮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五土故稱厚土則火子而不厚父母況親比者乎故將走

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子不厚母故失類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斗處中央眾星共之四時之候取正於是六亦為水雖克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也

厚所當厚所以得人

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君子過厚故得人也

次七，高亢其位，庳於同事。七為無道之主在六之上高而無民故亢王政微弱勢在侯邦事故庳

周平之時大都類此

測曰：位高事庳，德不能也。位高德卑故耳

次八，肺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削曰肺柹曰附八木也在親家如柹之附木也親在下木猶支之附火木支生於乾幹而擧之故已良親有良幹君子之所去而就之也

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幹餱之食非材之致

上九，童親不貞。九在火行而為之孫故稱童親順孫之道以奉於上如不順則亢故不正

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荄根也從子及孫故根荄

二方一州三部二家　斂　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小畜卦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行屬木純陽據位陰在下各自斂退故斂

斂之初一日入井宿三度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十一而稅天下通義年凶則薄斂故曰小斂不相貸謂彊弱各別彊不凌弱故民安國正

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安人正國得道之當

次二，墨斂戴戴，䗖我匪貞。二火戴少陰中之火故小斂斂積斂之家取非其正

測曰：墨斂戴戴，非所以光也。䗖大不正故不足為光

以明小之可大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三木也三小八大故小不用秋木扶疏而大故可用

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含小符大故相俟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四金也金克於木故小刑收斂之家小進則相侵以至刑殘不如大退以守正

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小刑為害故正退也

次五，畜槃而衍，繭純于田。五君位畜養槃器衍達也五又為土有田之名孟夏之節以田桑為務天時之利也家性為斂斂利收功惟田與桑故言純于田

不違農時得畜斂之道矣

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先天不違故不奪時

次六，閔而綿，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水者木之母母在宗廟下之所天世之政也水起於一當漸以進而更作大故宜戒

測曰閔緜之戒不識微也 小人不戒由不知微故也

瓊盈月充閒閒日病

次七夫牽于車妻爲剝荼利于王姑不利公家病 火焚於木故爲剝荼陽有夫道夫引車於外妻剝荼於內此王姑之利也貨利於私門公家得不病乎

測曰牽牛剝荼飲之資也 飲入私門王姑之資

次八大飲大巔 八木而在飲世謂八月之時枝枝扶疎葉落歸本故大飲飲過什一民財匱乏故大巔

測曰大飲之巔所飲非也 什一天下中制過斂則非矣

上九飲于時利圄極菑 金在木行克利于八故飲於時畜積之家必多儲故圄菑

測曰飲于時奚可幾也 重飲之性不可近也

彊之初一日入井宿七度

☷ 二方一州 彊 地玄陽家九金 三部三家 上上 象乾卦

陽氣統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行屬金陽氣一統而剛乾在上萬物彊盛故曰彊梁者以其彊而有力之謂

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 水金之子子母之道相扶爲彊故曰彊中不用文德故否正守其性故貞彊梁之人待子爲勢故無所用攸所也

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 彊梁之人不可與謀於世

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此之謂也

次二鳳鳥于飛脩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 二爲朱鳥鳥而彊大故曰鳳凰之高飛必修其羽君子將仕必脩其學脩身正行文學優備而會于辰終天祿無能止也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 仕之時也

當慎其相奠丕丕基也

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廈微 三爲屋爲柱爲梁屋之須柱梁猶國之須宰輔柱梁不固則廈傾宰輔不賢則國危

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 所任非人故基壞也

拔茅連茹之象

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橦橦 橦音僮四在火行行數相扶故稱聰明橦橦盛也四見扶進自彊不息故左右盛也

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 爲臣聰明故庶士來

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 五君位故稱君子家性彊果行有德故以德小人處之必以力故貴彊德以遠小人也

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 以剛愎之小人而又得位祇益其愆尤耳

改過不吝則勇於從善天之所福者善非乎

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疆 六爲金子互相保持而彊梁爲土所克故曰克我我指六也見克思過故受天福無紀極也

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 不善則敗故無基

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 金喻刑肉喻人行屬金以火爍之行世相克若人相刑也血喻順柔喻陰陽火之位處火之上亦爲田故流于田

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 火克金行故太傷

次八彊其衰勉其弱 八木爲金所克故衰家性彊故彊於衰之中而自勉過故勉弱

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 自強於興衰也

君子自强不息

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 九爲上山故稱太輔佐微即梁柱折

君子之道以懦得民家性爲彊而輔佐不固勢必離散矣

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九爲金故剛猛終以剛猛致傾七即彊梁死之徒也

☰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 睟 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乾卦

陽氣袀音均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行屬於水是時陽純袀睟清明其光萬物昭著保安於陽純睟其道故曰睟

睟之初一日入井宿十一度

初一，睟于內，清無穢。一爲水家性睟在初爲內又在水行二水重清故無穢

測曰，睟于內，清無穢也。重清居之則潔矣何穢焉

次二，其駁音父冒睟，瞞音而于中。瞞慙駁不純也水上之火故不純家性純睟而二宜自不純其德在於下中故慙

測曰，其駁冒睟，中自慼音意也。慼隱也慙也在中故隱

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目爲二耳爲二火性炎上故曰上天三爲進人在純睟之世恭敬時宣耳目所擢聰明其事故上下徧也明目達聰何微不燭

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上下耳目故察

次四，小人慕睟，失祿貞。四金水之母也母子之恩故相慕家性爲睟而不純寄內相親家故失祿雖失而正故貞

測曰，小人慕睟，道不得也。失祿不得

次五，睟于幽黃，元貞無方。五君位中爲黃黃中通理君之美也居水之行土克於水故幽黃中央之位純睟其德無施不可故無常方

測曰，睟于幽黃，正地則也。地色黃故正其法則

次六，大睟承愆易。六陰在水之行二水併合故稱大五克於六故承愆愆易成非故易

測曰，大睟承愆，小人不克也。有愆而改非小人之能也

次七，睟辰愆，君子補愆。七火也於行有愆故言辰愆純粹之性有過既改猶君子之行彌縫其闕故言補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之謂也

測曰，睟辰愆，善補過也。君之有過臣則補之

次八，睟惡無善。八爲禍中而純於惡故無善

測曰，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無善之人何可佐也

上九，睟終永初貞。九屬金水之母母爲睟終長於正純粹之道故貞

測曰，睟終之貞，誠可嘉也。永守正道故可嘉

☲ 二方二州一部二家 盛 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大有卦

陽氣隆盛充塞，物窴然盡滿厥意。行屬火小滿氣終此首之初一芒種節起此首之次二是時陽氣隆盛充滿天地萬物孕姙窴窴然滿其意故曰盛

盛之初一日入井宿十六度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墨讒冥玄也家性盛陰家之陽故不墨盛而不墨故失冥德

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不自克損故失德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以火居火炎炎熾盛盛而不恃須時而行故可以大有萬物

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大有萬物故得玄妙

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木爲火母母而懷利明爲私事故不利於公

私門盛公家病故不利

測曰：懷利滿匈，營私門也。不利於公故利私門

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四爲公侯位次於五故小盛當上臣五恐見克害故臣臣王公大人四亦爲門故言大人之門

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重臣奉五故賢之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音撣 五爲天子而在盛世世盛道治君德至則故何福也提持也撣撣敬也何福持禍而自儆戒無所失也

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五在陰首禍福混合小人之道

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六爲宗廟故天錫也奉之以禮而在盛世故大開其疆無限極也謙以致福故有慶也

復盛滿而能撝此天錫之福也

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謙尊而光此大有也

次七：秉火寒泉至。以火居火故曰秉火陽極則陰生火死則水生水火相克故寒泉至

測曰：秉火泉至，禍不遠也。水克火故禍迫

次八：杷于滿熒，幾後之傾。傾危也幾近也木在火行陰家所長子盛母勞恐見熒爍故先自杷損以爲後戒不戒之家後近危

滿則溢溢則傾天道也

測曰：杷于滿，幾危也。木火之家近於危也

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金爲乾爲天天位之終爲極在盛之家故極盛八見七盛而知自損以爲後戒九以金性而盛終必消鑠故禍降也

測曰：極盛不救，天道反也。盛極則衰道反覆也

☰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　居　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家人卦

居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一度

陽方躆膚，赫赫爲物城郭，物咸得度。行爲木是時陽氣躆萬物之肌膚扶然盛大包圍關郭若城郭也故萬物之生皆得其數度而安其居故曰居

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一爲下人居首之始水性玄墨不求聲譽以避咎悔故能保家居正

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無咎無譽得道之常

次二：家無壼，婦承之姑，或洗之塗。二下子爲陰陰則非女即婦失壼禮色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尤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

測曰：家無壼，無以相承也。無禮之家婦不承順於姑也

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三爲進人家道以禮長幼有序以木居水故曰序序克能也子能興父事也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此之謂也

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子能事父故有所興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音杭四金也戊爲狗六爲豕亦爲宗廟故見豕在堂迒迹也狗繫豕迹居家之道也

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不慶不以爲喜也

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五爲天位居中制遠故曰舳艫土在木行爲財故利富貞

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調安百姓在境界也

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六爲水故稱井竈以喻祿食宗廟之道酒食爲先今

而見外故曰三歲特

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井竈見外故不享祭

印有齊季日之義

次七。老夫擐音車。少女提壺。利考家。七木之子八為父五為車八引於五曰擐車考成壺禮七為仲女八位過老而得仲敬故曰少有禮之女以成家事故利考家

測曰。老父擐車。其體乃莊也。利於少女故自莊嚴以戒慎也

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几家不旨。八為老父故用几今而反之非所以養老也牝牡皆美也今而雙等故家不美也

或授之几以優老也

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臧也。老而不養故不善也

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金生木行木為金財道終數窮有財不用故木復生窮上反下家道不興故種不絕

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株而生蘖故長

二方二州二部一家　法　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井卦

法之初一日入井宿二日五度

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行屬金是時陽氣上在九天之上洞下重淵之內陰當上而微伏陽升而造在天故言高縣物由之以生故仰墨墨繩墨也動以法則故曰法

初一。造法不法。一為金子子母之道禮法為先故言造法法者以法不法也

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化之以禮不可大用法也

次二。摹法以中克。摹索取也克勝也索法以中故可勝任也

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也。縣法於上衆人之所共奉而行也

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矩以方物規以正圜甫始也準繩失始故法度亡也

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違於法則差忒矣

法立于上臣特奉而行之其敢違乎

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規矩法度君之所施臣而奉之不敢違也

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善事不違于上

次五。繘音菊陸陸。鉼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五土六水故曰井繘以行鉼陸寘滿也鉼腹滿溢故潢洋家性為法鉼雖滿溢不可得妄食也

測曰。鉼寘腹。非學方也。君臣相奉非可學之以道也

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臣正於下君明於上君臣道正故紀綱正

明明在上穆穆布列綱舉目張治道光矣

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紀綱一張統御明也

次七。容網離于淵。不利于鱗。七為網六為淵離麗也網離于淵鱗蒙其害矣

即潛伏孔炤之謂

測曰。容網離淵。苛法張也。容于時網且張于上矣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格正彼九我百姓也九克於八位次當進無邪曲也

測曰。正彼有辜。毆而至也。毆除以正至於九也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衍違愆過九金也金主於水井之象也幹以扞井泄取有時故曰井幹金克於木故無幹而直衍無幹之井故言谿谷

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妄亂也無幹之井妄自恣也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　應　地玄陽家五土中中象離卦

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于下。上下相應。行屬土老種節終於此首之次

應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九度

四夏至之於此首之次五斗指午雜實用事陰極陰生上下相應故曰應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一爲水幹喻君枝喻臣水出於泉而流百川布施於上枝離而者之如臣附君如水趣川也羅布也如語辭離麗也

測曰。幹羅如附離君也。下之奉上相附之道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二爲離文明之象故言歷律歷以紀歲律以和聲施於百姓奉以成務其非法者則否而不通也

重明麗正化成天下之象

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肯也。歷律所施雖或非旨皆從化也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罠罠。音浪 罠罠廣大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從橫綿絡天地網羅庶人故曰罠罠

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天地爲文揚於王庭布陳於天下也

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四爲公侯以正義治百姓而嚴刑重法民不犯之衆由禽獸絓網故言于野至也

法密而犯益衆刑煩而皐益多

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施網爲害故不仁

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五爲天位故曰龍翰高栗危貞正也處位之尊正其道實以應大時居上戒危故貞栗鱗甲正定無犯非義故翰于天

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過五無民故懼墜

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熾盛水陰水克於土故盛水氣升上陰動地下陰盛陽衰故陰萌生于也

易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即此象

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陰當上升則陽退矣

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七爲失志過盛則衰年高失志而日自彊政衰委賢故貞

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惡以不賢敗其類也

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極陽則陰極陰則陽如相召也陰陽之道互相來往不復移日如召而應之也

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不召而至應時而自發矣

堯老舜攝之象

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稷側元大也九爲陽極在應家而爲之終其道大極傾側自危不安其位矣

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止也。陰當上升乃不可止也

從迎至昆第四

☷☷ 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迎。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咸卦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行屬於水是時陰在物初六始卦用事日以消陽形成於三陰息陽衰向而迎之曰迎

迎之初一日入鬼宿一度

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五爲君他爲二二火也一水也水在水行近欲迎二火水相克故不應五位不正故無貞

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水火相害不可相并

精誠感格潛乎默化不言而喻

次二。蛟潛於淵陵卯化之。二爲甲日蛟二在水下曰潛蛟潛於水產卯高陵下復於淵也家性爲迎氣應相感然後剖化猶君臣父子以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也

別嫌明微礼也珠鉤相錯失陰陽之正矣

人或陰言百姓和之。人為丑也陰音所抑故稱陰位尊令行故百姓和之

測曰潛蚑之化中精誠也。中誠所感化大行也

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三木也水之所生精誠微感不言而至子母之恩靈神也神之所感妙物為言事之妖祥神所先覺信以禳災此之謂也

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微也。咎徵雖見信禳之也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嗟鉤貞。四金水之母母子相養猶衣裳相扶也水中之金故為珠金而陰曲鉤之象四為少女金剛稱男男女之道不有私議令而相目有珠鉤之資非所以遠嫌也衣裳有制珠鉤有度雖相交錯不失其正故貞

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嫌以珠鉤相感之謂

天與地相感故曰感感

次五黃乘否貞。五為天位在中為黃六陰在上四親乘之金不合化故否以陽乘陰故貞

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君道尊貴不可以友交之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調君臣相迎則政教若

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玄黃相迎推類求也

次七遠之眙近之梧迎父迦逅。迦逅即邂逅解脫之貌七為六父六水七火火近於水水則焦遠於水則火炎熾焱怒故有梧孽之言而在迎家故相奉迎化導如父子也

測曰遠追近梧失父類也。水性曲直而七炎上故失其法則也

次八見血入門捕迎中庭。八為門血諭憂相得血則憂得賢則解迎賢者近於中庭以解憂也

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恐九克之故以七自衛

上九濕迎牀足罫于墻屋。九金也在水之行故濕在內稱牀親迎內出稱足罫覆也墻屋尊象以卑覆尊猶云以貴下賤也

測曰濕迎牀足頗在內也。親迎所頗當內出也

遇之初一日入柳宿一度

☰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遇。地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姤卦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行屬火此時微陰初起與陽相逢以貴下賤似初婚夫下婦也故曰遇

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一稱幽幽深而不可見故遇神師眾也憂思神道若夢見之故曰師夢夢不違道貞而正矣

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雖夢猶正故得其理

次二衝衝兒遇不受定之諭。二火也在其上為水定作父然水克火火不制水猶衝衝之兒不受父之教諭也

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不可教諭故曰不肖

無人之貞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三為進爻遇世而無亦於時有臣妾無求君夫之義故曰士女之貞

測曰不往不求士女則也。不二其德是其法則也

次四個音倍個兇人遇雨厲。四金為火所克故個個兇為巫在火世火盛衰故遇雨而個個非誠心也

測曰。父人遇雨。還自賊也。雨則濡溼賊於巫矣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五爲土在火行火行土上田之象也田而遇禽何禁之有

士遇知已必得天祿

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可自勸勉不倦怠也

次六。俾蛛罔罔遇蝨。利雖大。不得從。俾使也蛛即蜘蛛蝨螫蟲也六爲螫使蛛設罔而得蝨所以不能制雖以爲利不得從而取之也

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得蝨失取雖失其利害不遠也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八爲七父七爲火而遇木炎上上火父母之道匪命不前火性炎上上迫其木焚燎枝枚故遇辱也角以害人既害且危故匪正命也

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然有正命故直利害不遠也

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八爲龍九爲虎龍虎在遇世當養其牙角而乃合鬬故稱兕金克木故角亡終見克害不勝而喪也

測曰。兩兕鬬。亡角喪也。爭其非道故喪亡也

上九。觝其角。遇下毀足。九金克八故觝其角家性遇八爲足不勝而喪故毀足

測曰。觝其角。何可當也。角折足毀故不可當

二方二州三部二家 竈 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鼎卦

竈之初一日入柳宿六度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䋣之。行屬木夏至氣終此首次七小暑節起此有次八陰陽之氣更相沃灑化飪若竈故曰竈

初一。竈無實。乞于鄰。陽爲實陰爲虛一水也水爲竈中之用陽當消退故曰無實家性爲竈以烹飪共粢盛今無實故乞鄰

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無實於事故有虛名

次二。黃鼎介其中。鬲不飲不食。孚無害。二火色黃曰介大鬲餘孚信也火木會合烹飪腥物而不於竈故言鼎宰和得節時而不敢饗以薦至尊故無害福施於下故有餘

測曰。黃鼎介中。廉貞也。不敢饗食故曰廉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三爲薪無者有材不用也竈不用薪猶國不用祿以養賢也薪而不薪金爲虛發故生土穢在瀕渚也

有賢而不與食天祿與無賢同

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有賢不用

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釜之小曰鬲陰稱小爲釜土上之釜釜之小者也四爲公侯在竈之世和齊五味賞不失勞故得其勞力

測曰。鬲實之食。時我奉也。我爲五味以奉祿秩賢臣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五爲天子故稱大鼎古者天子世孝天瑞之鼎諸侯世孝天子鑄鼎以賜之五處尊位得奉鼎觴錫其國則宜齊莊以奉天祿今不齊莊恐失之矣

測曰。鼎大可觴。享無意也。受祿不敬故無意也

次六。五味䋣。調如美。如大人之饗。六爲宗廟爲水家爲竈志爲用有釜鼎調和之象孝子所以奉宗廟也

即用汝作鹽梅之義

測曰。味䋣之饗。宰輔事也。祿由君出以宴群臣宰輔之善事也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歍音哇之疾至。十爲火以

脂肪之肉，當漂濯釜鼎以成熟之。今乃不濯不清，故致疾也。歐歘，吐逆聲

測曰：脂牛歐歘，不絜志也。器不濯，故不潔

次八：食其委，雖嗷不毀。嗷，不正之聲。食人之食也，急人之難，道合則輔，不合則去，不宜見不正而不爭也

富不義則爭之，臣職也，亦臣福也

測曰：食其委，蒙厥德也。爭以正君，故蒙其福

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九為金，生水，家為竈，竈必須火，而中有水，則滅其火矣。非家之禍，國無仁賢，誰與共理？賢而自滅，非國之禍乎

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言賊賢也

☵ 二方二州三部三家　大　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豐卦

大之初一，日入翼宿十度

陰虛其內，陽洚其外，物與盤蓋。行屬金，是時陽氣在上，將虛鬱而退，陰氣在內，逢迎而上，萬物敷布盤桓茂盛，若車之蓋，故曰大

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冥。一為水，故曰淵。在一世，金主水，子母共位，故潜深大之。淵衆物所歸，包衆而藏之，無有方外，故曰冥

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所包者廣，故無方

次二：大其慮，躬自鑢。二為平人，不仕不隱，故大其慮，鑢以治邪，自治其身以待升舉。今陽消陰息，身升末階，故大思慮脩身而已

測曰：大其慮，為思所傷也。為所思傷也

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三木而在金行，恐見消克，雖在大家，不自矜伐，故成其大

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謙以致光，故小作基

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金性剛，處大家，張大自夸，所謂大門郊也。刀為金利，徒自夸大，不守以謙，故不得其利。有虛名而無實德，故曰鳴虛。鳴，名也。虛對實而言

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無實有名，失道義也

次五：包荒以中，克。五君位，克，能也。包有四荒，故能治天下之民事也

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謂四荒之外也

禍戒之伏，常起於微小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也

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自微而起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觚，法；餔，賜也。七為火，盛金衰，故知奢迂之不宜，自修奢迂於法，能自削小，垂於法度，故有益之錫

知奢迂之非而自損削之也

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能自削小，自非責也

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豐，次峭峻；阯，足；三，終也。五大基峻者，不終歲加之版築，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之道，其本不植，其末必危矣

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基阯不固，故速崩也

上九：大終以蕺，否出天外。終於自大，益以否也。荒服之外，天恩不加，故曰天外

測曰：大終以蕺，小為大質也。積小為大之本質也。雖性自大，終守以小，故不出也

☰ 二方三州一部一家　廓　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豐卦

廓之初一日入柳宿十五度

陰氣瘱(音意)而念之，陽猶恢而廓之。(行屬水。瘱協念會也。是時陰氣和協而合同，陽尚恢廓未有衰損之氣，故曰廓)

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一在水行，二水朋合，狀若江海，故恢廓也。廓大之字，其本不固，水性不動，故不正也)

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基而不正，故危)

次二：金幹玉楨，廓于城。(金玉皆美質，火不好水，恐古其美，故廓于城，以自固守)

測曰：金幹玉楨，蕃輔正也。(以城自衛，猶以賢自輔也)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木生於水，爲四所克，雖自廓大，不能生長，故無子。婦而無子，陰不合也，故曰石)

自守之貞

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婦比之石，故無後生)

次四：恢其門戶，以御寇虜。(四爲門，二爲虜，家性廓恐二克之，故大其門戶，以義自固。又四爲甲兵，門戶有之，故用禦衛)

測曰：恢其門戶，大經營也。(廣恢門戶，以自經營)

仁者而在高位則播差矣

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五爲天子，是曰天門，居其位曰恢堂。差，過也。登高上堂，據有四方，非聖不克，故過差也)

測曰：天門大開，德不滿堂也。(恢堂至高，唯德能居)

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宗廟尚敬，以禮奉神，百辟卿士莫不依歸，是德之所興也。六指宗廟，曰維豐；神靈高遠，故維崇；馮，依；辟，君；伊，是也)

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此太平之道也)

詩曰巷無居人豈真無人哉

次七：外大杚(黄侯二音)，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水克火，火咸水消，故外杚。君子唯善是務，今在廓家而失中道，故隱於野。君子退則小人進矣，故曰入室)

測曰：外大杚，中無人也。(無君子則無人矣)

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震爲雷，稱鼓，鼓有內虛外廓之象，故迎鉦進退，皆以金爲節，故曰利)

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鼓以爲節，聞遠之謂)

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高而無民，極上則顛，上處高庸，故終歲無童僕)

測曰：極廓高庸，終無所臣也。(無僕故無臣矣)

☲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玄陰家二火下中準渙卦

文之初一日入星宿四度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行屬火。是時陰氣斂其形，陽氣發而散之，華實彪炳，煥然有文，故曰文)

初一：袷襀(音胃)何縵，玉貞。(一爲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朴素，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玉貞。襀有文采之飾)

測曰：袷襀何縵，文在內也。(衣繡尚縵，故文在內)

次二：文蔚質否。(二爲平人，不隱不仕，其文蔚如，質朴自守，不樂進道，故否)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睟也。(文質不同，故不純睟)

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樸，質素之稱。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

至文無文

測曰：大文彌樸、有餘也。（文如不足故有餘質）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家性文四為西方故稱虎豹虎豹之文蔚然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邠文之盛者）

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不足以比天文）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五處天位體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為其文炳也國之光故昭如）

煥乎天文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文章煥然彪炳可法）

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鴻大范法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文章煥然故無法）

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往如川之流而不返）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蓋穀。（七為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違其家性也）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

次八：彫韍穀布亡于時、文則亂。（八主木木見雕琢為韍麗之事雖見小善傷於農故布穀亡也弟尚文飾以階於亂故曰亂）

巧偽滋多則亂日生

測曰：彫韍之文、徒費日也。（末作盛則農日傷矣）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九在文家而為之終終極文飾以妨於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即致美於黻冕也）

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祭服雖文孝子質也）

☷ 二方三州二部三家　禮（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履卦）

禮之初一日入翼宿二度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行屬木小暑節終此首次二大暑氣起此首次三斗指未林鍾用事陽在上將退陰在下將進有賓主之義獻酬以禮故曰禮）

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一為下人在木行在下稱足陽道將退故稱履足履大木故跂二為禰三為祖一最後故曰後）

測曰：履于跂、退其親也。（不及其祖故親退也）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二為目畏於水故穆穆肅肅揖讓有度也棘赤心也謂敬由心出也）

敬由中出

測曰：穆穆肅肅、敬出心也。（肅誠之意貫於中也）

次三：晝象成形、孚無成。（三為木木為貌禮合心以貌故言形象晝成形故信無成）

測曰：晝象成形、非其真也。（晝以為形不得其真）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四為毛類故稱鴈孔鳥之知禮者行則有儀飛則有次動不失法故利用登于階）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謂足法也

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容止有度故可法則）

次五：懷其違、折其匕、過喪錫九天。（違不正也匕所以捷鼎五為天位行反充之行令不正於禮不備不列諸侯九錫而已）

測曰：懷違折匕、貶天祿也。（貶損天祿列於諸侯）

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于天。（矢陳也宗廟之事動有禮儀差次如鱗不相陵越陳施以度不違於道故帝用登于天施祿及下也）

刑表則入畏矣

測曰魚鱻差之貴賤位也 差次君鱗故貴賤各得其位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 七為失志志失行張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

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也 人之所尊刑之所取

冠履自有定分不可倒置

次八冠戚朒履全履 八為冠一為履言上下尊卑各有其儀也戚朒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八為疾疾之主有君之尊故在上

測曰戚朒音肘明不可上也 雖微而尊不可陵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 九最在上故曰無首為極當顛下求於四四為人臣不能尊五進退不亡故曰焉用此九

測曰無首之載焉所往也 在上恐顛就四失位故無所往

☷ 二方三州二部一家 逃 地玄陰家四金中中象遯卦

逃之初一日入張宿六度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行屬金是時陽氣當退而未盡陰氣當上而未騰猶以陽為難故章彊陰陽之氣便相逃遯故曰逃章彊彊梁傷敗之貌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 一為水水之平施小危則動物逃於水水合於物不可迹求於曰創迹夷乎也

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水之滅迹無創痕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鳥不志溝壑 二為心為平人家性逃居金之行反克其本故其執心常惕懼足金於鳥無隱逸之志故不志溝壑也

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 平人不隱不仕故無義不行也

次三兢其股鞭其馬冠塱音其戶逃利 三為震震為馬兢動塱貴也四為三冠家性為逃見冠在前故鞭馬而去之雖塱其戶見而不入逃家之利故曰逃利

測曰兢股鞭馬近有見也 觀塱其戶故有見也

君自尊高士望而去之

次四喬木維捘飛鳥過之或降 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而去之捘撩也

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 非思所好故從意也

次五見鷦焦音踤于林獺入于淵征 五為天位征行有時故鳥摯而蔚羅張獺祭魚而始漁豺祭獸而始獵各須其候居乃征行蒐狩以時不刳胎卵也

測曰見鷦及獺深居逃凶也 時候未至君處重門之中故逃凶也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膎功 熟食曰膎征田多獲歸於宗廟賞不失勞故曰膎功

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忘功也 田不獲牲故費功也

次七見于纍後乃克飛 見索存前飛能避之纍索克能也火性標揚故以飛言之

測曰見于纍幾不足高也 當見拘纍故不足高

冲舉之鳥繒繳所不能加

次八頸加于矰維繆縱音其繩 繆繳也繳加於頸非可即除故言維維思惟也

測曰頸加維繆無自勞也 繒之所加勞不能去

上九利逃跰跰盜德嬰城 家性逃九為終始終逃遁跰跰君子所尚者道德九能盜之王者所賞故曰嬰城道隆德盛必有城郭也

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 何有逃道德也

☷ 二方三州二部二家 唐 地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遯卦

陰氣滋來，陽氣滋往，物且盪盪。行屬土。是時陰氣日盛，陽氣日損，萬物搖落，盪盪然，故曰唐。

唐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一度

初一：唐于內，勿作厲。在下稱位，厲危也。唐者盪盪無所拘限，內無拘，外無危也。

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盪之義終不見拘執。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二為日，日尚潛隱，故冥。火征於地，無所隱蔽，故唐。冥日之隱蔽，必當東出，故利東征。

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日之東征者，道必明也。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瓏玲，金玉聲。三為木，木者朴素，故亡聲；四為金，金有

聲音；土克於木，故不貞。

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瓏玲之聲，非木所也。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辟，君也。四為公侯，在唐家盪盪無適，尊奉道德以事其君。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無所適莫，予有義也。

次五：奔鹿懷鼷，得不訾。鹿喻賢，鼷喻不肖。奔亡懷來，訾毀也。賢不肖雜焉，無別則不肖得志，必肆詆毀於賢者，而賢者奔亡矣。

測曰：奔鹿懷鼷，奚足功也。言不足功治之也。

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六宗廟，世盪盪，故曰不獨足。下所敬奉，天神報應，以示百姓，代天班祿以養人也。

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何所容私。

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代天傳命，無私意也。

次七：弋彼三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亡。七為飛兵矢之飛者矢也，故曰弋。陽稱王，七為失志，王而失志，畢弋無度，為不歸也。

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征行無度，何所適從。

次八：唐收祿，社鬼斁哭，或得其沐。八為木，而在土上，條幹茂大，得土之力，猶士遇明君得榮祿也。斁，止。沐，潔也。社稷之神所以止哭，衰世則哭，世治則哭止矣。

測曰：唐收祿，復亡也。先亡後復也。

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九為金，故稱珠。飛肉，禽鳥也。珠本貴者，而以彈鳥，失其輕重之宜，故不復。

明珠彈雀之喻

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費貴得賤，失其當矣。

☷ 二方三州二部三家 常 地玄陰家六木中上象恒卦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行屬水，大著氣終此首。次五立秋節起此首，次六陰陽之象，君臣之義，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故曰常。

常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五度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一在水行，晝夜不休，潛墨如神，故曰神。神者幽隱莫測，故曰墨。式，法也。萬多一少，故不可耦。稷，合也。

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一，道德之形體也。

次二：內常微，女貞厲。二為少陰，故曰女。陰中之火，微而不顯，故微。女能幽微不失貞正，故貞。貞女所在，常自危懼，故厲。

謂履泥行，察知女貞，必矣

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 陰道待唱不敢自正詐當人也

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 三爲日出故稱曰日月行一度是其常也常其德則不薄蝕之矣三終也

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 如日不虧故道明也

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 月有虧盈行有遲疾故不常不常則變矣謂失其常道也

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 爲臣失也

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 從橫天地之常道五爲天位據上臨下不違陰陽之道先天而不違各得其所也

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 君臣交盡其道所謂常也

次六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 陽盛於七極於九陽生於子盛於午至酉而消陰懦陽剛故稱撓宗廟之中懦撓爲先故不克常

測曰得七而九棄盛而衰也 委七乘九故不克常

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 七爲失志王之失志故衰如滔滔往來貌承受善道不失於義故能承貞

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 六克於七故六爲非

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 八爲瘀疾常疾而不以爲疾者其疾至也疾以成咎害其身體非復可詰問之矣

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 疾以至咎不能自治

常疾不疾疾日益深不可救藥矣

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 九爲巫爲金金者鍼刺所用醫之謂也八有疾而不爲疾故咎九有疾而疾以巫醫治之故不失

悔疾忌醫失自治矣

測曰疾其疾能自醫也 當疾而醫能自治矣

☵ 二方三州三部二家 度 地玄陽家七火上下象節卦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舍各得其度 行屬火足持陰氣躁上陽氣舍下重言躁舍者欲速之謂也上下消息各有度數故曰度

度之初一日入翼宿二度

初一中度獨失 水平不齊故曰中度一爲法度中心不正在火之行反見消滅故獨失

測曰度獨失不能有成也 法度而失故無所成

次二澤不舍冥中度 二爲火地爲澤澤不舍者水不舍火也處中居正故曰中度度以正邪故冥也

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 中於法度故能有正

次三小度差差大櫴之階 木在火行母子之道差次以度故曰差差以金次之必見克害被克失度故大傾也

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 事之骫櫴故傾危也

次四幹楨利于城 金性剛故稱楨幹幹彊則城之利也五爲土金爲子子母之道故利

公侯國之楨幹

測曰幹楨之利利經營也 言臣經營於君事也

次五幹不幹櫴于營 五天位當舉萬機以正營舉而爲火子始建母業不敢自專也

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 營而骫櫴故無安寧

孝思維則為天下所取正矣

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范。六為宗廟神靈制法故曰大度范法也天示其象故垂其法則

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為天下之正也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七為盛陽當以道規其夫下六為七鬼故曰鬼訾之

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為鬼所訾故可笑

次八。赤石不奪，節士之必。八東方為艮為陰故稱石石不可奪堅倆廾不可奪赤也守志如是猶節士之必專也

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執德堅固可與有要

上九。積善之貸，十年不復。金為利家生度積利振急倦施者無厭故終年不復

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也。造成也不得成其正事也

永之初一日入虛宿六度

☰ 二方三州三部二家 永。地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恒卦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行屬水是時陰氣日進陽氣日退兵陰象故曰武春陽生物煥有文章故曰文文武之道無墜於地永濟於世曰永

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五行之道水先王故稱長子替施爽差也水以平施一無過爽之行故長子之常道也

測曰。不替不爽，永宗道也。宗尊也常以道德為尊也

次二。內懷替差，永失貞祥。火在木行從其父母可以長大火性炎上三[illegible]隊之盛則害母故內替差永不自改故失貞祥

測曰。內懷替差，安可久也。內自克害奚可長久

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三為進進德脩業常久不倦雖未得祿其究無咎

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永進其道故可保

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四承於五故稱子子序其父致從於五賓謂三也然見克害賓務於四四據存之故先賓主謂一土克於水故永

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方猶常也永失其主故非常

三綱之家道正天福隨之

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五為君位君臣父子夫婦道正則三綱得綱舉則得其正故為中極極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

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三綱之正人道大倫故永福

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酋冥。六為上祿故稱大上祿之人故永于福虛庭入冥幽隱求志故酋

人不足以承天故喪厥福

測曰。大永于福，福反亡也。不守以約喪厥福矣

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經其所無。七火也八為老木火死復然猶老木復生故居七言八也八陰為老陰謂陰中之木潤澤所濡故能蒔生永相續也

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也。枯而復生長有其身

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八為老木木老則枯槁不得長為執法故後凶也

測曰。永不軌，其命剿也。剿者剪絕之謂

上九。永終馴首。永長馴順首始也家性永九為終始終相順故終馴

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愷樂悌易也

☰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 昆 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同人卦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行屬金是時陰氣已盛將散萬物之枝葉

昆之初一 日入翼宿十一度

陽氣未去與物同昆無孟無損故曰昆

初一昆于黑不知白。金生水一亦爲水家性昆水性黑謂和光同塵不可以自別白

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昆同之家不可以別人物也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三爲朱鳥南方太陽故稱三禽角喻害角尾昆同故知不爲害也菲菲雜也白黑相雜喻賢愚不別也

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昆同故無所害

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角。三爲進人黑喻愚其明白者失世於不愚有道則知無道則愚愚不可及昆同之世故失不愚尾喻濡角喻害無除尾角則有害也

知其黑守其白則可與親矣

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無除此害則不得相親愛

次四鳥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三木也木在四上稱巢巢故稱叢四爲雜故曰鳥鳥之歸巢猶人之歸於公家也無私爲公君無私民所寄也

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均之以公故無貧

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犨音讐毀玉。穀祿也五爲天子疏數不平也祿而不以祿於賢者故失不平犨毀玉猶積毀銷金雖其居高不可不慎

測曰穀失疏數奚足旬也。旬徧也謂不足〻恭也

同人于野亨

次六昆于市井文車同軌。六爲水稱井爲市施於福下歸以信井市無二價路不拾遺家性昆故書同文車同軌也

測曰昆于市井同一倫也。倫正也皆正合之也

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七爲失志恩不徧濟故蓋不覆晏雨喻君德不隆也

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如蓋不覆故不均平

次八昆于危難乃覆之安。八木也家性昆居同於九以九爲危難也覆愛故安

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世素均同故昆於九

上九昆于死棄寇遺。九爲金金克木故爲八寇家性昆同死生之事欲齊其志以防於難九素與八爲寇七來柳之八盛金衰爲母銀雖則遺其寇也

測曰昆于死棄厥身也。昆急無救故身棄也

太玄經八卷

從減至晦第五

☷ 三方一州一部一家　減　入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損卦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行屬水立秋氣終於此首處暑

氣起於此首初一斗指申夷則用事陰日減陽日衰萬物減損故曰減

減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五度

初一善減不減冥。一水也善減自損也不減不能自損也常能自損若水之性內自淪下人不見之故冥

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常自沖虛故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二火陰位陰中之火光而不炎故減自中火爲心形見也心而自損故形見身

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內自困責求之中心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三爲進人當進而先自損損已益人故減其儀從四承五位當公侯故登階陛有光榮也

常自損下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

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自守以約禁已之非

次四減於乂貶其位。乂治也金性剛彊而在陰位自減於治不重不威故貶位也

測曰減於乂無以蒞衆也。居高據衆以德威民

次五減其黃貞下承于上寧。五稱天子處中央稱黃居中得正故貞必正其道爲下難附故減貞臨長四方故下承奉大以禮時節和調故上寧

以下承上樍則然矣

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丁當也臣敬於上故道當也

次六幽闌積不減不施石。六爲水稱幽施祿及下故闌積家性減減不施故石

測曰幽闌不施澤不平也。不施如石故恩澤不行也

次七減其疾損其衈厲不至。衈憂厲危也七火也爲水所克故疾家性減爲則損之疾除憂解危懼之難不至矣

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所害以除故不至危亡

次八溜音留漣漣減于生根。八木秋衰溜沵也漣沵垂貌木衰而憂生根見滅故益憂

草潰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維其時矣

測曰溜漣之減生根毀也。秋木衰落故根毀

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九最後故減終西爲金金生水故積大川山下有川故曰臨登山履高能自減損故利

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爲也。減道已終發至險齊艱屯臨大川救昏墊故可爲

☷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　唫　入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否卦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行屬火陽在上陰在下陰陽唫閉故曰唫

唫之初一日入軫宿三度

初一唫不予丈夫婦處。一爲下人在唫家陽不之施故婦處

測曰唫不予人所違也。志不大夫故人違之

次二唫于血資乾骨。血喻濡二火故乾陰中陽稱骨家性唫故無濡潤之所施也

測曰唫于血臞音學自肥也。臞省而自肥也

次三。貌不交。哄其（音凝）嶷（音疑）。唫無辭。三者陰家之陽而在貌無容飾不能交人哄凝有聲而無辭也

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不能交人故微也

次四。唫其斅。不振不俗。槖老及族。四為公侯而在陰家祿不施賜又不振救族類之老故為槖

測曰。唫其斅。不得相希也。世之唫附不得相希望也

什一天下中制而過其則腐蠹生之矣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嗇。五為天位陰家之陽故不中不督賦斂不中稼穡腐

測曰。不中不督。其唫非也。唫而不予故為非

次六。泉源洋洋。唫于丘園。六水也故曰泉源洋洋大貌丘園喻高也

測曰。泉源之唫。不可譏也。所施惟謙人何譏之

次七。唫于體。黃肉毀。體謂綴體相連若子孫也失志無道唫於親親故骨肉毀也

測曰。唫于體。骨肉傷也。九族不睦故傷也

歐行拏之單則無角弓之怨矣廝何傷

次八。唫遇禍。禱以牛解。八為過中五為牛木尅土故為禍牛為大費以解禍庶獲其福

測曰。唫遇禍。大費當也。蒙福故當也

上九。唫不雨。乎乾脯。九為金金生水家性唫唫而不施故不雨乎信也唫而不雨而信當枯槁無潤澤及物如脯之乾無恩澤也

測曰。唫不雨。何可望也。唫無潤故無可希望

☷ 三方一州一部三家

守　人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否卦

守之初一日入胃宿六度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行屬木二氣相對上下否隔各守其位故曰守

初一。閑朋牖。守元有。閑塞也朋黨類牖戶牖元善之長也有其身而閑黨類守其身之善者則守家之義也

測曰。閑朋牖。善持有也。守一不移持有善道也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二陰位為目目在陰中故迷迷而自守大行不正故不如一守身脩善持正業也

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以用也不先自守故無所用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三為進人當及時進德脩業家性守故能撿身不求於人無喪無得無咎無譽常自循守故默

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默而自守故守其舊

次四。象艮有守。四為戌為犬象似艮難也似能難人若狗狗也有狗之名而不能御故似

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恫也。廉察而已不恫有之

天子建中和之極侯道正國國人所歸雖處要[illegible]

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以有其國諸侯之正主也故貞以

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居中以正君之素所脩也

禮圭璧既卒者入其

次六。車案軔。圭璧塵。六為上祿下之所奉不通神靈不往不來告祭不時故圭璧塵

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祚不遠被無所接及

次七。群陽不守男子之貞。七為陽世又陽故稱群為六所克故不守守身求二

密雲不雨之象

三是其世因三問二所介者遠存守之世自脩而已故男子之正

測曰。群陽之守。守貞信也。守正無欲故貞信

次八。臼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八木也故杵臼之事陰陽之道也天不施雨草木枯槁故毀暑

測曰。臼無杵。其守貧也。雖舉不用故貧

上九。與荼有守。辭于盧首不殆。荼白盧黑九以西方故白守以類求故辭黑首守道之家四方無憂安民得入不用旅力故不殆

測曰。與荼有守。故愈新也。老見任日以新

☰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翕 入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巽卦

翕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一度

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行屬金處暑氣終此首次一白露節起此首次三陰上爲逆陽下爲順萬物日衰故曰退降集自歛也故曰翕

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翕順也水性流行無內不入故稱狂衝發源蒙蒙故冥波蕩順志不拘於法故言順其志

雖欲逍遙天不之茲。水之流行是天之性雖欲逍遙天之不順故曰不之茲茲此也

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水宜沵行天未與之逍遙也者

射者自近及遠之義翕順人心也

次二。翕冥中。射貞。三爲平人不隱不仕故翕每自順從故冥順其中心不違正道故貞

測曰。翕冥中。正予也。予我也我謂二也

次三。翕食嘬嘬。二爲進人順意欲上祿食於四急於仕進殊無推讓故曰嘬嘬

叔于什父類之

測曰。翕食嘬嘬。利如舞也。所利不方故如舞也

次四。翕其羽。利用舉。五爲土土生金親近大五常見舉用朋友相翼進在祿位也

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以朋友相羽翼以力助也

次五。翕其腹。辟金穀。五爲天位在翕家翕歛順志金穀辟藏專足於己故翕其腹

測曰。翕其腹。非所以舉也。自翕以欲故作貞舉之君

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六爲五心五處中故黃心位尊心正有鴻翼之賢故鴻翼臣賢君明下順於上故翕于天

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鴻翼之正臣相輔助

次七。翕繳惻惻。七爲失志爲鳥爲繳鳥而失志故高飛飛而遇繳欲去不得故惻惻痛也

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飛而遇繳故罹害

次八。揮其罦。絕其羂殆。七爲罔罟而在八前有罦羂之難八爲青龍龍遇網罟羅絕罦敗揮而去之何傒之有

儁傑之士冒爵祿能爲

測曰。揮罦絕羂。危得遂也。羅罔而去得遂龍之志矣

上九。撣其角。維用抵族。音撣 九爲兵爲禍抵擊也金爲角刺害致禍撣而去之故抵族

測曰。撣其角。殄厥類也。殄絕其族類也

☰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 聚 入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萃卦

聚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五度

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行屬土陰盛陽衰萬物零落陰氣收取而崇聚之故曰聚

有群賢衆征之象

初一。鬼神以無靈。一在下故言鬼神視之無形故曰無如無所見故靈

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形之不見故曰鬼神

次二。燕聚嘻嘻。二為平人不隱不仕相聚燕飲以相嘻樂而已

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衍也。樂而無節故淫衍也

次三。宗其高年群鬼之門。三為門宗尊鬼歸高年謂尚德俱尊者進德之人修業及時當為王臣故群歸其門也

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賢者所歸故待之以敬

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家性聚木聚故稱叢四為羊為公侯公侯執羔故牽羊有社稷之寄故曰叢社圭以示信者股肱之臣左右厥辟故股野

詩曰胡臭亶時即猶之義

測曰。牽羊于叢。不足勞也。奉羔進君非勞苦之事

次五。昷血之蕕。九宗之好。乃後有孚。五為天子故有昷俎血食之祭九宗群會燕好肅敬不渝於道然後相示以忠信也蕕臭草也

測曰。昷血之蕕。信王命也。天王之命以信為本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六為宗廟郊祀天地敬鬼神而遠之故迷淫亡昧迷淫謂淫祀也亡無也不正謂之狂

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敬畏鬼神大道之正

次七。竦萃于丘冢。七為下山有丘冢之象火在水上故竦火惟炎上故萃于丘冢也

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恒自竦懼無廢禮也

小人在位衆賢惡之

次八。鴟鳩在林。咙彼衆禽。八為林七為鳥鴟鳩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咙怒也號鳥在林衆禽避之矣

測曰。鴟鳩在林。衆所咙也。善惡相害故衆惡之

上九。垂涕纍鼻。聚家之彙。金生水九最高稱鼻鼻中之水從高而下故曰涕垂彙類也朋類相追累然相連也

測曰。垂涕纍鼻。時命絕也。位終涕垂絕命之象

☵ 三方一州二部三家 積 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大畜卦

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行屬水是時陰氣上盛陽氣微見山林川澤物之所歸積聚其中故曰積

積之初一日入角宿三度

初一。冥積否。作明基。一為北北方幽隱故稱冥否不善謂物衰也積衰落之物以為明歲之基物故曰作明基

測曰。積冥否。在惡也。所積不善故在惡也

次二。積不用。而至大用。君子介心。二為心介大也陰中之陰故稱君子積善之家雖不見用而有慶餘終當大用故君子大其心志以俟時

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大人之心不可測度

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石為四在三之上故積石不食故費力

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雖積非飴故無獲

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四陰位而在陰家故積善積善成位故車生耳

車耳車服以庸之義

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車服有章以顯賢也所謂蕃也

次五藏不滿盜不羸。五君位在積家陽道不足故不滿積善多福故不致盜

測曰。藏滿盜羸還自損也。多藏必厚亡損已之謂

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六爲大水水滿則盈故傾施祿及下故利人無與亢

得人則人樂爲之歸由碩施以俗休之也

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來致其來也

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冦。魁藏也顏見也決以其欲而果決致冦也

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多藏厚亡欲招盜也

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八木也木逢秋霜爲之作禍罪由先人火爍金故也

測曰。積善辰禍非已辜也。維先之罪非由已致也

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九而積非先克於木故木克土土則金之玄孫故曰苗裔陰家之陽故曰小人惡之大者殃必及其苗裔況其身乎

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之謂歟

測曰。小人積非禍所骫音委也。積非之人禍所鍾也

☷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飾 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賁卦

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行屬火白露節終此首次五秋分節起此首次六斗指酉南呂用事陰升於西故白陽退於北故黑陰陽分職所主白黑相襲故曰飾

飾之初一日入角宿七度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一陽家之陽故曰君子非法不言以道自飾不[illegible]文也

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非法不言故默而信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二陽家之陰小人道也無質而飾文以取容故利也

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無質而飾故失貞

次三吐黃酋舌。拑黃聿。利見哲人。三爲進人在火行火爍而進當上於四四爲公侯吐出中言拑盡道述以奉於五故利見哲人哲人謂五也

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舌言聿述也因四奉五利見智德之人

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哇展轉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口舌展轉商賈之正

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哇哇之言商人之利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趣下如水所以獲尊位實如天子以牝守之故曰牝

上善若水以其下也大是此義牝即守其雌也

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冲虛也惟虛故可致尊

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六爲上祿施祿于民賞慶刑威言不可追言出如飛發動震衆故震風

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福之抑揚實難知也

次七不丁言時。徽于辭。見上疑。七爲失志之主不可正諫不當言時事惟微詞婉諷冀其白疑而反于正也

所謂言遜時也

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諷切而已不可章灼也

次八蛁鳴喁喁。血出其口。蟬常託木以鳴則血出其口不鳴則喁喁然四金八木金克於木故曰出血

測曰。蛁鳴喁喁。口自傷也。小人利口四則哇哇八又出血故傷於口

言出而人信之以其誠也不根故不信

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君子否信。九爲言金爲白故白舌于于多雜貌根本也務言自口好言自口所謂不根之論君子不信也

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以人當長爲戒

☰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 疑 人玄陰家八木 上中象震卦

陰陽相磑。音磑磨 物咸彫離。若是若非。行屬木是時陰陽相切磨萬物彫傷離散陰陽分數晝夜均停對王陽發是非有疑故曰疑

疑之初一日入角宿十二度

初一。疑恫恫。失貞矢。一爲小人執志不堅恫恫然從人故失正直之道矢直貞正也

測曰。疑恫失貞。何可定也。心之多疑無所定也

次二。疑自反。孚不遠。二爲平人在疑益以有疑火性燥二上臣五故自反三當上進四據祿位以次當升故信不遠

測曰。疑自友。反清靜也。清靜自守方得臣也

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于其心祖。彊彊梁昭明祖始也三爲木而在木行故彊梁而明盛必受此疑故閔閔然自憂於其心意始時所行不違於道故明

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自疑不審故心冥

次四。疑考舊。遇貞孚。君子之道故舊不遺今而問之知其疑也信在於九遇正也

測曰。疑考舊。先問也。有舊而問故疑也

次五。蛛黃疑。金中。蛛赤也土色黃而先言赤故疑外赤內黃故疑金中陰而陽不純也

黃土色赤閒色此赤惡紫奪朱之意

測曰。蛛黃疑中。邪奪正也。以赤奪黃非其正也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六爲師師衆之事以誓爲正事正故可聽可聽故無疑故有誠

易君子以發號施令之象

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精誠之言昭特王之命

次七。鬼魂疑貞。厲嗄鳴。戈木之鳥。射弋之狐。反自耳。七火六水水滅火故爲鬼厲惡也六正克七故貞厲嗄鳴歎也七爲射爲兵言兵飛而射也又爲羽爲日中有鳥七上於八故鳥在木上

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鬼魂之凶誠不可取信也

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射厭幹貞顛下三終八木也而在木行二木相當容之謂也下疑遇幹貞之客人以名貴故終歲不厭

測曰。顛疑遇客。甚足敬也。貞幹之客故可敬也

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九爲金爲弧比疑世也九位皆疑故曰九疑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

弧以象狐疑之意

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弧而不發何所成名

☰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 視 人玄陽家九金 上下象觀卦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行屬金陰已成形陽在地下養萬物根荄若母之養子也萬物形貌皆可觀視故曰視魄形妣母也所謂萬物之母也

視之初一日入亢宿四度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自視稱內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內明謙以下人以自光耀故不用也

内視者迴光返照之謂

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深窺己瑕而自改也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一爲君子，內其明，故視內。二爲小人，陽家之陰，火光外焰，故視外

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光明外照，故不見己之心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三爲進人，日新其德，必升四而爲公侯，故幹國

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能自省，故全

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粉飾題頯，顙面姝好也。四者公侯之位，而當陽家之陰，爲小人之道，不姝其心而飾其面，猶姝姝之子而遇於雨，故視無好也

舍玉其人，致絜其中，視彼褐懷，王者反矣

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粉面遇雨，不可視之矣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五爲天位，故稱鸞鳳。紛如，指文章。暉如，指文德也

測曰。鸞鳳暉如，德光皓也。言其德皓皓然盛也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宗廟尚質，故素車而蓋翠，則又不純，惟身之二家，性爲視，能內自視，復改於正，故貞

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粉飾於外，非道之貞也

次七。視其瑕，無穢。七爲火，火性光炎，家爲視，能內自視身，不容瑕疵，潔自持，故無穢

知其瑕而反之，不垢不淨

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自矯以正，故無瑕穢

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貉之毛，躬之賊。貉音貂。八爲震，震爲鳥，故稱翡翠。於卯爲兎，狐貉屬也。各以文毛之用，致殺身之禍，不自視之咎也。狐貉皆可爲裘者

測曰。翡翠狐貉，好作咎也。八獨無視，故近其咎

上九。日沒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九，西方也。日之將入，故言沒其光。賁，飾黃白色也。將入之日，既赤且黃，若初出之時，故曰視厥始

易曰山下有火賁，即此義

測曰。日沒賁東，終顧始也。始終相顧，不相乖違

☵ 三方二州一部一家 沈 人玄陽家一水 下下 象兌卦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行屬水，陰氣升上，陽道退下，不相交錯，陰陽宜交，今不得過，故相懷戀。土爲中宮，在下爲玄，故志玄宮。陰陽之道，沈沒在下，故曰沈

沈之初一，日入亢宿七度

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一爲耳，耳在水中，故沈閨內也。小人志在內，不聞正道也

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無有遠志，故失體

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眎。二爲自在沈家，故曰沈視。視之沈者，必見其內，內省不疚，無所憂懼，必能自見，是賢於眇之所眎也

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而自省察，道之美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三爲進人，進不以道，沈湎美色，失其正直矣。矢，直。貞，正也

內作色荒，聰明壅塞

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沈於美色，故聾盲

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四爲酉，故稱宛雛，亦爲公侯，義不素餐，故先苦而後得祿也。得必以正，故貞

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言其所食必當方也

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媚惡粥。媚音懷。粥音鬻。媚懷粥出也。五爲天位家

性沈沈於惡位在高翔不復猶貪暴之君高志穢行好慄嗇利惡所出也

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 爲君腐糧下不足也

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 六爲上祿君子之道重明麗正光輝宣著故利正于王票飛光也累明也

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 道之分明故自見也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 離婁力視貌七爲目故稱之鴟梟貪惡之鳥故見赤肉而力視之厲惡也

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視其非求故不善

用賢圖治利有攸往

次八盻得藥利征 目之美曰盻盻而視故見藥藥以去疾猶用賢以袪蔽蔽明故利征

測曰盻得其藥利征邁也 邁往也利攸往意

次九血如剛沈于頟前尸後喪 九爲金故剛血憂也最上故言頟家性沈九爲終故沈于頟在前爲尸謂木見克在後爲喪謂火在後克九金也

測曰血剛沈頟終以貪敗也 進退有禍故終敗

☷ 三方二州一部二家 ◎內 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歸妹卦

陰去其內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于內萬物之既 行屬火秋分氣終此首次二寒露氣起此首次三陰氣已盡陽氣復下萬物已成收藏入內故曰內

內之初一日入氐宿四度

初一謹于嫛妃同執仇 初貞後寧 一水也女謂之嫛執正也謹其嫛執男女道正故貞夫婦別室家安故後寧

測曰謹于嫛執始女貞也 爲女道正故爲賢婦

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 內主婦也火爲水妃必見克害故內主邪迂遠黃牀亦內也內主不正故遠之

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 性相克害遠之乃安

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 三陽位內者昏姻之道仲春之月木盛東方坎憂爾指三也悲悲已也納內之世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也

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 感母見代故悲心也

與無封靡于爾邦反矣

次四好小好危喪其蘊袍厲 厲危也蘊袍謂食祿也小好謂侈靡也居公侯之位不盡忠以和陰陽而狗侈靡故喪祿也

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 所好非正故不足以爲光榮

詩曰親迎于渭不顯其光此之謂也

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以取嫛遇庸夷 五土六爲水土在水下故泥龍者陽象陽下於陰親迎之義故利取嫛庸大夷悅也親迎以禮故大悅

測曰龍下於泥陽下陰也 親迎之時男下女也

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 六爲宗廟納婦廟見然後成婦昏者親迎之時于飛就陽也內其羽入於宮也六欲配五而五克之見克不進故不見女

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 時過將奔禮所不禁

有摽梅之迨

次七枯垣生莠皤頭內其雉婦有 七爲祖父故白頭白而不純謂之皤稚婦者二爲仲女而與七合故有稚婦

如龍漿于屍所謂國孽非乎

測曰。枯垣生莠。勿慶類也。老夫女妻故不足慶

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克勝也八陰當婦於九九而克之故不勝婦婦而不勝故家七而及於國故不可深條測也荒七也

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妖孽之生災及家國

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金生水故曰雨雨施于地猶上施惠于下也不止者祿有常數也不過者賞不濫及也所謂不僭不濫也

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雨降于地節之以陂澤也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去 人玄陽家三水下上象無妄卦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行屬木倜張倡盛也是時陰陽易位二氣交錯萬物張盛各去其位故曰去

去之初一日入氐宿九度

江海能爲百谷王以其下也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一爲水最下稱淵行在木木至秋則廢木廢泥沙之上是曰枯園舍居也家性爲去去下而居高也

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水以善下爲本今去下居高非謙德也

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二火也水克火故相反

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去高即卑道光大也

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三爲進人故高其步當升未至故其樂速露見也

測曰。高步有露。妄升也。不循揖讓而高步故妄升

次四。去于父子。去于臣主。五以上爲祖父之屬四以下爲子孫之例五升則四上父後則子繼家性爲去去小而升大也

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子襲父位雖當居尊明無先望之意也

詩曰洒掃庭內維民之章庭槀則荒廢矣

次五。攓音愆其衣之庭有槀。五爲衣槀草也五爲中央故稱庭庭而有草故衣舉

測曰。攓衣有槀。亦可懼也。庭之不除君之懼也

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六爲上祿位高而尊功成身退故天遺名

測曰。躬去于成。讓不居也。已居天位讓之於賢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七爲火行屬木爲其父母子去父母故去其德家性爲去雖去而正故貞令善也

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三爲終去其父母故終不善

大火西流有歲晚之漸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八陰月象月之高弦二十之餘也火大火幾縣者歲將晚也八爲老疾愆過也如月動而益晦也

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常恐見咎故無咎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北木行而火克之其求之也不西則北謂子求母也

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雖在去家安可久行

三方二州二部六家 晦 人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明夷卦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行屬金陰陽易位萬物日彫喪其明於晦冥之地故謂之晦

晦之初一日入氐宿十三度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水在金行子母之道在晦闇之世雖同冥能獨所見而處於下

故幽以陽居正故貞

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即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之謂

次二盲征否。二爲目在陰位處闇世故盲火克金行數不通故征否

測曰盲征否不見道也。既盲又否故不見道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陽行則陰從今而反之明世闇也然去婦之道共成家事雖非公正作務之事未爲凶也

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故必外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四金在土行處晦世故晦其類金匱美寶也公侯處晦宋故失貿得其寶者安失其貿者危

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匱之美寶廢失之矣

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五爲中央故日月皆正中處天位而當晦世從時而卑故曰自晦謙尊而光故不入窮

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明恐挫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六爲玄七爲鳥祠祭宗廟而維愁也幽神所居也宗廟之道以幽爲明

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冥昧之中神所居焉

次七[月肖]音眇提明德或遵之行。[月肖]目不明貌提棄遵循也棄其明從時之宜也七爲大志處晦世故耳

測曰[月肖]提明德將遵行也。言行以道德也

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七爲目八因以視故非其直在八之右故曰右目夷傷也家性晦目少且晦故傷上欲敵九九克於木故滅國有賢不知加無目然

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相克之世故喪

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九金在晦世故冥冥則利于不明隨時宜故貞

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時世晦闇九雖正陽宜自損抑不得獨自分明

從瞢至養第六

三方二州二部二家 瞢 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明夷卦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行屬土寒露節終此首次四霜降氣起此首次五斗指戌無射用事征行也陰南陽北故萬物失其明正之道瞢瞢然故謂之瞢

初一瞢音蒙復睒天不覯其軫。一水在土行土克水故瞢睒窺瞢晦也瞢而窺天天道高遠不可睹察故不見其軫界也瞢之初一日入房宿三度

測曰瞢復睒音閃天無能見也。瞢瞢不明故無能見也

次二明復睒天覯其根。二爲目爲日故明腹目俱明所照者遠覯于人事無所不見故覯其根

測曰明復睒天中獨爛也。無所不見故爛明也

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師爲瞽豚適埻射的也木在土行數相克故瞽亦爲進人人之欲進必須明分分之不明猶瞽導射而適其失志不正也以瞽導射何以中微至遠哉

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導者不明故無以別也

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四金爲鑒鑒之正者猶爲不迷況得賢者與爲治乎於資取攸所也於人所取資者無過於鑒賢也

誠中形外机不可掩

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以賢爲鑒可依信也

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昏。五爲天子以聰明自光家性瞢未知所就故倍仮

測曰倍明仮音反光人可頻也。倍仮光一人所不録也

次六瞢瞢之離不宜熒且姽。音那六爲上祿而在瞢家故瞢瞢猶𧄼𧄼離爲日熒爲月君𧄼然若日之將出不可熒然若月之將沒也姽小貌終當如離故不宜小

測曰瞢瞢之離中𧄼𧄼也。𧄼𧄼而進勝熒而退也

次七瞢好明其所惡。七爲失志在瞢之家益以不明志失禍生惡加乎下好自文飾求明於人故好明其所惡也

測曰瞢好之惡著不可昧也。惡而求明昧更著也

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及星。昏日入也日入月出轉相繼續故言利于月以月續日可以小正故言小貞未及如星爛布天下也

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也。以月繼日故猶可願樂也

以金克木以陰消陽之象

上九時𨓍𨓍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哿。哿笄飾男子有笄婦人有哿之以飾𨓍長歎嘉善也男謂九婦謂八金[illegible]

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男子消亡而女長歎也

窮之初一日入心宿二度

三方二州二部三家　窮　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困卦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行屬水是時陰氣盈滿天地間故曰塞宇玄離日闓天謂之宇是也故陽氣無復所立萬物窮遽忙也故謂之窮

小人窮斯濫矣之象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中忠信也陽位陰家君子之道故自窮窮而不濫忠信之道民之所好故好中

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上苟不欲民之所好在忠信也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二爲小人故不以窮爲窮而濫竊足已故民不忠

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不可厚行詐也

次三窮思達。三爲進人而在窮世故自思以求達

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師循也思循文王之道也

國依于民民依于君君而不和則民病矣

次四土不和木科楕。音胥土爲五木謂三木克於土故不和土而不和生而不育故皆科楕枝葉不布亦金克木所致也

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五爲君位君而不和故民病也

次五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範法也五爲君位處於窮世世窮身約故羹無糝土爲大腹腹大不充故坎坎謂中虛也然而自約不失其法也

測曰羹無糝猶不失其正也。窮不易道故不失也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角禽也鱗魚也皆山水之所畜而住窮世故獸魚託焉託而無穀故身犯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無託甚矣何因知之

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萬物窮而無託故百姓困者也

次七正其足蹛音丁滯于狴獄三歲見錄。七火也君子之道正直而亡而以盛火爲水所克也窮見克者蹛獄也三終也苟自正直終歲之間獄爭亦竟理以正曲曲得其情方見錄也

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世雖窮險貴得其中也

次八涉于霜雪纍項于鄰。八為小人小人在上下民履害為已之纍項高鄰卑卑高不叙雖之所生故言霜雪霜雪木之害也

測曰纍項于鄰亦不足生也。不叙之世不足賢者之所生也

上九破壁毀圭曰竈天禍以他。九金也故稱圭璧為土克故破毀九為君子君子守義義然後取今在窮家憂而無㯿坎坎不足故曰竈竈虫也虫生竈下不偶天禍故以他

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圭璧毀破故逢不幸也

☷ 三方二州三部二家 割 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剥卦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行屬火陰氣甚急減割物形陽無所據縣絕天地間去冬至四十九日當言七七但言七者約數之也幾者言於冬至來復日近於割絕故謂割

割之初一日入尾宿二度

明目達腹厲忠益也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一坎為耳目心腹之臣用耳目以及遠而見割止忠言不用故厲

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耳目之臣而見割滅故無外

次二割其肬贅利以無穢。二火也火性外照陰為疾度故有肬贅割而去之疾除穢去無累於身故言利

測曰割其肬贅惡不得大也。除其穢疾故惡不得大

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三為進人在割世爲且自進以鼻食口非益之道鼻者氣息之主今而見割故喪息主

惟公故平平則得公侯之體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割之則失其輔矣

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喪身之主無榮也

次四宰割平平。四為公侯故稱宰平無私也家性割割君之祿以施於下平心正意各得其所故曰平平

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各得其所故有成也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五為天位陽家之土暗昧之主也服馬喻臣股肱良則庶事康今割喪失其所任故喪

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君道暗昧故大臣亡

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宗廟之道下之所奉割損財貨以祿於下若水之性故無創下得其道故四方飽

慶雲捧日可謂祥矣而當失志則又災也

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六道為惠周浹四方

次七紫蜺矞雲朋圍日其疾不割。紫蜺慶雲圍日災祥也先慶後災所以蔽時七為失志故為疾陽家之陽故不割

測曰紫蜺矞雲不知刊也。臣之不正不知刊除也

次八割其蠹得必疾。八稱君子感天之變知下不正而除去之則得我心所疾也

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割去不正便於國也

上九割肉取骨滅頂于血。肉喻民骨喻君九金也割害於八家性為割益以殘賊割取人民以及其君也

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唯七不割故九不得循自全也

三方二州 三部二家 止 人玄陽家八木 上中象艮卦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 行屬木霜降氣終此

首次八立冬節起此首上九萬物上隔於陰下歸於陽各止其所故曰止

止之初一日入尾宿六度

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 陰陽隔絕各止其所如水內自清明時行時止故無咎

測曰止於止智足明也 知難則止智足明也

次二車軔俟馬酋止 二爲平人不隱不仕家性爲止故車則軔俟而馬就止也

測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也 晏然無求故不行也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 三爲門戶家性爲止故關蠱暴也謂關以止暴也

重門擊柝以禦暴客之象

測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 狂暴之人當禁止也

次四止于童木求其疏穀 四爲金克於木以童木而求其實非其時也

測曰止于童木求其窮也 求疏童木故窮也

次五柱奠廬蓋車轂均疏 五爲天子柱置待廬猶置臣待君也君康重蓋之中故言蓋奠置轂善均平疏大也居上以道故平大

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 貴處中央天之位也

次六方輪廣軸坎軻其輿 六爲上祿故有輪輿之事若齊車也七稱車六稱輿六克於七故坎軻

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 坎軻不安故震怖也

次七車纍其俿 音池又音智 馬獵其蹄止貞 俿輪也輪而見纍故云坎軻車纍馬罷故蹄獵輪纍蹄獵不可乘行家性爲止故止貞

測曰車纍馬獵行可鄰也 車纍馬罷不可以遠行止於鄰里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 八木也故爲弓善反詩云四矢反弓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

弓馬皆惡故不可用臣之象也

善馬很惡馬很 善馬常很養不足也惡馬常很不早除也亦以喻臣之善惡也

絕弸 音弓 破車終不偃 偃止也弓馬不良猶臣不忠故有絕弦破車之禍弸弦強貌

測曰反弓馬很終不可以也 以用也弦絕車破不可用也

上九折于株木輆 音改 于砭石止 九爲金故稱石反八則克木高上則石困進退不宜故言輆于砭石也

測曰折木輆石君子所止也 君子守道止其所也

三方二州 三部三家 堅 人玄陽家九金 上中亦象艮卦

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彊 行屬金胼固緒業也陰氣固盛陽失其業

物競堅固故謂之堅

堅之初一日入尾宿十度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 陽家之陽在金行母子之道故石固磐石之性不可動移故貞

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 內能磐固故不可化也

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 家性爲堅雖克其本不能消鑠適可鍛冶爲器故內化

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爲也 以成器物故可爲也

君不密則臣不肉臣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 三東方帝之所出在堅冰之月命令當行令行不凌故或

不容則身之火

恐陽氣泄於中也

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君臣相失故不務正也◎

民爲邦本德以安民則大國矣

次四。小蠡管蠮音弟其蝴蝴音胡不介在堅蠮。蠮德炯岡也四爲公侯小爲國土小蠡喻民民而營營須德乃安國不在大小惟德所由道正德固故在堅德

測曰。小蠡管管固其氐也。氐本根也本固則末彊也

次五。蝴大蠮小虛。國小德大則民衆故國大德小故民虛

測曰。蝴大蠮小國虛空也。德不洽境故民不足也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卽紗紗之謂

次六。蠢蠮紗紗。縣于九州。六爲上祿其德之輕者故言紗紗以細微之德臨有九州九州之民縣命太虛故曰縣于九州

測曰。蠢蠮之縣。民以康也。結民以德故康寧也◎

次七。堅顛觸冢。顛冢皆喻高志失行張能自高堅高其行獨長若冢也

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尚能自高不如世間之所行也

次八。悃堅禍。惟用解蟁音致之貞。東方爲龍解蟁好直之獸也堅悃其禍不能情服唯直者正之

測曰。悃堅禍用。直方也。解蟁爲獸知而之方也

于室如燬之災

上九。蠡焚其蝴。喪于尸。十火入木木在火上炎焚楊起故燒九也尸主也蝴喻民民而見焚君將安立故主喪

測曰。蠡焚其蝴。所憑喪也。民憑於君君賴於民民而見焚故主亡也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成 人玄陽家一水 下下象既濟卦

陰氣方消。陽藏於靈。物濟成形。行爲水此時陰氣方消陽氣藏於靈祇之底萬物成其形體故謂成

成之初一日入尾宿十五度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一君子不有其功雖有所成猶若否也常而若否致用不已故冥

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謙以得之故無敗事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二火而水相害家性爲成成熟於物當須水火今水在火下故言未成未成而改故殆

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未成而改故不自遂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三爲進人故欲上躍躍而失似當反其故故縮家性爲成飛躍就尊據有於衆成功而不追逐也

測曰。或躍以縮。成德壯也。必得高位德之壯也

不伐不矜居功之道而乃自矜祇取敗耳

次四。將成矜敗。四爲公侯據下行陽奉上循陰呂道默從歸功於五而將自矜非道之正

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居下自矜道之病也

次五。中成獨督大。五爲天位處中發和故曰中成尊無二上故曰獨尊督四方故大

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能處中央督天位也

有而不恃成而不宰謙之道也

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六爲上祿故魁然也瑣細也六近於五土克於水故謂之瑣雖居上祿而不謙必見克害故獲禍

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謙也功成不讓禍之招也
次七成闕補七為失志故闕成陽家之陽君子之道吾吉於補從故有闕則補
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補所從者難承繼也
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八木秋之所成而不成者天降之災故曰亡貞
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宜成不成失中正也
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君子之言示端而已成事不說故曰

極則窮既刑通此常理也

不成九為成終故曰窮窮當更生故小毀
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終竟成道君子之終始也
☲三方二州一部二家 闔 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噬嗑卦

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行屬火陰感陽藏交跌易位闔閉於下闔密如一萬物皆泣其禍未除故謂之闔
初一闔方机梲其內窾換家[illegible]當密如一而水在[illegible]更相克動如圓槃方柄机梲不安

闔之初一日入翼宿一度

測曰圜方机梲內相失也机梲不安故相失也
次二闔無間音志二火也而在火行二火會合闔密如一故無間
測曰無間之闔一其二也一陰二陽道相交也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三為龍立冬之後故襲穴為進非次失位矣據故無光業於室

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非穴亡字故云失常
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四為公侯五為天位四相近之故稱臭肥鼻以和氣金在火家火雖於金故滅鼻以陰求陽故利衰近尊位故美貞

鼻不於臭相也而火祟之故滅

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上附至尊故沒身不殆也
次五齧骨折齒滿缶五為齊口齒之象五為骨齒陽行克於四故齒折五為土器故曰缶陽氣在下六位純陰故言滿缶
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也下克於上故毀折也
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音抗汗潤澤也神靈所祐百姓蒙福若膏澤濡滑也

膏澤下於民之象

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福祚天降故足嗜也

次七闔其差前合後離木生火七進八與母同位故合退而得六六水克之故離
測曰闔其差其合離也進合退離位次然也
次八輔其折廬其缺其人暉且偈音渴八木在火行火盛金衰故八輔之金在火行故缺毋大以德廬之覆蔽其瑕故廬其缺能揜二惡見已二矣既有光暉當為英偈

隱惡揚善之象

測曰輔折廬缺猶可善也揜惡見美故可善也
上九陰陽啓佁其變赤白音化九金啓開也十月之盲陰盛陽開令當發外故開佁金王火廢故變赤為白
測曰陰陽啓佁極則反也極陰陽也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失 人六陽家三木下上象大過卦

失之初一日入其宿六度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行屬木立冬節終此首次一小雪氣起此首次二斗指亥應鍾用事此時陰大賊陽陽無所抑二氣不和萬物之生無所測立陰陽相失故曰失

初一。刺虛滅刃。虛空刃滿也水爲薄首順流刺下滿滅於空虛之地也

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深以幾微自戒也

有祥而不知敬祥未必福失故失

次二。窺德靈徵失。窺小窺二稱小人故小德靈神徵祥也小德之人不知天命家性爲失不敬靈祥故失

測曰。窺德之失。不知畏徵也。不違天命故不知畏也

次三。卒而從而。卹而竦而。于其心祖。從卹竦皆憂懼卒至之貌而語辭祖始也三木居官而近於於四恐卒見克害故竦憂

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見憂而改則無憂也

祿以養賢固不可干亦不可竊

次四。信過不食至於側匿。四爲公侯陽家之陰側爲小人小人居位故信過既過而失則不食居祿不當故有側匿

測曰。信過不食。失正祿也。應食不食故失祿也

三壽作朋之象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德。五爲土土生於火火謂七也黃兒謂有黃髮兒齒之臣以自輔承之以正故君子洗德也

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洗垢除德君子所以得衆也

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子無功食

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六爲大位少人居之不修其德而據上祿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因根本基不固家性爲失失之甚也

稼之象

測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本不田而穫不修也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七爲君子當反位五忠告善道吐言如藥巫以謝闕瞯除疾瘳酌以福

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雖在失家以良臣自輔也

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八爲飛鳥爲聲故言鳴又陰位故言雌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家性

書曰牝雞無晨此也

爲失失之甚也

測曰。雌鳴于辰。厥正反也。緣木求角故正反也

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九爲金而木有克木之怨又爲失終不以日月已逝猶念自改故曰于尸

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言其志尚不以所失遠也

☳ 三方三州二部一家 劇 人玄陰家四金中下亦象大過卦

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行屬金儔匹離附也是時陰氣大盛奪陽之勢陽無一介以養萬物萬物附離於陰陽方當外陰當窮詑故大泣群匹窮劇故謂之劇

劇之初一日入其宿十一度

初一。骨纍其肉。內幽。骨幹纍禍幽內也幹喻君肉喻親小人之道而在劇家下害其上禍由其內故言內幽

測曰。骨纍其肉。賊內行也。骨肉之禍皆由凶也

次二。血出之蝕。凶貞。火在金行欲克於金木不克木故言血出血出不順不順生災故言蝕栢克爲凶止則貞止以相應故曰凶貞

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三為君子恐傷金也

次二酒作失德鬼睒音閃其室。睒見也金生水鬱水加來故以酒喻家性為劇

人之□□之飲酒克溫何失之有

始溷之人未能蘊藉故酒失失則為亂訟以致禍故鬼見室

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蘊藉持已不及亂也

次四食于劇父母采餕若。四為中祿在劇世故食劇餕熟食也若順采取也美

食父母之順也

測曰食劇以若為順祿也。子得天祿父母順取也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豬捲綺與孺。五土故構虛四為虎六為豬五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為君位而在劇世處於政治百姓去之如虎之牧豬喻益走遽其孺綺也

太玄經　八卷　三十三

測曰出野見虛無所措足也。避世而無所錯足也

詩曰其究安宅大是此義

次六四國滿斯宅。六為上祿下之所御如水之赴海故言滿宅

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民蒙其福數安居也

次七麃而半而戴禍顛而。七為失志年過失志麃然半白而不改變故曰戴禍

測曰麃而半而戴禍較也。戴禍在顛較然可見也

物既老而禍在其顛悲傷之象見可知也

次八斫繫于繘貞顛。顛純也斫所以出水須繘以汲之猶君須於民以及祿也君祿

養民[illegible]曰貞[illegible]

測曰斫繫于繘厥職迫也。職主也迫近也金克於木迫於九也

上九海水群飛蔽于天抗。天抗天漢也金生於水故稱海水水群而飛雨之象

也亦猶劇世人去其君不可掩蔽若天雨也

測曰海水群飛終不可語也。劇世之民不可解語而止之也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馴　人玄陽家五土中中家坤卦

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行屬土陰氣已順渾沌無端包其根原故

馴之初一當馴撫日入斗宿謂之馴三度

初一黃靈幽貞馴。一為君子居土行故黃求克於一故靈馴者順從於土故幽貞

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順其性故正也

媼音孕

次二媼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二陰也膏潤澤也陰受於陽猶臣受

太玄經　八卷　三十四

於君妾受於夫也靜安也國以安則潤澤以至生育女子之勞也不安不育是亡君夫之命也

臣之事君猶女之事夫故以女喻

測曰媼膏之亡不能清淨也。女子勞類故不清淨也

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牝陰貞正也陰道常慈順於君則能衛其本根也

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能衛其根故不忘本也

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徇衛也四為臣道有勞能自徇衛欲人稱知之故不

有善而矜終喪厥善

如五處柔順之尚以道得衆有豪友也

測曰徇其勞伐善也。自衛其勞故伐善也

括囊四海不自侈大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五處尊位包有四方如囊之括也家性柔順故珍

所謂黃中通理也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括囊其德不自盛大也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六水也家性順水性順下不可停貯故囊失括括之不密珍器不固猶君不密則失臣也

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囊失括故口溢也

牽裾排闥之義

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七火也火性有恒寒暑雖至不爲增減猶正直之臣堅意犯顔不變其色臣之正也

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固意不撓故守節也

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八木也是金之財宜當順從久順其下欲上害九子上介八逮不能救木必見克故不保其命也

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所順非正故一無所統也

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家性爲馴九爲終終於善道徇義忘生必得其正唯天知之故賴于天也

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順而以義必受命也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將 人玄 陰家 六水 中上 象未濟卦

將之初一二 日入斗宿九度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行屬水言陰成物於上萬物順而相將故謂之將

初一。將造邪。元厲。厲危元始也一爲下人造欲作邪上侵於二火性炎上不得侵侵而不得已自危懼故始厲也

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作主常危故厲

次二。將無疵。元睟。睟純也二爲平人而在將大之家故無疵人無瑕疵故大純

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純厚之人故易爲後也

不可則止之義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治爲鑪陶爲鈞三爲進已見陶冶當升祿位四不可犯故利止

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進而不止恐見傷損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四爲公侯當賓于王有羽翼之助如鳥將飛也

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將飛得羽以益彊也

倚翊健翮何適不可反是則無所將賴矣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五爲陰家之陽小人微之象雖在天位其道不正故稱大爵爵大人微如鳥將飛而失其翮也無翮失羽不得適也

測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羽翮不足故非賴也

即前日月逝之意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降下也五爲日中故六爲日失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日稱君子時過將暮故將衰降也

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雖衰猶烈故大也

次七。趹船跋車。其害不遐。七爲失志船車乘載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上故趹跋之不親治正故害不遠也

測曰。趹船跋車。不遠害也。棄治之具害自已招故不遠也

拯溺亨屯之象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八木故稱船爲祖父故稱丈人小子謂百姓在禍難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猶以禮義濟於世也

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濟溺之急唯船是用丈人得之也

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九爲蠶故曰蠶蠶初生有毛爲老故紅桑須食謂八爲九所充故枯在八之上故緣蠶須桑民須食老蠶遇枯故繭不黃食桑者其繭黃可絃琴瑟

測曰緣于枯桑蠶功敗也大而緣走故敗也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難）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蹇卦

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於淵行屬火大雪節陰氣亢極水凝地坼陰極

難之初一日入斗宿十三度

陽生方當龍變度難却而已故謂之難

初一難我冥冥初九將起難却群陰而上今尚在地下故言難我冥冥也我謂陰氣也

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尚在地下故形體未見也

次二凍冰瀆狂馬椯木瀆敗也水而得火故敗二爲馬火中之馬若狂之象椯差也陽在木下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

測曰狂馬椯木妄生也氣遠來復如妄生也

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首居蹇難家性屬火木當是時枝葉摧落復爲火所燥故中堅剛也陰氣極盛陽不發生難非常也

大剛則折故難非常然能堅貞故不傾

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雖爲陰困木終不傾也

次四卵破石卵毈四爲難故稱卵卵在金石之間故破也卵陰物也爲陽所亂故毈也

測曰卵破之毈小人難也卵而毈敗故大也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五爲天位而在難世重門居尊不可得泄故無間也居上隙下下之所衰故不勤也

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重門自閉故中密也

次六大車川川上輆音改于山下觸于川六爲上祿故乘大車上則輆山謂九在上川川重遲貌下觸於川謂車非水物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干兮即觸淵之義

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輆也輆於山川者也

次七拔石砎砎力沒以盡[illegible]此難世也失志之王不可輔正雖當託忠砎砎如石非才所堪故力盡也

測曰拔石砎砎乘時也乘於時難故力盡也

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陰爲石陽氣當上觸陰而進故觸石八爲龍木當用事金克於木故折角

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以弱治剛故非所任也

上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解豸直獸也有疑則以角觸之乃別其曲直也而終爲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

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稟性平直終不曲也

☵三方三州三部二家（勤）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坎卦

陰凍沍懸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內行屬木是時陰氣尤壯陽

勤之初一日入斗宿十八度

從九天當下於泉將甚勤勞故謂之勤

初一勤于心否貞水出於泉而流自川晝夜不舍實勞其心故勤於心也陰當降退故否陽正當上故貞

（…曰不技何用…義）

測曰勤否貞中不正也（水啃也下無常正也）

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中（二火也子在母行毋氏勞苦勞而不怨愨之意悾悾信愨傀君子信愨故有中誠）

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恩勤之意情有之也）

次三羇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繦杖（吾二也二爲三子而見羇角義不犯難故泣呱呱幼者宜襁老者宜杖勤勞之家故未得）

測曰羇角之吾不得命也（更相羇角不得尊者之命也）

（即被情忘食之義）

次四勤于力放倍忘食大人有克（克勝也四爲公侯而在勤家故勤其力放心倍意忘食奉時大人亦不能勝）

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人生右勤以成大人之美德也）

次五往蹇蹇禍邇福遠（蹇蹇乎直也家性爲勤念相勤邺六水近五見克爲禍故近七生於金故遠）

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言所福者遠在九也）

（敏則有功）

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六爲宗廟下之所奉勤苦之世故有成功功成身退近得天福故幾于天）

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天之所助來賢輔也）

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弊（七爲繩故牽牛爲馬牛牽牛不得其鼻而尾者勞弊也）

（順之則逸逆之則勞）

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舍鼻取尾故逆也）

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却（踖踖愬貌爽差也八爲疾病年老抱疾故愬老木稱柴心雖差貳蒙柴自終不貳也）

測曰勞踖踖躬殉國也（殉衛也勤力之家以身衛國也）

（徒勞罔功）

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家性勤九爲終終於勤苦之事舟反上山車反入淵反覆之難故重其勤也）

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車淵舟山不得其所之也）

☰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養）　人玄陽家九金上上象頤卦

陰弸于野陽蘊萬物赤之於下（行屬金是時陰氣盛極陽氣隱藏淵深萬物之根荄使皆芽赤於地下養長使出故謂之養）

（養之初一日入斗宿二十二度）

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水在下爲淵家性爲養養神於淵道德彌盛故茂）

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在於淵中故不外也）

次二墨養邪元函否貞（元始函容二陰位故稱墨火在金行恐見克害故言養邪始見容載故貞終不相讓故否）

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邪於中故心敗也）

（君子仁以育民民如草木之有生意）

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三木也火生土故三爲肥丘木生肥丘根荄見育）

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民蒙君化故光大也）

（肅心利祿非王臣蹇蹇者）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僊僊利用征賈（四爲公侯陽家之陰又稱小人小人而居大位不能以正扁扁若燕既飛且食或得或失僊僊然也兌爲口舌故利行賈）

犧牛衣文繡食芻菽及入太廟求為孤犢不可得即此義

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賴利也志在於利祿也

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五為天位多包稱腹在中為黃陽為白骨能生肉也信不復也

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君而黃中通理得天之心也

次六次次一日三饁祗牛之兆肥不利。六為宗廟次次忩雎不安祭祀不可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家牲為養一日三饁猶為數也是養牛之肥卜之已兆無所利也

測曰次次之饁肥無身也。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小子謂六婦人謂四五為中六牽之也三為虎而四在前故徽猛七為君子六四勞病而七養之馳騁發狂故病

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小子婦人各不相因緣也

歸根之象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壟。六為疾疢小人居之故有鯁害不脫之疾鯁而不脫故毒發也木近於金當見克害害人為鬼故鬼上壟

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疾發鬼見故歸于墳

測復相承終始相禪即以興嗣歲之義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九為金石之精上為星宿星宿之次如歲月相襲新終故相易周而復始後嗣之君復為之初先後相傳終始相扶以道相養轉相迎致百世不遷玄之道也

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終始相養不相越失也

(踦)贊一　屬水　象閏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一水也而次於九者金所生也言玄道相襲不常所終而已故益之以水贏歲之數故有二贊凍至寒而天至高晏至熱而泉至深以北中之凍知天月之熱以早知高氣應然也水王於天建子之月寒而登天熱而入泉以避其害無怍異也

測曰凍登赤天陰首也。凍在天上故為首也

(贏)贊二　屬火　象閏

玄之取義乃象一歲之氣序以立言明天道也

一虛一贏踦奇所生。二南方也盛夏之時萬物所生長而繼之蒼首下者言當養盛晝夜贏虛踦奇其數以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贏虛之所生也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而生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八策以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七十二策為二日故得一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不起四分日之三應得五十有四策乃成之耳故有水火二贊以合歲之日也如此則歲盡於亥及子復生矣

測曰虛贏踦奇禪無已也。陰極陽生更相禪代無窮已也

玄衝第七

中為冬至乃一陽初動處應為夏至乃一陰初動處故以相應

閑為小寒竈為小暑一陰一陽互為其根

干大寒礼大暑差立春當識也

中則陽始。始於子也　應則陰生。生於午也　周復乎德。在陽方也　迎逆乎刑。居陰鄉也　礥大戚。難致憂也　遇小願。求得所也　閑孤。道閑塞也　而竈鄰。養致福也　少微也。氣得寒也　大肥也。陽日逝也　戾內反。二氣乖也　廓外違。陰陽離也　上觸素。物初生也　文多故。須飾成也　干狂也。道不順也　禮方也。事之常也　狩則來。陽氣童也　而逃則亡。物退藏也　羨私曲。行不廣也　唐公而無欲。大蕩蕩也　差二也。不齊整也　而常毅。善常也　童寡也。物蒙蒙寡有　而度無乏。施不窮也　增始昌。萬物息也　而永極長。文武德也

立秋　雨水氣應暑氣　傒為驚蟄氣翕為白露氣　春分秋分相應　寒露清明相應

銳執一。(生不二也)而昆大同。(衆所庇也)達日益其類。(陽氣順也)減日損其彙。(與達反也)交相從也。(二氣泰也)唫不通也。(陰不化陽不施故不通也)冥有畏。(見難縮也)守不可攻。(門戶密也)傒也出。(待時動也)翕也入。(退不往也)從散也。(取其中也)而集聚也。(物用崇也)進多謀。(計所從也)積多財。(物歸載也)釋推也。(物始變也)飾衰也。(不進退也)格好也是。(拒群陰也)而疑惡也非。(陰充陽故惡而非之也)夷平。(物易直也)而視傾。(陰氣息也)樂上楊。(陽出中也)沈下藏。(萬物喜樂陽氣上而清明群類汪沉陽氣而藏蕭殺志玄宮也)爭士齊也。(各自矜也)內女懷也。(人之情也)務則憙。(自勉強憙爲也)而去則悲。(失故卿也)事尚作。(萬物各致其力也)晦尚休。(冬物靜也)更變而共笑。(彼自改故喜而笑也)

清明霜降相應　立冬與立夏相應　小雪小滿相應　大雪與芒種相應

瞢久而益憂。(閒致咎也)斷多事。(平是非也)窮無喜。(多所悲也)毅敢。(果不疑也)而割懫。(因於時也)裝徙鄉。(陰欲去也)止不行。(二氣往也)衆溫柔。(立夏節也)堅寒剛。(亦立冬也)容不可間。(陽親天也)成不可更。(物形堅也)親親乎善。(陽氣仁愛也)闕闕乎思。(萬物察也)斂也得。(物所聚也)失亡福。(惡之府也)彊善不倦。(乾行健也)劇惡不息。(陰凌陽也)誶君道也。(陽氣純也)馴臣保也。(奉其君也)盛壯。(陽氣充也)將老也。(陽之窮也)居得乎位。(物有因也)難遇乎詘。(陽溺淵也)法易與天下同也。(天下之事同法式也)勤苦而無功也。(負舟上山徒費力也)養受群餘。君子養。小人養。凶也。(玄終於養故曰群餘陽吉陰凶君子小人較可知也)

玄錯第八

一陰一陽相待而成又錯綜而言故曰錯

中始周旋。(玄始於中首至周首而旋復也)羨曲毅端。(行不正故曲也毅信其志直爲端也)睟文之道。或淳或班。(淳睟其道班有文也)彊也健。(不休息也)傒也弱。(如有須也)積也多。(積畜威多也)而少也約。(謙不盈也)視也見。(物所形也)而晦也瞀。(世不明也)童無知。(幼末小也)而盛有餘。(氣壯強也)去離故(仙所從也)而將來初。(陰氣窮也)大也外。(陰在中也)而翕也內。(物退降也)対也進。(陽氣進也)冥也退。(見難縮也)而樂佚遏。(物以長也)勤蹶蹶。(勞無常也)達思通。(道相致也)窮思索。(萬物遠也)于在朝。(物始出也)而內在席。(陽藏鬱也)差自憎。(過爲惡也)飾自好。(人所擇也)格不容而昆裕增日益

以臣道輸之　夷難決疑相錯　應度迎永相錯　與新革故

而減日損。馴奉令。(臣所制也)而戾相反。(爭於事也)釋也柔。(物脫枯也)而堅也剛。(下剛以華姦也)夷平易。(氣所傷也)而難頡頏。(非其常也)斷多決。(重以方也)而疑猶與。(當節量也)逃有避。(陽害陽也)爭有趣。(物相貪也)進欲行。(萬物疾也)止欲鷙。(上下違也)廓無方。(不限疆域也)務無二。(心專一也)應也今。(權時宜也)而度也古。(揆不違也)迎知前。(氣相承也)永見後。(事長久也)從也牽。(物趨陽也)而守也固。(不可攻也)礥拔難。(宜大人也)劇無赦。(臣因君也)唐蕩蕩。(公無私也)而閑廔塞。(陰陽離也)更造新。(變刑勢也)常因故。(不改計也)失大亡。(物淪退也)斂小得。(陰聚內也)竄好利。(養無窮也)法惡刻。(王不中也)禮也都。(動合义也)而居也室。(人所歸也)聚事虛。(地上將虛陰所收)

聚眾闘容相錯

也。衆事實。物充多也闘也。皆合二。陰陽相雜故二而容也。成用一。二氣協和而成一上志高。陽登起也沉志下。相思待也交多友。人所敬也唫。少與。儉且吝也銳鏩鏩。進無二也曹剗跙。行不進也親附跳。重宗細也害犯血。不隱親也遇逢難。陰害陽也裝候時。從故鄉也事自竭。致其力也養

此五首不在錯中宋仲子補之

自茲。祿無極也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成者。功就不可易也。成者功之就也

玄攡第九

此有張舒之義

玄者幽攡音離萬類而不見形者也。幽深也攡張也言玄幽深遠故張舒萬物之類然而不見其形也

資陶虛無而生乎規。資取陶養虛空無無形規圓也玄取象天地空虛無形之氣推積爲一以九數得萬數以爲玄形故曰生規天規圓也

攔音闌神明而定摹。攔闌也若手相闌付故字有手也摹數也玄乃闌天地神明之事以定於一運九數其道分明若手相闌付故曰而定數也

以合微總一陰陽之兆

通同古今以開類。古謂庖犧今即隨世玄乃通古今之器開陰陽之氣同萬物之類也

攡措陰陽而發氣。措猶設也謂張設陰陽之道以發休咎之氣也

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判謂純陰純陽合謂陰陽交錯陰陽交錯以生萬物天地之道備是矣

天日迴行。剛柔接矣。迴猶運也天運如西日運如東天日運行陰陽相交以成晝夜

始終死生初無二理

還復其所終始定矣。天晝夜運行周而復始故復行無遲疾度不參差故終始定

一生一死。性命瑩矣。瑩明也生死之道如月之晦明晦明得度天之性命可明矣

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仰觀俯視天之形象地之情性皆可知也

察性知命。原始見終。言當詳察性命天地人之道終始可見也

三儀同科。厚薄相劘。三儀謂天地人科法也厚薄謂陰陽陰濁故厚陽清故薄陰陽相劘以生萬物天久同法而養制也

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圜謂天天動故杌棿方謂地易曰坤爲吝嗇主收藏此之謂也

一呼一吸陰陽合散之理形爲

噓則流體。唫則凝形。噓呼也爲陽唫翕也爲陰春陽之氣流潤萬物之體冬陰則凝滯而成形也

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闢謂開天地晝夜之稱宙猶暢也宇之開闢明暢於天下也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日月往來於天以寒暑成歲也

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謂六律陽爲律陰爲呂物以陽成故曰成物曆謂治曆明時編次歲事也

天命羲和造曆律以象四時

律曆交道。聖人以謀。道謂天地陰陽律以候氣曆以編時敬授民事聖人之咨謀也

晝以好之。夜以醜之。好事在晝醜事在夜醜好遘雜萬物化生也

一晝一夜。陰陽分索。陰則爲夜陽則爲晝索數也夜分爲別以分四時也

夜道極陰。晝道極陽。夜極爲晝晝極爲夜晝夜之極以見陰陽

天道之陰陽即人道吉凶之綱紀也

牝牡羣貞以攡吉凶。陰爲牝陽爲牡陰陽牝牡萬物化生各得其正故曰群貞以張吉凶之事也

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辯別也如此則人道之綱紀炳然有別也

言天日之宜

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巡行也日天錯行陰陽更用事也

言死生之道

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摎謂相摎纏謂纏綿生死即月可知月明生而魄死魄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摎摎故萬物亦纏綿而成就也

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聘求也求取天下之合謂五位相合於五方而運之以成經文

綴之以其類占之以觚。觚法也綴繫之以類謂五行相生萬物之類也占之以法謂經緯之休咎也

唯玄可以覺天下之瞶晦

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歎之也

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穰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畛界也大陸曰阜眇微幽冥也言玄道微妙闇其經界深其根本不語其功幽冥其所以然者以見其弘遠也

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

玄之爲道該括天地

渺然絕人眇矣。皆歎美之言也

嘿而該之者玄也。該兼也兼明天地之道也

根㮣陰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攡而散之者人也。言玄兼天地陰陽之道後世之人必有散而用之也

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稽叩闢開鍵閉也開門叩鍵乃知玄道如人號呼之相應也

況其否者乎。否不也至門叩鍵然後玄應之況於不爲玄者乎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

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道之幾矣。幾近拂除也除惡從善近於玄道

即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之義

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違去也人之近玄亦近之欲去則不能也不言而信默而得其所者莫過於玄也

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言玄爲天下之至用見物而知其休咎玄之智也

達德行達道之謂

視而愛之者仁也。視而愛之是玄之仁也

斷而決之者勇也。言玄而斷決天下之疑是玄之勇也

兼制而慱用者公也。慱大也兼制天下之萬物大爲百姓之用者公無所私也

能以偶物者通也。偶配也配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配萬物牝牡之數通天下之事也

無繫輆者聖也。乎易於世以成聖人之名

達天安命非聖不可

時與不時者命也。（聖人無所繫較於天下而不遇其時亦天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虛空也空無形象萬物由之而出故謂之道道可道法而用之也）因循無華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華更也因天地自然之性無所更改而得其理者謂之德）

公道德仁義而推之富有之大業也

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也。（昆同也同愛萬物無有偏私曰仁仁言愛之及物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敵匹列序也序其彙匹度時宜而處謂之義義者宜人及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秉執也執此四者而施於世人道大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瑩明也明天之功使萬物光明大陽之氣也）

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配於陽也）

行止晦明即陰陽之義知之者惟玄而已

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陽起於子陰起於午二氣迭興故不相知）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玄以陰陽為本非玄其孰能兼知也）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玄者稱物平施之權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使萬物清平者其唯玄乎）

情偽不容並立出乎此則入乎彼矣

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實偽虛離著附也）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盪謂盪濯君子小人較然自見者也）

即縣者權平者衡之義

玄者以衡量者也。（平量天下之事其唯玄乎）高者下之。（謂中首之上九顛靈氣形反之辭）卑者舉之。（謂周首之初一還于天心之辭）饒者取之。（謂中首之次六月闕其悖之辭）罄者與之。（謂少首之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之辭）明者定之。（謂中首之次五日正于天之辭）疑者提之。（提猶正也謂達首之次五大小無迷之次）

總括前卦之義

規之者思也。（謂上首之次三思其珍穀之辭）立之者事也。（謂事首之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之辭）說之者辯也。（辯別也九贊之辭是以辯其休咎也）成之者信也。（不信不立故以成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闢宇謂之宙天之開闔以昭萬物故為神）夫地他然示人明矣。（他猶泰也泰然示人之明也）天地奠位神明通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氣。（奠定也二位定故神通）有一有二有三。（天地人之位也）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統始連屬上下無隅。（殊異輩類區虛隅無也從一至九各自異位故曰九區九區猶易六虛也哃哃復始故曰無隅如圖之象不見龜角也）

指方位而言

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龍虎為東西鳥龜為南北南北為經東西為緯觀察四方以理為色象也）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桼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玄中首初一也極中也日月五星繫于天中也）

曆象授時

以通琁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琁璣斗魁也玉衡其杓也第一星為樞二為琁三為璣四為權五為衡六為開陽七為搖光通其統以達於養皆不失其中如所指之辰也）

盈虛消息如環無端

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圜天方地相研以成歲事非[illegible]故以研言之剛柔之晝夜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相二以成萬物也

盛則入衰，窮則更生。物盛則衰玄窮則變

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天地虛羸或流或止故無常

夫天地設，故貴賤序。易所謂天尊地卑貴賤位也

如日月之代明

四時行，故父子繼。五行相生父子相繼之道

律曆陳，故君臣理。律和氣於上曆正時於下律曆見故君臣之事理也

常變錯，故百事拚。音序錯雜也常謂天地日月星辰也變謂四時變改也常變而不變四時雜亂故日百事分拚

質文形，故有無明。質文見故有無可知

吉凶見，故善否著。吉見晝凶見夜則善不善顯著也

虛實盪，故萬物纏。陰爲虛陽爲實盪動也陰陽相動故萬物纏綿而生

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陰萌於五月陽牙於十一月

寒暑相推屈信相代此理之常

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屈以求伸盛極則衰

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日知所無無忘所能天地人之事也

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靜謂息也倦怠如成其事者天地人之所不能也

故推之以刻，叅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刻漏剡也

晝夜分刻各有定序

以漏刻分日之晝夜晷景度二至之數近覆次序展轉遞通以成歲也

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抽出也緒業也言天地陰陽不可得形而數故推之漏刻度之晷景以見其形以出其業萬物之類至於死生更相連襲也

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音衛廣也包畛。皆大美玄之辭

其道游冥而挹盈。言玄游幽冥之中損益盈施以謙自約也

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各隨其事

以玄象天以天喻玄

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蒼蒼春天之色不稱四時以春爲大也言天仰則見之俛則不見亦猶近玄玄亦近之

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亦謂遠玄玄亦遠之也

古者以夜半冬至一曆元類此

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玄道好謙常自重虛故以未極未至未滿爲近玄亦始於子冬至斗指子夜半時亦子

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玄道惡盈故以已極已滿爲遠玄亦始於午夏至斗指午日中時加午

萬物虛盈生死以陰陽爲盛衰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謂夏至日南在東井萬物向死也冬至日北在牽牛萬物向生也

此以日之由北爲文

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斗指亥子寒氣殺物常禁宿菜故言虛也斗行巳午溫氣長物敷業布枝故盈也

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日之至南行由西方故言右還從東方故言左旋也斗之至南行由東方故言左還從西方故言右旋也

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天地合會而相并謀謂十一月冬至時也陰陽相薄於黃泉之中故曰合謀也

玄瑩第十

此明玄之大體象易之上繫辭

天地開闢。宇宙祏坦。闔天爲宇闢宇爲宙天地開闢以來晝夜相推如星宇之晉覆宙暢於天祏廣而坦明也

天元咫步。日月紀數。八寸爲咫六尺爲步玄起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及步運行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歲故加閏以定四時

周渾曆紀。群倫品庶。渾運也周運律曆應三統之數品物庶類群黨衆盛也

或合或離。或贏或踦。踦不足贏有餘日月有離合陰陽有贏虛天道自然也

天地有開物成務之功而玄以發明之

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假大啗含函容也大哉天地包容萬物開化成務自然有裕於玄道也

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幽謂陰明謂陽言玄終始陰陽之事以表贊天神地靈也

太陽乘陰。萬物該兼。謂夏四月陽乘諸陰故萬物族類該盡而兼生

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九虛九贊之位列貴賤者存乎位九贊成位而禍福見也絓羅猶流離也

凡十有二始。群倫抽緒。始朔也一歲十二月故十二月朔之中群倫各始抽猶收也言陰陽迭興於十二月朔之中群倫各收其業以成歲事也

三才之道非玄不明

故有一二三以絓以羅。玄術瑩之。一天二地三人也兼三材而玄名之以離於九贊之位玄術之所瑩明也

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鴻大也言玄大本起於五行以施九重之位上下相因品物醜類皆在其中太玄之術皆明之也

曆家之旨非玄曷明

天圜地方。植極中央。動以曆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極北極也處天地之中衆星所繫天之變動以曆安之七政日月五星也運周於天加十二辰乃建舒疾得度玄術所明也

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振動也斗衡隨天左回故言進日行右同故言退進動相錯五紀以立玄所明也

立表測景吹灰定候非玄不可

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植立也立八尺之表表立則景施以土圭度之以定二至冬至景丈二尺夏至景尺五寸榆猶寫也寫水下漏審刻知時考知昏明以正中星候司四時動作戒慎以奉時玄所明也

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泠黃帝時伶倫西取竹斷以爲十二管吹而聽之各有寸數聲有大小以應月氣又置深室實以葭灰穀蒙其口以候十二月氣氣至則灰飛也月氣効則百事序以濟萬民無失誤也

經緯相錯吉凶明矣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天長南北而短東西故長爲經短爲緯交錯以成文章故邪正分吉凶見

燃青燃

鑿井澹水。鑽火爇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五美五行之美也水火既有析木陶土鑠金流範資成百體也百體既成民並用之玄所明也

天生五行民並用之玄爲之體

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奇以數陽一三五七九偶以數陰二四六八十也推此演之天下之計可知

奇耦立而天下無遺數矣

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陽爲始陰爲間於子爲律於丑爲呂故言六始六間也協和也陰陽既和律呂以調日月辰極不失數度亦玄所明也

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謂玄有八十一家九贊之位三分爲下中上位有貴賤以表明四海之事也

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辟君也以象一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

大小相制有無相生非玄不可

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箝知休咎。玄術瑩之。遷恕虞爲也言上古無喜怒憂念故蕩然慢易無所思虞瀆泄也無卜筮之事故吉凶交相泄也聖人爲庖犧祈求北作蓍龜卜筮鑽精達微依倚神靈中而爲辭以別吉凶之事也

遂有定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非精誠之極神亦不我告猶矣

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以卦兆之蹤擬之以定所疑測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卦卜既見思慮以決之也二者其以精立乎。二者爲思慮也非精則思慮不定也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蔓蔓混混難察之事也非精誠之至孰能抽散之乎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循因也即述而不作也有所因循而體正自然之事見玄體述陰陽非虛造也

玄之道中而已一毫不可增損

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言隨其大小體不離其本也循其直事故體渾渾然也故不攖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攖去也言述而不作有則循而言之無則不遷所益循人身體不可損益也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其可損益歟。任天之便質任自然所謂質也飾以文采則任乎人人事自有一定之則其可得而損益乎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一一起於黃泉故爲之始在泉之中故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三三者九贊之終故言盡終莫過乎九故言極崇

二二。所以叅事而要中也。（二一謂五也五爲天位叅和萬幾而要以經緯曰中）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務其辭。（以事爲務不尚文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三玄各二十七變故曰多文謂賛辭質省則不多矣）

博以該約約以收博即博文約禮之意

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夫事不伏不飛不要不舒故渾沈以求散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無文無以見質無辭無以見情不可一也）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謂天地人萬物進退之心皆見於中矣）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言冬有不死之草謂有因也根生於木謂有循也焚除宿草謂有革也鷹變爲鳩謂有化也）

陰陽消長此天道也

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益之損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馴順也通貫因緣而順從）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謂因陳以生新改柯以成實）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

因革之理萬物之樞紐國家之矩范係之

革之匪時。物失其基。（時天時也基本也天時有生失其時則物無以生矣）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地利有養物之所恃以紀綱者一匪理則喪其紀矣）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范法也道貴因緣而革之此乃國家之矩法成敗之効事不可不慎也）

陰陽錯縱即從橫之義

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南北爲從東西爲橫）

詩曰橫從其畝即地緯也

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晦明別賢愚也）陰陽曰合其判。（陰陽判合以生萬物）從橫曰緯其經。（經緯相錯以成文章）晦明曰別其材。（別賢愚人材可知也）

別材即表行也

陰陽該極也。（該盡天地莫過陰陽）經緯所遇也。（東西南北在過逢也）晦明質性也。（受之於天不可移也）陽不陰無與合其施。（相須以成歲）

發明陰陽經緯晦明之義

經不緯無以成其誼。（相須以成天地文章之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無晦無以別明也）陰陽所以抽嘖也。（嘖情也陰陽所出萬物之情也）從橫所以瑩理也。（足以明天地之理）明晦所以昭事也。（別賢愚之事也）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昭明也明君國子民之道）

來而不往非禮也無禮其何以立

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此交首次四賛辭禮尚往來相交以禮則得福不以禮則亡）天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

亦惡盈好謙之義

山川福庳而禍高。（山高或崩川高或圮）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醜惡也福極則禍應福兮禍所伏也）

研媸不別善惡混淆何以表人之行別人之材

禍不好。不能成福。（既得禍常奉之以禮故能成也）醜好乎醜好乎醜兮。君子所以亶表也。（亶盡也表章也醜好以別善惡畢見故三言以爲重戒）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

夫福樂終而禍憂始。禍終於樂福始於憂

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有惡皆曰禍。天地鬼神人道莫貴於福莫賤於禍

故惡福甚者其禍亢。甚惡於福故禍亢也亢極也七八皆為禍

彖曰坎為盜夜行也即此義

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為陽夜為陰陰凶故禍多陽吉則禍少也

晝夜散者其禍福雜。散猶雜也晝以別福夜以別禍雜以晝夜者無以紀知其善惡

故禍福雜錯不可限也

玄數第十一

昆侖天地而產蓍。渾淪天地而四分之以為方州部家蓍策生產於中矣

㨰音索

參珍睟精。三以㨰數。參三也珍純也言玄道純睟精微以發幽冥之休咎故三三而索之以成三表

八十一首各有其名

散幽於三重而立家。幽者幽微休咎之事三重方州部也三重既定然後家立

旁擬兩儀則覩事。兩儀天地也玄玄旁擬天地則睹於休咎之事也

麥

逢遭並合。㨖繫其名而極命焉。華更也手有改更故字從手也逢遭並合者晝則逢陽夕則逢陰星時數辭並合乃更繫其名往於玄道而極其事理命之言凶則休咎可知

玄之一書何所不該

精則經疑之事其貞乎。精謂精誠經常也貞問乎常所疑之事問之於太玄而已

故質疑貞之

令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靈假者下假則假借也孚信貞正爰於質問也假借太玄信正之道問已所疑之事於天地神靈也

休徵咎徵以陰陽為準

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太玄之術貴陽賤陰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陰日陰時而逢陰首是謂始咎終休逢陽若中首也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為九贊之辭

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精以信之筮以決之

不占而已矣之意

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若順也不順謂若蚩試苟違不順太玄之道故不筮

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曜明也曾之言則也言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度越也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一二三各三變而為三十六視此之數為策

明蓍策之義

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天以三分謂一二三也因而六之故言終於六成十八也

扮音辨

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陽不施陰故曰不成因此十八立合為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猶并也空地三以下於天天施地成生二萬二千之策三十者三十三也

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艻。艻猶成也合之為十取一以識之為艻中分其餘于左手之二以三搜之以象三才其所餘者并之於左手兩指間以識揲蓍之數也凡一挂再艻以成一方之位通率四位四挂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餘方艻以象閏也

明蓍筮之法

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處下方州部家之數也七八九以成四位然後首名定也

六筭而策道窮也謂餘得七則下一筭得八則二筭得九則下三筭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筭故曰窮也窮則揲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

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逢謂逢卦有所逢遇

思福禍各有下中上謂九贊之位也一曰思內二曰思中三曰思外四曰福小五曰福中六曰福大七曰禍生八曰禍中九曰禍極皆以上下別之

晝人之福少夜人之禍多此之謂也

以晝夜別其休咎焉陽家以陰家之晝爲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爲晝晝爲休夜爲咎

極一爲二一謂天地極二爲三有地則有人極三爲推有人則能推演陰陽

推三爲贏贊贏滿也贊九贊之位推演贊滿於九贊五行之義見已

贊贏入表一五七爲一表三四八爲一表二六九爲一表旦中夕各有所用故贊滿而八三表表者見其休咎也

發明方州部家之義

表贏入家三表久見故以家定家贏入部家位定故以部分部贏入州部分以滿故以州總守之州贏入方州滿故入方方猶常也以常位輔佐天也方贏則玄方滿則入玄玄天也以少制多以無治有故起於天一乃至七百二十九贊復還入於玄明天象也故一辟象於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九州二十七大夫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士象八十一家也玄告曰天穹隆而周乎上立玄以象之而王者法之以制官也

從則吉爲休徵遲則凶爲咎徵

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謂旦筮逢陽家一五七爲一表而皆從者

一從二從三違始休中終咎謂中筮逢陽家三六九爲表二六從而九違者

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謂夕筮逢陽家三四八爲一表三從而八違也

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謂夕筮逢陰家於周首三違四八從故中終休也

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謂中筮逢陽家於中首二六九也二六違九從故始中咎而終休也

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謂旦筮逢陰家於周首一五七也三者皆違故大咎也其無兩違夾一從無兩從夾一違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

此皆八度而言

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四者蹤決之大禮合而論之以多從爲休也

旦則用經夕則用緯經謂一五七緯謂三四八凡占有六等休咎二也不言中者舉旦夕則中可知中用二六九經緯雜用之也

易與玄休咎皆一

觀始中決從終凡筮或先違而後從或先從而後違或三[illegible]也

三八爲木王則爲三廢則爲八爲東方爲春春蠢也萬物不動始於東也

此別五方四時之名

日甲乙日行春從青道在東方屬木故曰甲乙甲取孚甲而生乙之言軋取其柚軋而出也

辰寅卯辰十二時也春爲萬物之始在東方故言寅卯寅敬也所謂南訛敬致卯取其昌牟而生也

日永星火

聲角謂東方之音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清濁中屬木民象春氣和則角聲調也

角亂則憂其民怨

色青春草木生色皆青味酸木爲曲直曲直作酸此也臭羶木之味酸酸之臭淺氣羶

形詘信木爲曲直故屈申也

舉木之所居而言也

生火少陽生太陽也勝土木克土也時生生物莫過春也

舉生九而言

藏脾天有五行人有五臟脾藏色青故在木

俯志俯存也志者所以益春陽萬物日益故在志

性仁[illegible]萬物曰一情喜物長故喜

形於一身者

事貌用恭撝肅撝猶佐也尚書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敬以佐[illegible]也

徵旱徵應也東方陽也陽之爲應則旱爲災也

帝出乎震之謂

帝太昊太昊包犧氏以木德王者

王也爲介於天爲酉 於卦爲震故曰長子 時爲孕字故也 農事之起始於春故曰田 已上爲木之用 鼽音仇揫音秋

神勾芒。木正重佐太昊主東方故曰勾芒物方春勾屈而生四勾芒取其春芒角也星從其位。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類爲鱗。鱗蟲類龍爲之長爲雷震也在爲鼓。如雷鼙也爲恢聲。大鼓鳴也爲新。物初王也爲躁。動欲升也爲戶。出入所由也爲牖。與戶俱明也爲嗣。震爲長男爲承。子繼父體也爲葉。世不絕也爲緒。絲相連也爲赦。雷所懼也爲解。解脫孚甲也爲多子。物孕字也爲出。東方事也爲予。放不制也爲竹。爲草。鬱蒼蒼也爲果。爲實。育春偶陽也爲魚。跳上水也爲疏器。理美通也爲規。陽形勢也爲田。森之討也爲木工。度所由也爲矛。銳如鋒也爲青怪。青隨時也爲鼽。鼻之災也爲狂。象春放蕩性分離也四九爲金。王則爲九廢則爲四爲西方。爲秋。秋揫也物成可揫聚也

於方爲西 於行爲金 於時爲秋 於支干爲庚辛申酉 於聲爲商 商亂則詖其臣壞 以生克而言 明死而魄生也 金生水爲陰故爲雨徵

日庚辛。日行秋西從白道在西方故曰庚辛庚取其改更辛取其萬物皆新熟也百卉坼也辰申酉。亦十二時也在西方故言申酉申取其爛熟酉取畢成可歛聚也聲商。西方之音二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以其次宮故屬金臣象秋氣至商聲調也色白。秋草木無色故白味辛。從革作辛此之謂也臭腥。金之味辛辛之臭淺氣腥臊也形革。革更也金爲從革可鑄化也生水。少陰生太陰也勝木。金克木也時殺。秋氣肅殺也藏肝。肝色黃金之精者亦黃故藏肝侟魄。魄者死之體也秋木歸本故在魄性誼。誼之言宜主斷制以從宜也情怒。金氣剛彊故怒也事言。用從。撝乂。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以治以佐從也徵雨。西方陰也金以生木陰之爲應雨之效也帝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以金德王者

金鉞炎之義 王公設險以守國 鉏音口金石聲也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

神蓐收。謂金正該佐少昊主西方故曰蓐收取其將收斂入於狀蓐之內也星從其位。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類爲毛。毛蟲類虎爲之長爲毉。可以爲鍼爲巫祝。祝說神也爲猛。金剛堅也爲舊。秋白藏也爲鳴。金爲聲也爲門。爲山。金石所聚爲山也爲限。別中外也爲邊。畢星位西方主邊兵邊以限蠻夷也爲城。固峻也爲骨。爲石。皆剛屬也爲環珮。聲鏗鏘也爲首飾。九在上也爲重寶。無以上也爲力。取堅彊也爲大咳。爲釦器。金爲器也爲舂。舂用石也爲椎。剛治作也爲縣。鉤所長也爲燧。金取火也爲兵。金之所作禦止禍也爲械。兵器總名也爲齒。骨類爲角。銳如兵也爲螯。爲毒。辛氣之痛流入之形爲狗。可守吠也爲入。金性銳也爲取。斂入內也爲罕。田獵之世必有兵也爲寇。爲賊。寇賊爲害以金生也爲理。大理官之斷害明也爲矩。矩之於乾取方平也爲金工。鍛治之法須金成也爲鉞。王者之節威不賓也爲白怪。災氣隨時爲瘖。日之哭也爲譜。譜施於人口所由也

已上皆言金之用 丙丁巳午俱爲火故也 徵亂則哀其事勤 命火生土土生金 精一自從府爲仍宮

二七爲火。王則爲七廢則爲二爲南方。爲夏。夏大也萬物皆長大也日丙丁。日行南從赤道在南方故曰丙丁丙取其炳明丁取其丁壯也辰巳午。巳午在南方巳取其巳盛午取其鄂布也聲徵。南方之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色赤。火之色赤味苦。炎上作苦此之謂也臭焦。苦氣泄臭焦烈也形上。火性炎上生土。火滅灰聚則爲土也勝金。火鑠金也時養。養長萬物藏肺。肺之言敷也象火數揚故火在肺侟魂。在魂精氣爲魂也萬物精氣充盈故性禮。禮之言體也萬物體幹已具故以禮明節

炎帝祝融皆南方之神也

於卦為離離有大明之象故文 駮音標

也 情樂有禮故樂 事視用明攟哲五事三曰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智也以佐明者也 歆執南方大陽太陽之

帝炎帝謂少昊小子黃帝之弟神農氏也以火德代包犧而王者 神祝融火正黎也佐炎帝主南方故曰祝融祝猶章也言其章明 星從其位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 類為羽羽蟲之類朱鳥為之長也 為竈火之居也 為絲夏所成也 為網絲所作也 為索網之索也 為珠離為炸火有光明珠又有光明也 為文火顯章也 為駮如火行也 為印信所明也 為綬以文貴也 為書皆火類也 為輕象躁陽也 為高物盛昌也 為臺取高角也 為酒味好若也 為吐吐實極也 為射矢標喙也 為戈取鄂布也 為甲葉自覆也 為叢夏則萬物枝阿那也

已上皆言火之用

羽副則亡其財匱

上善若水

水火不同器以其勝之也

為司馬典於夏也 為禮性所明也 為繩絲之事也 為火工作陽燧也 為刀鍛鑄類也 為赤怪災隨氣也 為盲火主目也 為舒不順睦也

一六為水王則為一發則為六 為北方為冬冬終也物皆終藏也 日壬癸日之行冬北從黑道在北方故曰壬癸壬取其懷任癸取其揆然向萌芽也 辰子亥子亥在北方故其辰子亥子取其滋蓄亥取其荄生也 聲羽羽北方之音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色黑水之色黑也 味鹹潤下作鹹 臭朽鹹之臭浅氣腐朽也 形下水性潤下 生木太陰生少陽也 勝火水滅火也 時藏冬收藏也 藏腎腎色黑也 侟精精者氣之妙也言微陽始生氣精妙也 性智智者樂水 情悲物悴歛悲 事聽用聰攟謀五事

指北方之神而言

付分獸而始徧此其時也

四曰聽聽曰聰聰作謀謀謨以佐聰也 徵寒太陰之應故寒劾也 帝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氏以水德王天下代少昊也 神玄冥謂水正熙也顓頊主北方故曰玄冥玄取其幽微冥取其冥昧蓋藏之時也 星從其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 類為介介甲也甲蟲之類玄武為之長也 為鬼陰所聚也 為祠為廟神之府也 為井水之母也 為穴水之由也 為竇通海隅也 為鏡水所鑒人也 為玉水相象也 為履水行曳地故為履也 為遠行 為勞制所從也 為勞逝不止也 為血浸肌理也 為膏潤萬物也 為貪冬藏閉也 為含 為蟄水多怀也 為蟄物所歸也 為火獵田用火也 為閑塞戶牖也 為盜夜相干也 為司空典冬官也 為法為准水性平也 為水工賦地澤也 為盾扞非惡也 為

已上言水之用

支干皆屬土者

宮亂則荒其君驕

黑怪應氣王也 為聾耳之疾也 為急以潤萬物不可失也

五五為土王為五藏為十不言十者以見九贊也陽舉則陰從重五以見十陰十以見玄也 為中央土行所在經緯用也 為四維寄治四季辰未戌丑者也 日戊己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戊己戊茂也己言起也至此時萬物茂盛抑屈皆起也 辰辰戌丑未土無其時寄治四季此辰是也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者也戌取其悉成丑之言畜也畜養萌芽也 聲宮謂中央土行也宮數八十一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色黃中央色也 味甘稼穡作曰此也 臭芳土之味甘甘之氣洩甚芳香也 形殖可以種萬物也 生金金承於土 勝水土斷於水也 時該該兼也土治中央兼四方四時也 藏心心在中央故藏

形於一身者而言

於土也侑神。神精魂之妙者土兼五方而王精妙如神故在神性信。應時吐生萬物於天下故言信也情恐懼。恐懼之戒出於心也事思用睿擴聖。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以佐睿聖徵風。生氣莫過土故土應風爲効者也

帝黃帝。詳少典之子軒轅氏以土德代炎帝而王天下

中央之神名

神后土。后君也謂土正勾龍佐黃帝王中央故曰后土后土取其君土而爾美也星從其位。北極紫宮大角軒轅之屬中央之宿也類爲其裸。裸爲無鱗甲毛羽人爲之長也爲封。別界彊也爲瓶。陶土用也爲宮。土所作也爲宅。宮之含也爲中霤。宂土居也

爲內事。毋所治也爲織。緯於經也爲衣。織所成也爲裘。取其溫也爲繭。自累貌也

百物生焉皆出於土

爲絮。繭所爲也爲床。人所歸也爲薦。林相依也爲馴。毋柔順也爲懷。萬物溫也

爲腹器。象土之形包容萬物也爲脂。膏也土樹草木滋潤出也爲漆。取土黑也

土爰稼穡此也

爲膠。易柔釋也爲囊爲包。坤爲括囊多所含也爲輿。重且戍也爲轂。象土居中央也爲稼。生土中也爲嗇。主收藏也爲食爲宍。石則爲骨土象宍也爲棺。周人瓦棺陶土之屬也爲犢。牛子爲犢畜土方也爲衢爲會。土爲衢路道四通也爲都。土最大也爲度爲量爲土工。土圭測景以定歲也爲弓矢。土之載物生箭銅也

以上皆言土之用

爲黃怪。災異依也爲愚。不聽外事守愚昧也爲年。自愚昧故年也不次四時者以五事爲序也春分行所出其衡在秋舉夏則冬從未言土而總而成之也

論五行王相之屬

五行用事者王。謂春則木王謂三也王所生相。六王而六相也故王廢。木王則水廢謂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即水廢爲江河水也勝王囚。金勝於木木土故囚金也王所勝死。木勝土木王故土死

他皆倣此

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以各其數清濁別之義已見上

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

其以爲律呂。律以統氣呂以扶陽律呂之始自黃帝使伶倫至大夏之西取竹嶰厚均者爲十二管聽鳳鳴而吹之其六象雄其六象雌故六律爲陽六律爲陰其後或以銅代竹其空圍皆九分也

黃鍾爲氣之元

黃鍾生林鍾。鍾種也色莫盛於黃聲莫大於宮故以爲律始陽氣始種於黃泉萬物得以萌芽也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林君也言陰陽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茂盛也林鍾生太蔟。林鍾六月之呂大蔟正月律蔟奏也言陽氣大蔟地達物也林鍾所生三分益一故太蔟八寸也

太蔟生南呂。八月之呂也南任也呂旅也言陰氣旅進助夷則任成物也太蔟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呂生姑洗。三月之律姑故洗潔也言陽氣精新去故也南呂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生應鍾。十月之呂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也姑洗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應鍾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

生者三分損一三分益一陰陽相生有上生下生之不同者

應鍾生蕤賓。五月之律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蕤賓生大呂。十二月之呂呂旅也言陰氣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蕤賓又上生也三分益

一故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又上生若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

夷則爲傷物之所言物既亦丙泛傷矣

大呂生夷則。七月之律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於上行傷物於下大呂之所下生也三分減一故夷則五十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

夷則生夾鍾。二月之呂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生種物也夷則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也

槩黍定管積灰候氣葭灰冲動則氣至比律呂之義也

夾鍾生無射。九月之律也射厭也言陽究物陰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夾鍾之所下生也三分損一故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

無射生仲呂。四月之呂微陰在地旅助姑洗宣氣齊物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呂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律呂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律應應謂吹灰也

子午之數九。子爲十二月午爲五月九者黃鍾起子林鍾起午九爲陽數乾始於初九也

以十二干相銜者言之

丑未八。丑爲十二月未爲六月亦共衝也故俱八寅申七。寅正月也申爲七月也卯酉六。卯爲二月酉爲八月辰戌五。辰爲三月戌爲九月巳亥四。巳四月亥十月皆以對而數之也

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諸陽皆屬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諸陰皆屬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

此以律呂之分合言之

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并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也八則丑未所謂還得呂而不得聿故或還或否也凡七十有八。律呂之數也黃鍾之數立焉。通其大數

立於此也

權衡度量一以黃鍾爲準

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鍾。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秬黍中者九十枚則其長數也實管以生龠合龠爲合以千二百黍實而重十二銖爲兩如此度量衡皆出於黃鍾也

甲己之數九。子之數九甲爲子幹己爲甲妃故俱九乙庚八。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於庚故俱八丙辛七。寅之數七丙爲寅幹辛爲丙妃故俱七丁壬六。卯之數六丁爲卯幹壬爲丁妃故俱六戊癸五。辰之數五戊爲辰幹癸爲戊妃故俱五

以十二支之數言之

律以定時而實生於時

聲生於日。言甲乙爲角丙丁爲徵庚辛爲商壬癸爲羽戊己爲宮也律生於辰。謂十二時也律所出也聲以情質。質正也以重律之聲正天地四時之情也律以和聲。吹中律之管以調和清濁之聲也

五音生於律必律和而後音成

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晬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皆玄首爲天名也一歲周竟有九言故玄九分之九首則天一用事九九八十一故八十一首周九天也

九地天有九天地有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池。三爲沚崖。崖岸也沚者水渚也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而下有差而別其名

此以玄首之屬而統平行於世措之

九人。人之大倫有九等一爲下人。措隱勿用下愚同位之人也二爲平人。平行於世無官號者三爲進人。進德脩業貴及時也四爲下祿。謂士大夫至公侯也

玄以象三才故以天地人言

五爲中祿。謂天子也五爲土土爲宮宮爲君君居中食祿莫過於天子也 六爲上祿。六爲陰位而尊者莫過宗廟故上祿爲宗廟天子所不敢先也 七爲失志。謂任蕩之王陵高宗 八爲疾瘀。瘀疾也毀人處也 九爲極。位高戒危極於九也

指人身而言

九體一爲手足。二爲臂脛。手後爲臂脛後爲髀 三爲股肱。膝上爲股肘後爲肱 四爲要。在中而高故爲要 五爲腹。六爲肩。七爲暇㗅。謂唇湖也 八爲面。九爲顙。顙須也最在上也

暇音遐 㗅音枯

敦睦九族帝王親親之典

九屬。一爲玄孫。二爲曾孫。三爲仍孫。四爲子。五爲身。六爲父。七爲祖父。八爲曾祖父。九爲高祖父。亦禮九族之序也

此以八卦所爲言之

九竅。一六爲前。一六水也前所通也 爲耳。坎爲耳 二七爲目。二七爲火離爲目也 三八爲鼻。鼻爲氣巽爲風在東方也 四九爲口。兌爲口也 五五爲後。土相依也

序以四時言

九序。一爲孟孟。二爲孟仲。三爲孟季。四爲仲孟。五爲仲仲。六爲仲季。七爲季孟。八爲季仲。九爲季季。九屬一爲玄孫一最在下今以一爲孟孟者冬至起於一故一爲孟所施各有宜或爲大或爲小也

事以作用言

九事。一爲規模。事之始也 二爲方沮。沮將也將有事而自止也 三爲自如。無敢朱施行也 四爲外他。圖造事也 五爲中和。天位尊也 六爲盛多。加也 七爲消。意故散也 八爲耗。疾故耗也 九爲盡弊。弊什也毀耗而極故盡什也

九年。一爲一十。二爲二十。三爲三十。四爲四十。五爲五十。六爲六十。七爲七十。八爲八十。九爲九十。大數終九

以老少言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之義

推玄算。算謂筮所得者不知次第奇偶以算推求者也

家。一置一。謂置一 二置二。三置三。隨家所得之位而置算也

此以方州部家之數言

部。一勿增。部位得一不應下算也 二增三。部二則下三算 三增六。部三則下六算

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

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下算轉相放也

求表之贊。求玄表贊次第之數

置玄姓。去太始策數。姓謂家之姓名大始謂中首假言得應首姓去中首四十一也

減而九之。如應首四十一則減一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欲求應一贊則增一二則增二所求而增之也欲求表數者以三乘之也

增贊。謂所乘得三百六十增一三所求者也

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謂乘應首三百六十半除之得百八十又增一日得百八十一是去冬至日數之晝也

以奇偶明晝夜亦以陰陽明之也

偶爲所得日之夜。奇爲所明日之晝也。君不增大則百八十爲偶故是法首日之夜也如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大率放此也

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已得日數則星在度數可知也以星度除之多盡則其日星度也如應首隨星度除之盡則得非二十九度是其星所在度也

三三三之首以易上元亨利貞之義

囧直蒙酋冥。以二方至二行真物日以生[illegible]名北爲萬物之終故始冥囧重也囧[illegible]

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囧無冬終也萬物藏於黃泉之中無形可名故曰囧 直。

先言冬者即玄首以冬至為始之意

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直殖也萬物乎甲始殖未有枝枚故質直無文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燾載者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酋聚也物已成就有蓄聚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萬物秋始成就有形可蓄聚過秋藏於黃泉故復無形冥昧也

夫物芸芸各歸於根是曰復命此之謂也

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有生於無直者文之素也白受采質文生蒙者亡之主也無生有也酋者生之府也秋而聚春而復生冥者明之藏也明以幽冥自藏

自別生分之類言

罔舍其氣陽氣舍於罔直觸其類觸類生也蒙極其修物可蒙載長無已也酋考其親考成也物咸成就也冥反其奧奧秘也物反於秘奧之中在黃泉也

自循環相因言

罔蒙相極罔無蒙有事相極盡直酋相敕直生酋殺如相約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新故相代出入於冥昧之中陰陽迭循清濁相廢迭更也更相休廢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將來謂春生也成功謂秋收也已用則賤當時則貴賤謂廢也貴謂生也天文地質不易厥位動於上故為文地安於下為質上下相承不可復易

出於無於無出

罔直蒙酋冥五位也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罔之時玄矣哉有形出無形無形見有形禍福所出故言玄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皆可形見故謂之直東方

窮極則通也剝極則復故曰反冥

也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冥矣物生而長於東成於南酋於西入於北故言反乎冥也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言物無形之時裁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言其始於北也天炫炫出於無畛熿熿出於無垠垠限畛界也言天之炫炫熿熿其所出彌遠不覺其界限

有翕則有發散

故罔之時玄矣哉重美之也是故天道虛以藏之以虛藏有動以發之以動發靜崇以臨之以高臨卑刻以制之以剝殺萬物也終以幽之幽終萬物於北淵乎其不可測也言其深也曜乎其不可高也無以尚也

有出机必有入机

故君子藏淵足以禮神君子謂五也藏身於罔而盛於東帝出乎震故禮神也發動足以振衆振動也動衆以東謂觸其類也高明足以

君子法天以立事

覆照謂正位於蒙覆照天下制刻足以竦懼刻殺萬物於酋以竦懼也幽冥足以隱塞亦謂法冥而行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蒙酋冥謂上五事也

發明昆侖旁薄之義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為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群類也因或人問而答之賢人用思慮念養萬物群生醜類與天地同也昆諸中未形乎外言同在天地之中未見於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幽獨以致憂樂不堪不勝者也神戰于玄何為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陽為吉陰為凶二稱小人陽升陰退故吉凶見小人之心雜不戰無以別善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虎雲而知龍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虎性

其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之偶易故謂賢人

引易龍德中正之象

暴猛故識虎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雲興雨降故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非賢者之所作謂聖人作而何以理天下之萬物觀此事而使物同也龍出乎中何為也曰龍德始著也。三謂也帝出東方倉龍用事故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謂冬盡則春也亂不極則德不形。陰為亂陽為德十月陰極而冬至陽生也君子修德以俟時。君子謂陽也修德於黃泉候春而興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為庸也。庸法也首始也尾終也言君子終始不失法也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為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謂四也以陰處下當歆以奉也以無為有因緣自虛言小人皆不能

車馬有乘載之義故取以證

君子濡弱謙卑亦以虛者益之自滿者損之理也

爾故大受性名而無辭辟也。故否。陰宜因緣而便大受故否日正于天何為也。曰。君子乘位為車為馬。車軨馬駼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為主也。五為君故稱日正于天午為中亦為馬為車軨轄繫也駼尾結也言君子在位乎中繫轄以結尾以理天下萬機故利為主月闕其慱音團不如開明于西。何為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林。山殺瘦。澤增肥。謂六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月滿則闕故戒之也言當自虛如水之性以淵自大木以枝茂故消其枝山以高俊故殺瘦澤以卑下受山之破故云增肥猶君子虛己以受人者也賢人覩而眾莫知。言眾人所不知賢者已見其事者也會會之包何為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

君子任以六人義以利物之謂

居二小人每相反如比

達則兼善窮則獨善所謂昌也良也

倦動之時鬼神於是乎各保其正

陰陽相薄故交戰

眾。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包貞。謂七也夏長秋殺長之謂仁殺之謂義故疾不義不仁不義天地所不容也一者水也包萬物於內以行四時以正之故曰水包貞黃不黃何為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謂八也黃中也不黃故失中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九贊之位君子在玄則正。玄冥幽隱正身不惰在福則沖。福謂富貴之位常自中虛在禍則反。禍為凶荒之處反身修德不治小人在玄則邪。以幽行惡在福則驕。富貴則驕慢在禍則窮。遇禍故窮故君子得位則昌。昌大其治失位則良。不苟欲也小人得位則橫。以恃勢位以自恣失位則喪。如亡其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長乎。覆敗也言八雖處上之中以木近金故相敗也顛靈氣形反乎為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九謂極上上極則墜故顛氣上形留故相反惡安也氣形分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凡為君子正其終身保其正秘時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阻難也蒐為陽體為陰氣形分離則鬼神絕遠孝子雖存之難復覩矣賢者懼。小人怙。言賢者懼將衰落小人怙以恣老以恣也昆侖旁薄大容也。言天地無不容神戰于玄相攻也。謂陰陽對龍出于中事從也。萬物之生順從於事庳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于天光通也。月闕其慱損嬴也。月滿則虧酋酋之包

此以中九贊之義

大易窮神知化之謂

法乎則也。得其正也 黃不黃，失中經也。經常也 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窮上反下，極陽反陰 罔直蒙酋，贊群冥也。言萬物在冥昧之中，而四德贊之也 昆侖旁薄，資懷無方。天地無常方也 神戰于玄，邪正兩行。陽正陰邪，兩行於天地也 龍出于中，法度文明。龍陽氣在東為文，在南為明 庫虛之否，臣道不當。否而不通，故不當也 日正于天，乘乾之剛。乾天也，日正明於天處魁剛之中也 月闕其傳，以觀消息。闕為消，傳為息也 酋酋之包，指任乎刑德。以德任刑，以刑任德 黃不黃，不可與即。事之不正，不可即就 顛靈之反，時則有極。極於九也 罔直蒙酋，乃窮乎神域。神域幽冥也，言之四美足以助於幽冥也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

太玄經　八卷　七十七

參天兩地裁成輔相大君職也

即大易合德合序合吉凶之義

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辟君 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非君無以斷正之也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參事而君之，各得其所也 仰天而天不倦，晝夜不休 俯地而地不怠。生長萬物 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君子象天自強不息，豈有倦怠乎，古今無也 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窮神知化 掘變極物，窮情。掘盡也，盡變動之事以窮物之情也 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挻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言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動不失其所也 視天而天，順而法之 視地而地，視神而神，不敢違也 視時而時

性有剛柔遇有順逆事有吉凶數有多寡

玄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是不同挨總括而釋其義

時其冥也 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逆。從上四視不從順之，言當於何而入逆也 ㊉玄之贊辭也，謂九贊之辭也 或以氣，五行之氣 或以類，觸類而長 或以事之骫音委 卒。卒終也，骫委曲也，事之委曲而終者也 謹問其性而審其家。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也，審其家性以知休咎也 觀其所遭遇。謂吉遭遇晝夜陰陽星時數辭 劘之於事。劘謂切劘，以知萬事之休咎也 詳之於數。詳審 逢神而天之。神為陽也 觸地而田之。土地有磽确，故觸類求之而為田也 故首者天性也。謂八十一首所說陰陽變化之事，盡天地之性者也 衝，對其正也。中應相對，是其正也 錯，絣也。絣雜而說之者也 測所以知其情。測其深淺，其情見也 攡張之。攡散其事，張大其業 瑩明之。以瑩明朗其義也 數為品式。揲蓍休咎，五行施為

太玄經　八卷　七十八

即夫降下民所有恒性之謂

即書之五事也

上曰衣下曰裳取以象乾坤之義

除戎器以戒不虞之象

品物緘藏為其式法也 文為藻飾。質朴其道，藻飾其文 掜擬也。準擬其事，取象而作之也 圖象也。以事不可知，故又圖象其形以機之 告其所由往也。告示所由來往之要 維天肈降生民。肈始降下也，言天始下生此民人，當以法成教也 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動言視聽思此五者，皆當以法則成矣 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誠有不威，掜擬之經。經常也，五刑之法有常無赦，誠□不畏擬以常，□可赦宥 垂消為衣，襞幅為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掜擬之三八。三八為木，取其枝葉覆被之象，擬之以為衣裳也 比札為甲，冠矜為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掜擬之四九。四為金九 取金之剛利以為甲戟，備豫不虞，以威不欵之人 尊尊為君，卑卑為臣，君臣

假于有廟之象

秉天之時因地之利所以作稼穡

歆俗酒醴祀百神樂尸賓也

變更冝民之象

詩曰受天百祿降尔遐福此也

之制上下以際。棿擬之二七二七為火南方為礼礼以別尊卑故有君臣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棿擬之一六。一六水也北方太陰也耗空也荒虚也空虚之地若鬼神想象無有常故無禮制祭祀失度是以聖人之為制典春秋冬夏以時祭之也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棿擬之五五。五五土也時奉天之時盡地之力以生五穀酒食是義取之於土也古者寶龜而貨貝。自虞以上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萬民以賴。自夏以下棿擬之思慮。非思慮之明不能轉易也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祿。棿擬之福。非福祿之至則国祚不開爵秩不行故取三福之象越隕不令。維用五刑

玄統八十一首如一人統群辟也

經緯相錯以成文章

君子以發號施令

盈虛消息各愜其宜

棿擬之禍。刑出於禍玄有三禍故取象也秉圭戴璧。臚湊群辟。棿擬之八十一首。臚傳湊至辟君也群辟諸侯也執持圭璧也謂諸侯朝見於君如八十一首繫於玄也棘木為杼。削木為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煥。棿擬之經緯。棘廡也杼廡柚員以為經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經緯相錯共成其織故取象也[illegible]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棿擬之八風匏笙革鼓竹簫簴木柷敔土塤金鐘石磬絲琴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和天下和調也風為號令將和天下故能八風而調八音也坎為廣莫艮為條風震為明庶巽為清明離為景風兌為閶闔坤為涼乾為不周所謂八風也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棿擬之虛羸。彙類也人道正萬物理各得其類天也虛羸人所成也日月相

禮樂不相沿所謂莫同也

撣音揮

易所謂知微知彰也

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耦異氣。父子殊面。兄弟不孿。帝王莫同。棿擬之歲。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或合或親故曰相斛星五星辰北極也轉相觸犯有流有行知時變也音以聲律律以和聲次第差列奇耦陰陽氣節不同故曰異父子異顏故曰殊面重生為孿孕不重逆故曰不孿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莫同歲運四方周而復始無時留滯故取象也嘖。以牙者童其角。撣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棿擬之九日平分。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則平故曰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才力相分故牙者不角翼者兩足無翼無角材以道德天之三私如平九日無餘分也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棿擬之晷刻。荒謂虛荒蕪之地此四句太玄之奧秘晷以知遠刻以考隱故擬之

此明晝夜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此明四時

此明五位

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棿擬之晝夜。逆謂逆知流順謂順得其事也幽明難知柔剛難慮晝以知陽夜以知陰故擬晝夜以逆知微之事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棿擬之天元。索數也上數天下數地天地設位各有度也醜類也往述往事也來述來事也天有四時遵之而行無或改造更作遵類而長之三統一元天之太始故擬之也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棿擬之囷直蒙酋冥。胞謂胞胎也天地之所包養變法易度久而不已往來始終不失其本周直蒙酋冥示四方之玄本五美之所成故擬之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防川為水檢德為行範法以正

言者正相匡維之言也言正則無擇。口無擇言也行正則無爽。爽差也水順則無敗。以柔不犯難也無敗故久也。長久不已無爽故可觀也。行無差二可觀采也無擇故可聽也。可聽從而行之可聽者聖人之矩也。矩盡言無以加之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孝經容止可觀聖人之德故可觀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長久之道無加於天地也是以昔者群聖人之作事也。群聖人謂庖犧以來諸迷作之聖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

仰以觀象于天俯以觀法于地中以取則于人

中擬諸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也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

天下之理備矣

五經括矩。醜類也言天地函匱包有萬類合日月之明五行該有其類五嶽宗有太山四瀆長

先大川五經隱括其矩法天地兼含有之天違。地違。人違。而天下之大事悖矣。三者皆違故悖逆也

玄圖之旨卽易下繫之義取象玄之形體以立言

一玄都。覆三方。始圖之形也方同九州。方有三州三三而九共九州也枝載庶部。庶衆也州有三部部數轉多各有枝別故曰枝載分正群家。部有三家八十一家故以群言之分於陰陽以家正之也事事其中。包有萬事在玄之中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陰爲夜也質正畛界營營域也言斗晝則不見惟夜可以取正故曰日月轉在於營域之中各有畛界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沈隱也陰陽之交隨時隱伏而四時潛易不得而見故言隱潛五行伏行。六合既混。混同也言五行王相休伏於時六合混同可得而論不可見也七宿軫轉。西有七宿四七二十八宿言七者舉一面也運用於天轉

四時若其序五行安其軌

旋東晁也騆幽推歷。六甲內騆。九九實有。騆順推諜也歷順從六甲差次度分八十一首實有之也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孔甚幽微也言律呂微妙候氣諜上歷數度伏匿皆甄紀也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贊謂七百二十九贊之辭圖以見玄之形象贊辭載其功見其休咎之事也

曆律之理微妙莫測

天玄之旨

始哉中羨從。始哉者玄之初始謂天玄也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一日半百卉權輿。

天爲生物之始

乃訊感天。卉草也權輿始也訊詰也言百草之始生如相告亦同感於天也雷椎㡚口感切窴音淡輿物旁震。震動也雷以動之㡚窴由內也正月之時萬物之生者尚在曲句之中雷震驚蟄出之故言與物旁震

雷出地奮豫

寅贊柔微。拔根于元。贊佐寅敬也謂正月建寅之時萬物尚微弱柔脆故敬而拔舉其元於泉壤之中長生而受元氣也東動青龍光。

離于淵。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龍潛於淵須時當升故言光離於淵推上萬物。天地輿新。推極也極出也出上萬物而長之於天壤之間莫不始新矣

待時而動之義

中哉更睟廓。謂地玄也在人之中故曰中哉亦三天名也更首斗指辰謂三月也亦百二十一日半也象天重明。主睟則入四月純乾用事故曰象天重明

地玄之旨

雷風炫煥。與物時行。此謂春夏之時震巽用事故曰雷風光曜萬物故炫煥隨天而行故曰時行陰酉西北。陽尚東南。酉聚也此時陰皆聚於西北而陽滿於東南也內雖有應。外觝亢貞。觝合亢舉也內應謂陰也大陽之時陰伏其內而應乎外以合陰陽舉正萬物龍幹于天。長類無疆。龍諭陽爲幹故言龍幹于天陽氣幹舉萬物觟類而長南征不利。遇崩光。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終哉減沈成。謂人玄也在天地之後故

子爲一陽之始午爲一陰之始陽而南征其光不耀故不利

曰終哉天亦三天名也歲首斗指申謂七月也亦主百二十一日半

人玄之旨

天根還向，成氣收精。天根謂冬至牽牛一度天始於北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北故言天根還向到春及夏布散天地之精以成天氣

地載哉有庶生之義

閔入庶物，咸首艱鳴。閔閉庶衆也言秋故收復精神萬物咸相萬物戒終首艱苦而悲鳴

深合黄純，廣含群生。黄純謂十月純坤用事坤爲土其色黄故言黄純坤厚載物故曰廣含群生

泰柄雲行，時監地營。泰謂太極也柄謂斗柄斗柄所指也順時而運如雲之行也時謂四時周而復始監於地營域所極也

邪謨高吸，乃馴神靈。邪謨不正之謀雖邪不正也謨謀吸取也有不正之謀甚高遠故當録取而正之以順神靈也

天清地寧人安物阜謂咸貞也

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奠貞。奠聚也謂上下通也該兼也上下旁通於天地之間萬物人道之功業成聚於正

天甸其道，地杝其緒。甸之言挺也杝音侈也杝謂施

一陰一陽乾坤之義

大之也緒業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地則施大其業於下陰陽錯雜以生萬物也

陰陽雜廁，有男有女。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陰陽錯雜而有男女也

大體圓故動地體方故靜

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圓矩方 規動周營，矩靜安物。營運轉也方不危也

周營故能神明，晝夜不休以神明也 安物故能類聚。物以類聚歸安平也

絪緼天地錯綜人物玄之時義大矣哉

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聚以爲富神明之故貴

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天地人三者俱謂之玄玄天也故以天名也

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三者人倫之大綱俱行於天也

所謂六位也

玄有一道。玄所用一道分用三

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以三轉相成四位也

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

本易六虛之義三變而爲九虛

重，三重謂一一一二一三以三成九玄之九位也 極爲九營。營猶虛也

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經常也本同末離微少長蕃天地之常也

旁通上下，萬物并也。旁通謂九謂旁通於八十一首上下謂方州部家升降於四位也

九營周流，終始貞也。九營周流謂七百二十九贊終而復始不失其正也

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天根十一月朔日冬至終竟十月也

羅重九行，行四十日。羅猶布也布有九行行四十日半不言半者就成數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日有半爲四日半故分數不齊天地雖爲安也

誠有内者，存乎中。陽氣尚閉於內故存於中天也

中者玄首之名

宣而出者，存乎羨。羨天生十二月訖正月萬物始萌出故言宣而出之也

雲行雨施，存乎從。從天主正月訖二月萬物生雲雨之所滋潤故在於此

準之象

變節易度，存乎更。更天主三月上旬訖四月中旬萬物華實變也

珍光淳全，存乎睟。睟天主四月中旬訖五月下旬萬物成寔而純茂也

虛中弘外，存乎廓。廓天主五月下旬訖六月上旬言是時陽伏於下萬物猶未衰故火盛於上也

削退消部，存乎減。減天主七月上旬訖八月中旬是時萬物衰落從減削也

象損卦

降隊幽藏，存乎沈。沈天主八月中旬訖十月上旬言是時萬物已成將當降隊而益藏

冬爲藏物之府百物歸根故曰成

考終性命，存乎成。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是時萬物已益藏氣至是當復羨生於上中故言終其性命也

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九贊之位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陰陽消息天地之計也

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反者是復陳之也陽主於子子則十一月也陰終於十月其變易可觀見也

子爲一陽故曰陽生

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

午為一陰故曰陰生　陽氣數暢條達有福象焉　五位乎中有君道焉　以相生曰福以相尅曰禍

可見也。陰起於五月陽終於四月乾消坤息亦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故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生陰陽莫如子午也西北則子美盡矣。陽起於子而終於午西南尚有微陽故西北則盡美矣東南則午美極矣。陰起於午而終於東北尚有微陰故東南則美極矣故思心乎一。思為思內故思心乎一也反復乎二。二為思中故可反復者也成意乎三。三為思外思可反覆故成其意也條暢乎四。條遠也暢道也四為福故可通也著明乎五。五為君位思至其德著明故可以行君事也極大乎六。六為福大故極大也敗損乎七。七為禍生故敗損也剝落乎八。八為禍中禍之所中故剝落也殄絕乎九。九為禍極故殄絕也生神莫先乎一。玄始於一玄道生神故生神無先一也中和莫盛乎五。

陽氣發生始於一盛於五窮於九　一盛一衰相為循環而禍福因之　此自祿位宮谷而言

倨勮莫困乎九。倨勮勮也九為禍極故勮困也夫一也者，思之微也。思始於內故微也四也者，福之資也。資猶資也四為福始故資有以為福也七也者，禍之階也。三也者，思之崇也。六也者，福之隆也。四五皆為福故六隆厚也九也者，禍之窮也。禍窮於九二五八，三者之中也。九位之中二五八為三者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修善以致福故福往行惡以受禍故禍承之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為宮也。九虛九位也闢闔也九位闔設有善有惡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各隨其事而宮谷之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一為下人二為平人三為進人未祿位故貧賤也進德修業故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四為下祿五為中祿六為上祿故富貴尊高也

此自消息相禪而言　以陰陽對待言以相禪不窮言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有離合之道焉

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七為失志八為疾疢故離咎九為禍極故犯災五以下作息，一息至五五以上作消。六消至九數多者見貴而實索。謂六以上者居上而數多故見貴高亢有悔故衰索也數少者見賤而實饒。謂五以下也居上而數少故見賤因以息進故饒也息與消糺，音久貴與賤交。言消息相糺錯貴賤相交更代也糺督也疢也禍至而福逃。更相避逃幽潛道卑，亢極道高。一與九也晝夜相承，晝為陽夜為陰更相丞順夫婦繫也。如夫婦之相丞繫為室家之道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終生於始始生於終如父子之相繼續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日月之行有合有離君臣之義不可則去孟季有序，長幼際也。際接也人道之有長幼蓋取之孟季之相周接

除日不足以成歲非晝夜不足以成日　此指方隅而言　此指經緯而言

兩兩相闔，朋友會也。一六合北三八合東二七合南四九合西五五合中志同者相合朋友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不晝不夜無以為日無陰無陽何以生物晝數多，夜數少。夏至晝漏六十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多也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日為君月為臣君常光明故臣常有闕退也君子道全，小人道缺。有虧損也一與六共宗，在北方也二與七共明，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在中央也玄有一規，謂天象也一矩，謂地象也一繩，謂南北為經也一準。謂東西為緯也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南北為從東西為橫

順天地之道也擬諸其神明。准擬神明之道而作之也闡諸其幽昬。幽昬者闡而大明也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若上之說則玄之道皆可觀察見之矣

此偶易之策而言

玄有六九之數。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於五十有四策策用三六。三六十八蓋取一一一二一三二一二二二三三一三二三三之數合以為十八策儀用二九。儀正也正之以二九為三十六玄其十有八用乎。初取象於三六而正之以二九分而計之皆十八故言玄以十八為用也不正言十八而言二九者玄之辭也泰積之要。謂泰積策而要數之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謂天地人各十八合五十四也并始終策數。以始於十八并天地人之數為七十二也半之為泰中。中分之故名為太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律法也以三十六策七百二十九贊由之而生也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太積。積其太數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

踦贏二贊所以象歲之閏也

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玄自天推一晝一夜於七百二十九贊為晝三百六十五為夜三百六十四不周顓頊歷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歷日之半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所以不周者以陽數贏陰數歷也故玄虛贏之分為二贊以滿玄數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之有踦滿猶年歲之有閏月也玄以陰陽為本故兼該顓頊太初二歷踦滿二贊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歷也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

發明章會統元之旨

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

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二十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焉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原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

此玄告辭告者謂叮嚀誥詔以覺世也

玄生神象二。玄天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二者天地也天地之神不可見唯象二儀而神玄也神象二生規。規者象天之形規生三摹。摹者索而得之謂三玄之義也三摹生九據。九據九位也天地人各三變三三而九故有九位也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謂天玄也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謂地玄也

一生二二生三所謂天地人也

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謂人玄也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中終。天玄三變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地玄三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人玄三變下欽上欽。欽音袷出入九虛。欽猶合也下合上合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出入九位之中小索大索。周行九度。度居也九居即九虛也陽稱大陰稱小小索謂二四六八大索謂一三五七九周行於九

可見可形則非玄矣

虛之中也玄者神之魁也。魁藏也言神藏於玄之中也天以不見為玄。以其高遠不可得而分明故以玄妙言之也地以不形為玄。地之廣遠不可形別亦以玄言之也人以心腹為玄。人之心腹不可忖知猶天地之高遠故總以玄名也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十月純陰用事陽氣在下鬱然於中故十月之中夜而精氣變化也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此義

與黃泉。隱魄榮也。魄者萬物之精體而未變者也十一月時陽氣在黃泉之中與藏其體然後榮華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人含思慮故以爲與藏也天穹隆而周乎下。穹隆天之形渾天之謂包有於地下也地旁薄而向乎上。旁薄地之形人暮暮而處乎中。暮暮音民暮暮衆多貌居天之下地之上二者之中也天渾而撣。撣音揮故其運不已。撣猶移也渾淪而運無窮也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遲。隤猶安也安靜以生萬物暑往寒来無遲疾也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言人順四時而不違可以長生無窮匱也天地相對。日月相劇。劇音㦰劇之言會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天地生故相對而成萬物也山川相流。水出於山而流於川輕重相浮。重爲輕根浮於水也陰陽相續。四時錯行往来不窮尊卑不

通論五行五位四時之奥

相黷。天尊地卑不相褻瀆是故地坎而天嚴。天成嚴於上地洿坎於下月遄而日湛。遄疾也湛舒徐也月日行十三度故疾日行一度故遲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壯大迭更也私虎王相更迭用事故不俱壯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昱明也昴則登乎冬。火則發乎夏。登成也昴星中爲冬火星中爲夏南北定位。子午之位陰陽之府東西通氣。木王則金死氣應相通也萬物錯離乎其中。錯雜也謂相雜離於天地之中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尅。玄起於一故一爲德德謂出機刑爲入機五謂五行相生尅也五生不相殄。殄絶也謂相生無絶已也五克不相逆。更相尅害不相忤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如世系之相續不相逆。乃能相治也。如上下之相治相

積餘爲閏積閏成歲所以補天之不足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實也。各實其位玄日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玄書日及斗者以其常滿常指也月有虛羸常取其施以補不足大小遲疾無常故不書嵗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寧安恙著也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病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月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年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月有長短隨年所病而償之故曰天償之陽動吐。陰靜翕。春夏爲生長府其動也闢秋冬爲收藏府其靜也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陽主出機故常饒陰主入機故常乏道則然也天彊健而僑蹻。僑蹻謂動作也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天之運旋一晝夜而一周天故曰饒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爲南

即易彰往察來之義

太陽陽故爲夏北爲太陰陰故爲冬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以望晦別小大之代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經之於無已也。晦而月見西方爲朓朔而月見東方爲側匿此即變也日爲雄月爲雌聖人觀變會之次序以經於天也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拑之於將來者乎。鴻大綸率也言玄大率天元而婁拑著求於將來之事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爲鬼神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所謂神妙莫測也者神遊乎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冲。四時天地是名六宗魂魂多貌言六宗之神衆與萬物生長循能常自冲虛而況於人乎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一沈在黃泉之中故曰下九交接於天上故曰上曲而端。散而聚。端正直也曲得其情故正散布也布而聚

天之於美也，不盡於味。五味令人口爽，必美其道，故不盡其味。大也不盡其彙。彙類也。舉端而已，故大。上連下連，非一方也。上下連續，非一方之事。

推天以驗人，推人以驗天。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也。

遠近無常，以類行也。獨類而求，不嫌遠近。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玄之辭多非爲繁，少非不足，取其中適以明仁義。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天地有施生，人道有仁義，推人以知天道，法天道以明仁義。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逾邁，行過也。推明晦而知日月運行。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盪，滌；彌，大；陶，化也。言歲歲相盪滌，天地大化萬物以生，謂之神明，神而明之，故不窮也。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玄本天地之元，由之寔難；世俗之末流，從之則易。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玄包羅天地，總綜萬物，有祖宗父子君臣夫婦之道，故別而言之，以明忠孝大義。

忠孝乃立身大閑，故篇終揭而言之。

實告大訓。忠孝之道，玄特昭揭以示人。

清靜經

先天大道章

一念未起，無生無滅，本來清靜，及一染著，始境損貴，牢懷卻昔，促之猿矣。

所謂大道，坦然乎無，名強立名者。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天地未分之初，昆兮侖兮，曰希曰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所謂無聲無臭也。及太極始判，一生二，二生三，變化滋生，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兩儀奠位矣。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爲體，日月爲用，日月自然運行，不離大道，大道亦不離日月，日往月來，二曜始貞明矣。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此謂玄生萬物也。蓋道，理也；物，氣也。氣非理不立，理非氣不行，長養即根柢品彙之謂。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道既無形無情無名，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既不可道，又安可名，既不可名而又曰道者，強而字之耳。

造化自然章

真性自明，頑心自滅，濁氣自散，真氣自生，在人澄清之何如。

無始子謂太山根地，穩置物徒，風吹盡皆，人之植本周也。

動自靜中，必清從濁。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混濛未判，何清何濁，何動何靜，及天地生育，日月運行，萬物化生，始有清濁動靜之分，指氣機言。天清地濁，天動地靜。天氣輕清上浮，地氣重濁下降，所以有清濁也；天體圓而運行有度，地體方而敦良厚止，所以有動靜也。男清女濁，男動女靜。所謂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清濁動靜，法天法地，一陰一陽，剛柔之義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本即玄牝之門，萬物之母也；末即萬物之形質，所謂卵生濕生胎生是也。降流之者，即生生不息，化化無窮，是也。萬物非道不生，而昧本逐末，所以日落貪嗔境界。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此承上有清有濁、有動有靜說來，又示人以澄清習靜本根。蓋清不自清，必澄濁乃可以求清；靜不自靜，必止動乃可以入靜。所謂源也，基也，如水之有源，植之有基也。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心洪然

裡來動靜兩無礙即便出塵埃可相發明

慾念室慾之功不可不講

無欲何須遣處心不必澄本來無罣礙動靜自相應最可發明

若水澄然不波與天地相爲流通何等清淨但能對境離境居塵出塵不着聲色不執有無爲緣截斷善惡兩忘則常清淨在我矣悉皆歸者所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全神合道章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上士勤而行之以道制欲以理御情故幻身滅幻心亦滅幻心滅幻塵亦滅此神常清而心常靜也一涉塵根便落魔障以物交物牽而擾之淆然日濁轇然日動何能清且靜哉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慾即前所謂動也濁也遣者驅而去之所謂不着境不滯空者盡入心之不清靜者內欲爲之障礙也驅而去之則欲淨理還人氐天定外境既徹內境自空心有不靜神有不清者乎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能遣欲澄心而神清心靜外止其境內止

釋謂在慾無慾豈有慾無慾有慾豈能遣大相發明

三際求心不可得都緣無事可思量無心之謂也

能知幻體非真體便是元初妙色身

無垢子謂明月蘆花

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感即心是境即境是心自然塵根業障不生矣不生即滅也六慾三毒即指人身六賊而言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纏情縛識萬緣染着所以六慾猶生三毒未滅也見遣欲爲澄清止靜之本不可不着力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內觀者迴光返照之義返照於中一念不起萬境俱空無念之念可與忘我可與忘忘無所忘即心無其心之謂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斬斷情根識竇至內忘其心外忘其形無色相無我相無人相一切形骸總成郛廓又何形之有道本無形而我亦無形則與道爲體矣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物與我原一體遠而觀之物亦我我亦物何物非我何我非物種種色色竟成幻滅又何物之有三者既悟。惟見於空。三者即前心形物也既了悟無障則無心之心乃名真心無形之形乃名真形無無之無乃名真無

雖別辨直須天曉自分明蓋指悟言之也

情忘念滅性天自見砂漉花出水不染淤泥所謂清寂無垢染寂靜一壺天也

所謂迥然一物無顯出本來性是也

非空而何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空之一字最不易識倘真士雖能不着於物不知一日圓明是莽蕩空雖不着物不知動靜來去謂之頑空錯見境界識透不過謂着相空本性蒙昧貪愛染着謂輪迴空執着有謂之有空執着無謂之斷間空一切有形無形有相無相總屬空也以空遣欲欲既不生和空亦無空既無矣和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寂然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此乃知空識空不落其空知無識無不墮有無是名真空真無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靜中境界定裡精神杳兮冥兮自有無窮真趣慾既不生吾性中一物不着澄然湛然真靜在我既得真靜動用之中須是應物不昧盖人性中萬物皆備而順事無情普物無心則真性得矣常應常靜。常清靜矣。中有定主心不逐物事不礙心如如自然

此後有爲化衆生名爲得道雖悟之者可傳聖道四言結之不錄

雖動而應物真常不動作如是見者自然澄徹常清常靜無動無濁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道本無物必須本性上湛然澄徹方可入道能入則便得矣此與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相似漸字又有許多入道工夫在裡面雖名得道。實無所得。得之一字亦是強名盖大道無形執相即錯若謂實有所得亦不足以爲道何以故盖得道之人自知自覺覺無所覺知無所知是名真忘忘無可忘得無可得是名真得如啞人

賢愚見識章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此即君子無所爭意但夫子所謂無爭者在渾人己物我而兩忘之此所謂無爭者在和其光同其塵濡弱卑下不與人爭也惟不爭故天下莫與爭下士則執着自是

不施勞不伐善所以居而有之也若下德則有厥善喪厥善矣一墮執迷使落苦海欲登覺岸難矣

全無覺照不捜已過好彰人失所以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上德即上士也有而不恃爲而不宰不自矜伐所謂不德也下德之人自矜自夸凌世傲物所謂執德也惟不德是以有德惟執德是以無德

執着之者不明道德

道本非有非無不可執着若起一念萬念齊生念念相續迷而不返安所窮已所以道德終不能明

修真之士晝夜磨煉刮去塵妄磨之又磨煉之又煉直至色空俱泯方見本來面目

應顯無方章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

真與妄每相反故真乃妄之邊妄乃真之際妄外無真真中絕妄離妄則謂之真也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知覺皆妄也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真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行迷之則着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

妄心不止便生種種差別因緣神爲心役心爲物引縱三尸之識盛爲六慾之擾擾甚至涉識途觸禍機落鬼趣未有不起於妄者豈得不着物耶

古有棠蓋飄風易復上故枝難之句謂失真易復真難也

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

既然着在物上必有貪求之心貪求不止必惹煩惱煩惱之心都從妄想中來妄想心生見境生情聞聲動念種種色色何由解脫

憂苦身心

此都從貪求煩惱中生來既有妄念迷而不悟悟而不省必至爭名競利染着萬緣內外交傷身心憂苦矣

只因貪假相失卻自靈光便是此意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

落生死道入輪迴路便是此等境界

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既墮慾境便沉苦海一沉苦海便失真境必欲還真

無垢謂返本還源處消滅得自由謂其悟也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

非妄復無妄不可也此脩真之士所以常滅妄心不滅照心

得悟道者常清淨矣

悟即照心也自得與深造自得一般清者一念不起之謂淨者靈臺無物之謂照心常存見徹種種色相皆屬幻境一塵不染了了如如常清常靜真常得矣

清淨經終

文始經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鬪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達天知命窮神知化乃名合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也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若有相憂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不交於物或哯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辨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混四者[illegible]名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

非彼為彼非此為此不以此為彼不以彼為此彼不礙此此不礙彼是名入道

道在吾身不假外求矣

實忘異名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府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一矣所觀愈大所歧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乎昧者不知耳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

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

忘物忘我是名真忘忘无可忘是名至道

以不得道故不失道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與道爲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爲盂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亦不射出覆盂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爲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盂之下果何物耶學者毋以爲未嘗置而射之

以物觀道何道非物以道觀物何物非道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須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它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推之不見其始引之不見其終道何窮也扎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

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方

一法執著終爲境界

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修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無不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同身道既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耳不名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人羅爲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語死也

既欲聞道無聞者逆不厭而聞是名真聞

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於人天其可有所爲有所執乎故爲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與死於夕

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

無在而無不在無有而無不有者道也

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其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爲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爲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若以言

言無所言行無所行學無所學識無所識是曰至道

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

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弃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爲之甚難也。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

知斲輪之旨，則可了了於道矣。

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勸勸辯正，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視而笑識。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智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智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

天非自天，有爲者天；地非自地，有爲者地。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無我相故忘我，無人相故忘物。

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胡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

苟離于寓，道亦不立。寓者在己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哉。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寓即旅泊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含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

即玄同之意。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曷嘗以己與之。

天無私覆日無私照聖人無私好惡

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姸有醜而日無厚薄聖人循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循日也而物有姸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孰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

聖人化而不執化固渾其迹天下莫能名

守之以信聖人之五常亦循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則賢哲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

道惟自悟豈易出以示人

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求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道本無爲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子孫惟其不可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外物外觀之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和之九同其塵以其銳剉其紛即此意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臺是則繼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寂乎澈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出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爲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心困焉而不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

庚桑楚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此謂乎

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鵜居而鷙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真狂真愚也哉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一作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循足以感絲桐而聲為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豈物哉

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思而未嘗思時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聖人易無體神無方所以變化不窮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唯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與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所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澄然湛然常清常靜能物物而不物于物所謂神神也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乎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乎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為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為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於物物我相持則神應之故為鬼所攝者或能端異或知吉凶其人微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聖人之心能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散一息於萬有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日斂何嘗斂散何嘗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為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為鑑矣

意者心之所之故名不以識意為先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足也夫火本無體雖燎爇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盡因根塵取受紐習而後生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

不離於物而亦不着於物所謂無物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致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云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即异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自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来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典天地之本源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絶思斷念心如土木者異矣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苟遇卓絶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益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典可相發明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知乎此則何者為物何者為心哉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為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為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為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識無恃尓所謂利害是非尓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尓利害心愈明則覩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尓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手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

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方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粱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柂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

攀縁計著展轉相因譬之海本無浪因風起浪風息則浪滅所謂意識滅七識亦滅也

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盗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来日無識殊未可卜及至来日紛紛想識皆縁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胃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

戀無所變覺無所覺塵根智隆超然解脫真常存矣

見物內不見情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胸中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于角中則畫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識想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妄情認黍為僕認王為石本妄識也而能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印於心府河謂沵智涘知呼泚則知變識為智之說矣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

聖人之心澄然常寂事物之來如浮雲之過太虛爾

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欻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渾而泯之唯一灝洧大常者存焉爾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夫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為母心為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

鑑性空也如妙不能淆此可類推

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情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著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偽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者亦偽之則變識為智而忘之矣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

纏情縛識使之塵墮塵塵淺淺法法成差必能不役于物哉

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

一念不生 萬緣俱寂 何有於傷

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因識生情因情着物物来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来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既為氣矣既為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来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炁名為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後哉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

不着塵根 不落智障 可與忘物 可與忘我 可與忘忘 忘無所忘 是名証道

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為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聖人仰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陰陽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着事即着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

此上有鈴 首牛背鈴 亘怪夢寺 語紿之

所役而不能逃也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或者不循聖人之意而執之不已夫執之不已見者疑乎信乎以為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以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偷彼矣以為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執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諭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亦矣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

神依形生 精依炁成 不雕不殘 松柏青青

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炁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為主中品者以炁為主下品者以形為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炁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為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為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為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溷者形半清半溷者氣夫以至溷之形循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炁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為之惟其忘而已矣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

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形而形不味而味天地萬物可為我我可為天地萬物

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蓋形氣之外別有物焉主張是維持是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汝津自嘗心攝念自揆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是以聖人皆偽之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人身一五行互行一陰陽陰陽互藏其宅五行互為其用

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鉛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成之稟爾偏於火者為羽偏於金者為毛偏於水者為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數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

非種種幻相封著相似一切法如幻者

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枯龜磁石舟車鐘鼓皆物也焉能有為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為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至物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天通地之間一氣耳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痾覺觸者為我之有且瓜與髮伐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吸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妄對真而言妄去則真還矣

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炁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全實土以火勝水之說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以為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

用雖終日言行施為不害其為無我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烝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烝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循且不化况吾之非烝者乎何謂非烝烝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烝則一而不化也

人身毛髮膚體曾一身不與天地相流通戕聖人忘物忘我任天之使所以不化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眾人皆一作能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眾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迷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

天下之事變何常聖人順應不拂

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為殺殺極則化為生而况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為非恩化為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峨而化為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為積怨之山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讎乎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古之善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

神妙不測之謂道惟神故實所謂誠精而明也

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尔靈從何来聖從何起今馬能於今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来無今其往無古而影往察来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来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而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蓍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天下之道非萬非一非一非萬何物何我何我何物渾渾淪淪不可執著執之者敗

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為五精火達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

土滋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其物必其數必其氣徒自勞尓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藏智於愚不智而智養辯於訥不辯而辯養勇於怯不勇而勇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始為是偽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尓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

文始經　九卷　二十六

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無我相無人相所謂色無其色空無其空者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尓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不見而見是為真見不聞而聞是為真聞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內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以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禄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摽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念不徵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濫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天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謀今之事當以今之

知其黑守其白知其雄守其雌即此意

所謂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愚而用者

文始經　九卷　二十七

事為師如吾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其式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于天在我何致固必哉若大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圓尓道方尓德平尓行銳尓事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立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

和其光同其塵即此意

文始經終

即靜為根之義

洞古經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動者應椒也無動者抱元守一歸根復命也故經云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至靜不動也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本湛寂感而遂通不得已而後起隨椒接物妙用無窮去智與仁故循天之理淡然無極而衆妙歸之神歸則萬物云寂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抱冲守和真氣氤氳萬物皆長生也知和曰常心使氣曰強強者堅強壯老死之徒也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生氣絕神逝九竅百骸変滅塵土也更何疑之人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以虛養虛以實養實何以故忘形養氣忘氣養神忘神養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神氣冲神寧靈根深固故成生長久視之道也默而悟之我

常清常靜天地同流矣

自識之至道之玄不假外物而得默默昏昏無應無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隨萬法可以全生可以復本也入乎無間無間者無有也是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圓通無礙應化無窮遍滿十方時時運動無有間斷也不死不生玄珠燦燦今古常明萬物混成法法平等非靜非染無始無終故曰不死不生者也與天地為一天道清虛所以能長地道寧靜所以能久人能悟理達其妙道致虛極守靜篤恬惔寂然不為萬物之所累清靜無為可以與天地為一者哉忘於目則光溢無極五色亂明令人目盲色者彰也色色者未嘗顯何謂也法眼圓通明照十方三界觀物無物觀空不空視之冥冥杳杳之中獨見曉馬靈光充塞無窮極也泯於耳則心識常淵五音亂聰令人耳聾心是清淵本自湛澄是非言語美惡聲音皆為妄情僞物飄風驟雨動擾心源神室不靈若能泯絕是非不受於中無聲之中獨聞和馬然後可以聽玄歌白

知無所知覺無所覺忘無所忘[illegible]妙有矣

雪陽春仙音之曲凋也兩機俱忘絕衆妙之門聲色雙泯動靜兩忘聽之不以氣視之不以神是謂太玄之妙虛曠之窟深之又深而能物馬神之又神而能精馬無為之為不知而知靈明曠徹廣大寂妙無邊際也虛純純全全合乎大方物我俱忘有無不立昏昏默默杳杳冥冥無邊無際非外非中其游無端其出無方亡有萬物不可為象混成無方隅也溟溟涬涬合乎無倫[illegible]則為元精用之則為萬靈舍之則為太一放之則為太清無相無名至尊至貴迷之則凡夫悟之則聖賢天地之大我之所維古今聖賢得道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雕琢萬物淬及群品不亦難乎萬物之衆我之所持宇宙在其手萬化生其身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聖人直說妙道普現吾光惟恐後世凡夫不信疑惑大發謙辭若言不書其理以語為弊惡外訛之說也

無象無体即無始之始所謂真也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故曰心澄朗照法身長存慧燭不明道豈容載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滋榮群品人能安靜和暢實飛堅固玉漿香美真水下降滋養妙體返老如童孩不善乎全真相濟可以長久水火既濟現現相守鉛汞相凝鍊成大藥結就金丹燦爛光輝無幽不燭純白入素無為復朴長生不滅沒身不殆號曰真人者也天得其真故長天得純粹不雜之道則故能覆蓋群有包羅萬象歷劫清凝鑒物無私不言而應妙用無窮高虛長遠大無不包久而不易也地得其真故久地得其真則育養萬物深根固蒂安靜無為乃長久也人得其真故壽死而不亡者壽但世人悟其真趣得其妙元與道合真沒身不殆同其聖賢令後代祭祀不輟何以加此馬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

五味濁口五臭薰鼻聲色聵塞耳目取拾滑心使性
飛揚迷情徇物念念相嬰使心智遊乎外鬼神入其
內是非寵辱亂擾靈源與物相兩相磨終身疲役區
區業網而不知其歸可不悲乎身適美厚錦綉羅紈
意迷邪見顛倒妄想至於窮年不知天命喪已
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可不哀哉

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內本清靜光明虛白見耀奈何受染萬緣

不生返照飄飄一性之散沉沉萬劫之迷難省真身
還於別蛻迷其真源喪其內也萬劫輪迴生死海中
不能超度甚
可哀憐矣

洞古經終

四通八達無所不然是名大通

大通經

先天而生。顯諸仁 生而無形。藏諸用 後天而存。所存者神 存而無體。易無体神無方 然而無體。陰陽不測 未嘗存也。運化不息 故曰。不可思議。妙用無窮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先天無形之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遺即後天無體之義然無体故運化生成而無窮也 寂然不動而 靜之為性。感而遂通 心在其中矣。動之為心。見物便見心 性在其中矣。無物心不見 心生性滅。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 心滅性現。如空無象。大象無形 湛然圓滿。滿通上徹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靜為之性之義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動為之心之義性本靜非心則不見心本靜非動則不見因物見心潛心見性性寂知天是謂通也苟或心隨物轉性所以忘也故曰心生性滅設若潛心入寂性所以現也故曰心滅性現蓋性如虛空動與不動常寂見與不見常明一切物來相撓如片雲點虛空相似大清還受點也無既不受點則湛然圓滿我之性天亦復如是 大道無相。故內其攝。於有。養其無象故常存 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無所用心心故常存 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無為則無不通 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我不逐境境無于我 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我不立塵塵不染我 致靜不動。致和不還。慧照十方。虛變無為。大定大慧大明

大通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即大道無象之義無為其所不為即真性無為之義內無相則如如自然外無為則廣大悉備對境忘境何魔之有居塵出塵何緣之有緣息性靜魔息心和圓明普照神變無方也

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定以心言觀以慧言定体無念慧照無遺定慧等脩故名定觀

定觀經

夫欲修道。先能捨事。進趣之心名為脩道一切無染名為捨事外事都絕。六塵為外事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更不染著名為都絕無與忤心。境不來忤心即無惱心不起染境則無煩心境兩忘即無煩惱故名無與忤心然後安坐。攝澄煩惱名之為安本心不起名之為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慧心內照名之曰內觀漏念未除名為心起前念忽起後覺則隨起心既滅覺照亦忘故稱除滅了心不起名之為安覺性不動名之為靜故稱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衆心不起妄念悉忘亂想不生何有貪着故曰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晝之言靜夜之言垢垢靜兩忘無有間替故名不替唯滅動心。動心妄想分別名曰動心覺照祛之

定觀經　九卷　廿二

一落塵根便生伎倆纏情縛識奚能靜已

故名為滅不滅照心。慧照常明無有間故名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心不起一切心名空心一切無著名之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若取一法即名着相心不取法名不為依照而常寂故為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蹔停還失。言習性煩惱難可滅除蹔力未成蹔停煩失也去留交戰。百體流行。心起染境境來牽心心境相染故名交戰妄念不息百非自生名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蹔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定心不起則契真常一念不收千金遂廢少得靜已。初得清靜正慧未生故云少得靜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四威儀之時也涉事之處。諠閙之所。見一切諸法為涉之處起一切諸心名為諠閙之所也皆作意安。息亂

覺而無覺空而無空乃名真定

歸寂名為作意恬淡得所名之為安也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諠。其志唯一。有無雙遣寂用俱忘萬法不二名之唯一若束心太急。久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偏心執靜名曰束心心外見相名為顛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從定發慧名為放任定慧齊融名曰得所自恒調適。定多即愚慧多即狂定慧等用名曰調適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諠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空而常用用而常空得本元寂故為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諠無惡。強來就諠。習塵勞須制御不可縱逸以無事為真宅。見本性空寂故為真宅有事為應跡。慧用無邊故為應跡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心本

定觀經　九卷　卅三

此後有數言似涉幻境總之

清靜猶如水鏡照用無礙萬物俱現名為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諸法性空寂無無所起故為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急求知見真定乃亡貪着諸相故云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心體寂靜妙用無窮故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了無分別名之不用韜光晦跡故曰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寂照齊融故云雙美無極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前念不生故云無覆後念不起故曰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宿習並盡名曰舊業日銷更不起心故云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籠。一切無染故名無所罣礙解脫無繫故云迥脫塵籠

定觀終

玉樞經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一墮塵根於迷見從何以入道故首示以入道之門

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 大道汎兮無形無情入之有門守之有要用之有摳故首揭以為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妄去則真還真還則誠復入道之門也默即默識之默道不可以知知言言冥會道真故守道之要也柔濡弱謙卑之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以道為體以柔為用也

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 即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大勇若怯者

夫如是則可與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忘 如是即指誠默柔三者而言謂如是則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諸形形無其形遠觀諸物物無其物近觀諸我我無其我既忘我矣則無色相無我相無人相渾我物人己而忘之矣非所謂忘忘乎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 止者安其所而不迁之謂知止即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之義守即執守之義所謂執天之行是也謹則守之固也微對顯而言即知微之顯之義

壁壁涉疑法法成差本來面目昧之又昧奚以至道故教之以忘忘於忘忘即所謂兩尚非有何有於道哉

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智全能知止則泰定安 微者顯之幾既知微則光輝發越慧性日通所謂生也聖智之分以始終條理而言知謹則聖無不通智無不照所謂全也太即天君太然之謂定即知止而後有定謂非他岐所能惑也安即靜而後能安非情緣識境所能搖也

泰定安則聖智全聖智全則慧光生慧光生則與道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無可忘無可忘者即是至道 此繳上言其相因之效心之坦然為泰心之有守為定心之不搖為安發之為聖知之為智融之為慧燭之為光既登此岸則照無所照覺無所覺幻身滅幻心亦滅幻心滅幻塵亦滅非滅非幻非幻非滅所謂忘無可忘也至於忘忘非至道乎

玉樞經終

心印經

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所謂上藥也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此三者性命之本合則為一分則為三總有分合死生便判 神 元神性之真也乃天真自然之神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氣元氣也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所謂精依氣盈也精元精也非感合淫泆之精也精之在体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所謂保精以養元氣也

恍恍惚惚杳杳冥冥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

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無為龍為汞陽之氣也有為虎為鉛陰之質也汞因鉛結鉛制汞伏無質生質孕育玄珠始乎片餉工夫故曰頃刻

回風混合 混合即是攢簇五行和合四象也

履踐天光 所謂泰宇定者發乎天光虛室生白是也

呼吸育清 當萬慮俱泯之時神居混沌默為造化之主宰一呼一吸悠悠

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裡花開滅意春即此象

綿綿任其自然久之其息漸少而繫於命蒂乃與天地橐籥相合生化清陽以養玄珠及乎大丹既成則兀然自住是名真胎息

出入玄牝若亡若存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即此謂也

綿綿不絕固蒂根深 鼻引口吐不可安排悠悠綿綿任其去來神不可離於氣氣不可離於神不縱不拘無令間斷吸歸於蒂呼不出喉凝氣合神凝神合氣變化真精以養靈汞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人各有精 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精則一也精精華也

精合其神 神炁歸根身心復命龍蟠虎踞金伐木榮乃得神火噴花鉛金吐液皆元精之變質滋靈汞而化神神入真胎矣

神合其炁 此論神火之本也木中火起火中水沸水中金獻真土制之金液成矣

氣合體真 得前神火以鍊金液命曰還丹方號玉胼鍊質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不得其真皆是強名 還丹

此後有三品一理妙不可臆苦言總之

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神水華池即鉛汞合鉛汞合即玄黃感玄黃感則至寶出所謂真也若不得其真而強立之名終屬岐徑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金精之神成乾健之體蹈水火貫金石起出五行之外是為真人

神依形生精依炁盈

形軀者神之舍心臟乃神之藏循人之有屋舍屋舍中有房室也神依泊形以生於精氣以合命也精依炁則育育而盈炁依精則氣凡而升神依炁炁依精三品一理妙不可言也

不雕不殘松栢青青

松栢之所以不雕殘者炁實而脂盈也松長羣而成幹栢無花而結實雖隨元炁發生然未嘗衰減真炁也所以不改柯易葉而長青也

心印經終

五臟之所取給如食資於厨故云五厨

五厨經

一氣和泰和

一氣者妙本沖用所謂元氣沖用在天為陽在地為陰和交和為泰和也則人之受生皆資一氣之和以為泰和然後形質具而五常用矣

得一道皆泰

言得一者內存一炁以養精神外全形生以為居泰則一炁沖用與身中泰和和也

和乃無一和

言人初稟一炁以和泰和若存和得一則和理皆泰至和既暢非但無一亦復無和不可致詰矣

玄理同玄際

玄妙也理性也此言一炁存乎玄際和理出其性性脩反德而妙暢於和妙性既和則與玄同際

不以意思意

意者想受也言存一炁以和太和者慎勿存想受以緣境識炁當凝神湛照令杳然空然使和暢於起念之前慧發於忘知之後聽彼闕者則吉祥止矣若以意思意想受塵坐令焚和焉得生白

亦不求無思

但不緣想受則自發照慧照慧之發亦不自知若知求無思即渉想受

意而無有思

內存一炁但令其虛虛即降和和理自暢雖則不緣想受納和強假意名既非境識所存是以於思無有老玄曰用其光復歸其名

是法如是持

如是內存泰和泰和之法和暢則是法皆遺遣法無住復何所持以不持為持也

莫將心緣心

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蹤也正受則發慧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於中心正於內內照清靜則正慧湛然鑒明而塵垢不上淵渟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謂之常心若以心得心緣心受染外存諸法內無慧照常心既喪則和理亦動

還莫住絕緣

夫以心緣心則受諸受若正受失慧自得常心慧心既常則於正無受何苐為緣既無緣心亦無緣絕湛然常寂何所住乎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一

心在莫存心

慧照湛常則云心存於絕無住故曰莫存心照既不將而隨迎心緣則無絕而無住矣

真則守真淵

真者謂常心慧照清靜不雜也若湛彼慧源寂無所染既無知法亦無緣

所謂淨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是也

無念之念　生無生相　住無住相

心則泰和含真本不相離故云守爾　**脩理志離志**　理者性也志者心有所任也若絕外境受此心也則性受也言脩性者心有所注但得徧照若外塵已絕境識無注離形去智同與大通性脩反初圓照無滯內外俱靜玄之又玄則離於注想矣　**積脩不符離**　上令脩性離志則內外俱寂無起任心亦無空心坐忘行忘次來次滅若積聚脩習不能忘泯起脩一念髮引千鈞內照既搖外塵咸起則與彼離志不相符合也　**志而不脩志**　若心無所住則何由漸悟必因所住而得定心故云志也不脩志者明離志而不積修忘修而後性定則寂然圓照　**已業無已知**　因心注而慧業清靜故云已業內忘諸已外忘諸物於慧照心無毫芒用則於已業自忘知故云無已知　**諸食氣結氣**　夫真炁凝結以和泰和和一皆泰則慧照常湛令口納滋味以充五臟身聚泡沫載其形生受體於地凝涎於水稟熱於火待息於風四緣結漏皆非妙質故緇涅一氣昏汨泰和令生想受則動之契識矣

即心惟境　即境惟心　意境靜焉　和保合　和之道

非諸久定結。　言人當令泰和含一無所想受守真常湛則與泰和合體今以諸食結氣故非久定結也　**氣歸諸本氣**　四緣受識六染生獎地水火風散而歸本根識既染則從所受業也　**隨取當隨洩**　取者受納也洩者發用也夫想有二受業有二應隨所受納業用其徵若泰和和一則一炁全和致役虛極謂之復命復命得[illegible]受濟業能生慧照慧照湛常一無所有則……諸

護命經

護命者保護身命之意

無空有空無色有色無無有無有有無有終始暗昧。

不能自明畢竟迷惑。　大道之始本無形無情無名因氣化生物一分為二遂有形有情有名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執著幻形為有昧了本來之性道本不空執着為空道本無色執着有色道本無形執着有形道虛真有執着無有以此為有妄心不信真道不知其來不知其去是以終始暗昧迷惑矣

昔謂行到水窮山盡處鳥啼花落一般春此矣

不有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為有非無為無非色為色非空為空空即是空空無定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即色是空即空是色　此言形非長有不可認形為有人性虛靈亘古亘今不生不滅不可以性為無也大道清虛本無其色不貪迷其色也人神含妙主宰萬機本無其空不可固執為空也非有為者言人不可貪生厚利為我之有也非無為無者此言人物之生一身一竅一物一太極造化妙理無不在人一身不可棄我之有而為一無者也非色為色者此言大道冲虛無物不貫天地神明無處不存本無形色之可覩不可執其非色而為色者也非空為空者此言成道之人变化自在胡物常存本來非空而實有不可執着為虛無也空即是空空無定空者此言大道無形变化莫測生天生地生人物豈有定空之理色即是色色無定色者天人以眼不色眼若能覺之得色觀色廻光返照了徹心空色皆無也即色是空即空是色者蓋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凡有所相即是虛妄所謂諸相非相也

所謂空空本不空色色即非色者

若能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為照了始達妙音識無空法洞觀無礙入衆妙門自然解悟離諸疑網。不着空見。　不墮頑空不着邪見唯存一心湛然常寂了了真空

無有障礙所以入衆妙門獨露本来所以不着空見清靜六根斷除邪障清靜者虛心實腹也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斷絕也除去也邪障一切塵勞色慾也言人清靜其六根絕去其邪障内不出外不入自然神清氣靜六根安寧邪障斷除矣

護命經終

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臍下三寸為氣海亦為下丹田亦為玄牝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脩道者常伏其氣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内神炁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即為内丹不死之道也氣從有胎中息神為炁子炁為神母神炁相逐如形與影胎母既結即神子自息即無炁不散矣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身者神之舍神者身之主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去炁散安可得生

所謂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者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虛心絶慮保氣養精不為外境愛欲所牽恬淡以養神氣即長生之道畢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所謂意是炁馬行止相隨欲使元氣不離玄牝即先拘守至神神不離身炁亦不散自然内實不飢不渴也若欲長生神氣相注相注者即是神氣不相離之謂蓋人能使元炁内運陰炁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可覩長生矣心不動念

胎息乃假說之名實内外也

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本是一體之物及生下為外境愛慾所牽未嘗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常泯絶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来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任矣勤而行之是真道路脩真之道備盡於斯勤而行之便入真境

胎息經終

龍虎經

乾坤動靜之相乃脩丹大旨

神室者丹之樞紐衆石之父母砂汞別居 神室象乾坤能收日月之精氣以爲金液神丹故謂丹之樞紐參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門戶是也真鉛生於天地之先爲萬物之父百昌之母故謂衆石之父母參同契曰衆卦之父母是也砂汞本無形質隱於真鉛之內得太陽純一之精方能顯化於神室之中故謂別居也

出陽入陰流曜二方列數有三枝象水火 陽自子而生出於地上歷丑寅卯辰至巳而陽極則青龍日之精曜於東方陰自午而降入於地中歷未申酉戌至亥而陰極則白虎月之華曜於西方也青龍白虎二物皆因朱雀之氣薰蒸而成質故有三人也大丹自起首以至丹成真鉛神室之外只以水火二象爲之非有他物相雜也

制由王者武以討叛文以懷柔土旺四季土德以王

提劍偃戈以鎮四方 制令也猶王者出令以布四方也武剛猛火候也文柔弱火候也猶金鼎堅備神室密固初進柔順之火以來陽和之氣令住鼎室之中未行剛猛之火金液須欲迸出爲坤宮所拘遏晉精於內以成造化猶國有叛逆之民被王者防制有方革心聽命故不能迸逸也土德者戊巳真土也真土者真鉛也真鉛能召至和之氣歸於中宮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之氣不得真土終不得成金液也土居中宮故稱黃帝和氣隨四時而生萬物皆有之神室爲和氣之主旺於四季能收攝日月之精華歸於鼎中不使流散於外也參同契曰土旺四季羅絡始終是也

坎離二位乃水火根本分之爲二合之則一

坎離數一二南北獨爲經故冠七十二石之長 天一生水於坎故一數主之也地二生火於離故二數主之也北方陰極之所而生陽氣之始歷子丑寅卯辰巳而終巽南方陽極之所而生陰氣之始歷午未申酉戌亥而終乾陰陽二氣皆從子午爲發生之始終故南北獨爲經者也真鉛先天而生氣後天而成形故爲衆物之長還丹之根蒂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若非自然其何以合

剛柔有表裏陰陽稟自然金火當直事金水相含受

雌雄併一體用之有條理 乾陽爲剛坤陰爲柔互相包裹配合神室使陰陽自然之氣日月施化之精輻輳金胎而結神藥也外則水火頻施內則金木常交木汞生青龍之體金精長白虎之胎萌芽漸兆金木留形神室之內金火既交之久而神水自生於母胎之中以至丹成子母兩相慕戀金水自然滋養也雌雄亦龍虎乾坤日月陰陽坎離夫妻水火男女也雌雄相雜則變化精氣爲物也若用之得理則發生自然也

變化既未神終能復更始初九爲期度陽和准旦暮

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握日月開鑪鍾此之謂也

周歷合天心陽爻畢於巳正陰發離午自丁終於亥 九脩大丹須一月而成若火數不准鼎器不密則神精降少金液結遲須還一月也參同契曰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是也每遇晦朔之夜于時陽火將興便名地雷復卦陽爻生坤初九爲下也自子至巳爲早爲旦自午至亥爲暮爲晚旦屯卦直事暮以蒙卦直事也屯蒙二卦以直一日十二時也爲大丹之體象也一日兩卦一月六十卦初則屯蒙終則既未同契曰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巳是也陰符自午而降至亥爲陰極而陽火復生於子也參同契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是也

水火各一方守界成寒暑東西表仁義五行變四時

如是則陰陽互用順三一而得其理 水陰也寒極於坎火陽也暑極於離各守一方而成冬夏也參同契曰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是也東方屬木發生萬物之所故謂之

金液之方不出天地玄象之中

仁謂之喜西方屬金肅殺萬物之所故謂之義謂之怒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変春夏秋冬而正四時之象參同契曰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是也若四象之數不失其時則陰陽之氣順水火寒暑各得其理

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設位者列雌雄相合之密也變化為砂汞砂汞者金土二用二用無爻位張翼飛虛危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獨居不改化歸中宮非土不可制也包囊衆石為丹祖宗

立神室象天地天地定位則日月之光曜其中矣參同契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是也神室有上下兩釜以應天地也參同契曰天地者乾坤是也設天地乾坤二位上釜象天為雄為乾下釜象地為雌為坤使上下兩釜雌雄之際配合而為一也參同契曰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是也砂汞者

日月魂魄只在坎離二位更無別物

金土之二用也立爲麗法乾坤金母居中三才備具則生靈汞也砂汞乃坎離水火為乾坤二用參同契曰易謂坎離者乾坤二用是也張翼飛虛危者乾坤也日月也日月升降火水抽添不拘爻位張翼南方離火之位虛危北方坎水之位參同契曰二用無爻位周流遊六虛是也上下亦無常者水火往來神室之內不常定處也化歸中宮者若火數抽添有理則時時化入中宮而為金液也參同契曰幽潛淪匿升降於中是也中宮神室以真鉛制造故稱土德也包囊萬彙為金液祖宗也參同契曰包囊萬物為丹祖宗是也

有無相制朱雀炎空紫華曜日砂汞滅亡。有者虎也無者龍也

云參曰金已無斉言陽氣也以曰金為中室而未能自生変化因水火升降運轉四時乃得成丹若目空器而制有也朱雀乃神火薰蒸於下神空之內金液從火而生也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是也紫

真鉛实金丹父母汞汞祖宗化生萬物实由於八

華日月之精英在神器之內能化金華而現日月之光或變靈而示龍虎之狀照耀器內化為砂汞一消一息一浮一沉隨水火而或滅或亡也參同契曰故推消息坎離沒亡是也

訣不輙造理不虛擬約文伸奧扣索神明演成卦爻

五行為經坎雄金精離雌火光金木相伐水火相尅土旺金鄉三物俱喪四海輻輳以致太平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

聖人垂文於世必無苟作妄言以誑後人參同契曰言不苟造論不虛生是也剪去繁蕪撮其樞要驗日月之妙理符神明之至精參同契曰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是也體周易六十四卦以為火候依金木水火土五行以為生殺以日月相合而證夫婦以坎離相交而來至精參同契曰推類結字原理為証是也坎藏六戊為月之精雄陽之位居於北方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之陽象水

火候之法古人所秘

中之生金虎也離藏六己為日之光雌雄之位居於南方日陽也己陰也乃陽中之陰象火中之生汞龍也參同契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是也金白金也木赤汞也二物相伐愈自榮盛水火逓尅大見光明日月相交剛柔互興陰陽得理則相謀合參同契曰日月為易剛柔相合是也金木火二物被四時尾火包裹經九轉之後俱化為明窓塵參同契曰土旺四季羅絡始終是也呼吸四方之內䕫歸神器之中引龍虎之精而為至藥以五上而終功以四季而結裹故得赤青黑白各得旋其功成就神丹也參同契曰青赤黑白各居一方是也中宮土德乃戊己至和之氣金液変化之道皆稟戊己也戊己居中宮故稱黃帝修神丹者採日月之至精合陰陽之靈氣周星數滿水火運終盡歸功於土得黃帝之功也

金火者鉛也丹砂著明莫大乎金火言窮微以善化

陽動則陰消混沌終一九寶精更相持卦與藥合金

應萬物之數合天地一周之用所謂法象天地準則陰陽也

有三百八十四銖。銖據一斤。為十六兩也。金精一化。二氣成丹。青龍受符。當斯之時。神室煉其精。金火相運推。雄陽翠玄水。雌陰赫黃金。陰陽混交接精液包元氣。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衆丹之靈迹。長生莫不由。金火二字是日月之精金為月之本火為日之根皆生於鉛中魏真人以金火為易以易為藥也參同契曰易者象也丹砂乃金液也金液大丹一法惟憑日月之精以成也金者鉛也月者水也砂者汞也日者火也外則水火升降內則鉛汞交結除此之外別無雜類可入也金砂變化金在日月之精華而生參同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也古之人窮其微妙察其盛衰使陰陽之氣往來動靜循環晝夜周而復始參同契曰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是也坎離龍虎之氣混沌於神室之中隨水火進退下手之初一宮坎位火數發生之初精氣相交未乃有變通至巳之巽位火數發生之極則龍生汞而虎生鉛鉛汞之精漸萌而鼎內日月之氣輪轉於外水火之精卷舒於內參同契曰輻輳如輪轉出入更卷舒是也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周天一歲之數總火候一周之用金有三百八十四銖金母一斤之數總大丹一斤之用其火候金母皆相符合也參同契曰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是也太陰金虎之液太陽木龍之津化為真丹晦朔起符之初青龍火神當權震卦主之參同契曰晦至朔旦震來受符是也正當青龍受符行火之時神室之內龍虎之氣相紐金火之精相合而化神丹也參同契曰當時之際天地交其精日月相揮持是也雄陽也乾也天也老陽也日也砂也其精曰玄水又曰雌汞也雌陰也坤也地也老陰也月也鉛也其精曰黃金又曰白金日月相交於鼎中則日化玄水而月化黃金也黃金即真鉛玄水即真汞也鉛汞交而為一一乃成丹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黃包是也陰陽龍虎之氣在混沌之

以鼎器則象乾坤中虛寸餘以安靈汞天地相交生神液也

中承水火交感互相變化而生津液為丹根基也參同契曰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是也世間萬物皆憑元氣而生各遂其願而附其形也如在鼎中則木之氣化龍金之氣化虎火之氣化汞水之氣化鉛土之氣化和而五氣皆歸中宮長養鄞鄂以至凝神成真是各遂其類凝而成真也參同契曰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是也金液大丹有二十四品唯此丹是金液之大丹者乃是白日冲天之上道一一明象天地日月星辰五行四時歸於神室之中變化金液長生之道莫不由也參同契曰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是也

於是玄潤光澤。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冠三五相守。飛精以濡滋。黑鉛制為白金精光潤徹方成神室之體中虛徑寸以生真汞也元君乃煉金丹之主司也玄生白金也故能妝養日月之精華陽火未動俱隱於白金之內而不見形跡水火既形則金華產於白金之中金華乃戊巳之和氣也二物相見感化生丹可謂嵬嵬尊高也稽考古初巳有斯物包裹陰陽與萬物之形不相去雖關雎之象水火相交則砂汞生焉神明出焉故為萬物之母為陰陽之始也於真砂水三也五土也若水火土相交則神精降於鼎器之中故古聖人刱立神室既濟鼎器交男女之體合龍虎之形刱則形質未分一如混沌既經運火之後則夫婦之精相紐龍虎之情契合便應元年稽首之初終成神藥也參同契曰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是也

戊巳土也天符火也火乃元氣也

玄女演其序。戊巳貴天符。天符道漸剝。難以應玄圖。玄女乃天地之精神陰陽之靈氣神無所不通形無所不類知萬物之情曉衆變之狀為道教之主也戊巳乃和氣大丹之根本天符運動則生戊巳之精也參同契曰聖人不虛生仰觀顯天符是也天符進子

陽火日增至巳而陽極天符退午陰符日減至亥而陰極五行赴晝四時運終故道漸剝也參同契曰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是也

故演作丹意。乾坤不復言。丹砂流汞父。戊巳黃金母。

〔托易象法乾坤准陰陽擬水火合天地和氣也〕

鍾律還二六。斗樞建三九。赤童戲朱雀。變化為青龍。

前篇言大丹之意置立神室砂盡其理故於此篇不復言也丹砂日也流汞日之䰟也戊巳月也黃金月之魄也丹砂戊巳能生此二味䰟魄而為至藥故謂之父母也二六者乃子寅辰午申戌為六律丑卯巳未酉亥為六吕又子為黃鍾午為蕤賓之類主十二時也三九一十二也斗之所指為建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經歷十二辰也參同契曰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是也赤童日也朱雀火也火既運動則日生汞於神室之中故名為青龍也古詩云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是也

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東西分卯酉。龍虎自相尋。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金半斤。坤三變成乾。十五三陽備。圓照東方甲。金水溫太陽。赤髓流為汞。姹女弄金璫。月盈自合虧。

〔準蟾蜍兎影盈虧之節以成金液〕

朔前夜半子時運行陽火之初日月合璧於昴畢之上乾交坤之下交而為震卦震卦主事一陽爻生於下則月至三日現於庚方也參同契曰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是也東西二八之門日月出入之方金水正位既經五日運行火候則龍虎之氣兩相慕戀聚於凶中也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金半斤者自六日至八日成上弦乾爻坤之二爻為兌卦主事二陽爻生於中則月光得半弦平如繩而月現於丁方喻爲中金火各半也參同契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是也自十三日到十五日乾爻坤之上爻而為乾卦主事三陽爻生於上則月光圓滿而月現於甲方喻爲中金德圓滿得火候也參同契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是也金液神丹至此太陽之精盛滿神室之內金火之氣而化為汞汞與其母兩相留戀以變金體蟾蜍兎魄互相包裹光曜爲中姹女之体自成首佇化現金璫喻爲中金氣漸榮而變成金丹參同契曰蟾蜍與兎影炳煥兩氣俱蟾蜍視卦節兎魄吐主光是也太陰自初一至十五日光滿至十六日自合虧也參同契曰七八到曰訖屈坤降是也

十六轉相減。乾初缺成巽。平明月現辛。乾再損成艮。

〔太陽行度陽火之象太陰行度陰火之象〕

二十三十弦。下弦水半斤。月出於丙南。乾三損成坤。成坤三十日。東北喪其明。月沒於乙地。坤乙月既晦。土木金將化。繼坤生震龍。

謂十六日以後坤交乾之下爻而為巽卦巽卦主事一陰爻發生於下陽火初退陰符始生平明則月現於辛方也亦如陽火初進之時月生三日同也參同契曰十六轉受統巽辛現平明是也自十六日陰符退至二十三日坤交乾之中爻而為艮卦艮卦主事二陰爻生於中則月現於丙方復與上弦同義蓋爲中金水各半也參同契曰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是也自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坤交乾之上爻而為坤卦坤卦主事三陰爻生於上月光將盡是謂喪明也參同契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是也自二十八日至三十日陰符到此消盡陰陽之氣各停土與金木相合為液六陽之氣不合於月太陰之體全黑循歷東北再經昴畢之上日月相合水火重施復如其初又以復卦為首繼坤而生震卦也震屬水位在東方故稱龍也又陽火為龍參同契曰節盡當禪與繼體復生龍是也

〔以日月纏度之數為一月運火之期〕

乾坤括終始。故曰震龍也。如上三十日。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乾坤二卦為衆卦之父母

火自坎生水自離降神室交而靈汞生也

二卦相索而成八卦乾先索坤之下爻而為震卦以為朔自一日夜半子時陽火發生之始坤又索乾之下爻而為巽卦自十六日夜子時陰符發生之始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是也坤生震卦而為初五日直符坎生兊卦而為中五日直符又生乾卦而為末五日直符太陰立十五日圓滿於甲上鼎中金液亦盛蓋随卦後而增也乾生巽卦而為初五日直符太陰立十五日光盡於東北艮鄉鼎中金液盛實亦随卦後而成也乾坤自相生滅為三十日一月之候也參同契曰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是也如上八卦布列於一月三十日中運動陽火陰符一一輳歸神室之內為大丹金液之變化參同契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其中也

調火六十日。變化自為証。神室有所象。鷄子為形容。五岳峙潛洞。際會有樞轄。元精在鼎中難覩其壯如一月數終開鼎視之成金

鉛分為二汞生於一象三才也

華降少玉液結遅乃陰符陽火有太過不及之患丹須一月運行結丹之火候也故元精在鼎中受外来符火一一變化難覩其狀以十二時爻象火候即知其動靜沉浮參同契曰元精渺難覩推度效符證是也古之至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效乾坤而入神室類鷄子而法形容虛中一寸以安靈汞參同契曰虛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是也地上靈山分為五嶽其中皆相稽通古人立表以為象制壇爐鼎竈符合玄法委曲相通而使火氣通達無所凝滯若火候散於外則吉凶生於內參同契曰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是也

發火初温微。亦如爻動時。上戴黃金精。下負坤元形。中和流素津。參合考三才。乾動應三光。坤靜含陽氣。凡神丹起火皆依約爻象與十二月同為消息如地雷復卦主冬至之令下一爻變為陽子時之爻也於

水火升降伏金木交希夷之府日月會造化之窟金丹成矣

此時發火未甚有力但温温然是謂柔火以應復卦下一陽爻初生之候也參同契曰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是也黃金乃乾天也上釜也坤元乃坤地也下釜也二釜相合而為神室也參同契曰上察河圖文下叙地形流是也既神室有位則素津靈汞生於其中矣中宮之靈亦猶人心神之所居也故天地人全則萬物名焉金木作焉參同契曰中積於人心參合考三才是也乾天也日也火也乾元運動而木火之精便生於空虛之中而作金液也坤地也月也水也坤元靜居而月水金之精和合太陽流珠而又包裹不致飛走也參同契曰動則循卦節靜則象爻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理可不謹之是也

神室先施行。金丹然後成。可不堅乎。鍊化之氣包裹飛凝。開闔靈戶。希夷之府。造化泉窟。既立神室而得其法則金液有必成之理也可不堅乎鍊丹之士必須先堅備鼎櫃使其中靈汞結凝不得飛走方可成丹也神室有上

随日月五星行度之數以順變化也

下之釜開則為二闔則為一其中虛空水火繞交神物便生故號希夷白金為丹而生水銀號曰金液此丹之府庫窟穴也

陽氣發坤。日外南極。五星連珠。日月合壁。金砂依分。呼吸相應。亥月之末純坤卦終至子月之初夜半子時坤卦下生一陽爻為復卦乃陽火所生之時也至丑寅以至於巳陽氣至南方極勝則陰於午也五星運行周天有若連珠遲疾留伏逆順進退也日月纏度一月一交其合壁與五星共為表裏以證金火一歲之用也合砂乃日月之精也水火升降一消一息則金砂在鼎中一浮一沉隨象呼吸與外來符火相應也

華蓋上臨。三台下輔。統録之司。當密其固。詰責能否。華蓋十六星其形如蓋在紫微宮中以應帝座三台六星在紫微宮外主調順陰陽燮理萬物喻水火居

金爲上下若爕調得理則神精降内三台爲統録之司白僚之帥宰相之任又曰文昌也或五星盈縮失次日月進退失節則四序不應風雨不時是致萬物不生亦猶錬丹之士運行失節使爲或乾或溢変異不常必敗一丹事若總諸節候如運諸掌固容爲羅不使跦虞若一不理則詰責運符之能否也參同契曰文昌總録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是也

識火候之枯滋辨藥物之真偽則金丹可成

火錬中宮土。金入北方水。水土金三物。變化六十日。自然之要。先存後亡。或火數過多。分兩違則。或水銀不定。同處別居。剛柔抗衡。不相涉入。非火之咎。譴責於上。

火日也金月也金火二性順五行六律之氣而生故火生土金生水各吐其精而爲神藥也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是也中宮只有金母一味而水土二味得火候而和合若一月火候全液不依母數則再須一月起火也參同契曰五六三十度度竟復終始是也金液神丹金在火候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生也或火力停勻而生金汞或火力失度返致散失存亡不定必在六十日之内以度其始終也參同契曰原始要終存亡之緒者是也以陽火數多神氣返傷致使金汞驕溢元滿爲中違失範度也參同契曰或君驕溢元滿違道是也水銀乃金液也若火數差殊則水銀在爲室之内隨火不定不依軌轍而行則或同或別生於不測也參同契曰或臣邪佞行不順軌是也金砂不依數生剛柔不相涉入非特火之過也亦是中宮金母不純而精氣少失必在此故不責火而責土也參同契曰弦望盈縮乖変悔吝乾法剌譏詰過移主是也

土鎮中宮。籠罩四方。三光合度。以致太平。五臟内養。四肢調和。水涸火滅。含曜内朗。金木相瑩。閉塞流輝。

金火相尅水土相配此相生相殺之理

調水温火。𤼵之俱化。道近可求。

土者戊己也母也母居中宮召四方和氣帰於神室之内化成金液也參同契曰辰極受正揄金母蓋能優游以懐来臣庶也故曰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是也三光則日月星也若三光進退而不失於上則天下太平令行禁止固無亂逆之患也丹之内運亦有三光蓋陽光陰水與金胎是象日月星也故外運亦有三光分在動静爻刻之内陰陽符火之中若運符得理則無逆之害如治國之致太平也參同契曰克明正德國無害道是也若運行符火盡合周天度數則爲室之内真人之身五臟四肢調和安順虛無恬惔以致於中故無傷夭之患也參同契曰内以養已安静虛無是也夫煉大丹火候已時則水涸亥時則火滅至此二時金火之精氣各得其情光耀過於一室之中朗照真人之體也參同契曰原本隱明内照形軀是也龍虎之氣相交金木之情契合金來尅木木被金制反能瑩盛致使流輝鎖於爲中靈根閉於室内皆自金母養毓而成也金母變化不常此之微妙非口訣難傳參同契曰閉塞其兌築固靈根也金母在爲内翕三光之氣來日月之精華生聖胎其狀莫測而子株靈汞在於神室之中隱伏難見若火不失其時水不失其候水火俱進升降有法隨順天機樞轄法象則金汞自然而眷恋龍虎情性以交結擬象求之變化之理其道可見矣參同契曰三光陸沈温養子株視之不見近而易求是也

水土相交是生萬物

水土獨相配。翡翠生景雲。黄黑混元精。紫華敷太陽。水能生萬物。聖人獨知之。

水玄水土金母陽火與金母交則神室木化而生景雲漸結流珠潤澤丹宮以化液也參同契曰黄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是也黄黑亦水土也水土之氣相制而生太陽元精若合法象始終得其妙理則太陽元精漸兆於有無之中以生鄞鄂紫華敷腴黄液蕩漾是神藥未堅實也參同契曰初正則終循幹立未可持是也水一數玄天生水而居於北方水中生金

測也參同契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是也金後能生水聖人知之擬象而成神丹非凡愚可別

金德之精叅藥之主萬物之宗

金德尚白。鍊鉛以求黃色。焉感化生中宮。黃金銷不飛。灼土煙雲起。

煉鉛為白金白金為神室神室中有金水金水既為火所化而色變黃名曰黃轝參同契曰下有太陽氣復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轝焉是也金液將生隨水火燒於器中本從金生化而成液感結中宮則黃金之液自然不飛走也火灼金華渾氣清澈或為輕煙薄務在鼎室之內變化無常或鍾孔倒懸或犬牙參錯或變化日月之象而䰟魄皆現或化龍虎之形而金木相交精神萬狀不可名言若以五金八石諸類雜物作之者安能臻此神化扒

有無互相制。上有青龍居。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

有者白金也無者火氣也故有無之作互相制伏金水相交而生靈汞於中宮汞即青龍也參同契曰上

閑則稱有下閑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是也兩無者陰陽是也日月之䰟魄也一有者亦神胎也神胎之中無諸雜物但空體而已因水火之氣引日月之精合陰陽之粹入於神胎金液靈化莫能窺測神室上下水火之氣金母翕育相須而生參同契曰此兩孔竅法金氣亦相須是也

花於何奇異綠葉間紅苞誰人將此栽爭知造化燒可析此義

鍊銀於鉛。神物自生。銀者金精。鉛包北靈。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故懷銀精。鉛化黃丹。寄位五金。為鉛外黑。色稟北方。內懷金精。被褐懷玉。外為狂夫。

白金木見其形隱於北方玄水之中若知白金黑鉛之內取之為大藥之基運動法象則神物自然生矣參同契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是也金精乃白金也玄水之基乃真鉛也常包北方真水銀也參同契曰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是也水者道樞陰陽之始故懷銀精者白金自水而産用為神器水體不絕金水兩

情為之一紐陰陽之本故為銀精鉛精則藥也參同契曰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是也鉛亦名玄位居坎二水火金木之氣隱於鉛中為五金八石之主流珠四之而為根本皆水火之氣結成也參同契曰鉛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是也鉛外貌黑惡而內有金華常居北方壬於之位也參同契曰故鉛外黑內懷金華是也真鉛未定脩煉之前混於鑛內而色黑內懷以象被褐懷寶也參同契曰被褐懷玉外為狂夫是此意也

至人以金藥求返源歸自然之性

銀為鉛母。母隱鉛中。鉛者銀子。子藏銀胞。真素渺邈。似有似無。灰池炎灼。鉛沉銀浮。潔白見寶。可造黃轝。

銀者金也鉛者水也為水生在金金為水母金返藏形於鉛水中也參同契曰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是也銀者子也水也鉛者母也金也金既生水而子水復居鉛母之中故曰黑鉛也參同契曰水者金子子藏

母胞是也謂黑鉛變質之後寄位西方常隱迹於水中得水滋養愈見生成名曰黑鉛制成白金而作神室因陽火激而子水却於白金中流出名曰真水銀也大抵真物是為生天生地之一氣也真素真汞也在母胞中被外符迫逐或有或無浮沉不定為鼎室所蔽不能見其形儀也參同契曰真人至妙若有若無是也灰池火熾鉛沉於下銀浮於上名曰白金真一子謂真汞在神鼎之內被陽火陰符薰蒸飛伏不定或沉或浮神室若太淵也參同契曰髣髴太淵作沉作浮是也灰池煆煉以為白金取取白金而為神室可以造黃轝也參同契曰朱之類白造之則朱是也

以宝煉宝志士得道

鍛為金精。水還黃液。徑寸之質。以混三才。天地未分。象若雞子。

真鉛鍊為白金以白金為鼎器是金精之母其中有水銀可以變黃液參同契曰鍊為表衛白裹真居是也神室中空方圓寸餘上釜為天下釜為地中安靈汞以象三才參同契曰方圓徑

才混而相扶是也天地未開闢之前混沌若雞子之形日月之精交於其中萬象之形因以兆矣至人指神室象混沌以體三才之用進陽火退陰符以留日月之精真鉛生天地之先採之有法造之有理非可妄為也參同契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是也

脩真之士隱顯變化入水不濡入火不焚

圓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爐竈取象。固密全堅。委曲相制。以使無虞。自然之理。神化無方。

凡脩大丹先須壇爐鼎竈上下相接如蓬壺之狀也參同契曰傍有垣闕狀似蓬壺是也鼎內周旋四通以來大氣關閉際會不使走失也參同契曰環匝關閉四通踟躕是也壇上有爐爐上有竈竈中有鼎鼎中有神室神室中有金水互相包裹以關奸邪又使靈汞易生也參同契曰守御固密闕絕奸邪是也金鼎懸於竈中虛其四向以就火氣安水於金鼎之上運火於金鼎之下壇爐鼎竈遞相包裹以防非常也參同契曰曲闊相通以戒不虞是也凡造大藥皆是日月星辰之精五行四象之氣而為金液非他德也

混芒之初形質未判狀若雞子取其根本泣為至通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何況鷄子。配合而生。金土之德。常與汞俱。

磁石之力全者可引數斤之鐵於器物之外此物類相感者也參同契曰幽玄達渺隔礙相連是也以白金造神室而象雞子之形如天地之配合運動水火而靈汞自生參同契曰類如鷄子黑白相符是也且天地之中有太陰玄精變化萬狀注於萬物之上隨大隨小莫不由之至人制而食之以駐景脩仙也欲制之法唯白金一物力能制之方肯留戀同為變化也金乾土坤也乾坤情動而生汞鉛二物相得如成金液而不飛走參同契曰動靜休息常與人之俱是也

火記不虛作。非鄭重前文。丹術既著。不復重擬。故演此訣以附火記焉。

火記有六百篇次第連接運十月火候也每月三十日晝夜各一卦

計有六十卦十月計六百卦也二八月亦有篇數不卯月易水安金至酉月行火止水與寅申月同故不在其數此古文龍虎經言火記上古之人口口相傳非虛作之文故鄭重而言之丹法云傳藥不傳火者此也火記作之於前故於此經不復言也此言只以古文而隱不著作者之姓氏蓋古之得道者恐火記沉匿後人不能脩金液之道遂作此經以附之耳

龍虎經終

洞靈經

洞靈亢倉子作也亢倉即庚桑楚事老聃偏得其道者周靈王時人

全道篇第一（心寘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倉生自化）

羽山即畏壘也

亢倉子居羽山之頽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聖賢所在天祐之福故俗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鮮然驚異貌異其虛懷寂治不存近情）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虖（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主而建置宗廟并及社稷壇遺祝祭南面事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厭啜從而啓之（厭啜亢倉子門人也從而諮啓）

南華謂楚居畏壘三年畏壘然知者去之禁然仁者遠之畏壘大穰楚為尸祝之此也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逝（古往字之也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環堵蓄生欣慕其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之者也）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的一作杓）（竊竊私議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眞今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吾是以不釋也（舍）於老聃之言（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厭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池也還迴也鯢小魚而有脚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仞孽妖也祥善也言小水而不能容巨魚小丘而不能藏大獸喻亢倉子道德既高必須厚祿也）

此喻畏壘之小矣能容亢倉之大

且也尊賢吏（音事）能譽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虖先生其聽（音聽）矣亢倉子曰譆（音嘻）來（譆歎聲怪其不達記志故歎）夫二子者知虖（二子堯舜也知呼言豈知之）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古深字）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函盈也介孤也眇遠也）吾語若大亂之本植虖堯舜之間其梟（音終）存虖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邪故堯舜禪讓而光一時之美迹流後代成篡弒之禍故莊子云先舜讓而帝噲之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效歟夫惟不立善名者則事迹冥絕無所企慕耳）

古今稱至治者必曰堯舜而以為亂本何耶豈以智治國國之賊歟

言未終南子榮之樗色蹵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叟（音事）斯言（榮之樗南榮趎也蹵然變色斂膝於席顧番告示以敬事此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孛（古悖字）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適自居之比此終年可及此言也）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巳虖天下（潛遁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物升降）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相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使不終天年）物也者所以

古之至人物物而不物於物所以天全性得

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衣食養性不可一日無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愈積而性愈傷重輕倒置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音害利害之對）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夆（古萬字）人操弓龔（音共）射一招（音招又鵰）（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無不中夆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猶擾擾）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古之君子達則兼善窮則獨善者以其涵虛明久至極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悳若无墜（古地字）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道之人（神全之人智慮充溢氣凝宇宙德同天地雖貴為天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廻其志）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无與樂安所取哀（夫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有疎親既不以為樂亦无所取哀）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气蛻气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蛻者免蛻之謂至人不係情於哀樂故能蛻）（至人齊得喪一死生何喜何怒何哀何樂以道制物以禮御情爾爾）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陛（音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言至人能虛能靜有理有識者則能契道之形外知道之綱目）道所以保神悳（古德字）所以宏量禮所以亝（音齊）物物所以養體（四者皆可以質身不可皆无）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瞽（音）眎者以黈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皁白安知識者不以為赬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適物之色矣（夫有風眩之疾者視叔不能審也故以黃為赤以青為黑亦猶凡俗之情安執潔汚雖有大聖孰能正之）（瞽風眩也黈黃色也赬赤色也）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真矣（故不生其潔汚不流遁於衆色）陳懷君栁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陳懷君謚栁名也禱大夫之名）叔孫卿私曰（叔孫其謚世為魯卿）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聖人謂仲尼）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應接世務使謚以為聖人豈知其所以聖哉）（亦不用形者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門人中最為首故曰偏得）其能用耳眎（古視字）目聴（古聴字）魯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𦤺（音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亞寢公之次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眎聴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目司視耳司聽其常也而謂耳眎目聽者）

以其收視卻聽也

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譏（音執）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聳（音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气，气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古眉字）睫之内，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臓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心形渓合，神气冥符，洞然至忘，與符同躰，然後心亦静而志彌遠，神愈默而昭愈彰，其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覧，非至聖至神孰能與此）

用道篇第二（无非利物，上合天心，流已歸仁，化行刑措）

天地非道不能悠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穌理。（賢才皆用道以理物）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富（古福字）滋（古萬字）物，功歸无有，（潜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神融（古靈字）慶悠長。（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濡善所積，慶流後裔）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含弘冲寂，无所毀譽，所以安鎮浮競也）夫鷄晨（音辰）鳴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陸，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鷄鳴之旦也，夜分中夜也，負日謂日所曝也，僅少也）俯拾仰取，鋭意錐撮，力思摶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燕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遥輕舉，日精鍊僊，高士之道也。（燕氣胎息五等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精日吸日精也，鍊仙練質而升仙也）

君臣上下以道為主，故各舉其用言之

剸情耑（作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疲，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專情正想，盡忘於所事之君，遵理揆度，致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百姓，人王之道也。（清心寡嗜欲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近臣也）若由是類之，各順仔（音序）其志度，不替寘（音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矣）

政道篇第三（順天行令，不擇親疎，異域同歸，迣風而靡）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聖王不言而萬邦寧，四吏入者以其信也，故曰信者國之寳也

人無濅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气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産矣。人臣亦无濅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禄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禄之所加宜，剸親疎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剸天下安，信失剸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剸物殫盡，剸争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辠也；吏之有辠，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動明也。夫主動明剸刑賞一，刑賞一剸吏奉法，吏奉濅剸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動明也。勾粤之鋒

人之材品鴻纖不一用之惟當則理不當則亂因之矣

鏃以精金鷙隼為之羽以之楛簳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勾粤東粤也簳箭簳也鷙隼鵰鶚之類也楛簳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箭焉勾粤之地以精金為鏃以隼翎為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由無異也）及夫蕩寇爭衡（音衡）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排蕩寇敵爭衡決勝如此則勾粤之簳加於強弩之上無立敵者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劂刃也無擇（蜚景神劒也劂鐮也神劒雖利以之穫禾則同於鐮刃也）

劂音厥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凶邪流毒謂瘟疫之氣也此神劒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行）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槁樸劂刃施用常用耳粤簳蜚景以禦凶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君道篇第四（清淨無為以身率下）

天以四時五行宣其氣聖人以百司衆府援其民其道同也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而養之者由乎人）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攖擾也人能協天養物而物不擾之者是謂天子昔舜有盛德三徙成都者是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天不自理故聖人代天以理物聖人不能獨理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養物貴全天氣不使有斲傷）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後代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已）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鬱者氣滯不通之謂也官多政煩事有壅滯如草木之成腐蠹也）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欲不上達）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己復禮賢良自至（尅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良歸己）

惡音愛

士有天下人惡之而主不惡者有主獨惡之而天下人不惡者（謁公忠而養天下則天下人愛之狥私心而媚一人則其主愛之）用天下人惡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惡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惡憎哉

一念愛憎天下安危關之尚可以私愛惡哉

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聖人以天下為安危欲天下之安則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情）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恖（古憂字）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天下以萬物為多邦國以人衆為富故當任賢輔己）

碔砆淆玉沙礫混金似是而非聖人惡之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怪石似玉鍮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之難辨）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隼鵰也鷄雀也）

臣道篇第五（盡忠竭力謀効所同）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

理亂之機係於官邪用人可不謹哉

或厲或是或非。厲惡也怡怡也厲蔽厲也 雖旺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嶶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遺乎理。故天不惑其旹。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吏。音事 厎音鬼 神開贊。鑾吏柔同。保合太龢。萬物化育。國之興也朝廷禄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无有阿私故天時不惑地利不乏人事不亂鬼神助祐遠方柔服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龢。詞氣華柔。動止詳潤。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猜忌名徇其私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旺。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

洞靈經 九

器其道。故天告災。旹墜生反物。天反旹爲災地反旹爲妖 人作凶悳。厎神間禍。戎狄交侵。器亂弘多。萬物不化。間伺也謂投間抵隙也詩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言亂無時已也

賢道篇第六 尅己復禮賢良自至

孝謹則內可得親恭循則外可信友而又所如寡合所以怪而問之

齊有搭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振齊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吏父毋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桀旹夸毗者所蚩給。如往也寡合少諧偶也夸毗謂矜恃也蚩笑也給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聖音至人忘情。至人虛懷與道合躰故忘情也 黎人不

事情。黎衆人智力薄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爲尊 君乃不知爲工。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 其所受不信爲信。世有受人之不信。而不見信爲信。能爲所有實爲信而不爲人所見信乃自以爲信也同將以爲信也 爲勤暴義爲義。人有本非義而以暴義爲義乃爲人所稱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還古還字 胡以取貴。摩旹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譆超然歌。衽衣襟也譆歎聲超然高舉貌 曰。時之陽兮信義昌。音昌時之陽謂君有道也君有時則信義昌盛 時之默兮信義伏。時之默喻君暗昧則禮義伏 陽與默昌與伏。汩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汩辭

洞靈經 十

也羌發聲也讀云也夫時有理亂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默則與時俱伏隨流任運寧有私耶冷沙問我故我不知其所云矣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器。信義者正性之用真者正性之本 道器之旨。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時有可爲也 莫可爲者也。時有泰否莫得長爲 有可用也。有時而用 莫可用者也。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用舍行藏任之于運究然以身殉道以道殉身之旨

聖明在上群賢並任遇合之機係乎上也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材在求而擇之不在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隅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

自成堅自寧萬物醇化。厲神不能霧。天下醇和故邪神不能見霧於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飭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

賢才之生何代無之恩乎旌之禮意未勤耳

天子離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灰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吏文逐樂八演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飭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昔。青萍結綠長價於卞門汗血霜蹄見重於孫陽天下曷嘗無賢哉顧求之不誠則燕

臺趙璧孰若清泉綠野之從容而英豪無效用之心矣故曰慎在求不在無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虖哉其問也。窘迫也言所問迫切功成吏畢不殉。殉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守恭儉以自牧謂之賢功成

賢能之辨在才德之間坐鎮雅俗非德不可故屬賢幹旋幹理非才不濟故屬材

吏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飭寧無為人不知其力至惠潛化人莫能知所謂理者勤率其吏人知所於德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已一賢統眾材則有餘眾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一賢雖少統領眾才亦有餘眾才雖多比度一賢猶不及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不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疑其相遠也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惠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夫其

孝者兼統萬善而孝則百行之原故兼舉為問

包運天壂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吏官無為功尸捫求聆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

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厭忘忠朋友不厭不信蒞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獸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象之舜心益恭懇音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昔天休震動神明駭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惠茂盛為天下君善事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之旨蓋如此

此舉舜孝以實之

父母之所致也史記稱舜父瞽瞍與庶母弟象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為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匿

此奉文王之孝以実之

(孔出後事父祢謹堯乃禪位焉)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寺人奄官主在左右侍君)曰。安。太子愠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謂侍者進食於君)太子必聡寒煖之節。食下。必知善羞所進。然後退。(知所食之多少)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君有疾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祓讓耳)膳宰之饌。必敬聡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病間而太子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怡悦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諫諷)君后所悪。雖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小物必嚴龏。(不敢慢君父所愛)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所為天必助之)言文王静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家。(賛佐也文王為天所佐故殷紂雖暴不能害)夢啟之壽。(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汝以為何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鈈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内。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徳容發輝于貌。故能温容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

此明教子之義而終閔子之孝以実之

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間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恵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鈈也。(此段論教子而以閔子之孝継之見事親教子共通一也)謂多言之人為躁。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

躁妄之人輕言致家翟西氏可悉也

體閑而心躁者。謂叢襍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内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彈載。若非徹識。安能洞祥。有不可以應事也者。内静而外動。其動而難静。(外是利貪而逐利之愈得愈貪故身勞難静)昔有不可求事也者。内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謂内與情欲縁境思求心有待得而後樂不知心揺而傷性)是故外静而内動者。揺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家名。(惟泊然無欲不為名位所誘然後身安而性全)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耋之所非。耳目之所娯者。乃心慮之所疾。徤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徤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賢明者當恕愚迷者)

徤貴乎奇其

勿責以未賢貴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貴衆迷未明者以之傷（愚迷之人無所損徒責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夫穀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為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則姦詐多端故令不能制也）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趨利多端人心不一固不可固守亦不可以攻戰）人捨本而事末則亣產約（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亣古其字）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皆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

道德謂巧偽多則法令滋起與此類

主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農業非徒為墜也貴其志也（志在）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如童兒無異志）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慱深農則亣產複（複循浮也）其產複則重流散（不流散也）重流散則死其処无二慮是天下亖（音為）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凡䡾（音遂）之理不是過也（軒轅凡遂古有道之君）

論重農戰矣未有志此篇則當

兵道篇第九（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之所起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兵也者出入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則兵起）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之不用（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無常故無少時不用也）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察同（同察怒無人動則知兵起之原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䟽作色兵也傲言推挨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恚怒也作色厲色也挨亦推也謂相推溫也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為兵也）未有蚩尤之耆人實揭材木以鬬矣（蚩尤黃帝時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始造兵器為黃帝所滅）黃帝用水火矣（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共工稱亂（音亂）矣（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用矣）

有爭則有兵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雖無兵可矣

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藥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笞鞭杖也偃息也）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兵誠義以誅暴亂而振若人人之悅也（浮本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隷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深谷也（振淑隷僕隷也強弩之射深谷言投赴疾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以義動則人心悅趨勇於赴敵矣

心志一則所向無敵如我師惟三千三千惟一心是其驗矣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雖衆可使一心）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古之至兵盖重令也（古之至極善用兵者盖重慎其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與彼（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衆同死生而三軍一心則勝矣）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言姦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其勢不俱勝不相立

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似之

生音封

（義兵勝姦兵敗）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皆而歸之但與人期以慾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很凌宕不聽者雖行武馬可也（愎很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行義以示之猶有惡戾不聽那者雖用武諫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来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獸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生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也）

洞靈經終

黃庭內景玉經

黃庭多出引說備載之者為赤松子取質也

首指說經之處

叙作經之自

上清章

上清紫霞虛皇前（三清之境有太清上清玉清此二清之中一切大聖之所居也虛皇天尊即元始之本號也道君欲明立言之所始乎紫霞之宮也）太上大道玉晨君（太上之尊也玉晨君即黃老君之號也）閑居蘂珠作七言（仙宮中有參陽殿蘂珠闕翠瓔房道君在中說經故也）散化五形變萬神（謂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先本後迹故假神托用神者隨應也故有其數豈直萬乎）是為黃庭曰內篇（因中而得名也）琴心三疊舞胎僊（琴和也疊積也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則胎仙猶胎在腹有炁無息也）九氣映明出霄間（三田之中有九炁炳煥而無不燭三丹田三元及三洞房合為九宮宮中有天皇九魁變為九炁化為九神）

說經之妙用

此後數語近福利故紬之不録

神盖童子生紫煙（觀照存思假目為事神盖眉也明珠目瞳也紫烟精妙炁也）是曰玉書可精研（文因迹始事則能通）此一章都說黃庭之道

灌溉靈根把貴入冊

上有章

上有魂靈下關元（上魂天分也下關地分也魂靈無形關元有質人法天地形象）左為少陽右太陰（左東右西卯生酉殺）後有密戶前生門（前南後北密戶後二竅言隱密也生門前七竅言藉以生也為九竅）出日入月呼吸存（日月者陰陽之精也左出右入身為陰陽之炁法象天地之炁出為呼炁入為吸炁呼吸之間心當存之）元炁所合列宿分（元炁一也使心與道合存日月星辰輝光照耀羅列一身分明與天合也）紫煙

紐万一章脂

上下三素雲紫烟目精之氣也存見三丹田中上下俱有白炁流通一體灌溉五華植靈根素雲之炁在口爲玉液存咽之以灌五華者五臟之英華靈根命根植生之池七液洞流衝廬間七竅之液上下洞流上衝下回廬顱之間明堂之中迴紫抱黃入丹田內象喻也脾氣黃目氣紫七液周流抱黃迴紫出入呼吸俱入丹田丹內有三所靈命之根也幽室內明照陽門幽隱之室內自思存心曰明鑑了如日月神者無方之謂也心識無方存之則有遺之則亡

口爲章

口爲玉池太和官口中液水爲玉津一名澧泉亦名玉漿時水爲池也百節調柔五臟和適皆以口爲官也漱咽靈液災不干靈液真炁邪不忤正體生光華炁香蘭不食五穀體無滓穢却滅百邪玉鍊顏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審能修之登廣寒廣寒北方仙宮之名冬至之日月伏廣寒之宮其時育養月魄於廣寒之地天人採清華之林以彿日月之光晝夜不寐乃成真勤修靜定則爲真人雷鳴電激神泯泯調神理氣精魄恬愉雖震雷而不驚懼又曰雷鳴電激爲叩齒存思乃是神用不得言泯泯也

味無味則邪却邪卻

則神完神完則真成

黃庭章

黃庭內人服錦衣黃庭內人謂道母黃庭真人謂道父身倫有之錦衣但五色也即五臟之真氣也三庭之中倫有之紫霞飛裙雲炁羅高上玉皇衣文明飛雲之裙御仙服也丹青綠條翠靈柯五色雜炁共生枝條仙衣之所七蕤玉籥閉兩

扉外象喻也七竅開合以喻闔籥用之以道不妄開之蓮籥之飾也存神必閉目曰閉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金取堅剛也存神閉無關鍵而不可開言養生善守精神不妄泄也玄泉幽闕高崔嵬玄泉者口中之液也兩目間爲闕庭兩腎間爲幽闕闕門之左右象魏中分爲道腎在其內故曰幽闕也腎在五臟之下而云高者形伏存神在丹田之上故曰高也三田之中精氣微內指事也丹田之中神炁變化感應從心非有非無不可爲也丹田中炁左青右黃上白下黑也嬌女窈窕翳霄暉嬌女耳神名也言耳聰朗微明掩玄暉重堂煥煥揚八威重堂喉嚨名也喉嚨在心上故曰重堂喉嚨者津液之路也流通上下滋榮一躰煥明八方八方之神曰八威也天庭地關列斧斤兩眉間爲天庭列斧斤言勇壯也靈臺盤固永不衰心爲靈臺言有神靈居之靜則守一動則存神神具躰安不衰竭也

耳目口三要也存神煉炁此其升圖

中池章

中池內神服赤珠膽爲中池舌爲華池小腹爲玉池亦赤池之名赤珠言火鈴也丹錦雲袍帶虎符丹錦雲袍心肺之色也在膽上故曰雲袍虎符也橫津三寸靈所居內指事也臍在胸上故曰橫津臍下三寸爲丹田真人赤子所居也隱芝翳鬱自相扶謂男女形體隱鬱交合自然之道五臟之液爲芝即隱芝也

此言膽之妙用

天中章

天中之嶽精謹修天中之岳爲鼻也一名天臺所謂灌溉中岳也靈宅既清玉帝遊而爲靈宅一名天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爲宅修太清通則神仙遊矣通利道

即雙手附鼻而在面之旨

吐納之理以陰陽爲據

路無終休。一面之上常欲兩手摩拭之高下隨其形不息則通利耳目口之氣脉故也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九幽日月洞虛元。五神行事云眉上直入一寸爲玉堂紫闕左日右月言目童如日月明也宅中有真常衣丹。真龍心神即赤城童子也常在目前與心應而象心氣色也審能見之無疾患。常存心神則無病也赤珠靈裙華倩粲。心神之服色外喻也舌下玄膺生死岸。玄膺者通津液之岸即氣管也出清入玄二氣煥。謂吐納陰陽二炁煥然著明

至道章

歷表形體之名號

至道不煩決存真。專之則至泥丸百節皆有神。神者妙萬物名髮神蒼華字太元。白與黑謂之蒼居上故曰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丹田之宮黃庭之舍洞房之主陰陽之根泥丸腦之象也眼神明上字英玄。目喻日月在道之上故曰明上英玄童子精色也鼻神玉壟字靈堅。隆壟之骨象如玉也神炁通天出入不竭故曰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空閑幽靜聽物則審神之所居故曰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咽液以舌性命得通正其五味各有倫理齒神崿峰字羅千。牙齒堅利如崿刃鋒摧羅衆物而食之一面之神宗泥丸。腦神丹田百神之主泥丸九真皆有房。三元隱化則成三宮三三如九故曰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上三元爲九宮也方圓一寸處此中。房有一寸腦有九瓣同服紫衣飛羅裳。九真之服皆象炁色飛緲輕故也但思一部壽無窮。存思九真不死之道非各別住居腦中。丹田之中衆神所居列位次坐向外方。神統丹田而外

歸結在心最是樞要

百骸九竅總爲一心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其面以禪不祥真有九品向外列位則當上真上向高真南向太真東向神真西向玄真北向仙真東北向天真東南向虛真西南向玄真西北向天真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言而正不行而從也所存在心自相當。心存玄真內外相應

心神章

心神丹元字守靈。心爲臟腑之元南方火色棲神之宅故曰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肺爲心之華蓋皓白也西方金色其質輕虛故曰虛成也肝神龍煙字含明。肝位木行東方青龍之色也於臟主目日出東方故曰含明也翳鬱導煙主濁清。翳鬱木象得火而烟生得陽而氣清清即目明濁即目暗腎神玄冥字育嬰。腎屬水故曰玄冥腎精爲子故曰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脾中央土位也故曰常在即黃庭之宮也脾磨即食消神力康壯故曰魂停也膽神龍曜字威明。膽色青光故曰龍曜主於勇悍故曰威明六腑五臟神體精。資保一身廢一不可故曰神體清心肝脾肺腎爲五臟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膀爲六腑腑者取受物之義也臟者各具一質而共藏於身故爲臟也皆在心內運天經。五臟六腑各有所司法象同天地順陰陽自然感攝之通故曰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係此五神服色思存不捨不死之道

肺部章

專論虛成之妙而及中岳者以氣之相通也

肺部之宮似華蓋。金宮也肺在五臟之上四葉如蓋也下有童子坐玉闕。童子名皓華肺形如蓋故以下言之玉闕者腎中白炁與上肺連之也七元之子主調氣。七元七竅之外元炁也外應中岳鼻齊位。中岳者鼻也鼻爲七竅之門戶

位猶主也素錦衣裳黃雲帶。素肺膜之色黃膜蔓延羅絡象雲炁也喘息呼吸體不快。有時而然急存白元和六炁。白元君主肺宮居洞房之右神僊久視無災害。邪不干正用之不已形不滯。常存此道形炁榮華至誠肺神之所極也

心部章

人之一身心為之主陰陽動靜為之用盡瑩惺惺則榮衛和矣

心部之宮蓮含葉。火宮也心臟之質象蓮花之未開也下有童子丹元家。心神丹元也守靈神在心內而云下者據華蓋而云之也主適寒熱榮衛和。寒熱陰陽靜燥之義人常和適以榮衛其身即靜勝寒燥勝熱清靜為天下正是也丹錦衣裳披玉羅。丹錦心色也玉羅即玉鈴之義金鈴朱帶坐婆娑。金鈴內藥之象也朱帶血

脈之象也坐婆娑者言神安靜也調血理命身不枯。心安體和則無病也外應口舌吐五華。心主口舌吐納五臟之津識五行之味故言外應五味也

肝部章

含明屬木於情為怒其外通玄英故及日月精

肝部之宮翠重裏。木宮也肝色蒼翠大小相重之象也下有青童神公子。肝東方木位主青故曰青童左位為公子上有華蓋故曰下主諸關鏡聰明始。時主春三月陽之本始竅主目五行之明鏡故曰聰明始也青錦披裳佩玉鈴。青錦肝之色玉鈴白肺垂象也和制魂魄津液平。內指事也東春和煦萬物生也外應眼目日月精。肝外主眼左日右月也百疴所鍾存無英。諸疾存之但存無英公子同用七日自充盈。五臟兼有故言同用凡七日為一竟者一遊也

腎部章

育嬰乃元神攝炁根宗所謂萬物之母也

腎部之宮玄闕圓。水宮也玄闕圓者兩腎之形狀也玄水色內象喻之也中有童子冥上玄。腎為下玄其神玄冥字育嬰心為上玄幽遠炁與腎連故言冥上玄主諸六腑九液源。九液交連百脈流通竅一不可五臟六腑乃九竅之津液也外應兩耳百液津。腎宮主耳氣衰則聾陰陽和合則百脈津液流通也蒼錦雲衣舞龍蟠。蒼錦腎色之象也雲衣腎膜之象也龍蟠腎脈之象也百病千災急當存。寒暑相生男女相成腎中二神裳衣華清左男戴日右女戴月存想見之永無患也兩部水王對生門。腎臟雙對故曰兩部腎宮水王則化為赤子故曰對生門

脾部章

魂停屬土為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其靈宅則外應也

脾部之宮屬戊己。土宮也戊己中央辰中有明童黃裳裏。明童謂魂停黃裳土之色消穀散氣攝牙齒。脾為五臟之樞也脾磨食消生炁乃全齒為羅千故攝牙齒是為太倉兩明童。太倉脾腑明童謂脾神名混康也坐在金臺城九重。注念存思神狀常然方圓一寸命門中。即黃庭之中丹田之所也主調百穀五味香。口中滋味脾磨食之所致辟卻虛羸無病傷。內指事也外應尺宅氣色芳。尺宅面也飢飽虛羸應形於面光華所生以表明。是以知虛實也黃錦玉衣帶虎章。脾主中屬土其色黃故曰黃錦

膽部章

膽部之宮六腑精。積清成精故膽為六腑之精也中有童子耀威明。

鋒破生死関非威明不可

威明勇悍之義也雷電八震揚玉旌。八方雷震謂膽有威怒之象也王旌則炁之貌龍旗橫天擲火鈴。膽色青龍旂威戰之具也火鈴者膽邊內珠之象也怒則奮揚故言擲也主諸氣力攝虎兵。膽力主於捍難故攝虎兵外應眼瞳鼻柱間。內指事也心之喜外炁方乃開也腦髮相扶亦俱鮮。人之震怒發心衝元九色錦衣綠華裙。青錦東方九炁之色綠華裙者膽膜之象佩金帶玉龍虎文。膽神威明之服飾也

脾長章

脾長一尺掩太倉。太倉胃也脾正橫在胃之上也中部老君治明堂。脾黃庭之宮也老君之所居上應明堂明堂眉間入一寸是也厥字靈源名混康。脾磨

太倉爲藏食消內外相應大腸爲胃之精念神之子混元陽受納之安康也治人百病消穀糧。胃宮榮華匠五炁之元不可不善攝之則無病傷黃衣紫帶龍虎章。脾居胃上故曰黃衣也紫帶龍章胃絡之象也長精益命賴君王。太倉混康爲君爲王三呼我名神自通。存思脾胃之神則心靈洞鑒之三老同坐各有朋。上元老與泥丸倉華青城明堂等共爲朋中元老與赤城童子丹田皓華含明英玄等共爲朋下元老與太乙魂停靈元太倉等共爲朋常存三老和百神流通部位營衛無有差失也或精或胎別執方。下丹田者元命之根本精神所藏五炁之元也在臍下三寸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胎主和合赤子陰陽之門戶也桃核合延生華芒。太乙君名處中使神炁盈美也男女迴九有桃康。丹田下神名桃康主人之精胎能迴涌三田成九神之炁道父道母對相望。陰陽兩半成一故對相望師父師母

男女父母師父師母之云總之一陰陽也

丹玄鄉。道與宗師陰陽之主也丹玄鄉爲存丹田之法可用存思登虛空。學仙之道殊途一會歸要終。合三以爲一散一以爲三此道之要也閉塞三關握固停。口爲天關生神機手爲人關把盛衰足爲地關生命靠又臍下三寸爲關元亦曰三關主固精護炁不妄施泄泄也含漱金醴吞玉英。金醴玉英口中之津含而漱漱而吞衞生之道也遂至不饑三蟲亡。上蟲白而青中蟲白而黃下蟲白而黑人死則三蟲出爲尸鬼各化爲物與形爲殃孽之衛破也心意常和致忻昌。道通無礙五嶽之雲氣彭亨。五臟之炁爲五嶽之雲彭亨流通無壅之稱也保灌玉廬以自償。王旁鼻廬也三蟲既亡眞炁和合出入玄牝綿綿不絕故曰自償五形完堅無災殃。五體與五臟之形也存鍊道成虛實生白五臟堅完自然災病不生神炁自安

上觀章

精則神神則明明則星皇四達無門無旁

上觀三元如連珠。三元爲三光之元日月星也落落明景照九隅。三光在上而下燭九隅九方也言常存日月洞照一身也五靈夜燭煥八區。五靈謂五星也燭煥羅列一身常能存之則與天地同休子存內皇與我遊。大道無心有感即應身披鳳衣銜虎符。仙宮之服銜也一至不久昇虛無。一者無一之稱所謂人能守一萬事致畢也方寸之中念深藏。方寸之中爲下關關在臍下三寸方圓一寸以藏精不方不圓閉牖窻。方靜圓動不動不靜但當杜塞不妄泄也三神還精老方壯。還精神於三田則久壽延年矣魂魄內守不爭競。魂陽魄陰各得其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神生腹中銜玉璫。內守不洩神生銜璫腹中內明

懷玄抱真含英養精非靈臺遲恠終墮鈍根

口叱珠玉挾兩眉間直入上三寸爲玉瑠紫府靈注幽闕那得喪腹中神生靈氣流通故不亡也固精關於腎腎主水色黑氣通於耳雙立闕者象於峻極也

靈臺章

靈臺鬱藹望黃野。心曰靈臺脾爲黃野常專一存見黃庭也三寸異室有間上下。三冊田上中下三處各異每室方圓一寸也故云三寸今人猶謂心爲方寸即其所也關榮衛高玄受。三田之間各有間關榮衛部分至高至低心當受以存念也洞房紫極靈門戶。兩眉間入三寸爲雙冊田入二寸爲洞房洞房上一寸爲極真宮所謂靈門戶也是昝太上告我者。我者搏桑大帝自謂告言道君授以黃庭之術也此道不遠正在冊田故言是昝左神公子發神語。左有無英云公子亦互言耳發神語者用心專一則神歡之以道也君有白元併立處。左右爲學道者之時明堂金匱玉房間。皆上元之宮也上清真人當吾前上元部神想在天庭之際黃裳子冊炁頻煩謂中元童子處於赤城頻煩炁盛不衰竭也借問何在兩眉端明堂之所內挾日月列宿陳兩眉間上一寸玉瑠金闕左日右月所謂挾也一身之中五行布列各按方隅所謂陳也七曜九元冠生門七曜七星配人之七竅九元九辰配人之九竅參一不可故曰冠生門也

三關章

金關雄峙玉籥時啓

三關之中精氣深謂關元之中男子藏精之所也九微之內幽且陰三冊田三洞房合上三元爲九宮宮中精微故曰九微言幽玄而不可見也口爲天關精

神機言發於精循樞機也手爲人關把盛衰縱捨由己足爲地關生命扉言運用己身而生也

若得章

若得三宮存玄冊。三冊田宮故曰三宮玄冊冊元心也存思在心故偏指一所也太乙流珠安崑崙。太乙流珠謂目睛頭爲三今君爲崑崙指上冊田也重重樓閣十二環。謂喉嚨十二環相重重在心上心爲絳宮有象樓閣故也自高自下皆真人。高下三田十二樓閣皆有真人玉堂絳宇盡玄宮。絳宮明堂上下相壅皆宮室也璇璣玉衡色闌干。喉骨環員轉動之象闌玕其色也瞻望童子坐盤桓。存見赤城童子子冊真人坐言其神安靜也問誰家子在我身。言己有之此人何去入泥丸與上元諸神上下相應經云腦爲泥丸九宮千千百百自相連。神本出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變化不離其身心也一一十十似重山。存見萬物重疊安坐山象坐之形也雲儀玉華俠耳門。雲儀玉華鬢髮之號言耳居其間凡言華者猶草木之華也赤帝黃老與我魂。赤帝南方帝也黃老中央也魂爲陽魄爲陰陰陽相應故言與魂三真扶胥共房津。魂與赤帝黃老爲三真言相應扶胥同津共炁五斗煥明是七元五斗五星北斗七元七辰也日月飛行六合間。天地內爲六合存念身中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如一天之間了然也帝鄉天中地戶端。眉上髮際五分直入一寸爲地鄉又明堂上一寸爲天庭即天中又鼻爲上鄉之地戶心存日月星辰等諸神常在其端謂鼻之上髮際之下也面部魂神皆相存內外心神自相

載營魄抱一其能離乎

應也

呼吸章

盈虛消息 呼吸吐納 凝結充羨 還嬰返真

呼吸元炁以求仙，採飛根玄驊吞五芽咀九霞服食胎息之道謂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炁 仙公公子似在前。此洞房訣也洞房宮左為無英一名公子仙公直指黃庭學者黃庭仙公能行洞房之訣而存其公子故言在前也 朱鳥吐縮白石源，朱鳥舌象白石齒象吐縮導津液謂陰陽之氣流行不絕故曰源也 結精育胞化生身，本已之所以從來也 留胎止精可長生，學生之人安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玄精不傾然後可以有形神服霞呼吸二景若數行交接漏洩施者則炁鐵神亡精靈枯竭何能長生 三炁右迴九道明，三炁為三丹田之炁也右迴言周流順緒謂和陰陽則四關九竅通流明朗而無疾也 正一含華乃充盈，含正守一神炁華榮故能充滿大合乘物而變之也 遙望一心如羅星、存見赤城子居在城中如星之映羅繫也 金臺之下不可傾，謂心居肺下主金其色白故曰金室常能存之長生不死 延我白首返孩嬰內指事謂童顏不死

瓊室章

瓊室之中八素集，謂上元清真瓊室體骨之象也 泥丸夫人當中立。洞房中有父母母則夫人 長谷玄鄉繞郊邑，長谷鼻也玄鄉腎也郊邑為五臟六腑也 言鼻中炁出入下為腎連周繞臟腑居赤城存想內郛外郛故為象喻也 六龍散飛難分別，言六腑之炁微妙玄通難分別而想存之 長生至慎房中急，炁亡液漏髓枯精竭

枝堂華葉 果實當布 正在根株 不失其素 青青又何 失哉

益以淈濁而洩以尾閭不守不慎也 何為死作令神泣，房中不慎傷精失明故神泣也 忽之禍鄉三靈沒，禍鄉死地三靈三魂也謂爽靈胎光幽精亡也 但當吸炁錄子精。呼吸吐納閉房止精 寸田尺宅可治生，謂三丹田之宅各方一寸故曰寸田依存丹田之法以理生也 若當決海百瀆飲，謂房中淫洩不知閉止 葉去樹枯失青青，言無生氣 氣亡液漏非已形。閉房鍊液不遠唾不多言也 專閉御景乃長寧，專閉情慾存日月光即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也 善保我泥丸三奇靈，泥丸上丹田也三光隱化則成三宮一曰太清之中三君也二曰三丹田神三曰符籍之神故曰三奇靈也

恬淡自守 却視閉聰 此存想境界

恬淡閉視內自明，謂存思丹田之法 物物不干泰而平，行道真正邪物不干 慤矣匪事老復丁。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老者復壯少者皆強慤矣必然 思詠玉書入上清，精研內景必獲仙道

常念章

常念洞視 最要緊處

常念三房相通達、三房謂明堂洞房丹田之房也與流珠五帝天庭極真玄丹泥丸太皇等諸宮左右上下皆相通達 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想三三如九合九為一明澈天地無有內外 存嗽五芽不饑渴，五芽者五行之生炁以配五臟也 神華執巾六丁謁，神華者太陰玄光玉女道之母也衣五色朱衣脾臟之上黃雲華蓋之下六丁者謂六丁陰神玉女也

指身中而言

急守精室勿妄泄，精室謂三丹田上下相連而不絕藏之在於心心即中丹田也緩急之所由真妄之根本 閉而保之可長活，積精之所致也

人身有至寶閉而保之則真鉛真汞在我

起自形中初不濶，謂心使氣微妙無形 三宮近在易隱括，謂三丹田中真宮近在人

勿正勿忘勿助所謂節度也

身隱括精炁常以心爲君主也虛無寂空中素外指事也使形如是不當汙使形輕靜如懸纖素於空中也又身中空素使如器染素麁靜常然汙謂有外事也九室正虛神明舍九室謂頭中九宮室及入之九竅使上宮榮華九竅真正則衆神之所止也存思百念視節度存念身中有百神呼吸上下一如科法文云千千百百似重山皆神象也六腑修治勿令故肺爲玉堂宮爲尚書腑心爲絳宮元陽腑肝爲清冷宮蘭臺腑膽爲紫微宮無極腑腎爲出㱀宮太和腑脾爲中黃宮太素腑異於常六腑也

治生章

治生之道了不煩無爲清簡約已守正無行形中八景神五臟有八卦天神宿衛太乙使者八卦外有十二樓樓謂喉嚨也臍中爲太乙君主人之命一名太洞一名崑崙一名大極主身中萬三千精光二十四真出自然天有二十四真炁人身亦有之又三冊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眞人皆自然之道炁高拱無爲魂魄安行忘坐忘離形去智清靜神見與我言能清能靜則心神自見識覽無外與已言之即謂黃庭真人也安在紫房幃幙間紫房幃幙一名絳宮赤城中童子所安之處存思心神其壯如此也立坐室外三五玄謂八景及二十四真神榮衛人身則三田五臓真氣調柔無有灾病燒香接手玉華前玉華則華蓋之前也謂眉間天庭也共入太室璇璣門天有太室玉房雲庭中央黃老君之所居也洞通左右黃庭之内人身俱有之高研恬澹道之園研精恬澹真氣來遊内視密盼盡見真入淨思存百神森然真人在巳莫問鄰老子者天之魂自然之居常待道君在左右人身俱有之何處遠索求

常清常靜真完神固何必能經鳥呻哉

内視密盼靜定之義

因緣經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之不遠

隱景章

隱景藏形與世殊含光藏輝滅其跡匿其端含氣養精口如朱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帶執性命守虛無虛靜恬澹寂莫無爲名入上清死錄除得補真人則象玄名三神之樂由隱居理身無爲則神樂理國無事則人安三神三冊田之神是也倏欻遊遨無遺憂倏欻疾發也無遺憂謂懸解之也羽服一整八風驅八風八方風也先驅掃路也羽服仙服也控駕三素乘晨霞外指事三雲九霞乃神仙之所

爲則無爲無爲而無以爲則三神樂無遺憂矣

五行章

五行相推返歸一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相推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周而復始互相剋法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周而復始相推之道也返歸一一者一水數也五行之道萬物之宗即道生一也三五合炁九九節三者在天爲日月星地爲珠玉金名曰三寶在人身爲耳口鼻名爲三生天地人爲三才而名稱之五者帝精也故云三五合三三爲九也可用隱地回八術九宮中有隱遁變化之術太上八炁奔宸隱書是曰八術伏牛幽闕羅品列伏牛腎之象也腎爲幽闕左腎爲玄妙右腎爲玄元羅列品位存思則晛三明出於生死際天三明日月星地三明文章華人三明耳鼻口是生死之際也洞房靈象斗日月存三元於洞房父曰泥丸母雌一明堂中有君臣洞房中有夫婦冊田中有父母泥丸腦神名知其雌守其雌雌無爲一也三光煥照入子室

五行九炁默運於我生而不生死而不死非生非死非死非生

明白四達能存玄真萬事畢。莊子曰人能守一萬事畢一身精神不可失。常存心之不舍須臾

玄元章

玄元上一魂魄煉。實一以煉神神煉以合一一之爲物叵卒見。著無稱也心恬澹以得之而不可見須得至真乃顧眄。守真志滿一自歸己至忌死炁諸穢賤。大道中虛本無淨穢家獲真正則淨穢有殊殊而不齊則是非起於內生死見於外故清淨者生之徒濁穢者死之徒故養生所忌六神合集虛中宴。六甲六丁六腑等諸

實一煉神不觸所忌則泰鑰在我

神皆在身中虛空則寞然而安結珠固精養神根結珠謂咽液先後相次如珠固精不注神根形根也氣神之不得固之不害其之有、人以君爲命君以人爲本互相資藉以爲生當調養之也玉匳金籥常完堅。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籥鎖也匳或爲匙閉口屈舌食胎津。屈舌通津液食津而胎仙故曰胎津使我遂鍊獲飛僊。精功勤誠之所致也

仙人章

仙人道士非有神。修學以積精治炁以爲真積精累炁以爲真。固精守炁積鍊成真修學以得之黃童妙音難可聞。黃童謂黃庭真人也一名赤城童子妙音謂黃庭道之妙音也玉書絳簡赤丹文。黃庭一名太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字曰真人巾金巾。真人則黃童也金色白在西方主肺色白在心上故曰巾真人馮午倨子獲卯戴酉酉者金也負甲持符開七門。甲子神名王文卿甲戌神名展子江甲申神名扈文長甲午神名衛上卿甲辰神名孟非卿甲寅神名明文章存六神之名者則七竅開通故無有疾病

積精累炁煉攝之根

火兵符圖備靈關。赤童斬邪鎮皆使役三五火兵太陽上有赤精開明靈童總御大兵備事三宮即火兵三五家事也符者八素六神陰陽王胎諸符也圖者六甲玉女通靈太乙真人老子內視諸圖也可以修守虛關關即三關四關等人身中俱有之前昂後卑高下陳。列位之形象也執劍百丈舞錦幡。神兵旛劍之形狀也十絕槃空扇紛紜。空中作炁暐曄揮霍火鈴冠霄隊落烟。金精火鈴冠徹霄漢部伍隊陣狀如落烟屯雲之勢安在黃闕兩眉間。存思火兵炁狀俱在天庭天庭一名黃闕在兩眉間也此非枝葉實是根。學仙之本

紫清章

虛中恬澹真之真也守之堅固則神完矣

積功成鍊非自然。學以致其道也是由精誠亦守一。守一如初成道有餘內守堅固真之真。從等卻也虛中恬澹自致神。神以虛受故也

百穀章

百穀之實土地精。土實曰穀陰之精也五味外美邪魔腥。非清虛之真炁臭亂神明胎氣零。胎炁謂無味之味自然之正炁也服炁有胎息之正法度零猶失

六根六賊皆邪魔也食炁太和降魔之符也

那從返老得還嬰。髮白反黑齒落更生還嬰之事也三魂忽忽魄糜傾。忽忽不恬澹糜傾朽敗也何不食炁太和清。進服煉之道、故能不死入黃寧。黃寧黃庭之道成也

心典章

以心爲體以念爲用陰陽調和棟隆之吉

心典一體五臟王。神以虛受心爲棲神之宅故爲之王動靜念之道德行。念謂念丹元童子也夫念爲有志爲志念則易心而後語亡則反心而全神故道德行也清潔善炁自明光。常念之故丹元童子也坐起吾俱共棟梁。神以身爲屋宅故云共棟梁語晝日耀景暮閉藏。莊子曰其覺也魂開其寐也魂交而閉也通利華精調陽陰。謂心神用舍與日相應華精目精也心開則目開晝陽而暮陰故云調陰陽也

經歷章

陰陽五藏其宅寧氣致示可以久視

經歷六合隱卯酉。心之用舍陰陽之所由也晝爲經歷夜爲隱藏六合天地上下四方卯酉以北爲暮幽隱屬之兩腎之神主延壽。腎神玄冥育嬰皆屬北方主暮夜人能清心則主長壽河上公曰腎藏精也轉降適斗藏初九。九陽數也斗北辰也主陰炁謂陽炁下與陰合易曰乾吉在無首藏之也知雄守雌可無老。守雌則藏九之文也知白見黑氣自守。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此藏九文也

肝炁章

肝炁鬱勃清且長。肝謂東方木生春生炁之本也清長炁色象也羅列六府生三光。存想生氣遍照五臟六腑如日月星辰光曜明朗也心精意專內不傾。能知一也雨潤萬物玉漿乃潤百體也玄液雲行去臭香。真炁周流則無災病治蕩髮齒煉五方。雲行雨施無所不通故曰五方五臟也取津玄膺入明堂。咽液之道必自玄膺下入喉嚨喉嚨一名重樓重樓之下爲明堂明堂之下爲洞房洞房之下爲丹田此中部也下溉喉嚨神明通。身命以津炁爲主坐侍華蓋遊貴

日照內覺藏無而無歸根復命可以還嬰

京。華蓋肺也所在肺之下貴京丹田也飄飄三清席清涼。三帝三丹田之道君也亦名真人言肝炁者炁飄飄周流三田之所也肝炁爲目精故席清涼也五色雲炁紛青葱。肝氣與五臟相雜者爲雲閉目內眄自相望。常存念之五臟自見使諸心神還自崇。赤城童子與心臟真人合契同府共相尊敬七玄英華開命門。七竅流通無留滯也通利大道存玄根。身爲根本百二十年猶可還。當急修行時不可失過此守道誠甚難。去死近也唯待九轉八瓊丹。九轉神丹白日昇天八瓊丹砂雄黃空青流黃雲母戎鹽隱石雌黃也要復精思存七元。雖服神丹然爲黃庭之道七元者謂七星及七竅之真神日月之華救老殘。左日主日右目主月日主肝炁東方木行也太位春春爲生炁故云救老殘肝氣周流終無端。莊子曰脂窮爲薪而火傳生得納養而命續

肺之章

肺屬金而炁起於三焦則火易炎故養生家所必不可不慎

肺之爲炁三焦起。中黃經云肺首爲三焦肺之爲炁起自三焦焦者熱也言心肝肺煩熱之義視聽幽冥候童子。童子心神赤城中者月童也謂人欲知死生以手指拄皆有光則生無光則死也候其目光調理五華精髮齒。五華五臟之炁髮欲數櫛齒欲數叩三十六嚥玉池裏。口爲玉池亦曰華池咽液入丹田所謂灌溉靈根也開通百脉血液始。身中血液以口爲本始顏色生光金玉澤。百節開通齒堅髮黑不知白。返本還嬰存此真神勿落落。專神不倦

隱藏章

此明脾宮之事

隱藏羽蓋看天舍。脾宮為丹田黃庭中央戊巳土也仰觀肝肺如蓋之舍朝拜太陽樂相呼。衆神次於脾宮神敬太上神仙喜樂相召也謂魂典衆仙合會也明神八威正辟邪。八靈神有明德正法而去邪保守脾宮也八威八靈神也脾神還歸是胃家。脾為胃用故神歸之脾磨食消胃家之事

欲養靈根外斷業根

耽養靈根不復枯。脩黃庭神愛養性命不復枯朽所閉塞命門保玉都。閉丹田命命門者下丹田精氣出入神之處也身為玉都神聚其所備都邑也萬神方胙壽有餘。衆靈降福能延駐也胙報也萬神以養見報故壽有餘也是為脾建在中宮。脾主中宮上德位也五臟六腑神明王。黃中以脾為主也上合天門入明堂。存五臟六腑之氣上合天門天門在兩眉間即天庭也眉間入一寸為明堂守雌存雄頂

知雄守雌外方內員二語可以淑世

三光。知其雄守其雌雌壯柔弱也三光謂日月星也外方內員神在中。外方內員明堂之象脾神與真一居中也通理血脈五臟豐。神怡心消骨青筋赤髓如霜。百骸九竅悉皆真正脾救七竅去不祥。脾通胃氣以應外竅禦邪辟惡脾磨食消耳聰目明日月列布張陰陽。氣分布兩循左陽右陰日陽主男月陰主女也兩神相會化玉漿。陰陽和會生精化其男女陰陽自然之津液也淡然無味天人糧。神雖和會常味無味子丹進饌肴正黃。童子用黃氣為食而饌之饌氣也子丹真人也丹用之真氣脾為中黃脾磨食也乃曰琅膏及玉霜。津液精氣之色象也

子母不相離則沖然和矣

太上隱環八素瓊。喉嚨曰重樓名太上隱瓊中有八瓊素液也漑益八液腎受精。能滋八液入腎為王精咽液流下入腎宮化為玉精伏於太陰見我形。

腎為太陰陽伏其間是胎之形也太陰洞房謂觀瓊液之形象陽風三玄出始青。三冬色玄陰極則生春發陽出青氣陽風感化也陰陽二氣與腎氣為三三生萬物微妙故曰三玄出始青言萬物生色青積清成青也恍惚之間至清靈。三玄性生其氣微妙不可以形質求之乃於恍惚之間得至清虛之境陰陽之氣至微妙戲於飈臺見赤生。遊於飈臺之上見赤子真人也謂和暢之氣化為赤子飈臺神仙之遊集所也逸域熙真養華榮。傲戲飈臺是為逸域仰真聖怡悅華物外真氣是自然養生也

陽龍遁芝九竅歸其玉鑰矣

內眄沈默鍊五形。希聖真聖還視內觀脩鍊形躰神氣長存三氣徘徊得神明。內眄鍊形三田氣行得與神靈相通三丹田之氣也隱龍遁芝雲琅英。肝膽為隱龍竅脉為內芝雲琅英者脾氣之津液也可以充饑使萬靈。芝英能使不飢驅使衆靈服氣道成役使鬼神上蓋玄玄下虎章。服鍊道成天降神虎玉章神仙之服御也

沐浴章

示以入靜持經之法

沐浴盛潔棄肥薰。盛字古之淨字肥薰內葷五辛也入室東向誦玉篇。向太帝也太帝在東約得萬遍義自鮮。遍數既足功多則義自明不出身中

無欲二字最是肋骨

散髮無欲以長存。蕭然無欲而得長年散髮無為自得之意五味皆至正氣還。神凝液流正氣入臟成五味而俱至也人口五為一自然之道夷心寂悶勿煩冤。不見有心自然無悶悶靜也寂然清淨其政悶悶其民淳淳過數已畢體神精。過數已畢身入虛妙專誠所致

內景玉經終

上有天門一闔一闢闔之自我進其闢之

黄庭外景經上

上有黄庭下關元黄庭者在頭中明堂洞房丹田三處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門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是也後有幽闕前命門幽闕者兩腎也如霞杯却着脊去臍三寸上小下大又有日月命門者及臍下也呼吸廬間入丹田呼吸喘息炁出為呼入為吸廬鼻也謂吐故納新之要眉間却入三寸為丹田宮也謂引炁從鼻入至丹田也玉華清水灌靈根玉池清水口中津液也靈根者舌也常當咏齒漱液灌溉舌根審能脩之可長存令人晝夜脩行不解可得長存黄庭中人衣朱衣存思脾中有子母從胃管入脾中着赤衣闢門壯籥合兩扉下丹田之門籥無妄開也幽闕使之高巍巍兩腎在闕門之外地宮之樓生炁之府上通於耳耳在頭兩邊故曰巍巍丹田之

既知其母後守其子可以自固

中精炁微臍下三寸是也方圓亦三寸其炁微妙存之則在忘之則無又易失故曰微玉池清水上生肥玉池口也清水口中津液也上生肥者津液會聚舌上故曰肥也靈根堅固老不衰靈根者舌根也常卷舌根咏齒行之勿令舌根涸燥常存其神久壽不衰中池有士衣赤衣常存思心中赤子看赤綾絳衣居丹田吉凶緩急可驅使也田下三寸神所居謂脾也在下胃上臍下有臍中靈根神所居也中外相距重閉之令人閉精自守勿妄施捨閉以金關玉籥也神廬之中當脩治神廬為鼻鼻中毛常須脩理除去之行炁鼻中除邪惡也懸膺炁管受精符舌下為精符喉嚨為炁管精炁從上下也上元合會炁微妙真人上下通神路也急固子精以自持令人閉炁還精自守勿妄施泄還精補腦不老之道宅中有士常衣絳常存思心神着絳丹

一熟靈犀烱烱方寸日然玄牝立玄開竅

衣出入無災害可却衆邪子能見之可不病念精心神思之不止內見赤子則身無疾病故也橫立長尺約其上脾橫長尺餘覆在太倉之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常守養脾神思之不生則無災病也呼吸廬間以自償以鼻引炁入口咽之元炁潤澤故得天之償也保守完堅身受慶保精養炁身神光澤故曰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丹田方寸念守精炁謹潔護持為謹蓋藏也精神還歸老復壯還精鍊形以塡腦炁齒堅髮黑身不老也使以幽闕流下竟引明堂中赤子下絳宮值臍精流入丹田以養其形養子玉樹令可壯常當守下元精炁如玉堅閉精守神令可枝壯也至道不煩無旁午無至煩亂安心定意正行向午也背子向午腰帶卯酉靈臺通天臨中野心為靈臺上通氣至腦戶下通炁至脾中其炁周匝一身方

矣

寸之中至關下喉嚨廣一寸也明堂中真人下和丹田上還明堂也玉房之中神門戶陰陽為神門戶主其精約也男曰精女曰約男以藏精女以月水故曰門戶皆是公子教我者心為大府公正當心左腎為司徒公右脊為司空公皆受精炁不得漏泄能守一則見之明堂四達法海源眉頭一寸為明堂炁皆流達如海之源也真人子丹當吾前赤子為真人字子丹在明堂中常能思之壽乃可延三關之中精氣深關有三部天關口也地關下部也人關兩手也常握固閉塞三關邪炁不生也子欲不死脩崑崙崑崙者頭也令人養腦中泥丸不死得長生也絳宮重樓十二級喉嚨十二環在心上為絳宮也宮室之中五炁集五臟之炁心為帝王最居中央衆神來會於赤子之側也赤城之子中池立赤城心也舌謂之子口為中池也下有長

閉固精門□□□□守之又守乃可久視

閑暇無事則心靜心靜則邪穢自消又何穢污

城玄谷邑小腸為長城引炁入於胞中也長生要妙房中急養性要妙閉固精棄捐淫慾專守精長生要妙守精□□寸田尺宅可理生目為寸田面為尺宅理生仰觀上部真神也繫子長留心安寧常觀赤子之身形也魂嗯常在萬神不傾恬惔無欲心不恐皇故自安寧觀志遊神三奇靈守上部靈根舌也守中部靈根脾也守下部靈根精房池也閑暇無事心太平恬澹寂莫守虛無為身躰安寧心太平池常存玉房神明達玉房神之門戶常存精炁往來神明自達時念太倉不饑渴太倉胃也五谷之廚時思念之不復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常思黃庭中真人則六丁玉女自來侍衛可役使也閉子精路可長活絕邪棄俗閑閉精路可得長生正室之中神所居正室明堂洞房也常思赤子生其中為真人存之則在不思則忘也洗身自理無敢污清靜獨處焚香思真絳宮真人諸玉女當來見形與凡人言語歷觀五臟視節度常思五臟諸神勿離已身六腑脩治潔如素六腑者膽為一胃為二膀胱為三大腸為四小腸為五臍為六部腑也凡此六腑當須潔淨虛無自然道之故虛無十有二炁自然為先人離遠無知其真物有自然事不煩能知自然為真人坐在立亡萬世常存何煩也垂拱無為身體安恬澹無為堀然獨處安心定志正炁自居故身體安泰也虛無之居在幃閒幃閒自障閉洞房修道常居此都不與人爭故曰幃閒之居寂莫曠然口不言閑居自處念道思真見之勿驚閉口不言也恬澹無欲遊德園寒不衣暑不汗恬澹無欲堀然獨居出隱於山不貪榮貴也清淨香潔玉女存清淨獨處專心自禁香熏齋潔玉女侍衛脩德明

養性修真須是無為纔加作用便非自然

抱一守虛無思無為扶養之本立矣

達道之門令人守命門端坐正念無邪視也修道明白觀表知裏神自為人開道戶也

黃庭外景經中

作道優游深獨居作道當入淨室中從胎鍊形還於精神也扶養性命守虛無虛無者自然也守道養形脩契自然無離於己身也恬澹無為何思慮恬澹清淨養神愛體遠害萬里無復思慮羽翼已成正扶疎學道俱脩身躰輕舉恍恍惚惚如有毛羽來即舉昇故曰扶疎長生久視乃飛去得道不死度世長存乃能白日魂飛入太清池五行參差同根節五臟法五行或上或下參差同一候寵池三五合炁要本一上下三五合一室三五斷則返一也誰與共之斗日月左目為日主父治在其中右目為月主母治在其中斗者七星候也亦謂之七政抱玉懷珠和子室祿祿如玉落落如石行炁握之念如連珠子能知之萬事畢脩道守一服炁延年反命神仙萬事畢矣子自有之持勿失閉精自守念赤子也即得不死入金室修道審入九室返胎煉形修理玄白寘炁恬然閉塞三關邪炁不生也出日入月是吾道日月為兩目也俠於左右所治也在紫房宮中出入為道之真天七地三迴相守天有七星地有三精元炁回行無窮極也昇降進退合乃久元炁昇上降下混沌亦無形端天地得之乃能長生玉石珞珞是吾寶王曰如石在下部也子自有之何不守閉精自守愛炁養神心曉根基養華采根基者謂人知守一也華采者謂人面目也澤體有光華也服天順地合藏精天炁下降地炁上升二合成德變化相生閉炁守精養神煉質九原之山何亭亭泥丸中炁王去書邑明真人太乙

出日入月則宇宙在乎手

不痴不迷　不迷不痴

住其中亭亭心也 中住真人可使令。真人赤子可爲使令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內陽三神可長生。陽謂元陽也白也須臾變異長生之要守三黑之神者也 七日之五迴相合。七竅五臟共相和同共於一室 崑崙之山不迷誤。崑崙爲頭也真人所遊戲其中日月運行寒暑更變終不誤也 蔽以紫宮丹城樓。丹田上通紫宮中有五城十二樓真人在其中遊戲 俠以日月如連珠。兩目也玄炁明照出若連珠五色恍恍子常念之壽命無窮也 萬歲昭昭非有期。真人得道萬歲易形男八女七從此而生與日月相守天地相保 外本三陽神自來。三陽三光應候也嬰兒生時一神魂魄來入形中也 內養三陰可長生。鼻引陽炁取之以內養赤子真人嬰兒是曰三陰赤食神也 魂欲上天魄入泉。魂陽魄陰也謂世人無道德魂魄離身歸散本也 還魂返魄道自然。拘魂制魄令不動作常在身中道以自然

陰陽闔闢　如環無端　獨食太和　乾坤以周

黃庭外景經下

璇璣懸珠環無端。璇璣運轉炁脉流通無復休竟閉口養神嗽鍊醴泉如流珠也 玉牝金籥常完堅。陰爲牝陽爲籥兩不相傷得中和之炁還精鍊形故得完堅 載地懸天周乾坤。地載人人懸天道不在上不在下微妙在乾坤中央故周流天下也 象以四時赤如丹。明堂四達應爲四時真人子丹之所居矣子能思之咀嚼其炁則壽無窮也 前仰後卑各異門。頭與足腎與心心赤腎黑本同根水火相克故異門 送以還丹與玄泉。丹者血也化入下源變爲白精當此之時縮鼻還之上至泥丸下至口中變爲玄泉 象龜引炁至靈根。以鼻引炁至於舌根嚥送腹中則雷鳴應之真炁使之然也 中

恬淡自然　是謂歸根

有真人巾金巾。赤子著絳衣冠金巾也 負甲持符開七門。服符六甲辟却邪兇布炁七竅耳目聰明又云背子向午腰卯酉符者炁也 此非枝葉實是根。自然要道非虛文也 晝夜思之可長存。晝夜思道勿懈也閉目視真開目思神可得長生 仙人道士非有神。道無二家充備使然同共一根無復他仲和心定志故道日生 積精所致爲專年。陰陽不妄施精神不漏洩積精受炁壽可萬歲矣 人皆食穀與五味。俗人食土地之精以身死報地聖人食元和之炁以身仙報天 獨食太和陰陽炁。學仙之士朝食陽炁暮食陰炁并食元炁 故能不死天相既。得道者不死也季命無極與天相既也既者通也 試說五臟各有方。五臟象五行四肢象四時土爲之主處中央 心爲國主五臟王。心如鷄子危而難安國有賢致太平心處清身安寧

不嗽不昧　真光不露

意中動靜炁得行。謂存守內神身心安靜不妄驚動炁易行之故也 道自持我神明光。守一念道持護我精神明光也 晝日昭昭夜自守。謂思心中赤炁明照萬神守日月光思兩腎根晝即守光夜即神故也 渴自得漿饑得飽。飢食自然之炁渴飲華池之漿不飢不渴可得長生 經歷六腑藏卯酉。耳也根生六腑藏出卯酉要妙達矣不可得也 轉陽之陰藏於九。陽反陰轉體相赴還藏於九九爲頭故經云左三右七藏九居一也 常能行之不知老。常以鷄鳴時仰卧被髮啄齒三十六通吞津咽炁遠死之道 肝之爲炁脩且長。謂修炁上行達於頂以補泥丸 羅列五臟生三光。五宮六腑各得所主腎上下各有日月三光三光者日月星候之謂也 上合三焦道飲漿。三焦三關元也飢食自然炁渴飲華池漿不復飢渴也 精候天

精蓄則陰陽調矣

地長生道。精是吾神炁是吾道根精悲炁上下食方理也 我神魂魄在中央。中央魂魄兩腎也左魂右魄晝當以魂守魄暮當以魄守魂抱魂制魄不得動作也 精液流泉去鼻香。陰陽交接漏液失精欲食無味鼻失芬香 立於玄膺含明堂。舌下為玄膺肺為明堂含炁咽之灌於明堂流行身中也 通我華精調陰陽。謂蓄精養神也負陰抱陽調精神也 伏於玄門候天道。門為鼻也候上部之一神 近在我身還自守。令守神精自念已也 清海無為神留止。內當修道作無為外當修道作無欲 精氣上下關分理。氣當精思上下部守一神也 七孔已通不知老。頭面七孔精神門戶通利身識不知老也 還坐天門候陰陽。朝食陽氣暮食陰氣都會於口中也 下於喉嚨通神明。喉嚨有十二時亭長皆持王戟使守喉嚨真人住其中主通炁上下 過華蓋下清且涼。眉為華蓋神住其中 入清虛囦見吾形。入腦戶見泥丸君也 期成還丹可長生。却白住年身不壞老故得長生 還過華池動腎精。從腦戶歷脊下至腎中也 望於明堂臨丹田。眉間却入一寸為明堂却行三寸為丹田也 將使諸神開命門。鼻引真炁晝夜綿綿 鼻為天根 通利天道藏靈根。頭圓象天靈根舌也 陰陽列布如流星。面有七孔象七星極陰反陽觀目而望見列星也精施炁布入玄庭矣 肝氣似環終無端。肝炁周流身中似環無端也 肺之為炁三焦起。肺炁出由三關天關口也人關手也地關下部也 伏於天門候故道。天門為口也候故道者通腦戶也 清液醴泉通六腑。漱湧華池灌沃舌根流通大腸小腸膀胃膀胱命門乃六腑也 隨鼻上

金為水母母[illegible]子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胞

縱有魔境了不相妨

下開二耳。元炁出入鼻中上下通於二耳 窺視天地存童子。天為頭地為下部童子為丹念守一神也 調和精華理髮齒。令人吸五炁啄齒三十六通因液三十六過乃理玄白也 顏色光澤老不白。令人却白住年面目即生光澤髮不復白也 下於喉嚨何落落。喉嚨中有十二亭長悉持玉戟使守喉龍 諸神皆會相求索。謂諸神聚會也心意有之亦八極也 下入絳宮紫華色。謂心神赤炁色紫也 隱藏華蓋通神廬。眉為華蓋下通炁至鼻也 專守心神傳相呼。當存念心神為國主諸神為民使呼召無有不到也 觀我諸神辟除邪。精思內達見於神明邪炁無復敢干也 脾神還歸依大家。赤子還入黃庭中脾為中主制御四方道之深者也 藏養靈根不復枯。令人養靈根不復乾燥也舌下有醴泉出於流珠常含而咽之勿妄吐也 至於胃管通虛無。本文缺此一句按御臨本收入 閉塞命門似玉都。人生係命於精約常當愛養精約者勿妄施泄精約如玉在下部也 壽傳萬歲將有餘。令人却白住年還丹養命身不衰老可得長生 脾中之神遊中宮。脾在太倉上朝為老君守理堂上遊明堂宮為太乙君也 朝會五神和三光。脾為中主諸神皆會於闕下三光日月照也 上合天炁今明堂。自炁上昇下還腦中今會明堂中也 通利六府調五行。五臟六腑各有所主五行下法五常主為五星也 金木水火土為主。金為白木為青水為黑火為赤土為黃為中主制御四方 通利血脈汗為漿。五內安寧血脈不驚手足汗液神明之信也 二神相得下玉英。謂道有雌雄轉相成玉兩不相傷也 上禀元炁年益長。謂食元炁骨輕肉騰炁為神和故壽三百年得為地

五行之氣通於人身調而順之自可長年

腎者冬之月乾坤炁閉故宜閉不宜泄外陰內陽以養骨以恬其神故曰腎爲精

仙遊於人間矣循護七竅去不祥。面有七竅皆悉開通耳目聰明音聲孔彰邪炁不生喜氣自至日月列布張陰陽謂兩目也左目爲日主父伏主陽右目爲月主母主陽於六陰成其形。謂嬰兒在於胎中幽隱慎固陰成其形也五臟之主腎爲精。腎却着脊去臍三寸主吐精炁頭帶日月星辰出入二炁入黃庭。謂元炁從鼻口兩孔中出入通於黃庭黃庭者脾也呼吸虛無見吾形。握固鍊形自見虛無之形強爲筋骨血脈成。謂骨輕肉騰也肉化爲膏脾化爲筋骨化爲精神化爲丹乃成神仙恍惚不見過清靈。謂坐在立亡過歷腦戶變化爲常也坐於廬下觀小童。鼻者廬也觀見赤子住其中也旦夕存在神明光。朝暮存神不離已身光輝當在目前出於無門入無戶既已得道能自隱於出入行步不由門戶而乃爲神戶也恬澹

黃庭經 十卷 四六

清靜自然六欲不起導引華池灌溉靈根

無欲養華根恬澹無欲以道自存修行玄白養黑髮根服食玄炁可遂生。謂服食兩腎間白炁故云玄炁還返七門飲太淵。謂面有七竅皆通達也飲太洞者謂咽食口中醴泉也通我喉嚨過清靈。炁爲道也炁從喉嚨中下歷於膽也問於仙道與奇功。仙有三千六百法偹有萬端得道稟炁守自然不死之術各有奇功服食靈芝與玉英。不獨名山有芝草玉英也五臟中亦有芝草玉英常服臟中芝英故壽同天地也頭戴白素足丹田。巾月履日還精補腦名曰鍊形長生不死之道沐浴華池灌靈根。華池口也靈根舌也當漱滿醴泉灌沃舌根也三腑相得開命門。洞房華蓋明堂爲宮腑也開門者鼻也開通陰陽合會耳目故令聰明也五味皆至善炁還。漱滿口中醴泉五味皆至還丹鍊形故得長生也大道蕩蕩心勿煩。大道如江

至道非至人不傳

海待之不極思行守一勿多思慮恐亂神也被髮行之可長存。被髮食日月之精與日月相保得長生也吾言畢矣勿妄傳。此道非人勿妄傳也

外景玉經終

黃庭經 十一卷 四七

楞嚴經

如來果體其體本然何假密因用其用無
作孰為萬行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
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畢竟堅固者也特以
衆生如來隱於藏心非密因不顯衆生菩薩淪於
七趣非萬行不修覺皇於是示之以大法使不迷
於小道而默得乎無外之體喻之以佛頂使不滯
於相見而妙極乎無上之致指如來密因使明本
妙心知三世諸佛皆依此為初因明修證了義使
悟究竟法知一切聖人皆依此而證果乃至具足
菩薩清淨萬行一切事法無不究竟至於實相堅
固不壞故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
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楞嚴華言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如是之法我從佛聞
室羅筏乃舍衛也祇云祇陀華言戰勝乃太子生時
與外國戰勝因以立名桓即林也精舍即須達買園

道三衍合以施佛者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內秘菩薩外現聲聞
破惡怖魔曰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者初度陳如等
五人次度三迦葉兄弟兼徒一千又度舍利弗目揵
連各徒一百又度耶舍長者五十人舉成
數而言故止曰五十實則五十五人也
皆是無漏
大阿羅漢。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
從佛轉輪。妙堪遺囑。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應身無量
度脫衆生。拔濟未來。越諸塵累。無漏者內冥中道不落邊見也涅槃四品
十地菩薩名阿羅漢華嚴嘆衆任一切菩薩智所住
境護持諸佛正法之輪所謂佛子住持也法華嘆衆
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所謂善超諸有也能於國土成
就威儀者隨剎現身正容悟物也從佛轉輪妙堪遺
囑者道能助化德足利生也而又嚴毗尼而作範示
應身而度生意非利彼一時直欲拔濟未來使皆超

漏不漏者乃受不受之別謂取相不取相也

諸有塵累耳此阿難同列之德也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
摩訶拘絺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優波尼沙
陀等。而為上首。舍利弗即鶖子也其母名舍利因以名子智慧無雙決了第一目揵連姓
也華言采菽氏名拘律陀華言無節樹圓明洞達神
通第一拘絺羅華言大勝乃鶖子之舅根性聰敏博
學第一富樓那父名彌多羅尼子母名兼父母名為
言故曰滿慈具太辯才說法第一須菩提華言空生
即善現也生時庫藏皆空故云從曠刧來證得空性
優波尼沙陀華言塵性空也於六塵中了悟色性衆
有千二特舉六名者表入法大旨也
復有無量辟支無學。并其初心。同
來佛所。屬諸比丘。休夏自恣。十方菩薩。咨決心疑。欽
奉慈嚴。將求密義。辟支華言獨覺無學即羅漢初心即有學也自有愆失恣任僧舉曰

迦陵鳥如鳳鳴清越妙如笙簫能合宮商為百虫之音故取以比佛音

自恣九旬禁足莫由覲佛故於休夏咨決心疑自恣
決疑皆所以考九旬德業也欽奉如來而稱慈嚴者
慈以恩言嚴以威言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為諸會中宣示深奧。
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宣示深奧所以為楞
嚴發起如法華以無量義為發起也迦
陵頻伽仙禽也其音和雅佛音如之
阿難汝我同
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
間深重恩愛。究捨愛之因以起下文阿難華言慶喜斛飯王子同氣共本也天倫兄弟也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暎徹。
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
氣麤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

前有將毀戒体多言紲之

阿難厭多聞而依如定故如来談實相而詰妄想

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明捨愛之因欲漏麁惡能陳妙明欲從真淨當離愛染也阿難見相乃緣塵分別之見其所發心即妄想攀緣之心也）阿難。從無始来。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體性堅凝不涉塵妄名常住真心妙圓離垢無諸昏昧名性淨明體衆生由不自知常心妙體妄纏愛想所以致輪轉二種生死）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道固坦直因妄而曲將與研窮正道革去倒妄故以直心言之直則道可徑造矣一道謂皆以直心也）

真則直妄則曲無諸委曲即真心也心直則無上菩提從地位可入之矣

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見。誰為愛樂。阿難言。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来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問誰為愛樂窮妄本也答因心目顯妄本也目即眼根心即意識根識虛妄循如空花若執有體能見能樂豈惟迷於去空亦起我人見愛故云六為賊媒自刼家寶無始虛習任地無明皆由根識更非他物想相為塵識情為垢生死輪轉莫不由斯）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為咎。吾今問汝。惟心與目。今何所在。（妄心妄見本無實體由攀緣起是謂無始生死根本故須識其所在）阿難言。

真即王妄即賊真為妄轉即國被賊侵發兵討賊即離妄還真也

在内之心必應見内故以堂中先何所見為問

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将識心居在身内。縱觀如来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内。（謂心在内目在外自衆生至如来阿難皆然異生有十二類除土木空散非以眼倫也眼根外浮假地水火風四塵以成及其散也還歸於塵故以塵名浮根四塵指眼而言）阿難。汝今現坐如来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定内外境欲明在内之心當次第見）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来。次觀大衆。如是外望。方矚林園。（定先後見欲破在内之心不先見身内）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此引事辯定下方明之）

三摩提乃正定也千聖共由故曰一門上有此語紬之

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衆生。在此堂中。不見如来。見堂外者。阿難答言。世尊。在堂不見如来。能見林泉。無有是處。（身在堂中合先見内）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内。爾時先合了知内身。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心在身内合見身中可也而衆生能先見内否耶）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

前既發心目所在此

前既發心自謂在此指光破妄心而言

無有是處。（心胃內藏縱不能知爪脉外浮云何不覺既不內知果非在內矣此但言此心無有處所却不顯言此心是妄者要引阿難處處推呈令其情盡理窮也）阿難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因破非內復生妄計謂心在外為決了義）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摶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答言。不也。何以故。是諸比丘雖

一人不能飽餘人若諭外心不能知身也

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彼食不能飽此外心不能知身固知此身不在心外矣言乞食歸林衆前方食之衆而言我已宿齋謂一人飽矣食有四種謂段觸思識摶即段食也有形段可摶取揀非思食識食也）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辯其非外）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驗其非外兜羅綿出西番從樹所生其色如霜佛手柔軟如之）阿難言。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

見手在目分別在心則心非外明矣

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裏。（復計心潛眼根之裏下喻可明）猶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然我覺不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為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琉璃喻眼根根藏心也以在根故不見腑藏以根淨故明見外境故說潛根）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

眼見琉璃心不見眼縱能見眼眼即成境眼既成境豈能隨即分別

見眼。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無有是處。（事理俱違）（非潛根矣不成隨若前云隨即分別今眼為所見則隨義不成）阿難言。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身腑藏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是義云何。（復欲計心在內故以見暗為見腑藏若肝心肺腎脾六腑者即五臟之宮府也胃為脾府膀胱為腎府三焦為命府膽為肝府大小腸為心府肺府也）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為與眼對。為不對眼。若與

有藏則暗故見暗時即名為內何必見身內之物耶有竅則明故見明時即名為外何更責其不相干耶內外若成自顯此心不在一處

何異潛根耶

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汝焦腑若不對者云何成見先問之次難之後結之有五神之藏六化之腑三焦即六腑之一能化五穀分潤腠理有上下清濁之別故曰三焦

此謂眼但外見無容內對若可內對開眼時何不見汝之面乎

若離外見内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為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内對不成眼前之境名外見身内之境名内對前以對眼為外不得成内今縱離外見而成内對即是眼能反觀且合能反觀身中則開應反觀已面若不爾者義不成矣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内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即應如来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

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内者無有是處展轉辯明無反觀理也汝眼已知身合非覺者既在虛空自非汝體也若執兩皆有知則成兩體矣阿難言我聞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

境從心起心逐境遷即心是境即境是心

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内外中間三處由梨耶識一念之妄則變起根身器界是心生法生也又以境界風動則識浪騰起是法生心生也以心法相生則隨境思惟即是心體心法合處即為心在可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

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挃其體汝所知心為復内出為從外入若復内出還見身中若從外来先合見面思惟之心其體浮而不實故難其體之有無設若無體則空有其名云何隨合如十九界七塵特空名耳設若有體當何所在令挃身而驗明體實無在也挃猶觸也十九界者首羅長者言我先說四諦法是說

不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乎

不真今為汝更說五諦六蘊十三入十九界阿難聞已尋思法相都無此理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為見非義阿難但知心不可言見不知能見在心徒眼不見也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舉門喻能見在心舉死明徒眼不見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為復一體為

有多體今在汝身為復徧體為不徧體先立四義下詳辯之當知真心非一非多非徧非不徧也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挃一支時四支應覺若咸覺者挃應無在若挃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辯非一體無在謂無定處也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為汝辯非多體若徧體者同前所挃辯非偏體同前者當挃一支四支應覺若不徧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辯非不徧也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

心無足在不可有著而可謂之在外在内

處四義既非則不可謂隨所合處心隨有也阿難言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

思惟内無所見外不相知内無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内無見當在中間（此引大数而謬解也以為在内則不見腑藏以為在外則身不相知二義不成當在根境之中也）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為在為復在處為當在身（先問下辯身即根處即境也）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内（身有中邊二義在邊則不得為中在中則同前在内應見内矣）若在處者為有所表為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明中位無定也表標物以表顯也混亂則無所取中也）阿難言我所説中

（維摩詰心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間知其心亦非妬亦）

非此二種如言眼色為縁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為心在（謂非身處之中乃根塵之中也）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為復兼二為不兼二（此開其端下竟其説）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為中（破兼二不得為中也物根塵也體心體也物非體知者物不同體之有知則根塵與心兩立無中位矣）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為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破不兼不得為中也不兼根則非知不兼境則非不知二義既非中無可定）阿難言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

（三際求心ゝゝ不有心不有故妄元無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

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名之為心則我無着名為心不（佛意顕心本無在不應有着阿難又着於無着不免循存境相所謂攀縁妄情也）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虚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為一切汝不着者為在為無無則同於龜毛兎角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無（牒上難問意明纔有覺知不能無着也為在為無者問汝心不着彼物象為存在耶為空無耶若彼空無則同龜毛云何可説不著若有不著者則為有物故曰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即相相有則在云何無着（此皆牒難下乃結破物果無相則同龜毛物果非無即自有相知相有則心有在云何得為無著蓋相不自有由心在故有心）

（所著是境能着是心即心境二門以窮其妄猶未顯其真也）

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不自無由相盡故無以有相而言無着可乎）心無有是處（虚妄浮心縁塵而有本無實体亦無定所上七破其妄意在顕真而阿難未悟故下重請開示始破其妄心無実体也）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来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縁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煑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縁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净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

（妄情既遺妄境自無而真心真見可明）

（因阿難未得無漏不知真際之由請故詔之）

因阿難有開示奢摩他路之請故此顯離塵常性以認之塵謂隨緣分別之見常謂本然自性之体真心

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衆生業種成衆行人不成正果皆由不知二本錯亂修習故須決擇也業種者顛倒妄惑也惡叉果一枝三子生必同十諍文言今二主心同髮巳彔之卯前之忘妄說者清淨體即今正真決擇者不染煩惱名善根不涉生死名涅槃不染不涉故號元清淨體識精陀那性識也元明本覺妙明也根身器界一切緣法依此而生而失者認緣失真故云緣所遺者由遺此故無明不覺枉入諸趣言元體元明又言本明者自本而出曰元直指當體曰本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為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衆同將眼見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奢摩他路者入實際之門也其義有五一名能滅煩惱故二名能調能調諸根故三名寂靜令三業寂靜故四名遠離遠離五欲故五名能清能清貪等三濁故

絶妄故說離塵

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如來舉臂正顯本明而阿難認緣失真乃以妄心推窮尋逐緣生一念轉入前塵失其元常所謂緣所遺者此也

此阿難聞斥而重請開示

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矍驚愕貌

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

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阿難言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非我心我實驚怖兼此大衆無不疑惑惟垂大悲開示未悟阿難以對境覺知異乎土木正當人執之相一闡訶斥故以無情為難不知真我無我靈知無知妙淨明心何所不在斯由大權起教豈慶喜之實

此明至拳然之理皆推乎心義

阿難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因其怖謂無心故引物以證示有真心使知所指也心入無生法忍者令悟實相不生滅心也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故曰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指十界正報也世界微塵指十界依報也既無不因心成體安得謂之無心同土木哉以本自無染曰清淨染而不染曰妙淨一切妄心皆受性於此

本具波性方能造波全所造波即能造水

若汝執悋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為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分別覺觀即能推心也此心離塵無性不應執以為真

離塵是無体之心不應取著

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此依六塵辨無自性也謂汝縱滅見聞知覺以外離緣塵分別而內守幽閑即此幽閑心猶是法塵影事直須內外

所以作用緣塵分別爲心者塵非常住念即変滅以此爲因妄取常果

圓寂影象俱無方是真心之體 我非勑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 我非勑汝若欲識其真心也但汝以下令其揣摩分別之心自驗真妄果離塵有體即非離塵無體耶爲離塵有體容是真心既言無體非妄而何即真汝心亦暫縱之語非顯真也盖六塵如形分別如影影由形有故無自體心因塵有豈有體耶 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 重述遠因求開示也寂常心者本来常住之心二障一者事障續諸生死二者理障礙正知

心爲作見爲用心爲法源見爲道眼真見

顯則妄見破故以道眼爲清

見阿難誤墮淫舍是事障未斷也緣塵分別是理障未斷也道眼即真見也由妙明心而發 告阿難言吾今爲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衆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 幢表摧邪立正也下明妙心淨眼使摧伏邪異得正知見是謂建大法幢邪異既摧知見既正則妙心淨眼可得矣生佛等有而不可測知曰妙微密不能染晦不能昏同性淨明離清染然照了曰清淨眼 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赩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閻浮檀樹果汁入水沙石成金赩赤色也 佛告阿難如来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

問拳類者以明不類無手則無拳無眼則無見所以不類也

拳有生滅見非有無故雖群盲亦能觀暗此常住之實也

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義相類 眼根例拳義實不類而阿難示同未悟故答言類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来荅汝我今眼前惟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見暗即見矣是知盲非無見特無眼耳 阿難言諸盲眼前惟覩黑暗云何

以彼衆中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故盖眼非見色之謂也

成見 佛告阿難諸盲無眼惟觀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無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黑校量曾無有異 二暗無別則暗非由眼特塵暗耳 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 是知見在心不在眼也 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結明見不由眼也知見不由眼則直悟見性起越形累得清淨眼矣 時憍陳那起立白

此以緣塵分別之心為客塵之義

客塵煩惱有九一貪二瞋三癡四上三惑五無明六見所斷七修所斷八不淨地惑九淨地惑此二惑在第七地至究竟位中

佛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佛言如是 憍陳那姓也阿若多名也最初解悟得名者客塵之喻有通有別通喻煩惱所知二障分別俱生二惑隨境生滅非真常性皆客也染汙妙明汩亂澄寂皆塵也別則客喻分別之麁塵喻俱生之細以生滅不停暫托五陰遷虛而止故譬行客投寄旅亭起惑造業去故趣新故譬

手有開合見無動靜對外境非也

食宿事畢俶裝前途真性常寂初無是事故譬主人無攸往也麁障易遣細惑難明必由性天澄霽智日舒光乘九陰隙照本空性方覺於中妄自擾動此則與自身俱生與心同事細微幽隱故譬幽隙之塵也旅亭之客遣之則易幽隙之塵拂之且難直須破開陰隙使豁然洞達然後散滅所以俱生煩惱至五陰盡方得蕩絕也 即時如來於大衆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衆中開合佛告阿難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為是我手有開有合為復汝見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衆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

尚無有靜明妙性起情即靜離靜也尚無有止明妙性無著即止離止也

有靜誰為無住佛言如是 麁惑隨境起滅故以佛手喻對心之境也初問開合明搖動之塵次問動靜明不住之客皆在境不在心故曰性非開合性無靜住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即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盼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為汝頭動為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佛言如是 細惑與身俱生故即阿難已頭喻對性之相也亦明搖動之塵不住之客皆在相不在性故曰性無有止誰為搖動當止是生止已無止亦不住於無止亦不

斷搖俗之妄標法界之真此如来所以開脊隆他路也

住於無住又云知心無心無心可止現識不生無生可止何以故止無止故此金剛三昧經語 於是如來普告大衆若復衆生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名之為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因阿難而告衆責其認客塵遺自性也前獨明心此兼明境心境萬法皆有本寂之體自本之外皆為客塵如手之開合頭之搖動及其止也本體自寂他無所有則凡諸妄動本不可得而汝衆生以動為身以動為境是徒認客塵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此輪迴流轉之召也言是中自取者真性之中本無流動成其自取爾欲其即迷覺而悟也

前責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則身心真妄未辨虛實又責以念念生滅遺失其性則不生滅者亦未能辨故兩問之

爾時阿難及諸大衆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却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叙衆心感悟冀佛發明真妄生滅二義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勅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衆諸有漏者咸皆願聞欲明身心不生滅地而因匿王發起者明不生滅性隨物化遷雖居至貴終從變滅也迦旃延說諸法亦無亦有者毗羅胝子說衆生任運時熟得道如綫丸所投者二人皆執斷見外道也

此以心念身念法念處觀無常

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朽為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歸變滅世實危脆無牢強者佛言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舉此問欲顯生滅中有不生滅如前頭自搖動見無所動也念念心之體不住無常之性成灰不更新之意佛告匿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携我

即無常生滅之身顯常住不滅之性故指觀河為喻以明流而不易之體

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幼壯老耄種種變異而見無有異此即生滅中不生滅者也耆婆華言長壽天神携子謁之求長壽也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

此言不遷之性見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

化此觀河之見無童耄也

滅既無生死即汝真常不應惑彼斷滅異論也見精即見性也皺者為變見生死無常不皺非變見涅槃常住也阿難白佛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因王問荅反動疑塵以謂性有生滅可說遺失既無生滅云何能遺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阿難言世間衆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諸佛衆生同一體性固無遺失其曰失者特因倒見言之也如手順垂為正反以為倒逆豎為倒反以為正是失真也毋陀羅云印手即三十二相之一者

此約境明心也

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

是法住法位世間常相住由其

取小遺大如棄海認漚故為迷中倍人比之謂也

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示倒無別處惟心所現使即心而悟也色總舉五根六塵也心總舉六識八識也諸緣即根識所緣諸法也心所使即善惡業行静作思想也諸所緣法廣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真妄性相邪正因果悉無自體惟心所現如鏡中像全體是心直不即幻妄而悟妙體反乃遺本妙而執幻妄是認悟中之迷此即顛倒所在也妙心則一而稱謂多異者依法隨用之異也此明心所現物如鏡故稱妙明真精也又明迷本逐末故稱本妙明心也所謂本妙者本來自妙不假修為也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明妙心性則即明而妙凝然寂湛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是本沫之悟遺此本悟取之色身是認悟中迷矣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来說為可憐愍者此原顛倒之由真性圓覺無內無外由一念晦昧変頑為空結晦昧為色雜想相為身妄動之情聚緣於內奔流於外昏擾不停而人則取此緣氣以為已心遂謂此心在色身中不知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體也辟如以下言棄彼無邊刹海認一浮漚以為全潮之體溟渤之量乃以正為倒以倒為正非迷中之迷乎故引垂手之喻結之倍猶增倍也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因聲而有分別者緣心耳非心之真也因境而有妄

阿難雖悟妙明本來圓遍了無遺失而以緣心聽法即前緣塵分別故示以無還常性

緣塵之心離塵無體故謂其疏

見者緣法耳非法之性也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豈惟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因境妄認則展轉迷緣事事失真也以人喻如来手指喻聲教月喻真理示人喻化眾生教詮真理理是眾生之心聞教自合觀心離指方能識月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分別緣心離塵無性若過客耳常住真心則無所去若亭主也斯則豈惟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為冥諦阿難雖之意以廣明之聲分別心指梵上緣心即悟佛法音也分別我容謂色上緣心即允所瞻仰也盖言非但聲分別心離聲無性色分別心離色於外亦無其性如是乃至等即兼舉六塵緣影皆無自性也一切皆無故非色對緣妄有故非空既非色空冥然莫辨匪惟外道昧為冥諦末學至此皆冥冥然也拘舍離即末伽黎異稱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結前起後之詞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来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為我宣說妙明元心即見

二月者如以指按目則見二月之類

精也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且汝見我見精明元全指阿難對境之見也此之見元自妙精明心而出故云雖非妙心如第二月蓋第二之月實則一體因捏成異譬見精妙心本無二相由人二之也月影則端有二相故云非是真日喻妙精明心第二月喻見精明元水中影喻緣塵分別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墻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𡋯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

欲示無還之性先指可還之相

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墻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𡋯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

本因者日為明因黑為暗因隙為通因霽為清淨因

見精明性。當欲誰還。明暗通塞緣空鬱清各還八因能觀八種見精明性當還何所則復見緣者分別心生則見色心諸緣也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徵釋無還也若有所還則隨境去無復能見矣境自有差見性無別則不隨境明矣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結示無還實汝真性所謂萬象之中獨露身者也阿難言

如云雖識二月何為真月

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雖知見精無還而見與物雜未能甄辨佛告阿難。吾今問汝。今汝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

菴摩羅華言難分別其果似桃非桃似柰非柰故名

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分寸。此敘有五一聲聞二羅漢三菩薩四如來五衆生意明四聖六凡見量雖異見精不殊皆可即物像而決擇之也阿難見未離欲故曰未得無漏清淨初禪即色界之首離欲天也那律即無漏羅漢修得天眼能見大千故覩閻浮如一顆耳衆生不過分寸者屏帷之隔即不能及也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汝認見為物吾見亦同是物汝應可見若同見者。名為

若見之見是名實相不見之見是名真見

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同見者依物之迹也不見者離物之體也若謂吾汝同見一物是見吾之見特迹而已當吾離物不見之時其體何在既無處可見定非是物矣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意謂能見吾不見縱使見者終自非是彼不見相蓋不見之相本自無相豈汝所能見耶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即見既非物真汝性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并諸世間。不成安立。又約物我雜亂辨見非物也若見是物則物應有見而有情無情體性錯雜不可分辨故曰不成安立則見非是物又可明也諸世間謂衆生及器通指有情無情也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徧。非汝而誰。云何自疑汝

一室千燈光豈有別而彼此自照各不相雜

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牒上以顯真性也。足汝非我者，明見體不與物雜也。若悟見體不與物雜，則了知見性廓然清淨，周徧法界，即真汝性，何疑不真，而求質於我耶。此結荅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之問也。阿難言。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来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徧娑婆國。退歸精舍。秖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簷廡。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徧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當牆宇。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為我敷演。此躡承佛神力能見初禪之事為問，以所視廣狹而疑見體舒縮，蓋未能親證，徒以情器量度故也。四天宮與日月齊，所視之廣，故徧娑婆國；精舍則狹，戶堂[illegible]狹。

徧娑婆國共相也瞻簷廡自相也縮大令小問疑也

夫一界即娑婆也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一切世間則根本器界之類，大小內外則一界一室之類，諸所事業則舒縮夾絕之類。此總舉萬法皆屬前塵，與吾靈覺自不相涉，是故前塵大小，見無舒縮。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為復定方。為不定方。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為在。器喻前塵，空喻見體。器有方圓，空無變異，既無變異，何有舒縮。云何為在者，見體如如，不容情器妄度也。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

方圓因器不在虛空大小由塵何關見性

敵塵觀性自得本真不勞功用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為小竇。寧無續跡。是義不然。既非可挽，定非可縮；既非可續，定非可斷。義既不然。無用情計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迷己為物，謂失性隨塵也；為物所轉，謂因而倒妄也。為物所轉者，如空隨器變，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而終為眾生。能轉物者，如除器觀空，故即心圓明，徧含國土，而即同如來。蓋毛端國土，本非小大，含容之理，不假神變，但除情器，則廓爾現前也。阿難言。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

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義與此類

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躡前發問也。前即諸物而指曰此精妙明，誠汝見性，即是此見妙性現在我前，與見心異矣。而今身心分別有實者，言心有分別，而見無分別，與身分辨成異物也。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在前之見，若實我心，則彼實我而此非我，見在物而不在身，是物能見我矣。此皆即迷情而難辨也。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有方所。非無指示。且今與汝坐祇陀林。徧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恒河。汝今於我

承上若能轉物則同如来是則所見山河皆我自性為難

物若是見別無物體若見是物無見可剖

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辟。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着。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何者為物。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通辨萬物無是見者若空若物總舉色空諸法詳辨也初言見精次言見元後言精見者此見本乎妙精明心故通言精從心出故曰見元依用指體故曰見精依體指用故曰精見林渠猶林泉也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洎恒河。上觀日

此結無是見者

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物無是見故雖大聖不能即物剖辨意須離物矣如是如是者印其不能分出見性也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牒定前言既無是見當指非見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阿難言。我實徧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何

見非是物方有所見物若即見則無所見是萬象中無非見者可剖而出也

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見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佛言。如是如是。先荅不知以義未可定也若樹非見何能見樹若即是見樹當名見云何名樹然前斷為無是見者既不今又思惟無非見者二義無定佛皆許者以色空等象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固不可定指也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非是疇昔善根輕尠。惟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承前固指之意而請明之佛告

精見色空名為二種是非者是

見非見是空非空也

文殊及諸大衆。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自住三摩地即自性首楞正定也聖人住是定中了見萬法性一圓融清淨寶覺曾無非是此正荅所問也見根也見緣境也所想相識也根境識三攝盡萬法夫能了諸緣法元一寶覺無是非是則從前真妄虛實倒心緣影凝滯分別之情豁然矣

三摩地名妙生菩薩得此定故立妙生號而妙生者即文殊也以此定之人發此定之問

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此示一真法性本無是非也如汝文殊者舉本無是非之體也更有文殊是文殊者離增益也為無文殊離減損也故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蓋若有是者我則非真矣所謂纔有是非遂失本真也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

有二文殊則有第二月即起是非之情矣

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則二文殊者明有是則有非也然我以下明雖不立是亦不墮非於當體中實無二相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

月本無二妙圓真心寧有聞見是非耶

妄為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妙明之見如所謂汝文殊也空塵見緣如所謂是文殊也菩提心如所謂真文殊也色空聞見如所謂二文殊也皆依淨圓真心而起故如第二月當體全虛無空辨詰知不容辨則是非泯矣 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但造真體是非自亡 是以汝今觀

是空是見名為可指非空非見名不可指妙覺真精此相紛故

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見與塵指妄根妄境也觀見塵而發明如以指喻指終沉妄想不出是非由精真而發明如以非指喻指可出是非得無分別出指非指言是非兩泯也

曰自住三摩地中

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循

約明暗色空推自然之性謂以明為自體則此一於明應無見暗謂性非自然之體則因緣之性俱為情計可知

未悟。惑為自然。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以空為自。以塞為自。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釋非自然也真實之告即自住三摩地中等文也自然謂自體本然也自體本然則不隨境變今皆隨變非自然矣

阿難言。必自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咨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始疑妙性同外自然既聞發明猶未知云何符合 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

法不屬因不在緣故

塞有見。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假物為因循物為緣既無定趣非因緣矣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

是非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所徧計表精覺也因緣自然是非等相皆是妄情徧計分別精覺妙明本無是事故曰離一切相徧計既離則圓成實體觸處現前故曰即一切法 汝

遠離異相即無有相遠離非相即無無相當離即法離無離相當法即離即無即相

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空。秖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結上文而責滯情也精覺不可措心如虛空不可措手 阿難言。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

引經問難

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緣生之法因空而有因明而顯因心而知因眼而見是乃世間名相於第一義皆為戲論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

此與前盲人觀暗同

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為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因三種光而後能見名和合相非真見體當知真見非和合相不逐緣生不隨境滅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見暗亦真見也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逆質俗情也若復二相自相凌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此顯真見也明暗自奪見不暫無此即不逐緣生不隨境滅者也

此明離緣之見

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

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明暗空塞皆屬緣塵各非見體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上明見非是明乃至見非是塞義既成就次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意知明暗之非見則悟見體離緣而未見見體知見見之非見則雖悟見體而真見見體矣夫見精屬妄何以真見復見於妄乎蓋見精者映色之性也見雖屬妄其性元真當知見見之時無別所見只是見於見中之性耳然則吾未見見性性在見中同名見精若能見性性脫於見方名見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善提路。

此發明見性心真妄之旨

見體尚猶離見而見不能及況諸言說能及哉離緣離相言說不及是謂清淨實相妙善提路而聲聞但局名相不能通達故勉令善思勿疲怠也前文巧述廣明身心真妄意在發正知見顯如來藏而學者見見未明覺心未淨故下文重開慧目再淨餘塵使真精瞭然則如來藏存於目擊矣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

此因阿難問見見非見故發明二業之疑

云何二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妄見。別業言惑之異妄迷緣影迷失正見同業言惑妄所同妄隨生死淪替本覺由此見妄循造妄業故云當處發生隨業受報人天諸趣故云當業輪轉別業者一人妄見也同分者多人妄見也云何名為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目有赤眚則於燈見重疊之色湿有淩病故於境起差別之惑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為是燈色。

目喻真智燈喻真理赤眚喻妄心圓影喻妄境責即三性也

為當見色。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惟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重疊影光既非燈色又非見色惟見者目眚所成喻差別妄見非由境[illegible]有眚者見之也名為何等謂色若在根則燈之迴影不得名色失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上即燈見既無實體此離燈又無定處足知其妄矣是故應知色實在燈。見病為影。燈有色而無影影由目眚之為智有照而無妄妄由見病所起

理體本真因妄成境

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

燈中無瞖故知妄影本虛真智本明雖有眚色不為見病

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揑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揑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知影由見病之為則影與見俱眚病耳而見眚者自非病也見眚者即見體也見體本自無病則影見之眚皆為浮妄了不相涉故不應執言是燈是見亦不應執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全即虛妄故不應窮詰也體謂真月影謂水月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是燈句謂圓影由燈見而有即因緣義也非燈非見謂圓影離燈見而有即自然義也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

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為眚下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是為眚過此飛流之象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從其法也此負耳之象也

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秖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不祥氣現惟災地見之乃同業妄感也彼無災地不見不聞喻有漏境界惟妄覺見之即同業妄見也彼無漏者見本清淨故釋迦化土現淨穢之不同諸天飯食隨福德而有異也暈適珮玦日月之災象也彗孛飛流星辰之災象也負耳虹霓陰陽之災象也惡氣環日為暈日食曰適所謂適見于日月之災也珮玦謂妖氣近日如還珮之狀星芒偏指曰彗如彗帚也芒氣四出曰孛孛孛然也絕迹而去曰飛光迹相

連曰流陰陽之氣或背日如負旁日如耳或明而為虹暗而為霓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二事者別業眚見同分不祥也法喻互顯曰進退合明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圓影無實則似境而已乃見勞目眚所成非燈色所造喻別業之妄咎由根起非由境也雖由根起特根之妄非見之妄故曰終無見咎

本覺如慧眼覺明如眚病根境如燈影

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器界無實亦似境而已乃無始見病所成非前境所造故曰元我覺明見所緣眚也見與見緣

指妄根妄境也雖似有而無實元則我之覺明見所緣眚而已此眚非他但有覺有見即為眚病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也然此特覺明之妄非覺所覺眚本覺之妄故曰本覺明心覺緣非眚也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所覺即一切可見之境也覺可見之境皆為眚病而此覺性非墮眚中即非可見之境矣見此非可見者即實見見也真見如是云何復以覺聞知見眚中之事而名之耶

承上緣覺非眚之意釋見見非見之疑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彼見精真性非眚者故不名見皆即見眚非見眚者言可見之法皆即眚病非是見體彼見真體本非眚類故不名見此結見非是見也

此示以開慧目浄覺心之要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

住諸和合緣即因境而起妄念兼相不和合者即滅緣獨證法執細相此皆諸生死因能斷菩提起生滅汙淨心湔本覺故能遠離則圓滿清淨而本覺常住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覺元自本覺而出即始覺也下所謂證菩提心是也前於妙明本覺疑同因緣自然既與辯質而未明證道始覺非和合生及不和合是為覺心餘塵故再與辯之使明淨也阿難

近是因遠是緣近則和合遠則不和合矣

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和為與暗和為與通和為與塞和菩提心覺性也設有所和即涉妄塵不名妙淨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辯雜何形像見相謂見與明相明屬前相見屬內心齊何處所而論其雜見之與相目擊可分明見相雜作何形像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明若非見不能見明此疑者相雜也明若即見誰為能見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惟見與明又非雜矣見體必圓滿不合相和蓋和則闇雜非圓滿矣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illegible]雜矣明性和明非義若和而雜之則失彼妙淨性明名定非與明和矣性謂見性見彼明雜豈得名見明彼見雜豈得名明和雜既失明性兩名則知謂見和明不成義理故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知非與明云和明非義

此明浮塵幻相一無實體

上明和如水土相和如以明合如和餘皆丞盖相合非也

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合為

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塞合和者雜而不辨合則附而不雜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合則不離故明相滅時見亦隨滅不復合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若不合暗而能見暗則與明合時應不見明然既不見明云何言與明合云何了明非暗耶合義不成則證菩提心非和合起明矣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阿難言如我

既不離明應無見暗今既見暗則非合明

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此又拾一執也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和為非暗和為非通和為非塞和若非

真妄二法了不相觸

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為畔和則同而無畔非和則異非必有畔且求畔不得非為矣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則及乃有畔畔義不成非非和也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合為非暗合為非通合為非塞合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以為非合則根境乖背既不知明亦不顯見二體既無從何甄別合與非合之理耶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上皆依淨妙見精遣拂情

謂體不相入故以際畔推之謂性自差別故以乖角破之

諸法不自生亦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說无生所謂真性妙覺也

塵也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

相即是生無相即滅若无相無無相則諸法本來常住法不无然真如无動是則解了緣生之

悟生死。了無所得。明暗通塞合非合理皆所謂浮塵幻相和合妄起和合妄滅故曰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本無有生亦無和合則幻妄稱相而已幻無自性依真而立如華起空全體即空如泡生水全體即水故曰其性真為妙覺明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故曰如是乃至等也如來藏者當人法身妙性也依果而稱曰如來含攝衆德曰藏未嘗去來曰常住暗不能昏曰妙明不隨生滅曰不

法現證實際无為真理也

動無不徧是曰周圓妙萬物而至神性一切而不異曰妙真如性能見是性則迷悟生死了不可得蓋由離生滅斷常之見而得圓妙藏性之體也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色受想行識五者成陰蔽妙明曰五陰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晴虛迥無所有。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

淨目喻真智晴空喻真理

色陰當知。亦復如是。淨目睛空喻淨智觀妙性故迥無所有勞目華空喻妄因緣幻色故別見狂相此色陰所起也空華喻色陰狂相喻色境皆妄感也 阿難。是諸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

圓覺謂非惟惑此虛空實性亦後迷彼實花生死是矣

相起滅。如阿難體。不容阿難。辨狂華不因空生明色陰不因境有也有出入則有實體故非虛空非空則實故如阿難體更無所容 若目出者。既從目出。還從目入。即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若有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又見華時。目應無翳。云何睛空號清明眼。辨狂華不因目出明色陰不因根生也華從目出則得目之性故應有見今旋時既不見眼又不翳眼非目出矣又若華從目出則華在空時目應無翳何須待見睛空無華方號清明眼耶

了妄即真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既了幻華無因當知色陰虛妄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非因緣自然即如來藏妙真如性若知華相即空則顯色陰本如來藏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

依真起妄

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觸情於境納境於心曰受宴安調適性無違順喻藏性本無諸受也二手空摩妄生澀滑喻妄觸引起諸受也忘生如圓覺所謂忽忘我身言調適之至也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

辨妄無實

來。不從掌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若從掌出。應非待合。空體常徧不應有擇掌當自出不應有待 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為觸。是故當知受陰虛

行因識生從妙湛流出而明暗色空皆八識真体故以流水爲喩若行因空生則空當流動若因水有則流與水應二物矣

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若從掌出出必有入然合而出時掌雖有知離而入時臂且不覺既無定實全一虛妄耳 阿難。譬如瀑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妙湛妄動隨境轉徙念念遷謝新新不停故名行陰而譬瀑流也以念念生滅後不至前故曰不相踰越 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淪溺。若因水有。則此瀑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若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流性不因空水非即非離以明行陰無實體也有所有相謂流應離水別有體相也空非有外水流其間水外無流流終依水則非離空水矣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缾。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缾作頻伽鳥形有形無實譬衆生妄身也滿中之空譬識陰也性空真覺周徧法界一迷爲識故局在妄身之內如缾中之空耳內外一空喩性識一體塞其兩孔喩妄分同異也空無往來不可擊餉以隨頻伽缾故妄有千里之行他國之餉喩性無生滅無捨受以依幻妄身故逃形於此托生於彼比迷性成識妄隨流轉之狀也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明性無往來無出入也 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缾中既貯空去。於本缾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孔倒缾應見

生滅去來爲如來藏此楞伽以藏識爲如來藏也

缾喩妄業 空喩妄識

空出。計有出入皆爲虛妄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身心萬法即如來藏妙真如性真妄兩忘然後入如來藏遂知根塵處界法法無非妙真如性

復次阿難。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六根吸塵曰入

依真起妄

阿難。即彼目睛瞪發勞者。兼目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即彼者指色陰中目瞪發勞別見狂華明眼入之妄同彼也然目乃浮根勞因瞪發菩提性中昔爲幻妄故云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辨妄無實

因于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吸此塵象。名爲見性。此見離彼明暗二塵。畢竟無體。因塵發見因根吸塵故有眼入然離塵無體足知虛妄 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明來。暗即隨滅。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見明。若從根生。必無明暗。如是見精本無自性。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當見根。又空自觀。何關汝入。必無明暗等者謂儻無明暗則見無自性

妄即真

是故當知眼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又似從明暗生非根生也既無所從故非因緣自然本如來藏妙真如性矣 阿難。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指本無聲耳本無聞妄相感觸故頭中作聲耳入之妄皆如是也必依於喩者明凡聲本無由妄感觸非感非觸彼此寂然則如來藏本然真妙矣耳勞因塞乃至意勞因習妄同眼勞

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身心及地故例稱瞪發

因于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

水火風空皆無所從来無所至去緣合則有緣離則滅如幻如化故云當處發生隨處滅盡此也

聽聞性。此聞離彼動靜二塵畢竟無體。耳因動靜發聞猶目因明暗發見也諸經所說對聲有聞緣明有見今文了義靜亦名聞暗亦名見鼻聞通塞意知生滅例亦如是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靜来。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来。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闗汝入。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有聞成性謂有所聞則成有性阿難。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勞。則於鼻中聞有冷觸。因觸分別通塞虛實。如是乃至諸

機發動所由根有於聞之表故取以碎

香臭氣。兼鼻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畜縮氣也冷因畜有不畜本無鼻入之妄皆如是也因于通塞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齅聞性。此聞離彼通塞二塵。畢竟無體。當知是聞非通塞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通来。塞則聞滅。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則無聞。云何發明香臭等觸。若從根生。必無通塞。如是聞機本無自性。若從空出。是聞自當迴齅汝鼻。空自有聞。何闗汝入。是故當知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鼻聞通塞亦猶耳聞動靜而知覺以塵為相故離彼無有則非惟緣彼而生而亦即彼為体故知明暗動靜乃至離合生滅之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

塵與今見聞覺之性混而為一本如来藏中妙真如性矣阿難。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觸。由甜與苦顯此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兼舌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吻非苦甜因勞妄有故不動之時淡性常在舌入之妄皆如是也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吸此塵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離彼甜苦及淡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嘗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則知滅。云何知淡。若從淡出。甜即知亡。復云何知甜苦二相。若從舌

此身入者

生。必無甜淡及與苦塵。斯知味根本無自性。若於空出。虛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闗汝入。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口之於味性也以舌取味曰舐熟舐合勞甚言取著之狀阿難。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功勝。冷者成熱。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於離知。涉勢若成。因于勞觸。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身入主觸然觸無自性猶如二手冷熱相涉兩無定勢足知其妄也手不自觸因合覺觸故曰合覺之觸合不自合因離知合故曰顯於離知涉勢若成等者謂以熱涉冷使冷成熱亦則勞觸而已因于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吸此塵象。

辨妄

妄了則真還矣

名知覺性此知覺體離彼離合違順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覺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時來離當已滅云何覺離違順二相亦復如是若從根出必無離合違順四相則汝身知元無自性必於空出空自知覺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身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身入之覺由觸所顯蓋以離觸之時覺知此身無合之覺是以合覺顯於離知也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覽塵斯憶失憶為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踰越稱意知根兼意與勞同是菩

意以生滅為性而其体不出憶忘寤寐之境由四相妄塵名曰顛倒

提瞪發勞相意入主於憶知憶知生於寤寐故托睡寤以明也覺憶為生失忘為滅而住異處中既覺而憶旋失而忘是謂顛倒吸習妄塵中歸意根前念後念次第相續故曰不相踰越此意入之相也因于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撮內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意主覺知而根潛身中故云集知居中意着法塵而想像內發故云吸撮內塵文殊云法稱為內塵即過去諸法影像是也亦名落謝塵阿毗曇名無表色皆內塵也逆流謂返緣也意總五根故稱見聞然五根但能順緣現境惟意能返緣五根所緣不及之地知追憶夢境五根無及矣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從寤來寐即隨滅將

覺知之性離斯二者故如空華

何為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誰知生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離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華畢竟無性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其寤也形開其寐魂交故云寤寐二相隨身開合復次阿難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六根六塵名十二處處為生長門心心所法於中生長故名為處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樹林泉池色也能觀此者眼也阿難若復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

前云六入以塵對辨此云十二則根塵互舉見塵根同源法不孤立也

明眼色二處俱無生也

一切都無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眼能生色則眼為色性然見空之時既無色相則色性應銷眼中之色性而既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矣且色空二法對待而顯色相既無何以顯空故曰誰明空質然則計眼生色處者妄也空亦如是者因色例空亦無定處也若復色塵生眼見者觀空非色見即銷亡亡則都無誰明空色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無處所即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色能生見則觀空之時見無所生故曰銷亡亡即無見誰明空色則計色生眼處者妄也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來往可辨乃有實處阿難若復此

聲不来耳耳不往聲明聲處無生也

聲来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来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鍾聲。同来食處。如我入祇園城 無我喻聲来耳邊則餘處無聲然千衆皆聞則聲處無實矣 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鍾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如我歸園城中無我喻耳往聲處則餘處無耳然異音皆聞則耳處無實矣 若無来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無聞者聞無聞性也耳尚無聞安有往来之事

前後辯妄皆遣識心分別計度也

阿難。汝又齅此爐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鼻非旃檀非鼻生矣 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藉爇而有非生空矣 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齅

鼻根聞香由境有勝劣故聞有遠近所謂此香六銖價值娑婆世界者非以勝乎

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香質木也煙非木也離木離煙又遠四十里聞香豈木生乎既非鼻非空非木無實處矣 阿難。汝常二時衆中持鉢。其間或遇酥酪醍醐。名為上味。於意云何。此味為復生於空中。生於舌中。為生食中。阿難。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祇有一舌。其舌爾時已成酥味。遇黑石蜜。應不推移。若不變移不名知味。若變移者舌非多體。云何多味一舌之知。既無定體味不生舌矣石蜜沙糖也堅如砂石

非生舌中

若生於食。食非有識。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預於汝名味之知。食不自知因舌知味縱食能知則知不在汝便同他食汝無所

非生食中

預何名知味理既不然味不生食矣 若生於空。汝噉虛空當作何味。必其虛空若作鹹味。既鹹汝舌亦鹹汝面。則此界人同於海魚。既常受鹹了不知淡。若不識淡亦不覺鹹。必無所知云何名味。是故當知味舌與甞俱無處所。即甞與味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虛空無味不可辯明故托鹹以辯

非生空中

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誰為能觸。能為在手。為復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云何成觸。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觸因根境能所相感而獨依根明者示萬法一體由妄分能所故有妄觸然在手在頭初無定處即身與觸處皆虛妄矣 若

觸有能所方名為觸頭足一體豈名觸耶

各各有則汝阿難應有二身若頭與手一觸所生則手與頭當為一體若一體者觸則無成若二體者觸誰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應虛空與汝成觸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即身與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二者合辯身觸二處皆無實也觸則無成者謂觸須二物一則不成非所非能言皆無實處　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此法為復即心所生為當離心別有方所善惡緣慮心也無記昏住心也意緣不出此三名盈攝內塵成所緣法故曰生成法則　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緣云何成處法若即心則不屬塵既非所緣何成意處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為知非知知則名心異汝非塵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暖及虛空相當於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法塵非相

法若非知則非色聲若是色聲自應可知今既無知豈應藏於色空之外耶

因意知顯故問為知非知知則屬心然體異於汝又且非塵故同他心量設若非知然此法塵既非色等特由知發今既非知處當何在既於色空之內無所表顯不應存於色空之外況空又非有外也則心緣意處終無實矣

此十二處是心體根本諸根緣此以生故外論謂之勒路擧勒路擧者即根本義也

復次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根塵識三各六分內外中名界由一身相續中有十八類諸種族故名十八界　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為緣生於眼識此識為復因眼所生以眼為界因色所生以色為界眼色眼與色也識生其中則為心在故曰如汝所明　阿難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若獨因眼不有色空則識無所緣見無所表界無所立非因眼矣

若識因眼生則無塵可知故見非青黃云

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云何識知是虛空性若色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遷界從何立若識因色生當隨色滅空現應不識知矣若亦識知則是色相遷變汝識獨存則無鄰界從何立非因色矣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恒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變則無體故界相自無若不隨變則識性常一當一於色不應識空理又不然非從色生矣若兼二種眼色共生合則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云何成界若眼色兼合共生識界當半有知半無知故曰中離若中離合者半合根半合境故曰兩合二義推窮皆不成界

謂眼色共生則此識性應與根塵兩合合則其識中離亦不成界

是故當知眼色為緣生眼識界三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既不因眼又不因色可諸妄浮識注云爾　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為緣生於耳識此識為復因耳所生以耳為界因聲所生以聲為界詰為設難之詞　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既不現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知尚

若識因耳生則無動靜可識既所識界義不成

無成識何形貌若取耳聞無動靜故聞無所成云何耳形雜色觸塵名為識界則耳識界復從誰立耳識別了曰知耳形觸聲曰聞皆由動靜而發若無動靜各無所成矣知乃識之體故曰知尚無成識何形貌聞特耳形雜物色觸聲塵而已非耳識也故曰云何耳形名為識界若生於聲識因聲有

若能生識何假於聞若無於聞聲亦不有

則不聞無聞則亡聲相所在識從聲生許聲因聞而有聲相聞應聞識不聞非界若謂識生於聲則識因境有自不聞根然不因根聞何知聲所許聲因聞謂聲因聞許也然識從聲生聲即識矣則聞應聞識設若不聞又非界義皆不可也聞則同聲識已被聞誰知聞識若無知者終如草木識為能聞聲為所聞若實聞識識則同聲已為所聞誰為能聞故曰誰知聞識能聞而無知則如草木又不可也不應聲聞雜成中界界無中位則內外相

既能了之識作所聞之境誰為能知知此聞識

復從何成是故當知耳聲為緣生耳識界三處都無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依根依境單論既非不應二者合成識界而為中位中位既無邊界何立阿難又汝所明鼻香為緣生於鼻識此識為復因鼻所生以鼻為界因香所生以香為界阿難若因鼻生則汝心中以何為鼻為取

根有二相肉形雙爪浮塵根也覺知動搖勝義根也

肉形雙爪之相為取齅知動搖之性爪形鼻相也動嗅鼻性也若取肉形肉質乃身身知即觸名身非鼻名觸即塵鼻尚無名云何立界名身則非鼻名觸則屬塵故鼻無名若取齅知又汝

此上破浮塵根此下破勝義根

心中以何為知以肉為知則肉之知元觸非鼻以空為知空則自知肉應非覺如是則應虛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難應無所在肉質之知屬身故元觸非鼻虛空之知屬空故肉應無覺又應空是汝身則今何難身空無所在矣此計識因鼻生者妄也以香為知知自屬香何預於汝若香臭氣必生汝鼻則彼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及旃檀木二物不來汝自齅鼻為香為臭若知屬香則鼻不預知知不屬香矣若香生鼻則不應無香且伊蘭之臭旃檀之香二物不來鼻作何氣則香不生鼻矣此計識因香生者妄也臭則非香香應非臭若香

以根從境破謂境既有二根應成兩矣

臭二俱能聞者則汝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有二

以境從根破謂根既是二境應非二矣

阿難誰為汝體境二則根亦應二此皆遣識心分別計度也若鼻是一香臭無二臭既為香香復成臭二性不有界從誰立以根一境則境性互奪從何立界若因香生識因香有如眼有見不能觀眼因香有故應不知香知即非生不知非識不見眼鼻識因香而有應不知香若曰能知即非香生若曰不知即不名識皆不可也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識不知香因界則非從香建立香不因根則不成香界識不知香則不成識界既無中間不成內外彼諸聞性畢竟虛妄是故當知鼻香為緣生鼻識界三處都無則鼻與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中間識界也內外鼻香界也阿難

此討界因舌生者妄也

此討界因味生者妄也

又汝所明舌味為緣生於舌識此識為復因舌所生以舌為界因味所生以味為界阿難若因舌生則諸世間甘蔗烏梅黃連石鹽細辛薑桂都無有味汝自嘗舌為甜為苦甘蔗等舉五味也若舌性苦誰來嘗舌舌不自嘗孰為知覺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味因舌嘗若舌本苦則無能嘗者孰為識體若舌本淡既不因境味無所生無味與對從何立界若因味生識自為味同於舌根應不自嘗云何識知是味非味識自為味謂識即味也同於舌根謂識不自嘗也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識應多體識體若一體必味生鹹淡甘辛和

初因舌是破自生二因味是破他生三不應空虛是破無因生四舌味和合是破共生

合俱生諸變異相同為一味應無分別分別既無則不名識云何復名舌味識界不應虛空生汝心識識因味生則味多識亦應多識一味亦應一體必味生者牒定識因味生也鹹淡甘辛同為一味着結成識一味亦應一也異識既一異味既同則無分別無別則非識非識則無界衆味曰和合本味曰俱生轉味曰變異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無自性云何界生是故當知舌味為緣生舌識界三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根境合混則自性無定從何生界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為緣生於身識此識為復因身所生以身為界因觸所生以觸為界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

凡身所證皆名為觸觸因感物而生物無情不能知觸則知觸身也

二覺觀緣身何所識覺觀即身識也以合離二境為緣若無緣則無識是則因境非因身也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若無身則不知合離是因身非因境也又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知身即觸知觸即身即觸非身即身非觸身觸二相元無處所合身即為身自體性離身即是虛空等相內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復立內外性空即汝識生從誰立界是故當知身觸為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物不觸知身知有觸者徒觸不能生知因身然後知觸此明身識由根境合顯也合則當知身即觸也觸即身也若身即觸則身非身矣若觸即身

所思即法塵若無前法意無所生是則因塵非因根也

則觸非觸矣身觸互奪故無處所合身則無觸位故即為身體離身則無觸用故即同虛空然則內外中間之位皆不成立縱曰識因觸生從何立界耶阿難又汝所明意法為緣生於意識此識為復因意所生以意為界因法所生以法為界阿難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意識發於所思意根生於法塵二者皆屬前境離此則根無形識無用是必因境則計根生者妄也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為同為異同意即意云何所生異意不同應無所識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有所識云何識意惟同與異二性無成界云何立又辯根識混濫不成

因界也識心意識也思量別了意根也同則無復能所異則不能有識二既混濫已無自性則界無所立矣

若因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汝識決定依於法生汝今諦觀法法何狀若離色空動靜通塞合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五塵各對眼耳五根非意所攝五法各因色空諸緣終無實狀既非意攝又無實狀安能生意識耶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相狀不有界云何生前謂識因法生今所因者既隨緣起滅自無實狀則因之生識復作何狀耶狀不有則界亦亡矣因即法塵所因之法

生滅五塵通相離五無體故云生則諸法生滅則諸法滅也

是故當知意法為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既非因緣自然是謂妙真如性

阿難如汝所言四大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阿難若彼大性體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權教雖說和合都無實義蓋彼大性果非和合則如虛空不和諸色殆不然也若果和合則同彼萬變相成相續展轉虛妄又不然也旋火之輪無有實體喻虛妄相成相續之相也四大之性不和四大之相此約真如隨緣不同須空之性也既破非和恐計和合故後破之此約真如不變不同變化等相也

若人欲識真空理身內真如還遍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此七大之旨也

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直示大性非和不和之理以起下文也水何合而成冰冰何和而成水七大之性不因和合循業發現如此而已

汝觀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色雖可析空非可合將顯地性非和合也塵之細者曰微細之又細曰極微微之又微曰鄰虛極微之塵猶有微色故名色邊際相析極微為七分則微色殆虛故名鄰虛

地者和合微塵之聚若離於心即無所得

阿難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先立理下辯明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鄰虛合成鄰虛又鄰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此明諸變化相非和合法若色合時合色非色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析空云何合色合則不應名空空合則不應析色知空非和合則色非和合決

色性即是真空故合無所合性空即是真色故非合

而合性即空也空即廿也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來藏性萬法一如而循發似異遂有七大之名特體用異稱耳真空者一如之體也故七大皆言真空七大即循業之用也故一曰性空真色乃至言性空真識體用不二故相依互舉不離妙性故一一言性也不垢不淨曰清淨非和不和曰本然無乎不在曰周徧既非垢淨和合而能成七大為法者但隨心應量循業發現而已後云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此隨心應量之事也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滅塵合覺故發真如此循業發現

既能即色為空亦可合空為色若空不可合色從何生

之事也至於十界依正之相萬形纖悉之理莫非隨應循發者也然此觀相元妄無可指陳觀性元真唯妙覺明理絶情謂不容妄度故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所以第一義諦擬心則差動念則乖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用識心分計度然後相應也

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執陽燧日前求火火無自體寓物成形故曰無我陽燧鑄銅為之似鏡而凹

陽燧取火珠也以銅為之其形如鏡淮南謂陽燧見日然而為火是也

阿難名和合者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為一眾眾雖為一詰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門種優樓頻螺迦葉波種乃至阿難瞿曇種姓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為從鏡中而出為從艾出為於日來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艾來處林木皆應受焚若鏡中出自能於鏡出然于艾鏡何不鎔紆汝手執尚無熱相云何融泮若生於艾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眾名和合詰之各有本根真和合也火名和合詰之各無本根非和合矣優樓頻螺云木瓜林迦葉波云龜氏瞿曇云地最勝亦云日種

汝又諦觀鏡因手執日從天來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

相遠顯非和之性無從破自然之情

汝猶不知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當知世人一處

執鏡一處火生徧法界執滿世間起起徧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三物相遼火無方所凡所測度皆妄計也由體大故周遍法界由用廣故循業發現此火性真空之義

如鏡中火無別自体隨眾生心亦非和合

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恒如室羅城迦毗羅仙斫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於白月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此水為復從珠中出空中自有為從月來求則流否則息所謂流息無常也迦毗羅等四皆外道善幻術太陰精月中之水也月望前曰白亭午曰晝方諸取水之珠即陰燧也

方諸陰物月群陰之宗氣數相感故水從出淮南謂方諸見月津而為水是也

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流則何待方諸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不流等者林木不吐流則知水非月降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晝若從空生空性無邊水當無際從人洎天皆同滔溺云何復有水陸空行水非月來又非珠出不從空生即本然周徧非和合矣

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盤本人敷設水從何方流注於此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從自有

川澤陂池流行不息而獨言方諸者秉業用一之也

汝尚不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一處執珠一

處水出徧法界執滿法界生生滿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初言汝元不知次言猶言尚言究言全言冒而終又言元者初意恕之終意責之輕重有序也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常整衣入於大衆僧伽梨角動及傍人則有微風拂彼人面此風為復出袈裟角發於虛空生彼人面拂衣則動垂衣則靜所謂動靜不常僧伽梨法衣也阿難此風若復出袈裟角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說法會中垂衣汝看我衣風何所在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辯非衣出也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為虛空云何風出辯非空生也虛空當滅者謂無風時亦應無空若風自生被拂之面從彼面生當應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辯非出彼面也風非衣出又非空生非生彼面了無所從非和合矣汝審諦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謂本然周徧循業發現也汝宛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

詩曰大風有隧謂多出於空谷之中而此謂非空生者何耶

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徧法界拂滿國土生周徧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言法界又言國土者徧界對一人言國土對衣服言阿難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剎利種及婆羅門毗舍首陀兼頗羅墮旃陀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空虛空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為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鑿土得空所謂因色顯發也西天貴賤族分四姓如此方四民剎帝利王族也婆羅門淨志也毗舍商賈也首陀農夫也是謂四姓頗羅墮利根也旃陀羅魁膾也此又智愚之族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前何不無礙惟見大地迥無通達若因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無異因謂一體也若因鑿出則鑿出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云何見空即因不可離因亦非汝更審諦諦審諦觀鑿從人手隨方運轉土因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鑿空虛實不相為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令洋

風性動空性靜故不相參雜

未鑿土前地無通達則空非無因也謂因鑿土而出則空在土外故土出時應見空入此辯明空不因土也謂空土同體則土出時何不見空同土而出又非同體矣

上諸巧辨皆遣識心妄計而顯圓融真體

(察其非因緣自然也鑿體堅實空體虛通故不相爲用非和合矣)若此虛空性圓周徧本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由上所明非因緣和合則知空性圓徧非生滅法一大既爾餘大皆然故通言地水火風云現前者使觸事而明無他求也)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來藏當觀虛空爲出爲入爲非出入(若悟虛空性圓周徧本無出入即悟四大性真圓融本無生滅也)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

此以六種義破諸見計情也

因緣及自然性(計度)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空與覺亦體用異稱也體用不二故相依而舉由一井之空喩一法性也十方之空喩萬法性也由一觀萬由自觀他性無二別特形器妄辨耳)阿難見覺無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設居中宵白月則光黑月便暗則明暗等因見分析此見爲復與明暗相并太虛空爲同一體爲非一體或同非同或異非異(見覺之體本自無知)阿難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亡暗時無明明時無暗(上總標下詳辨)(相亡猶相奪也)若與暗一明則見亡必一於明暗時當滅滅

見性常住境性代易云何爲一根境相因離明暗空則無見相云何非一

則云何見明見暗若明暗殊見無生滅一云何成(辨非一體)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汝離明暗及與虛空是見元作何形相離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兔角明暗虛空三事俱異從何立見(辨非異體)明暗相背云何或同離三元無云何或異分空分見本無邊畔云何非同見暗見明性非遷改云何非異(辨非或同非同或異非異也非遷改者明暗遷而見不改也)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諦審諦觀明從太陽暗隨黑月通屬虛空壅歸大地如是見精因何所出(令詳察其性真圓融不涉諸妄也深別曰審審諦曰詳當)

明暗有差別見性無差別云何

或同根塵相因而有離三元無云何爲異分空分見本無邊際云何非同見無遷改境有變更云何非異

(理曰諦辨視曰觀初於地獨言汝觀於火言諦觀其次言更諦觀審諦觀至見重疊而言至識皆複而言着意同言究言全言曾之類爲其精不知渾不知甚不知故也)見覺空頑非和非合不應見精無從自出(當知性圓周徧本無生滅也)若見聞知性圓周徧本不動搖當知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性沉淪不悟汝之見聞覺知本如來藏汝當觀此見聞覺知爲生爲滅爲同爲異爲非生滅爲非同異(生滅同異皆因妄塵非生非異不離妄計離此諸妄即如來藏也)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

以有八義曰常易義相因義差別義相由義遠際義常交義也

不別了之體

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界。聽嗅嘗觸覺觸覺知。妙德瑩然。徧周法界。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性見等若亦體用相依而舉有見有覺雖覺明之咎而体實性見用實覺精也嘗觸即舌根以味合方覺故亦名觸覺觸覺知即身意也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根塵識三皆妄相因汝今徧觀此會聖眾。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根但照境故如鏡中識有了別故能標指此識了知。為生於

明空無相不能發識

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見根也相境也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明非生於見也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明非生於相也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辯。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明非生於空也若生於空則非是相亦非是見非是見則無所辯非是相則無所緣若無所緣能緣何立又處此非相非見之間識體若空則同龜毛識體若有非同物

如日中無月則無見身之識又非無因也

七大者地水火風空見識是也按六大經備不言見

象。既自無體安能有用故曰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明非無因也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見托根相托境有出可狀無出非相識何所出耶識有分別為動見無分別為澄識動見澄性相隔異見與識隔聞知亦然皆非和合又非自然是則性真圓融不涉諸妄矣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此㴱心總指識大也了別見聞覺知別指六識也兼彼空等總會七大旁通為法也

大而曰六大者合內外而言也

覺明即本覺明心也

既本無所從則湛然圓徧地等既爾世界眾生物物皆爾不唯地等名大草芥塵毛皆可名大性真圓融本無生滅矣阿難。汝心麤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同異。為非空有。識體深潛當微細沉思不可麤浮觀得其真則悟其本如來藏矣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徧周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識知皆出於性明故曰性識明知識雖覺明之咎其體實真故曰覺明真識體用不二真妄一真於以迷舉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

後有妙湛總持不動尊偈讚紲之

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衆各各自知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自初決擇心見終至陰入七大多方發明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真本如來藏是謂微妙開示也既悟器界性真圓融故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悟妙覺湛然周徧法界故各各自知心徧十方也覺湛周徧含吐十虛故見十方空如手中葉萬法性真本如來藏故一切所有皆即妙心也悟本心量廣大如此故反觀妄身其微如塵其幻如漚忽無所有而本妙常心了了悟獲於是深慶說偈讚謝也

如來藏心不空不有即性即相名第一義富那一問何生諸相欲得續因以斷輪迴也一問四大各徧云何相容欲窮幻相也

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清淨則宜無諸相本然則宜無遷流又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徧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陵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徧法界而我不知是義攸往惟願如來宣流大慈開我迷雲二問皆承前四科七大說來意以性相相並理事相礙實常情疑滯故為致問庶獲決通爾時世尊告富樓那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如來

勝義有三一謂義勝義真如智境二得勝義謂涅槃果三正行勝義謂諸聖道

今日普為此會宣勝義中真勝義性令汝會中定性聲聞及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羅漢等皆獲一乘寂滅場地真阿練若正修行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有世俗諦有勝義諦脫俗真超情離妄世間三有出世二三以所知心不能測度是謂勝義諦中真勝義性即下文由覺明以辯真覺因了發以窮諸妄至於山河不復出水火不相陵身含十方毛現塵剎皆勝義諦中真勝義性也定性聲聞即沉空趣寂者未得二空即初心有學回向上乘則大心羅漢一乘寂滅場地即冠三乘離諍論之真趣也阿練若云無諠雜富樓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

本亦性也以本元自性寂照互融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

富那謂必有所明方稱明覺不知真覺無所有所非真故山河大地無狀

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性覺妙明本覺明妙者為法體用異稱也能性一切曰性覺性覺之妙顯乎明即自體而出見於萬法者也性之所本曰本覺本覺之明藏乎妙即自用而反冥於一真者也了斷二義則體用一覺物我一妙無復諸相之異矣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擧前義問之定其惑也夫汝所謂覺所謂明意作何解為此性本自明靈然不昧故稱之為覺耶為復性自不明用心覺之故稱為明覺耶靈然不昧者真覺也用心覺之者妄覺也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富那意以性明為覺不以不明為覺故曰若此不明則無所明然不知纔有所明即墮妄覺無窮妄業由是而生故下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妄既立生汝妄能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若無所明則無明覺者如

愍生

覺明立所遂起妄情故於無同異之真空起熾然之虛妄既有能所立之分別復立無同異之是非相因擾亂而煩惱勞塵生

云若得果無所明則無明覺矣豈不幸我蓋明覺之妄由所明起也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離能所故有所非覺照了此相故無所非明若果非明又不得謂之覺湛明性當知有所無所是明非明皆為妄度終非妙明妙之真也性覺必明前云性覺妙明此云性覺必明者湛然寂妄為明覺照曰妙明強立了知曰必明妙明則真必明則妄所以妄為明覺此即三細之首妄識初相也起信云由不知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動即此相也吳興曰本性之覺必異湛明之性覺非所明因明以不了故妄為能明之明所覺之覺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真覺本無能所因必明故妄見有所能所既立心境互分故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即轉相也所見之相既立能見之相即生能所同時前後異說耳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以彼熾然之異為異復因異相立同又因其有同有異故復立無同無異一真體中本無是事皆由能所對待妄立以擾發情塵遂使妙明斯渾妙湛斯濁晦昧空色自此兆矣即現相也上三屬根本煩惱下起六麁即枝末也由是引起塵勞煩惱由三細而引起也染污為塵擾動為勞憂煎為煩迷亂為惱即智及相續執取計名四麁之總相自下世界相續眾生相續即業相也業果相續即業繫苦相也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

世界輪迴之域皆覺明之咎

彼無同異真有為法。妄覺動則勞擾發塵故起為世界妄覺伏則頑然冥漠故靜成虛空法界一空曰同情器萬殊曰異此乃於無同異中熾然成異故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

世界生起皆因覺明妄感故有五行之異

此言相生之次蓋五行順逆之勢也

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潭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焰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為法自五行變化五行由妄覺發生故世界起始肇於覺明而依乎風金水火以生成萬物也真覺妙空本非明昧由妄為明覺遂有昧空明昧相傾則不覺心動故曰覺明空昧

覺明空昧為風輪種因風立凝為金輪種風金相摩為火大種金火為水大種火大又為海洲種水土復為草木種皆以五行生起言也

相待成搖故有風輪世界最下依風輪任故曰執持世界因空生搖等者因空昧動念覺明堅執而主礙成金也大地最下依金輪起故曰保持國土堅覺寶成等者因堅覺妄搖翻起煩惱而感火也內外二界單生為熟化有為無皆火大所變故曰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等者由堅覺生識而烝以煩惱積情發愛而感水也世界居大海內故曰含十方界火騰水降等者妄覺煩起妄識橫流交結立凝而感土也地性堅礙故曰立堅其高為山其深為海皆土也水阜曰洲沙汀曰潭諸皆肇於妄覺感於五行故曰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也土水生木木土生金金木生火火金生水水火生土世界初由覺明發識為水空昧結色為土相待成搖為風為木即上水生木也又因空昧之土生搖為木而堅明立凝即木土生金也餘文皆明土由水火所生者子受父母氣分故生海中火起潭中水注也五行以我尅者為妻夫劣然後陰陽和而生子故水劣火為山土劣水為木焰融明水火氣分燒絞明土水氣分也此世界相續之由也復次富

衆生起始

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明妄者指堅明明覺搖明之妄無他特覺明妄心為咎耳真明妙理本無能所元一圓融清淨寶覺由所妄既立遂成隔礙故明理不踰以不踰故聽見六根於是妄局色香六塵於是妄染覺知六識於是妄分根塵識三為業性故發起妄業於是同業相纏合離成化此六道四生之始也同業即胎卵類因父母已三者業同故相纏着而有生合離即濕化類不因父母但由已業或合濕而成形即蠢蠕也或離異而托化如天獄鬼等類也

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

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

此衆生之相續也

曇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惟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衆生相續。妄見所明而顯發妄色曰見明色發此由心生境也因明起見而因見生想曰明見想成此由境生情也見異則境違故成憎想同則心順故成愛三愛交注曰流三想相投曰納愛為輪迴根本故流愛為種而為傳命之媒故納想成胎藉交遘而發生由同業而吸引此受生托質之始也胎中五位七日一變羯羅藍華言凝滑初七日之相也遏蒲曇云皰二七日之相也以至鉢羅奢佉等也四生之類卵應於想胎應於情濕應於合化應於離故曰隨其所應也亂思曰想結愛曰情氣附曰合濕而生也形遁曰離離此生彼也情想合體有生皆具此以多分言耳卵生居首者想念初動情愛後起又兼胎濕化故也此文論想乃內分染想非外分淨想論化乃轉蛻業化非意

生妙化也情想合離更相變易者或情變為想合變為離無定業也卵為胎濕易為化無定質也故所受業報或升或沉無定趣也此衆生相續之由也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父母子孫非愛不聚非欲不生

業果起始

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胎卵濕化以弱遺食緣貪起殺

殺貪以強陵弱不滋口體則屬嗔恚

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

盜貪由過去世於身命財非理而取故致生生互噉

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不與而取曰盜又陰取曰盜以人食羊不與取也羊死為人互來相噉陰取也世間相噉皆盜貪也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

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上明業果之本此明相續之由負債殺盜由也愛憐貪由也惟殺盜婬。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根本即此三者為業果根也

欲存諸境愛屬乎心內有諸欲助業發性故能令死生相續

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承前世界衆生業果皆覺明為咎也覺明即性覺必明者也明了知性即妄為明覺者也了發相即因明立所者也妄見即生汝妄能者也此虛妄指覺明也前問云何忽生山河至終而復始此全牒其辭而指覺明以咎也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

發此如來之未悟習漏前後之有無世界

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妙覺指無真妄之體也本妙覺明依真起妄者也眾生覺體與佛無別無端忽生諸有為相則如來既證空覺何時復生諸有耶此固常情所惑故特反難也佛告富樓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此迷為復因迷而有。因悟所出。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無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聚落村市

始終之生滅清淨忽生之相反良由邪疑為緣塵起惑因故迷見斯常之見安然而與此覺體中細說不可不問

也聚落喻性分南北喻迷倒然南北初不易則性分本無倒故曰迷本無根悟非生迷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樓那。於意云何。此人縱迷。於此聚落更生迷不。不也。世尊。富樓

迷人既悟不生迷喻如來究竟妙覺無妄山河也

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顯既覺不迷也昔本無迷而謂從迷覺名覺迷迷亦如翳人見空中華。翳病若除華於空滅。忽有愚人。於彼空華所滅空地待華更生。汝觀是人為愚為慧。翳喻妄見華喻山河空華滅地喻妙空明覺富樓那言空元無華妄見生滅。見華滅空已是顛倒。勅令更出斯實狂癡。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為愚為慧。佛言。如汝所解。云何問言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既了所喻何復前疑

既已成金不復為鑛

又如金鑛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不成雜。如木

[illegible]亦復如是

成灰。不重為木。金喻菩提果覺無變灰喻涅槃果德無生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如是。菩提果覺也涅槃果德也果至無變無生則習漏不生可知矣四喻之意前二明昔本無迷迷由妄起後二明習漏妄緣證乃永斷若但舉前喻恐謂妄不妨真惑能自滅成墮無執但舉後喻恐謂覺本非淨性本有生成雜染見所以四喻兼舉使知迷悟雖妄而不廢修證也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徧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虛空非諸相而諸相依空而發真體非四大而四大隱真而成先非水火故不相拒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

一切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是體相雖空而無妨幻相也

霽澄則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霾。水澄成映。此示諸相下明相容霾風雨土也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為相為因彼生。為復空有。若彼所生。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為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華結為空果。云何詰其相陵滅義。觀性元真。惟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觀相既妄陵滅亦妄觀性一真無不容者隨處而發故曰殊方彼指日雲等也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

謂明若生日則與日同色不應於空更見圓日明若生空則中霄無日其空應明

舉兩人觀日以明諸相虛妄不容窮詰也

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此如虛空非相不拒發揮也汝以空明等者以事言之如鑿井出空照燧生火是也以業言之如起為世界靜成虛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是也以心言之妄起空見則有空現地水火風亦復如是故曰各各發明則各各現各各謂前後也俱謂同時也）云何俱現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準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窮詰（釋俱現之相也日影隨人不一如七大隨緣成異先無準的不應詰難日喻真性水喻妄心水中之日喻妄境兩人喻妄業）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

水火性不相陵滅即相傾也空虛大地不合相容即相奪也

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迷失真體分別緣影名背覺合塵了相元妄觀性元真名滅塵合覺）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色空世間妄相也妙明真如妙性也皆如來藏所現元一圓融特由衆生背真合妄故局促世相之中諸佛滅妄合真故妙得真如之用所以一多互應小大相容現寶刹於毛端轉法輪於塵裏事事無礙法法如如蓋由觀相見妄無可詰陳觀性元真故無不容者）

即非相以明真諦

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性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風非火（雖滅塵發真於一多小大能一切如而本妙圓體初無變異故非心非火乃至非世出世法也非心非火謂非七大五陰也心即識大而攝五陰）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聲香味觸法非眼識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謂非十八界亦攝十二處）非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盡（非緣覺法也緣覺觀十二緣欲翻無明為明十二緣有生起相有修斷相此盡擧之）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智非得（非聲聞法也聲聞修四諦法以智為能證以果為所得）非檀那非尸羅非毗梨耶非羼（音產）提非禪那非般剌若非波羅

即相以明俗諦

密多（非菩薩法也菩薩修六度行檀等即施戒忍進禪智也波羅蜜即度也）如是乃至非怛闥阿竭非阿羅訶三耶三菩（非如來法也怛闥阿竭華言如來阿羅訶華云應供三耶三菩云正徧知即十號之三也）非大涅槃非常非樂非我非淨（非佛果法也常樂我淨為涅槃四德）以是俱非世出世故（自七大至十八界為世間法自緣覺即至大涅槃為出世法）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盡即苦即集即滅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羅即毗梨耶即羼

提即禪那即般剌若即波羅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闥阿竭即阿羅訶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樂即我即淨體雖無變用乃如如故即心即法即法即心也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既非而即即即而非妙絕心言不容測度矣此文似乎矯亂而各有所主初曰本妙圓心自體言也次曰元明心妙自用言也終曰妙明心元合體用言之也本妙圓心是本非末是圓非偏是心非物乃真淨妙體故非一切法也元明心妙是元非本是明非體乃如如妙用故即一切法也妙明心元是妙之明是心之元微妙並觀故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妙造乎此則體用圓泯情塵斯絕而藏心妙性廓無瑕玷矣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

遮照以明中諦

法華謂不退諸菩薩亦所不能知

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結妙絕心言責其妄度蓋為擬心動念即乖法體也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動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為足琴音雖具非指不發人心雖圓非師不悟前之多方顯如來藏即佛之按指也身心萬法當處照然即海印發光也而富那等隨語生解疑廣紛紜是塵勞先起也此由不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之咎也今夫宗師扣擊直下歷然學者因之競生狂解皆由情塵易起故動涉疑妄使知無上覺道則一唱一酬足以廓清天地何復塵勞之有闊浮萬像皆現海中故名海印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明真妙淨心無二圓滿而

海印喻如來法身性海普現一切世間之相

我昔遭無始妄想久在輪迴今得聖乘猶未究竟世尊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敢問如來一切衆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承上各各圓滿之言發問既悟無二益顯妄淪而不知妄之所由故請窮其因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嗔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演若達多狂人也愛鏡中頭責己狂走喻因執影明遂迷本真妄隨流轉佛言妙覺明圓本

照鏡喻妄心分別頭眉可見喻所著妄境知狂走無故則知妄元無因矣

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妙覺明圓指我與如來無二圓滿者本圓明妙言本無虧欠本無迷妄也此人人本來面目也柰何以妄二之虧之遂分物我强起愛憎諸妄相因迷輪不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富那自恨昔遭妄想而稱世尊諸妄圓滅似謂迷有所因妄有可滅故告以此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所謂寤人說夢中事也

圓覺謂始知衆生本來成佛所謂狂心若歇歇即菩提也

性如是因何為在喻了妄無因無可滅者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世間業果衆生皆妙心影明如鏡中頭分別則妄故不隨分別則狂性自歇也以世間業果衆生為三緣者妄心緣之而起也以殺盜淫為三因者妄心因之而有也所謂自諸妄想展轉相因故斷而不生則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所謂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也肉間骨曰肯骨肉之間小結可啟曰綮莊子技經肯綮之未嘗今以肯綮譬斷微細惑結蓋劬勞修證只為妄惑妄因既息惑結自除故不勞肯綮也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雖實貧窮珠不曾失

迷頭認影皆由狂性因緣若影滅情亡則本性菩提豈從外得

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譬妄息真現不勞修證也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狂因既滅則自然性出不狂之前二皆本無由是觀之凡所謂因緣自然本皆不有悉由狂妄而立故曰理窮於是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自然者本自天然不假因緣也若本自然則或狂不狂無所然而非自矣夫何假照鏡因緣而後狂走此自然之計墮矣又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若本自不狂假因緣故狂則本自不失豈假因緣故失頭

此以因緣破自然

諸法性空非生之所生生非滅之所滅

既不失特由狂妄則因緣之計墮矣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何為狂走若狂怖本於自然則是本有狂怖然既無所潛非本狂矣若狂怖不本於自然則頭本無妄何為狂走非本不狂矣既非本狂非不本狂足知自然因緣之說皆妄立也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為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若悟本真則知諸妄了不相關真見性人一切妄緣豁然蕩絕得大解脫者以此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明為自然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

戲論未斷即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菩提心中本無生滅亦無自然若謂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成非菩提也若謂滅生俱盡無功用道有自然者因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非菩提也而又反指無生滅者名為自然皆則戲論譬如因有雜和故說和合而反指非和合者稱本然性是皆對待妄立戲論之法直使然與非然合與非合一切遠離亦無離與不離之心乃真無功用道無戲論法也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秖益戲論此責其妄計戲論雖契菩提故曰菩提遙遠非汝能證雖持多經只益戲論也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

以智遣情還沉欲海以滅滅滅莫帶功能乃至造無可遣道合無功則體證理窮盡源之至

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須待我佛頂神呪。摩登伽心婬火頓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乾枯。令汝解脫。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因緣自然有益於辨無益於道多聞第一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故雖積劫熏持不如一日修無漏業無漏業者首楞真定也得此定者永滅諸漏故離憎愛苦如摩登伽宿為婬女。由神呪力。銷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睺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愛為苦。一念熏修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授記。明熏無漏業之速効也摩登伽此云本性故名性比丘尼宿因即歷世貪愛苦因也出纏登伽也授記耶輸也如何自欺。尚留觀聽。結責阿難令捨苦本修無漏道無以貪愛存於心曰也自初決擇真妄發明覺性乃至深窮萬法決通疑滯皆為最初方便使其信解真正為因地心因心既真斯可圓成果地修證

阿難。及諸大衆。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重復白言。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提獎。引諸沉冥。出於苦海。惑銷心悟身意輕安謝發明覺性決通疑滯之益也多方誨示為無上大悲洗我沉垢為清淨寶王

前已種種開示信解具足虛須欲入位證聖果

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心。徧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如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

明心見性如得華屋有歸宿處猶未知入門也故問

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惟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暗者。捐捨小乘。畢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得陀羅尼。入佛知見。失性如旅泊見性如華屋見性不修如復屋不入故請如來本發心路冀入佛知見也無餘涅槃圓果也本發心路圓因也陀羅尼圓行也佛知見圓解也既已見性又求入佛知見者見方開示修乃悟入爾時世尊。哀愍會中緣覺聲聞。於菩提心。未自在者。及為當來佛滅度後末法衆生。發菩提心。開無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難。及諸大衆。汝等決定發菩提心。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妙三摩提即首楞正定二決定義即因心業本也

先示涅槃不生滅地以為初心發覺之本

云何初心二義決定。阿難。第一義者。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不滅不生合如來藏為同以生滅心求常住果為異空假離中是為生滅中即空假是為佛乘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為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使迷者有為法無非幻妄倒明己身即幻妄不惟湛圓真體終無滅壞是為真

清水喻圓湛妙心塵土灰沙喻五陰生法五疊亂真故以五陰為濁

基也妄體無常終從變滅真性常住安有壞爛則汝身中堅相為地潤濕為水煖觸為火動搖為風由此四纏分汝湛圓妙覺明心為視為聽為覺為察從始入終五疊渾濁四大假幻妄之身縛性為纏五疊織見覺之妄汩湛為濁纏為生死根本濁為惑業根本激應濤明云何為濁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然即彼塵土灰沙之倫本質留礙二體法爾性不相循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淨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容貌汩然名之為濁汝濁五重亦復如是清水覺湛明性也塵沙煩惱惑業也性不相循真妄染淨異也世間人非出世智也故起惑彼湛使性渾濁阿難汝見虛空徧十方界空見不

五濁依於五陰根塵皆色而以眼根見空說若昭渾濁義也成住壞空皆名為劫以見空為劫濁

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相織妄成是第一重名為劫濁覺非空色由一念不覺妄見空相以生發遍故空見不分以不分故有空無體為雜於見也有見無覺為雜於空也此起明初起混茫之相也故為第一重涅槃名無織織者兩物相涉經緯造作之義涅槃之體自性清淨不涉衆緣離徧織故今以無空之體織無覺之見以無覺之見織無空之體乃妄見空而兩無其實即土失留礙者不渾濁真性乎汝身現摶四大為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相織妄成是第二重名為見濁真性廓湛本無見覺由四大摶結以成根隔故見覺生而廓湛塵四大旋而覺知生是謂相織又汝心中憶識誦習性發知見容現六塵離塵無相離覺無性相織妄成是第三重名煩惱濁

見濁為受陰見副覺知名六受根水土風火六塵境也因根有相故令留礙由塵發知故從令

憶識誦習即智及相續執取計名之事也由是於性之內分發六知根容之外分現六塵境根境煩構以惱湛性名煩惱濁憶識誦習皆想為體憶想過去識別現在誦習未來貪著煩惱由想而生故也又汝朝夕生滅不停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相織妄成是第四重名衆生濁生滅不停為行行相遷流故曰業運妄想知見即行陰體諸行無常故國土每任隨趣受生此所以為衆生也汝等見聞元無異性衆塵隔越無狀異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異失準相織妄成是第五重名為命濁見聞自湛圓而分故元無異性衆塵隔圓融之體故無端成異自性觀之同一真常故曰相知自用觀之互起生滅故曰相背相背者謂目不別聲耳不別色也真常生滅同異和合摺同則用相背謂異則性相知失其準常是命濁之妄織也五濁從細至麁有生皆具所謂生死根本虛妄滅生者也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為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見聞覺知六受用根也常樂我淨涅槃妙德也生死根本五濁業用也夫欲反妄契真先當擇去生死妄本依不生滅圓湛之性以成其功如澄濁水必於靜器以湛旋其虛妄使伏還元覺如以靜沉其沙土使清水現前

衆生濁為行陰能趣於果為行行有六種也

命濁為識陰了別所緣為識即六識也性中相知本無異性由塵隔越而相背也同為識體異即塵根彼此失準名相識故

衆生之心本來清淨如水之清但為客塵所染故濁耳故曰此若無染雜

一切應自脫川石無清淨功用應無果非染非不染非淨非不淨心性本淨故客塵煩惱染

也此則初伏客塵煩惱而已蓋方旋之使伏非真斷生滅性也及得其本元真明之覺無生滅性則無明之根本永斷而覺湛明相於是精純一切變現不為煩惱如去泥純水一任攪淘無復汩濁乃可為因地心也因心知此則果地修證無有不圓涅槃少德無有不合故因心不可不審也 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菩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為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潤生誰作誰受阿難汝修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處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來位

前示以因地發心故指五濁為生死根本此示以煩惱根本

無明發業愛取潤生六識能作梨耶能受潛為煩惱根本發為虛妄根塵知之乃可降伏降之乃可取果發業潤生指煩惱也誰作誰受推根本也意顯六根自作自受 阿難汝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云何知解不聞虛空被汝隳裂何以故空無相形無結解故 釋上頁知其處也引空義者謂除無結則無解 則耳現前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為賊媒自劫家寶由此無始眾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 示虛妄根塵顛倒處此眼耳六賊妄根也媒引六境妄塵也自劫真性自生纏縛顛倒也

此指六根為煩惱根本而繼以世界相涉之義

眾生世界即根身也器世間即三界也 阿難云何名為眾生世界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一切眾生織妄相成身中貿遷世界相涉 衆生世界

世者三世遷流界者各從定位界位有十世數有三一身所具理自互涉

方位有十故十倍為數流數有三故三變而止

亦具四方即左右前後是也世者三際迭遷界者各有定位界位有十世數有三一身所具理自互涉故曰身中貿遷世界相涉 而此界性設雖十方定位可明世間只目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定方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摠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三四互涉故曰宛轉三世流變故有二疊自一疊十十疊百百疊千成千二百六根各具然此楞依世論以顯妙用大畧耳若夫六解一亡互用閒照夫何數量所及此約十二遷流變易共成三重也一十百千者通舉增數之法耳謂增一為十增十為百等今且以方涉世明三疊者第一約四方各論三世共成十二也第二於東方三世變一為十成三十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四方各三十成一百二十也第三於東方三十變十為百成三百三方亦爾四方各三百成一千二百也以世涉方其例可解斯蓋如來只指凡夫六根塵相織世界相涉從麁至細且至三疊以彰厥德大意令知現前見聞覺知刹那刹那背涉方世麁細之相也 阿難汝復於中克定優劣如眼觀見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旁觀三分之二統論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無德當知眼唯八百功德 依四方論則一方三百以三分言則一分四百先顯織妄欲明根結之始使知所解也次辯優劣欲明耳根圓通使知所選也

前言六根了別之性同所以功德各十二百此言六塵了別之性異所以功德全闕不等

如耳周聽十方無遺動若邇遙靜無邊際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 能周聽故功全也動者等者隨彼之動則似有近遠在我之靜則周聽無邊

鼻通出入入則閡出

如鼻齅聞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闕中交驗於鼻

則不聞出入之中其境不交故三分闕

根。三分闕一。當知鼻惟八百功德。出能聞香入能聞香出入之中無能聞
交故闕中
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言有方分理。無窮盡。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世出世智所知之境惟舌

六根俱以了別處為功德也

詮顯其言雖局其理不窮

如身覺觸識於違順合時能覺離中不知。離一合雙驗於身根三分闕一。當知身惟八百功德。離闕一分合全十分曰離一合雙

舌根之圓以能言故也

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惟聖與凡無不包容盡其涯際。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意識獨生徧緣皆法故云默容

意根了境通於三世

阿難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當驗此等六受用根

謂過去現在未來也

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為圓通誰不圓滿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逆彼無始織妄業流得循圓通與不圓根日劫相倍。流根即妙湛不動者也決之而出流逸奔境名生死流逆之而入反流全一名不生滅六受用根即上所明者循圓則合性而深不圓則離性而淺深淺相越故遲速之功日劫相倍夫欲速反須擇圓根也

眼耳以離中取境鼻等以合中知法離則境遠為深合則境近為淺

我今備顯六湛圓明本所功德數量如是隨汝詳擇其可入者吾當發明令汝增進。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得圓自在慧則十八界無非圓通然下劣初機未能圓徧且自一門而入一根無妄則六皆清淨不惟悟十八界塵塵剎剎皆圓通矣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門能令六根一時清淨。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眾生世間見所斷惑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劑頭數。湛圓因惑而分一六因惑而生故將告一六之義先與辯惑也小乘見道門斷三界嗔癡等十分別惑乃證初果故曰已得陀洹已滅見惑修道門斷三界貪嗔癡慢四俱生惑亦曰思惑此乃根中累生無始虛習三果乃斷所以阿難未知也況此根中而有生住異滅諸微細惑其分劑頭數又非阿難所知者斷盡此惑六湛乃圓

見諸所斷之惑即八十八使也修道所斷之惑即八十一思也生住異滅即同体無明也分劑頭數者如凡夫覺滅相一乘覺異相法身住位菩薩覺住相滿足位菩薩覺生相即斷惑分劑所有頭數也

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為一為六。

阿難若言一者耳何不見目何不聞頭奚不履足奚無語。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門汝之六根誰來領受。阿難言我用耳聞。佛言汝耳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義身起欽承。耳不見足無語不可以為一也耳則法而身口同不可以為六也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無始來顛倒淪替故於圓湛一六義生。既無定趣則一六之義非本元有由顛倒生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六者麤惑妄結也一者法執細識也須陀洹已斷麤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為六銷而尚滯法執故未亡一也以後文證之此乃

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

涅槃也方得人空而未能成法解脫至俱空不生乃亡一矣然小乘必消六然後亡一大乘直亡一使六自消以世窮道雖曰得妙覺涉離微求其真能亡一者不可多得覆尋聖言益深有所發也如太虛空。

前因阿難未知一入六淨之說故示以非一非六由顛倒故明六一義也此下又明本非六一義以釋阿難之疑

參合群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為一。彼太虛空。云何為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虛空本非同異喻湛圓本非一六合器除器喻一六義生之由也知太虛之同異是非了然所立則一六併亡而湛圓不分矣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粘湛發見。妙湛圓明本非見覺由粘妄失真於是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朵。浮根四塵。流逸奔色。見精眼識也色眼塵也二者妄結以成眼根此根之元攬四大而成體以未奔境故名清淨方是之時如蒲萄朶而已蓋體雖具而識未流所謂但如鏡中無別所知者是也及乎流逸奔境則染故轉名浮根四塵而不名清淨四大

見由粘湛而發根因結色所生故眼之明体從蔵而立

由動靜等二種相擊。於妙圓中。粘湛發聽。聽精映聲。卷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耳體。如新卷葉。浮根四塵。流逸奔聲。新卷葉有竅而已由通塞等二種相發。於妙圓中。粘湛發齅。齅精映香。納香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鼻體。如雙垂爪。浮根四塵。流逸奔香。由恬變等二種相參。於妙圓中。粘湛發嘗。嘗精映味。絞味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舌體。如初偃月。浮根四塵。流逸奔味。常性為恬奔沫為變初生之月偃然在相如之皆喻無情之物者明體雖具而識未流也

外拔六根內冥真性使聞見合而為一圓湛開而偏應則諸根互用塵妄全消所謂非汝六根互用開合則此妄想無時得義在斯義滅乃知拔根義在斯感

由離合等二種相摩。於妙圓中。粘湛發覺。覺精映觸。摶觸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身體。如腰鼓顙。浮根四塵。流逸奔觸。覺精身識也腰鼓顙徒有觸體未有觸用喻清淨根元也顙喻根元則鼓喻浮根元因浮根然後流如顙因成鼓然後觸由生滅等二種相續。於妙圓中。粘湛發知。知精映法。攬法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見。浮根四塵。流逸奔法。暗室之見亦有體而已識未流也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粘妄發光。有明明覺如所謂性覺必明妄為明覺也粘妄發光則妄有見覺也由彼覺明真明也有明明覺妄明也迷彼真明故云失彼精了成此妄明故云粘妄發光

流逸之妄循塵喪真根以循塵而知故離塵無覺隨拔一根即一門深入也

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齅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釋上因妄發故六皆虛妄若離六塵悉無自體了知即意用也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彼十二相能粘六根障湛明故拔一根而本明發明一發則妄粘皆脫而圓矣

寄根於心則不循塵於外既依本明開發故得六根

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粘妄則由前塵循浮

互用

引盤拔根之用兼舉六人以明六妄皆能圓拔則真精可純而獨照所謂一耳目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根故成隔礙脫粘則不由不循特寄根而已故能互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
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
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
觸如来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
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
知不因心念那律尊者因精進失明而能見賢喜龍王無耳能聽恒河之神無鼻聞香驕梵受牛呞報故曰異舌舜若多主空神也其質如風而能覺觸修滅盡定得空寂者意根斯滅如大迦葉者雖滅意根而能了知此皆不由不循而發本明耀者也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
已内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銷

那律無目能見等真智不由於根也世人暗中有見真見不假於緣也

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失彼精了由塵起見則根境成礙故脫粘圓拔真光瑩發則浮塵幻相如湯消冰成一圓淨清淨寶覺真智如湯妄念如冰阿難如彼世人聚
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
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緣
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
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圓妙衆見於眼則圓明有見之時也急合而暗則暗成無見之時也六根頭足既黯然無見而觸之一一能辨同於明時由是驗之不明自發暗不能昏者人一人具有但脫粘消塵自成圓妙夫凡人尚不假明之緣而能有見況聖人真覺何藉緣發乎彼人謂合眼之人循体謂他人之体知見是同言暗中之境與明無殊也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

菩提正覺性也涅槃斷德体也由無變異說名真如為覺本体說名佛性体本清淨煩惱不侵名空如来藏清淨顯照名大圓鏡皆果上妙德也

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
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来藏
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
如金剛王常住不壞若此見聽離於明暗動靜通塞
畢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云何將此
畢竟斷滅以為修因欲獲如来七常住果常住不壞名七常住果而見聽六用離塵無體是斷滅法依斷滅因求常住果烏得相應耶此誤認緣塵迷失常性也由失常性故難契常果實修證大患故須難明也諸佛所得曰菩提寂靜常樂曰涅槃不妄不變曰真如離過絕非曰佛性分別一切而無染著曰菴摩羅識一法不立煩惱蕩盡曰空如来藏洞照萬法而無

菩提常覺涅槃常樂真如常然佛性常知菴摩羅常淨空藏常虛鏡智常明皆法上真体也

分別曰大圓鏡智菴摩羅華言無垢即第九白淨識也此已成智而名識者以能分別故楞伽經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有空不空如来藏寶積經曰空如来藏離不解脫一切煩惱不空如来藏具河沙佛不思議法空不空如来藏隨為色空普應一切後二隨用得名獨空如来藏為真體故為果說世尊若離明暗見畢竟空如無前塵念自性
滅進退循環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心所將誰立
因求無上覺如来先說湛精圓常違越誠言終成戲
論云何如来真實語者惟垂大慈開我蒙悋傒揣六用疑若斷滅而反以佛說湛常為不誠而近乎戲論不得為真實語者佛告阿難汝學多聞
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實未能識

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倒因即疑妄分別也真倒即執常為斷也即時如來勅羅睺羅擊鍾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俱言我聞。鍾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俱言不聞。時羅睺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又言俱聞。

不聞而聞是名真聞

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鍾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此但無聲非謂無聞必再擊疊問者欲令審辨而有悟也如來又勅羅睺擊鍾。問阿難言。汝今聲不。阿難大衆俱言有聲。少選聲銷。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衆答言無聲。有頃羅睺更來撞鍾。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衆俱言有聲。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鍾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上答為倒此答為正蓋聲有生滅聞性常在迷情不了以聞同聲是以常為斷也佛語阿難。及諸大衆。汝今云何自語矯亂。大衆阿難俱時問佛。我今如何名為矯亂。佛云。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惟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

舉果辨因決進修之疑蓋欲審因修先明果證如人學射以的為期也

於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聲塵或有或無聞性未嘗有無所謂聲無亦非滅聲有亦非生此即不生不滅真常性也夫知無者亦因聞根不可謂無聲則無聞也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為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為有為無。牒上顯常也汝尚顛倒惑聲為聞。何怪昏迷。以常為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聞無性。牒上警發使悟常性也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為撞鍾。即於夢時。自怪其

欲表聞根正修方便故知鍾驗聞以顯耳根常住為一門深入之本聞無生滅境有生滅故声

鍾。為木石響。於時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此舂音。將為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驗勞生雖在倒妄生死常性不昏不滅也所舉寐事驗妄識至而真性不昧也後恐惑者謂寐雖不昏死豈不滅耶故重示云縱汝形銷等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

聞各問令審辨也

舉所昧事驗妄識至昏而聞性不寐後恐謂寐雖不昧死則銷滅故又示以縱爾形銷性非遷改

初無明根本。將明第一義諦圓明頌德，故開解結因緣，而為此經發起。所結之元即無明根本也。此無明根本乃第一義諦中所治之惑。

上知覺。（不悟性常故逐諸生滅，能守常性，常果可冀。文前令審擇常性為因地心，而阿難牒難，故此結告也。常光現前，根塵銷落者，謂得其常心，則妄塵自滅，妄塵既滅，法眼自明，以此為因，則七常性果於是可獲，故曰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雖說第二義門。今觀世間解結之人。若不知其所結之元。我信是人終不能解。世尊。我及會中有學聲聞亦復如是。從無始際與諸無明俱滅俱生。雖得如是多聞善根。名為出家。猶隔日瘧。（前第二義門令審業云不見所結云何知解，故此牒而請。諸無明通根本枝末也。始無所始，故名無始。俱滅俱生者，積迷不覺而為生住異滅妄相所遷。根本之惑方能暫伏，旋伏旋發，未能永斷，故如隔日瘧。瘧由不知結解真要故也。同體無明品數至多，又迷境不一，故曰諸。生滅去來常在妄中，故曰俱。無明即愚癡也。俱舍以瘧為無明故，唯識以愚為無明故，婆沙以不達不解不了為無明故。）

阿難言俱生滅者，以無明果相言之。佛以立知見為本，以無明因相言之。知見謂增損諸邊等見。

惟願大慈。哀愍淪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結。從何名解。亦令未來苦難眾生。得免輪迴。不落三有。（身心結惑實未來苦難之本，解結之元實為免脫輪迴之要。）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會中諸有學者。亦為未來一切眾生。為出世因。作將來眼。以閻浮檀紫金光手。摩阿難頂。（先摩其頂，表無上開示也。）即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微塵如來住世界者。各有寶光。從其頂出。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林。灌如來頂。是諸大眾

各放寶光，表同破無明也。

生死結根、安樂妙常者，顯無二之体也。

知見立知，示無明本始也。知見無見，明解結之門也。

靈知性見，本六用之菩提體本真淨，故中不容他。

得未曾有。（六震者動起涌吼震擊，表破六根妄結也。諸佛頂光灌釋迦頂者，示同發明無上頂法，故次後同音宣告阿難。）於是阿難及諸大眾。俱聞十方微塵如來異口同音。告阿難言。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異口同告者，示諸佛脫生死證菩提皆由斯要也。俱生即根本無明也。生死妙常同因六根者，知見立知故輪生死，知見無見即證妙常，如下所明。）

阿難雖聞如是法音。心猶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輪迴安樂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佛告阿難。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根塵相因而有，故曰同源；縛脫由此而起，故曰無二。夢識無初，故譬空華。物境成有，故由塵發知，因根有相。此根塵識譬如束蘆，互相依倚，雖粗有相，其体全空，故曰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既無自性，則隨緣轉變，故於知見立識知之心，則結為無明之本；於知見無見覺之妄，則解為涅槃真淨。既曰真淨，豈容立知，故曰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此總示妄結依根塵識起，但妄識不立，則妄結自解，是為解結真要，所以學道務去識情也。）

染名云有為無為二者，離一切執，心如空處，以清淨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偈文）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無為無起滅。不實如空華。言妄顯諸真。妄

慧無所礙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真性之中有爲之法皆空則根塵本空此頌根塵同源也緣生之法皆幻則縛脫亦幻此頌縛脫無二也起滅之法皆無則妄識元無此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也妄法既無真亦不立若言妄顯真真還同妄真與非真尚猶雙非見與所見云何復存當知俱無實體若交蘆耳此頌相見無性同於交蘆也結解同所因聖凡無二路汝觀交中性空有二俱非迷晦即無明發明便解脫結解同所因聖凡無二路頌同是六根更非他物也汝觀下牒根塵無體徒因妄結迷晦下頌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也解

淨名云生死涅槃爲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脫是爲入不二法門

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覺躡前結解之義起後圓通之文也六解則根拔一亡則湛圓選得圓根則入聖流證聖果矣陀那微

細識習氣成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頌根結初起之由也阿陀那此云執持謂執持種子發起現行即第入梨耶初起之相故曰微細含藏種子爲習氣積生識浪爲暴流湛由是分結由是起也此識依真如合生滅雜乎真妄之間故曰真非真也若以爲真恐迷妄習而自誤以爲非真恐迷自性而外求故權小教中皆不開演也深密經曰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成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外道所執神我即此識也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頌解結入圓之要也一幻諸法惟心所現而於中取着妄成根結是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也由妄取故有幻非幻若不妄取非幻亦無非幻幻尚無幻法何有幻法不立則根塵頓淨圓通現前矣是名妙

暴流者即生滅性從習所生由此識性全離取含但是自心

蓮華金剛王寶覺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此阿毗

染淨無妨無所住着

故云蓮華結斷攝邪究竟堅固故云金剛大定法門非幻無碍故云如幻正受其乘無二故云一路

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結頌真要也此之法門於淨不着於染不汙名妙達乎根境結惑擬之則銷名金剛王覺即爲無爲亡情絕解名如幻正受依此修進一彈指間可超無學而入圓住也阿毗達磨云無比法十方如来迥出生死速證寂常莫不由斷故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薄伽尊號具六義謂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於是阿難及諸大衆聞佛如来無上慈誨祇夜伽陀雜糅精瑩妙理清徹心目開明歎未曾有二偈並頌而雙美故曰雜糅精瑩糅來不純也阿難白佛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心猶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惟垂大慈施以法音洗滌沉垢無遮大悲言其博濟也性淨妙常真實法句則真妄兩忘稱性之談也沉垢微細結惑也即時

祇夜云應頌又云重頌即頌上長行也伽陀云諷頌又云客頌即孤起頌也

如来於師子座整涅槃僧斂僧伽梨攬七寶几引手於几取劫波羅天所奉華巾於大衆前綰成一結示阿難言此名何等阿難大衆俱白佛言此名爲結於是如来綰疊華巾又成一結重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衆又白佛言此亦名結如是倫次綰疊華巾總成六結一一結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結持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衆亦復如是次第酬佛此名爲結涅槃僧衣也僧伽梨大衣也劫波羅云時分即夜摩天所獻巾也綰縈結也巾喻一性綰喻妄動結喻六妄一一詳問者使悟凡所妄動皆爲結業也佛告阿難我初綰巾汝名爲結

巾喻真体無二結喻六用妄分故以六也

同謂一真之性理本無差巾之體也異謂六根之情事用各別巾之結也

此疊華巾。先實一條。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復名為結。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寶疊華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綰得一結名。若百綰成。終名百結。何况此巾祇有六結。終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來祇許初時。第二第三不名為結。佛告阿難。此寶華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綰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有異。於意云何。初綰結成。名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結生。吾今能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不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名終非第一。縱我歷生。同

終非第一即眼根之名不可作耳等者若樂成一體莫非解除結或不生則同異[illegible]云何成

其明辯。如何令是六結亂名。佛言。如是六結不同。循顧本因。一巾所造。令其雜亂。終不得成。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畢竟異。一真如體無異無同六妄結根確然異執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成。復云何得。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不成謂是非鋒起不成一體也六根之精元是一真之性以隨緣故在眼曰見精在耳曰聽精等此皆如第二月揑所成故若能隨根脫粘內伏六既融一一亦斯亡如解結已巾亦無用由汝無始。心性狂亂。

無始如見示結根之由狂華謂無而妄有結者繫而不解之義也

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前明所結識業之理此明能結狂妄之心也狂心之結妄境如勞目之見狂華故曰皆即狂勞阿難言。此勞同結。云何解除。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掣其左。問阿難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旋復以手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不。不也世尊。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不能解。汝設方便。云何解成。阿難白佛言。世尊。當於結心。解即分散。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欲除結。當於結心。偏掣左右喻依偏權

左右喻生死涅槃二邊行人執而不結故如雙結結心者喻觀中道則二邊俱解

知因從緣出至雨滴皆知此明如來於法皆盡證其所說皆誠諦語

之教不知真要適重狂勞故欲解狂勞當解狂心知解狂心則不藉偏權肯綮修證矣左右牽掣俱不能解喻觀二邊皆不能破根本無明凡夫外道以斷常為二邊二乘菩薩以空有為二邊雖曰伏斷猶存巾結若欲除結當於結心者知見立知即名為結觀知中道是謂結心結不離巾解之則一知不異道泛之則中上心性狂亂等示其根結之由此掣巾等示其解結之方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麤相。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內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真何待。令依出世正智審擇根結本因而解之也若得正智不惟能知根結本因

結成三觀修證始從初解六根而獲人空從人空而證法空從法空而證俱空俱空不生即所空既盡能空亦滅以明三觀修進漸次法如是故

此阿難問詞

雖沙界萬類皆了元由矣世謂六凡出世謂四聖知凡十界皆因於心隨無明之染緣則出九界隨教行之淨緣則出佛界故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涅槃云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佛有權實二智實智冥理權智鑑物發明世出世法乃至知其種種元由者皆權智所鑑也既於情無情照了不昧顯今所說解結之法及選根之義悉是鑑物宜然固無差謬矣阿難。吾今問汝。此劫波羅巾六結現前。同時解縈。得同除不。不也世尊。是結本以次第綰生。今日當須次第而解。六結同體。結不同時。則結解時。云何同除。示六不頓解必由其序也六根不可齊觀但依一根入證自然銷六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此根六解。先得人空。空性圓明。成法解脫。解脫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了煩惱結皆由著我則於我無着離煩惱障是得人空也了所知結皆由着法則於法無着離所知障是得法空名法解脫人法雙解是名俱空而俱空亦泯心無所起是從正受得無生忍也觀音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即先得人空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即成法解脫也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即俱空不生也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即得無生忍也阿難。及諸大衆。蒙佛開示。慧覺圓通。得無疑惑。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無礙。雖復悟知一六亡義。然猶未達圓通本根。世尊。我輩飄零積劫孤露。何心何慮。預佛天倫。如失乳兒。忽遇慈母。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

五陰六入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佛欲顯菩薩萬行故奇選根令二十五聖開衆妙之門究竟圓通真實無小乘於後心根大行於初會也

從於音聲默語圓理此依內證故名曰密即如如智證境自性也一塵密證諸塵圓契故曰圓通

微塵是色之少分也九想成時得慧解脫於諸色相發明無漏

無有差別。惟垂大悲。惠我秘嚴。成就如來最後開示。慧覺圓通存乎一心已蒙開示故身心皎然圓通本根冥乎萬法猶未通達故冀佛冥授也密言即發明慧覺之言也祕嚴即圓通本根祕要也慧覺圓通我固有之故雖因密言還同本悟若不開秘嚴則與未聞無異故別求開示也二十五聖於根塵七大各悟圓通是知本根冥乎萬法也佛不顯說而因衆敷陳是謂冥授退藏密機即息慮疑心也爾時世尊。普告衆中諸大菩薩。及諸漏盡大阿羅漢。汝等菩薩及阿羅漢。生我法中。得成無學。吾今問汝。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為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圓通二十五門即十八界七大也七大自十八界開故此不言夫根器萬法惟十八界七大攝盡故此備陳欲令行人於根身器界種種法上顛沛造次得真圓通無少滯也憍陳那五比丘。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於雞園。觀見如來最初成道。於佛音聲。悟明四諦。佛問比丘。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音聲為上。阿若多聲圓悟故曰妙音密圓下云妙色密圓妙香密圓因味覺明妙觸宣明妙法開明文意同此二十五門初標聲塵者先此方教體也雞園無憂王造以迎佛也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亦觀佛最初成道。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空色二無。成無學道。如來印我名尼沙陀。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我

故云妙色深圓

非木則不住有非空則不住無有無俱非中道顯矣

從色相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色因為上。優波尼沙陀云塵性因塵悟解得名昔多貪欲佛令作不淨觀觀此色身皆即空塵而因色圓悟香嚴童子。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我時辭佛。宴晦清齋。見諸比丘。燒沉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着。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香嚴號。塵氣倏滅。妙香密圓。我從香嚴。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香嚴為上。偏觀有為而因香圓悟得童真位故名童子辭佛宴晦者宴坐晦迹齋心作觀也木烟皆非去來不有意無所緣故由是意銷而發明無漏塵氣滅故妙香密圓也

空有味塵也身心舌識也味非空故非離身心味非有故非即身心

藥王藥上二法王子。并在會中五百梵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無量劫。為世良醫。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酢鹹淡甘辛等味。并諸和合俱生變異。是冷是熱。有毒無毒。悉能徧知。承事如來。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離身心。分別味因。從是開悟。蒙佛如來。印我昆季藥王藥上二菩薩名。今於會中為法王子。因味覺明。位登菩薩。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味因為上。善救功成堪紹佛位名法王子曠劫為醫常善救人也言分別味因者謂了知味性而發明非空有離即之圓因乃指圓通大根非謂因之悟入也前言色因後言水因法因同此苦酢等六味也衆味共成名和合味直爾采用名俱生味修煉炮炙名變異味

水因謂所觸之因塵體即能觸之緣塵境亦無染體常淨能所如幻二邊俱空故覺觸之心安然契性

䟦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令得無學。彼佛名我䟦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為上。䟦陀婆羅云賢護洗塵洗體及塵體之中少有所得皆妄觸妄覺故得無所有則妙觸宣明成佛真子名佛子住以善能守護令妄不起令覺不動故名賢護

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從座起。而白佛言。

頭陀有十二行以紫金塗佛感報如此因深果茂其理宜然

此六塵入滅者

我於往劫。在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我得親近。聞法修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然燈續明。以紫光金塗佛形像。自爾以來。世世生生。身常圓滿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屬。同時發心。我觀世間。六塵變壞。惟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我以空法。成阿羅漢。世尊說我頭陀為最。妙法開明。銷滅諸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法因為上。摩訶迦葉大飲光也其身金色光吞日月因觀塵變悟法空寂遂修滅盡定以滅意根不緣法塵得無生滅故越百千劫如彈指頃于今於雞足山待彌勒乃入此定也頭陀云抖擻以能抖擻法塵為號

阿

此不因眼根見色者也旋映色之性循真精之元

那律陀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常樂睡眠如来訶我我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如来印我成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旋見循元斯為第一阿那律此云無貧乃白飯王子證得天眼樂見照明即天眼定也定成四大淨色半頭而發障暗皆矚照大千界故曰精真洞然旋見循元即反妄任真也

愚鈍報有多生因謂慳惜法故

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闕誦持無多聞性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来一句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息我時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無礙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印成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反息循空斯為第一周利槃特迦此云繼道即誦篇比丘也宿以慳法報性散鈍佛令數息攝心因而了悟生住異滅諸行無常故反生滅息循無生空而得圓證

得不聞禪報依不聞故得愚痴報於現法中不生正解

憍梵鉢提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有口業於過去劫輕弄沙門世世生生有牛呞病如来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我得滅心入三摩地觀味之知非體非物應念得超世間諸漏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遠離三有如鳥出籠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

鉢提如勿牛呞乃輕弄報

漢如来親印登無學道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還味旋知斯為第一憍梵体拔此云牛呞佛為遮謗賜之數珠令常念佛是謂一味心地法門能滅心緣得入正受亦因教觀舌根當味入道觀舌之知不從體生不因物有妄緣所絕名得滅心入三摩地眾生所以迷淪有漏由心緣不斷故滅心絕緣即超諸漏遺器界也不着塵味不隨妄知是謂還味旋知

無痛痛覺即清淨覺心痛不能及之地不可樂事即無常苦空非法門

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數聞如来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足舉身疼痛我念有知知而深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諸漏虛盡成阿羅漢得親印記發明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純覺遺身斯為第一畢陵伽婆蹉云餘習多我慢習也不可樂事一切苦事也思不可樂法而觸不可樂事因而正觀為有知故知此深痛雖覺有知之心能覺深痛反覺清淨之心習無痛覺然此存雙覺其覺未純故又思而進之至於身觸皆亡故諸漏虛盡知痛俱寂故純覺遺身也

非者空也能空所空皆盡也歸無無字即空之異稱

須菩提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曠劫来心得無礙自憶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眾生證得空性蒙如来發性覺真空空性圓明得阿羅漢頓入如来寶明空海同佛知見印成無學解脫性空我為無上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諸

世出世間四諦之境也種種變化生滅之相也

相入。非非。所非盡。旋法歸無。斯為第一。須菩提曠劫解空非唯一世了身空寂故心得無礙洞達宿命了境空寂故十方成空自覺覺他故亦令衆生證得空性然此唯小乘所證之空於性覺真空猶未圓明故逮今發明性覺真空乃能頓入寶明妙性真空之海離二乘見而同佛知見也諸相入非能所皆盡蓋融於寶明空海也旋諸有法復歸至無蓋歸於寶明空海也

舍利弗。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我於中路。逢迦葉波兄弟相逐。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出家。見覺明圓。得大無畏。成阿羅漢。為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發光。光極知見。斯為第一。心見眼識也識清淨故種種通利心無際故見覺圓明心見發光光極知見者由心見發明而圓照萬法也迦葉兄弟即優樓頻螺等或云遇馬勝說偈彼乃小乘因緣非圓通所取身子智慧第一聲德居長故稱長子

普賢亦曰徧吉以等覺位後無行不修無德不備故曰普賢

普賢菩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已曾與恒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世尊。我用心聞。分別衆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恒沙界外。有一衆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為第一。行無不遍曰普佑上利下曰賢以周遍佑利故凡具大根修菩薩行皆名普賢之行心聞耳識也分別衆生知見者擇普賢行而成就之也

數息所以發識觀息所以駐識

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從佛入道。雖具戒律。於三摩地。心常散動。未獲無漏。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烟。身心內明。圓洞世界。徧成虛淨。猶如瑠璃。烟相漸消。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世尊記我當得菩提。佛問圓通。我以銷息。息久發明。明圓滅漏。斯為第一。孫陀羅云好愛妻名也難陀云歡喜佛親弟也前數息依根所以攝心此觀白依識所以駐心也息由風火而起鼓煩惱濁故其狀如煙昧者不覺唯諦觀能見六交見火燒息能為黑煙紫焰皆煩濁所發也淨觀發明則煩濁漸消故內明外虛而煙消成白及乎漏盡無復煩惱內瑩發光故出入息化為光明也銷息即銷煙成白也滅漏即心開漏盡也皆由鼻識發明也

苦空指小乘法如是下示大乘義師子吼即無畏也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曠劫來。辯才無礙。宣說苦空。深達實相。如是乃至恒沙如來。祕密法門。我於衆中。微妙開示。得無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師子吼。成阿羅漢。世尊印我說法無上。佛問圓通。我以法因。降伏魔冤。消滅諸漏。斯為第

依身有識故先執身次執心

一說法第一辯才無礙因以降魔滅漏皆舌識力也苦空實相者世間諸法一切無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而中有真常不苦不空如涅槃四德即實相也佛以身口意三輪應物無滞音聲即口輪也優

鉢離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親隨佛逾城出家親觀
如來六年勤苦親見如來降伏諸魔制諸外道解脫
世間貪欲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儀八萬
微細性業遮業悉皆清淨身心寂滅成阿羅漢我是
如來衆中綱紀親印我心持戒修身衆推無上佛問
圓通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
心一切通利斯為第一優波離云近執謂親近執侍於佛也言親隨親觀乃至脫

意為諸法生因爲法緣此以通故開因緣明於神通

欲承教皆明身識欽承也行住坐卧律儀各二百五十對三聚成三千復以三千配身口七支復配四分煩惱成八萬四千性業即殺盗婬等根於性者遮業即支末愆失因過遮上者戒律為衆紀綱親印我心言衆所印可也我以執身等者言由持戒故身與身識無不圓通也律中得度波離第一僧中得度憍陳最初故今堂置憍陳壇置波離各立本也大目犍連即從座起而白佛言
我初於路乞食逢遇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
宣說如來因緣深義我頓發心得大通達如來惠我
袈裟著身鬚髮自落我遊十方得無罣礙神通發明
推為無上成阿羅漢寧唯世尊十方如來歎我神力
圓明清淨自在無畏佛問圓通我以旋湛心光發宣

此之識入者 法門精麁無二故塵勞欲火俱證圓通

如澄濁流久成清瑩斯為第一優樓頻螺云木瓜㮈因胸前有癃如木瓜故也伽耶山名即象頭山也那提河名一兄三弟故云三迦葉波兄弟即其人也因緣深義謂非世間和合麗相乃發明世出世法故因之發心得大通達神通如意也旋湛者旋意識而復妙湛故久成清瑩通力圓明清淨自在也烏芻瑟摩於如來前而白佛言我常先憶
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婬人
成猛火聚教我徧觀百骸四支諸冷煖氣神光內凝
化多婬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
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心發大願諸佛成道
我為力士親伏魔冤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心暖觸

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無礙流通諸漏既消生大寶燄登無上覺斯為第一烏芻瑟摩云火頭即火頭金剛也多婬之人本由煖觸心發生為欲火死為業火業力增熾故成猛火聚細觀煖氣者令悟火大無礙流通也諸礙既消故神光內凝成智慧火發於頭上故名火頭生大寶燄即火光三昧也持地菩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
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
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
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有衆生於闤音還闠音貴處要人擊物我先為擎至其所詣放物即
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飢荒我為負

佛塵性於不相觸同於空也故悟此實性而刀兵無所觸

人無問遠近唯取一錢或有車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為其推輪拔其苦惱時國大王延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心今入菩薩位中聞諸如来宣妙蓮華佛知見地我先證明而為上首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来藏虛妄發塵塵消智圓成無上道斯為第一 平險防損代人

濟牛無彼我相表善平心地無有高下也毗舍浮此云遍一切自在亦由平心故一切自在也我即心開下皆依地大圓悟也身界二塵本如来藏虛妄發生故不相摩觸了本虛妄即悟無生矣妙蓮化佛知見地即諸佛心地法門也行實圓契染淨兩忘名妙蓮華迴出三乘深造一實名佛知見地持地所持在此而已故得身界塵消無上智圓也

華藏海中有大蓮華華有香水一一香水海為諸佛剎世界之種華藏世界只小有水今故曰浮

月光童子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為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精入三摩地觀於身中水性無奪初從涕唾如是窮盡津液精血身中旋復水性一同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我於是時初成此觀但見其水未得無身當為比丘室中安禪我

舍利弗風病畢陵迦眼痛皆不能離而此曰離病緣蓋謂無見思戒業之事是自分段病名之緣

有弟子窺窗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違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將無退失爾時童子捷来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定身質如初逢無量佛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亡身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無二無別今

初成水觀從逢無量乃得亡身以明聖道長遠乃可成就

於如来得童真名預菩薩會佛問圓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圓滿菩提斯為第一 月太陰水精也昔師水天

修習水觀水性圓明故號月光修習水精謂觀水精性也水性無奪者內之津血外之剎海水相雖異而性不相奪此即因水悟圓也浮幢王剎者世界海外諸香水海通號也我於是時至身質如初敘作觀之緣也但見其水謂專於一觀未融四大故未得無身舍利弗於恒河岸入定遭怨害之鬼所掌而出定頭痛亦未得無身故也山海自在通王即於地水諸大[illegible]性合真空初由水性一味流通耳

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恒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覺妙明觀此世界及眾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

界為方位故安立世為遷流故動時

轉我於爾時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我時了覺此群動性来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衆生同一虛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逢佛未幾得無生忍爾時心開乃見東方不動佛國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發光洞徹無礙佛問圓通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傳一妙心斯為第一

因風大悟圓身心發光洞徹無礙號琉璃光無量聲佛亦依風大開示菩薩使知本覺無動而身界

之動皆風力所轉琉璃光因是觀界現世現身現心遷流運止悉唯風力故曰諸動無二由是覺了大千群動皆即狂勞猶百蚊蚋鼓於方寸耳既了狂勞乃見不動佛也東為群動之本而佛號不動乃即動而靜者也能即動而靜故身心無礙也傳一妙心者知風力無依萬動皆妄而獨證無動本覺也

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與如来定光佛所得無邊身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剎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内放十種微妙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剎来入鏡内涉入我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得大隨順此大神力由我諦觀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

空體無邊故得無邊之身此明徧圓一切手執四珠照十方際華嚴謂淸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也

空無二佛國本同於同發明得無生忍佛問圓通我以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斯為第一

因證空性故性中所有一切皆空身與剎海涉入無礙號虛空藏定光即然燈佛也於定光所得無邊身者法身如空無有邊際必假心燈寂照而後發明也執四寶珠等者由觀四大無依妙力圓明而照了法界一切皆空所謂虛空無二佛國本同也又於自心現大圓鏡等者亦由四大無依妙力圓明於圓洞心内瑩發光而交徹融攝也幢王剎即華嚴法界剎名

彌勒菩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明我從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遊族姓爾時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歷劫已来以此三昧事恒

識性不守如如而外分別名相是遊族姓而求名也

楞嚴謂妄立種種名是為徧計性衆生若諸法此悉依他性是也

沙佛求世名心歇滅無有至然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空如来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来今得授記次補佛處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徧計執得無生忍斯為第一

彌勒此云慈氏為慈隆即世悲臻後劫愍物迷識故示迹發明也心重世名好遊族姓者迷識着境故外慕妄求也從燈明數而名心頓歇者了識依智則迷妄自除也然燈佛現乃成妙圓者迷妄既除心燈即現心燈既現則萬境妙圓矣得是妙圓三昧遂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故盡空如来皆我心變國土淨穢亦我心變無量佛性從此發揮是謂流出

前云見大許著此云根大也由總攝六根故也

無量如来至得補處亦不離此也識心圓明入圓成實等者由妙圓識心證入實智不復迷識逐境極徑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来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来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来。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二人喻生佛初感子母喻氣分已換淨香喻法身實念故念佛者先念色身次念法身

大勢至亦名無量光觀經云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得無上力名大勢至念表念佛三昧能發智光離三塗苦其力無上也所位之佛名無量光十二如来相繼一劫最後名超日月者表念佛之人自性如来十二時中淨念相繼則無量性光終自發明迸於日月也譬如下示必須繫念然後相應不專念佛則雖逢不逢雖見不見也染香則襲香念佛則見佛故以念佛妙薰名香光莊嚴也念佛得忍者蓋以淨念蠲濁想正念滅邪受邪濁既遣心境空寂一切不生名無生忍如此則自性佛土淨矣

爾時觀世音即從座起。頂禮而言。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觀音者覩世言音圓悟圓應之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照之不以耳識聞之所謂入流亡所則以觀不以聞可知矣所師之佛亦名觀音者因果相符古今一道也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觀是自智音是他機即自行化他二用非耳目見聞之境所謂不自觀音以觀觀者

釋從三慧入圓通也達耳之謂聞著心之謂思治習之謂修三者圓明是名三慧入流亡所者不隨聲塵頓入法流而亡其所入也音聲之性由動靜顯故所入既寂則動靜不生此聞慧也既達乎耳復著於心如水之漸如土之增使能聞所聞情境俱泯而盡聞之心亦復不住以合真覺此思慧也既著於心還以治習使能覺所覺皆合妙空則空覺不二是謂極圓能空所空亦復不立乃為盡道此修慧也夫然後生滅滅生情境俱盡而真寂真滅圓通之體於是現前即所謂入三摩地也以圓覺配之入流亡所等即應當遠離幻妄境界也如是漸增等即心如幻者亦復遠離也覺所覺空即遠離為幻亦復遠離也空所空滅即離遠為幻亦復遠離也生滅既滅則得無所離即除諸幻也寂滅現前即譬如磨鏡垢盡明現也造至於此則圓通之體極矣

以智遣情至無所解忘情絶解則寂滅現前矣

世尊。蒙彼如来。授我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

金剛喻摧堅之能

幻人作為本於無作故此言如幻三昧後言無作妙力此之三昧始從熏習訖無修證皆以決定智斷究竟堅固而為正受三十二應者現十法界身圓應群機開之有三十二攝四聖六凡攝盡群類也

辟支

緣覺

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修正定取正果曰進修無漏境智兩忘情解俱泯名勝解現圓斯可以得佛故現佛身為說果法也 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有學小聲聞也 獨覺亦曰麟喻喻麟之獨也出無佛世覩物變易自覺無生故號獨覺樂獨善寂求自然慧故曰寂靜妙明能妙萬物以明自性故曰勝妙 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迷知勝性由十二緣於是斷之自無明滅至憂悲苦惱滅則緣斷而性現矣性因緣斷而現故曰緣斷勝性也觀緣悟道名緣覺乘 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斷四諦下麤惑名得四諦空依道諦修而證滅諦果名修道入滅此未能妙物獨證空性故曰勝性現圓也四聖不舉菩薩者兼在佛位 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梵天超出欲界故心能明悟不犯欲塵身根清淨即得生彼也帝釋為忉利天主統三十三天解脫令離欲塵也 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

聲聞

梵王即色界初禪天主名尸棄具足明四禪皆有王而言梵王者謂初禪之頂以有覺觀語言之法得為十界之主 欲界頂天即魔王梵云婆舍䟦提此言他

化自在色頂摩醯首羅天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也

其成就。自在天即欲頂他化也飛行虛空名大自在天即色頂摩醯首羅也此乃自欲天色天而超至色頂意兼無色以明無刹不現也 若諸眾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世界。保護眾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上舉正統此舉臣輔也天將軍為帝釋上將統領鬼神四天王臣於帝釋統須世界四天太子即那吒之類能驅鬼神 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那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呼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

前有王臣士庶等法幻化之存此者備者諸神名號耳

有想如神鬼精靈無想如精神化為金石土木之類是也

令其成就。此天龍八部等類樂人修人者此類似人而非故樂生人道諸非人指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即休咎精明空散消沉類也六凡不舉獄鬼畜者此類方沉幽昏未能聞法則以施無畏力救之藥叉名輕捷能飛行也乾闥婆名香陰新翻尋香行帝釋樂神也阿修羅名無端正以女美而男醜故從男彰名新翻非天以諂詐無天行故準普門品八部此闕迦樓羅即金翅鳥也緊那羅形似人而頭有角因呼為疑神天帝絲竹樂神也摩呼羅伽名腹行大蟒也

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熏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示迹同類心絶愛見名妙淨依無作智起大神用名妙力無作無為隨緣汎應名自在成就

同故無二通故含界明照則大圓境之質含界則空如來藏之

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徧法界。能令衆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億恒河沙

體故能承受法門須傾無失

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號名。與彼衆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眞圓通。圓通本根妙含法界一多平等彼我無二故令持我名福等於彼當知修習得眞圓通則一身多身他方此界一名一德一名一物各各圓遍無後涯異也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現衆多容誦一一呪攝化衆生圓應所求理出於無為神應於不測名不思議無作妙德如於一身現八萬首臂因莫得而思議也

妙妙聞心即中中流入之心

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衆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呪。從真妙圓重發真妙曰妙妙聞心旋聞脫聲僞返真源曰心精遺聞由獲妙遺聞於衆塵不隔一覺圓融

而應現無滯言初獲者指本因也

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自在。

所謂現衆多妙容處

首為六用之總臂表提接之悲目表照了之智各依本數充之以至八萬四千者表依根本六用根本智悲而遍應塵勞得大自在此十一地等覺妙行也爍迦羅云金剛堅固不壞母陀羅云印手清淨寶目離塵合覺也慈以攝化威以折伏定以復湛慧以開覺通指衆多妙容也

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呪。其形其呪。能以無畏施諸衆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

容部神呪多觀音所作能安樂衆生名施無畏

以聞思慧脫塵不礙故現形誦呪神變妙力一一無礙是謂妙能

結答圓通

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為第一。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是從耳門得圓照也由得圓照故隨緣應化得大自在次又漸增以至圓空覺證寂滅是因入流相成就菩提也

結顯圓號

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因能觀聽

故果號觀音實洞十方故名亦遍界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
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
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

前找圓通之法此顯圓通之瑞

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
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衆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
剛三昧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錯紛糅十
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
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同放
寶光者言證性明極則實覺圓融全體發現也互相
灌頂者頂爲圓極之相表諸佛證性圓極於此會中

菩薩羅漢即二十四聖之儔佛光亦灌其頂者印其
修證等無優劣也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者
圓通現前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無非悟
入之處無非圓通之理也大衆普獲金剛三昧者因
此皆能破惑障悟圓通也天雨寶華空現寶色地隱
山河界含塵剎者表證圓通性則無作妙行自然分
披寶明空覺自然發現有爲習漏當不復生衆塵廓
然無復隔越也梵唄詠歌自然敷奏者能使法界永
離衆苦常得妙樂也聖人所演圓通法門
與旨妙利詳悉若是故衆端詳而應之於是如來

如來藏性元無異衆以根有利鈍故教分大小

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
薩及阿羅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
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我今欲令阿難開
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衆生入菩薩
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歸元證性雖無差
別隨方應機自有難易故須假大智選擇

須本覺之体

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覺湛性海本自澄圓言圓
體也圓澄之覺妙乎萬物標圓用也此人人本來圓者也元明照生所所立照
性亡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

明迷妄之端

衆生從元妙中忽起妄明曰元明妄有所照曰生所
所謂覺非所明因明立所也所明既立則照性
隱矣亡非無也入亡而已性真既隱空覺遂分根器
二界遂因迷頓妄想安立故妄想疑結則成無情國
土妄識知覺則成有情衆生則彼
澄妙者迷莫得而圓莫得而通矣空生大覺中如海

此明迷澄圓而成根器訥根器而昏澄圓也

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
諸三有此大覺海中本絕空有由迷風飄鼓妄發空
漚而諸有生焉迷風既息則空漚亦滅所依

諸有遂不可得而空覺圓融復歸元
妙矣諸三有指微塵國中三有也歸元性無二方
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遲
速不同倫歸源之性理無有二修證之道則有多門
雖聖性逆順皆可在初心則有遲速所以
諸聖圓通不無簡擇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如何不明徹於

此揀六塵

是獲圓通音聲雜語言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云
何獲圓通香以合中知離則元無有不恒其所覺云
何獲圓通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時有其覺不恒一云
何獲圓通觸以所觸明無所不明觸合離性非定云
何獲圓通法稱爲內塵憑塵必有所能所非徧涉云

此揀六根

何獲圓通。憍陳那大迦業等各因六塵悟圓而此皆揀去者彼所謂聖性無不通此所謂初心
不同倫則凡所不取皆以不宜初心意取耳根獨宜
也今揀六塵以色能起想結塵使精性不徹聲唯局
名句味不該不徧味意味也伊猶惟也香味觸
如文法塵非相獨意能緣內塵意根故稱內塵見性
雖洞然。明前不明後。四維虧一半。云何獲圓通。鼻息
出入通。現前無交氣。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舌非
入無端。因味生覺了。味亡了無有。云何獲圓通。身與
所觸同。各非圓覺觀。涯量不冥會。云何獲圓通。知根
雜亂思。湛了終無見。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鼻闕中交
故云支離舌不因味而能覺了乃為無端身與所觸
各成涯異冥會者因觸知身也亂思動相故名湛了

此揀六識

識見雜三和。詰本稱非相。自體先無定。云何獲圓通。
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
鼻想本權機。只令攝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獲圓通。
說法弄音文。開悟先成者。名句非無漏。云何獲圓通。
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元非徧一切。云何獲圓通。
神通本宿因。何關法分別。念緣非離物。云何獲圓通。
三和根境識也眼識因三者和合窮之本自無體故
曰非相普賢菩薩用心聞故能知他方沙界外事此
由修法界行大因所生非初心能入也孫陀散亂佛
欲攝住其心令觀鼻端此特權機而已蓋真心無住
有住則妄也富那說法由舌識發開悟先成則不宜
初心波離持戒使無所犯但檢束一身而已是不該

此簡七大

不徧也目連神通緣念如意然本乎宿熏非關意
識而且有念有緣非圓通也法分別即意識也若
以地性觀。堅礙非通達。有為非聖性。云何獲圓通。若
以水性觀。想念非真實。如如非覺觀。云何獲圓通。若
以火性觀。厭有非真離。非初心方便。云何獲圓通。若
以風性觀。動寂非無對。對非無上覺。云何獲圓通。若
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無覺異菩提。云何獲圓通。若
以識性觀。觀識非常住。存心乃虛妄。云何獲圓通。諸
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持地
平填尚涉有為非實聖性月光水觀未離想念雖契
如如蓋如如之理非覺觀之法故也烏芻瑟摩闡說
欲火而生厭離是厭有也琉璃光觀風性動則與寂
對有對非覺也晦昧為空故云昏鈍彌勒修唯識觀
而所觀之識念念生滅存心觀之已妄況獲圓通耶
勢至修念佛行而念性即生滅法依生滅因求常住
果是殊感也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

音即所聞之境聞即能聞之根

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聖人設教隨方不同或有佛土以佛
光明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菩提樹而作佛事乃
至或以園林臺觀或以虛空或以寂無說示如香積
佛國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入得入律行而此
方教體必藉音聞欲取正定必由聞入者各隨機緣
故也蓋彼諸佛土無非利智故機緣默契出乎言象
而堪忍衆生迷本循聲昏惑障重必須聞熏聞修以
消塵除障然後可入然以聞為入者特得其門而已
必期於遺聞反聞然後為至也夫至於遺聞反聞則
佛光明菩提樹乃至寂
無說示處皆可入矣
離苦得解脫。良哉觀世音。於

此嘆觀音之妙

恒沙劫中。入微塵佛國。得大自在力。無畏施衆生。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初歎觀世音言脫苦與樂也於沙劫入塵國歎三十二應也得自在施無畏歎四不思議十四無畏也妙音觀音歎隨德之名也梵音潮音歎隨名之實也以說法不滯為妙音尋聲救苦為觀音音性無著為梵音應不失時為潮音末總結依德能救世間苦能與出世樂也我今啓如來。如觀音所說。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

圓真

觀音所說即從耳門圓照得真圓通等事今須其圓照真體也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

通真

初斥眼鼻舌身意不得真通隔垣下獨取耳通之真也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

常真

動靜有無皆屬聲塵耳根圓離不隨生滅是則常性之真也無聲號無聞指阿難聞鍾事也縱令在夢想。不為不思無。覺觀出思惟。身心不能及。潛顯常性也五根皆待意思有無不常惟耳在夢能聞杵音是不為不思而無也其為覺觀乃出乎思惟勝餘根矣

發明反聞自性之妙

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衆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聲論者依聲論明本聞自性以覺迷本循聲妄取淪替者如阿難者徒事強記誤落邪思豈非循聲之咎耶使能旋倒反聞則無妄淪矣娑婆學者多徒事強記落邪淪妄不知反本故托阿

難以警之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金剛如幻三昧即觀音如來所授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也三世諸佛皆從此出故名佛母汝聞微塵佛。一切秘密門。欲漏不先除。畜聞成過誤。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佛佛謂佛之佛性也聞聞謂我之聞性也阿難護持諸佛祕藏而空畜多聞不能反悟故責其空持佛佛不自聞聞意使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者務在返聞自性也

上佛指覺下佛指自性上聞指能聞之聖下聞指所聞之理自性覺及聞以求解脫也

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聞耳根也聲耳境也根因境有皆則妄塵故應旋而脫之而無能脫者斯返真源一源返真六皆脫妄矣

聞非有名從塵故有反聞自性外脫根塵復以誰名為明哉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見聞幻翳妄根也三界空花妄境也以皆妄故聞復即翳除塵消則覺淨所以一返源而六解脫也

見聞為根三界為塵聞復則根翳自除塵消則覺心本淨

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淨極光達寂照含虛根解脫也却觀世間猶如夢事境解脫也然則摩登正為夢境了不可得誰能留汝使不解脫哉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幻師妄性也一機妄識也性由識動故息機歸寂則諸幻無性而各解脫也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塵垢應念消。成圓明淨妙。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一精明識精也六根因之與塵和合而幻作諸妄故一處休復六皆不成而想塵識垢應念消亡得妙圓通矣細感

結益

策進

那律失明而旋見舉陵騰剎而遺身爲咎厭欲而發覺持地待佛而銷塵皆已事可見者

未盡曰餘塵分證未滿曰諸學或淨明極即如來矣大衆及阿難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能旋倒妄反聞自性必資此性成無上道此圓通法門實効也性成如所謂性一切心也）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非惟觀世音（涅槃門者出生死證真常要道也三世果人莫不由此故末來學人當依是法）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為最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事捨塵勞非是長修學淺深同說法（成就不生不滅涅槃妙心惟耳根為最餘）

真實心文殊指已選圓通之心也

戒定慧學大小均修示以決定進修之旨

（則佛之威神加被令即已事而捨塵勞非始終長修淺深同說之法也欲其長修同說無如觀音法門矣）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難及末劫沉淪但以此根修圓通超餘者真實心如是（結讚聞熏三昧真如來藏無爲法門勤使末來依此修證可超餘三昧真實心要如是而已）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柰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三藏之中毗柰耶律藏也則大小乘戒通稱也小乘稟法為戒粗治其末大乘攝心為戒細絕其本法戒則無犯而已心戒則無思犯也夫能攝心則定由是生慧由是發三者圓明則諸漏永盡故名三無漏學攝持軌則莫尚乎此）阿難云何攝心

能精則出纏犯則落邪魔矣

以金為器器皆金以土為器器皆土即以石之類

戒名為戒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衆生皆因婬欲而正惟命故纏生死若欲愛乾枯則殘質不續矣言其心不婬其心不偷皆使無思犯也）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魔亦多智修禪為不斷婬故成聖道帶婬修禪必落此類）不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婬為善知識令諸衆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末世衆生無正法眼多被魔惑預須戒備勿遭誘攝但貪欲愛不顧陷墜名愛見坑）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

君子遠庖廚蓋此意

諸律並明魚肉為時食而此獨斷之何耶

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石成故（本質不美求巢設勞）阿難又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負我命我還汝債所以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之人為大力鬼中品則為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當為地行羅剎彼諸鬼神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帶殺修禪必墮神類）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汝婆羅門地多蒸濕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

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爲肉。汝得其味。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衆生肉。名爲釋子。佛化初行隨事漸制權許五淨耳不見不聞不疑自死鳥殘名五神力所化本無命根名淨此乃小乘權宜若真慈眞脫皆在所斷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等名爲欲隱彌露。修禪避罪反乃行殺塞耳避人反乃高聲是欲隱彌露也

此後有燃指勸捨等言易以惑人故拙之

阿難。汝問攝心。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阿難。如是四事。若不失遺。

四律爲本餘戒爲末

心尚不緣色香味觸。一切魔事。云何發生。内攝爲要故宣說妙門先持四律四律潔淨則枝葉不生緣塵不偶而魔事背消正定可入心三即意三備舉十重也口四即妄言綺語等四也　若有宿習。不能滅除。汝教是人。一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悉怛多般怛囉。無上神呪。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爲心佛。從頂發輝。坐寶蓮華。所說心呪。現業易制自行可遣宿習難除必假神力今夫行人好正而固邪欲潔而偏染不教而能不願而爲隱然若有驅策而不能自已者宿習之使也德隆而福鄙行善而身凶多障多冤數病數惱綿然若有機緘而不能自釋者宿習之召也茲非一生一劫之緣乃無始來念念受熏者故非神力莫能脫之摩訶悉怛多般怛羅華言大白傘蓋即藏心也量廓沙界曰大體絶妄染曰白用覆一切曰傘蓋神呪從此流演故名

一切如來頂髮中出白傘蓋所謂無見頂相也

心呪無見頂者華嚴九地知識自說爲佛乳母初生親旁持諦觀不見頂示頂法不可以見見也　且汝宿世與摩登伽歷劫因緣。恩愛習氣。非是一生及與一劫。我一宣揚。愛心永脫。成阿羅漢。彼尚婬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學。云何汝等在會聲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譬如以塵揚于順風。有何艱險。登伽婬質猶能速證聲聞道器固易冥資也云何作何況香摩登伽女子也先五百世爲阿難婦常相敬重今夫婦相見如兄如弟同於經壇持戒得道　若有末世。欲坐道場。先持比丘清淨禁戒。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沙門。以爲其師。若其不遇真清淨僧。汝戒律儀。必不成就。戒成已後。

順風揚塵散之則易見誦呪以習脫之何難

着新淨衣。然香閑居。誦此心佛所說神呪一百八徧。然後結界建立道場。求於十方現住國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來灌其頂。師者人之模範正邪所自出故不遇第一眞僧則律儀不得成就誦呪百八表滅百八煩惱也　阿難。如是末世清淨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滅貪婬。持佛淨戒。於道場中。發菩薩願。出入澡浴。六時行道。如是不寐。經三七日。我自現身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戒根清淨願行精誠乃能感應佛本是無心淨故有水清月現感應自然若見此相當觀空寂是佛顯然是魔則滅　阿難言。我蒙如來無上悲誨。心已開悟。自知修證無學道成。末法修

附難問候壇軌度

壇爲建脩之基信爲入道之始雪山白牛取純淨也

行建立道場。云何結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言自知修證等者知呪力冥資聖果可朗也 佛告阿難。若末世人願立道場。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此牛唯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黃土。和上栴檀沉水蘇合薰陸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鷄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爲粉。合土成泥以塗場地。法王法言即事即理法不孤起事無虛設如華嚴一字法門書海墨而不盡五位行相即世諦以彰明凡所設施必有取像則此壇場用度無非表法也山爲高土雪山純淨上信也大力白牛純淨大根也香草淨水妙善淨智也茹退充實遺餘也上栴檀爲十香之首十度之總萬行之冠也原爲平土中信也地皮未淨也五數之中黃色之中取中中淨信也十香十波羅蜜法香也細羅爲粉推之以爲微妙萬行也夫欲取如來寂滅一場地必本於廣大信心而資於淨智妙善以養成純一大根充實遺餘猶足以合法香冠十度故可以嚴成寂滅場地也上信大根有不可得則求其次焉故取中中信心雖未能冠乎十度萬行而能具之者亦可以嚴成

八角丈六之制表四果四向由十六心見道也

方圓丈六。爲八角壇。壇心置一金銀銅木所造蓮華。華中安鉢。鉢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隨安所有華葉。壇寂滅坦實之體也具八正故爲八角能攝八邪故方六六壇心蓮華中道妙行也蓮之爲物花實同體染淨同原表妙行大致也用金銀銅木所造者表妙行云爲也金銀百鍊愈精而不變銅剛而能同義之像也木能上草以覆其下仁之像也夫依體於

行精而不變剛而能同或以義制或以仁覆無過不及凡皆會于中道乃所以爲妙行也鉢爲應器表隨量應物也露爲陰澤以秋降八月秋之中也水中花葉即仁覆之行隨澤所施此又隨量應物陰利潛化之表也 取八圓鏡。各安其方。圍繞華鉢。鏡外建立十六蓮華。十六香鑪。間華鋪設。莊嚴香鑪。純燒沉水。無令見火。圓鏡大圓鏡智也各安八方圍繞華鉢者智行相依隨方圓應也鏡外蓮華香鑪各十六而間設者花表妙行香表妙德鏡外即正智之外方便建立使邪正相攝德行相熏歷久而俱化兩忘邪正也純燒沉水無令見火者反德藏用滅伏覺觀然後能契寂滅場地也 令其四外徧懸幡花。於壇室中。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形像。應於當陽張盧舍那釋迦彌勒阿閦彌陀。諸大變化觀音形像。兼金剛藏安其左右。帝釋梵王烏芻瑟摩。并藍地迦諸軍荼利。與毗俱胝四天王等頻那夜迦張於門側。左右安置。四外幡花外行嚴飾也室中四列自性四依也當陽正位盧舍那等寂場真主也彌勒當來真主也阿閦居東彌陀居西智悲真主也諸大變化觀音形像上同下合真主也金剛藏常領金剛護持呪人伏魔斷障真主也門側左右釋梵等衆有力外護也末法修行凡賴於此一有所闕必不成就烏芻火頭金剛藍地迦青面金剛軍荼利金剛異號也毗俱胝亦大神變者毗盧神變經稱左邊毗俱胝三目持鬘髻是也頻那夜迦即猪頭象鼻二使者

様網雖涉幻而義各有取不可不知故錄之

又取八鏡覆懸虛空。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使其形影重重相涉。壇中之鏡混物而有依行人之智也空中之鏡離物而無依諸佛之智也混物有依者方

能照物未能照已必得平離物無依住智交相為用然後物我互照心境兩融諸佛衆生身土相入不勞動步不待擬心法法徧周事事無礙舉目千聖齊現觸處萬象昭然一花一香徧供塵刹一行一相光擴無窮不假神通不涉情謂寂場法法本如是也密因修證妙極於此

欲修正受先識妄因故說二種顛倒以明流轉之本

佛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生滅真妄菩提涅槃皆所謂諸名相也妙性之中本來圓離由迷妄相因故有修有證於是轉不覺而依菩提轉生死而依涅槃名二轉依號阿難。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詣如來大涅槃者。先當識此衆生世界二顛倒因。顛倒不生。斯則如來真三摩地。前明三種相續此明

二顛倒因乃開合言之下云熏以成業即彌業果但前明生起之相此明修斷之要義同意別也修三摩地能識倒因乃能治倒妄不生則復正性故曰斯則如來真三摩地阿難。云何名為衆生顛倒。阿難。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

有為之法以生住異滅為體

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衆生。性明心即性覺妙明之心性明圓即無不徧明之性因明發性即了照之性起也故因妄明而發妄性因妄性而生妄見於是從無相真成有相妄故曰從畢竟無成究竟有然此能有所有能住所住悉皆非因所因悉皆了無根本文互見也本此無住建立世界衆生則知二者無因無本全即倒妄而已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所依。迷真起妄衆相競生故名衆生此明起妄

之本下明競文之相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轉發生。生力發明。熏以成業。同業相感。因有感業。相滅相生。由是故有

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故曰非真

衆生顛倒。因迷本性故欲復真然希欲心生自已失真故曰欲真已非真真如性也以非真而求復於真則宛轉成妄故曰宛成非相遂使生住心法百非競發展轉熏感故衆相競生焉無而忽有曰生生而暫停曰住緣慮相續曰心染淨差別曰法衆生顛倒由是發生也阿難。云何名為世界顛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

既非真性常住故有三世遷流

無住所住。遷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變化衆生成十二類。承前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以明之有所有故有分段有分段故

有方位界為方位故因此界立也無所因則無所住無所住則常遷流世為遷流故因此世成也以世涉方以方涉世俱成十二所以衆生正報因果和合亦成十二故涉乎其間者悉從其變此世界顛倒之由也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世間聲香味觸。窮十二變。為一旋復。萬物皆從流動生形動則有聲形即色也故曰因動有聲因聲有色香味觸法皆相因而具焉由此六境發起六情名六亂妄想正為惑業之本故名業性十二類生因此輪轉也世間聲香味觸牒上六亂妄想之類也謂其區分既各十二窮變亦各十二故六亂妄形自無明緣行而變以至老死終而復始故曰窮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顛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

明業感果三而卵生胎生等即果類也

依藏而起曰卵生

含藏而出曰胎生

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輪轉顛倒相即六亂妄想等也阿難由因世界虛妄輪迴動顛倒故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沈亂想如是故有卵羯邏藍流轉國土魚鳥龜蛇其類充塞卵惟想生虛妄即想也想體輕舉名動顛倒卵以氣交名和合氣成想多升沈名飛沈亂想故感魚鳥飛沈之類也十二類各八萬四千者各由八萬煩惱感變也羯邏藍云凝滑入胎初位胎卵未分之相也　由因世界雜染輪迴欲顛倒故和合滋成八萬四千橫竪亂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曇流轉國土人畜龍仙其類充塞胎因情有雜染即情也情生於愛名欲顛倒胎以精交名和合滋成情有偏正名橫竪亂想故感人畜橫竪之類遏蒲曇云泡即胎卵漸分之相也虛妄雜染執着留礙等有情皆具但隨偏重者感類耳　由因世界執着輪迴趣顛倒故和合煖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如是故有濕相蔽尸流轉國土含蠢蠕動其類充塞濕以合感執着即合也合由愛滯觸境起附名趣顛倒濕以陽生名和合煖成所趣無定名翻覆亂想故感蠢蠕翻覆之類也蔽尸云軟肉濕生初相也十生皆本於緣欲起於情想以迷情愈妄故化理愈乖以至蕩為空散頑為木石妄末雖殊妄本一也　由因世

假潤而興曰濕生

無而忽有曰化生

界變易輪迴假顛倒故和合觸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如是故有化生羯南流轉國土轉蛻飛行其類充塞化以離應變易即離也離此托彼名假顛倒觸類而變名和合觸成轉故趣新名新故亂想故感郭

四生者以業緣俱勝相合為類

故分四種

亦爾蚧脫故趣新也如蛹為蝶則轉行為飛如雀為蛤則蚶飛為潛凡以不同形而相禪皆轉蛻也羯南云硬肉蛻即成體無軟相也自下皆稱羯南者諸類通稱止此　由因世界留礙輪迴障顛倒故和合着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如是故有色羯南流轉國土休咎精明其類充塞真性融湛本非留礙亦非光耀由迷滯故成留礙輪迴障失融湛妄合明着粘湛發光以成精耀休為三光咎為孛彗一切精明神物皆精耀也其想已結成精耀故但有色而已涅槃云八十神皆因留礙想元成其精耀此雖至精至神亦未離乎彼輪轉顛倒想也　由因世界銷散輪迴惑顛倒故和

此有色者精耀留礙即業果之色故有休咎吉凶之殊

此無色者

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如是故有無色羯南流轉國土空散銷沉其類充塞厭有着空滅身歸無名銷散輪迴迷溺無聞名惑顛倒似有歸無則依悔昧空故和合暗成而名陰隱亂想即無色界外道類也此有想無色而不無業體故亦稱羯南又有惑業昏重形色消磨體合空昧識附陰隱亦空散消沉類也　由因世界

有想者唯業所生故罔象虛無

由想結沉凝不待緣合而精明為鬼

罔象輪迴影顛倒故和合憶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如是故有有想羯南流轉國土神鬼精靈其類充塞虛妄失真邪着影像無所托陰從憶想生於罔象中潛結貌其神不明而幽為鬼精不全而散為靈無有實色但有想相　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

心隨境變遇物成形此無想者

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為土木金石其類充塞不了諦理罔守愚或愚鈍之極則凝頑無知精神化為土木金石無復情想即枯槁也如劫毗羅之石燕脩基之木鄰人縝之璧皆精神之化也

此四者以業緣偏勝相雜為類故分四種

非有色成色者以無待有偽為因依

由因世界相待輪迴偽顛倒故和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如是故有非有色想有色羯南流轉國土諸水母等以蝦為目其類充塞水母之類以水沫為體以蝦為目本非有色待物成色不能自用待物有用迷失天真綿著浮偽彼此異質染緣相合故曰因依

非無色無色者以有引無呼召成体

由因世界相引輪迴性顛倒故和合呪成八萬四千呼召亂想如是故有非無色想無色羯南流轉國土呪詛厭生其類充塞邪業相引使性情顛倒而乘呪托識不由生理妄隨呼召即世間邪術呪詛精魅厭物因而有生者不由生理則本自無色既感成質非無色也

非有想成想者彼業徹故妄取他緣也

由因世界合妄輪迴罔顛倒故和合異成八萬四千迴互亂想如是故有非有想有想羯南流轉國土彼蒲盧等異質相成

非無想成想者以妄想心附離他緣也

其類充塞二妄相合性情罔昧異質相成生理回互如彼蒲盧本為桑虫非有蜂想而成蜂想

由因世界怨害輪迴殺顛倒故和合怪成八萬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無想無想羯南流轉國土如土梟等附塊為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類充塞怨害相酬傷殺相反生理悖誕棄絕倫義故感

四生以緣業俱徹附離成化故分四種

土梟之類因土塊毒果成形非無鳥想而本無想是名衆生十二種類此皆不了妙覺明心迷陷情欲積妄發生隨妄輪轉非正修行莫能免脫故次示除妄修證之法

阿難如是衆生一一類中亦各各具十二顛倒猶如

具無具相一切皆空如是了知始可議道

揑目亂華發生顛倒妙圓真淨明心具足如斯虛妄亂想十二顛倒即動顛倒欲顛倒至羖顛倒也以是妄擾真心而成八萬四千亂想各具即互具也以一一類心妄種皆具一一則現起名事造餘則冥伏名理具以妄本無體元是真心汝今修證佛三摩地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

前示以識妄因此示以除妄本

如淨器中除去毒蜜以諸湯水并雜灰香洗滌其器後貯甘露云何名為三種漸次一者修習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刳其正性三者增進違其現業五辛為助婬殺為正緣斷則違云何助因阿難如是世界十二類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是故佛說一切衆生皆依食住阿難一切衆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

助因者謂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欲薄貪嗔

是諸衆生求三摩地當斷世間五種辛菜四食者人間段食謂所食必有分段鬼神觸食但歆觸而飽禪天則思食食至或但思之則飽識天識食既無形色但以識想直明衆生皆依食住而因食斷五辛葱蒜韮薤興渠也云何正性阿難如是衆生入三摩地要先嚴持清淨戒律永斷婬心不餐酒肉以火淨食無噉生氣阿難是修行人若不斷婬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當觀婬欲猶如毒蛇

清淨戒律即四棄也

如見怨賊欲刳婬殺正性必持戒律不飲酒防亂之至也不啖生防殺之至也律中五果皆須火淨示不噉生氣也婬如毒蛇怨賊者能害法身殺慧命故先持聲聞四棄八棄

三種漸次以戒為體

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執身使無犯也執心使無思犯也禁戒成就。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殺之業。偷劫不行。無相負累。亦於世間不還宿債。殺相由無偷劫相負由無禁過故禁戒成就二業永無是清淨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須天眼。自然觀見十方世界。覩佛聞法。親奉聖旨。得大神通。遊十方界。宿命清淨。得無艱險。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業性剗盡則妙性圓明云何現業。阿難。如是清淨持禁戒人。心無貪婬。於外六塵。不多流逸。流逸奔塵起現前業由戒禁制得不流逸斯能違遠因不流逸。旋元自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獲大安隱。一切如來密圓淨妙。皆現其中。是人即獲。無生法忍。

世界清淨皎如琉璃則真空之體現矣所謂清淨奢摩他如鏡現諸像也

流則分湛合塵故不流則旋元無偶逐能反六用之擾全一真之湛譬之川水反流全一斯自淵澄湛性淵澄圓故國土身心妙圓清淨與如來合故一切如來密圓之心淨妙之性皆現其中也華嚴十忍第三曰無生法忍謂不見有少法生不見有少法滅離諸情垢無作無願安住是道名之曰忍言法忍者即乾慧地無間道也從是漸修。隨所發行。安立聖位。是則名為第三增進修行漸次。業淨性明乃可發行升進聖位五十七位各隨行相立名使觀其名義知所修進也阿難。欲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

欲界則智因欲乾則慧生依慧住持故名曰地

以初入流[illegible]名之曰中二妙重數為中中前枯欲愛但有其慧今入法流回習入悲則菩護三長故曰圓妙開敷

執心虛明。純是智慧。慧性明圓。瑩十方界。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愛潤惑根境造業生死相續唯此而已故欲枯境謝則殘質不續無所汩雜故執心虛明純是智慧然初入位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則乾有其慧而已聖位始於十住而以信為初因又於信前立乾慧地前立四加妙前立金剛乾慧者此三為轉位關要昇進方便初[illegible]不能登地成聖聖位既終非金剛慧斷最後細惑蕩前位緣影不能造妙故成佛地也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圓妙開敷。從真妙圓。重發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道純真。名信心住。捨欲愛起乾慧猶在凡地未入法流故須於如來薩婆若海中中流入無所偏滯則圓妙之性於是開敷然猶餘妄習非真妙圓又須從真妙圓重發真妙而常住妙信使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中之道純真無妄故名信心住餘皆由此增進無法真信明了。一切圓通。陰處界三。不能為礙。如是乃至過去未來無數劫中。捨身受身。一切習氣。皆現在前。是能憶念。得無遺忘。名念心住。心真而明則一切圓通而陰等不凝故能洞照宿習憶治無遺妙圓純真。真精發化。無始習氣。通一精明。唯以精明。進趣真淨。名精進心。妙圓通性既純真則妄習皆化唯一精明而進乎真淨行無雜糅故名精進心精現前。純以智慧。名慧心住。既盡妄習心精現前而純智無習矣執持智明。周徧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慧既純明須定以持之使周徧寂湛寂妙之体常凝不變乃名定心

能忘名為念陰處界三即世間生處習氣也

前雖憶念習氣未融此則精明故併發化

有慧無定至德不凝故以定凝之

定又生光湛極而動故能進也
又進涉動失於安然故須保持
佛慈光巳身心向佛安住巳身佛身彼此迴向故如雙鏡
凝者妙淨無為修也安住無違名曰戒心
戒不能拘故所去無碍
十種妙心圓成為一故得安住名發心住
以前妙心之理履而成地安住其中也

定光發明。明性深入。唯進無退。名不退心。以定照慧至於寂湛故性光發明而深入於道心進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來氣分交接。名護法心。既能深入又能保持使道同十方氣合如來是謂護法覺明保持。能以妙力。迴佛慈光。向佛安住。猶如雙鏡。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迴向心。由護法心進合如來得妙覺明護持不失則故能妙回向回佛慈光則回果向因也向佛安住則回因向果也因果交參体用互攝故譬雙鏡云云心光密迴。獲佛常凝。無上妙淨。安住無為。得無遺失。名戒心住。由向佛心光而得之於我故曰獲佛常凝則無上妙淨常凝則對境無動妙淨則涉塵不染而戒心成矣住戒自在。能遊十方。所去隨願。名願心住。對境無動涉塵不染是謂住戒自在無動無染則無適不可故能遊十方所去隨願也修行之初必枯絕欲愛使心性虛明然後能入法流開妙圓性真性明圓細習乃現遂發行治之使純智無習又持之以定使寂湛發光深入於道護持不失斯能迴佛慈光獲佛淨戒而涉塵不染所去隨願此十信之序也阿難。以真方便。發此十心。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住。真方便妙慧也十心十信也十心頓發圓成一心住佛智地名發心住聖位以十信為初因信者真純無妄之謂以十住十行十願十地為漸次而終於等妙皆相躡而設欲令行人從信超入住佛智地而依智起行濟行以頓由是超三賢入十聖登等妙此修證之序也住者依無住智水不退運之謂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中發明內外精瑩心精發暉義也履是妙心以為真基名

以心住境以境住心心境無奉故得明了
此在因中自行利他之相
容貌既同心亦相應
如幻三摩提如苗漸增長
有成聖之功故以灌頂喻之
行者行之增進以十度為體歎喜即檀度十方隨順為自行為歡喜故

曰治地如將築室必先治地乃可興作也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礙。名修行住。由內外精瑩治成心地故所涉所知俱得明了則任運修進得無留礙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妙行冥契則妙理冥感將生佛家為法王族故名生貴中陰諭冥感之理也分真智與究竟智等名行與佛同分證理與究竟理等名受佛氣分現陰已生後陰未生之中名曰中陰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同妙行之氣分冥妙理之中陰是遊道胎奉覺胤也道胎既成故妙相不缺而修行方便具矣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容止外同心相內異非正心也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同佛之德有進無退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具體而微故以童稱十身者菩提身願身化身力身莊嚴身威勢身意生身福身法身智身也形成出胎。親為佛子。名法王子住。自發心至生貴名入聖胎自方便具足至童真名長養聖胎至此長養功終故喻出胎王子表以成人。如大國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大國王天子也嫡嗣曰太子剎利王諸王也嫡嗣曰世子將付國位取大海水灌頂表為王當承用衆智令此位衆德潛備堪任佛事故表以成人陳列灌頂也言以國事分委則非正付國位特表成人而已蓋此方極十住若十地行滿乃堪正付故華嚴十地菩薩受佛職位比輪王太子受職夫發心必治地治地乃修行修行然後生如來家而具覺相同佛心長道體圓十身為佛子任佛事此十住始終之序也阿難。成佛子已。具足無

說登即成度衆無惱客能饒益妙

由無違逆故無嗔恨無盡行名無屈撓

即禪度攝能止散故離癡亂

善現即慧度理能顯事名同中現異事能顯理名異相現同

方便以攝為事塵中現界即權智所顯

即願度普攝名難得行

即力度圓融執則即善法故

即智度無漏無為皆實智故

回真向俗回智向悲

量如來妙德。十方隨順。名歡喜行。（具佛妙德故能十方隨順無適不可自他利備機應俱喜名歡喜行）善能利益一切衆生。名饒益行。（善推妙德益以利人）自覺覺他。得無違拒。名無嗔恨行。（嗔恨生於違拒）種類出生。窮未來際。三世平等。十方通達。名無盡行。（觸類而長隨機而應利行無盡）一切合同種種法門。得無差誤。名離癡亂行。（於法不了曰癡於行紛錯曰亂令能一一合於法得無差誤故離癡亂）則於同中。顯現群異。一一異相。各各見同。名善現行。（由無癡亂故能於種種法門互現隨應圓融自在所謂善現）如是乃至十方虛空。滿足微塵。一一塵中。現十方界。現塵現界。不相留礙。名無著行。（此由善現行充擴圓融也塵中現剎名現界不壞塵相名現塵）種種現前。咸是第一波羅蜜多。名尊重行。（種種所現皆是般若性德無作妙力自在成就故名尊重金剛稱第一波羅蜜即般若也）如是圓融。能成十方諸佛軌則。名善法行。（十方諸佛以是成道以是利生）一一皆是清淨無漏。一真無為。性本然故。名真實行。（總括前行無非真性本然妙用相雖萬殊體唯一真故名真實如是十行乃至後位不離前法而皆相躡別設者一使行人隨位增進開擴性覺淨治惑障而成熟佛果也）阿難。滿足神通。成佛事已。純潔精真。遠諸留患。當度衆生。滅除度相。回無為心。向涅槃路。名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回向。（滿足神通至遠諸留患謂前現塵現界界不相留礙等事謂此行滿足當修回

真俗圓融足名回向

此以即相離相為迴向義由即故當度衆生由離故滅除度相

以涅槃生死為回向義可壞者生死之境諸離著涅槃之心由壞可壞故不住生死由離諸離故不住涅槃

三即本始二覺為迴向義四即真如隨徧為回向義

如來名正世界為依兩相涉入故得無礙

約一多回向於同佛地一也各生清淨名也此二相涉故得平等

依因發生

向行也回向之行悲願最深故職在度生然見有可度即涉有為背涅槃路故須滅除度相回無為心向涅槃路也）壞其可壞。遠離諸離。名不壞回向。（壞其可壞謂遠離一切虛妄境界也遠離諸離謂離幻亦復遠離也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而證不壞矣）本覺湛然。覺齊佛覺。名等一切佛回向。（無壞不壞無離不離乃湛然齊佛）精真發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處回向。（覺湛故精真發明地如佛地前覺等一切則真如體徧也此地至一切則真如界徧也）世界如來。互相涉入。得無罣礙。名無盡功德藏回向。（真界真體二俱圓遍故涉入無礙任運發揮德用無盡）於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淨因。依因發揮。取涅槃道。名隨順平等善根回向。（同佛地即前地如佛地也於一切處各起淨因取涅槃道是謂平等善根）真根既成。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不失衆生。名隨順等觀一切衆生回向。（平等善根性真圓融周遍法界故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我善既成故能成就一切衆生善根無有遺失無有高下名隨順等觀）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唯即與離。二無所着。名真如相回向。（如故即真故離有即有離是假真如二無所着乃真真如也）真得所如。十方無礙。名無縛解脫回向。（依假即如[illegible]無滯故[illegible]縛解脫唯真得所如故一切無礙乃名無縛解脫）性德圓成。法界量滅。名法界無量回向。（初證性德以為齊佛以為如佛以為至一切處等皆存量見則法界性未離有量及乎性德圓成乃滅量見乃得無量此總治前位限量情見也此性圓成可超三賢入十聖矣）阿難。盡是清淨四

故曰真根皆我本性迴叙生為已也不失衆生泯已同他也

此即性相為回向義

以真如知境境亦如如故十方無礙十方所也無礙如也真如故非待有所故非脫

佛迹滅相

十一心次成四種妙圓加行四十一心者乾慧一信住行向各十小來通教皆有四加而非妙非圓故此特稱妙圓加行即以佛覺用為已心若出未出猶如鑽火欲然其木名為煖地佛覺果覺也前雖能齊未能正證今極賢位將趍聖果即須用佛果覺為已因心復加功行以求正證火喻果覺木喻因心鑽喻加行初入因位未即得果故譬鑽火方得煖相又以已心成佛所履若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虛空下有微礙名為頂地前以佛覺為已心以此已心成佛行則因心果覺已鄰極矣故譬如登高山身入虛空但因果未融心迹尚帶故有微礙然已到項地少需攖進則微礙除矣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懷非出名為忍地已心佛覺融為一體曰二同因果兩忘二邊不立曰中道此中道果覺將證未

以明解絕

加行以尋思為體印持為忖依四尋思故為四加

依明得定名之為煖

尋思之極登上上品

善根名之為項

依印順定決定印持立為忍位

世第一法

證故如忍事人非懷非出數量消滅迷覺中道二無所目名世第一地前位謂之二同則已墮數量見有中邊則強分迷覺此俱泯滅而名亦不立脫世情量超於三賢故名世第一若進十聖極乎妙覺乃出世第一也阿難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名歡喜地向雖覺齊佛覺未能盡佛菩提境界今由加行妙圓故善能通達而盡之矣由是法喜後增故後名歡喜異性入同同性亦滅名離垢地通大菩提盡佛境界一切障礙即究竟覺衆生國土同一法性是異性入同也然見異見同還是情垢至於同性亦滅乃名離垢淨極明生名發光地情見之垢淨則妙覺之明生明極覺滿名焰慧地明極覺滿如大火聚一切緣影悉皆燎絕故名焰慧一切同異所不能至名難勝地前雖異性入同同性亦滅猶有能至

於此法是前源故名世間此法是最勝故名第一證百源最勝為二曰世第一故

總攝功德為勝依持故令得長生故名為地以入見道現證真如自知不久證大菩提生歡喜故

之境此以焰慧燎絕故一切同異所不能至至尚不能孰能勝哉無為真如性淨明露名現前地人莫不有真如淨性盡常為一切同異所蔽故同異不至則明露現前盡真如際名遠行地真如現前分證則局盡際乃遠迫超極造故名遠行一真如心名不動地既盡其際乃全得其體一真凝常故名不動發真如用名善慧地既得真體斯發真用凡所照應無所不真無所不如故名善慧阿難是諸菩薩從此已往修習畢功功德圓滿亦目此地名修習位此結前顯後也聖位總束有五一資糧三賢也二加行四加也三通達初地也四修習即此也五無學妙覺也自初發信至起賢入聖皆修習之事而此位已起入地無功用道智悲並圓則修習之功終畢於此故名修習以結十地之因也後乃十地之果無復修修習矣次慈陰妙雲覆涅槃海

已離異生性障同無相是名離垢

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大慧光故

此地覺滿前地明生發焰慧光也

離同異真俗之法為難勝故

同異既遠真如自露

妙真如性

名法雲地慈陰妙雲十地果德也涅槃海妙覺果海也十地果滿智悲功圓無復自利純是利他故大悲之陰充徧法界無心無緣而應彼心緣施作利潤而未寂無作稱合如來大寂滅海故云覆也如來逆流如是菩薩順行而至覺際入交名為等覺十地菩薩混俗利生與如來同但所趍逆順與如來異蓋如來逆生死流出同萬物菩薩順涅槃流入起於覺已至覺際故名入交與佛無間故名等覺即解脫道前無間道也此雖齊等未極於妙蓋能順能入而已須於大寂滅海逆流而出妙同萬物乃名妙覺也阿難從乾慧心至等覺已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此名等覺後心妙覺伏道妙覺之道無別行相但從初乾慧至等覺已後起金剛心從初重歷諸位破斷微細緣影最後無明使纖塵不立乃可入妙為其復從初位以始故名金剛心中初乾慧地識陰盡者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即此也前名乾慧

迷盡無陰 真如之性本不動故 依如起用從宜善慧故 蔭蔽一切充滿法身故 即法雲菩薩與逆流如來於此位中兩覺相際共體平等名曰等覺 妙覺即大覺位謂等覺菩薩以斷惑力離忍證智獲大法身名曰妙覺 金剛三昧不住不起不滅不壞不斷不異不脫不變入明慧性不見身心法然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未與如來法流水接此名乾慧以未與如來妙莊嚴海接名雖作同義乃迴別如是重重單複十二方盡妙覺成無上道。由信心以歷諸位曰單兼金剛心重歷諸位曰複十二者乾信住行向煖頂忍世地金等是也十二為因妙覺為果故單複十二方盡妙覺成無上道

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毗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此教其用金剛心成就妙覺之方也種種地十二位也十喻者幻人陽燄水月空花谷響乾城夢影像化也了法如此則損忘情解纖塵不立故曰清淨修證奢摩他以照了自性為體以分別境界為緣毗婆舍那云止觀即觀察也言如來者揀異小乘

阿難如是皆以三增進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三增進三漸次也聖位皆資之以成就也信住行向地為五十并乾慧四加等妙有五十七位獨指五十五為菩提路者等妙乃菩提之果由是路以趣證也或指金剛觀察及止觀為三增進

阿難一切眾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阿難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眾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着行婬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心動於內曰情故情為內分[illegible]故因諸愛染而起以陰積故能生愛水潤業潤生輪迴不斷職皆由此

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諸愛不一皆能感水結惑故曰流結是同水性沉下故情積之業多從淪墜

眾生由情識心故稱有情而愛墜為情惑之本故稱分內 人天想心名為外分非出世三乘之智也 福慧之想則能見佛 兼情之想則能飛升 持戒護法出世淨想則能親住如來座下

阿難外分即是眾生分外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眾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呪印顧眄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自輕身命。意緣於外曰想故想為外分想人之陽氣有異者也故因渴仰而發以陽積故能生勝氣如輕清雄毅等事皆勝氣也想能生勝而卯以想生者由染淨異也

阿難諸想雖別輕舉是同飛動不沉自然超越此名外分。諸想不一皆能輕清飛舉故曰輕舉是同以輕舉故多能超越

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人之情習好生惡死以生為順以死為變逆順相交謂方死方生之間也一生善惡之業即於是時隨其情想輕重而感變焉

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想體輕舉故純即飛升然此特純善故止於生天若兼修福慧淨願則二習交助感變倍勝

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為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剎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勝想不純少滯邪情故感此類

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住如來座下。雖滯邪情而有

善類斯感善緣即天龍八部類也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人有聰鈍其理如此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群。輕為羽族。情多故淪變帶想故飛舉而重業不能但為毛群橫生即旁育者由行不正故

此六情四想

七情三想。沉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為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大地最下有金水風輪有八寒八熱地獄在三輪之上此說沉下水火風輪又似地獄在三輪之下疑此所指非地下三輪乃地獄三輪也言水輪火際即寒獄第八也受氣猛火謂受火氣以為身故常被火燒或得水飲亦化為火故曰水能害己云何六報。阿難。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從識造業從根顯報業報相會謂之交云何惡報從六根出。一者見報。招引惡果。此見業交。則臨終時。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明見。則能徧見種種惡物。生無量畏。二者暗見。寂然不見。生無量恐。見覺屬火故感猛火畏見於境恐藏於心六交皆直入無間者就重言耳極善極惡皆無中陰所以直入如是見火。燒聽能為鑊湯洋銅。燒息能為黑煙紫燄。燒味能為焦丸鐵糜。燒觸能為熱灰鑪炭。燒心能生星火迸灑煽鼓空界。聞聽屬水故燒聽能為鑊湯洋銅鼻觀主氣燒息能為黑煙紫燄舌主味丸糜味類也身主觸灰炭觸類也心正屬火燒之轉熾故迸灑煽鼓二者聞報。招引惡果。此聞業交。則臨

六根所造由於因中互相緣助故感果時亦於六根中交相受報

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降注乘流。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開聽。聽種種鬧。精神愗亂。愗音茂無識也二者閉聽。寂無所聞。幽魄沉沒。聞聽屬水故觀聽旋復則水不能溺依根造業則能感波濤開閉猶通塞也愗昏也如是聞波。注聞則能為責為詰。注見則能為雷為吼。為惡毒氣。注息則能為雨為霧。灑諸毒蟲。周滿身體。注味則能為膿為血。種種雜穢。注觸則能為畜為鬼。為糞為尿。注意則能為電為雹。摧碎心魄。注聞發聲故為責罪詰情之事注見能為雷吼者聞波為陰見火為陽陰陽相薄而成雷故也注息為雨霧水隨氣變也注味為膿血水隨味變也注觸為畜鬼水隨形變也注意為電雹意出於心水火交感也三者齅報。招引惡果。此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遠近。亡者神識。從地踊出。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通聞。被諸惡氣。熏極心擾。二者塞聞。氣掩不通。悶絕於地。因貪惡香作種種業果感毒氣成種種報如是齅氣。衝息則能為質為履。衝見則能為火為炬。衝聽則能為沒為溺為洋為沸。衝味則能為餒為爽。衝觸則能為綻為爛。為大肉山。有百千眼。無量咂食。衝思則能為灰為瘴。為飛砂礰。擊碎身體。質礙也履通也齅業所依不離通塞故衝息能為質履也衝見為火炬衝聽為沒溺洋沸則見覺屬火聞聽屬水明矣飢餒乖爽由味隨氣變也綻坼爛壞由

一切物理皆因五行衆陰陽以變化故隨根轉變之事因之

此因舌根生者

體隨氣變也。衝思為灰沙。依土感也。四者味報。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猛燄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吸氣。結成寒冰。凍裂身肉。二者吐氣。飛為猛火。燋爛骨髓。舌根屬心。發語罔人。貪味網物。故感鐵網熾裂周覆。舌業所依。不離吸吐。吸氣為寒。吐氣為熱。盡常理也。如是嘗味。歷嘗則能為承為忍。歷見則能為然金石。歷聽則能為利兵刃。歷息則能為大鐵籠彌覆國土。歷觸則能為弓為箭為弩為射。歷思則能為飛熱鐵從空雨下。舌噉生命。使彼承忍。故歷嘗發舌。使已承忍。依見貪味。故能為然金石。依聽發惡。故

能為利兵刃。依鯨恣貪。籠取群味。故能為大鐵籠。觸味傷物。故感弓箭以自傷。緣味思物。故感飛鐵以充味。

五者觸報。招引惡果。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剎。手執鎗矟。矟音朔驅入城門。向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合觸。合山逼體。骨肉血潰。二者離觸。刀劍觸身。心肝屠裂。身業多受惡觸。多起惡觸。故報招大山來合。及鐵城火狗等。皆惡觸雜感也。觸業所依。不出離合。屠裂即離相也。如是合觸。歷觸則能為道為觀為廳為案。歷見則能為燒為爇。歷聽則能為撞為擊為剚剚音巨為射。歷息則能為括為袋為

隨根雜變

考為縛。歷嘗則能為耕為鉗為斬為截。歷思則能為墜為飛為煎為炙。道趣獄路也。觀獄王門闕而觀也。廳按治罪之處。皆身觸所依也。燒爇見觸也。撞擊聞觸也。括袋息觸也。耕鉗舌觸也。飛墜思觸也。剚射考縛。則相因旁樂。爾剚捶刃於內也。括袋所以收氣也。思業飄蕩。故感飛墜之事。六者思報。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不覺。迷極則荒。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覺知則苦。無量煎燒。痛深難忍。思屬土而飄蕩。故見惡風吹壞國土等事。思業所依。不出迷覺。荒奔迷思也。知苦覺思也。如是邪思。結思則能為方為所。結見則能為鑒為證。結聽

十四俱起。為圓忘。由他所起。為兼境。由身所起。為兼根

絕世離俗。能經鬼神。是為別修

則能為大合石。為冰為霜。為土為霧。結息則能為大火車火船火檻。結嘗則能為大叫喚。為悔為泣。結觸則能為大為小。為一日中萬生萬死。為偃為仰。思必有所。故結思則為受罪方所。見能鑒證。故結見則為證罪人事。結聽則能為大合石等。水土交感也。車船檻乃息氣乘亂思所變也。嘗即舌根。聲所自發也。大小已下。皆言其身。乃觸業乘亂思所變也。阿難。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僊遷也。人之形神。能遷而不死者也。故曰存想固形。然終歸敗壞。比天為劣。比人為優。故別開。阿難。彼諸眾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

道圓成。名飛行仙。以藥餌駐一期之壽而不能輕舉名地行飡黃精松柏之類久而身輕名飛行行功行也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煉金石還丹之類化骨易形撮土點石以遊戲人間名遊行乘陰陽運止以調氣固精遺形涉空名空行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

水液內潤綽約皎潔是名天行吸取精粹引生光色是名通行

吸粹圓成。名通行仙。皷天地精津液冰雪綽約不交世欲與天無異名天行吞吸精色服紅飲霧粹氣皆通名通行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能以術法述道自然名道行澄凝精思久能照應名照行或存想頂門而出神繫心臍輪而煉丹皆思憶圓成也

明鍊精思念心佐照曰照行

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內以坎男離女足配夫妻外即採陰助陽攝衛精氣名精行存想化理心隨邪悟能大變化其行絕世名絕行

坎離水火自相交遘此修煉之上也

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未能離欲且能窒欲使愛水不能流則湛性澄瑩故能生初天也六天由修五戒十善[illegible]

能窒邪淫心淵澄瑩欲感初天初天即欲界也

墜亦始於此此明超勝亦始於此意使初心未能成就禪定智慧且疾斷根本則輪迴可出也於己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此愛薄於前故報居其上後迹然也淨居謂清淨自居之時未全清淨之味為有微愛故也日月居須彌腰忉利居頂以澄瑩增明故能超之

忉利所謂三十三天帝釋統之

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燄摩天。欲心不作故動少靜多也六欲下二名地居天上四名空居天不須日月而常明以蓮華開合分晝夜故名時分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雖靜心愈多亦未免應觸此能少欲未能無心也兜率天有內院外院三災至三禪而此不及者約內院言之精微不接皆內院之事也

兼修禪定澂任細流所謂兜率天業也

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此無心而境自至日橫陳嚼蠟言味甚薄也諸天皆有報境而此天樂自變化以受用越於下天故名越化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然了超越言全無味也化即第五天無化即下天也諸欲樂境不勞自化皆由他化而自在受用名他化自在

前雖無心猶應境事此既超越故暫同世間

阿難。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已還。名為

此色界十八天非離欲非尚有色質故也境名梵世為已離欲染也通號四禪為已離散動也

梵衆諸天之類梵輔臣佐之屬

欲界。雖出塵擾未能絕欲故通名欲界

阿難。世間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禪那。無有智慧。但能執身不行婬欲。若行若坐。想念俱無。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如是一類。名梵衆天。不假禪那等者言雖非正修真三摩地無正智慧但修六行伏欲使愛染不生則不留欲界麁惑不染淨報現前故即生梵世初名梵衆則衆庶而已次名梵輔乃大梵宰輔而終於大梵其進有序

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於諸律儀。愛樂隨順。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如是一類。名梵輔天。初天但能執身伏欲此天又得定共戒以順律儀行梵德故超之也戒定相應名定共戒

大梵依住忍辱溫良是也

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為大梵王。如是一類。名大梵天。由前淨心威儀戒行而進至於妙圓清淨又加以明悟超達則威德之至故為梵王

阿難。此三勝流。一切苦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為初禪。莫非流也有無明流生死流欲流勝流四果流涅槃流背各隨流類而超也欲流則超於生死離至六天未足為勝此天已出欲流背生死超勝淨故四禪背循勝流也已離欲界八苦故曰苦惱不逼已離散動欲心故曰諸漏不動此名離生喜樂地謂離欲界雜惡生得輕安樂也

前初得定未能生光此則寂湛故名少光

阿難。其次梵天。統攝梵人。圓滿梵行。澄心不動。寂湛生光。如是一類。名少光天。此躡大梵之行升進具戒定慧故曰圓滿以圓滿故能澄凝其心不隨境動而寂湛生光然此初能脫粘復湛其光尚劣故名少光

身境俱照故十方界變成琉璃

光光相然。照耀無盡。映十方界。徧成琉璃。如是一類。名無量光天。定力轉明妙光迭發境隨光淨徧成琉璃

教以言音為体故曰光音

吸持圓光。成就教體。發化清淨。應用無盡。如是一類。名光音天。諸世界中教體不同故娑婆以文字香積無文字說但以衆香此天以圓光成音而發宣化法故名光音

阿難。此三勝流。一切憂懸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麁漏已伏。名為二禪。二禪離憂得極喜樂故云憂懸不逼初禪方得漏心不動而未能伏此天已伏麁漏則業漸劣行漸勝也此名定生喜樂地謂有定水潤業憂懸不逼也

從成精行入寂滅樂不事言音故曰少淨

阿難。如是天人。圓光成音。披音露妙。發成精行。通寂滅樂。如是一類。名少淨天。由上圓光教體披露妙理發成精行離前喜動而生淨樂是樂非境乃出乎淨性恬泊寂靜名寂滅樂而淨力猶劣則能通而已未能成也以猶劣故名少淨

淨境无量身心二行俱得輕安故名无量

淨空現前。引發無際。身心輕安。成寂滅樂。如是一類。名無量淨天。淨空者離諸喜動不緣物境之定相也由是充廣使淨相無際協于妙性故身心輕安而性樂成矣以無際故名無量淨

身境俱圓勝託現前故名遍淨

世界身心。一切圓淨。淨德成就。勝託現前。歸寂滅樂。如是一類。名徧淨天。淨空無際故世界身心一切圓淨淨德成就則性樂歸託於是矣以一切圓淨故名遍淨

阿難。此三勝流。具大隨順。身心安隱。得無量樂。雖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隱心中。歡喜畢具。名為三禪。具精行性樂名大隨順故安隱無憂也歡喜畢具者此名離喜妙樂地謂心雖離喜而喜樂自具也

阿難。復次天人。不逼身心。

前之禪行止於自利未能利他至四禪乃兼修慈悲喜捨利他之心

苦因已盡。樂非常住。久必壞生。苦樂二心。俱時頓捨。麁重相滅。淨福性生。如是一類名福生天。前雖遍苦已盡得無量樂然樂不終樂壞苦必隨此天悟此故苦樂頓捨以捨捨諸樂名麁重相滅捨念清淨故淨福性生

捨心圓融。勝解清淨。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來際。如是一類名福愛天。苦樂二忘故捨心圓融心無所累故勝解清淨緣是福無遮礙而得妙隨順自有漏禪定而於無漏行至於究竟故曰窮未來際定福如此為可愛樂故名福愛

前天捨有遮限未能圓融今所捨既廣心无所托故勝解清淨

阿難。從是天中。有二岐路。若於先心。無量淨光。福德圓明。修證而住。如是一類名廣果天。從福愛分二岐也一直往道趣廣果一迂僻道趣無想若於先心不帶異執直修禪定使自無量光天至福愛所修福德圓明而住此天定福弥廣故名廣果

廣果无想俱是三禪取果之処福愛同分所居名二岐路俱以淨光為因廣果取有故福德圓明无想取空故灰凝心慮初半劫者謂生此天中抗經半劫方得无想

若於先心。雙厭苦樂。精研捨心。相續不斷。圓窮捨道。身心俱滅。心慮灰凝。經五百劫。是人既以生滅為因。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滅。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先心雖能伏惑修禪而涉妄帶異以有心為生滅以無想為涅槃於是雙厭苦樂專研捨心以趣無想由物泊身以至心想一切皆捨名圓窮捨道心慮灰凝即無想定也以足感報生無想天壽五百劫初生此天未全無想經半劫始無及報將盡復經半劫有想然後報謝

阿難。此四勝流。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雖非無為。真不動地。有所得心。功用純熟。名為四禪。想念之心麁曰尋細曰伺初禪二天兼之大梵無尋唯伺二禪無尋伺有喜樂三禪雖喜樂有出入息尋伺感火喜樂感水出八息感風四禪并離之不為三灾所動名不動地然彼器非真常情俱生滅雖非無為真境而有為功用至此已純熟矣

般若云阿那含名為不來即此天故

阿難。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於下界中九品習氣。俱時滅盡。苦樂雙忘。下無卜居。故於捨心衆同分中。安立居處。第三果人斷欲界惑盡即生此天不復欲界受生故名不還亦名五淨居謂離欲淨身所居也習氣種子惑也與現行皆滅故云俱盡此指欲界無續生業也苦樂雙亡兼指四禪已下無續業也故云下無卜居此五天自四禪別立通名捨念清淨地故曰捨心同分

苦樂相傾日以心鬭今既兩滅故云不交

阿難。苦樂兩滅。鬭心不交。如是一類名無煩天。前於苦樂有捨有厭則心與境鬭不能無煩惟心境兩釋煩惱斯斷

謂心境俱清涼義

機括獨行。研交無地。如是一類名無熱天。盛熱曰煩微煩曰熱上雖鬭心不交疑若猶有交地方滅麁相得無煩而已此復增勝心機無對研交無地能滅緣影故得無熱也

圓澄塵象法眼清明故曰善見

十方世界。妙見圓澄。更無塵象。一切沉垢。如是一類名善見天。能滅緣影故妙見圓澄而染心塵像累性沉垢於是皆盡圓見十方故名善見也

陶鑄者從作之義由機於自然故曰善現

精見現前。陶鑄無礙。如是一類名善見天。精見智照也向滯塵垢不能發化今既澄圓猶如明鏡隨緣顯現名陶鑄無礙

機括既絕無復流動色性窮極與空為鄰入無邊際故曰究竟

究竟群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究竟天。幾者色之微性者相之本未能究了則局於色相自為限礙此能究而窮之故出乎形礙入無邊際名色究竟

阿難。此不還天。彼諸四禪四位天王。獨有欽聞。不能知見。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間麁人所不能見。下天修有漏凡定此天修無漏聖業麁細

即此淨居王猶了說是如未成三覺處

此無色界天無業果色有定果色無方所無色蘊也

空天惟命意捨三根以無身處

有異故不能見阿難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已還名為色界二雖交無交爲于無交尚有色質故未盡形累復次阿難從是有頂色邊際中其間復有二種岐路若於捨心發明智慧慧光圓通便出塵界成阿羅漢入菩薩乘如是一類名為回心大阿羅漢色究竟天居有色頂與無色隣名色邊際二岐一出三界即此科也一入無色即次科也四禪皆依捨念修定此言捨心指有頂因心也因心能發無漏智慧斷盡塵惑至於圓明即出三界不住小果入菩薩乘是名回心若在捨心捨厭成就覺身為礙銷礙入空如是一類名為空處此專依捨不修智慧厭已形礙堅修空觀滅身歸無即厭色依空者也名空處定故報生空處諸礙既銷無礙無滅其中唯留阿賴耶識全於末那半分微細如是一類名為識處諸礙既銷而無則不依於色無礙之無亦滅則不依於空唯留阿賴耶末那即厭空依識者也名識處定故報生識處賴耶第八識也末那第七識也身根既謝無復六識故唯二者偏留而末那所緣色空識三此位厭色空而依識測色空隨緣已無激淵泮分微細也空色既亡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迥無攸往如是一類名無所有處前位能亡空色而未滅識心此則都滅故十方寂然迥無所往以寂無攸往故名無所有然此雖亡識心未亡識性今之行人見性不深多滯於此雖能洞了色空灰滅心慮逮無所有而終於識性幽幽綿綿不能自脫生死窟穴實存乎此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為非想

以滅色故無礙留識故無滅全末那者猶有執取分別心處故

識性寂然見無攸動便以為滅是以滅研窮也

識性寂然有似於滅故曰若存而實非滅故曰若盡

四空既是此聖通修故從不還天窮者屬聖流依無經首翁外道外道窮空自無想始也

非非想處此等窮空不盡空理從不還天聖道窮者如是一類名不迴心鈍阿羅漢若從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聞便入輪轉識性者識心幽本也不動者寂無攸往也既能不動復窮研使滅然依識滅之竟非真滅是強於無盡中發明盡性所以似存不存以盡不盡以存不存故非想也似盡不盡又非非想也此又幽綿綿至微之相也以綿微不脫故不盡空理而業開依此以為究竟終成鈍果外道依此無所歸宿終迷有漏也修出世心至此終極麤業已無唯識性為滯若奮然脫此斯出三界矣諸天行位皆是三摩漸次不徒說示其行相相躡相資同前聖位但此示凡淺升進耳若深智體之亦可預證也阿難是諸天上各各天人則是凡夫業果酬答答盡入輪彼之天王即是菩薩遊三摩地漸次增進迴向聖倫所修行路通指欲色無色天也其眾乃隨業感報未出輪迴其王乃隨行權應寄位升進華嚴謂初地菩薩多作閻浮提王二地輪王乃至六欲三梵天王是也此豎論已終故通結指阿難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逮終名無色界身心滅盡者無色蘊汲滅識也此皆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趣沉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三界由妄發生七趣由妄取之取著補特伽羅即妄取此幽本也無業果色者顯有定果色也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謂諸有情起惑造業隨諸趣受生也復次阿難是三界中復有四種阿脩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

定果色定自在所生色謂由勝定故於一切色皆得自在即以定變起五塵境也數取趣者謂取當來諸趣中有也

脩羅既為四趣所攝應無別報同分之處

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鄰於日月此阿修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天爭權此阿脩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阿難別有一分下劣脩羅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脩羅因濕氣有畜生趣攝脩羅此云非天福力等天而無天行為多瞋故也隨業輕重有四生之異卜穴即泥潤也阿難如是天泊脩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為相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着但一虛妄更無根緒精研細窮也夢識昏沉故妄隨七趣覺心妙圓則了

業惑由盜殺婬三為根本有是三業則為鬼倫無是三業則名天趣

輪迴者鬼趣業盡或修善而升天趣報衰或福罷而墜是也

無根緒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反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若得妙發三摩地者則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尚無不殺不偷不婬云何更隨殺盜婬事前問妙心圓徧何有獄鬼人天等道故此結示由殺盜婬三為根本有是業則名鬼倫言必墜也無是業則名天趣言必升也出生無殺盜婬即天趣也七趣舉二以善惡通攝也因有而墜因無而升故曰有無相傾起輪迴性若得正定則妙性常寂無復輪迴矣有無二無言相傾業斷也二無亦滅言分別情忘也業斷情妄則三種妄本名迹雙泯矣故欲斷妄輪須修正定也阿難不斷三業各各有私因各

各私眾私同分非無定處自妄發生生妄無因無可尋究前問地獄為有定處為無定處彼彼發業各各私受故此牒答三業即殺盜婬也汝勗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盡三惑縱得神通皆是世間有為功用習氣不滅落於魔道雖欲除妄倍加虛偽如来說為可哀憐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說者名為正說若他說者即魔王說殺盜婬為惑業之本故名三惑

詳辨魔境深防邪誤

上明諸趣戒備失錯而終於勸除三惑乃戒備真要也魔羅此云殺者亦云奪者謂能殺慧命奪善法關之有五曰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天魔鬼魔合之唯陰魔天魔而已陰魔即生死煩惱依五陰而起天魔因修邪定好害正道未發心者常與隨順則無寇敵唯正修者違而不順偏致惱害故須辨識即時

此為辨魔分五陰修證禪那為体

如来將罷法座於師子床攬七寶几迴紫金山再来凭倚普告大眾及阿難言汝等有學緣覺聲聞今日迴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吾今已說真修行法汝猶未識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不能識洗心非正落於邪見或汝陰魔或復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認賊為子又復於中得少為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汝應諦聽吾今為汝子細分別前法既終當機無問故將罷法座而又攬寶几回金容無問自說者真止

圓覺真體生佛無殊由迷真理隨迷轉化故有漏世界皆迷頑者之所安立非無漏聖人有此相也

觀中微細魔事非一切智莫能辨識能㘸寶覺破法王家故須持告乃最後深慈也四禪無聞者智論說比丘無多聞慧但勤小行得生四禪便謂已證阿羅漢及爭天報將畢見有生處遂謗佛妄說阿羅漢不受後有因此墜墮乃邪謬之咎也

阿難起立。并其會中同有學者。歡喜頂禮。伏聽慈誨。佛告阿難及諸大衆。汝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由汝妄想。迷理為咎。癡愛發生。生發徧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是迷頑妄想安立。覺圓心體所謂真元由迷理背真化迷立妄成有漏界為魔所依化迷者隨迷轉變也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喻片雲以明世界虛幻微茫易以消殞也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真元之體本自廓然虛空國上皆是迷頑妄想安立發真不迷則無安立者故自殞裂也或曰有漏空界乃衆生同感云何一人而能消殞矧古今發真者衆而空界依然安在其消殞耶曰同業所感不離晦昧發真返明故可消殞然衆生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故雖一人發真而衆復感結所以依然使同業之人同能發真則山河器界應念化或無上知覺而為淨妙佛土矣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溜。當處湛然。一切魔王。及與鬼神。諸凡夫天。見其宮殿。無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陸

心精通溜為寶覺圓融見聞不隔凡夫昏迷故不覺遷訛

飛騰。無不驚慴。凡夫昏暗。不覺遷訛。彼等咸得五種神通。惟除漏盡。戀此塵勞。如何令汝摧裂其處。是故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惱汝。魔以悔昧為依今修禪飾定妙心精明與菩薩羅漢溜合故能振裂魔界遂致惱害也凡夫天魔王天也性未得漏盡通也飾循莊嚴也謂修禪定功德莊嚴本有真三摩地以脩飾故彼菩薩羅漢所證心性通同溜合此動魔之由由三摩地將出其境故魔等宮殿自然崩裂斯亦歸元之前相也問大地無情水陸異類何以同魔亦皆振慴答三昧感神不可思議如大樹緊那羅王絃歌一動聲震大千須彌山王為之踊沒況菩薩首楞嚴力豈以情無情異而為責邪凡夫昏暗不覺遷訛者此釋伏疑也恐疑者曰魔及諸天既見其相凡夫何事都不覺知故此釋云然彼諸魔。雖有大怒。彼塵勞內。汝

正定勝邪邪亦勝正是成就破亂皆由心中五陰主人

舉摩登伽者欲其深防也

妙覺中。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沸湯。彼如堅冰。暖氣漸鄰。不日消殞。妙覺真體無動無壞正力所鑠邪氣自消徒恃神力。但為其客。成就破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當處禪那。覺悟無惑。則彼魔事。無柰汝何。陰消入明。則彼群邪。咸受幽氣。明能破暗。近自消殞。如何敢留擾亂禪定。徒恃神力言諸魔也五陰主人指真心也陰消入明指發真者若不明悟。被陰所迷。則汝阿難。必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殊為眇劣。彼惟呪汝。破佛律儀。八萬行中。只毀一戒。心清淨故。尚未淪溺。此乃隳汝寶

陰以覆蔽為義故名區宇處於幽暗色陰未破之相也

覺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沒宛轉零落無可哀救伽反
肱劣只野戒體諸魔熾惡能隳寶覺固宜深防也宰臣籍沒喻幾於覺位而淪墜惡趣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消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地如明目人處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

消落諸念者以湛旋其虛妄生滅也離念精明者得元明覺無生滅性也湛寂故動靜不移離念故憶忘如一定力雖爾而色陰未破故如明目處暗離精性妙淨而心未發光此色陰之相也陰以蔽覆為義區局性具故曰區宇

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

五陰盡似非滅身歸無乃觀力洞照不為迷礙而已故譬若目明朗則十方洞開也最初一念空見不分名劫濁乃色陰之體也故色陰盡則超之色陰始因父母已三妄倫交結故曰堅固妄想為本

十魔皆依境起身能出礙由觀照力故使精明心與四大身兩不相涉故能出碍

阿難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織少選之間身能出礙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此中一色陰定中也幻體本融由妄質成礙故精窮妙明則四大不織而自能出礙也然此特定力所逼使精明流溢暫而不常故非聖證孤山曰凡諸境發雖是善相取著成邪什是惡相若不取著邪亦成正以境隨心轉故

阿難復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內徹是人忽然於其身內拾出蟯音回音蟯虫回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此名精

前境指所因也形體即精明心內徹於身故蟯蛔可拾

明流溢形體斯但精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真精妙明流溢前境則外無所隔流溢形體則內無所障故能身內拾出蟯蛔此亦暫爾蟯蛔腹中虫也

精魄離合承前流溢涵徹之力故精神四大遞相涉入也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其時魂魄意志精神除執受身餘皆涉入互為賓主忽於空中聞說法音或聞十方同敷密義此名精魄遞相離合成就善種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魂魄意志神五藏主也執受第八識為七識之總身為五根之總既為總統故無所涉也前之精研初能外虛次能內徹此復內外精研俱虛徹故五神七識皆失故常迭互相涉故夙昔聞熏自能發揮而忽有所聞也互為賓主者餘五入魂則魂為主五為賓乃至入神則神為主餘為賓也遞相離合即精離本位而合於魄或魄離本位而合於精也

由前四大遞為賓主染此靈悟故見千佛俱時出現

又以此心澄露皎徹內光發明十方遍作閻浮檀色一切種類化為如來于時忽見毗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繞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魂靈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諸世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淨穢之境常隨心感故澄徹之極則心蒐染於靈悟佛境現于心光此同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也

觀察過越精明過徹故上方虛空重重現色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觀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徧滿不相留礙青

定心澄徹精光不亂故暗能見物不除滅者皆實境也

黄赤白各各純現。此名抑按功力逾分。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精研妙明抑伏雜想制心勝托力用過越故妙明過極煥散而現也又以此心研究澄徹。精光不亂。忽於夜半在暗室內見種種物不殊白晝。而暗室物亦不除滅。此名心細密澄其見所視洞幽。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人因有不明自發暗不能昏者惟細微定心澄使不亂而後能現暗物不除言皆實境不隨定變也又以此心圓入虛融。四肢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斫曾無所覺。又則火光不能燒爇。縱割其肉。猶

由排擯力故四體虛融故刀火無損所謂入火不爇入水不溺者

如削木。此名塵併排四大性。一向入純。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定力虛融則五塵併消四大排遣純覺遺身故無傷觸定力所持故火不能燒也世之端居喪我者尚能使形槁木而心死灰況真定之力哉又以此心成就清淨。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具足七寶光明徧滿。又見恒沙諸佛如來徧滿空界。樓殿華麗。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厭麤濁之質凝欣淨妙之盡融名成就清淨凝想日深久而自化故能洞觀得無障礙也又以此心研

欣想日深淨心功極故見十方皆成佛土

由觀照力功用深遠迫心飛出故多隔見

究深遠。忽於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研心窮遠通迫精神遺身而出實有所至故能見聞遠方事也上皆未離色陰徒因定力而能出礙見聞遠及若色陰盡則十方洞開無復幽暗六通縱任無為山壁由之直度固無疑矣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少選無端種種遷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無端說法通達妙義。非為聖證。不作聖心。魔事消歇。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所見知識乃魔變現也前九但明定力獨此乃明魔事者定力未成不能動魔研究精極乃漸發魔事也

曰色盡受現受魔於心故有邪心含受魑魅及種種遷改皆陰受之相也

五陰各為十魔種子所依皆觀行初心所發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色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當依如來滅後。於末法中宣示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交互者用邪心與色陰堅固妄想交互故現斯事以五妄想各於本陰區宇之中為禪所觀將破未破乃與定力交戰其功故成之敗之佛魔之道於此乎辨阿難。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魔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受以領納前境為義已破

此魔陰相

受有邪正正受為定邪受為魔故失其正受則當淪墜

大光耀者即正受之心明白之境也

此示魔事之由

由前色陰皆依境起此獨依心故生悲含受

由猛精勤生於功用陵率

色陰內外虛融故見諸佛心如鏡現像諸佛心即我妙覺明心也如鏡現像謂清淨虛凝了非形礙也雖具妙體而未能運用蓋為受所覆故如魘寐人支體宛具六根明了而不能運動此受陰之相也 若魔咎歇。其心離身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色陰盡者已離形礙然為受所魘而未能用故受陰消歇即能離身反觀去住無礙也妄起見覺汩擾湛性名見濁即受陰之體也故受陰盡即超之因違順之幻境生損益之妄受則受陰無體虛有所明故曰虛明妄想為本 阿難。當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發明。內抑過分。忽於其處發無窮悲。如是乃至觀見蚊蝱猶如赤子。心生憐愍。不覺流淚。此名功用抑摧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腑。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當從淪墜。此中受陰定中也既破色陰無復幽黯故得大光耀知受陰為咎故內自抑伏以破之抑伏太過失於慈柔故多悲愍以致悲魔附焉 阿難。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其心猛利。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陵率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聖解。則有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誇。我慢無比。其心乃至上不見佛。下不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智力衰微生於無慧自失

疑慮之心生於亡失恒審

憂懸之心生於失其方便

色盡受現為定之勝相因喜成功故感激勇動以為佛果可齊功行易致陵率之過故狂魔附焉今夫次少為足驕任紀分自視無前者皆陵率之過也 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前無新證。歸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隳地。迥無所見。心中忽然生大枯渴。於一切時沉憶不散。將此以為勤精進相。此名修心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憶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懸在一處。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凡修觀行須定慧等持乃能無失今此定強智微而受陰未盡故進無新證色陰已消故退失故居進退之間杳無所依名中隳地以無依無見故枯渴沉憶而憶魔附焉憶心妄系故如有懸也 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慧力過定。失於猛利。以諸勝性懷於心中。自心已疑是盧舍那。得少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義諦。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前以定強智微此又慧力過定皆互有所失故欲等持也 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歷覽二際。自生艱險。於心忽然生無盡憂。如坐鐵床。如飲毒藥。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此名修行失於方便。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

常憂愁魔入其心腑手執刀劒自害其肉欣其捨壽或常憂愁走入山林不耐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進退失守故心生艱險以成邪憂自欲害也）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處清淨中心安隱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心中歡悅不能自止此名輕安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謂已得無礙解脫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定力於觸無慧自持故妄著成咎輕安七覺支中其體屬定定若兼慧正道可通今所發者既無慧自持則定翻成散魔得其便喜樂附焉）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眾生失於正受當從淪墜（慢名有七侍已凌他名我慢同德相敵名慢於同爭勝名過慢於勝爭勝名慢過慢未得謂得名增上慢以劣自矜名卑劣慢）

（無慧自持生無限喜）

（以見勝無慧生大我慢）

（不禮塔廟等即邪慢也今之妄人不禮不誦皆以魔也疊花貫巾類也）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其心忽生無量輕安已言成聖得大自在此名因慧獲諸輕清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輕清魔入其心腑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無聞比丘疑誤眾生失於正受當從淪墜（以色消為精明以精明為圓悟遂以為得大隨順而輕清自在皆得少為足無聞之儔也）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為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一種俱空破佛律儀誤入人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因得虛明誤執斷空成諸邪咎凡為此者皆空魔也魔能入一切眾生心令歸依魔黨如膠如漆斷手截肝不以為難）又彼定中見色陰消受陰明白味其虛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便為貪欲此名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

（以因慧輕清生於輕安）

（以空心現前撥無因果）

（以受盡想現故有貪欲之事）

受相有三諸境中發為悲哀真微受懸者即言違境也發為汝猛大喜我境會欲者順樂境也發為輕安空心疑慮者中容境也

說欲為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婬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滿千萬。魔心生厭。離其身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疑誤衆生。失於正受。當從淪墜。愛心多因順起故定境順心即邪愛成咎此如天台止觀煩惱境欲發之相智者云生來欲色抑制可停今所發者其惑熾盛看見外境心狂眼暗如睡師子觸之哮吼若不識者則能牽人作大重罪今文既云魔入其心則是煩惱與魔二境俱發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受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汝等亦當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徧令衆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諸陰結文皆云保持覆護等即深防邪誤助道之意也 阿難。修三摩地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寱音藝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想者心慮浮想情妄習能覆妙明障聖道故雖得受陰盡其心離身去住自由只為成就聖位得意生身之因然尚為想陰所覆故譬熟寐寱言也雖未即得而因已成就故譬無別所知而已成音韻也如是因想陰盡者能知故譬不寐者咸悟其語此想喩之相也

想陰十魔

如想酬悔能通質礙故名融通妄想

若動念盡。浮想消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浮動塵消故無覺明始無動則生滅想亡覺淨則始終念滅故一倫生死首尾圓照也憶識誦習發知現塵名煩惱濁即想陰之體也故想盡則超之想能融變使心隨境遍境隨心也 阿難。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圓明。銳其精思。貪求善巧。得受陰盡曰虛妙已無受魔曰不遭圓定等者想陰定中也愛圓明求善巧者因其虛妙生愛思於圓明之體以發溫和之用也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不覺是其魔著。自言謂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巧敷座說法。其形斯須。或作比丘。令彼人見。或為帝釋。或為婦女。或比丘尼。或寢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為菩薩。信其教化。搖蕩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變現教化示溫和善巧也附人附他人也其人所附人也彼人是人修定人也急走有定無慧也 口中好言災祥變異。或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或說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十段皆初舉天魔次明果魔而舊科不分今按經分之前總叙曰奢摩他中微細魔事或汝陰魔或復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後總結曰是十種魔或附人

附人必附其可附之人亦修究習慧者耳

弟子即求巧之子師即說法之師

體或自現形魔師婬婬相傳邪精魅其心腑如受陰中舉悲等十類即陰魔也想陰初舉十類即天魔也次舉兼附即鬼神魑魅也初文皆云潛行貪欲即魔師婬婬相傳也次文皆云口中好言即邪精魅其心腑也莊鬼魅鬼等皆前所舉者阿難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
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遊蕩飛其精思貪求經歷
愛遊歷異境也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
愛遊即經歷之事無變循着魔之人
人亦不覺知魔着亦言自得無上涅槃来彼求遊敷
座說法自形無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華全
體化成紫金光聚一衆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
人愚迷惑為菩薩婬逸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

中好言諸佛應世其處其人當是其佛化身来此其
人即是其菩薩等来化人間其人見故心生傾渴邪
此十魔即前貪物為非莊嚴十界也
見密興種智消滅此名魃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
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
入輪迴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
心愛綿溜音脗合也澄其精思貪求契合愛綿溜者欲密契妙理也爾
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
知魔着亦言自得無上涅槃来彼求合敷座說法其
形又彼德去之人外丹是髮公主德而天固云而心

自開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知人間好
惡諸事或口說偈或自誦經各各歡娛得未曾有是
綿溜即冥合之事冥契合背妄想所生
人愚迷惑為菩薩綿愛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希契合故魔與開悟自開悟下皆密契事也綿愛謂心生愛着也夫亡機寂照理自玄會若希求契合擬心即差於是天魔得其便也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其佛先佛其佛後
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
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
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
覺不入輪迴言男女佛意彰欲疑誤行人也受陰虛妙不遭邪慮

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根本窮覽物化性之終始
窮覽本末之事必精明也
精爽其心貪求辨析愛窮萬化之本故爽其心以辨析爾時天魔候
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先不覺知魔着亦
言自得無上涅槃来彼求元敷座說法身有威神摧
伏求者令其座下雖未聞法自然心伏是諸人等将
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現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遞
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絕都指現在即為佛國無
別淨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歸依得
未曾有是等愚迷惑為菩薩推究其心破佛律儀潛

初有本末第有終始但入禪者非今境界從為魔授圓覺謂非彼所聞終不可以此也

行貪欲（將佛涅槃等者以肉身為果德以幻生為常住而假無淨土報體皆因其辨析化元而妄為混融之說也）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處彼無知者信是穢言此名蠱毒魘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以穢染為真淨亦意引僻欲也）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懸應周流精研貪求宜感（欲希功行効驗也）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元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應敷座說法能令聽衆暫見其身如百千歲心生愛染不能捨離不覺疲勞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粘如膠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親近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化百千歲之形假前世知識以現冥感也）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深入尅已辛勤樂處陰寂貪求靜謐（愛深入幽靜以澄養通力也）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知見勤苦研尋貪求宿命（好知潛匿異事及宿命也）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研究化元貪取神力

懸應即遠知之事種善知識此即懸應也

陰寂靜謐即深入之功下各知本業即深入之驗

知見即明見之事

神通即變化之事化

元即變化所由也

入滅即存沒之寧浮空欲存之理也

以想空入行為恒當細相弁分段之麤求常住之細此破陰已深故關理益徵

（化元萬化之本也欲乘之以發神也）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入滅研究化性貪求深空（欲入滅定以趣空寂也）又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長壽辛苦研幾貪求永歲棄分段生頓希變易細相常住（三界惑盡方離分段生死得變易生死今功未成妄希即惑矣研幾謂研窮幾微以深求也細想云者欲變麤為細求久住世也）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衆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見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想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徧令衆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始以阿難起教終復囑令弘宣足知大教源流後發遐被無非阿難之力則示遭魔事歎心辨見皆為末法起大慈悲令不着魔得正知見也當知昔雖四派示滅今之法化常存與夫在處影響無非留願之身也）

阿難修三摩地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麤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迹虛受

末世魔現比丘等像混壞正法非毀戒律故於徧終戒勸備論

此辨魔分

夜之夢寐晝之想像想陰盡則覺寤一塵影滅故山河如鏡鑑〔illegible〕虛應而已

瞢音萌目不明也

行想二慮見思為體行中諸見有六十二即六十二見也

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行陰區宇通叙想滅行現也浮動妄習晝明則想夕瞢則夢汨亂性真莫得而一擾動覺明莫得而靜故想陰盡者夢想消滅寤寐常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也五陰前麁後細故想盡則無麁重影事雖覩萬象而無想念故如鏡鑒明無粘無迹虛受照應了無陳習唯一精真明極如此故幽隱行陰於是披露也行為萬化生滅根元故其相披露則十二類生之元無不殫見各命由緒識也同生基行也擾動幽隱故譬野馬作生作滅故曰熠熠無復篇影故曰清擾根塵運止皆本於此故名究竟樞穴也野馬陽燄浮埃也熠熠光耀閃爍之貌清擾即下文幽清擾動是也若此清擾熠熠元

想滅則此心為澄空行現則遊塵清擾識為立命由皆其性元澄行破還元則流習頓滅故為澄本

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衆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行陰習擾成性故稱元性元習能滅擾習則歸元澄之本而遷流相盡矣故如波瀾滅化為澄水也生滅不停業運常遷名衆生濁即行陰之體也故行陰盡則超之行陰容豫曾無覺悟故曰幽隱妄想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彼幽清圓擾動元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夢想消亡寤寐常一故稱正知奢摩他又稱凝明正心皆想盡之相也外魔皆因心召故想盡凝明則天魔不至從此唯是修禪失趣作解妄計是即陰魔也生類本即同生基也於本類中

不無因者謂周徧計度本元之因依本見本動起計也機擾擾動即行陰也不為想陰所覆故云全破

生元露者於同生基見已行元也幽清動元即行元也既見此已遂以一切生滅皆圓於此而不進窮識陰本末立二無因論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衆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只見衆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衆生八萬劫来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偏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生機既破則根離區穴而眼清淨故能洞見業流灣環者隨業流轉如水在灣洄漩其處不能自出也未脫識陰定力有限故八萬劫外冥無所見以無所見故計本無因也不知本因存乎妄識此所謂亡正偏知二者是人見末無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

末無因者觀未來自體依末劫末見起計生人生烏即業流灣環也

一無因有從無想中来自倚而事本無所有二無因以世智觀察作如是計謂諸見皆有定心出智二相以依根本後得二境

知人生人悟烏生烏烏從来黑鵠從来白人天本竪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今盡此形亦復如是而我本来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謬執生根不達化理以人竟為人乃至黑竟為黑無復改移因而例我本不見道末亦無成是末無因也由此計度亡正偏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外道末伽梨謂衆生苦樂不因行得皆自然耳前經云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今計無因雖不云死滅必至劫滿亦同其倫當知諸見不出四句謂斷常雙亦雙非也上二無因即斷見下四徧常及一分無常一分常乃至死後俱非即後三句餘之所計皆源流於此阿難是三

故

偏常曰四者一觀心境二觀四大三觀八識四觀想滅總計為常名四徧常

一億二十成敗劫

能億四十成敗劫

摩中疑明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圓常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徧常論前言圓擾動元此言常擾動元者以生滅之元皆圓於此遂執為常而起徧常論徧即圓也故此標名徧常後結名圓常一者是人窮心境性二處無因修習能知二萬劫中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循環不曾散失計以為常由妄計行陰為生滅圓元遂於心境四大八識存皆起妄計常或撥生滅而計常或存生滅而計常或認識神而計常或起邪見而計常今此窮心境性本自無因謂無生滅故以十方衆生生滅之理皆則循環本無散失此撥生滅而計常也想陰盡者依心境二法修觀故功力能知二萬劫事後四萬八萬例此二者是人窮四大元四性常住修習能知四萬劫中

能億八十成敗劫

以自智觀察世間並計彼我皆常

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體恒不曾散失計以為常衆生依地水火風生滅而四性元則常住則諸生滅法咸皆體常此存生滅而計常也三者是人窮盡六根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衆生循環不失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為常六根及末那執受即八識也心意識中本元即識性也八識元由惟佛與八地菩薩能窮若真能窮盡則入智境離心意識今此惟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謂其本性恒常衆生依之循環而住不曾散失此認識神而妄計也四者是人既盡想元生理更無流止運轉生滅想心今已永滅理中自然成不生滅因心所度計以為常由此計常亡正徧知

四顛倒者一由自及他二離心觀土三別觀心精四謬於四陰各起分計故也

此以湛寂之理為常生滅之性無常

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二外道立圓常論想元想陰也生理行陰也妄謂流轉生滅皆屬想心今已永滅則不生滅理自然屬行不知行陰即生滅元是起邪見而妄計也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顛倒見一分無常一分常論於自他境妄起倒見其類有四各計一分無常一分有常一者是人觀妙明心徧十方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從是則計我徧十方凝明不動一切衆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則我心性名之為常彼生滅者真無常性妙明圓湛離我我所而外道於此妄立神我從是計我偏凝不動而諸衆生於中生

此別觀恒沙國土謂三禪以下為三災所壞名無常性四禪以上三災不及名究竟常

此觀心精細流轉即細相生滅

此以陰行流性為常色受想為無常

死遂計自為常計他無常二者是人不觀其心徧觀十方恒河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前依心觀此依土觀種種徧計一法既邪萬法皆倒矣三者是人別觀我心精細微密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性無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滅其不壞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從我流出名無常性不能即身即心故作別觀微塵喻精微也謂由心精密運令身生滅而心不壞滅前於一法作二計此於一性作二計也四者是人知想陰盡見行陰流行陰常流計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滅盡名為無常幻陰一體遷流一相而且執是迷非見今忘昔故以流者為常遷者為滅由此計度一分無

此分[illegible]度一三際二見聞三彼我四生滅是名四邊計

此以觀過未有分位為有邊相續無分位為無邊

無見聞處其境叵測有見聞處其境可了故名有邊無邊

常。一分常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三外道一分常論。以理為真以相為幻於理則融於事則礙不免墮此四種分計 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分位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有邊論。分位有四謂三際分位見聞分位彼我分位生滅分位 一者是人心計生元流用不息計過未者名為有邊計相續心名為無邊。生元流用行陰也因遷流計三際以過者已滅未者未見故名有邊現在相續故名無邊不知真際本非有邊非無邊也 二者是人觀八萬劫則見衆生八萬劫前寂無聞見無聞見處名為無邊有衆生處名為有邊前以不見為有邊此以無聞為無邊乃回

觀我徧知之性其知無涯故名無邊彼所觀者其境有極故名有邊

此於密移中觀遷化性故計一身半生半滅以生為有邊以滅為無邊

四種矯論由分別境相立知見名字

互倒 三者是人計我徧知得無邊性彼一切人現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無邊之心但有邊性。我知彼性乃是同體今曾不知是彼與我異則我得無邊彼但有邊矣 四者是人窮行陰空以其所見心路籌度一切衆生一身之中計其咸皆半生半滅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一半無邊。因窮行空昔有今無遂以一陰為半生半滅而內根外器一切皆然以生為有邊滅為無邊 由此計度有邊無邊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四外道立有邊論。諸皆窮道失趣展轉妄計所謂禪邪狂解迷謬至此 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

總觀八境知見多端報答不定此觀化遷理矯亂

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種顛倒不死矯亂徧計虛論。以邪倒故於知見中狂解不決遂矯亂其語也婆沙論云外道計天常住名不死謂不矯亂得生彼天故有問者不敢實答恐成矯亂佛言此真矯亂也 一者是人觀變化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為減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以理都觀用心別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彼前

此二節觀心執無執有矯亂偏觀一境故唯見一義

此觀境亂心矯亂是有無兩觀者

行相續計度

人遺失章句。此觀為化見其不齊遂生異解用心別見即異瀰池於是不能決擇矯亂其語 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餘無所言說。此觀妄心生滅故見互互無即念念滅相也得證者悟一切法皆無也 三者是人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餘無所言說。各各有即念念生相也言無言是皆不明否 四者是人有無俱見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枝如樹枝差互不一 由此計度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

十六相者一謂終後生有色有想二者生無色有想三者生亦有色亦無想四者生非有色非無色有想五者生有邊有想六者生無邊有想七者生亦有邊亦無邊有想八者生非有邊非無邊有想九者生有樂有想十者生有苦有想十一者生亦有樂亦有苦有想十二者生非有樂非有苦有想十三者生有一想十四者生若干想十五者生有小想十六者生有無量想 此諸陰滅計度

則名為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徧計虛論(今之邪人妄謂得道而中無主正矯惑於人者多類此)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無盡流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有相發心顛倒(無盡流即行相續相也以生滅滅生相繼不絕故知死後有相)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見我圓含遍國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緣隨我迴復云色屬我或復我依行中相續云我在色皆計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環有十六相(心顛倒故固執色身以色是我又謂我體圓徧則色為我有前緣即目前之色也行相續相亦色也於色作此四計於受想行亦然故成十六相皆計死後復有也不計識陰者以幽祕未現故)從此或計畢竟煩惱畢竟菩提兩性並驅各不相觸由此計度死後有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六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有相心顛倒論(旁計有為無為諸法也畢竟並驅者計煩惱菩提不相凌滅皆後有也)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先除滅色受想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無相發心顛倒見其色滅形無所因觀其想滅心無所繫知其受滅無復連綴陰性消散縱有生理而無受想與草木同此質現前猶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諸相因之勘

於末劫亦見生無想論共為八見

此存滅計度

八相即非有色受想行非無色受想行也

校死後相無如是循環有八無相(陰性消散謂色受想滅也主理即行也謂無受想則行亦滅也此約四陰現前因亡未來果滅因果合論故成八相)從此或計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斷滅(前旁計諸法後有此旁計諸法後無)由此計度死後無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七外道立五陰中死後無相心顛倒論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行存中兼受想滅雙計有無自體相破是人墜入死後俱非起顛倒論(行存則有相也受想滅即無相也以前後相例則存者終無雖有非有滅者皆有雖無不無四陰雙計故成八非)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內觀無不無如是循環窮盡陰界八俱非相隨得一緣皆言死後有相無相(三陰為滅相故見有非有遷流為存相故觀無不無隨得一緣者於四陰隨舉皆生計執八俱非論謂於末劫末見生非想非非想生有色非有想非無想有生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有生亦有色亦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有生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有生有邊非有想非無想有生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有生亦有邊亦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有生非有邊非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是為八見)又計諸行性遷訛故心發通悟有無俱非虛實失措(諸行一切遷流法也因見行陰遷訛不定遂生邪悟謂一切法有無俱非不定指)由此計度死後俱非後際昏瞢無可道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八外道立五陰中死

此後無計度為七斷滅論

後俱非。心顛倒論。昏瞢無可道者不能明知死後之事也今人或於俗論而疑死後有無者多矣皆八俱非類也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無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七斷滅論。婆羅門於末劫末見起斷滅論總有七見或計我身從因緣生必歸磨滅或計我於欲天斷滅或計我於色天斷滅或計我於無色界空處斷滅或計我於識處斷滅或計我於不用處斷滅或計我於有想無想處斷滅是為七見見行陰念念滅處名後後無由是妄計設生人天七處後皆斷滅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如是循環。窮盡七際。現前消滅。滅已無復。身滅即欲界人天二處也欲盡初禪也苦盡二禪也極樂三禪極捨四禪及無色也是名七際謂七際事相皆現前消滅更無復生終歸斷滅也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九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斷滅心顛倒論。

此後有計度為五涅槃論

又三摩中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有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五涅槃論。妄見行滅復生名後後有於五處計涅槃果或以欲界為正轉依。觀見圓明。生愛慕故。或以初禪性無憂故。或以二禪心無苦故。或以三禪極悅隨故。或以四禪苦樂二亡。不受輪迴生滅性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五處安隱為勝淨依。如是循環五處究竟。轉依者轉生死依涅槃也或於欲界悟圓明理遂以

婆羅門於末劫末見入四十四見中或於本劫本見盡八十六見中或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盡入六十二見中此六十二見世尊亦如

是知如是見但不執著耳蓋外道以知見之知故成見網如來以知見無見故成菩提

欲界即轉依處或以初禪離憂二禪離苦三禪極喜四禪極捨即轉依處是謂五涅槃也迷有等者不知此天皆屬有漏非無為果非究竟處也由此計度五現涅槃。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十外道。立五陰中五現涅槃。心顛倒論。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狂解。皆是行陰用心交互。故現斯悟。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以迷為解。自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前云禪那現境乃天魔候得其便此云禪那狂解乃心魔自起深孽凡見道不真多岐妄計皆即狂解是謂心魔最宜深防也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徧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護。消息邪見。教其身心。開覺真義。於無上道。不遭枝岐。勿令心祈得少為足。作大覺王清淨標指。令弘宣人將如來語徧為群生保持覆護使魔不侵孽不作不墮邪岐不取小證而直登覺位是謂作大覺王標指也此云心魔後識陰云見魔心見不出見愛二惑即煩惱魔也

六十二見以身見為本故說種種異見皆後有無又[illegible]此諸見

此識陰十魔為受命之元行窮識現故深達命元行陰盡流不出根境之法由感應懸絕故內外湛明諸類不召故入無所入

阿難。修三摩地。行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機。倏然隳裂。沉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雞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沉。發現幽秘。此則

識為還元之地故諸乘於此妄立因依而取果證縱成十魔

名為識陰區宇。通釋行滅識現也行為世間遷流之體性擾動生機之綱紐補特酬業之深脉能隱隨性天馳逸六根涓瀴內湛為浮根塵究竟掘穴故行陰盡者生機網紐倏然隳裂酬業深脉感應懸絕而涅槃性天將大明悟六根無復馳逸以不馳逸故內外湛明以無掘穴故入無所入反動而靜深之又深故曰內外也涅槃性天為五陰所覆昏如長夜前三陰盡如鷄初鳴雖為曙兆猶沉二陰精色未分此行陰盡如鷄後鳴唯餘一陰故將大明悟也受命元由識陰也以行滅識現故深達無掘穴故可觀無遷流故可執無生機故不召遂了十方依正皆識所變故已獲其同性天精色雖未明徹而幽祕之相已漸發現此識陰之相也若於群召。已獲同中。消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鄰。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瑠璃。內外明徹。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群召同中即十二類之命元識陰也若於此中以定慧力消磨六門使根合而不分界開而不隔則見聞圓通六根互用由是外之世界內之身心無復留礙此識陰盡之相也性本一真由塵隔越性用之間同異失准名為命濁為識陰之體故識盡則超之識乃妄覺影明元無自體由倒起故名罔象虛無顛倒妄想

此因非因執

阿賴耶識是諸聖人現法樂住三昧之境人天等趣諸佛國土悉以為因常與諸染而作種性即此義也

阿難當知。窮諸行空。於識還元。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能令已身根隔合開。亦與十方諸類通覺。覺知通溜。能入圓元。若於所歸立真常因。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因所因執。娑毗迦羅所歸冥諦。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歸果。違遠圓通。背

此能非能執計我生彼成偏圓種

涅槃城。生外道種。識由行流故行空則還元既空行陰故已滅生滅尚依識元故寂滅未圓而能斬破識陰消磨六門使已六知根溜合無隔諸類覺性通融不二故能入圓元圓元即融根隔通諸類之識元也若以此為真所歸地而立為真因則墮因所因執蓋真因非所有所皆妄娑毗外道認阿賴耶識未形之前冥然初相為所歸真因正同此也以心有所得果有所歸即因即果皆墮所妄所以違圓通背涅槃也今之行人於真性中輒起識心計因果生見解有所得有所歸者皆則得於識元歸於冥諦而已阿難。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覽為自體。盡虛空界十二類內。所有衆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能非能執。摩醯首羅現無邊身。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二立能為心。成能事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徧圓種。執識元為自體而謂一切衆生自此流出遂執我能生彼而實不能故曰能非能執摩醯首羅即色頂魔王也妄計我能現起無邊衆生亦能非能類也能為心能事果者計我能為彼依能成彼事也大慢天即摩醯也不能謂能故名大慢也徧圓者計我體圓遍空界也

此常非常執計彼生我成倒圓種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有所歸依。自疑身心從彼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無生滅解。在生滅中早計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滅。安住沉迷。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常非常執。計自在天成其伴侶。迷佛菩

此知無知執謂計物有情成倒知種

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計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圓種。以識元為所歸依故疑彼能生我及一切法遂計生起派出之處為真常無生之體此則在生滅中妄計常住既惑真不生性又迷現生滅法以非常為常故名常非常執也既計彼能生我即與計自在天能生一切者同矣由依識元妄計常住故曰立因依心成妄計果前計我圓生物此計彼圓生我故名倒圓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知。知徧圓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稱有情。與人無異。草木為人。人死還成十方草木。無擇徧知。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知無知執。婆吒霰尼。執一切覺。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

生無生執由根互用得圓融性於是計一切法皆能生化故崇火事水愛風觀塵為圓化之因異生勝果

第四計圓知。心成虛謬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種。所知即所觀識陰也謂識有知而一切法由變起因計知體圓遍諸法遂立異解謂無情徧皆有知無所揀擇故曰無擇遍知此以無知為知故名知無知執婆吒霰尼二外道也執一切覺謂執一切有知也此謬計圓知以為因心則果終虛謬矣以無知為知是倒知也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根互用中。已得隨順。便於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塵。發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則墮生無生執。諸迦葉波。幷婆羅門。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

歸無歸執計永滅依成斷滅種

失知見。是名第五計着崇事。迷心從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顛化種。識陰盡者消磨六門諸根互用今此未盡則纔得隨順而已因隨圓互於是計一切法皆能圓化發生勝果謂火能顯發光明乃至塵能成就器界遂則邪求邪覬而勤心崇事執為能生勝果而實不能故名生無生執即三迦葉波諸外道之儔也即迷真心從物求冀則因果皆妄顛倒化理名顛化種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明。計明中虛。非滅群化。以永滅依。為所歸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歸無歸執。無想天中。諸舜若多。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六圓虛無心。成空亡果。違遠圓通。背涅

貪非貪執成妄延種

槃城。生斷滅種。觀理不諦誤墮虛無故於圓明性中計皆空虛於是絕滅群化歸於永滅而不知其非名歸無歸執舜若多此云空言無想舜若即執斷空外道也以執斷空故圓虛無為因心成空亡之斷果永滅依即外道涅槃也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圓。長不傾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貪非貪執。諸阿斯陀。求長命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七執着命元。立固妄因。趣長勞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種。依識陰觀圓常執識元為圓精遂欲固保其身與之並存妄貪堅久不知其非名貪非貪執阿斯陀此云無比即長壽仙也彼雖延長終歸壞滅今此欲固妄身以求常住則空長勞耳妄延耳識陰精明湛不搖

處名之為常今見其常乃執色身同此精圓也身本無常實不可貪以為長久今堅貪著故云貪非貪執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觀命互
通却留塵勞恐其銷盡便於此際坐蓮華宮廣化七
珍多增寶媛恣縱其心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真無真
執吒枳迦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
八發邪思因立熾塵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天魔
種

真非真執謂留欲回命成天魔種

以識陰為命元而互通三際識陰若盡我命亦盡誰證真常故便於定中化諸欲境以留塵勞不令銷盡也依此邪思欲證真常而不知其非名真非真執吒枳迦羅能化欲境自娛即欲頂自在天類也因其邪思感生天魔唯恣塵欲名熾塵果媛美女也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
於寂滅精妙未圓於命明中分別精麤疏決真偽因
果相酬唯求感應背清淨道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
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聲
聞諸無聞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
見是名第九圓精應心成趣寂果違遠圓通背涅槃
城生纏空種

定性聲聞日明經謂畏苦厭身志存泥洹○墮阿羅漢者

命明者因窮識陰深明衆生受命元由別決擇以苦集為麤偽以滅道為精真於是專修道因求感滅果以少為足故居滅即休斯特定性聲聞上慢之儔也此則圓精應為因心成趣寂之小果精應者即決擇麤業唯求精應證於偏真纏空趣寂而已

又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

圓融清淨覺明發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進生勝
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辟支諸緣獨倫不迴心者成其
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十圓覺溜心成湛
明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覺圓明不化圓種

圓妙真休惑習俱盡名清淨也明於寂妙中歷其本真發研深妙以此為果名定性辟支　識陰總統八識而八識者是諸乘根本故通叔聲聞辟支諸修證法

融淨覺明即識精也雖無惑習圓融清淨而未離於識故名覺明若以此為深妙立為果證則定性緣覺偶覺而已此則圓覺溜為因心成湛明之滯果爾覺溜如心精通溜覺知通溜之溜謂徑與正覺通溜而不前進也湛明即圓融覺明也所覺止於圓明識精而定性不回故名覺圓明不化圓種也

阿難如是
十種禪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
皆是識陰用心交互故生斯位衆生頑迷不自忖量
逢此現前各以所愛先習迷心而自休息將為畢竟
所歸寧地自言滿足無上菩提大妄語成外道邪魔
所感業終聲聞緣覺不成增進

窮道失趣故中途成狂轉遭枝岐曰因依迷惑所愛先習即邪傳謬解也認為真得遂即休心將為畢竟所歸寧地適足自誤故邪魔依之終墮惡道二乘依之不成增進最宜深防也

汝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
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
作深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
始成就不遭岐路

邪見錯解為妖為孽類蹶身心謂之見魔心為內魔見百外魔故前防心魔此防見魔則助道之要盡矣

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

此釋別所修不歷諸位故超信住等直入妙莊嚴海成就普賢行也

歷如来。乘此心開。得無上道。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琉璃内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来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先聖乘此心開得道後學固宜勉究也識盡則消磨六門故諸根互用從互用中入金剛慧發圓明心即心開事也直超信等入如来海歸無所得即得道事也金剛乾慧為等覺後心十信諸位為進修漸次此能直超不歷者諸位進修為治惑習今識盡無習故能超之等覺圓明歸無所得者自初乾慧修至等覺未為圓明猶有所得為識未盡也至獲金剛心破盡細識乃能圓明入妙覺海歸無所得此真修之盡道也妙莊嚴海者統衆德合異流不嚴而嚴無證而證之果海也）

此問有二想心以上問生起因緣又此以下問還滅因緣

破因緣自然之情因謂能生緣能長養因由攝助因万能生生已相續緣力長養或因恁一緣二ジ多自然者或色自性或

阿難即從座起。重復白佛。如佛所言。五陰相中。五種虚妄。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細開示。又此五陰。為併銷除。為次第盡。如是五重。詣何為界。佛告阿難。精真妙明。本覺圓淨。非留死生。及諸塵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真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生死妄業塵垢妄緣真淨性中既無所留全因妄起猶如迷頭則五陰相中五妄為本從可知也）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為自然。彼虚空性。猶實幻生。因緣自然。皆是衆生妄心計

名自相自体或名自法自爾也

堅固妄想為愛身因緣

度。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所有。何況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来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明妄無因不容計度也知妄所起可說因緣不知所起因緣何有況推自然得非妄計耶）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来想中傳命。如我先言。心想酢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酢物未来。汝體必非虚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酢出。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為堅固第一妄想。（想為虚妄影像欲愛深脉遺體自想愛流出故曰體因父母想生陰心乘想愛冥求故曰心於想中傳命酢梅等說以驗體因妄結故與妄理想應若非妄倫則妄不能感也體因想生心因想起命因想傳諸想交固以成色陰故名堅固妄想）

虚明妄想為違順因緣

融通妄想為形取因緣

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澀。由因受生。能動色體。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驅馳。名為虚明第二妄想。（臨高想而酸澀真受違順皆妄而損益現馳則受陰無體由有所明故名虚明妄想）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為諸夢。則汝想念。摇動妄情。名為融通第三妄想。（念慮虚情色身實質虚實不倫而能相使者由想融之也心生虚像形取實物心形異用而能相應者由想而通也至於寤寐摇變使心隨境使境隨心皆融通妄想也）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皺。日夜相代。曾

幽隱妄想為伏邀因縁空秘非汝云何体邀若即汝体自應有覺

精明者識性澄湛之休住精明則沉空滞寂廢建化之門故佛說非真全破陰顯智免纏空之見入起行之門

無覺悟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如必是真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為幽隱第四妄想初標行陰幽隱之相阿難下牒辨虛妄之理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精湛不搖指識體也見聞覺知指識用也非真常而執常曰名恒常者若實精真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覩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覆覩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籌算阿難當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若非想元寧受妄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

精微妄想破之為串習因緣

此之妄想無時得滅精真不容妄習今能藏昔宛不遺失即妄習也則湛雖不搖而念念受熏其容妄多矣當知湛非真湛特幽潛不覺耳故譬急流之水幽潛流住不可測知此真憶想之元容妄之體也直須破盡識陰消磨六門使妄習無寄然後可滅也見聞為精明動用為常体以識無所存徧在諸根根對境時雖涉於用用在無記未起善惡之先皆精明之體佛恐衆生計此為常故以習妄破之念念受熏者以昔覩奇物納権在識若不受熏覆覩前異必無記憶之相所不忘失則知中間常為無明念念熏習熏習即妄何精真之有乎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幾則湛了內罔象虛無第五顛倒微細精想串常習也幾微也精明湛識為六用常習之本故見覺幾微斯即湛識因象潛於見覺之中故名中串習幾似無曰罔似有曰象其體精微故名罔象虛無顛倒精想阿難是五受陰五妄想成汝今

受陰亦名取陰佛果名報身有為無漏以非惑業所生故此以惑業為取陰從取生故名取陰

詳陰滅次第

欲知因界淺深惟色與空是色邊際惟觸及離是受邊際惟記與忘是想邊際惟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五受陰亦曰五取蘊由一念迷妄受此取此以自蔽藏也因界者本無有界由妄相因也色不自色因空有色故成色邊際滅不自滅因生有滅故成行邊際識稱湛了而湛不自湛因行不流邊性入元澄而合湛了成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我已示汝劫波巾結何所不明再此詢問識啓則劫波巾也色謂則最後結也結依巾有故生因識起解因次第故滅從色除五陰生起從細至麤由迷智有識乃至由受有色也滅則從麤至細必破色而後受現乃至破行而後識現也理則頓悟乘悟併消者知

後有一段涉幻絀之

巾本無結亦不有也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者中根頓悟必假漸修也若因悟忘修則有解無行執理迷事適墮偏邪終非正修真三學地汝應將此妄想根元心得開通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令識虛妄深厭自生知有涅槃不戀三界令以此義自覺覺他永斷妄元齊歸正果

我既無執彼亦無競無執無競諍何由生此衆之閑而知者

維摩經

維摩詰華言淨名問疾之會集由淨名方便故說此經經之集淨國之古今雖殊道不改群邪不能沮衆聖不能異故曰常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據佛所在言之毗言稻土之所宜耶維言廣嚴其地平廣莊嚴菴羅樹其果似桃而非桃也與大比丘衆八千人俱。衆所知識。比丘華言或名乞食或名破煩惱或名淨持戒或名能怖魔天竺大士處世猶日月之升天有目之士誰不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大智一切種智也此智以六度六通衆行為本諸大士已備此本行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天澤無私不潤枯木佛威雖善不立無根所建立者道根必深也為護法城受持正法。法城即實相法也外為護法之城內有受持之固

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

能師子吼。師子吼無畏音也凡所言說不畏群邪異學也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非直顯明三寶宣通經法謂能積善累功自致成佛成佛則有法有法則有僧不絕之功事在來劫今言不絕則必能也又於其間自行化人我既化人人亦化物物我俱成三寶彌隆衆生無盡故云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魔四魔得無生忍煩惱永斷故降欲魔得法身則更不得身故降身魔無身則無死故降死魔無三廣則波旬不得其便故降天魔也伏外道如舍利弗與外道議論七晝夜然後得勝斯其類也悉已清淨永離蓋纏。蓋五蓋纏十纏亦有無量纏身口意三業悉淨則蓋纏不能累也心常安住無閡解脫。此解脫七住所得得此解脫則於諸法通達無閡故心常安住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念正念定正定總持謂持善不失持惡不生無所漏忘謂之持持有二種有心則念持不相應

所謂作師子吼者

持辯才七辯也此是大士之要用故常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上言道念不斷然後具行六度六度具足則自事已畢自事已畢則方便度人度人之廣莫若神通神通既具乃化衆生逮無所得。不起法忍。有識以來未嘗見法於今始得能信能受忍不恐怖安住不動故名為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無生之道無有得而失者不退也流演圓通無繫于一人輪也諸佛既轉此輪諸大士亦能隨順而轉之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諸法殊相無不解群生異相無不知也蓋諸大衆。得無所畏。衆不能蓋明其超出恐畏之生生於不足無不足故無畏能說而不能行亦所以畏也今能說而能行故無畏唯能說而又能行故名曰法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心以智德為嚴形以相好為飾嚴心所以進道飾形所以

不墮斷常二見則有無不能感矣

靡俗捨諸世間。所有飾好。色相瓔珞飾好已備故不假外飾也名稱高遠。踰於須彌。名自有高而不遠遠而不高前聞十方取其遠也今踰須彌取稱高也高謂高遠也深信堅固。猶若金剛。七住已上無生信不可壞也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法寶光無不照照癡冥也澤無不潤潤生死也喻海有神寶能放光降冥亦因光能雨甘露潤枯槁也於衆言音。微妙第一。其言珠類異音既善而復超勝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深入謂智深解也群法從緣起則邪見無由生有無二見群迷多惑大士久盡故無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上明一切時無畏此明說法無畏上師子吼明德音遠振此明能說實法衆咸敬順猶師子吼威攝群獸也其所講說。乃如雷震。法音雷震開導萌芽猶春雷動於百草也無有量。已過量。

此長者子偈讚之語僅錄此數言

既得法身入無為境心不可以智求形不可以像取故曰無量六住已下名有量也集衆法寶如海導師引導衆生入大乘海採取法寶使必獲無難猶海師善道商人必獲夜光也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如實義也善知衆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六趣往來心行美惡悉善知也說法不有亦不無欲言其有有不自生欲言其無緣會即形會形非謂無非無非謂有且有有故有無無有何所無有無有有無無何所有然則自有則不有自無則不無此法王之正說也以因緣故諸法生有亦不由緣無亦不由緣以法非有無故由因緣生法從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無我無造無受者諸法皆從緣生耳無別有真主宰之者故無我也夫以有我故能造善惡受禍福法既無我故無造無受者也善惡之業亦不亡若無造無受者則不應有為善獲福為惡致殃也然衆生心識相傳美惡由起

如來功德既成一切欲魔見歷天魔悉降伏矣

報應之道運環相襲其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此自然之理無差毫分復何假常我而主之哉始在佛樹力降魔道力之所制豈魔兵之所能敵得甘露滅覺道成寂滅甘露即實相法也大覺之道寂滅無相至味和神諭若甘露於菩提樹先降外魔然後成甘露寂滅大覺之道結習內魔於茲永盡矣已無心意無受行心者何也染有以主受者何也苦樂是行至人冥真體寂空虛其懷雖復萬法並照而心未嘗有苦樂是還而不為受物我永寂豈心受之可得受者三受也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也而悉摧伏諸外道無心於伏物而物無不伏三

所謂法海總無遺也

轉法輪於大千始於鹿苑為拘鄰等三轉四諦法輪於大千世界也其輪本來常清淨法輪常淨猶虛空也雖復古今不同時移俗易聖聖相傳道不改矣能斷諸結

不縛識不

縛已到於彼岸彼岸涅槃岸也彼涅槃豈崖岸之有以我異於彼故借謂之岸永離

纏情便是如來境界

生死道悉知衆生來去相衆生形往來於六趣馳騁於是非悉知之也善於諸法得解脫我染諸法故諸法縛我我心無染則萬縛斯解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出入自在而不乖寂故常善入達諸法相無罣礙萬法幽深誰識其涘唯佛無礙故獨稱達如空無所依聖心無寄循空無依直

淨者應以珠玉穢者應以砂礫美惡自彼於我無定無定之土乃名真土

心是菩薩淨土土之淨者必由衆生衆生之淨必因衆行上舉衆生以釋土淨今備舉衆行明其所以淨也夫行淨則衆生淨衆生淨則佛土淨此必然之數不可差也土無洿曲乃出本心直心者謂質直無諂此心乃萬行之本故曰菩薩淨土深心是菩薩淨土樹心衆德深固故最不易拔者深心也大乘心是菩薩淨土乘八萬行兼載天下不遺一人大乘心也上三心是始學之次行也夫欲弘大道要先直其心心既真直然後入行能深入行既深則能廣運

所謂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者

無涯此三心之次也備此三心然後修六度布施是菩薩淨土外捨國財身命內捨貪愛慳嫉名一切能捨也持戒是菩薩淨土持戒獨言滿願者戒是雜行亦兼攝衆善故所願滿也忍辱是菩薩淨土忍辱和顏故繫以容相耳豈直形報而已精進是菩薩淨土禪定是菩薩淨土智慧是菩薩淨土得正智慧決定法相三聚衆生中名正定聚也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此四心周備無際故言無量四攝法是菩薩淨土以四等法攝衆生為四攝也一者惠施財法二者愛語以愛心故和言隨彼所適三者利行隨彼所須方便利之四者同事同善同惡而斷惡遇善同善而進善故名同事也

四達皇皇無障無礙所謂方便也

方便是菩薩淨土方便者巧便慧也積小德而獲大功巧雖就而不證及有不乖寂居無不失化無為而無所不為方便[illegible]三十七品是

此言行因心而成盡始于直心終于淨土也

菩薩淨土念處四念處正勤四正勤神足四神足根五根力五力覺七覺意道八正道合三十七也迴向心是菩薩淨土二乘三界各有別行若情無勝期則隨行受報迴彼雜行向于一乘此迴向心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說除八難之法故土無八難也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以法戒自守不言人過也隨其直心則能發行夫心直則信固信固然後能發迹造行然則始於萬行者其唯直心乎隨其發行則得深心既能發行則得通情瀰深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道情既深則意無麤獷隨意調伏則如說行心既調伏則聞斷行之隨如說行則能迴向聞既能行則能迴其所行標心勝境隨其迴向則有方便既能迴向是乘則大方便之所由生也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方便

始之直心終之功德見進為有漸不可一蹴至也

之所期在成眾生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眾生既淨則土無穢也隨佛土淨則說法淨既處淨土則有淨說隨說法淨則智慧淨既有淨說則淨智慧生也隨智慧淨則其心淨淨智既生則淨心轉明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直心以誠心信法也信心既立則能發行眾善眾善既積其心轉深其心轉深則不隨眾惡棄惡從善是名調伏心既調伏則遇善斷行遇善斷行則雜行能行雜行能行故能如所說行如所說行則萬善兼具萬善兼具故能迴向佛道向而弥進是方便力也方便大要有三一善於自行而不取相二不取證三善化眾生具此三已則能成就眾生成就眾生則三因具足三因具足則得淨土土既清淨則眾生純淨眾生純淨則不說雜教故言說清淨受法則與化同德故一切淨是故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結成淨土義淨土

此方便品前有多言涉幻幽之

泡影幻夢浮雲之喻見無相之相是為實相也

蓋是心之影響耳夫欲響順必和其聲欲影端必正其形此報應之定數也諸仁者是身無常諸佛常法先以七事發人心然後說四諦何等為七一施二戒三生天果報四說味味樂味也五果報過患雖有少樂而眾苦無量眾生迷於少樂而不覺眾苦循以芥子置於山頂唯見芥子而不觀大山也六教厭離世間七歎涅槃功德今不說七法直說無常者將以此會積德已淳慧性修明故也無常是空之初相將欲說空故先說無常但說身不說餘法餘法中少生著故也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

故地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

法身者在天而天在人

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夫萬事萬形皆四大成在外則為土木山河在內則為四肢百體聚而為生散而為死生則為內死則為外內外雖殊其大不異故以內外四大類明無我也如外地古今相傳強者先宅故無主也身亦然爾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何有真宰常主之者是身無我為如火縱任自由謂之我而外火起滅由薪火不自在大不自在火無我也外火既無我內火類亦然是身無壽為如風常存不變謂之壽而外風積氣飄蕩動止無常故風無壽外風既無壽內風類可知是身無人為如水貫於萬物而始終不改謂之人而外水善利萬形方圓隨物涔隆異適而體無定則水無人外水既無人內水類可知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離我眾生空離我所法空也智者觀身身內空寂二事俱離也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法身者虛空身

也無生而無不生無形而無不形超三界之表絕有心之境陰入所不能攝稱謂所不能及寒暑不能為其患生死無以化其體故其為物也微妙無象不可為有備應萬形不可為無彌綸入極不可為小細入無間不可為大故能入生出死通洞乎無窮之化變現殊方應無端之求此二乘之所不識補處之所不覩

此因命舍利子問疾而發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夫法身之宴坐形神俱滅道絕常境視聽之所不及豈復現身於三界修意而為定哉舍利佛猶有世報生身及世報意根故以人間為煩擾而宴坐樹下未能神形無跡故致斯呵

無現故依無不現無不現即無現之体

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小乘入滅盡定則形猶枯木無運用之能大士入實相定心智永滅而形充八極順機而作應會無方舉動進止不捨威儀其為宴坐也極矣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小乘障隔生死故不能和光大士美惡齊旨道俗一觀故終日凡夫終日道法也淨名之有居家即其事也心不住內亦不住外是為宴坐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心無內外也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為宴坐諸妄見也夫以見為見者要動捨諸見以修道品大士觀其諸見真性即是道品故不近捨諸見而遠修道品也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煩惱即涅槃故不待斷而後入也

此命拘律陀問疾而陀述維摩之言拘律陀樹神名大目揵連因以為名

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夫存眾生則垢真法若悟法無眾生則其垢自離眾生自我習著偏重故先名其無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生死命之始終始終既離則壽

命斯無諸言離者空之別名也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此因觀時有深淺故有三名始見其實謂之如轉深謂之性盡其邊謂之實際以學者為六情所牽心隨物變觀時見同出則見異故明三同一實之法諸邊不動故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故有無非中於實為邊也雖諸言邊塵起不能轉之令異故云云

此大迦葉述維摩揚食頓食業

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有煩惱食凡夫也離煩惱食二乘也若能如上平等而食者則是法身之食非有煩惱而食非離煩惱而食也

食識食等語故曰如是食

非入定意非起定意小乘入定則不食食則不入定法身大士終日食而終日定故無出入之名非住世間非住涅槃欲言住世間法身絕常俗欲言住涅槃現同人欲

此命須菩提問疾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等語總之

不壞於身而隨一相萬物齊旨是非同觀一相也然則身即一相豈待壞身滅體然後謂之一相乎身五陰身也不滅癡愛起於明脫愛繫心故愛解而脫大上觀癡愛其相即是明脫故不滅癡而起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五逆真相即是解脫豈有縛解之異耶五逆罪之尤者解脫道之勝者若能即五逆相而得解脫者乃可取人之食

前有富當樓那諸問疾一段絀之此迦旃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

延述維摩語

富樓那華言滿也迦旃延天竺婆羅門姓

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如來言說未甞有心故其所說法未甞有相迦旃延不喻玄旨故於入室之後皆以相說也何則如來去常故說無常非謂是無常去樂故言苦非謂是苦去實故言空非謂是空去我故言無我非謂是無我去相故言寂滅非謂是寂滅此五者可謂無言之教無相之說而迦旃延造極不同聽隨心異聞所以致惑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若無生滅則無行處無行處乃至實相也因其以生滅為實故譏言無以生滅說實相法也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凡說空則先說無常無常則空之初門畢竟則謂之空旨趣雖同而以精麁為淺深者也何以言之說無常則云念念不住不住則有以繫住雖去久住而未明無住是麁無常耳未遣其極也今此一念若今繫住則後亦應住若今住後住則始終無變始終無變據事則不然以住時不住所以之滅住即不住乃真無常也本以住為有今無住則無有無有則畢竟空畢竟空即無常之妙旨也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有漏五陰受染生死名受陰也小乘以受陰起則衆苦生為苦義大乘通達受陰內外常空本自無起誰生苦者此真苦義也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小乘觀法緣起內無真主為空義雖能觀空而於空未能都泯故不究竟大乘在有不有在空不空理無不極所以究竟空義也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小乘以封我為累故尊於無我無我既尊則於我為二大乘是非齊指二者不殊無我義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夫熾然既形故滅名以生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所滅不然不滅乃真寂滅也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色無色相若見色有遠近精麁即是為色為色則是

說此法時諸比丘心皆解脫此迦旃延愧而不請也

如來法身無相之目未嘗有見

未嘗不見故常在三昧

邪惑顛倒之眼故同於外道也若不為色作相色則無為無為則不應見有遠近而言遠見三千則進退無可故失會於梵天受屈於二難也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以阿那律天眼為色作相非真天眼若不作相則是真眼未知誰有故問言孰也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以罪為罪則心自然生垢心自然生垢則垢能累之則是罪垢衆生不以罪為罪此即淨心心淨則是衆生淨也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夫執本以知其末守母以見其子佛言衆生垢淨皆由心起求心之本不在三處心既不在罪垢可知矣諸法亦然不出於如萬法云云皆由心起豈偏垢淨之然哉故諸法亦然不離於如如謂如本相也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心相謂羅漢亦觀衆生心心實相得解脫也今問其成道時第九解脫道中觀實相時寧見此中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衆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本無相而橫為生相是為妄想妄想自生垢耳非理之咎也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此已下釋罪所以不可得也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承前無相常淨義也諸法如電一起一滅不相待也彈指頃有六十念過諸法乃無一念頃住況欲久停無住則如幻如幻則不實不實則為空空則常淨然則物物斯淨何有罪累於我哉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

命優婆離問疾而優婆離述淨垢之旨

阿那律華言如意刹利種也優婆羅世世常作持律也

出家旨以亡累為志無為為心又何彼此之別

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上明外法不住此明內心妄見俱辯空義內外為異耳夫以見妄故所見不實所見不實則實存于所見之外實存于所見之外則見所不能見見所不能見故無相常淨也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有無為之果必有無為之因因果同相自然之道也出家者為無為即無為之因也無為無利無功德當知出家亦然矣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偏出家者惡此生死尊彼涅槃故有中間三處之異真出家者遣萬累亡彼此豈有是非三處之殊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既無彼此則離衆邪見同涅槃也上明出家之義此下明出家之事雖云其事然是無事事耳智者所受聖所行處一切賢聖悉讚歎受持出家法也賢智聞之而從衆聖履之而通可謂真出家之道

羅睺羅華言覆障謂六年處母胎為胎所障故因以名

降伏衆魔度五道淨五眼凡夫能出四趣不能出於天道出家求滅則五道斯越物我通度也淨五眼如眼先說也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在家雖行善然有父母妻子眷屬之累若物來侵害必還加報是故在家是惱彼因緣出家無此衆累則惱因自息故言不能惱彼也離衆雜惡摧諸外道凡以雜心而興福業皆名雜惡也出家修善測滅除妄想又為涅槃故離衆雜惡日月不期去闇而闇自除出家不期摧外道而外道自消超越

此因問出家無為之道而示以功德有為之利

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緣會無實但假空名耳若得其真相即於假不迷故名超越出生死愛見之淤泥無出家受道之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欲受我受戒受見受凡心有所在方便不息是名擾亂出家無事一切永離也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衆過夫擾亂出于多求憂苦生於不足出家寡欲擾亂斷無道法內充故懷善有餘謂能

後有阿難問疾一段說之

阿難華言歡喜

獎順衆生不爭逆其心也不隨禪以觀其根不審法以獎其意衆過之生其在此乎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云何通達佛道諸佛之道以無得為得此道虛玄非常行之所通通之必有以故問所以生曰應化無方為佛之道也既能体之為通達矣

維摩詰言若行於非道非道有三種一者惡趣果報二者惡趣行業三者世俗善業果報也凡夫非其本實而處之皆名非道處非而不失其本故能因非道以弘道因非道以弘道則斯通達矣

良醫觸物為藥遇病即治可以字學

是為通達佛道夫以道為道非道為非道者則愛惡並起垢累茲彰何能通心妙旨達平等之道乎若能不以道為道不以非道為非道者則是非絕於心遇物斯可乘矣所以處是無是是之情乘非無非非之意故能美惡齊觀履逆常順和光塵勞愈晦愈明斯可謂通達無礙平等佛道乎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既辯佛道所以通又問其道之所出也

此維摩問文殊答之之詞

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有身身見也夫心無定所隨物而變在邪而邪在正而正邪正雖殊其種不異也何者變邪而正改惡而善豈別有異邪之正異惡之善超然無因忽爾自得乎然則正由邪起善因惡生故曰衆結煩惱為如來種也無明有愛為種向總說此開為二門也一切結屬二門故偏舉二門也自此以下次第廣開也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四倒為因五蓋為果是名生死兩輪兩輪既具六趣斯種六入為種六入情愛也愛為生本故偏廣開七識處為種初禪中除劫初梵王及劫初諸小梵自後合為一識住劫初唯有梵王未有餘梵王念欲有餘梵餘梵爾時遇會來生梵王因起邪想見謂是已造餘梵亦自謂從梵王生雖有精麤其邪想不異是名異身一想第二識住也二禪形無優劣而心有若干除入解脫種種異念是名一形異想是第三識住也三禪形無情粗心無

善趣惡趣其地雖殊其義則一故不相壞

異想所謂一樂想是第四識住也并無色前三地是
名七識住也識住識得安住也識念分明無有惱患
無壞者是名為住惡趣則苦痛壞四禪則無想壞非
想滅定壞亦彼地心想微昧念不分明故識不安住
也。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愛我怨家憎我知識惱我己身一世則三三世
為九又云九結也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
切煩惱皆是佛種。塵勞眾生即成佛道更無異人成佛故是佛種也曰：何謂
也？夫妙極之道必有妙極之因而曰塵勞為種者何也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
者，若法忍至羅漢無生至佛皆名正位無為而入者由取相見故入正位而取證不能復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見無為入正位者若法忍以上結使已斷既匡其所
始為見之以本欲捨生死求悟悟則在生死外矣無復不捨即悟之義故不能復發菩提心也譬如

蓮華之君子者務以為喻取其清淨出汙泥中見煩惱皆佛種也

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
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
眾生起佛法耳。喻入正位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
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
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生佛法矣。喻見無為也此二喻以明萌發其事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
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
煩惱大海，則不能生一切智寶。二乘既見無為安住正位虛心靜漠宴寂
恬怕既無生死之畏而有無為之樂淡泊自足無希
無求孰肯蔽蔽以大乘為心乎凡夫沉淪五趣為煩

即所謂惠物母眾父父意

惱所纏進無無為之歡退有生死之畏兼我心自言
非勝是慕故能發迹塵勞標心無上樹根生死而致
正覺之華自非凡夫沒命洄淵遊盤塵海者何能致
斯無上之寶乎是以凡夫有返復之名二乘有根敗
之恥也。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智為內照權為外用萬行之所由生諸佛
之所由出故菩薩以智為母以權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菩薩如來
通名導師以新學謂其未離受生應有父母今欲顯其以法化性絕於受胸故荅之以法也法喜
以為妻，慈悲心為女，善心誠實男，法喜謂見法生內喜也世人以妻色
為悅菩薩以法喜為悅慈悲性弱從物入有循如女之為性弱而隨物域資之心於事能辨循男有自固
之性成於家業也畢竟空寂舍，障蔽風雨莫過於舍滅除眾想漠妙於空絕諸閑難降伏
魔怨容宇深重寇患自消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

空為理家以為常宅

眾塵即塵勞眾生化使從己令受正道也塵勞眾生
隨意所化無非弟子三十七品三乘通用菩薩兼以
六度為道品取其親附守護利由是成正覺。諸度法
益成就義同三益故類之知識或有雖為知識不必能為克終之伴或有雖為伴而不為善知識以
等侶，四攝眾伎女，言伴侶明善始令終必至道場也四攝聚眾猶伎之引物也歌詠誦法言，以此為
音樂。以口詠法言以當請樂總持為園苑，總持廣納為眾妙之林奇翫娛心猶如園苑也
無漏法林樹，夫無漏之法既根深不可拔又理高而扶疏為樹之像也漏法不復得又聞錯其
間猶林之義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華之體合則不妙開過則發開合得
適乃盡其妙也調順覺意亦復如是高則放散下則
沉沒高下得中渫汗直往潤洽之湘洪猶淨華也解
脫無為果也智慧有為果也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除垢去熱水之為用

法寶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盡如此

總持殊記萬善之花於此樹無漏林數七覺華結能脫果浚八解池積禪定水布七淨華而後無垢之子優游宴樂矣

解脫之性除執去閑止則能鍫[illegible]**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一戒淨始終淨也身口所作無有微惡意不起垢亦不取相亦不顧受生施人無畏不限衆生二心淨三乘制煩惱心斷結心乃至三乘漏盡心名為心淨三見淨見法具性不起妄想是名見淨四渡疑淨若見未深當時雖了後或生疑若見深疑斷名度疑淨五分別道淨若能見是道宜行非道宜捨是名分別道淨六行斷知見淨行謂苦難苦易樂難樂易四行也斷謂斷諸結也學地中盡未能自知所行所斷既得無學盡智無生智悉自知見所行所斷通達分明是名行斷知見七涅槃淨也無垢而浴者為除熱取適也菩薩無結而入八解若外將為衆生內自娛心池也**象馬五通馳**駕大乘車遊於十方自在無閑兼運衆生俱至道場也**大乘以為車調御以一心**和合道品心中有三一發動三攝心三名舍若發動過則心散散則攝之攝之過則沒沒則精進令心發動若動靜得適則任之令進容豫處中是名為捨捨即調御調御即和合也**遊於八正路**五通為象馬大乘為上車一心為御者遊於入正道也**四禪為牀座從於淨命生**四禪高牀修淨命之所成**多聞增智慧以為自覺音**向說牀則致其安寢安寢則覺之有法故法說樂外國貴人眠時要先勅樂人明相出時微湊樂音然後乃覺今以多聞法音覺其禪寢也**甘露法之食**諸天以種種名藥著海中以寶山摩之令成甘露淹之得仙名不死藥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斷是真不死藥也**解脫味為漿**味有四種一出家離五欲二行禪離憒亂煩惱三智慧離妄想四涅槃離生死亦有二種解脫一解脫煩惱二解脫於閡也**淨心以澡浴戒品為塗香摧滅煩惱賊**心淨則無染無染即為浴亦名遊入解脫也戒淨除穢不假香也煩惱有二種斷一遮斷二永斷摧滅遮斷也降伏四魔永斷也上說資卷四

愛性無厭名之為渴愛斷則得解脫故名漿也

此偈因普現問而荅之

體四體既平健則能興事業此下說事業**勇健無能踰降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外國破敵得勝則豎勝幡道場降魔亦表其勝相也**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知無起滅則得法身無復生分為彼有生故無往不見

雖真則為二故以不二為言

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無量法門云何獨說不二蓋有之緣起極於二法二法既廢則入玄境如以一為一亦未離於二遣二則一斯盡矣**各隨所樂說之**自經始以來所明雖殊然皆大乘無相之道即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即第一義無二法門此淨名現疾之所建文殊問疾之所立也**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滅若滅生耳若悟無生滅何所滅此即無生法忍也此自在因觀生滅以悟道故說已所解為不二法門也**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妙主常存我也身吸萬物我所也所我之有也法既無我誰有所也我**受不受為二**受不受取相不取相也亦有漏五陰名為受無漏名不受也**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有心必有所受有所受必有所不受此為二也若悟法本空二俱不受則無得無行為不二也**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如洗穢物至盡乃淨淨則盡盡則無淨也**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淨生於垢實性無垢淨何所淨**是動是念為二**惑心微起名為動取相深著名為念始終為異耳無取遺受也**不動則無念無**

此德頂菩宿善眼各以自解為言

念即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言一欲以去二不言一也言無欲以去有不言無也而淺者聞一則取一相聞無則取無相故有二焉

此淨解言

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閡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此那羅延言

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三界也出世間一切無漏有為道品法也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出義生於入也無入生死故無出世間也夫有入則有出有出必有溢有溢必有散此常數也

此善意言

生死涅槃為二上言無為三無為也今明究竟涅槃也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縛然生死之別名解滅涅槃之異稱

此現見言

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無常是空之初門破法不盡名為不盡若乃至一念無有生無有生則生盡生盡則畢竟空是名為盡也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有為虛偽法無常故名盡實相無為法常住故不盡若以盡為盡以不盡為不盡者皆二法也若能悟盡不盡俱無盡相者則入一空不二法門也

此普守言

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非我出於我耳見我實性者我本自無而況非我也

此電天言

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明慧明也無明癡冥也見無明性即為是明若見明為明即是無明故不可取也

此喜見言

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色即是空不待色滅然後為空是以見色異於空者則二於法相也

此明相言

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外道法中有五大佛法中有四大此四種於作法中最大故稱為大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四種四大也空種空大也此五眾生之所由生故名種然四大之性無前後中無異空大也

此深慧言

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即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三行雖異然俱是無緣解脫故無心意識也無緣既同即與三解脫無異

此寂根言

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有相則有對有對則為二不槃一與二也以體法為佛以體法為眾無相真智佛寶也實相無為法寶也修無為道僧寶也三寶雖異皆無為相也

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則不起

此心無閡言

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身五受陰也身滅涅槃也諸法生時空生滅時空滅身存身亡亦何以異而懷驚懼於其中乎）

此華嚴言

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因我故有彼二名所以生若見我實相則彼我之識無由而起）

此德藏言

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即無所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得在於我相在於彼我不得相誰取誰捨）

此月上言

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即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二乘入滅盡定六根盡廢心想都滅雖經晝夜不覺晦明之異諭菩薩無心於明闇耳）

此寶印言

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世間無縛曷為而厭涅槃無解曷為而樂）

此珠頂言

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此樂實言

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實相慧眼之境非肉眼所見慧眼尚不見實而況非實雖曰無見而無所不見此真慧眼之體）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

文殊以無言顯無不無識是未明說為無說也所以維摩默然

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有言於無言未若無言於無言所以默然也）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向命文殊共來見佛非從衆目順俗而致觀不同如來逆覩其情將顯其來觀之旨以明佛事不可思議故知而問也）

所謂見實相法即見如來者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玄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同萬物之為而居不為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為無非無而不可為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強謂之覺其為至也亦以極矣何則夫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是以則真者同真法偽者同偽如來靈照冥諧一彼實相實相之相即如來相淨名自觀身實相以為觀如來相為是故也）

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法身超絕三世非陰界入所攝故不可以生住去來而觀不可以二陰如性而觀也）非四大起同於虛空（法身如空非四大所起造也）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法身過六情故外入無所積）不住三界三垢已離（既越三界安得三界之垢）順三脫門明與無明等（法身無相體順三脫雖有三明而不異無明也）

若無到則不到無到不到然後為到

不一相不異相（無像不像故不可為一像而不像故不可為異）不自相不他相（不自而同自故自而不自不他而同他故他而非不泥無相之身豈可以一異自他而觀其體耶）非無相非取相（既非無物之相又非可取之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

無相之相何所容其知識

非為非不為非說非不說

此岸者生死也彼岸者涅槃也中流者聖賢也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寂滅對即

寂滅滅而不成豈可形名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故此而同此此而不此

不彼而同彼故彼而不彼豈復以此而同以彼而洞彼乎此明聖心無有以而同也不可以

智知不可以識識夫智識之生生於想內法身無相故之非智識之所反無晦無

明明越三光誰謂之時闇喻明查誰謂之明然則在闇而暗在明而明能闇能明者豈明闇之所能故

曰無闇無明也無名無相不可以名名不可以相無強無弱至柔無逆誰謂之強

到無不伏誰謂之弱非淨非穢在淨而淨誰謂之穢在穢而穢誰謂之淨然則為強弱淨穢者

實非強弱淨穢之所為也不在方不離方法身無在而無不在無在故不在方無不在故

可及非也非有為非無為欲言有耶無相無名欲言無耶倫應萬形無示無說

無相之體覺無所覺知無所知不可以言意求

如來身化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以他觀者名為邪觀

非六情所及豈可說以示人非有相非無相寂寞無形非有相也相三十二非無相也

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大包天地不可為小細入無間不可為大

能大能小者其唯無大小乎非色故非見非聲故非聞非香味觸故非三情所覺也非法故非意所知也

無作無起無生無滅法身無為絕於施造孰能作之令起生之使滅乎無畏

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法身無寄絕三世之有三災不能為其患始終無以化其體恬淡寂泊無為無數豈容憂畏喜厭於其間哉而於

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無違無諍即隨順義也五受陰身及家屬

所有因緣果報即我所也若能明見因緣果報之世順而無違則離諸我所也上道觀因緣知無造者故

離我見今觀因緣果報知無屬者故離我所見也依於義不依語至義非言宣尋言則

此法供養品前有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等語此之

失至且妙理常一語應無方而欲以無方之語定常一之理若不亦謬哉是以依義不依語者見之明也

依於智不依識六識識六塵而已不能分別是非分別是非其惟正智乎是以行者依智不依識也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佛所說經自有義旨分明盡然易了者應依亦有應時之經說言合道取齊難知自未了者不可依也

依於法不依人佛言我涅槃後當依上四法以為大師所謂四依法也明此四法可依止可信受也依於法不依人者法謂經教也當依經法不可以人勝故背法依人也法有二種一文字語言二義法真依語也義亦有一種一識所知義二智所知義識則唯求虛妄五欲不求實利智能求實利棄五欲故依智所知義不依識所知義為求智所知義故依智也

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法即下因緣法也上順因緣知法無生今順因緣知法無盡也法從緣而有從緣而無其有法不從未來來其無不歸入過去故曰無入無歸也

此即四依中如實法也

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上十二因緣明知說修行隨順因[illegible]

十二因緣如實相也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滅盡義既曰畢竟滅而又曰無盡者何夫滅生於不滅畢竟常滅則無不滅無不滅則滅無所滅滅無所滅即是無盡義也

此最上法之供養也後有佛告天帝等語涉誑證之

不復起見上觀因緣無生離常我等諸見今觀因緣無盡離斷滅等諸見

此大乘說大部般若之精以曉舍利子者

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般若梵語華言智慧波羅華言到彼岸迷者此岸悟者彼岸所謂濟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舩也蜜多者梵語此翻極則也蜜者和也多者諸法也一性為蜜種性為多蜜能句和和合為一也心即般若心也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也說此經者欲令眾生斷除妄心顯發本性故也經者法也常也此經以單法為名實相為體觀照為宗度苦為用大乘為教相此五者皆經中所說之旨單法者即般若波羅蜜多也實相者即諸法空相也觀照者即照見五蘊皆空也度苦者即度一切苦厄也大乘者即菩薩所行深般若也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自在者能脩般若之菩薩也般若波羅蜜多者菩薩所脩之法也菩薩用般若觀慧照了自心清淨圓融無礙故稱自在此自行也復念世間受苦眾生令共脩習此法改惡遷善離苦得樂無不自在此化行也菩薩者梵語菩提薩埵華言覺眾生但稱菩薩者從畧也行者脩行也深般若者實相般若也非粗心淺智者所觀故云深也時者菩薩脩行般若時也

照見五蘊皆空。照者觀也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蘊者積聚空者真空色者色身受者領納想者思想行者造作識者分別也識即心色受想行是心所也

舍屋舍也利子舍中之主所謂身如旅泊也

舍利子。舍利子佛之弟子智慧第一因為眾請故呼而告之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即四大幻色空乃般若真空眾生由迷真空而受幻色譬如水之成氷也菩薩因修般若觀慧照了幻也即是真空其循融氷為水氷不異水水不異氷乎復恐鈍根眾生不了猶存色空二見故以即空即色曉之非氷即水水即水乎若受若想若行若識莫不皆然此乃經之要般若之心也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

所謂以幻滅幻非幻不滅者

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諸法者指前五蘊也空相者即真空實相也既了諸法當體即是真空實相實相之體本無生滅既無生滅豈有垢淨既無垢淨豈有增減乎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真空實相之中既不可生滅垢淨增減求之故總結云無色無受想行識無即空也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真空實相之中既無五蘊亦無六根六塵此空十二入也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既無十二入亦無十八界十八界者六根六塵六識也乃至者舉其始末而畧其中也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癡暗也謂於本性無所明了非昔然無知乃違理强覺之謂也無無明等者以般若智觀此無明其性本空無生滅相故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是也

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者觀四諦清淨也苦即生死苦果集是惑業苦因此二者世間之法也滅即涅槃樂果道即道品樂因此二者出世間之法也此本聲聞之人所觀之境大乘照了此境當體空寂故云無也

無智亦無得。智者般若之智也大乘以智照境既無五蘊四諦諸法即是人法皆空境智俱泯如病去藥故云

以無所得故。此承上起下之言故

風息浪靜垢盡鏡明即此之謂

者圓滿極則不可說無法可說故曰故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了得人空名曰菩提了得法空名曰薩埵人法俱空名曰妙覺菩提薩埵者能依之人也般若波羅蜜多者所依之法也菩薩之人依此般若修學功成理顯故得心無業縛因無業縛故無生死恐怖既無生死恐怖則無顛倒煩惱此三障既空三德乃顯故云究竟涅槃涅槃者梵語摩訶般涅槃那華言

即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者

大滅度大即法身滅即解脫度即般若此之三德非別有也迷即三障悟即三德也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世者過去未來現在也阿之言無耨多羅言上三藐言正三菩提者言真所謂無上真正正等正覺也此言非惟菩薩如是修證而一切諸佛莫不皆修般若得成正覺也

心經終

金剛經

此經以喻法為名實相為體無住為宗斷疑為用大乘為教相金剛者金至堅利能碎萬物取能斷衆生疑執之意

此善現問而世尊答也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此發問之端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華言無上真正正等正覺也問意以雖發道心普度衆生求成佛果未知其心云何安住大乘云何降伏妄心使至佛果不退失也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經大要不過善現所問安住大乘降伏妄心如來所答修行之法亦不出乎理事二行破執斷疑而已

應如是降伏其心善現兩問安住降伏如來但答降伏其心者蓋降伏妄心必安住大乘舉降伏則攝安住矣

所有一切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人與旁生具有四生諸天地獄中陰惟是化生鬼通胎化二生皆屬欲界若有色色界天若無色無色界天若有想識處天若無想無所有處天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天

能用般若妙智照了性空本無四相是名降伏其心登彼岸矣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四心謂廣大心勝心常心不顛倒心也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者所懷之境廣此大心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者此勝心也無餘涅槃即如來究竟彼岸也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了生佛一如此常心也無我人衆生壽者此不顛倒心也若有四相謂之四倒若一衆生不令滅度及見衆生實滅度者則未能了達本源遂有我人

此降伏妄心之法

衆生壽者四相不名菩薩我者於五蘊中妄計有我我所人者妄計我生人中異於餘趣衆生者妄計五蘊和合而生壽者妄計我受一期果報若長若短壽命也此皆顛倒忘想亦名四見也□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不住是理觀布施是事行於法者六塵諸法也布者普也施者捨也菩薩所修六度萬行以布施為初度攝後五度蓋施有三種資生施無畏施法施也資生施者施以財物資他生也無畏施者持戒不惱無冤忍辱不報有冤法施者精進不倦說法禪定不差機說法智慧不顛倒說法也世人行施心希果報是為著相菩薩行施了達三輪體空故能不住於相

既以降伏安住為登彼岸之因又恐其疑有身相也故問之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佛問云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善現悟佛問意乃答不可以身相見蓋有相者應身無相者法身法身是體應身是用用從體起應即是法所以無相故曰如來所說相即非相若能了達此意則一切世間之相無非眞如無為佛體故若見諸相云何以故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此順釋生信得福之故該乎生法二空論云有智慧者了知生法二無我故又云生法各有四種想想即相也言無復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此生空也言無法相亦無非法相者此法空也

此即陰空為藥法陰為病病既除藥亦遣之意

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心取相是生執也若取法相是法執也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應取法者空能觀之智也不應取非法者空所觀之境也法有性相尚不應取何況非法本無性相善如法尚不取況不善非法筏喻者如欲濟川先應取筏一至彼岸已捨之而去矣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

此聲聞初果從上無為法不可取說來

□不也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陀洹華言入流已斷見惑離四趣生須入聖人之流故云入流言無所入者是不著於所入之流又不著於六塵境界故言不入也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

此聲聞二果

不也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斯陀含華言一來蓋欲界有九品思惑前六品已斷後三品未斷更須欲界一度受生故云一來言實無往來者謂不著於往來之相也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

此聲聞第三果

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阿那含華言不來斷欲界思惑盡不來欲界受生故曰不來言實無不來者謂不著於不來相也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

此第四果

不也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阿羅漢華言無學此位斷

此善現引已所證離著令人生信

三界煩惱俱盡究竟真理無法可學故名無學言實無有法名阿羅漢者謂無無學所證之相也若言有證即著四相也此一段明四果離著論云向說無佛果可成無佛法可說云何四果各取所證而說恐起此疑故佛約此而問善現皆答以離著深會佛之意也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是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善現所證之果不過無學而世尊特稱其為第一者以無諍故也阿蘭那華言無諍無諍者謂離惑障智障離惑則不著有相離智則不著無相故無諍也無所行者謂不著於所行之行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莊嚴佛土不不也何以故莊

此從不可取說來

无所住一言六祖聞而悟之遂登彼岸

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問意以菩薩修六度為行莊嚴淨土現身說法是有所取云何不取答意以菩薩雖修行嚴土行乃無作土亦非嚴非嚴而嚴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既而如來又告善現云為菩薩者應如是生清淨心乃非取而取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若於六塵生著不名清淨故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恒河天竺之河周四十里佛多近此說法故取為喻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有所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塵界乃無情之物不生貪等煩惱染因是則有為福報不及塵界之無情況持說此經是遠離煩惱之因能取菩提而不勝耶非微塵非世界者非煩惱染因微塵世界也是名微塵是名世界者乃是無記微塵世界也無記猶無情謂不起善惡也

上言七寶布施得福雖多未能離性不免煩惱染因故以无情言之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者應身相也非相者法身相也是名三十二相者應既即法法全是應不妨說三十二相也言施寶之福縱能成佛身相但是應身不及持說功德能成法身也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

善現感捨身命不如持說之勝故有此論見是實相即非相也

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衆相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依此經修行不起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即是非相非相即實相也離此諸相即成正覺故曰即名諸佛也

是故須菩提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心不應住色布施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佛累世行忍以無我故得成菩提故發菩提之心應須離一切相離相即不住色等六塵也應生無所住心心無所住即能住菩提若心有住則非住佛道矣

菩薩所行六度皆應離相色為六塵之前施為六方之切故云不應住色布施如是行施為利群生若在施受之心則非無住下復遣著故曰非相非眾生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

從上利生行施說來

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如來所得菩提妙果如理而證離於言說何故累稱持說功德勝餘布施等福耶然佛無所證而證無所說而說所證所說無不當理恐善現未達此意故又告云是真實等語真語者說佛菩提也實語者說小乘法也如語者說大乘法也不異語者說授記事也不誑語者不誑眾生也解譯無此一句無實無虛者如來所證之法本離言說故曰無實對機有說故曰無虛也須

真如有得無得從不住相生來

菩提。若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聖人以無為真如得名然真如之體徧一切時徧一時處何故眾人有得者有不得者蓋心有住法不住法之異耳住者住著也如行布施不達三輪體空名為住法心既住法不成檀波羅蜜如入暗中則無所見若達三輪體空則心無所住即成檀波羅蜜如人有目在日光中見諸色相也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從上實無有得來

提何以故者徵起之辭也由前云實無有法得菩提果故受然燈之記遂疑既無佛果豈有佛法耶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者真如也不偽曰真不異曰如此真如體貫徹三世豎亘十方非空非有不變不遷名如來性若有所得即非佛菩提也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

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所得法忘情而證也無實者非有為相也無虛者是真如體也然此真如非別有法即一切色等諸法離性離相名真如體唯佛與佛乃能證此故一切法皆是佛法真如之體雖不離於諸法然亦不可取著故云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法界混然身土平等尚無佛道可成安有眾生可度是則起度生之心修行嚴土即凡夫見不名菩薩者畢竟起何等心名為菩薩故云能通達無我法者真菩薩也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眾生之心種種顛倒而言非心者妄識本空也是名為心者真如不滅也所以者何下釋非心之所以也蓋三世之心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皆是虛妄生滅故求之不可得也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

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了知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此上五眼也

承如來即諸法如義說來

身乃非身之身法乃非說而說為離相即善法也

相具足上說諸佛所證乃無為之法云何佛身有八十種好三十二相而可見耶善現乃會如來法身固非色相可見而未嘗離於色相而不可見故云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諸相是名具足諸相良由全法身無為之體起應身相好之用是故應身即是法身乃無相而相相而無相無見而見見而無見諸也須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云實無有法得無上正覺如何卻有修證故疑而問之佛答諸三初答無法可得為正覺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答二平等為正覺也既云平等何有衆生可度所謂非度而度度而非度也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三答正助修善成正覺也正助者正謂正觀空四相也助謂緣助修一切善法也初答以無法可得為正覺者達妄即真也二以平等為正覺者法無高下也三以正助成正覺者離相修善也由離相故名為善法

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三十二相者應身相也觀如來者觀法身如來也問意謂可於應身相好中觀見法身不善現乃知應身相好從法身流出若見相好即見法身故答云如是如是佛又恐善現於應身取著不達法體故又以輪王即如來為難而善現解佛難意故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

體用互融所以能一能異非一非異自在無礙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有來去坐臥者乃如來應身也無來無去者法身也然如來昔行菩薩道時不受福報云何至果有去來坐臥之相使諸衆生供養獲福恐有此疑故告以釋之謂如來應用示有動作而法身之體如如不動也須菩提。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上明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佛恐善現有一異之見故設喻以曉之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為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也

此釋微塵喻應身無異性

此釋世界喻法身無一性

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微塵衆則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知碎世界作微塵全是世界則塵無實性故曰則非微塵以離性計而說微塵故曰是名微塵也此喻全法起應應即是法何異性之有哉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知合微塵為世界世界全是微塵則世界無實性故曰則非世界以離性計而說世界故曰是名世界也一合相者言衆塵和合為一世界非一合相者非性執之一合是名一合相者乃離性之一合也此一合相不可思說而凡夫不了

自生貪着耳此喻全應是法法不離應何一性之有我 須菩提若人言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也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

明斷我法二見

此離我見

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夫我見者有真我之見有妄我之見妄我見者虛妄分別衆生見也真我見者遠離執着如來見也既離執着示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不見而見也在迷衆生以為如來實有四見故云不解如來所說義也善現既解如來所說義即知四見皆非虛妄分別是真我之見故云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也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

此斷法見

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夫如來說法要令衆生發菩提心修行契理故聞如來所說當如是知見信解不生法相言不生法相者不於法取着也法本離相如來稱性而說故云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此一段文雖正釋離於法執亦是總結降住正行由經初善現請問若人發無上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如來答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故今結云發菩提心者於一切法如是知如是見信解此結如是住也不生法相此結降伏妄心也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如如者法身之理也化身既即法身則無去無來故不動也

法寶壇經

太師名惠能盧姓居新州唐中宗時母李庭前白華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有娠姙六年乃生登孤鬻薪供母聞經有悟往黄梅參禮五祖祖之得衣鉢之傳究性宗之學隱於曹溪度後其徒會其言為法寶壇經

法寶者因寶林建壇說法而名

此悟法傳衣品語盖師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偈祖知其根性大利

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摩訶大也般若智慧也波羅蜜到彼岸也迷者此岸悟者彼岸所謂濟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 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此寶林開緣因衆請聞其要而言人心中原自有個正覺所謂本來清淨也但纏情縛識遂不能成正覺矣倘外知根塵假合內覺性体寂然即心是佛即佛是心自入菩提境界圓覺謂習

聞言自悟遂以衣鉢傳之故也

菩提者以己微證為自清淨此也 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祖聞偈已至碓房而啟師正為傳衣事也師聞言大悟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所謂即心是法即法是心法外無心心外無法也清淨則不垢矣所謂本來面目也實相

五祖聞已傳以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所謂以心傳心自解自悟也

之体不生不滅具足即莊嚴也萬物皆備是也無動搖者究而靜也生萬法者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也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此師隱曹溪至廣州值印宗講涅槃因幡動風動之語而曰仁者心動宗遂感悟請鉢出示而問答之詞不二者謂尊無二上即不二法門也不二之性即本來面目所謂佛性也凡夫塵根境染不見見而為二智者了了洞覺自知本性無二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般若之智人人自具凡夫迷而不悟非善知識以導之何能直入本來境界善能以真識妄知病識藥者謂善知識也文殊告善財云親近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即示導之義者也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密。

圓覺謂心照清淨覺斷了者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垢此見二無二之別也

般若謂欲學波羅密當与善知識相隨此也

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是別佛。般若之智口念心維力行之則可究竟實際若口但念之不識自性終無益矣如人饑食始飽若但說食譬畫餅然可充暖乎幻化露電俱形容空虛意總所謂無益也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空虛。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

此釋摩訶之義

訶犬虛之休浩浩蕩蕩橫無際涯何所不包人心之量其大無外即日月星宿山河大地不可窮色其小無內不垢不靜不取不捨不可謂空色而非色空而非空不可謂着一有所着則墮聲聞緣覺而失正覺自智矣

空心靜坐是着空也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即用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應用无滯不着空也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脩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正覺正智周遍法界所謂納須彌於芥子也一切即一不可謂萬非一一即一切不可謂一非萬無去無來無住無障不從內出非由外假須身体而力行之始為實際若但口說而已譬以一凡[illegible]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華嚴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此釋般若義

本性清淨慧光自生所謂般若也一念之愚智即般若之生絕所以無地無時無念而不行般若特

也迷人一着色相真智梏矣覩念念說空那識真空哉

何名波羅蜜。此西國語。華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

本性清靜澄徹若波悟時自度矣假折揖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世尊濟人之心何彼何此由眾生迷悟彼此斯名以愛為河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為彼非此為此不以彼為此不以此為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日成弄涉境為礙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礙彼此塵塵以塵涉礙法法成差本來具足般若之智迷之又迷所以有彼岸此岸之別也吾性中自有正覺菩提何分聖凡特一迷一悟一離一着之間耳擊楫中流不存邊見不存中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能濟之物一葦可航何憂彼岸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着不起

乘有大小根有利鈍教有頓漸聞有遲速

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即是見性成佛道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無煩惱塵勞則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以至離種種相則智慧常現不離自性一真如如萬境俱寂如來知覺常照常湛矣善知識
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
金剛般若經即待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
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
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
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
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

上智之人聞言即悟所謂時雨化之者

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慧
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
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
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
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
小者若彼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
如是金剛之義無所住而生其心教人直系本來面目上根上智聞斯行之了徹無遺下根下智不信心生此老子謂上士勤而行之下士咲之者也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
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

迷時經累劫悟則剎那間此也

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
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
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
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
性本性自智不以智而有不以愚而無但纏情縛識種種染着真如之体遂為障蔽如雲掩日非風開何由得見真体若斬斷愛根無障無礙真明燭照如日中天即見性矣又何外修能執塵勞能染乎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
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萬法之生總在一心心之迷悟自智之蔽現故含般若無眾生心含眾生心無般若即眾生心是般若如青出於藍

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

也即般若是眾生心如氷生於水也氷水青藍色相雖殊真如則一顏悟不悟耳善知識智
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
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三昧云正思謂在定時於所緣境審正思察故般若三
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為
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着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
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
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
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

此功德淨土品語

地位。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故絕念不起則矜任念自起則縱皆不能無念也無念者心休盡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像之妍媸鑑不知也六識六塵無染無雜念念俱寂法法皆通矣

師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此帝刺史以梁武布施為功德故師告之以功德在法身不在修福也蓋功德之崇卑係於本性之通否不係於福田之利益也念念無滯則本性清淨不用而用是名妙用內心外行二句即無伐無施意也不德而德不功而功是名真功德

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

菩提即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一切國土約有四種一常寂光王諸佛究竟極果所居二實報土法身大士所歸三方便土三乘圓覺聲聞所居四同居土六凡所歸揔之八萬四千妙相即是本性彌

此即前所謂人心有八萬四千塵勞意

陀百億那祇佛剎元來一心淨土故土外無心心外無上淨穢雖懸不離一心心性真空不凝往來性包太虛何方取捨無東無西無遠無近所謂西方淨土人人有不假修持已現前大師又謂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又謂移西方於剎那間是也恒安樂者即極樂世界也隨所住者迷悟之椄隨人自決耳

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大覺境界遠之十萬八千近之不過一念念處淨即佛土淨心平行直雖不持戒不修禪而菩提界一彈指可到矣彈指須云指掌言易也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則十惡八邪除矣先後指其序而言也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

亥北之門善閉而無關鍵時能闢之

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城以扞外而衛內者無色相則為成城為欲障則為傾城門者出入必由之路塵根清淨則為入机六賊淆濁則為出机意者念慮方起之初所謂人鬼關也故曰意門十地即心地也王即天君也心統性情故曰在心地上天君泰然百体從令故身心之存壞係性之在否佛非外也乃吾性中之正覺眾生即佛佛即眾生元無差別迷覺之間存乎其人觀音以慈悲為主勢至以喜捨為行釋迦之清淨彌陀之平直能一修是行即是真相矣須彌山名佛本無我相無人相一有形骸之隔如以彌之阻矣海者下流之所歸故以喻邪波浪以風而起猶煩惱之生也故以喻

此定慧一体諸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一悟根手自性守而為定融而為慧定以不動為名慧以照徹為義名雖有二其體則一定以慧為体慧以定為用即慧是定即定是慧所謂一体也聖人不以旃檀沉水為香而以定慧為香以其光明盤結法性妙具也故曰以定慧為本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着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定慧之体心口如一則內無其內外無其外內外一種斯平等矣若口與心遠不以直心常行妄生執着便成障礙可謂執之者敗也常行直心四字乃入定慧之門也善知識道須流通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心若住法名為自縛道者法之揔名心即是法法即是心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等意中清淨

發明定慧一体之義

心無其心法無其法則心不滯法法不滯心不滯則流通矣一為法縛則滯滯即不流通矣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燈以明為体明者光之体光者明之用名二而体一也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根之利鈍人之迷悟因之人之迷悟教之頓漸因之非本性原有差別也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無念之念是為正念故以為宗無相之相是名實相故以為体無住之住是為不住故以為本心若住法則為法所縛念念不住則無住無住則無縛矣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為體清淨法体雖見聞相離思惟相離言說相以至離一切相則無相矣故以為体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

一念之差萬境皆迷迷則着有着則縛有縛則住矣故以無住為本

發明無念為宗之義

念盡除却一念絶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縁口説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説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聞見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一念澄徹萬境俱融内離諸念外離諸境即境惟心心不逐境即心惟境境不役心心境兩忘是名無念無念無相無障無礙塵勞不染真性如如六根清淨自性清淨矣迷人一起妄念便生邪見所以大錯

此教授坐禪品

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内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内不亂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内不亂即定外禪内定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此釋禪定之義世人以參禪習定為入善提境界不知即此參之習之心便為着相一着於相便為妄想妄生於内境逐於外紛紛擾擾終日兀坐了無所得故斷盡煩惱空却身心身心尚空塵根何有塵塵不礙念念俱寂是名為坐内徹真如外離諸相是名為禪如如自在非寂非動是名為定以此禪定自修自行自成正覺矣

此從真性中透出本來只孱乃言語文字之工五祖謂備悠根性大利所以有此妙悟

然此門坐禪元無不着心亦不着淨亦不是不動若言着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着也若言着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着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

此又示以坐禪之功言自性清淨一物不容何有所着纔云着心心便為妄妄則離真何云無着纔云着淨即此着念便名為動以動而染何云為淨蓋息念即為淨有相即為妄妄即為障障即為縛何由解脫故曰能所頓忘何用遣妄真俱盡豈情融無空作境空猶在有我談玄我未窮蓋如此

無我執人無執法執則無着無縛矣

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無妬無貪嗔無刼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

此名傳香懺悔品傳香謂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名定香。此師教人見自法身見自佛性自修自度而言戒者省察之謂以貪嗔嫉害非惡之心省諸巳是名戒香定者不動之謂對境離境呂塵出塵一切善惡色相不以汨吾靈府是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以智照境人法俱空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常以智慧迴光返照纖惡悉除衆善畢集敬上則無驕念下則無忍恤孤則慈悲以此存心不執不着是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真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無攀緣心無善惡思無業縛因三障既除三德乃顯是名解脫既離攀緣善惡照了此境當体空寂內無我相外無人相真性如如名知見香此五香者人人自具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者非若曼羅陀華曼珠沙華旃檀沉水諸香皆可以外覓者

正智正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從自性生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三身即下法身化身报身也自性中有个三身如來原非外假只為自心迷著不見內性徒從外覓了不可得此段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空中洗

何名清淨法身。統言其禁也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着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法身對色身而言色身乃其郛廓故云舍宅法身謂法所附麗之身清淨者不垢不淨無染無着自本來言也萬法起於一心故一念之善惡而行之善否因之智慧之体常清如天常明如日月翳以浮雲則蔽開之則湛然了徹常明之体現矣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滞礙。是自依歸。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

前明法身此明化身

此明報身

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化身者三十二相種種變化百千萬億無常無數故一念善則為菩薩一念惡則為衆生一念善則為上界一念惡則為下方變化無方迷人莫悟故曰化身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佛非外也在吾性中自知自覺處故智現則愚滅如燈明則暗除也善惡雖殊性則無二

此因法海問即心即佛而言

迷悟在一念間耳萬劫喻其遠恒沙即恒河沙也喻其多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若心取相是名生執若取法相是名法執執則著著則非離矣前念後念除真除妄即見佛性也猶言前浪後浪也浪因風生念因妄起故不生不滅離一切相即心即佛所謂離迷離覺即般若生

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法華謂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

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示衆生佛之知見故令衆生悟佛知見故令衆生覆外著色相內著空見自迷失故佛與開示使之離相離空從其本來清淨而[illegible]真体悟者豁然洞徹入者深造自得開示者悟入之機故曰若聞開示便能悟入覺即知見所謂一切種智也入佛知見者了徹實相真知實見也此真知見衆生具足本來清淨唯妄塵所染無明所不知

此因法達問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區別故發明三車之義

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

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三車即羊車鹿車白牛車也車以乘載為義故取以喻佛乘乘有大乘最上乘之別而曰無餘乘者法華謂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見法惟一無他通也假即權也引權歸實之義以三車一門之淺況三乘一通之深謂中根未解者發也珍財者喻自身種智也自性中莊嚴具足何所不有也只為窮子迷失真性不知父有故不受用空作用想耳所謂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也劫指世數言晝夜指時言念者即念茲在茲之義師謂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者是也

此因智通問楞伽三身四智之義而發

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

此因智常究三乘意而於

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三身着即上法身報身化身也原是自性有的若離本性而說三身是徒有身而無種智盖外身無智一覺悟處即是菩提境界所謂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是也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四智者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手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所謂轉識為智也智常一日問師有智無身者盖離身不可言智也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

墮外道邪見則為二乘矣

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唯佛一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法何有四乘我自人聲聞緣覺見以為法是名小乘於法解脫了悟經衆是名中乘自修自行以法為歸是名大乘於一切萬法澄徹照了無障無礙無染無着於相離相於空離空是名上乘此盖人心自為差別非法有此區別也衆取乘載之義以力体力行而得名非言語文字之間所可爭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見其無時不然也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

此因志道問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而又以一体五用為請故發此語

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体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志道以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体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体起用滅則攝用歸体是執聲聞緣覺斷常外道而為最上乘議矣寧知涅槃真樂不生不滅幻塵滅故幻識滅幻識滅故幻相亦滅幻滅滅非幻非滅無樂無苦無受無不受非体非用非用非体以至無數寧有一体五用之別

此玄策問智隍何作而隍答曰入定故相辯難

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菩提種性非靜非動非有非無所謂心地不亂自性定也何可以入言耶故策因智隍入定之言而詰之曰汝云入定為有心耶為無心耶謂其無心則與草木瓦礫同槁死耳云何得定謂其有心則含情遷轉無止息耳云何名定隍應以不見有有無之心不見有無者常定之謂也既名為常應無出入何以曰入既名為入有時而出也何以曰常此隍之默然無以對也隍無對。良久問曰。

此大師示智隍之語

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此隍問曹溪以何為禪定而策答之云如如者言如來真性無休無用不動如如也五陰即五蘊也六塵即六賊也無出無入無定無亂無生無住無寂無想猶如空虛澄然廓然而無虛空之量也）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人心原如太虛一物不有何着何礙何動何靜何聖何凡何能何所真性如如不可言入所謂常定也誠有如策所言者此隍聞之而恍然大悟也）

此因志誠述秀論戒定慧之義而言此示之

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一切萬法總歸一種不以南北而殊第一根有利鈍故見有遲速見有遲速故教有頓漸頓者言其豁然領悟漸者言其漸涵浸漬）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法從自性中出離性則著相著相則迷性故一切法皆從自性起用戒者禁止之名心地無非則自性戒矣何必禁止慧者照了之名心地無障則自性知見何不照了定者不動之名心地不亂則自性如如何必入定此名真戒真慧真定也見之遲速須人之悟解何如耳吾故曰接最上乘人也）

此因行昌論常無常義而師曰無常即佛性也有常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行昌疑之而師復示之如此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

此名徵詔品因唐中宗遣內侍薛簡召師師辭疾不行而詰簡之詞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偏。有何所益。（非常非無常真常之道也所謂真我真淨真常真樂也凡夫外道執斷常二見不見人執法執之差於常計無常是為二乘八倒矣於經義何了不能了析經義是為背經雖日玩涅槃口誦心維其於身心何裨）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如來清淨

悟之在心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性内觀其心心無其心遠觀其空空無其空所空既無無證無礙是為如來清淨禪如來清淨坐何必坐禪習定以求解脫

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師謂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此是二乘見解曰二乘則非大乘矣故簡以大乘為問而師荅之云明與無明辟如一燈然千百燈冥者皆明明無盡凡夫不能了達故不知無二之實性耳實性者不以愚而損不以聖而豐不以煩惱而亂不以禪定而寂無斷常無去來不落邊見不着中際不淪生滅不遷常住此所謂無二之性也性即道也故名之曰道

此辨明大乘之要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外道沒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簡又執生滅為外道師復示之曰吾之所以異於外道者以滅止生以生顯滅非生非滅非生生生滅滅滅已生已心体湛然一念不起所謂自性清淨也豈外道之可同恒沙者恒河沙也恒沙不可以限量數妙用其可以限量盡乎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

此法門對示品乃大師示門人說法不失本宗之要

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内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

五陰十八界十二入即三科法門也陰者蘊也夕謂之五蘊六塵六門合而為十二故曰十二入十六塵六門六識統而為十八故曰十八界然是界之邪正皆從自性之邪正起佛用衆生用都由用之善惡生故曰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

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報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

佛即是法法即是衆是三宝皆無為相有相則有對有對則為二而何以曰對即一

不著色相不落若空永斷無明又何小道邪見可惑

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
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着
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愛不受之別即漏無浪之差也相即
色也於相離相則色無其色於空離空則空無其
空非空非色非色非空不落邪見無明明盡矣
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
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
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
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

此偈什流通品所謂道樹不栽圓果熟矣未種覺花香是也

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
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
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
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
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自心
是佛者蓋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
所謂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也即心是
佛即佛是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故種種生滅一因
心也種智即自性知見也三昧正受覺也淨土者心
淨即佛土淨也如地有種又得時雨之化發榮滋長
根不容已所謂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
已菩提果自成是也果因因而生植
種即所謂因也發生即所謂果也

法寶壇經終

圓者滿足周偏此外更無一法覺者虛明靈照無諸分別念想也

圓覺經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如是之法我所說者聞即朝聞道之聞所謂我既無我聞
亦無聞也時即說聽之時心境泯理智融凡聖如本
始會此諸二法皆一之時能破煩惱名婆伽婆即當
斷德以顯法身入於神通大光明藏即寶性法界藏起信之心真如是諸佛衆生之
本源神通光明之性體塵沙德用並蘊其中百千通
光皆從斯起故云藏也亦名法性土亦名常寂光土
息諸分別智與理實名為入矣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安住藏中不受諸受名為正受
三昧謂在定時於所緣境審正思察故如始覺名來
始本不二名曰如來是則衆生有本無如是如不名來
光嚴住持清淨覺地重重交光照耀猶着安住永絕攀緣住持不失不壞迷真起妄
妄見衆生妄體休元空全是本覺心地妄不能染故云清淨故身心寂滅平等本際

形奪圓融無有障從自受用入法性土

相皆虛妄當體寂滅寂滅故平等皆同一際即圓覺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既與
覺體無異故隨體圓滿周徧法界生死涅槃為二凡
夫順生死二乘趣涅槃今皆不住故云隨順於不二以依正二報
則淨穢不二正報則生佛不二克體則身心
不二通該則自他不二與此相應是隨順矣境現諸淨土佛無現土之念如明鏡無心而應
緣如明鏡無心而現像淨土穢土善隨
衆生之所宜淨者示之以寶王穢者示之以瓦礫美
惡自彼於我無定無定之土乃名淨土隨類普應故
云諸
也
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即能照也離於偏局清淨覺相
寂寥虛廓了無情塵亦可照体清淨是
覺之相但以稍悟能所未忘故云相也永斷無明云
何無明明本覺既顯無明本無畢竟不生名為永斷無
明是八萬塵勞之根十二因緣之首河沙煩

靈知不昧無住無根今認緣心誠為妄矣

惱由此而生塵劫輪迴以之不絶今欲明清淨覺性示圓頓妙門不先推破無明所作晝夜顛倒故決真心本有便推妄性元無依此了悟分明始得名為因地

從無始來悟未曾故種種顛倒心識紛亂皆覺合塵倒有所執顛但流狂由顛故倒如由迷自故認他也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如人下至川原或入聚落忽然心惑以東為西既一方迷餘三俱轉故云易處然正迷之時方亦不轉忽然醒悟還是舊方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四大從緣假認為我也然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六塵是境識體是心和合有無我無主畢竟是空誰我我所心對根塵有緣慮相應相如影攀体全無自心靈明本非緣慮今認緣慮謂是自心念念隨之漂沉苦海如珠明徹本非青黃對青黃時即有影像愚執其色謂是其珠如迷自心認緣影也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空實無華病者妄執翳眼觀空素無華妄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是也

見華捏目望月輪月邊別見月空華幻月皆喻妄見眾生一念迷心翳目而於圓明体上妄見生滅身心故曰空實無華病者妄執之言正對前妄認之諸若悟真如無相但是一心如空本無華天唯一月由妄執故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今虛空之性清淨無物執華生空處即似亦復迷彼實華生處空變成華妄見空華無生而生無物成物是迷惑虛空之性也既執華從空生即不知從翳而起翳則實是華之生處非謂真實之華此但知空裏有華不覺眼中有翳外嫌身心若惱不知內畜迷情由此妄有輪轉生死妄執身心若無過患任其長執不必化之既由此執塵沙劫中輪迴不絶八苦五衰為害之深故名無明也明即令人解脫故令人輪轉即名無明此無明者非實有體言無休者但是假名內外求之了不可得推其本際元是妙明

覺迷迷滅覺不生迷正此無生之理

故念無自相不離本覺也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前說種種過患皆歸無明今云無体道理難見謂聽時夢物直見是有寤說求之終不可得故云無体也如眾空華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之滅處何以故若無滅處即應還在以何義故言空無也無生處故見幻華時若實是有今不見時即說滅處見時本無生處不見何尋滅處於無生中妄見生滅無明及與生死本末一切俱無眾生於此無中迷情橫見生死前就橫見故說有此就實論故說無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指前文也由橫見之故故前文說名生死下釋誠因地上來所說妄空真有者有佛無佛性相本然

因不異果知所因地方為修真

今明此通達心意冥符方成本起因地依真悟妄頓離生死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華悟妄也下皆頓出生死即無輪轉無生死之法也既知萬法如空華豈更見

若化眾生無生於化不生無化其化大焉

有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無生死之人也謂若計有我不免輪迴之者即是未免我執我我所亡方為解脫即是照無蘊空度一切厄外遺世界內脫身心不計身同虛空不計心心同法界非作故無本性無故非由我作觀行方得身心空無本性空無元來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一拂覺妄之智謂能覺身心性本無者亦知太虛廓無所有知虛空者即空華相二又泯其拂心知能覺無者即同空華体即無也亦不可說無知覺性三遣其斷滅但不起念分別空有不是無心有無俱遣四總結離過是則名為淨覺隨順釋成因也有無既不當情斯即心言路絕清淨覺体從此顯彰即名隨順亦非別有能順故何以故虛空性故一切法空不生滅也謂上相因諸相猶虛空本自不生無可滅非謂拂之方令空也今常不動故一切法寂不來去也

非已去非未來非現起故諸
法似本來寂滅無所動也
如來藏中。上二句明一諸法下皆顯
心無起滅故無知見故。此上二句釋空藏矣謂見生死起者即云執情見生死滅
若此云知覺今以如來藏中既無可起可滅何有能
執非知又迷時生死非起淨心非滅故無可悟也何無悟
故無知見矣此乃非唯不可識識抑亦不可智知為
智照無方為自体真實識知大智慧光明徧照為下識

如此修行不墮邪見可入如來境界

三句不如法界性。其法界性與如來藏體同義別別有
空藏矣二一者在有情數中名如來藏
在非情數中名法界性究竟圓滿。徧十方故。堅窮三際始終常然無邊際故良由
如來藏性本自如斯豈須減舊添新
滅故法智是以三重泯絶冥合覺心

承上空華無脩得說來

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還脩於幻。一切如幻正法非真復
何故習故解與行進退相違徹釋用心實由斯矣蓋
身心既如幻能知亦是幻將幻還除幻幻幻何窮盡

幻者謂世有幻法依草木等幻作人畜宛似往若諸
來動作之相須臾法謝還歸草木本相是也
幻性一切盡滅則無有心誰為修行如何復說修行
如幻。此問亦從前佛迹中來謂若以幻故一切皆空
能所總無遣誰修習云何復說修行如幻所謂
衆生之心性本空寂空寂之心體無色
相云何修習得本空心三遣不修之失。本不修行於
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
何解脫。又恐惑者以一切如幻無不是覺覺性無生
本來清淨知之即已何有修行故又云本空
本不修多生生死吾今空今不修云何則脫若不了
如幻境界者未達緣起事相也從來不達事妄想不
解脫遂不了知如何得解脫溺斯意者近
代尤多但特天真不觀力用四請修之方作何方
便漸次修習。永離諸幻
人唯念真如不
熏修終無

既聞不修之失故復求離幻之門

言永離謂初觀一體雖覺全真後遇八風紛然種種
起妄行如窮子解似電光何法脩治永除病本種
幻化。有漏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偈云幻無明故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有諸
漏法皆從性淨真心而生也依真起妄故中實神解
故梵云乾栗馱是真實之心也不同緣慮集起之義
言皆生者本覺心體為因根本不覺為緣生三細業
識為因境界為緣生六麁所謂不思議熏不思議變
是現識因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
是知諸法皆無自体無自体故必假所依依圓覺心
而生猶如空華從空而有。空中畢竟實無起滅但以
起也眼翳空中見華既翳時華以
依空現故言從空而有如圓覺妙性畢竟無生但以
心迷性中見妄既迷時妄依覺現故言生於覺也
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謂翳差則見華滅於空中華雖
滅而空常在然華生時不生華滅
時不滅有翳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謂此幻心由智了達方得除滅
差見生見滅

所謂種種生於妄心不是心生種種也

所了是幻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此乃能所雙亡即契
能了亦幻圓覺其猶波因水起
波滅水存幻從依幻說覺亦名為幻。拂覺妄之覺也
覺生幻滅覺滿對緣而起故亦
幻是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若對妄之覺則名為幻不對妄
者本有之覺則非虛幻若起
此心起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若謂二覺俱無即名真
則如幻者居然如幻擧要而言
言妄言真無非幻也是故幻滅名為不動。若泯絶無寄分別不離
相躡起念勢極三重
生圓覺真心自然顯現元無幻化故言不動三令
幻顯覺正是用心之法即答前請問修習之意也
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如幻者亦復遠離。心二言離幻幻之
離三遣離
簡非心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諸
幻一離妄二離覺三遣離四遣遣皆言遠離者有二
離一止二觀止離者休心息意永不追攀如人遇怨

此言離幻可脩行自通不脩之失

此幻妄幻智離遣之喻

不應共處觀雖者虛妄之法體性皆空得無何離即除諸幻夢中見夢展轉覺於前非直到寤時所見方实無所離者有二一則冥於真覺真覺則不可離二則到真覺之中自然無幻可離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有一段乾木以一木燧鑽之火出還將却燒二木木火既盡烟自然滅既成灰燼任運飛散不同二木形質為凝以幻脩幻亦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兼前密顯真覺四辨幻覺以答其問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荅前作何方便漸次修習永離諸幻之問言能知是幻已名為離但得離幻即元是覺更無階級若待方便修之漸離即是實法何名幻化若執實有還是妄計何名修行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指前徵釋離幻以為

此因普賢漸次思惟住持之問而荅之

起行之本若執法定實即觀行不成故須躡前為方便夫正念者無念也故志論云有念是魔業無念是法印論云離念相者等虛空界又云一切衆生不名為覺以從本已来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正念也然正念與離幻反覆相成由離幻故正念正念故離幻何以故外存有法則內起緣念內有緣念則外見有法由此雙指在諸行初第二觀行成就文二初戒定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奢摩他止也即所謂定也至靜為行定有淺深故先定後戒文雖先後修無先後堅持禁戒一向絕緣的不擬犯名曰堅持防禁根門誡約身口故名禁戒戒品雖多統為三聚一攝律儀二攝善法三攝衆生恒作是念行住坐臥一切時中常如是觀也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執受既堅故偏觀也堅濕煖動假和合也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還分四大各歸来故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

海本無浪因風起浪即此喻

任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妙明不從人得

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皆歸於水堅礙為地潤濕為水煖氣歸火煖氣是四大之本不唯是風故水火大中亦云氣也動轉歸風是身無作風力所轉謂迷性起心心運風力轉餘三大而有動作作無自性故云無也四大皆云歸者此身既合四大所成今惟身無主故還歸四大四大合離正觀之時各有所歸即名為離不待命終方名為離所謂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合散以為生義死義也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且地有形而沉滯風無形而輕舉款体相違水火亦互相陵奪故知四大相違各各差別未審我身屬於何大若總相屬即是四我若總為不屬即應離四別有我身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因前見如實之理定知四大非我但約和合假名為身亦無實體心無我夫心無自相託境方生境性本空由心故現根塵和合似有緣心內外推之何是真体長輪生

身之與心總為我執所謂第二法空也

死由不了心苟能了之圓覺自現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四大和合成於一色於此色上方有六根名分四大色尚不存數穴六根便何依附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四以為中六根為外內外和合假成此身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由四大六根和合成身即有六塵妄現由此內外根塵引起妄心緣慮不絕念念生滅剎那不停緣合即有緣散即無推其自体了不可得故曰假名為心此虛妄心雖假緣生不離真心氣分故曰緣氣言似者明非實有緣相者緣慮之相後如實觀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心託六塵塵依四大四大無体六塵即空故云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緣塵既滅心體即空故決云畢竟無有言緣心者則前緣氣之心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

雲散月出之喻謂於無雲處見月與無幻處見真一也

滅故幻塵亦滅前於身心之中惟求無我故名我空此則於身心及境一一自空故名法空然身等本空非今始滅故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但以迷時執有今執盡始無義言滅也幻塵滅故幻滅亦滅有偏計之情即見幻生有觀察之智即見幻滅對幻生故則言幻滅對情之執故則言智慧對待之法皆屬緣生緣生則無相故皆云滅如雲散月出塵盡鏡明非謂無雲便名為月但於無雲之處而見月矣非謂無幻便是真如幻滅滅故但於無幻之處見真理矣文中二初法非幻不滅正顯也顯圓覺性本淨圓明獨體全真不因脩德眾幻雖滅自性常存不假緣生故云非幻所謂若得空心心不幻化是也譬如磨鏡垢盡明現雖云磨鏡却是磨塵所言脩道猶是遣妄夫鏡性本明非從外得塵覆則隱磨之則顯隱顯雖殊明性不異今謂人執法執是垢尋圓如實是磨真心本覺是明人法二空是現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幻謂虛幻

種種妄執隨事攀援分別六塵名為意識

無有實體垢謂塵垢坌汙為名由迷幻相執取繫著坌汙淨心故云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人由身心垢翳妄執自他故成渦鑒泠既我空法寂何所不通垢盡對除即無對垢及說名者幻垢如珠中之色違之本無故云盡也所離之垢既無對離之智何立者字貫通兩句謂對垢者菩薩也說名者佛也既無對治之智何有起智之人深淺之執本無何有說教之者故俱無也無邊虛空覺所顯發虛空離識亦非實有故迷情所覆覺處見空塵影既銷空元是覺顯謂空銷覺現發謂妄盡心開翻覆觀之俱無邊際覺圓明故顯心清淨躡前顯清淨之因也由拂泯等故得圓明此迷覺心心中執法今見法性法即皆空故云清淨心清淨故見塵清淨由我心計執故見一切色相故即見等是塵不單說外色等名塵亦不獨說根識名塵也見清淨故眼根清淨不言塵者足顯即見是塵非外塵也

四大所造淨色為體意根即第七識由此攀外起意識故根清淨故眼識清淨皆云識者隨六根境絕類異故由其五義隨根立名一依根之識非由境色識淀生故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淨根清淨故耳識清淨識清淨故覺塵清淨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以意識緣外境時必內依末那為染汙根方得生意起故根清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六皆名塵者坌汙心識故約凡夫說也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地清淨故水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即於根塵不取發識章心之義直取四大之体也一切

無相不相不相无相是名實相

實相然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從緣生故會緣入實即為實相所謂於空見空亦名顛倒於空無著乃

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偏法界

是實法是實相者即非相也性清淨故一身清淨此實相從本已來一切妄法所不能染名性清淨由前悟得根識塵大世出世間諸法皆歸實相清淨方始成就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既於自身證實相理亦見一切眾生同一清淨實相即以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是也由彼妙覺性偏滿故滿舉所依性為事事偏無礙之所由也根性塵性此是各指根塵自性非謂泯根攝塵歸於一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陀羅尼門謂根之與塵皆是事法如前事事無礙也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偏滿無壞無雜如一燈光已滿一室更有一燈光亦全滿百千燈光一一如是各不相壞亦不渾雜室中之空喻於法界燈之光相喻以根塵謂一燈光容多光相即一光相偏多光中一一皆然重重無盡可見含容周偏斯之謂歟譬如

其日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拆

阿僧祇恒河沙形容數之多也

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無憎愛故光即眼識現量所得故無憎愛圓覺普照寂滅無二心自已空俱是覺照寧有凡聖差別之二我照是用寂滅是體佛之所極極於寂照普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此是十大數中之首十者謂阿僧祇無量無邊無等不可數不可稱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說也不可說恒河沙謂恒河中所有沙也此河從阿耨池東面流出初出象口周四十里金沙混流沙細如麵細故數多也猶如空華緣無自性全体即真真性奪之相皆虛見一切世界皆如幻住亂起亂滅此有三意一者一切世界皆依妄念念既剎那不住世界亦起滅不停二者染汙衆生住故世界成染汙大福衆生住故成染淨三者成壞相也然成住壞空各雖二十增減而世界無量無數故揔觀起滅續紛不即不離明此世界不即圓覺亦不離圓覺如

承上起下之詞

言体無起滅去來取含作止之別

華與空如金與礦由不離故覺性奪之成空華由不即故世界不妨有起滅無縛無脫則上由世界無淨穢故下以衆生本成佛故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四相本來同一覺故寂滅無二是自覺世界生涅如夢是覺滿成就是滿義故動寂兩亡方圓滿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迷時生死無起涅槃無滅悟時非滅却生死發起涅槃稱體而觀都無起滅無來無去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聖法非新來凡心非滅去所證之境非得真失妄捨麁取妙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能證之心都無分別離於四病三雙泯能所示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若有見正覺解脫離諸漏不著一切世彼非證道眼故揔結之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情界器界皆依妄念

此因普賢真生妄妄為真之問而荅之

承上華因緣有妄從空生說來

既所依不斷故能依亦然循環往復器界空已復成情界滅已復生惑業聚習報應輪轉塵沙劫波莫之遏絕種種取捨皆是輪迴取謂取著執我我所捨謂厭離厭苦所依又於根身則厭苦麁障為捨欣靜妙離為取於器界則厭此娑婆為捨欣彼極樂為取若取若捨種種不同皆是顛倒妄心變現輪迴之相所謂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也譬如動目能搖湛水由目數動湛水如波搖又如定眼由迴轉火次眼識遲鈍旋火成輪相駛史音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想之可見三合亦如空華滅於空時不可說言虛空何時更起空華何以故空本無華非起滅故此喻前已含釋文易可知二法合生死涅槃同於起滅妙覺圓照離於華翳迷見生死似華起悟得涅槃似華滅言圓覺離華離翳則

鑛喻煩惱金喻覺性煉出鑛滓即有晶光

兩拂生死無明虛空非暫有無當知虛空非是暫有亦非暫無況復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本性虛空世法尚不同華起滅況如來隨順圓覺湛然真常是虛空之体性耶覺為空性者空生寂照含虛空也復言平等者圓覺雖是空虛之性而冥合不分周徧法無分無限無別能依所依故云平等如銷金鑛金非銷有金在鑛中銷鑛金現非銷始有若因銷有須石等亦應得金故知雖假炉冶銷鎔金性雖要本有既已成金不重為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此明在鑛則隱出鑛則顯隱顯雖殊金性本來平等一切如來妙圓覺心先標覺心為宗後方拂迹者明非斷滅但離所拂非無覺心拂有三節本無菩提及與涅槃拂轉依之名也由轉煩惱生死故曰菩提涅槃體雖即真名因妄得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圓覺性中都無此事

誡息妄心

若有少見則迷圓覺故云於法若有見此則未為見若無有見者如是乃見佛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沉空滯寂灰身滅智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若未入滅即有餘涅槃若已入滅即無餘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種種計度測度如來圓覺境界。此上兩對意云小聖真智尚不能親到小聖之理況凡心劣於前智真覺又超前理轉轉懸隔何能造耶如百寮尚畏宰相百姓豈親天子此正同金剛經四果之人尚無心言我證得四果豈如來有定法得阿耨菩提耶二舉喻顯情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舉喻也此下顯情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顯分別心不能證覺察誡前三種翻覆疑難即前有思惟心圓覺境界也是故先斷無始輪迴根本

有無動靜無相有相如漚向水求水從漚生

窮輪迴根源差別種性故

指前未出輪迴等文也有作思惟從有心起。舉能起之根識有心者識也起者心所也皆是六塵妄想緣氣。舉能牽之塵境非實心體。實心無念故已如空華。復見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縱實有思惟尚不能證覺何況此心早已如於空華自無其體向上更欲求證何異空華結果故言展轉妄想云何當斷輪迴根本。因云先斷無始輪迴根本故問斷之方於諸輪迴。有幾種性。既一切皆是輪迴之相未審有幾種性修佛菩提幾等差別。法門無邊誓願學故即從假入空成大智迴入塵勞。當設幾種教化方便。眾生無邊誓願度故即從空入假成大悲惑病既多方藥非一若無方便恐落愛見大悲故須問也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貪欲

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為本

恩愛是輪迴之本蓋流愛為種納息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以是因緣故有生死生愛生怖皆緣愛起斷之則無斷者如樹除根也種種者或天屬之恩或任運生愛或因救成愛因恩成愛或因愛結恩所貪之境衆多故能貪之愛不一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由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敘胎濕染為緣五蘊初起為生或卵胎或濕化不可具分品類皆因淫欲正性命者淫謂貪染愛著俱是情染煩使化生亦依業染受性稟命莫不由之既性命由淫淫復由愛故云愛為根本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謂欲貪淫命謂身命無愛欲則不生無欲身則不有當知欲因愛有身因欲死既有此身還生於愛由愛身故還為欲因復感未來生死果報如是展轉相續無窮因起諸業報知欲可厭。知愛欲心是惡

隨現而成皆名教熏起此也

道因於彼欲境深生厭離愛厭業道。怖彼惡道不造惡因於離惡法門深生愛樂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由於欲界脩得此定各隨其地而生彼天皆輪迴故不成聖道。愛為根本故皆輪迴不了泊心故非聖道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既知生死皆由貪愛故欲脫生死斷此二者夫事起必由其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現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渴者喻至切也由本貪欲發揮無明。顯出五性。差別不等。厭惡樂善三乘教熏積習既深遂成別性依二種障。而現深淺。於人法二我極為堅執名之為深於法雖未離愚於人已無堅執為淺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根本無明也不違法界性相是礙正知見義故自性清淨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為無明二者事障。

歎汎如來登海須斷事理二障

續諸生死。六種染心也三細乃至起業受報是續生死義故故彼論云此清淨心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染心義者名煩惱礙等 云何五性法相宗中本有之說兩宗五性義見懸譚 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本以發心修證約斷二障故成五性此都不斷故非五数 先除事障。未斷理障。知生死苦止息攀緣故云除事其實未能除三細也意貴不先悟理但先除事故有先除未斷之言 但能悟入。聲聞緣覺。障有事理就有人法今唯斷於前故云但能 未能顯住。菩薩境界。雖至長者之家猶在後園除糞止宿草庵未敢當堂故云爾也 依頓修行。所為不隨情逐念但依頓力而自策勵 漸斷諸障。事理雖頓悟其空乃漸除方盡 障盡頓滿。便登解脫。清淨法殿。障盡則行住坐臥一切時中觸向無非解脫故以清淨法殿喻之

於一味淨覺之中說輪迴本末種性差別所謂不可思議者

本所不見本所不聞。立相之教染淨迥然破相之宗染淨俱絕於顯出覺性染淨融通故此之前未曾聞見 所證。所得。云何差別。舉所證覺性問能證位地覺心一味因果階差二義常平故須起問 圓覺自性非性非前五性及貪愛性等輪迴差別之性圓覺不守自性隨緣徧諸差別之性諸 有循諸性起。性起時全覺性起故法爾不增不減 無取無證於實相中皆是幻化幻化滅故無取無證 者非當情之境約有幻垢名曰眾生對離幻垢名為菩薩故二皆空然前輪迴及此修證皆云無諸前 似岸移如鏡像此 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夫眼能見一切唯不能自見眼根又如眼光照矚物時境則萬差見即是一故云平等但於凡聖無分別勝劣之心說平等義亦無有能作平等之者 一切幻化於滅未滅即論四位中前

三覺前不覺後也誤障習漸盡如一分塵盡一分鏡明 妄功用中七地已還皆是夢中修道故華嚴有夢渡大河之喻圓明證悟始知煩惱本無則見能斷智慧功用亦是虛妄如夢中以藥治病得差寤後則藥病俱無故妄功用也 便顯差別。若得如來寂滅隨順無平也非謂起心別求寂滅 實無寂滅及寂滅者無能所也心念不生不見有寂滅之法亦無能寂滅者滅之今寂 由妄想我及愛我者我體元無妄想為有執為我故便生愛著上句我体即所執也此句我見即能執也 曾不自知念念生滅我体本無唯心故有心既念念無常我亦念念生滅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 故起憎愛耽著五欲迷執之過也由執我故順我則愛違我則憎故著五欲 若復有人勞慮永斷 得法界淨。心若理法界則法界体中絕諸勞慮塵境不生名之為淨若事法界則分別念慮之心

法界淨穢皆由自心心穢則穢心淨則淨

即彼淨解為自障礙。差別塵境之法十八界等當体不生名之為淨麁念既盡得少輕安於彼淨時心生愛著於淨起解名為淨解繫心在淨故成障礙非外塵所擾故言自礙 故於圓覺而不自在。結成信中證覺之相作意於覺故不自在 此名凡夫隨順覺性。覺於念異念無異相 雖斷解礙。猶住見覺。覺礙為礙。而不自在。所覺是礙能覺亦礙將礙除礙故不自在 未入地者隨順覺性覺於念住

結前證覺之相

念無住相 有照有覺俱名障礙以智證理理智冥符如日合空如珠自照俱是本覺 顯現非能所故 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離二取相故智無所得則此常覺不住常覺即是無分別智不住即不取離二取相即此照與照者寂滅智與其如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彼文雖局於見道而證理之十地無殊 則以礙心自滅諸礙所覺之礙

論寄息於作相

智明圓覺無分別心所謂見性常住也

礙已斷滅無滅礙者如火出木盡煙滅灰飛二不住教謂地前未證真理難忘言教登地證理不住名言不住故名真離教脩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夫設言象在於得意無言象而倒惑執言象而迷真故以標月之指喻於言教謂見月須藉指端悟心須假佛教因指見月見月忘指因教登心悟心忘教存指則失真月執教則失本心已入地者隨順覺性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一切障礙即究竟覺有障可斷斷已名覺覺非究竟故障礙即覺方究竟矣得念失念無非解脫無念則得其正念是智池有念則為失念是識也覺則離念念則不覺念本自空元是無念故皆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衆緣相會曰成緣離曰破入進修曰成毀謗為破緣無自性成破一如故皆名涅槃也

以智愚邪正真妄相對言

智慧愚癡通為般若癡從分別生分別亦非有癡性與佛性平等無差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住正道者不分別是邪是正無明真如無異境界無明本際性本解脫迷則真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真如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夫戒定慧翻於三毒三毒本空元是梵行所謂貪欲即是道恚癡亦復然也衆生國土同一法性我以佛眼偏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境者即法性也

以染淨苦樂有無相對言

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極惡業成天宮即是地獄極善業熟地獄即是天宮二業之念由心地獄天宮豈定心既本空一切清淨有性無性齊成佛道有性者三乘性也無性者闡提性也非唯他日迴心現已齊成佛道也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然煩惱依識識性既空煩惱何縛法界海慧法界

佛證覺心心無取舍故得諸法普同圓妙

深廣故如海慧則是用稱法界故名法界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海慧離念故諸相如空又能照之慧離分別念猶如虛空即同淨名其無礙慧如鏡照物鏡自無心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安心於覺成真隨順前是隨相此當離相即差別中之平等平等中之差別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妄念者攀緣取著外法也念則遠覺故令不起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若求真捨妄猶夫影勞形若滅妄存真似揚聲止響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境從心現元是自心若加了知即迷現量非幻成幻心不見心但不生情自然如鏡照物且心体本自知覺何必更加了知知上起知名為加矣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能知既寂即真實知真實即知誰知真實是則名為隨順覺性當根衆聞此方便心無疑惑体達分明領受任持則坦然合道矣

所謂所說非所應於彼為非說者

與一切法同體平等色心不二凡聖無差皆依覺性故同平等在衆生數中名為佛性在非衆生數中名為法性於諸修行實無有二根塵普淨貪愛俱寂離相離心常無所得隨事差此意無二故方便隨順其數無量然衆生根性利鈍不同煩惱厚薄沈浮不等隨其根性說教多端不爾難為趣入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衆生根性雖有萬差而此三門一切收盡三者一泯相澄神觀二起幻銷塵觀三絕待靈心觀修習菩提非此不證但以教隨机異展轉殊途邪正凡聖大小權實事理漸頓有共不共也以淨覺心取靜為行以者用也凡夫用妄菩薩用覺迷悟異故即動即靜以靜境安心斷漸修行方得成就不取於法為取靜也由證諸念覺識煩動以靜澄心諸念不起心合靜源体非分別故見分別之識煩勞動擾若住是識則不能見識如眼不自見今由念證智顯故覺

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本來無物安惹塵埃

識也靜慧發生念澄覺識慧性開明因靜生慧故云靜慧身心客塵從此永滅由慧發生身心相盡塵妄不起名為永滅客非本性塵污自体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離根境內心自閑寂靜清虛輕安調暢喧塵永息麁重長祛由寂靜故諸如來心於中顯現衆生圓明性体與佛不殊但以妄情隔之今身心相盡妄念不生圓覺妙心凡聖交徹所謂恒沙諸佛入我身我身常入恒沙佛也如鏡中像如諸鏡入一鏡中諸鏡即成影故諸佛心入行人觀心如影像也然鏡性本明磨瑩即呈佛像本顯心靜即現蓋鏡明則像像歷然智顯則心心交映也此方便者名奢摩他此翻云止定之異名寂靜義也謂於染淨等境心不妄緣故能滅能調寂靜遠離以是義故名為定相以靜覺心知覺心性及與根塵皆因幻化心性是識識與根塵各無自性迷真而起故名幻化即起諸

依幻法而入幻智從幻智而忘心入覺

幻以除幻者諸幻即幻智也幻者即根本無明是能幻之者除幻者依如幻始覺力分覺根本不覺也變化諸幻而開幻衆隨機應化開示如幻衆生也如變起差別幻智徧觀八萬塵勞一一稱真清淨非障非蔽即為開也由起幻故便能內發大悲輕安根塵既消自他無二故能內發同体大悲由悲從定起非其愛見故輕安暢適如土長苗如種穀芽依土長苗收子之時苗土俱棄種喻覺心土喻幻法苗喻幻智此方便者名三摩鉢提謂摩鉢提華名芽至芽持之中能至勝位又謂齊芽離沉掉故至謂至到到勝定故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靜相了知身心皆為罣礙有身有心悉皆是妄了知是能身心是所託所起能故二皆礙無知覺明即上所了身心也謂身觸為覺心緣曰知由此分別障正知見不依諸礙永得超過礙無礙境諸礙

了空靈者畢竟非空了真寂者畢竟非寂

者身心能所不依者直造靈明前觀幻涉於煩惱前取靜同於涅槃如器中鍠聲出於外器喻世界身心聲喻靈明觀智謂聲從器出器不能拘故聲聞四遠器尚本處以喻觀智約身心修得身心所不能拘煩惱涅槃不相留礙便能內發寂滅不取幻化幻化即寂不取靜相靜相非滅非故寂之滅之息動之寂生已而滅故云內發輕安妙覺隨順寂滅境界在觀之時用心同佛故隨順妙覺寂滅此方便者名為禪那此云靜慮即慮而靜故無散動即當定義即靜而慮故非無記即當慧義圓覺清淨本無修習及修習者明所依之本爾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輪者摧輾之義能摧惑障令正智轉故名為輪二觀網交羅於中初有三輪單修三觀次有二十一輪交修三觀後有一輪圓修三觀於此二十五觀約喻各立一名今全用之

諸法從如幻如幻不可得離諸幻法故發初無所得

唯取極靜由靜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由靜心之力覺身心空妄念既無煩惱何據煩惱不起即是覺心故云不起于座便入涅槃不起法空之座便入寂滅涅槃此名單修奢摩他結名二庖丁恣刀觀唯觀如幻以佛力故變化界種種作用清淨妙行於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慧此名單修三摩鉢提庖丁是晉時屠子十九年以一刀解牛鋒刀不損喻菩薩利衆生修萬行應緣入俗自智無傷唯滅諸幻不取作用以諸幻境無邊難可窮究故直云滅滅者絶念也作用施為又妨禪寂故云不取獨斷煩惱獨者不假諸行也正是絶待之義煩惱斷盡便證實相但與靈心相應煩惱自無所有無所有處即為證也名單修禪那後交絡三觀每以一觀為頭餘二乘之交絡成七三

圓覺經 十六卷 四四

三七二十一輪兼前三單及後一圓是二十五也丞
觀各舉一字初靜次幻後寂靜是二乘境寂是佛境
又靜是禪定寂是涅槃初七輪靜觀為首兼於幻寂
次七輪幻觀為首兼於靜幻初中七觀一運并兼濟

靜觀為首

觀音薩修定以出塵即運 并發慧以化物即兼濟

先取至靜以靜慧心照諸幻者

兼修幻觀若無靜慧則 自居幻化何能照幻

此名先修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

是二湛海澄空觀湛海則波瀾不動先靜觀 以反流澄空則水性清明後寂觀以顯性

以靜慧故證至靜性

躡靜而兼 修寂矣

便斷煩惱永出死生

二觀功用

斷煩惱是因亡 出生死是果 此乃已參聲聞也爰修禪那 二首羅 三目[illegible]

三觀俱修以寂靜慧後現幻力種種變化後斷煩惱 如摩醯首羅

而入寂滅此名先修奢摩他中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

結名四三點齋修觀三點者梵之 伊字一人具修三觀即名為齋

此兼靜寂而言

以至靜力斷煩惱已後起清靜妙行

幻也煩惱既盡愛見已故所 起行無不淨妙可離他縛

此名先修奢摩他中修禪那後修三摩鉢提以至靜力斷煩惱

此兼寂幻而言

心斷煩惱建立境界

初句是寂後二句是幻 內斷煩惱外度衆生

此名先修奢摩他齋修三摩鉢提禪那

此喻靜幻兩照二利 齋運如雙頭上單寂 觀如獨 足也

以至靜力資發變化

齋標靜幻以至靜力資 助乘發變化之力以度 衆 生

後斷煩惱

前以靜往為初後始兼寂幻此以 靜與幻齋為初後始單兼於寂

此名齋修奢摩他三摩鉢提後修禪那

結名七果落華熟 觀後敷華者後以 幻觀入有情界度諸衆 生同令獲得涅槃之果

以至靜力用資寂滅後起作

圓覺經 十六卷 四五

用變化世界此名齋修奢摩他禪那後修三摩鉢提

此以靜定之樹結安滅中道之果

此喻先變化種 種已後入靜觀

以變化力種種隨順而取至靜此名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

菩薩發慧利物即是功 成習寂內修名為退藏

以變化力種種境界而取寂滅此名先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

幻師解術觀

先起變化作術法後 歸靜体寂故解術

以變化力而作佛事安住寂靜而斷煩惱此名先修三摩鉢提中修奢摩他後修禪那

起幻化生如神龍布雲 而歸体入靜如隱海也

以變化力無礙作用斷煩惱故安王至靜此名先修三摩鉢提中修禪那後修奢摩他

神龍隱海觀

先幻後歸靜寂如龍樹初行幻術 廣化邪途後習真乘自階聖果

以變化力方便作用至寂靜滅二俱隨順此名先修三摩鉢提齋修奢摩他禪那

商那示相觀

商那和修即優波毱多 之師先以神力示相降 伏毱多弟子慢心 後乃入定歸寂

以變化力種種起用資於至靜後斷煩惱此名齋修三摩鉢提奢摩他後修禪那

大通宴寂觀

大通 如來 先化用利物 後則歸寂

以變化力資於寂滅後住清靜無作靜慮此名齋修三摩鉢提禪那後修奢摩他

同入如來 寶明空海

寶明空海

今靈心觀即本覺明如寶 明也後靜觀如空海也

以寂滅力而起至靜住於清淨此名先修禪那後修奢摩他

靈心之体如虛 空起化即妙用

以寂滅力而起作用於一切境寂用隨順此名先修禪

舜若見神觀先寂次靜后幻者

那後脩三摩鉢提（舜若即虛空神愳曰光映之暫現如此）以寂滅力種種自性安於靜慮而起變化此名先修禪那中修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大迦葉也先識体次起神通後乃歸定）以寂滅力無作自性起於作用清淨境界歸於靜慮此名先修禪那中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多寶先成道證如体後起法身如靜幻凝）

陽不疑定觀

無以寂滅力種種清淨而住靜慮起於變化此名先修禪那齊修奢摩他三摩鉢提（即六萬恒沙從下方現者）以寂滅力資於至靜而起變化此名齊修禪那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此實含諸物像對即變應應而還空如靈心觀成包含德用應緣起幻而後安靜）

如意圓珠觀

以寂滅力資於變化而起至靜清明境慧此名齊修禪那三摩鉢提後脩奢摩他（如意寶珠四方俱照大智頓覺三觀齊修）以圓覺慧圓合一切（稱圓覺而發慧故圓融和合一切事理性相真妄色空等類舉一方於諸体相應是為圓合謂由圓覺合理理即非理故全即事又由以覺合事事即非事故全即理）

非理非事即理即事是名圓覺

性相無離覺性（體圓修三觀矣又以圓覺合一切是從体起用性相無異覺性是會用歸体）（体用無凝寂照同時是為圓滿無上妙覺）此名為圓修三種自性清淨隨順（三結成正因）

認四顛倒為實我體（其我本有迷之謂無妄我本空執之為有四皆横計故云爾也）由此便生憎愛二境（謂由執四相為實我体所以於自生愛於他生憎順我者愛違我者憎如是愛憎皆由執我故曰由此）

二乘宗中生滅四諦

於虛妄體重執虛妄（四大五蘊迷性妄生）二妄相依生妄業道（衆緣假合已是虛妄更於其上重執我人故云爾也由前二妄）有妄業故妄見流轉（故作種種妄業業能引至苦樂之果故名為道業成則受生死）厭流轉者（流轉生死流轉生死流轉是所至之果厭三界不安皆如）妄見涅槃（起寂眈空志在厭身滅智）由此不能入清淨覺（迷悶前問云何不入）非覺違拒諸能入者（今荅云由認四相展轉生過縱離六道復墮二乘是故不入）有諸能入非覺入故（但由認我故不入也之學身未忘不能合於本身非本消遣非）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覺体无無出入入與不入何責於覺）何以故由有無始本起無明（求初根本而起又從本源而起）為己主宰

（由將無始住地無明為我主故動是我動息是我息我相既在動息俱迷）一切衆生生無慧目（未曾悟故如人若十歲二十始盲則眼前雖不見物說之即能了知若胎中無目生來便盲則）身心等性皆是無明（對色之時種種前以覺圓明故為說終無所益根塵普淨結云一切是覺今已無明為本故云皆是無明前）譬如（金為千器器器皆金此如土為千器器皆泥）

盲人不識乳色縱曉辟貝來雪鵠終不能得

有人不自斷命（情忘想盡與覺一体覺是真我則妄我本無方名為斷如夢身縱令至苦夢時終不肯斷必須覺來合於本身方嫌夢苦後無可斷）是故當知有愛我者我與隨順（對順生愛以明我）非隨順者便生憎怨（對違起憎以明我）為憎愛心養無明故（唯茲無明故知迷心脩道縱令動苦種種行門但助無明何成佛果）相續求道皆不成就（言相續者本從無明而生憎愛還熏無明種子現行）

悟我成人悟前非老即此相矣

相續不斷將此求道畢竟不成云何我相謂諸衆生心所證者設令修道捨妄證真但覺有心總名我相辟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支弦緩緩急皆是支體不調手足失度之狀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則知有我是故證取方現我體此況通者燕居靜室心絕經營境無違順習閑成性暫得忘情不覺自他謂證無我若違順逕究有心生心既未手方知我在所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謂非但了知二乘涅槃為我相設使了知如來涅槃亦是我相然涅槃但是覺休非別有可證今既證得涅槃不忘能所即是我相云何人相謂諸衆生心悟證者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為人相其

能所相忘何相遺妄真俱泯覺情融

心乃至圓悟涅槃不取能所故俱是我者心存少悟此智不法為存悟矣非諸差別故云少也備殫證理皆名人相三了迹迹生謂前二相俱是心迹總不執之故免我人然此了心又亦是迹故云了迹生云何衆生相謂諸衆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覺前能悟悟是所覺悟既成所覺又名能展轉無窮皆成能所能所及處皆是相待了此無定故離前非計所不及謂兒諸過不覺此計又是衆生衆生者不定就一之謂也辟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衆生則知彼人說衆生者非我非彼以自是衆生故云何非我我是衆生非彼我故非我也云何非彼我是衆生非彼我故非彼人之我也於自於彼不計我人故非彼我但諸衆生了證了悟皆為我人指人我二相也下對以辨

通身是病通身藥通界全真通界塵此之謂也

衆生之相而我人相所不及者了證者空則我不及了悟者空則人不及不執主宰故離我人存有所了名衆生相四潛續如命謂都無所執但擬脩行由不起心免前三過即此無執之業智相續未忘非微生心故言潛續云何壽命相謂諸衆生心照清淨即心之照故云清淨即自覺也覺所了者一切業智覺前三相即覺他也擬將此智修習一切無漏之業故所不自見猶如命根雖能除妄而不自除故不自見不自見故猶如命根命根者業取相續不斷之義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由將此心見前諸覺故不離塵以心未忘故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湯銷冰盡同成一水更無能知盡者反明此業智既照前三相皆盡則是我病未盡如冰若言我盡即此言盡之冰便是不盡細配則水

所謂多劫六度不名菩薩者

喻真性冰喻四相湯喻智慧煎水名湯悟心名智故謂水凍成冰還煎水以消之冰湯俱盡濕性偏存以喻心迷成還悟心以消之我智俱盡照體獨立存我覺我亦復如是無別有我知我盡者末世衆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為由前四相皆有取證終不能成一切聖果既將此心脩行則行皆帶能所故不成聖是故名為正法末世正宗佛法之末世也夫正法之時脩則皆證末世之時人多取相今既取證相則正法亦同末世若遇此教了達病源則雖末世還同正法何以故劫數既多行又勤苦以何義故不證聖果認一切我為涅槃故有證有悟名成就故良由認我以為涅槃故雖多劫勤修終無所益如認夢身以為自己勤為家業種種疲勞終無一事益於資產二喻辟如有人認賊為子其家財寶終不

六根取境猶可制禦藏識妄我何以辯明

成就賊若在外猶可隄防養之為兒如何撿慎又知賊是賊賊無能為認之為兒寧免破敗何以故縱使認我取證何以便釋妨於道四憎愛非脫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夫生死輪迴本自憎愛欲求解脫須盡二源今愛涅槃還是本愛今憎生死亦是本憎棄苦欣樂雖殊憎愛元是本習帶之修道佛果豈成伏我愛根為涅槃者由伏之故不起起之相似涅槃相以似為真故云爾也不知愛者真生死故別憎生死名不解脫本愛涅槃擬除生死愛心既在即生死根愛根憎苗豈名解脫云何當知法不解脫法者涅槃由前釋云愛涅槃者名不解脫故此徵云若愛生死許是繫縛今悟涅槃是寂滅法以何相知云不解脫彼末世衆生習菩提者以己微證為自清淨外知根塵假合內覺性体寂然由未能

盡我相根本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即生歡喜便欲濟度若復誹謗彼所得者便生瞋恨世境違順麁重易明唯就法門最難覺察但言為宗匠辰此不知此心元是我相則知我相堅固執持潛伏藏識遊戲諸根曾不間斷現行也遇境則發相續流轉通而言之謂因對外境驗得內心我執猶堅潛藏相續雖慧軍數舉魔衆頻摧且阿賴耶城難攻主宰末那常侍防護牢孫意識謀臣經營內外旁監五識之將以鎮六根之門內是賊主頻通遊戲特時偷號惑我法王往往侵彊擾我觀境雖外怯般若晝伏夜行而內挾無明晝夜不斷結成障覺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若知我空無毀我者恐聞讚喜是我便擬忍受不瞋用為無我故推徵云若見彼是毀人我被彼賤而不瞋者此亦是我故云若知我空無毀我者既見

猜所推之通

諸輪指体還迷体三觀唯心又覓心

有毀我者則未得我空亦應云若知我空無我說法有我說法我未斷故然毀者是彼說者是我經文於毀者言無反明過也於說法者言有順明過也衆生壽命亦復如是例於我也末世衆生說病為法四相若存總名為病是故名為可憐愍者以病為法誠可憐愍雖勤精進增益諸病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帶病修行故增諸病反此而言則稱實修行唯益實德如藥草等種有甘苦水土所滋各唯增益苦喻我相為本甘喻淨覺為本水土則喻萬行末世衆生不了四相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終不成就皆言心境本空惑業本淨凡聖不異因果皆圓就佛見之理實如此且衆生迷倒已久種習根深縱令信解法門現用元來隨念但以分別心識解他無礙言教謂言佛意亦秖如然心既是念故不覺念不知真通證入異於隨相信心認

佛平等之譚不能所惑求證故言終不成就或有衆生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理也至聖所具功德智也聖人具證智身見勝進者心生嫉妬聖人形類不定得與不得內證在心何以辨他未得未證故觀心行以驗真虛夫聖人用心他已無二見他勝進或法教流行念念喜歡必能隨順自驗內心如此或即證悟不虛若自覺已衰他盛則嫉已盛他衰則喜縱令深解妙境但是心之所緣勿錯認之謂得謂證由彼衆生未斷我愛前云終不成就者以佛無我愛凡有我愛故見勝進嫉妬亦由我愛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四趣果迷因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迷因也即知先須悟道然後多聞增慧末世之人多迷此意唯宗名數不務了心心既不通解義唯多我見唯長增長我見但當精勤誠勤之辭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

一點一愛源常滴漉萬手欲海正涌浸

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我身本不有愛憎何由生此人善求友終不墮邪見

得。修也謂真實境中一切功德妙用未斷令斷。斷也顛倒境中一切憶娛之法貪瞋愛慢。愛無別性貪數所攝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生死根本最難拔念盡則自他俱寂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結成因也由前說除我用心當時雖悟仍應長時離我習故佛識云但得頓悟我空勤斷煩惱我見習氣漸盡無上佛果自然漸成求善知識。不墮邪見。商人入海須假導師學者修行必資善友若於所求。別生憎愛。則不能入清淨覺海。反明不生憎愛則入覺也

世尊。末世衆生。去佛漸遠。賢聖隱伏。邪法增熾。前皆有我相未可施功今既障除方堪修習就此運用復有是非故須依師免溺四病使諸衆生。求

圓覺經　十六卷　五二

此普賢問詞

何等人。由前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故此請問何等之人是善知識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發心。令彼群盲。不墮邪見。三明所為也

末世衆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善能知真識妄知病識藥故初心便令求者文殊告善財云親近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善達覺性不因修生決擇無礙善解深法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滅了達諸法從本已來究竟平等無業無報無因無果性相如如住於實際於畢竟空中儼然建立是名真善知識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離凡夫煩惱境界離二乘滯寂境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現染之中而不染也示有諸過。欲度有過衆生先以同事相攝心既相親方能受教讚歎梵行。不令衆生。入不律儀。或為利益或有別緣

有謂華經千百劫終不於二乘心者

欲學波羅蜜者當與善知識相隨常當承事

所作非儀暫爲真教祇得斯已承非不得餙非說理以誤凡下故雖現諸過常須讚歎真實梵行故論云壞見之人雖不壞行不堪與衆生為其道眼雖壞行而不破見者是則人天真勝福田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末世衆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如雪山捨身香城破骨之類彼善知識。四威儀中。常現清淨。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心無憍慢。正明不疑夫菩薩化現權道難測但依法門莫疑其迹不以順行即勃虔誠或覩逆行便生憍慢故智論云於諸師尊如世尊想若有能開釋深義解散疑結於我有益則盡心敬之不驗餘惡如弊囊盛寶不得以囊惡故不取其寶又如夜行險道弊人執炬不得以人惡故不取其照菩薩亦復如是况復搏財。妻子眷屬。對前身命之難於彼善友。不起惡念。由前無慢故也即

圓覺經　十六卷　五三

隨病隨治不起妄念但得妄盡性自開明

能究竟成就正覺。既無惡念之覆即得正覺成就心華發明。照十方剎。覺心既明即慧光開發觸向無染故曰心華稱体無邊照十方剎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心病無邊要唯此四隨有其一即不堪為師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思惟揣度計挍籌量觀空觀有覺身厭身於多行門隨執其一託此一行欲契覺心既是造作生情豈合無為寂照此病從前幻觀中來彼圓覺性。非作得故。性非造作如何契之若了覺性本圓不用興心不興心處即合覺心合覺心時自無諸妄已[illegible]作相應積土聚沙皆成佛道說名為病。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無起滅念。

若不修行常居幻化在何解脫

生死是空更何所斷涅槃本寂何假修求不厭不欣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如火熱水濕之類各各差別之性也圓覺清淨本無脩習依於未覺幻力脩習失彼文意自謂已覺何必作幻故成任病欲求圓覺。性非任有。故前則驅馳覓佛此乃放縱身心設令善惡不拘即名無記之性七賢豈是大通四皓寧為聖人尚昧欲天馬冥覺体行人至此溺水況舟宜自警懷勿謂斯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生心恐非隨情慮失一向止息豈合任之止妄即真何須別照得一切性。息念故離相離相故得性諸法無性之性非即覺性寂然平等。由我心生妄想故招苦樂差殊今但止息妄心妄盡自然平等此病從前靜觀中來迷彼取靜為行及澄諸念之言因成此病欲求圓覺。謂言止妄即真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覺本無念見念既爭

性本靈明迷照亦失念無而有既止息令無照有而隱何不觀察令顯又真本無念念既爭真性本無止止亦違性故言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前止息心念令寂此於身心根塵本來空寂由見空無故云除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煩惱之本即是身心若執身心煩惱何斷一切永寂。欲求圓覺。身等大空故名永寂諸相既泯

斷盡煩惱空却身心身心尚空塵根何有

寂相現前擬將此心求證圓覺此病從寂觀中來彼諸輪中皆云寂滅及斷煩惱迷彼成此彼圓覺性。非寂相故。夫覺体靈明不唯寂滅今滅惑住寂豈得相應況圓覺者非動非靜雙融動靜恒沙妙用無礙難思住寂之心何能契合言即似近理即全疎與理相違故言非也說名為病。離四病者。則知清淨。將前四行自驗其心隨落一門則知是病故言離者則知

道樹不栽圓果熟灵根未種奇花香

清淨作是觀者。名為正觀。即止所釋病所法在是正觀也雖不取四病而慧解昭然不得懼落四中便不見志立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復有聞斯四過離四又更生情便信身謀別為見解故云邪觀入作是觀者離四也他觀者在四也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憍慢。夫善友度人種種方便師徒心契法意方傳是以俯就物机相親相近遇者無識恪慢便生慢既驕心即不入道故云應斷若復遠離。應斷瞋恨。或欲除慢或遇異緣相去相離便生瞋恨既一念瞋百萬障起非論失道亦墮三途現逆順境遠離名逆親近名順又違情曰逆隨情曰順故應攝受者而攝受之應折伏者而折伏之則佛法久住猶如虛空。了知身心。畢竟平等。與諸眾生。同體無異。結示同体悲智所以然者若不了善友及諸眾生與已同体者則雖知菩提可進而不能屈節事師雖知薩埵可悲而不

能忘軀私道故此示之如此修行。方入圓覺。結因成果四明除病之行是答除去何病之問末世眾生。不得成道。由有無始。自他憎愛。一切種子。故未解脫。自他憎愛前已頻明今復說者是種子故是入道微細病故由此種子難契圓明故隨所聞法門即生心作意捨此取彼憎妄愛真雖忘能所故後能治云即除諸病若復有人。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心無有二。即除諸病。七品行慈

此金剛中具四心也四心者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是也

之中此當上怨同上親也於諸法中。自他憎愛。亦復如是。涅槃生死不殊不殊則無自他憎愛故知諸病総由愛真憎妄見自見他故不能久事師宗但自生情起行今深斷斯種子則諸病自除所以觀人中云即除諸病此云亦復如是末世眾生。欲求圓覺。應當發心。作如是言。諸佛因地皆發此心依此頓修方成正覺若無心頓業引所修行亦

觀行無間 是現在時 間斷之時 是滅度後 觀行思是 設像存想

（成）不盡於虛空。一切衆生。我皆令入。究竟圓覺。（彼云入於無餘涅槃各隨宗故然菩薩發心皆無分劑等衆生界不擇怨親普使修行同歸圓覺虛空衆生無有邊際菩薩悲願亦復如然由發此願自熏成種）於圓覺中無取覺者。（常心也我入覺時我即圓覺衆生亦爾何有取者自身滅度無異衆生故名常心若見有衆生因我入覺即非常也）除彼我人。一切諸相。（不顛倒心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若有我人等相即非菩薩三通結離耶）如是發心。不墮邪見。

若佛現在。當正思惟。（明不假設像等當知唯心無外境界）若復滅後。施設形像。心存目想。生正憶念。還同如來。常住之日。（明設像之意謂大師去世不覩真儀設像諦觀引心入法相即無相即見如來亦可想佛真身常在不滅）

身安故即 成所作智 心安故即 妙觀察智

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華言衆園園是衆居處故圓覺則萬德所依以八識海澄流注寂滅体徧法界故得名大於四智中則圓鏡也）身心安居。（身即五識依識根所發故心即意識以五識取塵意識分別熏動心海波浪從生故不名安今意無分別五不妄緣識浪永寂與体一如故名安也）平等性智。（今既所緣性寂能緣七識自如如性皆同故平等矣）涅槃自性。無繫屬故。（今順法性故無所屬）今我敬請。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三月安居。為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不繫徒衆。（小大安居畧有八異一所依異別界圓覺二假實異定實示現三住持異事相實相四結安異對首作法獨自稱名五戒安異身不出界心不起念六失安異身出越界念起背本七還界異身不逾時及界念不間斷而覺悟八所期異阿羅漢果無上菩提有此八異故無不依及為修等大因緣）

若加行中 所證之境 誡其邪證

（者不拘小節之意也）此名菩薩。示現安居。過三期日。隨往無礙。（道場三期已滿小乘夏限未終以本非小乘安居故不妨隨往無礙三誡取邪證）若彼末世。修行衆生。求菩薩道。入三期者。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信解行證雖階級不同而所證之法元來不異謂解則解其所信修則修其所解證則證其所修今明證得境界若非本所信等法即不應取）若諸衆生。修奢摩他。先取至靜。不起思念。靜極便覺。（超動靜相圓覺顯現如前從空入中也）如是初靜。從於一身。至一世界。（靜相自他普徧靜雖無前後行人趣入從淺至寬）覺亦如是。（如是初覺從於一身至一世界靜即是体是定覺即是慧是用初觀成不見自身之相召一身靜以身靜時當体是覺名一身覺世界亦然）若覺徧滿一世界者。

向古鏡邊 閃照影山 重上又水 重上上

一世界中。有一衆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知衆生念者世界既全成覺衆生全在覺中故所起念無不了達如影入鏡鏡照無遺）百千世界。亦復如是。（多覺發則同時已徧三誡邪證）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文義俱同上也）若諸衆生。修三摩鉢提。先當憶想十方如來。十方世界。一切菩薩。依種種門。漸次修行。勤苦三昧。（前至靜觀不假外緣今起幻門中須憑聖境前感德殷中圓說故約大悲化生今道場之內且自克修故約大智求佛諸佛菩薩心以大悲為本但依佛菩薩種種之門自然具大悲也道場之內且學悲心限滿對緣即將化用漸次者前至靜歸休功則頓現今隨差別之相故應漸次）廣發大願。自熏成種。（重願者希求欲樂之慕衆生無始以來念念希欲五塵之境今已了悟故發心念念希欲悲智六度等）

三現者靜觀依覺滅塵所以塵已幻現迹定發行於以應物寂現兩忘起滅所以泯迹

（境熏心成習故云種也）非彼所聞。一切竟界。終不可取。（同上三寂觀）

若諸衆生。修於禪那。先取數門。（此有二意一者先用數息觀門治諸覺粗漸入妙境然修出入息者有六妙門謂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或依次第或隨便宜）心中了知生住滅念分齊頭數。（由前心息相依息調心淨故了知心中生住異滅麁細妄念本末分齊頭緒數量謂生滅各一住）如是周徧。四威儀中。分別念數。無不了知。（初則宴坐照見後則行住皆知知即無患辟如妖魅所欲著人若知其名自消滅）漸次增進。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猶如目覩所受用物。（淨心是圓覺自体世界本在其中觀行成就全合靈源知兩滴數固宜本分非唯兩滴萬物皆然凡夫之類迷此真心隨念所知故無其用）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是名三觀。初首方便。（前問三種淨觀以何為首故具荅之）若諸衆生。徧修三種。勤行精進。即名如來。出現于世。（如來本所示生祇緣勸物修習今三觀既備則萬行已圓故就此人已名佛出然前離四病云正覺般涅槃今修三觀名如來出世故大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二真如緣起之俗諦則念念處處而出現念念處處而涅槃謂寂而常照為住世照而常寂為涅槃對機者機緣感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雙林樹間而涅槃）

修行者不消諸障如歌月灵學虫樂不求珠同表介衣針不見空無雙幻好矣

若後末世。鈍根衆生。心欲求道。不得成就。（中下之力不遂心）由昔業障。當勤懺悔。常起希望。先斷憎愛。嫉妬諂曲。求勝上心。（重發誓願決心欲證加功勵志懺業斷惑）三種淨觀。隨學一事。此觀不得。復習彼觀。心不放捨。漸次求證。（有人）

（色相所礙空靜之觀難成先觀色幻幻即全空所凡方成後有執定實色凝於心識難修幻觀先知其体本無而不妨觀相方成假幻復有修中難成絶待先知假全空而無假空全假而無空空假俱無絶於對待方成寂滅又有人直見心源方知諸法即性故空不壞相故假或但從性現故假無別所現故空先後綺互如諸輪說）

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說此經佛既是真身真身無礙塵沙同体故一說即是多說）三世如來之所守護。（我等諸佛護持此法令未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十方菩薩之所歸依。（因行之中無不從此成佛）十二部經。清淨眼目。（良以推窮達本照徹覺源是以理貫群經義無不盡於此若解則諸教煥然若不了之何知正道故云眼目）是經名大方廣圓覺陀羅尼。亦名修多羅了義。（經有五名二名已釋）亦名祕密王三昧。（非器不聞名祕隨器異聞名密三昧之名其數無量圓覺三昧是彼根源故稱王也）亦名如來。決定境界。（極證之處）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如來藏即圓覺在纏之名妄不能變名為性隨緣起妄名為差別又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即是差別）汝當奉持。（勅令依此名義而持）

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此經即諸佛所說者

（謂已悟者文性離而持法未悟者無離文而持義是奉持之相也）是經唯顯如來境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前云是諸衆生清淨覺地又說無無明貪愛四相四病今云唯顯如來境界者無明皆無所有正是佛境佛境若不顯現衆生豈得皆空生若不空豈徹覺地故華嚴信位即佛佛境甚深雖智與智殊皆佛境界是此意也）若諸菩薩。及末世衆生。依此修行。（十法行也）漸次增進。至於佛地。（由經唯顯佛境故修之必至迷地）

鎖中金出功循在月外尖行見止經何妙揚身声色裡從来士聖不同歡此可以縣一經之旨

是經名為頓教大乘。頓機衆從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群品。宗是頓教事具漸門既頓漸俱收則遲速皆益入與不入揔可留心譬如大海。不讓小流。謂漸教則爭頓教頓門必具漸門乃至蚊蝱。此喻二乘受持及阿修羅。此喻菩薩受持飲其水者皆得充滿。大海有無量之水飲之則量腹少多圓覺有無邊法門受之則隨器頓漸

圓覺經跋

此乃一切入自心境離所行相真實義

五法自性識二無我乃一經之張本

楞伽經

楞伽是城名梵言不可往其城在南海摩羅山頂無神通者不可往佛於此處說法即佛境界表法也阿跋多羅者華言無上亦云入寶者至貴之物以喻此經尊貴故云法喻為名也經者貫也謂貫通諸義也第一義心為體者即如來藏自性清淨第一義心也了妄顯性為宗者謂達妄顯真離性執也斥小辯邪為用者謂破小乘之偏執摧外道之邪見也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衆。俱從彼種種異佛剎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衆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

如是者指所聞之法也我聞者阿難從佛聞持是法也一時者教主徒衆嘉會之時也佛者覺也謂覺道既成乘機說法導利群生也住南海濱楞伽山頂者說法之處也寶華莊嚴者是其處勝也大比丘菩薩衆者列同聞之衆也從彼異佛剎來者舉遠知近以顯衆多也無量三昧等者讚菩薩之德也自大慧下別讚大慧之德諸佛手灌其頂者明其位居等覺當受佛位故為灌頂自心現境界者一切善惡境界皆由自心發現大慧善解其智超勝也種種衆生心色者謂一切有情五蘊種種不同大慧以無量度門而普應之則法門深廣也五法者曰名曰相曰妄想曰正智曰如如也三自性者曰妄想曰緣起曰成也識即八識也二無我者即人無我法無我也已上諸法大慧皆能究竟通達為衆作發起之人此佛所以深歎之也

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遠離於斷常世間恒如夢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一切世衆皆覺合塵流轉生死而起妄相心識後討斷常二見無由出離如來以妙智觀察了達生滅等
一切諸法如空華如幻如夢不有不無故興大悲心而度脫之使皆得遠離也知人法無我
此明惑智二障
煩惱及爾燄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煩惱惑障也爾燄乃梵語
智障也智本破惑惑即人法二執無我者無此二執也若於智生着智亦成障如來了知人法惑智本空
故云常清淨無相衆生有迷受苦故起悲心而拔濟之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
佛不住涅槃涅槃不住佛與此義同
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

離一切者一切衆生也涅槃者不生不滅之理也佛與衆生同具此理尚無生死可斷焉有涅槃可證
然非證而證證此涅槃是則佛為能證之人涅槃是所證之法離法無人離人無法故云無有覺即佛所
覺即涅槃人法俱泯故云遠離也人與法兩件所謂二也二者俱泯是有而未嘗有無而未嘗無所謂悉
俱離也牟尼寂靜觀是則遠離生是名為不取今世後
世靜牟尼是梵語華言寂默佛之名也此言人能如是觀佛寂靜之體從遠離而生是則於佛不生取着故今世後世皆得清淨
云何淨其念問淨其妄念而生正念云何念增
長問增淨念云何見癡惑問起見惑云何惑增長問增長見惑何故
此下竟三目什八識二無我根宗
剎土化相及諸外道問如來於剎土中示現身相化諸衆生及諸外道云何
無受次唐譯云及無影次第謂問無相法中因何有次第耶何故名無受承上問謂

若有次第何名無相法何故名佛子問菩薩何名佛子解脫至何所問行
人既得解脫復至何所誰縛誰解脫問迷時誰縛悟時誰解何等禪境界
問諸禪定以何為境界云何有三乘惟願為解說問何故有聲聞緣覺菩薩
三乘緣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問善惡緣起及所作業果云何俱異
說問外道邪見何有俱異之說云何為增長唐譯云何諸有起謂起三有也云何
究想滅定覺之由
無色定問無色界四空定及與滅正受問滅盡定之正受云何為想
滅何因從定覺問受想心滅為定何得從定起覺云何所作生進去
及持身問從定起用凡所作為是身去作得大自在云何現分別問現身說法分
別諸法種相差別云何生諸地問得悟入諸地位破三有者誰何處

身云何問能破諸有出三界是何佛子往生何所之問既破三有往生何處云
何最勝子問弟子之中誰為第一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問神
通三昧修何行而得云何三昧心最勝為我說問三昧之心何者為勝云
究意識生滅之由
何名為藏問第八藏識云何意及識問意根及諸識云何生與滅
云何見已還問意識起見生滅已還亦滅也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
量問三乘差別種性外道非種及不定種心量云何建立相及與非我義
問有相及無我相云何無衆生云何世俗說問真無俗有云何為
斷見及常見不生問斷常二見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
問邪正無皆云何當來世種種諸異部問佛滅後弟子所宗經部各異云

水月如空
虛華如幻
如夢來

何空何因云何剎那壞(問諸法性空剎那念成剎那極微細念)云何胎
藏生(問托胎受生)云何世不動(問世間遷流性何不動)何因如夢幻
及揵闥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問此五喻喻世間生滅相
皆無實義揵闥婆梵語也此云尋香城)何因說覺支及與菩提分(問七覺支
及八聖道)云何國土亂(問所依國土何因亂壞)云何作有見(問諸法無體何
作有見有即三有也)云何不生滅世如虛空華(問世相如空華何故言不生不
滅)云何覺世間云何說離字(問衆生云何覺知世法云何離文字相)離
妄想者誰云何虛空譬(問誰知諸法如虛空誰妄想分別)如實有幾
種(問眞如有幾種)幾波羅蜜心(問諸度心有幾)何因度諸地誰至無

承前智障
惑障來

釋經之義
種種差別
故問之

所受(問誰能超越十地至佛境界)何等二無我(問誰能空人法二執惑障)云何
尒燄淨(問誰能淨智障)諸智有幾種(問諸正智)幾戒衆生性(問衆生性
殊禁戒有幾)誰生諸寶性摩尼眞珠等(問諸寶物何從而生)誰生諸
語言衆生種種性(問衆生語言差別性不同何因而起)明處及伎術
誰之所顯示(問五明法及伎術五明者一曰內論謂一切佛法二曰外論有四種曰因曰聲
曰醫方曰工巧此五各能生智故云明處)伽陀有幾種長頌及短句(伽陀梵語
也此云孤起亦曰諷誦與重頌不同問孤起頌及長行重頌)成爲有幾種(問經中理趣)
云何名爲論(問釋經之論)諸天有幾種云何名爲地星宿
及日月(此問欲界名相)解脫脩行者是各有幾種(問學無學人解脫是

究大覺之
因

究心性之
別

任學脩行是學)弟子有幾種云何阿闍梨(問師弟子阿闍梨此云教師)佛
復有幾種復有幾種生(問佛三身及本生事本生謂宿世所行事)魔及諸
異學彼各有幾種(問衆魔及諸外道魔梵語魔羅此云能害謂能害善法)自性
及與心彼復各幾種(問性與心幾種差別)云何施設量唯願最
勝說(問心量妄想施設最勝者稱佛也)云何空風雲(問欲界無情名相)云何
念聰明(問欲界有情心念云何能生智慧)云何爲林樹云何爲蔓草(問草木之生
誰使之然)云何象馬鹿云何而捕取(問象鹿誰使之生誰復捕
取)云何爲卑陋何因而卑陋(問卑陋賤人何業所致)云何六節
攝(問一年云何分六節西域以兩月爲一節下年分爲六節)云何一闡提(一闡提是梵語

究進修之
由

究釋種之
自

此云極惡又云信不具)男女及不男斯皆云何生(問世間若男若女及五種
不男之人因何因而生)云何脩行退云何脩行生(問脩行之人因何退墮因何精
進)禪師以何法建立何等人(問脩禪定者用何法示人入道)云何爲
釋種何因有釋種云何甘蔗種無上尊願說(問釋迦種族及
甘蔗種本行大茅草王得成王仙被獵師所射滴血於地生一甘蔗日炙而開出一男一女男名善生即
甘蔗王釋種乃其裔也)云何長苦仙彼云何教授(問苦行仙人意求長生受
教於誰)如來云何於一切時剎現種種名色類最勝子
圍遶(問佛現身座剎隨類不同衆所圍遶洄洄如是)云何日月形須彌及蓮
花師子勝相剎側住覆世界如因陀羅網(此問世界形相須彌

者妙高山也統一四天下一日月所迸蓮花者華藏世界也師子世界於諸刹土最勝世界如器有側有覆有仰有橫因陀羅網即帝網網有千珠珠光交映喻世界重重無盡或悉諸珍寶。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此亦問世界形相不同或諸寶所成或狀如箜篌如鼓如箏或無日月所照何因而致

云何爲化佛。云何報生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問佛身名不同者何化佛應身也謂千百億化身報生佛他報身也謂佗機所見如如佛法身也謂體性如如不異智慧佛自報身也謂自己修因感報以始覺之智慧於本覺淑淑智慧

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覺。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問盧舍那報身佛不於欲界得道而於色究竟處得道者何耶

究投受之原

善逝般涅槃。誰當持正法。問佛滅後傳持正法者主

天師住久如。正法幾時住。問佛住世及滅後正法所住時分長短

悉檀及與見。各復有幾種。問所化機緣及與見解悉檀者徧施也有四種一世界悉檀世界者次第也謂開說法次第得歡喜益二對治悉檀謂聞法脩行對破宿障得滅惡益三爲人悉檀謂因聞法故得生善益四第一義悉檀謂因聞法故得悟理益

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緣。問毗尼者律也問因事制律及持律之僧

彼諸最勝子。緣覺及聲聞。何因百變易。云何百無受。問二乘生處變易者謂變易生死居方便土因移果易也無受者謂入無餘涅槃不受後有也

究五通六通七地之別

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間。云何爲七地。惟願爲演說。問世間五通得出世六通及住第七地中第七名已辦謂功行已辦也八

僧伽有幾種。云何爲壞僧。問三乘僧及破戒僧梵語僧伽此云衆亦名和合

云何醫方論。是復何因緣。問世間及出世間醫方諸論爲誰而說

何故大牟尼。唱說如是言。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問何故如來說過去佛即是我耶

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何不一切時。演說眞實義。而復爲衆生。分別說心量。問如來何不但說大乘而廣說諸法耶

此後有大慧菩薩聽數言批之

何因男女林。訶梨阿摩勒。問世間果木男女林木也訶梨阿摩勒二果名皆西域所有

雞羅及鐵圍。金剛等諸山。無量寶莊嚴。仙闥婆充滿。問此諸山及衆寶莊嚴仙人樂神充滿者何乾闥婆天帝之樂神也此下是世尊領大慧所問亦釋也

此世尊聞大慧之偈而詳答之

生及與不生。涅槃空刹那。趣至無自性。此釋大慧所問有爲生法無爲不生法涅槃虛空刹那流轉等法皆妄想所現初無自性

佛諸波

羅密。佛子與聲聞。緣覺諸外道。及與無色行。如是種種事。領上所問人及所行法無色行外道所行法也

須彌巨海山。洲渚刹土地。領上國土中無情名相

星宿及日月。外道天脩羅。解脫自在通。力禪三摩提。滅及如意足。覺支及道品。領上所問諸法名相也三摩提即三昧滅即無受如意足即欲念進慧四如意足也覺支即念擇進喜輕安定捨七覺支也道品總言三十七道品也

一答有此數種

諸禪定無量。諸陰身往來。正受滅盡定。三昧起心說。心意及與識。無我法有五。自性想所想。及與現二見。諸禪定世出世間大小禪定也諸陰身六道生死身也正受即三昧滅盡定者受想心滅身證此定三昧起心說者從定而起運心說法也自心意及二見總領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

七微塵成一窓塵七窓塵成一麴介成一大是此義

我也鉢佗幾麰麥。（鉢佗是半斗）阿羅麰麥幾。（阿羅是一斗）獨龍那

佉梨。（獨龍是一斛那佉梨是十斛）勒叉及舉利。（叉音乂）（十萬為勒叉一億為舉利）乃至

頻婆羅是各有幾數。（頻婆羅一兆也）為有幾阿㝹。（亦塵也）名舍

梨沙婆。（芥子也）幾舍梨沙婆名為一賴提。（草子也）幾賴提

摩沙。（豆也）幾摩沙陀那。（鉢也）復幾陀那羅為伽梨沙那。（兩也）

幾伽梨沙那為成一波羅。（斤也）此等積聚相。幾波羅彌

樓。（彌樓須彌山也謂幾斤之塵能成彌樓之山）火𦦨幾阿㝹。（㝹音[illegible]兔子也）風阿㝹復幾。

根根幾阿㝹。毛孔眉毛幾。（根根言六根此下復領大言火風二大各幾塵數）

云何禪境界。（領何等禪境界）變化及外道。（領剎土化相及諸外道）慧所問

承上云何三昧心云何生與滅說求

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有因無因作。及非有無因。

（此四句領云何俱異說）云何現已滅。（領見已還）云何淨諸覺。云何諸

覺轉及轉諸所作。（領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云何斷諸想。云何

三昧起破三有者誰。何處為何身。（領破三有及何處身）所問相

云何。及所問非我。（領建立相及非我義）云何斷常見。（領何故說斷常）云

何心得定。（領云何三昧）言說及諸智。（領諸語言及諸智）戒種性佛

子。（領幾戒眾生性及幾種）云何成及論。（領成為何名為論）云何師弟子。（領弟子幾種及阿闍梨）

云何為比丘。（領比丘比丘尼分）云何為化佛。云何為

報佛。云何如如佛。平等智慧佛。（領佛門佛身）箜篌腰鼓華剎

承上伏犍稚諸華云何為七地說求

土離光明。（領問剎土形相）心地者有七。（領云何為七地七地乃已辯地謂思惑已盡慧心顯著故曰心地）

所問皆如實。（總結指大慧所問皆如實義）不生句生

句。常句無常句。（言眾生於真如無生境上妄起生法之見本自非生故云非生句若計生法此則有常以無有生故曰非常）

相句。無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常計則有相非常則無相因生有住因住有異住謂住於世間異謂從少至老其相變異）剎那句非

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即非離也）空句。不空句。斷句。不

曰邊曰中即所謂邊際也

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此一句無問）常句。非常句。

（前云常句言凡夫於住計常此言常句言外道計四大性常）緣句。非緣句。因句。非

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

承前大風幾阿㝹而言

句。（此句無問）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

非所有句。願句。非願句。（此句無問）三輪句。非三輪句。（三輪者謂身輪現通口輪說法意輪鑒機）

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緣自

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唐譯云自證聖智句非自證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

剎土句。非剎土句。阿㝹句。非阿㝹句。自性句。

非自性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尒𦦨句。非

尒𦦨句。犍闥婆句。非犍闥婆句。波羅密句。非波羅密

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滅起句。

非滅起句。（唐譯云滅句非滅句起句非起句）治句。非治句。（唐譯云醫方句非醫

發其問之所不及

方相句。非相句。所荅凡有三相前則體相次則標相此則法相覺句。非覺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爲句。非有爲句。無爲句。非無爲句。因果句。非因果句。此三句無問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此一百八義文

有三段始則大慧請問中則如來領釋然所問所領皆無倫次故不可以定數開合而論至後乃結指顯示一百八句句句遣著然而不多不少數至此者蓋表對百八煩惱成百八法門也其爲法也有事有理有性有脩有真有妄有迷有悟有教有行有因有果有體有用有即有離有亡有照一經大旨舉在是矣

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相問答

諸識有幾種生住滅。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首問諸識者蓋識即是心心爲萬法之本故也分別事識意根意眞如妙性本無生滅隨無明緣而起識故有生住異滅生謂因緣所生住謂住止異謂變異滅謂滅盡此不言異者文畧耳然此諸識生滅之相惟佛智能明故云非思量所知言流注生住滅者謂識蘊於內念念相續如水流注未始暫停也言相生住滅者謂相顯於外根境相對起生住滅也

分之曰三總之一眞是耳

大慧。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轉相者無始熏變覺成不覺也業相者以不覺故動則成業也眞相者隨緣不變體性眞淨也又云業相轉相現相乃從眞起妄妄動成業因動故轉見有境界次第發現也此不言現而言眞者蓋言體性隨緣不變故名眞耳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者爲三。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像。

現識處現。亦復如是。三種者眞識即如來藏識現識即如來藏所轉亦名識藏名轉而體不轉分別事識即意根意識及五識身此開藏識爲二合事識爲一也八相者即合上眞識現識爲一藏識開上分別事識爲七識謂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然此諸識廣畧開合不同者良以如來藏是善不善因隨染淨緣眞變不同衆生無始惡習所熏惟逐染緣故如來藏轉名識藏次第轉生諸識此全眞成妄全理成事也若能隨於淨緣了達諸識皆即眞智如來藏無復轉名則即事而理反妄歸眞矣鏡喩現識者以現識是能生諸法之本造因招果如鏡之照物妍醜不差也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現識含藏善惡種子無失故名不壞事識以根對境起憎愛心念念生滅故名爲壞然此二識惟壞不壞有異而展轉相因非異非不異也

對境離境在塵出塵雖壞不壞非異不異

大慧。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熏謂熏〻〻謂

轉變言不思議熏者全眞成妄也言不思議變者全理成事也眞妄不二事理體一不熏而熏不變而變不可心思口議如是熏變成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種種塵者六塵也取者六根取六塵而起愛見也無始妄想熏者無始以來起此愛見妄想熏成事識是爲因也

塵根滅則幻亦滅

大慧。若覆彼眞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覆者反復也謂若能返照眞識則一切愛見妄想自然消滅能熏妄想既滅則所熏根識亦泯是爲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熏。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相續滅者即流注滅也識之相續是有因緣因緣若滅則相續

此喻乃一經之要所謂佛語心者

滅因謂無始妄想緣謂自心所見分別境界無始妄想即根本無明也

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泥團喻轉識微塵喻藏識識是真轉識是妄泥團因微塵而成其體是一故不可言異泥團微塵若定是一則無所分別故不可言非異乃喻從真起妄妄滅真顯金為莊嚴具其喻亦然

明滅相續非滅不滅

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諸轉識與藏識若異者彼無明風熏動之時藏識之體應不隨緣則墮常見然藏識是善不善因非不隨緣也若不異者轉識滅時藏識亦應滅則墮斷見然藏識真相終不可滅是故大慧非

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識滅者藏識則滅

明真妄滅不滅之故

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上言轉識滅藏識不滅已顯其非異非不異猶恐大慧未達深意故復告云真相不滅但業相滅盡真是不變之性本離生滅業是無明虛妄之相故有生滅既反妄歸真則妄滅而真不滅也真若有滅何異外道

釋七種自性名義

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集性自性即萬善聚集因也由集因故有性有相性內而相外也大種自性者謂四大種果也大種本通凡聖今約聖報所謂色常等常謂真常即法性五陰也果故有因有緣因親而緣疎也因果所成者成性自性也

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子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言境界者即所行境界而有通別之異心境界者即心所造詣第一義處也心能發慧慧力既勝則成智用智用既成則正見現前正見現前則超斷常二見乃至超越菩薩境界至如來自到境界也

約自性第一義心

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自此以下明如來依自性第一義成就自行化佗德用也成就世間者示同人法而化佗也出世間者通三乘也出世間上上法者唯佛與佛能究竟也

大慧彼若相續若事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斷滅論所以者何以此現前不可得及見始非分故若相續謂因果相續若事謂事物若生謂陰界入等生若有謂如上諸法實是有者則顯涅槃等四諦之法皆無也乃成其破壞斷滅之論且涅槃

與道是出世間之法若業緣若苦果是世間之法此云四諦是佛所說真俗法門彼以為無成斷滅論故復徵釋其義云以此現前四諦之法彼皆以為實無於我見最初起處計有計無皆是邪見非解脫正因之分故也

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牙事設此二喻以明外道斷見初喻無果無果則無因也次喻無因無因則無果也

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若謂五陰十八界十二入已滅則是無因今滅則是無果當滅則復無因以是推之皆是自心妄想所見彼因既無則無次第相續生矣

推廣前說所現幻境

大慧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揵闥婆城無生幻燄水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妄想因緣滅盡

上言衆生界如幻見心外無法也

離妄想說所說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見離自性者謂見一切法悉離自生性執亦離他生共生無因生性執今總畧云自性以離性執故無生也譬之如空中雲如旋火輪如尋香城如幻如燄如水中月如夢所見與幻境一也若達此幻境本無內外見有內外然從無始妄想虛偽所成是不離自心自心性離則妄想因緣滅盡此即妄想三有苦果滅也是及能說所說能觀所觀至於受用建立身之藏識一切皆離言於識境界攝受者境界即六塵攝受即六根言及攝受者即六識也言不相應者由了識境空寂則無待對豈復有生住滅然後藏識自心得起隨入一切境界以正智分別無不可也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

如上不動自是如來境界

波羅密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切佛剎外道入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此了三界如幻得如幻三昧度越自心所現境界不復有種種相乃得安住智慧彼岸言捨離彼生所作方便者離於有生所作乃得無生無作之方便也金剛喻者言等覺菩薩用佛智斷最後微細無明能斷難斷故以金剛至堅至利之物喻之三摩提者此云等持即金剛後心所得之定從此定轉入佛地如如者本覺之理也恒住此理起諸變化故能神通自在慈悲方便以為莊嚴言入一切佛剎者是入佛界也言外道入處者是入魔界也由能究竟離心意識得無分別智普現色身三昧故也言轉身得如來者此總結菩薩所證之果也四因緣故眼識轉何等為

前言眼等四緣明切答上問

四謂自心現攝受不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識性自性欲見種種色相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四緣者根緣色緣識緣欲見緣也根緣者即眼根眼所對境自心發現由不覺故妄生執取色緣者色塵本空無始時來執著為色妄想熏習使之然也識緣者識以分別為性根塵相對而起計著欲見緣者雖三緣和合若不起心欲見則諸色相猶不見也由是四緣眼識轉生若推其本起於藏識故曰水流處由藏識而生轉識如水起浪也大慧如眼識一切諸根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現衆色像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心體如海八識如水流注七識如暴流六識如波浪今依八識流動俱有眼等轉識浪生如眼識餘五根至於一微塵一毛孔皆與識俱生無不覺

明鏡海水之喻謂了悟有天人之異也

塵塵沙礙如浪浪相逐風止浪斷忽矣

知隨次境界生亦如是者言外塵境界亦與識漸次而生萬法唯識見於是矣然識之所生有頓有漸如明鏡現衆色像者喻頓生也如猛風吹大海水者喻漸生也鏡之現像無有前後風吹海水則前波起而後波隨也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合業生相深入計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識身轉大慧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識因心為外塵所動如風吹海諸識浪生相續不斷藏識為因轉生諸識作諸業相有同不同合所作業及所生因所以深入妄計執著不知色等自性體空故眼等五識次第轉生言身者聚集之義謂聚諸見塵為一眼識等既生五識則有意識與之俱緣故曰即彼五識身俱然彼五識因五塵差別分段之相而生知覺意識因者言五識是六識之因也彼身轉彼不作是念我展

承上海浪之喻而言上段言異下段言不異

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分段差別謂彼轉彼身轉者謂彼五識轉生六識而識亦不自謂展轉相因而生皆由自心所現妄計前境境有生滅轉亦隨之或以彼境有喚壞之相識亦俱轉又以彼識分別諸境而識轉故曰謂彼轉也日月與光明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此二喻政謂八識心與六識和合俱生非異非不異而云七識者以意根意識兼五識身而言日月海水喻本光明波浪喻末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謂以彼意識思惟諸相義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譬如海波浪是則無差別諸識心如是

水凝為冰冰化為水何所區別

異亦不可得八識轉生諸識如海水變起諸波浪言以彼意識思惟諸相者以意識思惟六塵等相故曰異不壞相有八者謂八識無壞相也無相亦無相者謂八識本無相可見諸識同依藏識亦無無相可見如海浪雖異同一濕性則無差別諸識唯心藏識可得故曰異亦不可得也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三心一意一法識異名對數名心能生為意分別為識又前起為心次起為意後了別為識言心名採集業者根塵相對一念心起而生取著成善惡業意名廣採集者由前心轉入意根起貪嗔癡廣造諸業諸識所識者謂第六識分別前之五識所受五塵故云現等境說五五即五識也彼業悉無有自心所攝離所攝無所攝與彼波浪同此明所造之業及能造之心悉皆空寂亦同波浪攝即取也

承上如浪種種法來

受用建立身是眾生現識於彼現諸業譬

承上何故不說實來

如水波浪此明眾生依正二報及所作業皆是自心妄現如水起波然達妄即真如波即水同一濕性焉有差別之相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一切俱時現心境界亦然如來之意正欲說實而未說者機未熟耳故云彼心無真實由無真實故如來說藏識轉生諸識如海起浪及鏡中之像夢中之事雖一時俱現皆非真實故曰心境界亦然也境界不具故次第業轉生識者識所識意者意謂然五則以顯現無有定次第此明外塵境界非心本具但隨業轉生六識分別五識所取外塵故云識所識也意根對法塵而起意識亦復然矣五識隨五塵而顯現豈定有次第而生耶譬如工畫師及與畫弟子布彩圖眾形我說亦如是彩色本無文非筆亦非素為

了然照徹自覺想所覺離妄有言說

悅眾生故綺錯繪眾像此喻言說文字無實之義如來隨機說法如畫師之隨形圖像然圖像雖由彩色筆素而成其實則非彩色筆素但為取悅眾情假之以繪諸像也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方如來為眾生隨心應量說妄想非

已上說八識已畢

境界聲聞亦非分哀愍者所說自覺之境界良醫隨病授藥不同以況如來應量說法有異然如來所說自覺真實境界非外道小乘境界也妄想即外道如來應供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則能善知周徧觀察人法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超越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觀察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諸佛如來

法身境界是如來究竟之地因大慧之問發之

法身智慧善自莊嚴。起幻境界。昇一切佛刹。兜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逮得如來常住法身。如來閑諸菩薩於生法自共相執為說妄計自性差別義門知是義已周遍觀察則離人法二我之執執既離已乃入諸地所以度越凡小禪定優入如來不思議境其五法三自性之妄執不離而離也法身智慧莊嚴者自行之果圓也起幻境界者現土化佗也至於一切佛刹天宫凡有衆生可受化者無不於中示現受生成等正覺兜率陀者此云知足謂於五欲知止足也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言非觀察等者蓋了妄想無自性為無不同彼分別對有言無蓋彼以分別妄想為生法

之因如因角有無而起分別故云以依角生妄想言離異不異者異謂依角而起有無分別不異謂角無分別離此見故故云耳角者因上兔無角作牛有角想生來乃計有計無二見也大慧若復

外道有無皆非正因而又不生妄想言無者何

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大慧若無故無角。觀有

釋上妄想異角之義

故言兔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謂分別與角異者則角非所依之因若不異者因彼而起分別若分析至於極微悉不可得者則有角無角二見俱泯故曰不異角故彼亦非性非性者非實性也若有無二法俱無性者指何法而言無耶言無故無角者謂異於有角而言無角者决無是理故云不應作想言不正因者謂不得

承二外道見色相虛空分齊而生執著故言此

正因論有無者皆無實義故云二俱不成也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持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大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上言不善分別色空此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持所持處者謂色為虛空所持於所持處建立諸色則空外無色云何而言譬虛空起分齊見也言性色空事者謂性色性空之事當如是分別也四大種者地水火風也此四大生時堅濕煖動自相各別雖不住於虛空未嘗離於虛空故云非彼無虛空也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

言有言無總是執着

塵。又分別微塵刹那不住。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觀牛有角等者是對牛角之有言兔角之無也此牛角析

為微塵又分析之至於隣虛如是則覺無覺相求刹那住相亦不可得刹那者微細念也彼外道計無者對牛角之有而言牛角求之既無微塵可得不知對何物而言無耶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當離兔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刹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此結勸離二種見又

所無既無謂無亦無又何名有

日當思惟自心現妄想欲知妄想有無之實但當返觀自心是果有邪果無邪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思之自得亦當以此教導於佗故曰隨入一切刹土最勝子猶佛子也色等及心無。色等長養心。身受用安立。識藏現衆生。心意及與識。自性法有五。無我二種淨。廣說者所說。長短有無等。展轉

互相生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微塵分別事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處惡見所不樂覺想非境界聲聞亦復然救世之所說自覺之境界 色等及心無者須上妄想自性不出色等外塵及內識心以理言之本無所有此一無字斷妄利刀莫過乎此承當得去何想不除但凡夫不了而起妄想反取以長養自心故身受用等物由之建立自本而言藏識所現故心意識次第而生自性法有五者謂三自性立名相等五法及二無我也廣說等者須上有無妄想及觀待等皆非正因也微塵分別事不起色妄想頌上析角無角邪計妄想也心量安立處者須上思惟自心雖有無計即第一義安立之處非外道小乘惡見覺想所樂境界乃佛所說自覺境界也 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可相自心現習氣因相續妄想自性計

此上有漸頓淨相偈語拙之

著因種種不實如幻種種計著不可得 法依佛者法即法身体也 依佛即報佛用也謂全体起用說一切法法即大乘法也入自相共相等者言衆生迷於本性入於自相共相之執是自心所現煩惱名習氣因由煩惱相續妄計造諸結業名計著因由煩惱結業受諸處妄生死故云不實如幻此之三道該乎九界故云種種計著然此三道本是三德衆生迷之流轉三道湧澂汨法令共了達自性本空即妄滅真真妄俱泯故曰不可得 復次大慧計著緣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衆生若干形色起種種妄想彼諸妄想亦無真實 由緣自性而生妄想自性之相故復以喻顯之依草木等作種種幻此喻緣自性也若干形等者謂妄想自性也彼諸妄想如幻師作諸幻相故云亦無真實也 如是大慧依

言自共相諸法不出二種自性

緣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種種妄想心種種相行事妄想相計著習氣妄想是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說法 上以幻法喻諸妄想此合前喻言種種妄想等者罔有心則有想有想則有行有行則有事無非妄想即前三導之相但開合異耳 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 法佛者脩德法身也言離心自性相者離妄念也且法身究竟何所不離而特言心者以心為萬法之本心若不亡則一切法生今言離相則諸法寂滅寂滅相者法身之謂也既言離相則法身名相何自而立故曰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所謂強指法性為法身斯乃無名之名非相之相也 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

此二乘法雖離塵又著於空矣

道見無色見 化佛者即應身佛也說三乘法度諸衆生所說六度者菩薩法也離五陰十八界十二入及解脫識相分別者二乘法也觀察建立即後文二種覺義乃菩薩自行化佗法也超外道見者離斷常二見也無色見者計無色定為涅槃定即受想心滅也 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聲聞所謂大種青黃赤白堅濕煖動非作生自相共相先勝善說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相滅人無我相見漸次諸地相續建立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 初釋性妄想謂四大種色各有自然之性如地以堅為性水以濕為性火以煖為性風以動為性言非作生者非造作而生也仍於陰界入自共相而生執著先勝是佛謂佛善巧宣說言執教磬

此下釋著聲聞

闇不能了達自性本空見彼境界諸相起自性妄想為菩薩者當知是過而捨離之隨入法無我相等者離人無我見入法無我相漸入諸地是名下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第一義智因故有因離性非性故譬如無作虛空涅槃滅盡故

此言外道之非而顯正道之是

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議論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議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議自覺聖智所得應當脩學此第一義即是中道實相以是為因即是常因以是為相即是常相遠離有無之過言離性則非有離非性則非無非有非無正顯中道中道絕待故常常故妙妙故不可思議此所以為如來究竟常不思議異彼外道無自相因故復言有因有相言譬如無作虛空等者虛空以無為故常涅槃以滅盡無常此常不思議則與外道諍論自不佯矣言諸如來等者佛言非但我法如是諸佛所證常不思議無不然也故誡菩薩應當脩學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無常性異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復次大

因非正因果非正果

慧諸外道常不思議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此斥外道無常性所以難其無果以其因非正因故反覆斥之言異相因者非我自因之相也彼言常者非自作正因實相之力所成之常乃非常計常之常豈顯常性之果哉又復外道所計常不思議乃言世間所作之法有已還無悉是無常性非性即有無也作是見已妄計神我以為常不思議故云思量計常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性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境界說彼常無因大慧若復諸外道因相

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又曰我亦以如是因緣者謂如來亦見彼性無常而脩於常顯自覺聖境界而後乃知彼無常性故說彼常無因又若以外道邪因邪相成常不思議者然彼因自相性但有言說而無實義故云同於兔角諸外道輩下結其過有四言說妄想一也自因相非分二也非自覺得相三也思量計常四也故云有如是過也大慧我常不思議

凡夫墮生住滅有無二見所以去道日遠

因自覺得相故離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大慧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彼不應說我常不思議等者謂我之所得不思議以自證為因相不同外道有已還無為無常以神我思量計常若復外性等者復斥外計亦有四義初斥思量計常二斥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三斥去佛所得相遠四彼不應說者斥其但有言說也復次大慧諸

空愛欲輪迴根

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小乘畏生死忻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皆是妄想無有實性此小乘智眼見未來根塵息滅認為涅槃豈真所謂

菩相聲聞不異外道雖欲出離三界而不能出

自覺聖智所趣之境亦非藏識所轉之涅槃也言凡愚說有三乘者謂生死即涅槃大乘之法非彼所知為說小乘真空涅槃心量無所有即真空也而又不知三世諸佛涅槃妙心自心發現非別有也妄計心外有法起惑造業輪轉生死也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種性論其種性本無差別無始熏習或內或外或大或小或定或不定此經所以明夫種性有五言無間者謂其種性純一無間雜也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若聞說得陰界入自共相斷知時舉身毛孔熈怡欣悅及樂修相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聲聞無間見第八地起煩惱斷

嘉諸大衆得無所畏修師子吼

習煩惱不斷不度不思議變易死度分段死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知修習人無我乃至得般涅槃覺聲聞厭苦心切急於取證故聞說四諦知苦斷集慕滅修道之時則身心悅豫陰界入自共相雖開合不同即是苦諦相智者四諦之總相智也聲聞根鈍樂修此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者緣即十二因緣乃緣覺所修而發悟者而聲聞不樂修也聲聞以無間三昧見第八辟支佛地斷現行見思煩惱未斷無明別惑言習煩惱者即無明也以故未能超越變易生死但能超越分段生死若海耳師子吼即無畏說也謂至八地說言我生已盡斷苦集也梵行已立不受後有修道證滅也皆實不虛故云如實知也修習人無我乃至得涅槃覺謂空人執而得涅槃證真空也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若聞說各別緣無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相近緣所有不著種種自身種種神通若合若離種種變化聞說是時其心隨入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隨順為說緣覺之乘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緣覺者從佛稟教觀十二因緣覺真諦理名為緣覺亦名獨覺者出無佛世觀緣自悟也各別緣無間者聞說十二因緣因果循環而悟無生遂其所願悲感交集至於流淚言不相近等者謂樂獨善寂脩遠離行凡所有相皆不能著或時為說身通變化或離一身為多或合多身為一聞如是說心有所入菩薩知彼緣覺種性當為說此緣覺乘法也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謂自性法無間種性離自性法無間種性得自覺聖無間種性外剎殊勝無間種性如來種性無間

如來境界惟定可入未能斷塵終為識亂

者謂其性圓融無礙也言四種者一自性法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二離自性法謂此性離性執也三得自覺聖即如來究竟覺智也四外剎殊勝謂如來悲願嚴土攝生種種殊勝也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不定種性者聞說彼聲聞緣覺如來三種法時隨生信解而順修學從小入大其性可移故言不定初治地者即乾慧地人為其說不定種性令彼超入無所有地此地即第七已辦地作是建立者作是說也彼自覺藏等者唐譯云人住三昧樂聲聞若能證知自所依識見法無我淨煩惱習畢竟當得如來之身自所依識即自覺藏第八識也煩惱習即無明也

此又摭五法為三自性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分別自性乃此經要領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大慧言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佛告大慧緣起自性事相相。行顯現事相。相。計著有二種。妄

此謂名相覺想自性二相者

想自性。如來應供等正覺之所建立。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著相。名相計著相者。謂內外法計著。事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著。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言妄想自性從相生者正從緣起相生也緣起者謂從因緣起乎事相事相顯現而生二種計著言相相者事相非一也如來建立者即如來為衆生演說妄想自性以令了妄無妄也名相計著相者謂於根塵內外法中計著名相事相計著相者謂即於彼根塵法上不了性空計著自相共相若依若緣生正明緣起自性依即因也謂諸法從因緣而生因緣有業感因緣而業感又從根塵而起凡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有不從因緣而生龍樹所謂因緣所生法是也云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

此謂正智如如是則成相者

智所得。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成即成就言離名相事相妄想者謂諸佛聖人觀因緣所生之法即空即假即中離諸妄想成就正智如如也聖智所得即正智也自覺聖智即如如也合此二法成一自性是為如來藏心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我所。陰

界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言人無我法無我無即空也人乃衆生假名法乃五陰實法凡夫於此假實我見偏重故以無我破之若達無我則一切離著顯出本性妙人妙法矣人無我中言離我我所者我即假名我所即實法也盖假不自假依實法而有假名若推假必兼其實故曰陰界入聚無知即煩惱謂實法從煩惱業愛所生眼色等者謂眼等諸識取於色等諸塵器身藏者器即依報謂世間如器身即正報藏即藏識又自心所見身器世間皆是藏心之所顯現此等諸法求其妄執皆不可得是為人無我也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

用二空妙觀破生法二執乃善觀人法無我相者

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生死趣有輪。種種身色。如幻術神呪。機發像起。善彼相知。是名人無我智。河流等五喻剎那壞相躁動等三乃虛妄識相故以猿蠅風火喻之然皆無始虛妄習因隨於生死三有輪轉故以汲井輪喻之種種身色等者此喻幻身如幻術能使機發神呪能使像起唐譯云譬如死屍咒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機運動善彼相知即善知如上喻相是觀人無我妙智也云何

發明人無我故

法無我智。謂覺陰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陰界入離我我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縛。展轉相緣。生無動搖。

發明法無我故

諸法亦尒。離自共相。不實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聖賢也。心意識五法自性離故。法無我智從實法直示謂覺知陰界入相是妄計性如陰界入等者例前人無我觀離我我所但由陰等積聚業愛纏縛互為緣起推其自性

了不可得故曰無動搖動搖即造作也唐譯云無能作者既無能作安有所作諸法故云離自共相然此虛妄之相是凡夫妄想分別非諸聖賢既了法法本空尚何妄想之有執故曰自性離也離非遠離即達其性耳

建立常見誹謗斷見離此二見乃得菩提正法故聞四種相後而求趣究竟之地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趣究竟、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佛剎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佛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此言菩薩善知心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可趣究竟之地自行既成當化眾生隨類現形故云作種種類像言如妄想等者況菩薩隨機設化亦猶凡夫妄想從緣而起又曰譬如眾色等者喻菩薩以一身一切身普現一切諸佛剎土與諸大眾聽受如來說法其所說者如幻如夢如鏡中像如水中月遠離生滅及以斷常不住二乘之地也

大慧覺悟諸法無生與異離性部相而以事趣為請故條荅之

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大慧。彼略說七種空。謂相空。自性空。行空。無行空。一切法離言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空空者空之又空也空之謂也空之又空能空之觀也妄想自性處所空之境也由凡夫於此執著妄想自性故如來說空無生無二離性離相之法也

此釋相空

云何相空。謂一切性自共相空。觀展轉積聚故。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是故說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言一切法本無自他共離四性眾生妄執從四性生四性求其生相了不可得故云相空展轉積聚者即陰界入互相待對也分別無性者即分析推求皆無自性無性亦無故云相不生也自他俱性無性者此覆既上義自謂自生它謂它生俱謂共生無謂無因生無因即離生也相不住即不住於相也

此釋自性空

云何性自性空。謂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說性自性空。自性空者謂於當念觀一切所生之法無自生性名自性空前已空性此復言性空者前乃推檢入空故性相俱相約說也此則本自二空故性相俱性約性說也

此釋行空

云何行空。謂陰離我我所。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是名行空。行空言陰離我我所者陰是我所性本離執從陰成我從我延行因所者因我所也謂因我所起業方便和合而生妄執順性推求皆不可得名行空也

此釋無行空

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轉緣起。自性無性。是名無行空。無行空者不離前所作行乃了達諸陰展轉緣起無有自性乃行無行矣是為無行空

此釋言說空

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一切法離言說。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一切法離言說空者謂一切法妄計自性自性叵得豈容言說是為離言說空

釋聖智大空

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覺聖智。一切見過習氣空。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自覺聖智本不當空而能空彼見過習氣所既空矣能空亦空即畢竟空也

云何彼彼空。謂於彼無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

此釋彼彼空

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無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彼彼空者是空最㨗音粗汝當遠離彼彼空者正謂外道所計之空對此言之但空於彼而不空此故云於彼無彼空譬如鹿子等者鹿子人名也其母毗舍佉優婆夷深重三寶造立精舍安止比丘於中不畜象馬等言彼舍空者但無象馬為空非謂比丘衆亦空非以下總斥外道邪計之空謂其縱能空舍比丘而不空其二者之性縱以是處無象馬為空而餘處非無是則能所彼此宛然何空之有是名一切法下結斥之詞初彼字指外道但於彼無彼而不能無此又言七種空內而彼彼空最㨗者是外道之邪計故戒學者深當遠離也

此荅无生之問

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不自生者言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佗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非不生者謂非一向不生以理言之無生無所不生除住三昧者除登初地初住破無明顯法性是真無生也

此荅離自性之問

離自性即是無生離自性剎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一切性離自性是故一切性離自性此約無生言之故曰離自性即是無生言剎那相續流注者心也及異性現等者法也謂心若發動則有異性所現一切諸法若了心空則諸法自泯故云離自性也

此荅無二之問

云何無二謂一切法如陰熱如長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槃異相因有性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應當修學先約事示其二相陰熱長短黑白之相待對宛然不得不二又曰一切法無二者約理言也以其理一融彼事異則一切法無二也言非於涅槃等者生死涅槃本來平等非涅槃外別有生死非生死外別有涅槃彼即外也然此二者不二而二二而不二若不了此而謂有異相因則各有自性故說無二以一之既了此二無二則一切法無不然也是故下總結勸

此荅如來藏有外道所計神我之問

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我說如來藏初無我相但為顯真破妄故說我與無我不同外道妄計之我言空無相無願者三空也空是性空無相是相空無願是性相俱空無所願也如實際是真如實際也法性法名軌則性名不改法身者師軌法性還以法性為身涅槃者滅度也或說離自性或說不生不滅或說本來寂靜或說自性涅槃如是諸句皆如來藏之異名然如來以種種名演說如來藏義為令衆生離我但機樂不同懼聞無我之名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離妄即無我是為如來藏門門者能通欲衆生從此門而入故戒云不應計著

或說以下皆結上之

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

楞伽經 十七卷 三十一

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譬如下引喻結顯泥聚一也本無定器陶家以作工方便故成種種器喻法無我亦一也本無定名以智慧方便說種種名如前空無相至涅槃等是也故結云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名雖不同義則是一蓋開引著我外道說如來藏本令離著入三脫門成等正覺豈同外道神我之見卯三解脫者性淨解脫圓淨解脫方便淨解脫也

果非因行莫成行非方便莫進故因問而發之

大慧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為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脩行者大方便。言成就四法是大方便者方便多門四法乃方便之大故與其他方便不同然此四者不出脩性因果謂全性起脩從因至果也

釋分別自心現義

云何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偽習氣所薰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釋分別自心現中言觀三界唯心分齊者三界由妄想而起妄想不出自心分齊者界限也了知心外無法則人法二執俱離復何動作去來之相但由無始妄想熏故有三界種種五陰繫縛言色行者略舉五陰之二耳由有五陰之身故有資身財物建立如是諸法皆因自心妄想顯現若知本來空寂決有生滅是為善分別也

釋外性非性義

云何善觀外性非性謂燄夢等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前觀內心此觀外之二觀隨乃隨宜未必俱用言外性非性者了外法之性非自他等四性而生也謂陽燄夢幻等性是也此一切法由無始妄習為因故皆不實如燄夢等是為善觀外性非性也

釋離生住滅見義

云何善離生住滅見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見離自性生見悉滅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住滅見離生住滅見謂如夢等牒前所觀也見識不生下正示離見言由前觀故見內心識不生外緣塵不積聚一一推求性不可得故云不生不而生以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諸法均一理故皆不可得則離自性由離性故緣生與見皆悉寂滅如是證知諸法如幻即是無生法忍無生則無滅故生住滅之見無不離也

釋自覺聖智善樂義

云何得自覺聖智善樂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此自覺聖智謂得無生法忍者初破無明顯法性也言善樂者既得無生以此為樂又云住第八菩薩地者此乃通教第八地也菩薩至此地受捿始證無生法忍作餘教釋之不可也離心意識等既證無生何法可離乃非離而離得意生身者起用之本亦捨意得意之用已

意生身者何因緣。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

無障無礙便入菩提境界

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因先所見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障礙。隨所憶念本願境界。為成就衆生。得自覺聖智善樂。意生身等者意有三義取以為喻一迅疾二無礙三徧到蓋言菩薩得如幻三昧現身攝生亦有此三義也凡夫意到而身不能到身意俱到惟聖及得通者能之言如幻三昧自在神通者能生之意也妙相莊嚴聖種類身者所生之身也一時俱生猶如意生者法喻泯合也成就衆生者令其亦得善樂也

大慧彼因者有六種。謂當有因相續因。相因。作因。顯示因。待因。當有因者。作因已。內外法生。相續因者。作攀緣已。內外法生。陰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相續生。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轉輪王。顯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現。作所作。如燈照色等。待因者。滅時作相續斷。不妄想性生。當有因者謂所作因乃根塵所生法是現在因能招當來之果也相續因者謂攀緣根塵成善惡業續生後陰種子果復為因也相因者謂作無間斷善惡業相因果相續不斷也作因者謂於因上作因如轉輪王已獲勝報更作勝因名增上也顯示因者謂凡妄想事生必有因能作所作境相如燈照物顯然可見也待因者謂妄想滅時還作作時還滅若相續念斷則不妄想性生以妄待不妄是為待因也

一切都無生。亦非因緣滅。於彼生滅中。而起因緣想。非遮滅復生。相續因緣起。唯為斷凡愚。癡惑妄想緣。有無緣起法。是悉無有生。習氣所迷轉。從是三有現。言一切法漸次與頓俱不生既云不生豈有滅乎但以本迷而起生滅之想耳所以說無生滅者非謂實無生滅緣起為斷凡愚妄計作如是說若究其本性何生何滅但無始習惑迷轉遂有三界生滅三有者即三界也真實無生緣。亦復無有滅。觀一切有為。猶如虛空華。攝受及所攝。捨離惑亂見。非已生當生。亦復無因緣。一切無所有。斯皆是言說。猶如虛空華者言衆生於真如實理中起生滅見如病眼見華耳攝受及所攝者乃謂能取所取於此根塵境界不見有無惑亂等相則已生當生一切無有乃假名言說耳

此因問大因所生之法漸次之旨故說此偈以荅之

此因大慧請言說妄想相而別四種以詔之

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偽計著過自種習氣生。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真實理上離言說相一尚叵得豈有四哉如來說此四者以言遣言雖說第一義心亦當離著況此四種皆說衆生妄想也相言說者謂從自心所現妄想色相分別自相共相而生也夢言說者謂憶念所歷境界形於夢寐而有言說然覺已無實境界故云無性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謂昔有寃讎嘗害於我後時憶念而生憤恨之言也無始妄想言說者謂從無始戲論妄執習氣所生也若能離此四種妄想言

因上離言說妄想相而說此偈

說則顯實玅理矣一諸性無自性亦復無言說甚深空空義愚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說法如影自覺聖智子實際我所說諸性無自性者離心緣相也亦復無言說者離言說相也既絕言思是為第一義空愚夫昧此則墮諸有一切性自性等謂一切法有自性則有言說然皆不實如影唯聖智所證實際是我所說也惟願為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隨入如來地相無開發本願譬如衆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我及

此入道之門故舉為問

餘菩薩摩訶薩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衆生一切安樂具足充滿自一異至無常四句有三初一異四句者合云一異亦異亦不異非異非不異俱即亦異亦不異不俱即非異非不異也有無四句者合云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也常無常四句者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也經文從畧不具列也此三四句各有宗計一切外道正坐此見言不行者不能離也惟聖智由能離四句故不見有自共相可登第一義真實之地漸歷諸地至於佛地無開發本願者蓋自行既滿復以本願普入佛剎化諸衆生如如意珠所現境界無不具顯無邊相行者相謂地相行即所脩之行雖則無邊皆惟心所現一切諸法差別之相部分即差別也我及下結請令滿泊池願行也大慧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

既陷業障便入苦趣

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總約法說有二一者不知自心現量於陰二內見有外法計內外性於同相起一見於別相起異見依此兩間而起俱見雖此兩間起不俱見有無常無常皆若是也二者自性習因由宿習所熏而起邪計妄見下文凡十二喻各有法有喻有合不無同異隨文別點譬如群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燄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無始虛偽妄想所熏習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性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妄見攝受鹿逐時燄不知非水愚夫樂欲不知樂是苦因言妄想熏習即自性習因義也取內外性等正謂起見也如揵闥婆城凡愚無智而起城想無始習氣計

此喻外道不達自心現量起一異見

著相現彼非有城非無城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不能了知自心現量揵闥婆城本無城種無智之人妄習所熏而作城想譬如有人夢見男女象馬車步城邑園林山河浴池種種莊嚴自身入中覺已憶念大慧於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為黠慧不大慧如是凡夫惡見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夢自心現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夢所見境本非實事而乃憶念不捨非癡而何此喻外道邪計不了即心起諸見也譬如火輪非輪愚夫輪想非有智者

浮泡非有非無不可執著

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一切性生。此喻外道邪心取境無而為有起種種見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無智作摩尼想計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於無所有說有生緣。有者言滅。水泡喻中於無所有說有生者義通前喻以莫非無有說有及於正因緣說有處則反言斷滅此外道之倒見例皆如是復次大慧有三種量五分論。各建立已得聖智自覺離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計著。三種量者謂現量比量聖言量也量如斗量物也現量者現即顯現親得法體離妄分別而非錯謬也比量者比即比類比類量度而知其然如隔山見煙必知有火隔墻見角必知是牛雖非親見亦非虛妄聖言量者謂以如來正教為準繩故五分論者一宗二因三喻四合五結宗因喻三亦云三支比量合結但成此三義耳外道種種計著自謂過人若不類彼立量破之執何由破此如來敘三種量五分論雖各建立脩之則得自覺聖智能離緣起妄想二種句性而愚夫迷教猶計有性妄想分別也

離煩惱所知障故能入自覺聖智境界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上明離惑智二障能入如來所證法門然非定莫能造詣故又明四種禪定蓋非淺無以明深故兼三種言之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脩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瑣音鎖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前後轉進相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

此徧歎菩薩所脩者

愚夫禪士二乘外道脩者以其所觀人無我性不能了自心量所現自相共相性空併以愚夫目之骨瑣者即小乘所觀自他身骨瑣相連皆是無常苦不淨相對治計著此觀為首言相不異觀者謂定中見相與觀不異此觀成之相也雖次第增進至無想定然不離相是名愚夫禪也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謂人無我等疊前所離也外道自他等者亦離外道自他俱性於法無我諸地相義一一隨順觀察也

此頌歎菩薩所脩者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緣真如禪緣即觀也真如即理謂觀理將除妄想妄想者乃人法二執二無我者空二執之觀也若但分別心存取捨是為妄想若了二執當体即空無所待對是為如實處不生妄想也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佛以首楞嚴為能住之法常寂光土為所住之處常寂光即三德涅槃也三種樂住其在茲乎不思議事者是無作妙用謂全体起用成就眾生也

此定至妙佛地究竟自覺聖智者

愚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譬如日月形。鉢頭摩深險。如虛空火盡。脩行者觀察。如是種種相。外道道通禪。亦復墮聲聞。及緣覺境界。捨離彼一切。是則無所有。

所宣偈言

一切剎諸佛。以不思議手。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譬如日月等出諸禪相以示得失謂於定中或見如日月形或見鉢頭摩此云紅蓮華或見海有深險之狀或如虛空或如火盡凡脩觀者見此種種相現不應取著著則墮

三涅槃名同而實異者故致此問

於外道邪禪及落二乘境界當善觀察悉須捨離不見有一法可得則無所有可入如來禪也般涅槃者說何等法謂爲涅槃涅槃有三謂外道妄計涅槃二乘取證涅槃如來究竟涅槃苟不以法而正其名則如來藏與凡小混不可不辨大慧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變名爲涅槃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一切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即藏識與事識此言自心也皆言習者由無始愛見妄想熏習故也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名爲涅槃然一切衆生即涅槃相何轉變之有所謂名轉而休不轉也諸佛及我者佛謂此究竟涅槃我及諸佛同證證無別證但了生死即是涅槃涅槃之性亦不可得是爲空事境界復次大慧涅槃者聖智自覺境界離斷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離情故非常顯性故非斷

離斷常二見則可入如來境界

大慧涅槃不壞不死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若壞者應墮有爲相是故涅槃離壞死是故脩行者之所歸依涅槃言不壞不死者是對有壞有死而言也良以涅槃是不生不滅之理若凡夫是有壞死小乘入於真空涅槃灰身無身滅智無智亦可謂不壞不死雖離分段之生復受変易之生是有相續之相離於有復著於空是猶有爲今如來涅槃離此諸相是爲大乘行者之所歸趣

申上涅槃之義而總結之

復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名涅槃言非一者是非空非種種者是非假非空非假正顯中道大涅槃也復次大慧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不習近境界不顛倒見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二乘於陰界又自共相中用若空無常無我之觀不厭離生死心切欲於六塵境界不樂習親近言不顛倒見者斷見惑也妄想不生者斷思惑也既滅苦集而證真空故曰於彼作涅槃覺復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爲二謂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言說自性相計著者從無始言說虛僞習氣計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不覺自心現分齊生二種性相起各有由如經所說若了言說性空諸法惟心何計著之有哉事即諸法也

因緣之說有邪有正故並舉以問

佛說緣起即是說因緣不自說道世尊外道亦說因緣謂勝自在時微塵生如是諸性生然世尊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有間悉檀無間悉檀不自說道者謂佛說緣起不言緣起所以故云不自說道外道言勝自在等而諸法生諸性即諸法也然與如來所說因緣生法彼機言教爲有間異耶無間異耶悉檀即四悉檀也

因大慧所難而破之

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心現量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自心現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此即六根彼即六塵謂根塵相由而起攝所攝非性等者謂了因緣生法惟心所現無能取所取非性謂離性執也若攝所攝計著等者唐譯云若不了諸法惟心所現計有能取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過即雜亂也彼即外道也性非性即有無也因緣和合而生者正酬無因之問皆同

外計邪無因也大慧彼惑亂者有種種現非惑亂作無常所

以者何謂離性非性故後告大慧云彼惑亂等者言彼妄法現時雖有種種差別不同然非無常良以諸法本離有無一一即性即性故常離性非性即離有無也大慧云何

我無為方非常計常是名顛倒惑亂也

離性非性惑亂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如彼恒河

餓鬼見不見故無惑亂性於餘現故非無性如是惑

亂諸聖離顛倒不顛倒是故惑亂常謂相相不壞故

大慧非惑亂種種相妄想相壞是故惑亂常惑亂之法聖人見之其性本常而以同離性非性者何以未能了達即是愚夫境界故也如彼恒河等者承上愚夫所見舉以為喻餓鬼雖近恒河而不見水以其見水是火故云見不見也見雖有異而彼恒河體常自若無惑

亂性者謂不以見故為有不以不見故為無自其見者言之非無恒河故曰於餘現故非無性也如是惑亂等正釋惑亂常義謂諸聖以離倒不倒見故即彼惑亂體是常住以其法法不壞故也又言非惑亂者謂非諸妄法自有種種差別之相以愚夫妄想分別見有異相若離分別妄法即常故曰惑亂常也

承上惑亂真常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求

彼惑亂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

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

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謂自共相計著起聲

聞乘種性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大慧即彼惑亂

妄想起緣覺乘種性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親計著

起緣覺乘種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謂

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是名

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言彼惑亂者謂分別妄法是倒非倒則成二種種性非倒是聖倒即愚夫先出聖種性復有三種謂聲聞緣覺佛乘初聲聞乘中言愚夫妄想起者謂愚有於五陰自相共相照了空寂而生厭離乃成聲聞種性緣覺亦云自共相者離執義同但樂遠離故云不親是為緣覺種性佛種性中特言智者異二乘故覺自心現量等義見前釋是為佛乘種性大慧言

上言非事非非事即非有非無也

惑亂為有為無大慧如幻無計著相若惑亂有計著

相者計著性不可滅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此自之下問答有四初問惑亂有無因上以惑亂為常為實又以妄想然則果有邪果無邪佛荅以如幻無計著相者意謂若言妄法定有定無則生計著性不可滅故以如幻言之若不能了如幻則緣起之法同於

外道邪計因緣矣聖不見惑亂中間亦無實中間若真實惑

亂即真實捨離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為惑亂不

因發惑亂如幻之旨而以此偈明之

淨猶如翳前四句明大乘聖智了妄即真惑亂妄法乃凡夫境界佛眼見之無非真實而此真實亦無實體離此空有是為真實良由聖智了達妄法即是真實故也後四句明小智離妄顯真於真著相亦為惑亂如目有翳見為不淨也大慧非幻無有相似見一切法如

幻大慧言為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為異相

計著若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性如幻者有性不如

幻者所以者何謂色種種相非計無有因色種種相

現如幻是故無種種幻相計著相似性如幻上言一切法如

所謂說法性如幻不實速如電者

幻佛恐大慧疑何偈以幻為喻故後告云非假幻喻一諸法更無有可相似者故說一切法如幻也佛說一切法如幻為執著種種幻相而言如幻耶為不執著諸相而言如幻耶若執著幻相言諸法如幻者未必諸法皆如幻也故曰有性不如幻者性卽法也若槃言之凡諸色相應無別因然世間未有有因之色皆如幻者

大慧。非種種幻相計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實一切法速滅如電。是則如幻。大慧。譬如電光剎那頃現現已卽滅。非愚夫現。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觀察無性。非現色相計著。

言諸法如幻者正非計著幻相直以一切法不實速滅如電乃如幻耳又以喻顯電光剎那起滅之速惟聖智乃知非愚夫所覺現相如是一切以下言一切諸法依自分別自共相現亦復如是以不能觀察無所有故而妄計著種種色相

大

既曰性無一則無生而又曰如幻非有耶比大慧疑其相違也

慧。非我說無生性。如幻。前後相違過。所以者何。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無生現。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外道癡聚。欲令有無有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緣。大慧。我非有無有生。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

非我說有相違所以生無生者言我了於生卽是無生惟是自心之所現故若有若無一切外法其性本無有生故我說無生也又謂壞外道因生如彼計種種異因有生故說一切性無生破外道計有無生非自執著妄想為緣又告大慧云我非有無者謂離有無之見故我以無生之說而說無生也

大慧說幻性自性相。為離性自性相故。墮愚夫惡見相希望。

觀察如幻异於相不妄想异也

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著。說夢幻自性相一切法。

幻義有二一為知性離故以知幻性卽離自性所謂知幻卽離是也二為此愚夫取著相此復有三不知自心現量一也壞正因緣所生法二也緣自性相作實有計著三也故說一切法如幻夢之相破之

大慧。名身者。謂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者。謂句有義身自性決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謂顯示名句。是名形身。又形身者。謂長短高下。又句身者。謂徑跡。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謂以名說無色四陰。故說名。自相現。故說形。是名名句形身。

名句形身者唯識論云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卽是

名句形身示人以入理之門

亍為形所依形卽文也身者聚義名詮自性者如說根但云眼耳鼻舌身意之名而已句詮差別者如說示眼是佛眼法眼慧眼等種種差別也然此名句形二身名為三假假者對實而言則聲為實此一實三好乃能詮教體今但云當說名句形身而不言一實者以佛說法之聲卽一實也善觀者謂當善觀察名句形身能詮之教卽達所詮之義速成菩提非惟自資亦能覺他也依事立名者卽名詮自性也句有義身者卽句詮差別也凡句以詮義差別為性故決定究竟不相混濫是身句之功也形身謂顯示名句者所由文字以顯名句亦卽名句以成文故曰文卽是字為形所依又形者是喻喻如人之形有長短高下六之長短亦猶是也句身謂徑跡者如因跡始知有象馬等所行猶尋句而得義也上乃以形句對言者名與形相對言者則如五陰之受想行識四陰無色而有名色陰自相顯現故說有形亦猶文因義而顯也

大慧。未來世智者。以離一異。俱不俱。見相我所通

分別說論門種而顯云之

義問。無智者彼卽答言。此非正問。謂色等常無常爲
異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
見所見。塵及微塵。脩與脩者。如是比展轉相。若大慧未來世
菩薩當以離口句相問彼世人意示入道之門彼無
智人不達此意乃答云此非正論謂色等者言約陰
入界等諸法上而分常無常異不異等四句也如是
涅槃諸行者行卽能顯涅槃之行能相所相能依所
依能造所造能見所見塵及微塵謂泥團微塵也脩
與脩者卽人法也如是比展轉相者言上相對二法
也
大慧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
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性
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
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欲持去無所去。
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
性自性相無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
何故一切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
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故說
一切法常。一切法下明不生句有二意一離所作因緣故不生二離自共性相故不生也不可持來下以事言之非無去來但以四句求自共相不可得故不見有去來之跡淨名經云來者無所從來去者亦無所至此以理言之也諸法不滅者謂一切法本無性相豈有滅乎常無常句約情理言若以情見相相遷流故云相起無常以理言之法法卽性故云相起無生此無常卽常也
大慧身見

須陀洹謂預流初果也須陀洹趣謂初果向也

有二種。謂俱生及妄想。如緣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
依緣起自性種種妄想自性計著生。以彼非有非無。
非有無無實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種種妄想自性相
計著。如熱時燄鹿渴水想。是須陀洹妄想身見。彼以
人無我攝受無性。斷除久遠無知計著。身見者彼於五陰身作主宰見此分二種俱生者謂見與身俱生如前身見妄想復依見而起如彼邊見故曰如緣起等謂依緣起故起妄想自性以彼非有下正釋上妄想身見以本非四見而有四見則是無實妄想相如彼緣起而愚夫以妄想故起種種妄想自性計著故譬之如熱時燄非水謂水卽其想也彼以人無我攝受無性者卽初果向人以人無我觀了本無性故其惑卽斷言無知者謂染汙無知也
大慧俱生者。須
陀洹身見。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
故。展轉相因相故。大種及色不集故。須陀洹觀有無
品不現。身見則斷。如是身見斷。貪則不生。是名身見
相。俱生身見者初果人觀察自他之身受想行識四陰無色相故色由四大種生造及所造卽能造所造謂四大造色陰展轉者卽四大互相因也不集者謂大種與色性無和合如是觀之五陰有無皆不可得執為身見故曰有無品不現身見既斷貪亦不生也
大慧疑相者。謂得法善
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疑法不生。不於餘
處起大師見。為淨不淨。是名疑相。須陀洹斷。此疑相中謂初果人於四諦法諦了無惑卽善見相及前二種身見分別斷故於諸法中更不生疑自然明了邪正不復

(非戒為戒非因計因初果也頓照色相妄想見相二果也此以三果明之)

餘外道處起大師想為淨不淨者不於佛處疑善不善是為疑相不生也大慧云何阿那含。謂過去未來現在色相性非性生見過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結斷故。名阿那含。通觀三世色相皆空非性即空也離有無分別過患故云妄想不生結斷者斷欲界後三品思惑也大慧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大慧。觀察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是名觀察覺。上云若覺得解

(承上覺了則究竟解脫無得而得說來)

脫故又告之以覺知之道二種覺義雖若真妄之異然據結文云菩薩成就則皆大士所觀而真俗不同觀察覺即真諦之覺也建立覺即俗諦之覺也良以菩薩觀真不捨俗照俗不違真若覺性自性等者即觀一切法之自性此性本來離相不可以一異等四句分別簡擇故云不可得也大慧云何

(發建立覺故)

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煗動不實妄想相。四大種宗因相譬喻。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是名二種覺相。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人法無我相。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觀察行地得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見百佛及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照百剎土。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當得如來自覺地。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衆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二建立覺者謂

於堅濕煖動諸大種性取相執著虛妄分別以宗因喻而妄建立是名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宗因喻者即五分論法雖是不實建立以世諦故而建立之則真俗兩行不相妨礙若菩薩下總結二覺成相初覺成故於人法知無我相次覺成故了無我相不離人法故曰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者還以二種覺觀歷於行地而後得入初地也入三昧見佛等皆以百言之者以菩薩初破無明能分身百界所入法門數皆如之故攝論云菩薩入初地時證十百明門一於一剎那頃證百三摩地二以淨天眼見百佛國三以神通力能動百佛世界四能往百佛世界教化衆生五能以一身化百類身形令有情見六能成就百類所化有情七若為利益能留身住世百劫八能知前後際百劫事九能以智慧入百法明門洞達曉了十能以身觀百類眷屬餘地倍倍增勝十無盡句者如華嚴十地品住初歡喜地有十不可盡句云亦如普賢十行願皆言無盡以此善繫其心成熟衆生至於自覺聖樂三昧則菩薩之能事畢矣大慧彼

(此明所覺之法)

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色及虛空。俱計著邪諦。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彼四大者對真諦而言則以四大為彼對四大而言亦以真諦為彼言四大種生造色者即大種為能造如前堅濕煖動是也四大為所造如後內外水火等通名為色是也若楞嚴則交互而起如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等云今各從類造故有津潤大種生於水火等蓋文雖別而理通言其造法莫不因性而有相從微而至著本因想成未由種起所以發生萬類本乎一心所謂津潤堪能搖動斷截者各隨四大性分說也又津潤等亦可約貪嗔癡等分言之故一一皆曰妄想也大種種也此皆發於識者也及其既著則為內外四大謂正報為內依報

為外俱徧一切而與空俱故曰色及虛空等外道於此計著邪諦或計有無或起分彆已如前斥由四大造色故有五陰因陰而有六根次第而生故云四大造色生也大慧。識者。因樂種種

對境雜境居塵出塵又何妄想計著

迹境界故。餘趣相續。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緣。非彼四大緣。所以者何。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無性。大種不生。大慧。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非無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識者六識謂六識樂諸塵境出入優歷故曰迹此由妄識著於妄境遂成結業六趣受生相續不斷又曰地四大等者示四大不能獨造必兼於緣不專在緣故曰非彼四大緣所以下徵釋其義謂性津潤等性形相四大色相因也處及所作方便緣也若因無生性雖緣亦不生故曰大種不生必由衆緣和合成形非無形者則亦在緣也既

無在無不在則本無實性無性而生則因緣之義彰矣言外道妄想非我者此與前計著邪諦之語皆因而斥非謂此四大造色相不同外道妄想分別故曰非我大慧。聖者如幻。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又如夢影士大身。離異不異故。大

離性非性離異不異幻滅亦滅非幻非滅

慧。聖智趣同陰妄想現。是名諸陰自性相。汝當除滅。滅已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剎諸外道見。大慧。說寂靜時。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達究竟力明自在救攝饒益。一切衆生。猶如大地載育衆生。菩薩摩訶薩。普濟衆生。亦復如是。聖人了陰如幻雖現種種色像離於施設異不異見如夢

影中現士夫身皆無實體豈有異不異耶然異不異見乃凡夫之妄想佛之所以能離者由了凡聖陰體本來不二故曰聖智趣同陰妄想現凡夫欲復本體須遠離除妄性相故云汝當除滅妄執若滅寂靜乃彰故復能說此寂靜之法遠離一切外道之見說此法時既離法無我執即能入不動地得無量三昧一切法門普濟群品如地之載育也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

涅槃者不生不滅之謂其實種種非一

四。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涅槃之說有邪有正故欲說正乃先斥邪言外道四種涅槃名相如經所列涅槃是果果由因得其因既邪果亦非正故云非我所說我之所說涅槃者直以妄識心滅耳蓋由外

道涅槃不離神我神我即妄識故以妄想識滅而對破之也大慧言不建立八識耶。言建立。大慧言若建立者。云何離意識非七識。大

因上妄想識滅名為涅槃遂疑八識亦滅故問之

慧。彼因及彼攀緣故。七識不生。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以不滅言建立者不滅也又疑七識不滅答以彼因及攀緣故七識不生者彼即六識言因及攀緣在六識而七識執我未嘗相離若六識滅則七識亦不生也意識者下通示諸識長轉相因未始不俱乃體一而相異也又有四意一境界分段者言六識從六塵

外道不離性相為四種涅既斥之失此復備以破之

生也二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三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四不壞身相下藏識即第八識言因攀緣自心現境界等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即六塵也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曰心聚生也謂八識與六識展轉相因而生如此相因有本有末本謂八識轉生諸識末謂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故云展轉相因復以喻顯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為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循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浪展轉之相其若是也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我不涅槃性。所作及與相。妄想爾燄識。此滅我涅槃。彼因彼攀緣。意趣等成身。與因者是心。為識之所依。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我不以性相為涅槃直以妄想智障識滅為涅槃耳彼因彼攀緣等言七識由意趣因等成六識身究其本因還以八識之心為諸識之所依如水下喻意可見

列十二妄想之目總之不出有無二執也

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妄想雖一隨境有異計著種種音聲詞句以為有性言說妄想也凡所說事但依彼事而生說事妄想也隨事起見如渴鹿之奔陽燄以作水想謂於地水火風執有堅濕煖動之性而不知其性本融於一是名相妄想也世間財賦本是幻物而起貪著利妄想也執持於諸法起自性見執以為是餘皆為非無異外道惡見分別名自性妄想也於因緣生法起有無等見妄想分別成生死因是因妄想也外道惡見執著有無一異俱不俱分別是名見妄想也於假名實法

上計我我所而起言說分別是名成妄想也計諸法若有若無從緣而生是名生分別妄想也凡一切法未有諸緣而先有體是不假因緣而生故起不生分別也此與彼相繫屬如金與線是名相續分別妄想也法本自離何縛之有情著成縛不可云無謂於無縛解中而生計著是名縛不縛妄想也大慧。

前分別妄想自性未明計著故復以幻喻

計著緣起而計著者，種種妄想計著自性。如幻示現種種之身。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幻。非種種因。若不異者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如幻緣起妄想。自性。異不異有無莫計著。妄想本虛凡夫不了見有種種差別之相故喻云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反覆數示例前可見

若了法無自性於緣起妄想皆不可得故不應作異不異有無計著彼相則是過。皆從心縛生。妄想無所知。於緣起妄想。此諸妄想性。即是彼緣起。妄想有種種。於緣起妄想。言彼相過者謂緣起相之過由心縛著所以成過心縛即妄想也若了緣起則無妄想因妄想不覺於緣起生故分別此緣起與妄想相因而有初無前後之異故云妄想即緣起體固無二而終以緣起而有分別也無有妄想性及

緣起妄想相因而成

如金無垢如空無雲妄想自滅然後清淨

有彼緣起。建立及誹謗。悉由妄想壞。妄想若無性。而有緣起性。無性而有性。有性無性生。依因於妄想。而得彼緣起。相名常相隨。而生諸妄想。究竟不成就。則度諸妄想。然後智清淨。是名第一義。緣起妄想自性本來非有非無

言定有則墮建立言定無則墮誹謗皆由妄想以壞正見若無妄想性而有緣起性則有從無生成無因之過蓋無始妄念分別而有緣起然妄想之由依於名相名之與相如影隨形皆是虛妄因不了此而起妄想窮其妄源無所成就則妄想自滅以復自覺聖智名第一義度即滅也

妄想緣起總從色相而生

妄想有十二。緣起有六種自覺知爾燄彼無有差別五法為真實。自性有三種。脩行分別此。不越於如如。妄想十二前已釋之緣起有六者六即六塵謂緣起自性由六塵境界風所動而起也然此妄想緣起總是差別之相自覺聖智之中則無如是差別也爾燄智障也五法三自性皆如來自行化他法門脩行之人無非真實一理故曰不越於如如也

此因大慧中以一乘行相為請而示之

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我說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此釋一乘行相言一乘者謂如來所乘大乘法也此一乘法不離人之一心所謂妙法即心也蓋心具妙法與佛所證無二無別欲覺一乘之道須究自心故云攝所攝妄想謂了根塵能取所取妄心即妄顯真如實而住故云如實處不生妄想

了了解脫斷常二見乃可以說一乘法

大慧言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以一切聲聞緣覺如來調伏授寂靜方便而得解脫非自已力。是故不說一乘。大慧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故說三乘此問如來但說小乘不說大乘之意佛荅以三義故不說一乘言不自般涅槃法者以二乘不能了生死即涅槃故不為說一也言調伏授寂靜等者以其稟方便

教脩證空寂但離虛妄名為解脫未得一切解脫故不為說二也言煩惱障等者以其但斷四住通惑未斷習氣別惑全在故不為說三也二乘破人執未破法執故云不覺法無我也雖斷煩惱身居分段未名變易生死故云不離分段死也如來為此小機故但為說三乘法耳

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為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脩行者了知初地上上增進相。得三種身。三種意生身乃通教菩薩自行化他之道為菩薩者不可不知故如來不待問而告之

如來揭意生身分別通相而告之者欲其諦聽也

大慧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此菩薩從三地至四地斷見惑從五地至七地斷思惑得真空三昧之樂三昧翻正受言三昧又言正受華梵兼舉耳意生身者謂作意成真空法性身也種種自心等謂菩薩證空不同二乘心生味著為相風所動故曰安住心海又不同凡夫起六識波浪蓋了一切境界惟自心現皆無自性是為初意生身此自行也

此從涅槃空入假立假者

大慧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一切佛剎大衆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

三種身相乃分別位次而言

性性意生身　此言菩薩八第八地覺了諸法如幻皆無有相身心轉變無礙住如幻諸三昧門普入佛刹神通自在如妙華之莊嚴也如意如幻等者皆言化身速疾無礙也非造非所造者謂化身色相不同四大實造如造所造者謂此色相與造相似如此幻造色相具足佛慧莊嚴者形刹土達此諸法推我自性之性是為自性性意生身此化化也　大慧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大慧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應當修學。初則從生死假入涅槃空次則從涅槃空入達立假令入中道所謂覺一切佛法等言菩薩從八地已去接八回向位中了達諸佛自證法相即我自心故云自得樂相也言種種類俱生者了佛證法即入中道屬佛種類非謂千種萬類也自既入中所化之機成佛種類故云俱生至此位中智轉

此世尊偈言

行融名無行作未入證道但名意生是為第三意生相也　非我乘大乘非說亦非字非諦非解脫非無有境界然乘摩訶衍三摩提自在種種意生身自在華莊嚴　如來自證離相故皆以非言之謂雖是大乘以離相故是無乘可乘蓋離諸名相無證無得而亦非無境界可示然乘摩訶衍者乘即能乘摩訶衍即所乘之法乃至三種意生身是大乘之法也三摩提者即初意生身也種種意生者超頌種類俱生身也華莊嚴者頌第二意生身也　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為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一乘善知二無我二障煩惱斷永離二種死是名佛知覺　向言一乘覺道其說猶畧而未嘗言所知所覺

此上有貪愛名為母無明則為父覺境識為佛諸使為羅漢陰集名為僧所謂五無間等諸緒之

佛即覺也既覺了二障故名為佛

者何法於是復申此請佛乃告之了二無我是為二了二障是為知究論人法生佛平等本無二執所謂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此無人執也平等性中無自佗之形相此無法執也衆生迷之成二我執如來覺了本性二執皆空故云無我也二障者惑障智障也即上二執為惑二空為智既以二空空其二執是無惑障能空之智亦泯是無智障二障乃生死之因因滅故果滅故云離二種死二死者分段變易之死也二煩惱者謂通別二惑也此二惑累至於極果方能斷盡如是了達名為佛之知覺二乘雖小若能回心向大如佛覺知是佛而已故亦名為佛　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及無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相　至理寂絕非有非無衆生昧此墮於二邊不能復本故大慧為衆發問佛先順問而答而後徵釋其義依二種等者謂世間衆生依有無之境起有無見墮性非性即有無見也欲見謂樂著此見非出離法妄謂出離故云不離離相也　大慧云

此因大慧問有無有相及離有無有相而答之

何世間依有謂有世間因緣生非不有從有生非無有生大慧彼如是說者是說世間無因大慧云何世間依無謂受貪恚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癡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貪恚癡性為有為無　依有下是釋有相謂實有世間因緣而生諸法非不實有從有生言非無有生者謂能生因緣是言此計無為有故復告云彼如是說者是外道無因論也依無下是釋無相謂先受三毒性已而後妄計其性非性即妄計為無若不妄受三毒為有性者則無所取無取則性相本來寂靜如佛與二乘不取三毒雖乃離有無之見也　大慧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大慧攝所攝計

大慧之問有三一問妄想云何生一問何法名妄想一問於何而起妄想故佛詳答之

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計著我我所生言種種義者凡外法有種種相義皆虛妄因之而生妄想故云種種不實妄想計著生也次答言攝所攝計著者謂於根塵計著不知惟心所現及於心外墮有無見依是增長諸外道見皆妄想法知其法則知所以妄也後答言妄想習氣等者即上所依處也又曰心心數妄想計著我我所生者即人法二我是其處也知其處則知所以起妄之源源既不實妄即滅矣大慧言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我我所計著生若如是外種種義相墮有無

此因大慧問而言已非虛妄分別

相離性非性離見相第一義亦如是離量根分譬因相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種種性計著妄想生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將無說邪因論耶說一生一不生大慧問如是說者則於外種種義墮有無相亦是性離有無及離諸見之相然第一義亦是離諸根量宗因喻相意以外種種義與第一義無異何故言種種義生分別第一義不生分別豈非世尊所言爭理有生有不生耶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謂有無妄想不生故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性相計著生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

此段言愚夫不能了悟何以得解脫而息妄想

見離作所作因緣過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以是因緣故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所以生不生者謂了有無妄想所見外法離性覺了惟心所現而妄想不生非別有第一義諦也但愚夫不了自心所現故見所作有為事業在前於中起諸分別妄計耳非別有世諦也既作而佛又念諸愚夫在迷云何能離人法二我及離能作所作因緣之過又念云何能覺妄想皆自心量而得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智地到如來自證境界離五法三自性事見妄想事即名相見即妄想既作是念所以我說妄想從種種虛妄計著而生知如實義者謂能如是了知如實之義即得解脫息諸妄想也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妄想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著四句不知我所通世間非有生亦復非無生不從有無生亦非非有無諸因及與緣云何愚妄想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如是觀世間心轉得無我一切性不生以從緣生故一切緣所作所作非自有事不自生事有二事過故無二事過故非有性可得此偈頌上所作因緣之過諸因及與緣等謂凡諸世間法莫不從因緣生而妄想者於因緣法著有無等四句之見不知如來所通之理世間非有生下離性執四句謂諸法本無四性又曰諸因及與緣等仍責前過謂諸法本空云何愚夫於中而生妄想非但本無有無四句性執亦無非有非無四句相執具如大論性相二空也若能如是觀察轉彼性相二執而得人法二無我智然性實不生從緣故有此諸法既從緣生則法

此承上覺妄想心量顯如來境界說

無自體又曰事不自生事者事即果也凡所生之法有因則必有果如業因招生死之果原其因既不生果豈自生果耶無果自生果二事之過則觀諸有為任運離乎有無性執故云非有性可得也法離攀緣所緣無心之心量我說為心量量者自性處緣性二俱離性究竟妙淨我說名心量此八句畧頌心量不了諸法惟心則有所緣之境以正智觀之離乎能緣之心所緣之境既離能所則無分別之心是為惟心故云我說為心量雖了諸法惟心猶存性執對竟未能忘能緣之念直須緣性俱離始為究竟如來藏心之心量也緣性者緣即能緣性即所緣之法也施設世諦我彼則無實事諸陰陰施設無事亦復然有四種平等相及因性生第三無我等第四脩修者世諦我者人執也諸陰陰者法執也然此二執以自共相求之無實事可得則法皆平等故有四種平等見相即五陰則相與非相平等相必有因因性與果性平等因果具故有我則我與無我平等能妄想習氣轉了無我者是脩則有修與無脩平等也有種種心生境界於外現是世俗心量外現而非有

離諸疑網不著空見則外道不能惑矣

心見彼種種建立於身財我說為心量妄想等者由無始妄想熏習次第轉生種種心識妄心既作見有外境此世俗心量也然外境本無由心取之見種種相即五塵等是身財建立謂五識身財即妄想心量也離一切諸見及離想所想無得亦無生我說為心量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謂彼心解脫我說為心量如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前四句謂離人法二我之見及離能想所想則無得無生是為

正智之心量也中四句謂離有無性執及離能離之心亦即正智心量非性即非有非非性即非無性非性即有無後四句言如如即真如空際即實際涅槃即究竟大涅槃法界即佛法界此皆一體異名由離前名相妄想至於正智以極真如實際任於涅槃法界之中故能示現種種意生之身度脫衆生是為如來第一義心心量也大慧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

此則大慧有言語異義之問而答之

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辨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語即能詮言教義即所詮義理謂善解能詮即達所詮善解所詮即了能詮蓋約大乘言之雖有能詮所詮而能所不二故云非異非不異義雖忘言非言無以辨義則必因言而入於義如燈照色者譬如有人持燈照物知此物如是在如是大慧處所謂文字性離即是解脫善語善義之謂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緣言說義計著墮建立及誹謗見異建立異妄想如幻種種妄想現譬如種種幻凡愚衆生作異妄想非聖賢也

此段言隨語計著之過

言不生不滅雖皆理性名言若謂實有則墮常見若謂實無則墮斷見況餘者乎異建立異妄想者謂因言說差別建立而起異妄想計著如見彼言說妄想幻事計以為實是愚夫見非聖賢也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泥犂中陰中無有我

此段言依語起見之失

陰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復非無我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如彼所見一切應見諦一切法無性淨穢悉無有不實如彼見亦非無所有言陰中無有我等此外道之見合有所謂陰中有我我中有陰即陰是我離陰是我也不如彼妄想等謂雖不如彼外道邪見於言

辨諸法之真妄明語義之是非莫要乎知識故以三種智言

說中種種計著無非是我也一切悉有性無常見也者謂一切法實有性應須見諦彼不見諦而言有性則妄見而已又曰一切法無性斷見也斷則淨穢無有故特非之

大慧。彼智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希望計著。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如來地。人法無我。緣自得生。

世出世間能知而言也世智言外道者凡出家不稟佛教者皆名為外其智之極雖至非想然其所計不出有無但名世智也出世智中言二乘墮自共相者以二乘觀陰界入因緣四諦無出總別相智厭惡生死忻樂涅槃故云希望計著也上上智言觀無所有法者謂佛菩薩用上

此以三識三智對言

上智照了諸法皆畢竟空本無生滅離有無相至于究竟覺地更無彼此色相安有二我此自覺聖智不從外得也

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

言生滅之法屬九界者是識不生滅法屬佛界者是智相無相者相則言有無相言空以九界不出空有二邊墮空有者是識超空有者是智言相因者對果而言也長養是識者正對人法無我言之前文所謂色等長養心是也凡假外塵資養於內者識也無所資待自得於內者智也

如來所知有此三種

大慧。有三種智。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大慧

不墮頑空不著邪見惟存一心湛然常照慧光生矣

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

知生滅者一切智也知自共相者道種智也知不生不滅者一切種智也只一佛智而有三用名為三智又云無礙相是智者謂於前之三智一心融泯無染礙之相是智反是則為識也又云三事等者三事即根塵及我三事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曰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也又云得相不得相為識智者相即性相之相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自得者所謂如來自得聖智境界無以名狀故云不出不入如水中月也

採集業為識。不採集為智。觀察一切法。通達無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則名為慧。縛境界為心。覺想生為智。無所有及勝。慧則從是生。

採謂採取集謂招集以根對塵而生取著起善惡業招集生死

三智一心此之謂也

是名為識能了根塵絕待物我兩忘不生取著名之為智如是觀察因緣生法當體即空解脫自在名上上智慧即智也心外無境不了惟心為境所轉是名為縛心即識也覺此妄心則為智矣

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

首句言識二句言智三句則轉識為智四句言智之始五句言如來寂滅忍智智之終也清淨智從善勝第一義生所以行處悉遠離也

我有三種智。聖開發真實。於彼想思惟。悉攝受諸性。二乘不相應。智離諸所有。計著於自性。從諸聲聞生。超度諸心量。如來智清淨。

上所知之三是如來所開發故雖所知生滅諸法總皆真實也於彼思惟等重出前二智以顯上上之智謂彼凡夫以妄想故

至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

受諸生滅二乘反是故不相應離諸所有而又計著
自性則二乘智而已若如來極智清淨則超越一切
心量也　大慧。外道有九種轉變論。外道轉變見生。所謂
形處轉變、相轉變、因轉變、成轉變、見轉變、性轉變、緣
分明轉變、所作分明轉變、事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
變見。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云何形處轉
變。謂形處異見。譬如金變作諸器物。則有種種形處
顯現。非金性變。一切性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作如
是妄想。乃至事變妄想。彼非如非異妄想故。此外道妄計九
種轉變論謂形相因成者不出四大五陰等法彼見
其生滅異相故計有轉變而正教則曰緣生曰如幻

相續不相續乃生死解脫根本所以大慧問而如來答之

曰自心現外性非性反不變等然未嘗定說此邪正
得失所以分也形謂身形相謂生住滅相因謂所作
之因成謂所成之果見謂隨物遷移性謂生生不改
緣謂因緣變滅作謂造作不常事謂有為之法是為
九種言因是起有無者謂自有之無或自無之有皆
轉變相不出有無而已云何下徵釋形處轉變者即
四大諸根形質處也彼見其形隨時變異謂有轉變
而不知性未嘗變金變作諸器器雖有種種之異而
金性不變又曰一切性變亦如是者性即法也言一
切法雖變而性不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等乃結斥
外計言彼非如非異者謂彼於非如非異之
中而生妄想分別故有種種轉變之異也　大慧。無
量一切諸法。如所說義計著相續。所謂相計著相續。
緣計著相續。性非性計著相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
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有

續者纏縛之義了妄即真諸法一如又何續不續之有

爲無爲妄想計著相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自
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
相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先示諸相續相
言無量者謂十
界依正色心始於言說終於無言推其著心蓋無適
而非相續故曰如所說義計著相續所謂隨語生解
也於中初約世間法謂相即五陰緣即所緣塵境也
性非性即有無也生不生即生死也滅不滅即寂滅
不寂滅也乘非乘即內教與外道言乘以運載為義
大小乘則能運出生死而至涅槃外道所乘不能運
出生死故云非乘有為無為即世出世間法地地自
相謂分別諸地名相也自妄想無間自分別現證執
著所謂法愛是也有無品外道所計之根本也
三乘一乘無間謂於大小乘教分別無間斷也　大慧
復言。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

述如來所說諸妄想意為問

自性耳。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為如是。
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彼彼
者正言彼諸妄想也然諸法本無實性但妄計耳而
大慧猶有疑者謂但是妄想自性非諸法有自性此
自性與非自性相待者豈非世尊所說染淨諸法皆
無實性耶大慧意以一切法無自性妄想有自性為
難　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
妄想真實。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謂諸法無
自性為是
妄想有自性為非非如愚夫等者言不同彼凡夫計
性自性之妄想以為真實又曰此妄想自性等者此
但妄執無
有性相　大慧。如聖智有性自性。聖知聖見聖慧眼
如是性自性知。大慧言若使如聖。以聖知聖見聖慧

推空有空無色有色無無有無有有無有歧路暗昧尋覺迷惑

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愚夫妄想。云何愚夫離是妄想。不覺聖性事故。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所以者何。謂不覺聖事性自性故。不見離有無相故。上云自性非性者遣情也此云有性自性者顯理也然此如實理性非佛智佛眼莫之能見故云聖知聖見也佛既以自證境界示之大慧即領悟斯旨又請曰若果如聖所知見非凡夫知見故云非天眼非肉眼也因復疑而難曰愚夫既不能覺了聖自性事云何得離妄想能明此理因上聖凡所見不同故云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復謂不覺聖事性者言凡夫非不顛倒也不見離有無相者言聖人非顛倒也蓋聖一眼所見無不真實不見有一法可捨故也大慧。非我說空法。非性。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然為令衆生離恐怖句故

凡夫聞空生怖聞有生執故說聖智自性以導之

衆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聖智事自性計著相。見說空法。大慧。我不說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相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聖智事固非有無而著有者乃說空法以治之是知說空說有皆為衆生未嘗說有實法也故曰我不說性自性相即示自證之法曰但我得如實空法即本住畢竟妙空也不墮邪倒惑亂常居中道故離自心現性非性諸見即得悟三解脫獲如實印見法自性了聖境界離有無一切諸著大慧。一切法不生者。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謂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說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則

如言妄想與聖智皆空真一俱遣是同生義又恐菩薩立此為宗混於外計故言此破之

壞。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壞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壞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說則壞。大慧。有無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無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不生故。不應立宗。五分論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及為作故。不應立宗分。謂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自性。不應立宗。一切法不生則言想俱絕言之已非況妄立宗乎如彼外道立不生宗反生枝葉故云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下謂宗一切性非性者意謂宗必有主若宗一切性性自非性宗義何在凡言不生必因生立既有待對則不生成生自壞不生義其不應立宗一也又彼宗不生必入一切法中言不生義徧一切世間諸法之中言不壞相不生故者言諸法本皆不生豈待立耶故云彼說則壞其不應立宗二也言有無不生者前以無為不生此乃轉計有無皆不生言入一切性者性即法也謂有無不生亦徧一切法中皆離有無之相縱又轉計有無性相皆不可得是亦不生義其不應立宗三也五分論多過者指宗因喻三過也初宗有九過曰現量相違聖教相違世間相違比量相違自語相違相符極成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次因有十四過謂徧是宗法性初相中有四不成曰隨一不成所依不成兩俱不成猶豫不成後二相共十過有六不定曰共同分異丶丶不定異分同全不定俱品一分轉不定共不定不共不定決定相違不定有四相違曰法自相相違法差別相違有法自相相違有法差別相違三同喻有五過別喻有五過同喻中曰所立不成能立不成俱不成無合倒合別喻中曰能立不遣所立不

既斥立宗之非此復顯其是以詔之

遣俱不遣不離倒離共三亻三過也展轉因異相者言彼轉計因相不同及墮有為有作其不應立宗四也又曰謂一切法不生又曰空又曰無自性此三者若各立宗則有多宗其不應立宗五也大慧說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故及見覺過故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除為愚夫離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墮有無見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現不現謂非實有也及令衆生離見聞覺知之過故又云當說言除為愚夫者蓋愚夫墮於有無之見不說如幻如夢不能離彼二見復恐小機聞此不有不無而生怖畏不受大乘故戒云莫令彼恐怖遠離大乘意令菩薩隨機說法也大慧不如是無智應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覺自心現

上言離攀援是智大慧復以智不得為問故詔之

量有無有外性非性知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尒燄不生順三解脫智亦不得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僞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無智者即非智之智而智體亦不可得故曰非非智若大論謂無智者空也應是智者假也非非智者中道智也如是三智一心中得得而無得是為智慧不得言我不如是隱覆說者佛言我如是說是顯非隱雖亦嘗有隱覆之說但宜隱則隱宜顯則顯此則非隱也覺自心現量下正顯真智謂了境有無惟自心量言外性非性者諸法本空也如是而知知而不知是為事不得也事即境也境既不得智亦不生尒燄智障也入三脫門智體亦亡也非妄想者棟妄知也謂非如一切妄想凡夫無始以來有無虛妄熏習之智不知諸法惟心知彼事物而不知自性則喪智於物故云是知彼不知也故於外事處所相性無性妄想不

了境惟心則無緣而緣是為無智而凡夫妄想不免墮斷常二見矣

斷自心現量建立說我我所相攝受計著不覺自心現量於智尒燄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觀察不得依於斷見言妄知於外境界形相有無分別不斷此於自心現量妄自建立計人法二我而生取著蓋不覺知是自心量於前外境妄想不斷墮於常見於後智體能所不忘轉為智障而起分別以分別故於外法有無觀察不可得處而生斷見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謂說通及自宗通說通者謂隨衆生心之所應為說種種衆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脩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一切外道聲聞

因大慧有分別說通宗通之請而詔之

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我說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脩學三世如來有二通者顯諸佛自行化他之法無不同也先明說通言衆具契經者即前九部攝一切法故曰衆具而卒歸乎契理契機故云契經次明宗通自證之法本不可說故寄脩者以示其相曰離自心現種種妄想等者謂不墮一異等四句則妄想不行妄想不行則超越一切心識到自覺聖境界言離因成見相者因成即因成假謂意根對法塵而起分別之見也離者離此見也然如來自證之法非邪外偏小著空有無二邊者之所能知惟大乘菩薩能脩能證故戒云應當脩學大慧我念一

闡明邪正之辨

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不請空閑便問我言瞿曇一切所作耶一切非所作耶一切常耶

婆羅門者華言淨裔亦云淨行相自梵天王口生因從梵姓

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一切無記耶一切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佗世耶無佗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一切剎那耶一切不剎那耶虛空耶非數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有中陰耶無中陰耶大慧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說者悉是世論非我所說是汝世論

空閑循間隙也請問之儀當待間隙如礼有請問之語是也而彼倨傲卒然來問所以責之彼問雖多槩以一世論報之所以拒之也如是說者悉是世論無非情見又曰非我所說是汝世論所以外之也

此示正教不出三道

我惟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如外道法我諸根義三合知生我不如是婆羅門我不說因不說無因唯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非汝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大慧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

無始至習氣煩惱道也種種諸惡業道也三有苦道也因者謂煩惱惡業為苦道之因也由不能覺知諸法惟心所現於彼外法而起妄想攀緣此乃正因緣之說非外道所知又曰如外道法者重舉彼計以格其戲言我諸根義三合知生者謂我及根境三緣和合而知生知即識也故曰我不說因不說無因即因緣無因即自然惟依妄心以能取所取而說緣起非汝及餘外道著我執之不斷者所

此如來述婆羅門問答以語大慧者

能測言涅槃虛空滅此三無為雖數有三實非有三

復次大慧尒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癡愛業因故有三有耶為無因耶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頗有非世論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莊嚴我復報言婆羅門有非汝有者非為非宗非說非不說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婆羅門言何等為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我時報言婆羅門有非世論汝諸外道所不能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謂妄想不生覺了有無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妄想永息是名非世

此篇有複問報言皆是世論等語絀之

論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說彼識若來若去若死若生若樂若苦若溺若見若觸若著種種相若和合相續若愛若因計著婆羅門如是比者是汝等世論非是我有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辭而退思自通處作是念言沙門釋子出於通外說無生無相無因覺自妄想現相妄想不生

婆羅門挾佛二三義為問佛皆答以世論此乃據彼所知凡意識流動隨塵計著無分邪正皆為世論使彼不得措辭所以杜之也彼論既窮遂有非世論之請如來言有非汝所有也非為非宗乃至譬論莊嚴皆言非者謂異其論雖微啓之而終未與說實及其再請曰何等為非非宗非非說乃復抑之

曰非汝所知以其於外法妄想計著非惟不能信入亦恐隨語生解增其見過所以難之也然後告云謂妄想不生令其覺了有無無非惟心所現則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則妄想永息是為非世論始知三世諸佛初無一法與人但令妄想不生則天真妙性不遠而復矣既述正論復斥其非自畧說彼識若來若去至於若因計著皆彼外計妄識彼論既屈復慚而退亦不暇辭且言思自通處又曰出於通外者此皆外道退而自省之言以佛所說求諸已而不得始知出於自通之外而曰無生無相等觀其所須亦足以見其有所得矣

因大慧欲究竟解脫之道無上涅槃之城故設之

大慧或有外道陰界入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

外道妄計涅槃有二十種此當第一諸受陰盡如燈滅種壞風止名涅槃今又曰境界離欲等謂於六塵無染故曰離欲見諸法無常故不起心心數法以不念過現等境故諸受陰盡如燈滅種壞受滅則想滅故曰妄想不生其實見想不除故斥曰非以見壞為涅槃也

此仍言外道妄計涅槃之見

外道涅槃見各各起妄想斯從心想生無解脫方便愚於縛縛者遠離善方便外道解脫想解脫終不生衆智各異趣外道所見通彼悉無解脫愚癡妄想故

言各各者如前所列有二十一種不同皆起於邪智心想也言無解脫方便者欲解生死之縛而得解脫非善巧方便之行則不可也既無方便解脫安能入於涅槃即愚迷由愚迷故不了所計邪見是煩惱生死之縛所以捨離善巧方便欲求解脫終不可得衆智等四句言諸外道皆行成立所得通智是妄非真也

涅槃是所證之法如來是能證之人大慧既領涅槃之旨又以如來為問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為異為不異

三藐三佛陁華言正徧知亦名正覺正徧知者謂正知徧知正知於中徧知於邊如來自性謂法身也佛既領請故大慧具以三號為問三號即三德如來即法身中諦也應供即解脫俗諦也正徧知即般若真諦也通號有十而問此三者乃其要也作謂修持造作義該因果事即果也相謂身相說謂言說覺謂覺知謂如來於此辭句為異為不異耶

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如是等辭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事者或作或無常無常故一切事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無所得故方便則空同於兔角槃大之子以無所有故大慧若無事無因者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間言說若出四句者則不墮四句不墮四句故智者所取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慧者當知

此答以如來應供正覺之義

非事非因即非因非果也合云非作非不作言俱有過者不特言事因而已正言如來若唯是事因則墮有作之過若非事因則墮無所有過也言如來是事等者謂若如來定須用因果等事則是無常若是無常則一切所作之法應是如來然我及諸佛皆不欲同彼事也若非所作等即最上非事因句謂非所作則無所得無所得則智慧方便皆為徒設同於兔角石女兒也又言無事無因者謂法身既非有作則離有無之過離有無過則出於四

句之外四句者即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四句也不墮此四句是爲如來句義爲智者之所取也

此以法身如來對解脫而言

如是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色相成故應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是故非異非不異。如來之所究顯蓋由了結業即解脫故也此如來與解脫非異非不異若云異者解脫應身色相則是無常若不異者則修行之人與解脫相應無因果人法之異然有能所分別故結云非異非不異也

此以般若對所障而言

如是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大慧。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者。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有爲非無爲。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陰非異陰。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故。悉離一切量。智即般若爾燄即智障謂其智異則離障無智謂其不異則障豈是智但云非異非不異者畧文耳般若與智障非異非不異者則與法身解脫無二無別故復總結而例通之曰非常非無常等總不出非二邊道非能所顯一相非四句顯忘言故又云離一切量即數量也離一切量則無言說。無言說則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則寂滅。寂滅則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則無事。無事則無因。無因則無攀緣。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僞。出過一切虛僞則是如來。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大慧。三藐三佛陀者。離一切根

量。夫離諸言量則是無生寂滅自性涅槃而已既彰本性乃復宗結示曰無事無因等惟一法身迥然獨立不見諸法爲所攀緣故出一切虛僞名爲如來三藐三佛陀重言者見知覺之異故結二名也言至於此可謂極矣而復疊云離一切根量者指法身自性而總結之也

經中言不生不滅最多而所詮之旨亦異故大慧以爲問

介時大慧言。如說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又說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云何世尊爲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爲是如來異名。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品不現。大慧言。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惟願爲說。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此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攝受者謂含攝其理又云此是如來異名大慧以爲不生不滅是無性義又云何言是異名豈如來亦無性耶佛答以不生不滅是離有無故曰有無品不現此以一答二請矣大慧又以爲不現是不生若一切法不生豈是如來異名若是異名於名字中豈亦有不生法義故又問之荅言非無性者謂如來非是無法亦非攝取不生不滅亦不待生滅之緣而言不生不滅言亦非無義者起後荅也

此列如來種種名號

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呵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愚夫悉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衆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覺者。有知導師者。有知廣導者。有知一切導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毗羅者。有知真實邊者

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主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
滅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
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
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
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
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我於娑訶世界
等凡例二十三種異名始言愚者悉聞各說我名謂
名各有義也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則不知其體一本
於不生不滅也乃至云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
阿僧祇此云無數時此乃如來果後施化之跡言百
千名號不增不減者蓋隨舉一名則攝諸法名在多
不增在一不減此方他界皆知佛名言如水月不出
不入者月喻應身水喻衆生之心衆生心淨如來即
應如月在水然月在空影現於水月不下降故云不
入亦不離水故云不出也是故大慧於眞實義當方便修眞實義

真實之法非說非所說故當離言說相

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
死大慧眞實義者從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
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
亦不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當
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與此相違計著言說應當遠離
眞實之義離言說相故云微妙寂靜此理若顯即是
涅槃之果未顯名因若著言說不會實義則與妄想
和合以成生死之因然此眞實之義必由聞慧而得
又言善於義者非徒多聞而已要在忘言得意若隨

語生見何異外道蓋善於義則自他不惑於外說是
為大德多聞故學大乘者不可不親近大德否則不
善於義墮於言說故復戒勸尒時大慧復白佛言世尊顯示不生
不滅無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

上言不生不滅未辨異於外道處故大慧復致異同之問

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
外道說因生諸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
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差別耳外物因緣亦如是世
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微塵勝妙自在衆生主等如
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有無
不可得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四大常
是四大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說亦復如
是是故我言無有奇特惟願世尊為說差別所以奇
特勝諸外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
生不滅故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無有是
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此問有四一以
外道說生法之因與佛所說三無為法為難虛空即
虛空無為非數緣滅即非擇滅無為涅槃即擇滅無
為二以彼生因與佛所說十二緣生為難三以微塵
等生與佛所說一切性不生滅為難九物者一時二
方三虛空四微塵五四大種六大梵天七勝妙天八
大自在天九衆生主即神我也四以彼說四大與世
尊所說四大為難此皆以外道之說比同佛說者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

外道雖說不生不滅乃妄想分別是生死因也佛說不生不滅是中道實理不生義也

不同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變相。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我者離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幻夢現。故非無性。云何無性。謂色無自性相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性非無性。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樂。世事永息。外道有性自性等謂彼所說性有自性如云四大常以堅濕煖動之性皆不壞不亂以為得不生不變之相然亦著心妄計雖曰不生不滅實有生滅墮於有無佛謂我不如是我之所說不生不滅離於有無生滅及非有非無如幻夢色現是非無色性不可得是非有言色無自性相攝受者夢幻色相本非實有愚人妄想故現其實不現妄心攝取實不可取故知一切諸法非有非無但能覺了諸法惟心心外無境則妄想自滅安於涅槃之樂永息生死之事矣

揵城幻夢非有非無雖有而無因也

愚癡凡夫妄想作事。非諸聖賢。不實妄想。如揵闥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揵闥婆城及幻化人。種種衆生商賈出入。愚夫妄想謂真出入。而實無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癡凡夫起不生不滅惑。彼亦無有有為無為。如幻人生。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癡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非諸聖賢。凡世間有為生滅之事起於妄心此乃凡夫所迷故曰非諸聖賢揵闥婆城喻妄境不實言愚夫起不生不滅惑者謂彼妄想本是生滅妄謂不生不滅

聖賢之異凡夫者由了妄想即是真實非別有也

則惑也彼亦無有有無為者言彼不弃有為是不知生滅之實既無無為是不知無生滅之實如見幻人之生其實無有生滅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愚夫之所以起妄想者由不見如實之理墮於虛妄聖賢則不爾也不如實者不爾。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相見。相見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虛妄不如法性所謂不如實也不爾者謂不同聖賢也如彼凡夫性自性妄想與如實理亦本不異若謂如實理與妄想有異則執著諸法自性不見本來寂靜之體不見此體妄想執著終不能離言無相見勝者既云著相不見寂靜則欲見寂靜以無相為勝非是相見蓋著相見者是生死之因故不為勝然則無相是離妄想契手不生不滅是為佛說究竟涅槃又云涅槃者如真實義見則未見涅槃以前妄想心數皆悉遠離至於佛地也

上言不生不滅是真常之義猶未辨邪正之分故再問之

大慧復言。一切外道皆起無常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義云何。為邪為正。為有幾種無常。常與無常之名無異外道不以義定邪正曷分此問意也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法也。何等為七。彼有說言。作已而捨。是名無常。有說形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轉變

不然不上總之不出色性二字

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性轉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七種無常皆是外計下方釋其義色轉變無常言四大造色轉變謂生住異滅無間自之散壞等者謂相續不斷能令變異自然歸滅也如乳酪之轉變雖不可見然在法中自然變壞一切法也大慧性無性無常者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性無性者謂四大之性皆無自性能造及所造相皆歸變壞故曰無常四大自性謂大種自性本來不生不生尚無何生何滅言無常耶彼不生無常者非常無常一切法有無不生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是不生義非生是

外道所計本無生滅之實

名不生無常相若不覺此者墮一切外道生無常義

非常者謂常與無常一切有無諸相對法體本不生乃至分析至於微塵亦無所見以是義故說名無生此為如來所說不生無常之相若不了此義則墮外道所計王無常義以外道不達無生之旨雖說無生實為有生故云生無常也大慧性無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無

真常不壞之體豈凡夫之可了者

常性。所以者何。謂無常自性不壞大慧。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除無常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如杖瓦石破壞諸物。言自心妄想等者謂彼於非常非無常中自生分別以為無常能壞諸法而自性不壞此即是前性無性無常之事意謂事可壞而性不可壞世間諸法有壞若因無常故無常偏於諸法之中如杖瓦石能破壞諸物而自體不壞也現見各各不異是性無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別。此是無常。此是事作所作無

異者。一切性常無因性。大慧一切性無性有因。非凡愚所知。謂現前所見諸法與無常無異安有性與事不同故知無常即事事即無常此能所不異應是常義無因性者言無常無破壞諸法之因一切性下言諸法滅壞實亦有因但此意微隱非凡愚之所能了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無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無有別異而悉見有異若性無常

此斥外道之過

者墮作因性相若墮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墮者自無常應無常無常無常故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非因不相似事生者謂無常若非有因則無差別事生若其生矣一切法則與之偕生悉皆無常豈非差別事以驗無常之有因必矣如彼所計則此法彼法能作所作應無差別而現見差別之

異云何妄計無因生差別法耶若性無常等者凡言性必究竟無作無作則常既云無常則墮於有作諸法非究竟義以是為因則墮作因性相失本性義言自無常應無常者謂能作之性若是無常應同所作之法皆是無常自性既是無常則所作無常之法亦應是常一切性即一切法也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彼過去色與壞俱未來不生色

四大常性因自若也安可作無常想

不生故現在色與壞相俱色者四大積集差別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離異不異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滅離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性無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壞故若無常性偏諸法中乃屬三世變遷過去色已壞未來色未生現在色俱壞色即四

彼離妄想異無常而四大自性不壞

大差別之色能造四大及所造色共性不壞離異不異此一切外道謂四大體性不壞如此三有之中能造所造皆是生住滅相豈更別有無常之性能生於物而不滅耶離始造無常者。非四大復有異四大各各異相自相故非差別可得彼無差別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當知是無常。始造即捨無常者非大種互過大種以各別故非自相造以無異故非復共造以乖離故當知是非始造無常二方便謂同異更造之方便也彼形處壞無常者謂四大及造色不壞至竟不壞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塵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異見長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壞形處壞現墮在數論形處即形狀乃四大造色不壞者外道計此能造所造至竟不壞至竟猶析也盡也謂分析造色至於微塵猶不可壞但觀察滅壞形狀長短等見不壞能造所造色體此乃俗數言語故云墮在數論也色即無常者。謂色即是無常。彼則形處無常非四大若四大無常者。非俗數言說。世俗言說非性者。則墮世論見一切性但有言說不見自相生色即無常謂此即是形處無常非四大謂非四大種性若是大種亦無常者於俗數言說有違有墮違則非俗墮則乖真進退俱失皆非正論又言世俗言說非性者是結前過世論即彼外道盧迦耶見以彼妄見諸法但有言說無自性相也

此即以金作莊嚴而金性不變之譬

轉變無常者。謂色異性現非四大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非金性壞但莊嚴具處所壞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色異性現昔色即四大所造之色謂色體變異故無常性

此總斥外道七種無常既非正見故云妄想

現以現處為壞非四大種壞如金作具具有變壞而金性不改言無常事壞性不壞亦如是也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火燒四大時自相不燒各各自相相壞者。四大造色應斷火不能燒諸大自相但各分散若能燒自能造所造則皆斷滅謂四大種不壞是常見四大分散是斷見壞種種妄計不出此二見也大慧我法起非常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唯說三有微心。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種妄想離

二種見即斷常二見也

外性無性。二種見。言我說諸法起於非常非無常而能常能無常即全體起用外道昧此墮於有無二見故曰非常非無常所以下釋外法不決定有故三界諸法唯心所現言微心者現前剎那妄心也既了諸法唯心則心外無法不同彼說諸相有生有滅諸相者何即四大合會差別之相及四大能造所造之色蓋彼謂能造大種不壞所造諸有壞佛說非常非無常則皆不生不滅也妄想二種事攝所攝者能取所取二種體性一切皆從分別起故能如實了知能取所取二種體性起於妄想即知諸法唯心離於有無二見覺自心現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

表正法與外道異

作行。離心性無性妄想。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不覺自心現量。墮二邊惡見相續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此凡夫無有根本。謂世間出世間上上。從說妄想生。非凡愚所覺。覺即能覺之自自心現量下皆所覺之境衆生無始昧於唯心非常非無常之體起於妄想今覺知妄想由思想作行亡二

此示能覺不能覺之相

此通三乘十地而說即究竟涅槃之意

非不作行無非妄想既了妄想則離自心有無分別之見離此見已則世出世間出世間上上諸法非常非無常之體本一如矣其不覺者墮於有無二邊惡見相續此外道所以常在妄想不知自心現量言凡夫無有根本者謂不知諸法所起根本但謂世出世間諸法生於言說妄想然此三種之法所有言語分別境界非諸凡愚之所能知見也

大慧復言。世尊。惟願爲說一切聲聞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我及餘菩薩。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不墮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愚癡。正受即三昧謂滅盡定也此定三乘同入而位次淺深不同知此則於大滅定不捨於小正受不墮矣

大慧。六地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聲聞緣覺。諸聲聞緣覺。墮有行覺。攝所攝相滅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大慧。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妄想相滅。此答有四義初以六地七地對明淺深則六地是三乘同入滅盡定此位最淺故菩薩所得之定未異二乘也七地菩薩念念正受等者念念則出入無間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則不取攝所攝一切相故不同二乘墮有行覺有行覺者有爲行也必滅諸相然後得定是故七地爲非念正受謂非彼住念之正受也又曰得一切法無差別相者乃覺一切法性相無有差別非分得者非彼二乘於其定中分得諸相性也善不善者謂菩薩至七地尚不住於善況不善念乎

此明三乘

此明八地三乘同一涅槃而有住不住之異

是爲無善念正受二約七地八地以辯異相即是心意識妄想相有滅未滅高下不同至八地三乘妄想悉滅異乎七地也

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界心意意識量。離我我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愚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僞習氣所熏。從初地至七地觀三界諸法唯心意識然雖同觀而妄想有疵不滅得失之異離我我所等得也墮外性種種相等失也二種自心者謂外道墮於有無妄計能取所取一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熏習也

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所持。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弃捨一切有爲衆生事故。佛種則應斷。諸佛世尊。爲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聲聞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作涅槃想。言菩薩以諸佛三昧覺力所加持故爲化衆生於三昧門不般涅槃若不加持則不能功行滿足到於如來之地是弃捨衆生而不化度亦斷如來種性是故諸佛爲說不思議功德勸進令其究竟二乘自調自度著三昧樂生涅槃想所以失也

分別部類有善不善滅不滅之異

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識相。善修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八道品法。七地菩薩善修心意識相了達識性本空以除妄想善修我我所等者謂了人法二執攝受二無我性不墮生滅自相共相善無礙辯才及決定三昧力則定慧均等由是漸入諸地得善覺分也

尒時大慧復白佛言。如來應供等正覺爲常

亦可言無常義而猶未了如來所證之法為常為無常故復請之

為無常。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若常者有作主過。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是故如來常非作常。有過故。若如來無常者。有作無常過。陰所相相無性。陰壞則應斷。而如來不斷。非常非無常蓋其所證異彼外計故皆言非若謂常無常則二俱有過也若如來是常者則同外道計神我為能作之常主即神我也而如來言常者無所作故常而非常非彼有作之常而有過也若如來無常者是有所作同於五陰為有相之所相其相無性故陰壞應斷而如來之常則不斷也大慧。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畢定住。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無間住。不住虛空。亦非愚夫之所覺知。大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非心意意識。彼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靜。一切法無二生相故。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理周徧無間凡聖故云無間住言不住虛空者顯常住也但愚夫迷而不知也言如來所得智等者謂修德之智全性德般若之所熏發不同眾生心識為陰界入等所熏又言如來不同三界從妄想生則惟從真實功德所生言二法者謂虛妄生真實生二法也然虛妄法中雖說常無常未會實理總屬無常如來究竟實理理本非常非無常但言常者言偏意圓然如來所證之常即無常是不違斯旨言說分別有常無常故云非不二也然不二者即一寂靜之理究論一切諸法皆具不二之理故云無二生相也

此言如來所證法性

是故如來

一涉言詮便落邊見是豈如來真際

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不寂靜慧者。永離常無常非常無常熏。此言如來所證實理本離有無言想纔涉言說分別便墮二邊之過分別覺滅者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也到此乃離諸過故云永離常無常言非常無常熏者蓋分別之見亦是惡見若離分別所熏亦離也爾時大慧復言。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陰界入生滅前言之矣而大慧復請者意謂陰界入法有迷有解以解則彼無有我誰為生滅以迷則愚夫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湼槃何曰無誰生死耶

陰界入法有迷解之異故復問之

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答中言如來藏為善不善因者如來謂理性如來現前一念所具名之為藏根塵一念心起隨染淨緣染即無明隨無明染緣則為九界生死淨即教行隨教行淨緣則為四種道滅四種者即生滅無生無量無作也故曰是善不善因因必感果言一切趣生若即十界善惡果報譬如下喻上隨緣所造之法本離二我如伎兒依呪術故變現種種形像豈有二我之執言三緣者根塵識也根塵和合一念心起由不覺故隨逐染緣唯造惑業而成九界生死彼外道以不覺故妄計執著造作由無始惡習所熏名為識藏轉生七識無明住地言無

海浪前後相逐綿綿不斷必風息斯浪止矣

處根塵識衆緣染着何由解脫

明起之始也從此根本乃主枝末無明故喻之曰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此隨染緣從細至麁也若能一念回光能隨淨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其餘諸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名相諸纏貪生生貪若因苦攀緣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餘自心妄想不知苦樂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此言諸識有生有滅諸識者謂意識及意識并前五意識是為七識非第七二乘識也由念念而起起必同時因不實妄想等者謂六識取境也種種形處者六塵也根塵既形遂著名相由不了色等自心所現生苦樂受展轉生死無由解脫名相纏縛從貪起貪因及所緣互相由藉皆所謂主相也彼諸受下是言滅相謂受根及想行等次第不生唯餘自心妄想不覺苦樂言入滅受想者謂受想心滅即滅盡定或得四禪也善眞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脩行境界不覺無我自共相攝受生陰界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人法無我則滅聲聞所修於此滅定作解脫想非究竟滅也不離不轉未捨未轉也如來藏中藏識之名若無藏識七識則滅由不轉不滅所以七識與六識爲因及攀緣而生然非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以彼性了人無我性於蘊界處取於自相及共相故若見如來藏則五法二自性皆無我相豈陰界入而不滅耶地次第相續轉進餘外道見不能傾動是名住菩薩

本性清淨便是如來境界

不動地得十三昧道門樂三昧覺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自願不受三昧門樂及實際向自覺聖趣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賢聖種性道及身智意生離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由前悟入得預初地次第增進位深德著不爲外道邪見所動至第八不動地於此得十種三昧樂問爲諸佛三昧力所持覺即佛也即能觀察諸佛之法及本願力不同小乘著三昧樂及不住實際則起化利物也獲自證智豈與凡小所修行同得十賢聖種性道者即十地聖種性也十地皆聖兼言賢者對極位而言也及身智意生者謂曰十地至于佛地身即法身智即報身意生即化身既得三身離於三昧因行故戒勸云欲勝進至如來地者當淨如來藏識藏之名如來之藏本無可淨淨其垢者耳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三也

前言五法雖詳德未分別所以入如來地者故復問之

大慧白佛言世尊惟願爲說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來自覺地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脩行者脩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慧不覺彼五法自性識二無我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非諸賢聖五法相有迷有悟脩行者趣入則五法適是悟相反是不覺則五法

六根六塵總為色相離諸色相便非外道境界

通是迷相蓋法無自性迷悟在人也此總示所以受入等相次方詳之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大慧彼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名相二法不出六識取彼六塵名之者名也所取者相也顯示施設諸名相者妄想也象馬等名以此名即顯其相名相既立是名妄想分別也已上三法皆為凡夫正智以下就聖賢法以明悟相言名相不可得者謂欲求正智但了名相不實猶如過客識心不起離乎斷常不墮凡小境界是為正智復次大慧以此正智不立名

此明如如之相

無得之得是名實得故曰所得

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地得菩薩歡喜地已永離一切外道惡趣正住出世間趣法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想見性異相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圓照示現成熟衆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為種種意解衆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正智觀察名相非有非無故言不立非不立也捨離有無二邊不墮損益二謗一切

名相不生是為如如義也住如如下正示如如所得之相既曰如如豈有得乎乃以無得而得得自他因果之法言無所有境界者離空有二邊之相由此登歡喜地則別教初地也不離而離離一切外道惡趣無住而住住出世間正趣無分別而分別了一切法皆悉如幻無證而證證自覺法趣亦離諸妄想見性異相即能見所見所謂相見俱離是也如是次第至法雲地以至三昧力等種種功德由之開發至如來地為衆生故普現色身如水中月具足成滿十無盡頗隨其意解而為說法其身清淨離心意識是為如如所得之相也

恒河在天竺之界沙喻其多耳

大慧復言所說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為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三世諸佛如恒可沙經教言之多矣諸佛之數為果如所說而受耶為別有義耶故復請之大慧莫如說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

言難則生畏心言易則欲怠心故以恒河為辟

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長養惡見生死無窮欲令厭離生死趣輪精勤勝進故為彼說言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息方便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作是說言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如來者世間悉見不以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大慧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彼諸凡愚所不能信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河沙

如來法身不壞與恒沙一也

無有過咎。諸佛數量過於恒沙亦過世間心量所望故非喻所喻豈特恒沙而已蓋凡設喻義非一揆如彼凡愚未受化者生死無窮佛則為說諸佛易見非如曇華令其不生退想息其方便妄求進求佛道以難顯易所以進之也有時觀已受化者為說佛之難值猶如曇華令其忻慕向道所以策之也又云曇華之難見者無已令當見之說而如來於世人皆見之故知說如來如曇華者實起人難遭之想耳然此二喻言難言易者皆如來化用邊事非如來自證境界故云不以建立自通若論自證世間無等非喻所及一切凡愚莫能信受亦非心意識所能知見。然有時而為建立化他。何咎之有。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此言沙性不壞喻如來法身常住言是地自性者有事有理以事則同一堅性故為沙為石以理則與彼堅濕煖動均一真性故劫盡燒時而地性自若蓋地與火大俱是生故愚夫不知見謂燒尒火因者以地無火而不燒火無地而不續故地不得而燒如來法身不遷不變亦復然也。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

隨順究竟涅槃之流是為真常正覺

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是故說言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去是壞義故。大慧。生死本際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

斷之一字最不易言斬斷塵根塞障則知生死本際

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恒沙隨流愚人但見沙流而不見水以智觀之非無水也此喻如來說一切法隨順涅槃有如順流而非去義故曰如來不隨諸去流轉謂於法悟性不隨而相轉故不同去流以去是生死壞滅之義故也生死本際等生死本際不可得知既不可知云何說趣大慧趣義

妄想身轉是陰受無常故舉剎那為問

是斷凡愚莫知趣即去也尒時大慧復言。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剎那。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剎那者時之最促念之極微者也心念起滅不停為剎那又物之無常變壞者為剎那皆在衆生虛妄識相上說大慧。略說心意意識及習氣是五受陰因。是心意意識習氣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畧說者對下廣說而言心識習氣乃生死之因五陰乃生死之果由不了心識習氣長養故有三界六凡有漏妄想剎那善不善即三善三惡也

此三乘無漏之法無漏則離剎那念矣

大慧。修三昧樂三昧正受現法樂住。名為賢聖善無漏。修三昧等即無漏因果三昧因也法樂住果也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大慧。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

明剎那相非剎那相

如來藏名識藏者即第八一識此識乃至五識名相出於正教故云非外道所說言五識身者正明剎那相也心意意識俱者即上眼等五識與心意識同時取境有善不善相或次第起或間雜起故曰展轉變壞相續流注根境之間未始間斷不壞者不斷也身生者五識身生也生則有滅故云亦生亦滅由不覺諸境自心所現著於差別形相念念起滅故云次第滅餘識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亦由意識同

自此岸登彼岸由剎那究真常乃六度之功故大慧問之

時取境而起分別故曰俯應生剎那時不住者言諸識起滅不停不於此則於彼無時止息是為剎那之相也

大慧波羅密有三種分別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密者。我我所攝受計著攝受二邊。為種種受生處樂。色聲香味觸。故滿足檀波羅密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

答言六度有三初世間六度言我我所攝受計著等者謂凡夫所脩其過為四所謂計我我所則無度生之念一也著於二邊則不能達中道彼岸二也為求勝報則不免於生死三也樂著六學則非無住相施四也外道之得五神通及生梵天亦由脩無漏事六度而得也

此二乘所修

大慧出世間波羅密者。聲聞緣覺墮攝受涅槃。故行六波羅密。樂自己涅槃

樂。

依四諦十二因緣行此六度言墮攝受涅槃者但為自度而樂真空之樂故與菩薩所脩不同也

此圖頓菩薩所修

出世間上上波羅密者。覺自心現妄想量攝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諸趣攝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計著。為安樂一切衆生故。生檀波羅密。起上上方便。卽於彼緣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羅密。卽彼妄想不生忍。知攝所攝。是羼提波羅密。初中後夜精勤方便。隨順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黎耶波羅密。妄想悉滅不墮聲聞涅槃攝受。是禪波羅密。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密。

後有斷食肉品以其近喙且濫蔵紕之

攝受者謂六根攝受六塵有心二者言脩檀度治慳貪能治所治之二也大乘菩薩既覺了諸法唯心所現所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則能治所治二無二也二無二故則三輪體空故曰不生妄想能施空也不攝受能受空也不計著色相所施之物空也菩薩如是行施是為利樂一切衆生故曰上上方便也卽於彼緣者謂卽以善脩檀度之心於持戒等緣亦妄想不生一一稱性而持諸戒也如是而持戒則非持非犯如是而安忍則不違不順如是而精進則何進何急如是而修禪則無定無亂如是而行般若則非愚非慧自然不卽二邊不離二邊安於中道直濟彼岸是為上上波羅密想忍中言知攝所攝者卽能取所取自性皆空精進中凡兩言方便者一則別相謂通經等二則通相謂兼五度皆須精進而行禪度中言不墮聲聞攝受者謂聲聞定力偏多及樂著涅槃善薩則不如是也而六度皆言妄想不生或言悉滅或言非性是六度雖異而以離妄為本若能離妄何行不成哉先身轉勝而不可壞者謂六度增進乃至般若所得慧身轉勝前五不可破壞得自覺聖趣則又般若之至者

藥師名阿閦阿閦華言無動即動而靜維摩所謂不動如來也夫如如不動者佛所同而獨稱阿閦者蓋

藥師經

藥者以治諸病而言衆生身病惟藥可除而無明心病惟佛智可除也師者以能教化而言一切教授師成就一切弟子佛則以心地法門為人天師能使三界弟子出三界也藥師者以善施法藥而垂範立教也世世界名淨琉璃佛號琉璃光者理即事事即理性即相相即性心即境境即心也琉璃寶名其光內外明徹淨無瑕穢佛之一切種智法寶光明似之用是覺諸已即用是覺諸人以能開諸知見燦諸寂暗斯之謂自他兼利之道衆此光者無病不瘥無人不化是名藥師琉璃光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蓋法性不生不滅因根塵而有生滅此獨以智光成就無生法忍而衆生之迷失本性執着生滅者又能度脫之是真能了生死者號曰如來也本願者諸佛行菩薩道時皆先立誓願總之則為四弘誓願折之則佛佛各有本願功德者滿其自他兼利之願而成就功德巍巍也經常也以不生不滅真常之理而為真

靜而無靜斯為真靜動而不動斯為順動也

閦音畜衆也

常之教暨說則大千界橫說則去來此皆不能易夫此理此教故曰經也雖然本來無我則無有病無病則無藥亦無有暗無暗則無光無藥無光則無佛亦無佛之本願功德亦無本願功德之經須知曰佛曰經皆以幻滅幻之作用釋尊不得已而言之爾

○此經以東方淨土為名以佛本願功德為體以福慧雙修為宗以拔除業障為用以方等大乘為教相而統言其要則不外乎一菩提心而已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苾芻衆。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六千。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量大衆。恭敬圍繞。而為說法。如是我聞阿難結集升座最初之通稱言如是之法

拔障像法者必使發菩提心永不退轉無有損減畢竟到佛地位方是能拔能利

我從佛聞以證法有所授也薄伽梵此云成就衆德世尊之異稱也初列弟子衆次列主伴衆次列護法衆

爾時曼殊室利法王子。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向薄伽梵言。惟願演說。如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六願殊勝功德。為拔業障所纏有情。利益安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文殊與如來同慈力與衆生同悲仰故恭敬作禮請佛威法惟願演說如是相類諸佛名號者法華經云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衆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蓋諸佛相為主伴理本一致而衆生有欣厭憶想不同故釋尊或開示自己現在道行使其如實信解或演說他方殊勝功德使其渴仰歸依無非委曲誘掖俾趨向菩提而已藥尊功德顯于淨土而消除業障是能化垢世界為淨世界也彰于正法而利樂像法是能回像法轉于正法住非曼殊不能問非

拔障像法二語乃一篇大旨

釋尊不能答而非藥師亦不能有此大機大用也

爾時世尊。讚曼殊室利童子言。曼殊室利。汝以大悲勸請我說諸佛名號。本願功德。為拔業障所纏有情。利益安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汝今諦聽。極善思惟。當為汝說。曼殊室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菩薩稱童真地者言其不生邪倒破菩提心也大涅槃經以嬰兒行與聖行齊舉即儒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故大士悉號童子云菩提已契無言今為利生而問故讚其大悲勸請也

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音致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瑠璃。佛號藥師瑠璃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薄伽梵。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

佛號瑠璃光世界亦名淨瑠璃者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正報依報相因也十號初言本終言迹中言德本謂真性一切如也故曰如來迹謂道化人天尊仰故曰世尊德即萬德種智事也為良福田故應供養圓具四智故能正等覺萬行真明曰明明行圓滿善入塵勞窮盡萬法則善逝世間解證無等等曰無上士化物不暴㧞然不㞑曰調御丈夫三界楷範曰天人師自他覺滿曰佛佛果地不思議非言可宣惟就其因地行菩薩道而追繹其心之所願庶可擬議萬分之一耳蓋無思無為者佛也從思從為而造不思不為菩薩也菩薩二字梵語菩提者覺也薩埵者有情也覺則所謂上合諸佛本妙覺心與如來同慈力也有情則所謂下合六道衆生與衆生同悲仰也同慈力故具足定慧寂同悲仰故或示淫怒癡此所以權實不容偏廢也十二大願一開佛知見二如暗得燈三如貧得寶四引權歸實五攝諸毀戒六補諸破相七如病得醫八轉女成男九化邪趣正十如囚得赦十一如飢得食十二如裸得衣論理則各有所表論事則悉臻實境蓋由如來福慧兩足故令群生性相兼濟所謂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此千萬億佛之所同出生而不可離者也倘福慧一有偏枯即權實不相為用又安能無求弗應哉群生所求無涯而菩薩隨機普應總是一菩提心千變萬化耳

如來福足慧足是渠直須衆生福慧圓滿方是索之極功

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形。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此一大願即所謂謂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者是為十方微塵佛一路涅槃門此下十一大願之綱領一經之宗旨也阿耨多羅無上也三正也藐三等正也菩提覺也是智非識故為覺之正也總一正覺光明照耀屬智慧相好莊嚴屬福德無限智慧福德皆從無上正等正覺而生自己福慧兩足斯能普及一切衆生皆令福慧雙修也我既成佛又必衆生人人作佛方慊本願是為自利利他蓋無我無人我即是他他即是我若不解自利却解利他者無有是處若不能利他而能成就自利者亦無有是處金剛經云佛說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維摩經云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愚謂不誦金剛無以識不即之妙不誦維摩無以識不離之妙不即故不任于相不離故不任于空如此覺者名為正覺不如此覺名不正覺所謂福慧雙修者

譬如一燈燃千百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是也

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瑠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過于日月。

幽冥衆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

此所謂如暗得燈也衆生無明纏諸業障雖旦晝所為冥如長夜佛以覺照破其迷惑令悟本來自性烱然靈宝即智燈一燃何幽弗燭長夜安隱事事無礙矣下至三途黑暗無不超拔者莫非用佛之妙明心而覺彼本心之明耳光明本從身出而身從善任燄網莊嚴者以種智而圓萬德由法身而顯報身也燄網過日月者世間光明無踰日月雖聚宇宙精華尚不離乎有象故宏光必照而墻壁或隔惟佛光燄從無相真性而生一切了無遮隱大千世界皆吾度內日月諸天總在所攝是以超日月光也

維摩詰富有七財宝救拔以攀息如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是此意

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衆生有所乏少。

此所謂如貧得寶也以理表法則真性中萬理咸備受用不盡何富如之衆生迷失本性自取貧乏如來喚醒即知此寶我所自有

南華謂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即此意

非從外得如法華窮子衣珠二品所喻甚明戒信聞捨慧慚愧此七種法寳以之自利利他一人傳十至百千萬億如用本求財則復生利靡有限量茲其財功德佛之無盡藏也歟以事驗實則如來願力真能令生我法中者求富饒得富饒盖三寳中人諸悪莫作衆善奉行則在家出家凡所猷為皆能上恊天意下契人心諸福之物無不自已求之者而資財豈贍特餘事耳洪範以好德錫福為訓而其二曰冨王法佛法其理一也他願力皆主于聞佛名號而此獨揭智慧方便者救貧致冨須顯實效智為内照權為外用福慧二嚴咸備而又無量無邊信乎如來之法財兩施恩至渥矣

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此所謂引權歸實也樂小法者人我角立自是非他孰邪孰正分別想勝則自救不贍安能利他菩薩無我相無人相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如常不輕所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盖真見夫生佛一性尚無有正何況有邪不知誰是行邪道者誰非行邪道者惟至誠惻怛以感格之則彼㴱迷為大悲所薰如雨雪之見晛曰消不覺俱化此釋尊所以屈長介梵志而勝比丘所以破馬鳴也至如宗勝波羅提同為達磨高弟同往化異見王而一被擯斥一蒙咨詢無他只在我心之忘與未忘耳聲聞獨覺又非邪道之比本自如來從權接引分別說三而其實尚無有二何況有三初雖開權終須顯實盖緣最上一乘之性人人本具機緣既熟即時而普化惟根有利鈍故教分頓漸而及其成功一也夫二乘有二種一者定二者不定定而自晝則未免為大乘之障不定而回心策進則不妨為大乘所假之途故始開而終遣總是覺王之善巧方便也復有二種一者權二者實内菩薩行外現聲聞此又權小乘者攝實小乘者同趨大乘實教

阿難為摩登伽攝入淫舍將毀戒体賴世尊往護悪呪消滅即此驗也

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戒。設有毀犯。聞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此為攝諸毀戒也具足戒之謂不缺戒詳之則為菩薩四百戒約之則為三聚戒第一攝律儀戒誓斷一切悪第二攝善去戒誓修一切善第三饒益有情戒發廣大願誓度一切衆生夫非惟斷悪且務修善凡所斷悪修善皆以度生為先務用此心而持戒是為最上大乘菩薩戒故曰薝蔔花雖萎猶勝一切花破戒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寧受戒而有犯不可不受而無犯盖戒如瓔珞戒為全香修梵行者誠莫急乎此矣是以有戒勝無戒大乘戒勝小乘戒未受戒者患不能受已受戒者患有毀犯顧其受也雖由吾之自撿束而惟佛為能聳其信根其毀也雖賴吾之自懺悔而惟佛為能拔其悪趣譬彼途須自進而必仰導師指迷津須自度而必伏船師執柁也若乃受戒者皆令具足毀戒者無不蒙救此則藥尊福慧兩足之大威神力云耳倘受戒者

法華謂六根清淨實由受持之功甚矣

或時迷失真性致有毀犯因聞佛名而警悟自己佛性則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如浪息而波自澄雲開而月自朗故還得清淨而不墮悪趣也

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瘖瘂。攣躄背僂。白癩顛狂。種種病苦。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此為補諸破相也盖以如如光明照曜相好莊嚴之福慧加持故能挽回造化補劓息黥令諸根不全者復得圓滿也

煩惱菩提一件物醍醐塗毒而機藏阿伽陀劑誰能用總伏瑠璃無量光此偈足發明矣

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衆疾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衆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

兩儀真位陰陽對待不可闕者何必轉也况龍女獻珠天妹散花阿闍現男謂非女様不可

提。此所謂如病得醫也病苦已自難堪又加貧無救藥則苦過尤甚如來為大醫王又為大擅越故其福慧令苦衆生貧病俱失也以理表法則如以不净觀對治貪症以慈悲觀對治嗔症以因緣觀對治癡症之類法華十種治病或增增或增損或損增或損損惟第九等覺菩薩能一時治一切病應病與藥令其平復第十如来能一時治一切病即能平復使過本宗鏡三種治病曰上醫以非藥為藥中醫以藥為藥下醫藥成非藥皆此理也藥師除病救苦是其本旨但衆病悉除足矣云何便復証得無上菩提盖緣人之常情每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故曰病是衆生良藥彼四大適調家給人足者溺于宴安之酖毒不能警發真性惟其病而又貧與死為鄰孑然無倚忽遇大慈悲為作依怙正在危急存亡之秋渴仰求救心既痛切而悔過遷善念復倍常斯時而方便門開得豪解脫再生之日習氣頓捐方慶活其幻身而漸知求吾法身因悟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欲脫病根當離我我所是以初從求免貧病而乃至証得無上菩提此不幸中之大幸固造物者玉汝於成而如来因物曲成隨機造就化彼臭腐反為神奇其通靈妙用尤未易測正所謂遍地之草無不是藥其於病子不惟平復又使過本者也 第八大願惟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證得。無上菩提。此為轉女成男也女有五礙一不得作梵天王二不得作帝釋三不得作魔王四不得作轉輪王五不得作佛身女百惡之逼惱大畧如是難可具說净瑠璃界無女人故如來願力能使穢土女轉成男子論理則大涅槃經云是大乗經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佛性者男即是女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即為男子此以修慧而轉成男性也論事則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現在之女身由過去之欠修也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未來之男身由

婆修盤頭徧行外道迦毗摩羅為魔聽法彼鑛毀落邪見而根性極利一經撥轉即便推當

現在之能修也此以修福而轉成男相者也人道男勝女劣秪為造於佛地有遍疾耳惟聞佛名即省悟自己佛性非男非女故能具丈夫相乃至菩提也既生厭離願捨之心必修厭離願捨之行然則百惡所逼惱乃三寶之驅除云爾 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魔罥音絹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皆當引攝。置于正見。漸令修習。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此為化邪趨正也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悟則魔即佛迷則佛即魔一切外道諸魔本来各具佛性迷時如夢悟時如覺如来特就其本心之明而提醒之彼即自識本来面目尚無有佛何况有魔尚無有内何况有外尚無正見何有悪見如林之稠扎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来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須知

維摩謂貪着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得解脫之義也

此理方能解脫外道纏縛也西域外道多途總不出四見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不有不無見也故曰着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于諸見如是乃見佛夫道者彌綸萬有而非有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如此僅可方便呼為正也彼以執着而墮邪見若我自謂正見便是為正所縛還同邪見 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加。或當刑戮。及餘無量。灾難陵辱。悲愁煎迫。身心受苦。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此所謂如因得赦也凡夫為人執所縛佛即與其人空解脫二乗為法執所縛佛即與其法空解脫又如因桒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是以琳法師稱名七日而免難于唐孫敬德誦經千日而全生于魏此佛此經其果報亦當歷然不誣第

佛法有實教有權教先以美食飽足後以法味建立是謂權實並用

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饑渴所惱。
為求食故。造諸惡業。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
上妙飲食。飽足其身。後以法味。畢竟安樂而建立之。
此所謂如饑得食也。其露法之食。解脫味為漿。此出
世間法味也。如來本願但樂衆生味道之腴。群飲各
足而已。顧凡夫淺劣但嗜世俗之味可以滋養幻軀
而寜知此外別有無味之味耶。佛知其心下劣姑委
曲隨順。就彼所欲滿足其願如刦中有飢饉現身作
飲食先救彼飢渴後以法語人者盖從舌根味塵運
吾微權是諸衆生豢其恩育機緣既熟然後薦以菩
提珎供使其心飫乎淡而不厭之真趣。此之謂借假
味以普施至味。其善
巧方便為何如哉。第十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
時。若諸有情。貧無衣服。蚊䖟寒熱。晝夜逼惱。若聞我

終日着衣寸絲不掛非曹溪不傳之衣乎

名。專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種種上妙衣服。亦得一
切寶莊嚴具。華鬘塗香。鼓樂衆伎。皆令滿足。此所謂
如裸得
衣也慚媿之上服深心為華鬘戒品為塗香四攝衆
伎女歌詠誦法言以上為音樂毗尼為瓔珞忍辱以
為鎧佛衣之理如是未聞佛名如炎夜露觔迈寒裸
體一豪法庇即氷銷夏洌夾纊冬温得衣之理如是
曼殊室利。是為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行菩薩道
時。所發十二微妙上願。別大願而曰微妙上願若大
言其無量無邊也微妙言其
善巧方便也大指上乘上指
衆上乘皆明其非二乘可及復次曼殊室利。彼世尊
藥師瑠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大願。及彼佛土
功德莊嚴。我若一刦。若一刦餘。說不能盡。然彼佛土。

土有淨穢而吾心不垢不淨雖在穢土自利利他無少怠倦則吾心淨即國土淨矣

一向清淨。無有女人。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瑠璃為地。
金繩界衜。城闕宮閣。軒窓羅網。皆七寶成。亦如西方
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於其國中。有二菩薩
摩訶薩。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彼無量無
數菩薩衆之上首。次補佛處。悉能持彼世尊藥師瑠
璃光如來。正法寶藏。是故曼殊室利。諸有信心。應當
願生彼佛世界。藥師大願衆要則可指而數廣說則
歷刦不盡何哉偏鵲傳云人之所病
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藥師則不然世人有此
病世尊即有此藥如阿伽陀遍治衆病虛空有盡我
願無窮故經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大願無盡故功德
莊嚴亦無盡國土清淨首言無女人者盖語其根則

已上說殊勝功德因果滿如醫之藥方此下說拔障利樂之事如醫之用藥

多垢語其境則易觸最能障道故淨土獨無之其在
此土雖為女人而能如大愛道無畏德則根可以離
垢矣雖對女人而能如淨名大迦葉則境可以離觸
矣噫眼前淨土微斯人吾誰與歸地獄餓鬼畜生為
三惡趣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為
八苦發為聲音則苦之至也淨土如來願力廣大所
化衆生善根純熟故無惡趣苦聲瑠璃為地至皆七
寶成詳言彼土之淨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正報
如是則依報亦然總顯藥尊果德之純淨也故以理
表之則瑠璃為地正覺為體金繩界道明行為用城
闕宮閣窓軒羅網皆七寶成者四體百骸養盛所致
而為丈夫相隨形好皆是信戒聞捨慧慚媿之所成
就也佛土有東西而佛性無東西何但極樂瑠璃二
土不殊乃至十方千界何有差別哉佛名瑠璃光菩
薩名日曜月淨總是菩提心之光在寶喻瑠璃在天
喻日月其理一也據大涅槃第二十一卷東方過此
二十恒河沙有佛世界名曰不動佛號滿月光明如
来為瑠璃光菩薩說法則主伴之變化不測盖有常

吾者吾我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合善不善而欲同歸於善方是大乘氣象

理而無常名云以此智光持彼法藏則能助佛揚化說法利生衆生癡悟諸疾或資醫王法藥故應當發願生彼世界盖聞釋迦彌陀一折一僻相為表裏藥師固彌陀之儔哉

復次曼殊室利。若諸有情。雖於如來受諸學處。而破尸羅。有雖不破尸羅。而破軌則。有於尸羅軌則。雖得不壞。然毀正見。有雖不毀正見。而棄多聞。於佛所說契經深義。不能解了。有雖多聞。而增上慢。戒為禁惡進善之基故須持戒先立墻壁持戒而落邪見則執着自悟故繼之以勿毀正見毀正見即多聞滋惑所見既正則根本不差然孤陋寡聞亦無以發明所見於是當參互考訂研窮經典以廣其智識故繼之以多聞夫持戒正見多聞是其所知所行者已造地位但患心不虛而能所未忘翻被陷溺耳故又戒其增上慢自是非他等過失果能如此則亦庶乎無容譬矣尸羅軌則皆屬持戒而有精粗增上慢者已實下而增上以慢法慢人也

現美疾棄石之物可卿然于恩伏之際何也石猶生我而疾之與者其毒滋多也

復次曼殊室利。若諸有情。好喜乖離。更相鬭訟。惱亂自他。以身語意。造作增長種種惡業。展轉常為不饒益事。互相謀害。告召山林樹塚等神。殺諸衆生。取其血肉。祭祀藥叉羅刹婆等。書怨人名。作其形一以惡呪術。而呪詛之。魘魅蠱道。呪起屍鬼。令斷彼命。及壞其身。是諸有情。若得聞此藥師瑠璃光如来名號。彼諸惡事。悉不能害。一切展轉。皆起慈心。利益安樂。無損惱意。及嫌害心。各各懽悅。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侵陵。

此言受持供養之法結上拔業障之意起下利像法之端

互為饒益此為以忍波羅密對治瞋症又為以究覩平等心救怨憎會苦也衆生迷失真性人我山高妄有冤對本期惱他適以自惱故為不饒益事顛而鬭訟不休復加暗中魘魅若聞佛名即悟自已常性離于我相故無復受害者離于人相故無復為害者無人非者亦無鬼責又以佛之願力威神燦彼幽暗故夜义羅刹復不能害也互相謀害恒起于兩不知足不見不足而已即不見有餘在人故能四不饒益心而為互相饒益若然者皆以佛光開悟衆生無明既破則慧日自昭矣

復次曼殊室利。得聞藥師瑠璃光如来應正等覺所有名號。聞已持誦。晨嚼齒木。澡漱清淨。以諸香華。燒香塗香。作衆伎樂。供養形像。于此經典。若自書。若教人書。一心受持。聽聞其義。于彼法師。應修供養。一切所有資身之具。悉皆施與。如是便蒙諸佛護念。所求願滿。乃至菩提晨嚼齒木者據入聞齋經聞夜先以楊枝浸水而早晨揩齒漱口為净舌根便于持誦也供養形像借有相以見無相之性也書寫經典由有言以通無言之旨也一心受持聽聞其義從聞聲以進乎旋聞返聞之地供養法師若法師既能演示佛教即當事之如佛故凡飲食衣服卧具湯藥皆應施與之供養泥龍必有真龍降雨供養凡僧必有真僧降福所以便蒙諸佛護念所求願滿乃至菩提皆由一念歸依三寶之誠所致耳

此方真教体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所謂覺悟其耳也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當誓於像法轉時。以種種方便。令諸净信等。得聞世尊藥師瑠璃光如来名號。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悟其耳。世尊。若于此經受持讀誦。或復為他演說開示。若

修慧則內性不汩修福則外患不侵所謂求三昧得三昧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也

自書。若教人書。恭敬尊重。以種種華香。塗香。抹香。燒香。花鬘。瓔珞。幡蓋。伎樂。而為供養。以五色綵。作囊盛之。灑掃淨處。敷設高座。而用安處。爾時四大天王。與其眷屬。及餘無量百千大衆。皆詣其所。供養守護世尊。若此經寶流行之處。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及聞名號。當知是處無復橫死。亦復不為諸惡鬼神奪其精氣。設已奪者還得如故。身心安樂。佛告曼殊利室。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曼殊室利。若欲供養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者。應先造

立彼佛形像。敷清淨座。而安處之。散種種華。燒種種香。以種種幢幡。莊嚴其處。七日七夜。受八分齋戒。食清淨食。澡浴香潔。着新淨衣。應生無垢濁心。無怒害心。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慈悲喜捨平等之心。鼓樂歌讚。右遶佛像。復應念彼如來本願功德。讀誦此經。思惟其義。演說開示。隨所樂求。一切皆遂。此以下世尊因文殊所白而專言利樂像法轉時有情也種種方便在旦晝所為隨機接引不可枚舉至於睡中且然可謂無所不用其方便矣抑叅以孟氏夜氣之說則凡夫旦晝梏亡惟睡中靜定乃剝復交關易為覺悟又方便之尤切者也一則曰聞佛名號二則曰覺悟其耳者蓋娑婆衆生惟耳根最利而佛菩薩當機化導

毎以聞薰聞修成就之故此經通前徹後皆以開迓[illegible]尊名為援障利樂之樞要也蓋從聞佛名而旋聞聞悟得自性之佛則業障不拔而自拔矣像法轉不殊於正法任受持讀誦而演說開示則不惟得其文而又得其義不惟能自淑而又能化他自書教人書則傳之益廣流布無窮将使展轉聞經者人人聞佛知見其利樂像法有何限量哉恭敬供養經寶流行之處即為有佛也故上而福德感通則諸天守護下而爍諸幽暗則鬼不能害也如是如是世尊深肯文殊之言而復申之造立形像正像法轉時之當務蓋緣去聖時遥信心難得須借法相以興起法性也香華幢幡財供養也齋戒澡浴身供養也無垢濁無怒害則能以佛心為我心利益安樂慈悲喜捨平等則能以佛心為我心而通乎一切有情之心是為法供養是為心供養歸依藥尊者合身心財法以供養是為兼福德智慧以莊嚴佛土鼓樂歌讚者和雅音也右遶佛像者隨順想也以此而念佛本願功德以此而讀誦思惟此經則一點菩提心佛與我了無

隔閡又何所求而不遂哉復次曼殊室利。若乃至盡形。不事餘天。惟當一心。歸佛法僧。受持禁戒。若五戒。十戒。菩薩四百戒。苾芻二百五十戒。苾芻尼五百戒。於所受中。或有毀犯。怖墮惡趣。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者。必定不受三惡趣生。此佛與文殊說法将終而復以戒波羅密申前第五大願之意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諸佛及已身無有分別想此之謂也

夫化緣已熟而又諄復警敕者一以純無數亦保之念一以立萬世不易之防從幼至老盡此一報身不修事天求福小果而一心受歸三戒雖戒有詳略要為趨向大乘縱或少犯所謂薝蔔雖萎猶勝諸華者故為佛所護念始終救援夫受戒而仍破戒者秖為未識戒之根源耳本來法性非持非犯此佛與衆生所同也衆生迷失本性其心下劣毎謂佛自是佛於我無有少分故雖受佛戒而觸事對境昏昧放逸不

以所標指出為明月以止喻業即為黃金開示蘊與與人人識得實際地耳

脫凡夫習氣未免毀犯總由主人公失敗所致也當念佛名恭敬供養則耳根所入因持佛佛而還悟自已之佛即知佛是已成之佛我是未成之佛真宰既回百體從令動靜云為隨處體佛心行寬毀犯了不可得向何三惡趣之可受耶念佛供養佛亦是自念自供養不受惡趣亦是自性自度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我稱揚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所有功德此是諸佛甚深行處難可解了汝為信不阿難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如來所說契經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身語意業無不清淨世尊此日月輪可令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諸佛所言無有異也世尊有諸眾生信根不具聞說諸佛甚深行處作

楞嚴謂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即此義

是思惟云何但念藥師瑠璃光如來一佛名號便獲爾所功德勝利由此不信返生誹謗彼於長夜失大利樂墮諸惡趣流轉無窮佛告阿難是諸有情若聞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名號至心受持不生疑惑墮惡趣者無有是處阿難此是諸佛甚深所行難可信解汝今能受當知皆是如來威力阿難一切聲聞獨覺及未登地諸菩薩等皆悉不能如實信解惟除一生所繫菩薩阿難人身難得於三寶中信敬尊重亦難可得聞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名號復難於是阿

難彼藥師瑠璃光如來無量菩薩行無量善巧方便無量廣大願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而演說者劫可速盡彼佛行願善巧方便無有盡也此乃如來吐露秘密為一經關鍵最宜詳味阿難無問而世尊自說者慶喜多聞第一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說此經將畢方欲囑累俾結集流通故揭其宗旨以示之本稱一佛而曰諸佛甚深行處者十方微塵佛同此菩提心也何謂甚深行謂從無始以來親近千萬億佛薰修六度萬行遍[illegible]習塵劫皆具足自利利他[illegible]是可也[illegible]實互運成就眾生乃至業障所纏無不蒙拔像法轉時無不利樂其殊勝功德不可思議也吕為難可解了蓋佛之作用惟佛乃知未臻佛境終是懸隔總饒極意揣摩終莫識其萬一也自不昧而言曰解自不疑而言曰信汝為信否者深願阿難信此難解之法而猶未必其能否也只此信解二字在此處殊為未

易理會夫理惟一致而人多階級眾生者凡夫也聲聞獨覺及未登地諸菩薩等者二乘人及趨大乘而未圓熟者也一生補處則大菩薩果地即佛因地也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阿難固富樓那之儔云爾諸佛甚深行處下云二乘及未登地者不能如實信解惟除一生所繫菩薩而上文卻云眾生若聞佛名受持不疑墮惡趣者無有是處則是以小聖所難企者而易群愚以必能豈如來亦誑語異語乎阿難所云我於如來所說契經至諸佛所言無有異也是表自己之信自有諸眾生信根不具至流轉無窮是慮眾生之不信其信即內秘處其不信即是外現處所以知阿難雖信解而未能如實者釋尊于此始就其墮諸惡趣流轉無窮之言而極力保任以喚醒眾生之信根繼就其諸佛所言無有異已之言而更加策勵以進阿難于補處末復通曉大眾以佛名之不易聞使皆生難遭想益堅信受心而因重致稱揚以申不盡之餘意也阿難上文所云我于如來所說不疑諸佛身語意業無不清淨日月可墮須彌可傾諸佛

瑠璃功德之除在十二大願而十二願之旨又在第一願

所言無異此猶是朱晦翁所謂子夏篤信聖人未及曾子反求諸已者故曰汝今能受當知皆是如来威力佛之威力固使阿難信受矣而阿難自已之力未充猶未能使我及衆生一齊信受也則亦僅能自免悪趣而已豈能擴其大心衆生悪趣我皆代受度脫衆生俾人人離于悪趣耶善巧方便者以權智助實智之事乃此一經之眼目按法華註云方便波羅蜜權智也知見波羅蜜實智也非權不能導生非實不能離着此經所説如罪性本空而借罪報以禁人為悪福性本空而借福報以誘人遷善之類皆屬善巧方便聞者不可執着識得此法無實無虚方為如實信解則廣説而歷刼不盡約説即不須弾指頃而了盡無餘矣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阿難。此法門名説藥師瑠璃光如来本願功德。亦名説十二神将饒益有情。結願神呪。亦名拔除一切業障。應如是持。至人無已靡所不已語大機之由我者曰本願功德語大化之伏暴者曰神将饒益語大用之利物者曰拔除業障皆從一菩提心流出析言之則具三法門約言之則總是不二法門

發秘密之奥藏示權實之正軌指久遠之本果會不二之圓道故名妙法蓮華蓮華出於泥而不染於泥故取以喻依人間之城同染淨以明蓮華義

法華經

妙法薩達磨名也具十妙義獨聖餘經故云妙仵待真理為物軌範故云法蓮華梵云奔荼利迦此云白蓮華白為衆色之本一乘為餘乘之宗故取喩之如下放白毫之光賜白牛之駕即此義也此經二十八品初序分一品二正宗分十九品三流通分品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如是之法我從佛聞此阿難結集時陞座最初之唱以證法有所授而已王舍城即靈山所附之城摩竭陁國屬境也即西域人間耆闍崛山此云鷲頭山從形得名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佛隨衆止千二百五十人今言萬二千者兼他方所集也阿羅漢義翻殺賊亦曰應供亦曰不生善淵之心不能全一粘湛發識流逸奔境名漏諸漏者謂欲漏有漏無明漏皆以粘湛妄識為體為三界煩惱之本煩惱即貪嗔癡等十使為諸漏之緣成害法身偪惱正性名煩惱賊言漏盡無惱者以本盡故緣無是謂殺賊也已利即證智斷惑之事諸有結者即惑習之業為二十五有之生因以因盡則果亡是謂不生也小乘有定無慧為偏縛未得自在今云自在乃定慧兩足俱解脫矣

此大弟衆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旃延。阿㝹音環樓馱。劫賓那。憍梵波提。離婆多。畢陵伽婆蹉。薄拘羅。摩訶俱絺羅。難陀。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

提。阿難。羅睺羅。如是衆所知識大阿羅漢等。此舉領袖上德十大弟子權示專門輔弼大化故大迦葉頭陀第一鶖子智慧第一目連神通旃延論議阿㝹天眼富那說法善吉解空阿難多聞波離持律羅云密行各居第一如孔門十哲之列今從憍陳至羅云有二十人者旁兼衆德圓彰法化也亦各有第一之德增一阿含云憍陳初悟解優樓供養衆伽耶伏諸結那提善教化劫賓知星宿憍梵受天供離婆不倒亂畢陵能苦坐薄拘壽不夭俱絺善荅難孫陀容挺特各第一也衆所知識者其德顯著也

此菩薩衆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衆德本。常為諸佛之所稱歎。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

於彼岸。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衆生。菩薩摩訶薩者謂菩薩中之大菩薩也阿耨菩提云無上正真也陀羅尼云惣持謂得一切智惣持萬法也樂說辯即四辯之惣八地已上名不退位五地七地得陀羅尼說決定法名不退輪住不退位者得是道以處已轉不退輪者運是道以利人此自覺覺他之德也以慈修身者意在供濟善入佛慧謂能運漚和通達大智則所證者明到於彼岸則所造者實由是充著現故名稱普聞所度至於無數百千皆大菩薩之德地矣

白毫以表實 蓮花之白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一光周亘全彰妙體也白毫即本覺妙明東方為不動智境萬八千界依根塵識十八界言也衆生迷此本明本智成十八界自為限礙難造妙體故將說法華先現此瑞使行人自發本明照了本智則根塵識界通為智境無復障礙廓達圓融故言萬八千界 并見彼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始自比丘四衆修行得道次見菩薩諸佛行相終至涅槃起塔是現衆生諸佛之始終也一光東照周亘圓現如此詳悉者直依智境示諸法實相也世間萬法自識境觀之悉皆幻惑莫得其實自智境觀之如是性相因緣如是果報本末咸一妙明無非實相若諸衆生々明洞發本智現前則廓照圓現與佛不殊妙體實相昭昭心目矣 爾時彌勒菩薩作是念。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於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問誰。誰能答者。復作

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必應見此希有之相。我今當問。爾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

示疑以開問難之瑞

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疑。又觀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衆會之心。而問文殊師利言。以何因緣。而有此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于東方萬八千土。悉見彼佛國界莊嚴。彌勒為補處之主欲作當來之利故於此示疑以問文殊為世間之眼欲發群盲之智故於後援古以證是謂助發 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

即往證今啓人之信從也

訶薩。及諸大士。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現光亦復如是。欲令衆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現斯瑞。雨以一味霑洽螺以一音亘徹鼓以號令羣衆義以開發適宜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阿僧云無數劫云時分欲原光瑞本始而推之令無數不思之劫者此光此法固始於無始超乎數量也佛號日月燈者日昱晝月昱夜燈則照於日月所不照而通乎晝夜之道相續無窮彼佛妙智真明兼三者之德故以為號十號初言本迹中言德本謂真性一切如也故曰如來迹謂逆化人天尊仰故曰世尊德即萬德種智事也為良福田故應供養圓具四智故能正遍知萬行真明曰明行足善入塵劳窮盡萬法曰善逝世間解證無等等曰無上士化物不暴根然不屈曰調御丈夫三界模範曰天人師自他覺滿曰佛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此叙燈明於一乘隨宜說三也初中後者指三乘之法皆應機契道無不善也藉權顯實故其義深方便隨機故具

此經以智立體故曰種智

此引燃燈本始以明妙法傳續之由

語妙本於一乘故純一無雜明菩薩行故具足清白梵行之相以一乘應三乘而說故云說應四諦於二乘言求菩薩不言求者佛為大事教菩薩法故不待求耳於餘乘非所願說特因樂小者求而後說也於聲聞言涅槃於辟支菩薩言種智者聲聞猒生死苦取滅諦小果故進之於究竟涅槃辟支利智菩薩大根故成之以一切種智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姓頗羅墮。彌勒。當知初佛後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燈明。十號具足。所可說法。初中後善。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無量意。四名寶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七名響意。八名法意。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領四天下。是諸王子。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王位。亦隨出家。發大乘意。常脩梵行。皆為法師。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自初燈明至最後燈明有二萬佛然燈即最後燈明之王子也名字姓皆同者明道同也有八王子者聖人示迹表法也依燈明有八意表從妙明真心出妙觀察意其用有八妙心本空而能有用故名有意此妙有也出乎妙心用無不善故名善意此妙善也量不可測名無量意此妙量也對境利用名寶意此妙寶也觸頻而長名增意此妙增也善能覺了名除疑意此妙覺也應物如響名響意此妙響也建立萬法名法意此妙法也須四天下者未出家時未免物累也聞父得道捨位出家者離情去累趣正覺之表也智勝王子有珎玩之具聞父得道捨之而往其意同此心日月燈明佛。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即於

王喻心八子喻八識也

復今曰常妄後無妄所謂真常也

梵魔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阿脩羅衆中。而宣此言。如来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經已唱滅欲付大事故云不久涅槃欲以妙法付囑有在也涅槃此云滅度謂滅盡諸苦度生死海真常道果之號也真常者生靈性命之大本也本真無妄疑常不變由一念之迷妄沉幻苦而失其所謂真論變生死而失其所謂常聖人復還元覺不沉諸妄不受諸變故曰真常所謂有餘無餘者小乘厭生死苦欲速出三界滞於偏真證性未圓故名有餘大乘離生死見無退無出凝然常寂證性已圓故名無餘今云入涅槃者示脫幻妄塵擾而反乎本真凝寂也佛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說。日月燈明佛。八子。皆師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王子。供養無

本覺明心妙光知体傳續不窮如一燈明燃千百燈其光不二也

量百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曰然燈。妙光昔助燈明為然燈之師今助釋迦續燈明之道八子生於燈明師於妙光至其成佛又號然燈而然燈又為釋迦之師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彌勒初心貪著小乘利養故於衆經唯求名言無所通達忘失正見蒙燈明教故得值多佛趨補處果如須菩提等貪著小果一日之價於此大乘無有志求蒙釋迦教故得近法王獲大寶位彌勒當知。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薩。汝身是也。今見此瑞。與本無異。是

方[illegible]者謂諸[illegible]權威相[illegible]言說[illegible]方便開[illegible]使自得嘆[illegible]智一乘之深

故惟忖。今日如来。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今昔之事究然相契則將說法華斷可付矣

方便品第二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從無量義三昧起也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諸佛智慧指權實二智也權智說法實智證法其智慧門指一乘妙法也經初發緒獨因文殊而出定輙告鶖子者此經以智立體會權歸實文殊為實智之首鶖子為權智第一所以告之意在引權入實也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

此實智[illegible]法

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釋上智深法深之由親無數佛則所學之深行無量道則所造之深勇猛精進則立志之深名稱普聞則積德之深成就深法則所證之深隨宜所說則方便之深所以難解難入也舍利弗。吾從成佛已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来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方便波羅蜜權智也知見波羅蜜實智也非權不能導生非實不能離著故兩言之諸著者麁即六塵業細即二乘法舍利弗。如来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如来真知見力廣無不容深無不極故四無量心四無礙辯十力四無畏深禪大定諸解脫法諸三昧門一一

此佛智說法

深造實際凡一切未曾有法無不由此成就蓋是智也舍利弗。如来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詞柔軟。悅可衆心。如来真方便力能分別萬法巧說三乘曲徇機宜故言詞柔軟稱適物性故悅可衆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結二智德用也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止之不說益顯深妙第一難解之法即實相妙法非言所及故不復說非意所到故希有難解非二乘所造故唯佛能究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上所謂實相者即世間諸法性相體力本末究竟等是也

可見為相相本為性形具為體利用為力作起為作資始為因助因為緣緣熟為果應果為報始終為本末窮盡為究竟一切諸法不離此十亦各具此十也如是者隨事指法之辭謂諸法有如是之相如是之性乃至如是而始終如是而窮盡無非實相也即此而推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黑竹如是翠花如是黃凡即諸世諦之事無非實相也唯其即世諦而無非實相故證之者當不虧其天真不離其當體而默得於色心之外是謂第一希有難解之法也

二乘聞佛深嘆二智而不能解故問之

爾時舍利弗。知四衆心疑。自亦未了。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慇勤稱歎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来。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衆咸皆有疑。惟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慇勤稱歎甚深微妙難解之法。爾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道大機小故聞者驚疑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開者破無明之封蔀示者指所迷之真體悟者豁然洞徹入者深造自得知見即一切種智也

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佛知見者徹了實相真知真見也在法名一佛乘在因名一大事在果名一切種智故曰諸佛因一大事故出興為一佛乘故說法欲令衆生開佛知見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也此真知見生佛等有本來清淨唯人以妄塵所染無明所覆而自迷失故佛與開示使得其本來清淨者而自悟入不復迷失也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為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諸佛為一大事出現故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以此而教菩薩以此而示衆生以此而說諸法曾無他道也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亦莫不由斯道也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

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言說雖三究竟則一舍利弗。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多所饒益安樂衆生。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一切種智即佛果智也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衆生故。欲以佛之知見悟衆生故。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故。不言開者云教化即開義舍利弗。我今亦復

如是。知諸衆生有種種欲。深心所着。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方便力而為說法。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我今說法皆式諸佛也種種欲着者或依濁業欲五塵着愛染或依淨業欲小果着二乘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釋迦之出正當劫濁之會故云於濁亂時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衆生濁。見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衆生垢重。慳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此原聖人始以乘時濟導不得已而說三然要其終實為一乘耳五濁皆依性說性本淵澄五事交擾起諸塵滓名濁所謂劫濁者劫言時也時多惡事混濁起業煩惱濁者聞即九十八使惑即貪嗔癡等五鈍混濁障事衆生濁者聞長養無明支離六道衆惡相生混濁障性見濁者聞即六十二見惑即身邊等五利混濁障理命濁者業識為種交遘發生隨劫短減汩沒生死劫濁無別體但依四者增劇立名

譬喻品第三

譬喻者謂上智已悟中根未解故引三事一門之淺以況三乘一道之深所喻有九謂火宅窮子藥草化城繫珠鑿井王髻父少醫師今也遠二矣

爾時舍利弗踊躍歡喜。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踊躍。得未曾有。身子既悟法說自知作佛故踊躍而作慶所未聞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受記作佛。而我等不預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昔者方等會上共聞是法然彼得授記我乃不預是失如来無量知見今既得之所以踊喜無量知見即一乘正智

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居常推尅聞同記異非佛所私實在我同入法性謂同證真理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所因即般若實智為菩提正因也佛固將說而我不欽待但初聞四諦即便信受速取小果蓋自誤也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剋責。而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

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口生者因聞一音法生者悟如是法法分者得如来知見寶藏之分也

爾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衆中。說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述其本因以明領悟得記之由言於天人衆中說者將明遠因遠記示不妄也戒經云舍利弗曾於六十劫修菩薩道今云二萬億佛所指彼時也長夜隨學言正智未明

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得滅度。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昔已繫珠今復示珠

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既悟妙法當成佛道故得記作佛也諸授記文皆二初供佛行道因記也次十號劫國果記也此記大因大果以策進小乘也號華光者華表因行光能發明由最初領悟發明是道故也既受佛記猶過多劫然後得果者成佛由智得果由行小乘雖悟實智未修大行是謂素法身佛未有莊嚴故須經劫供佛行菩薩道所以廓其大心成就萬德然後依正備乃成十號具足之佛非自性天真之佛比矣

劫言其漸若頓斷無明頓圓種智則無邊劫迷一時頓滅矣

國名離垢。其土平正清淨嚴飾。安隱豐樂。天人熾盛。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果。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衆生。舍利弗。彼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其劫名大寶莊嚴。何故名曰大寶莊嚴。其國中以菩薩為大寶故。劫國莊嚴皆因行依報也鶖子因行以大智為本故國名離垢因行發明教菩薩法故劫名大寶莊嚴而以菩薩為大寶清淨嚴飾則無諸穢土安隱豐樂則無三災苦天人熾盛則無三惡道有八交道等者八正道之所會也七寶行樹等者七覺支之所生也凡諸佛依報皆然蓋因行所同也若衆生依報則國名堪忍劫名五濁其土坑坎沙礫為地亦因行所同也反而求之離垢清淨之相皆即心地安隱豐樂之事無非性德染淨轉變常存乎人使衆生不為堪忍苦不起五濁業不行邪謟行則真離垢平正安隱豐樂之國矣

彼諸菩

薩。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筭數譬喻所不能及。非佛智力。無能知者。若欲行時。寶華承足。此諸菩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淨修梵行。恒為諸佛之所稱歎。常脩佛慧。具大神通。善知一切諸法之門。質直無偽。志念堅固。如是菩薩充滿其國。

此鶖子授記堅滿傳續妙道也

舍利弗。華光佛壽十二小劫。除為王子未作佛時。其國人民壽八小劫。除為王子時獨記作佛後壽十二劫 華光如來。過十二小劫。授堅滿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告諸比丘。是堅滿菩薩。次當作佛。號曰華足安行。多陁阿伽

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其佛國土。亦復如是。（過十二小劫即臨滅時也法華妙道本於燈明傳於妙光繼於然燈佛佛授手光光相續故鶖子得之而記號華光蓋發明是道使有目者共覩也堅滿得之又號華足安行則率循是道使有趾者共由也至於其國菩薩行則寶華承足則從其化者莫不由是道也）舍利弗。是華光佛滅度之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住世。亦三十二小劫。（法初盛行人能以現量體悟為正去聖逾遠人惟以比量倣解為像正法教理行果備具像法有教理行而無果故古多聖賢得道今乃罕聞此正像異劫也及乎末法則空騰似量荒唐無實雖有教理無行果矣）而作是言。佛昔於波羅㮈初轉法輪。今乃復轉無上最大法輪。（昔轉四諦為最小今轉一乘為最大）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

起火宅之喻

法譬謂譬知火宅內於是法中王與此發明

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喻佛王三界國邑聚落譬大千有三界三界有六道四生六長者譬如来為一切世間之父其年衰邁譬應緣已久欲般涅槃也財富無量譬無量知見之法財多有田宅譬方便智慧之福田僮僕譬慈悲無倦以佑助正道從事群機）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衆。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譬五趣苦聚也家譬三界一門譬一乘出離之道五百人譬五趣衆生言一百二百者自人天次第而數也）堂閣朽故。墻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帀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譬身老苦逼也家有堂閣舍宅舍宅有墻壁柱根梁棟皆朽腐將傾而不可居譬三界有五陰衆生衆生有四大命根支體皆變異速壞而不可保然自於中蘊造惡業為五欲財利生死悲惱之所燒煮天上人間無能免者故

恃門路能執熱逝不以濯以清淨法水濡之則火不能熱矣

曰周帀俱時欻然火起）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言五百人又言諸子者人則汎舉群生子則特舉從化者若十指菩薩子二十三十指二乘子前於五趣言百此於三乘言十者以五趣衆生從三乘之化者十一而已）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譬觀六道苦起大悲心四面即生老病死四相為衆苦之本）而作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已。心不厭患。無求出意。（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譬佛於生死苦永盡憂患不能襲也諸子樂着不覺不怖譬深着世樂無有慧心徒見得忘形見利忘真火宅之人皆如是也）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裓。若以几案。從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沉思救拔之方也謂恃身手有力顛幼稚之微欲以衣裓寄扶而出之或以几案憑挈而出之又思其門狹小不可用此但以殷勤方便引而出之也身手全體譬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衣裓寄用譬有大神力几案可憑譬智慧力其門狹小譬二乘心劣不堪此法）

頃𢿨所述何異幼稚不知焚之將至乎

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着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無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憂其無知明告其害使知趨利）父雖憐愍。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着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

法譬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不作父想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正指此也

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譬衆生為貪欲所迷雖遭大苦不以為患恍惚既甚不知何者是苦何者是身云何為貪但迷已遂物火馳不返雖值佛法不從其化特視之而已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徒令速出則拂其所欲既不能化故順其所欲而化之長者亦自恐被焚者譬佛示身三界與民同患也

隨其利根鈍根猛加次第三乘以示出離之法

知子所好等者譬知諸衆生有種種欲隨其本性方便說三也車表果法不屬三界故云今在門外可以遊戲者喻法樂可以自娛也牛正服乘之大力者譬大根以任大乘羊鹿非可服乘徒以像牛為幼稚玩好之具譬小根以任小乘知羊鹿非可服乘徒為玩好之具則知二乘不足致道徒為戲論之法而已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言適其欲故化無不從進之為推退之為排比爭出之勢也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踴躍。乍喜諸子說苦也四衢露坐等譬依四諦造偏空而不知進也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諸子出宅就父索車

譬因獲三乘之利遂執三乘之果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譬說三之後等示一乘使知無二無三即發權立實也其車高廣。衆寶莊嚴。周帀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幰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繩交絡。垂諸華瓔。重敷婉莚。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車譬一乘牛譬大根餘表一乘大根之德用也其車高廣者高出三乘廣攝九部也衆寶譬萬行欄楯譬總持懸鈴譬四辯之下化幰蓋譬慈悲之普覆雜寶譬衆善所以嚴慈悲也寶繩譬四誓所以固慈悲也垂諸華瓔則外布妙用聯續如瓔重敷婉莚則內弘忍力柔軟如莚安置丹枕者使心冥會觀而然處是道也駕以白牛者非純一

以度衆生為大務而何差別之有

大根不堪此乘也膚色充潔得其所養而無染也形體姝好全其所賦而無惡也有大筋力譬堪任大事行步平正譬允蹈人方其疾如風譬一念頓造又多僕從譬方便利生助道之事揔而譬之即後所謂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一相一種淨妙之樂也所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釋賜一大車之意譬如來有無量知見力無所畏諸佛法藏能與衆生大乘之法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別。譬諸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之謂也是

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 譬二乘得佛過其所望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珎寳大車寧有虛妄不 問許三而賜一猶始權而終實始終相違涉虛妄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為虛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具況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濟之 以全身命為得玩好者身之可玩因甚於物蓋身為道本本全則道全所以至人常遺物抱道以全身養生而火宅之人唯物之玩不自貴愛故此警之耳 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車猶不虛妄何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緣無虛

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益諸子等與大車佛告舍利弗如汝所言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 視四生猶一子等三界以同仁 於諸怖畏衰惱憂患無明暗蔽永盡無餘 怖畏惱患即三界苦相無明暗蔽即四生苦本於此永盡即如佛 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知見力無畏正智也方便智度權智也神力智力所以資正智慈悲無倦所以運權智 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度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暗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由慈悲故示生三界之家濟度五趣之衆以自永盡無明暗蔽故欲度衆生愚癡暗蔽以自成就無量知見故欲令衆生得大菩提所謂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也 見諸衆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煑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衆苦貧窮困苦愛別離苦寃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猒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 此備舉三界火宅苦狀該三世六道因果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為果業屬前因五欲財利追求等苦為因業屬後果六道業化為異類淪替不停實可驚怖彼且喜而不猒遭而不忘實癡暗所蔽也 舍利弗

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為衆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 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衆生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衆生不能以是得度 無邊佛慧樂即一乘法樂如来知見力無所畏即一乘法體雖足以拔苦然非凡夫事故不能以是得度 所以者何是諸衆生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而為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 所以不能得度者為衆苦所迷故 舍利弗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慇勤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珎寳大車如来亦

後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為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

火宅喻本旨只此數語盡之矣

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麁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此善言誘諭力拔其苦也色等五欲俗以為軟美佛以為麁弊為皆幻惑濁惡能發業苦實致火之具也故貪着生愛則為所燒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如來以是方便誘進衆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快樂示以三乘而讚其法使向慕也此三乘法聖所稱歎者諸佛共尊也能離生死故自在無繫異有為法故無所依求得是乘者斯得無漏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四禪九次第定八解脫諸三昧法足以娛樂脫三界苦

此明聲聞乘

舍利弗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為求羊車出於火宅此辨三乘根性不等取果有異如彼諸子玩好不同內有智性者謂正因信種揀非闡提也內有是因故從佛為緣觀四諦理斷集悟道名聲聞乘欲速機小故譬羊車

此明緣覺乘

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為求鹿車出於火宅辟支此云獨覺亦通緣覺出無佛世觀物變易自覺無生故號獨覺觀十二緣覺真諦理故號緣覺求自然慧樂獨善寂即獨覺也深知諸法因緣即緣覺也此乘斷三界見思與聲聞同更侵斷習氣根性稍利故居聲聞上其機稍大故譬鹿車

牛車之喻最上一乘法也

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為摩訶薩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此兼三乘集衆智之大根也一切智即菩薩智也佛智即一切種智也自然即離諸敎敢者無師即不由他悟者能求衆智及如來知見廣入德用而愍安利度所以為大菩薩其機為最故譬牛車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車而賜諸子見子得出露地而坐自念財物無極不與小車等如來亦復如是為一切衆生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介時便作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合上可明出三界苦得涅槃樂即權乘小果如來滅度之即大乘極果是諸衆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

第一之樂（蹴上與大乘之意也謂彼脫三界者雖得小乘禪定解說然猶𣣔有著空非一相也裂為二乘非一種也執著未除非淨也空有未融非妙也故與之諸佛禪定解脫娛樂之具一相一種淨妙之樂如彼大車衆美具備）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

（深造自得存乎其人故不能盡與）

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惣結前文也不盡能受者機不齊故）

信解品第四

（信解者以信得入悟解法要也）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心歡喜踊躍（須菩提年德高衆故稱長老或曰具壽或曰慧命戒經云是人佛法中能得智慧命是也合先列大迦葉而先須菩提者亦當機故也須菩提解空第一而聲聞得念偏空於菩薩法心不喜樂今乃捨空法證實道故以解空叙之）世尊往

（彼唯樂小乘空寂故於大法大乘心不喜樂）

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說法既久指四十年說小教時也以疲懈故但念小乘空法不復求進也空無相無作即小乘三解脫門

也皆者謂依四諦以觀諸法無我我所名空以空故萬法一異等相實不可得名無相知一切法無所不可得即於三界無所願求不復造作三有生死之業名無作亦名無願由是離諸苦縛而得解脫然此特小法不足念也菩薩法即大乘法也遊戲神通等即大乘行也）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

（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釋上之失為滯小故）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幼稚譬顓蒙無知捨父譬弃背本覺他國譬淪滯五道故曰至五十歲或十二十譬次第而淪也）年既長

（克復之喻大不出此）

大加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年長窮困四方求食譬困五道歷四生以自活命漸向本國譬因遇佛教遂能反省然方向之未能至也）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琥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衆多（其父譬覺皇也先求不得譬昔曾教化後還退墮也中止一城譬華嚴法菩提場其家大富財寶諸珍譬道場所得法具無量功德也倉盈法

此所謂不遠之復也彼有擊建鼓而求亡子者然摩不然

喜之食庫溢諸法之財僮僕所以自奉臣佐所以治民譬自利利他事也象馬牛羊以譬五乘教授滋息廣被大千故曰出入息利乃遍他國由是群生咸求法利故曰商賈衆多怱譬出興利澤也商以遷有資無貿以覆藏待價商估猶商人也

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

窮子譬困於五道之功德財聚落荒淺譬小乘權教國邑盛麗譬中乘漸教其父所止譬大乘正教意謂在昔迷淪因教漸引遂入正道也

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珎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一旦終歿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殷勤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

父每念子等者譬佛念二乘之子父淪五道性習昏淺未堪說大也思惟悔恨者悔昔之教未深恨今之機退大也自念老朽等者憂其無以續佛壽命也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

為人之用曰傭任力取利曰賃城譬作入舍譬深入謂資藉權乘積漸深造也然傭賃而作徒取小利功非已有譬資藉權教終無實證也到舍而住立門側譬雖值佛道不能正入猶依偏空而止為樂小故

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几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珎珠瓔珞價直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

凡夫執迷大都類此

譬二乘初聞佛果萬德種智之事而迷小怖大也遙見其父譬未能覩證踞師子床者表無畏之德也寶几承足者尊萬行之本也萬行本真而能涉俗故剎利居士皆悉圍繞二乘不能涉俗矣因萬行以成萬德故以真珠瓔珞莊嚴其身二乘無此莊嚴矣吏所以治民所以役僮任輕僕任重譬一乘法中所治所役輕重纖悉之法無不備者所謂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但以不染不偏為尚故執白拂侍左右蓋拂能去塵白言不染左右表拂去空假之塵而歸中道也寶帳譬慈悲廣被故言覆華幡譬衆善下化故言垂水譬智華譬因香水灑地省以妙智淨衆生心地也散衆名華者以妙因嚴衆生心地也羅列寶物所以示其玩好出內取與所以隨其欲樂譬成就大根而誘進小乘也

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

見子便識譬昔緣已熟財物有付譬法有所授我雖年朽猶故貪惜譬曠劫所修不妄與也遣人急追譬令菩薩為說頓法即華嚴五位法門皆菩薩所說

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逾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躄地

父命追子實欲親之而子驚悶惶乃自拆

不免强賑之矣

也譬二乘初聞華嚴恠其頓説盖頓教以煩惱即菩提而二乘以煩惱為寃賊故稱恠也頓以生死即涅槃而二乘以生死為苦縛故大喚不犯而被捉譬不求而強化急執而強牽譬不從而強牽也菩薩示生三界而一乘以三界為牢獄故云無罪被囚菩薩出入塵勞而二乘恐喪定果故云此必定死由是如聾若啞悶然不解故曰轉更惶怖悶絶躄地父遥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强将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寤莫復與語見其驚急悶絶令姑息之譬捨頓開權也冷水能穌悶絶譬權教能治煩惱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

經情絆識欲其淨除故以穢喻

譬知其志劣難堪大乘故縱息之也不云我子未即顯實也使者放之譬捨頓也隨意所趣譬開權也從地而起即從迷而覺也往至貧里以求衣食即依二乘貧所樂法為入道資粮也尒時長者将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許将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先叙誤權也密遣二人者使秘菩薩行者示二乘法也形色憔悴即所謂隱其自在之力言無威直譬同卑小而示之乘之涂糞如所謂以資所樂法度之除糞譬斷煩惱煩惱惑業糞穢心地二乘作諸觀以除之菩薩煩惱涅槃不相留礙而云亦共汝作者以同事攝也具陳上事譬順拂

揚化

尒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於窓牖中遥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汚穢不淨即脱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麁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先取其價譬樂小慕果然後修因所以四諦法中先果後因也其父愍怪怪其樂小棄大也又以他日於窓牖中等譬又云云使傷其小乘淺旋密化使令慕大也羸瘦憔悴塵坌譬二乘伏斷煩惱不得其要顯為煩惱所擾也左遥右近右手執器譬則方便道而攝之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盆器米麵塩

理門誘掖漸勸之意亦暴相似

酢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方便叱省而親厚之使安而無怯也當加汝價譬自預灌而進四果盆器譬助道等法米麵譬資粮等法塩酢所以和味使於諸法均調適中也老弊使人譬二乘已陳之法如所謂已陳芻狗也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既已衰老衰子心力譬斥大褒小權進其功言自今如子等者益親厚而進之也兒憐愛之稱更與作字譬改預流而進後果上皆譬設權尒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正譬滯權

也謂雖欣佛化而志尚卑劣故且令於二乘法中斷除一使煩惱之糞也過是已後心相
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窮子過二十年久漸親父而猶
猶在本處尚未悟入故也
住門側譬依二乘教斷結之後聞方等教揚大而不謗析小而不疑是謂心相體信也進可語大退不滞
小是謂入出無難也猶在本處譬未能頓入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
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
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為譬
說般若漸引入實也長者有疾譬方等之後名相未遣人多法執之病佛亦病之將死而語寶藏譬化緣
將畢故說般若為法華光道如方語之寶藏未即付也般若教中六度萬行且備故譬倉庫盈溢然未為
圓教故其中寶物又有多少或取以自利或與以利他聖人之用心如是宜當體法此令轉教菩薩之譬

也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
失和同父子之情伏無疑間而欣領寶藏也我汝不異等譬般若之理一切皆如無二無別是入圓頓
之門故宜加用心爾時窮子即受教勅領知眾物金銀珍寶
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飡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
下劣之心亦未能捨既領寶藏而器不希取譬受勅以大乘轉教而自於此無有志
願也下劣之心亦未能捨譬但念空無相無作而已一惣喻昔失復經少時父知子
宛然顧命之語
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
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
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其城中捨吾逃

走跉傳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
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
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
知子志既大父乃聚族始定父子全付家業復經少時等譬般若之後大機已熟可一變而至道也自
鄙先心譬捨小趣大臨欲終時命子會族如化城云如來自知涅槃時到便集菩薩聲聞為說是經則聲
聞為子菩薩為族也聚族宣言此是我子即於天人衆中說我昔曾化故生我法中之譬也於其城中捨
吾等者自昔之後汝今悉忘之譬也蓋彼時根性未定後還退墮流浪五道故曰伶傳辛苦五十餘年其
本字某等者指本名字以譬父子之的也其本字某即化城云今時所化之也汝等比丘聲聞弟子是也
我名某甲即第十六我釋迦是也本城推覓此間遇會譬昔依本性闡化至此頓門乃適然契會也此實

我子等結上的證全付家業譬授記作佛紹法正位也我有財物皆是子有者此一大事人人本具不從
外得也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
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超然頓悟知解間緣覺之非矣
結喻令得也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
來常說我等為子須菩提真佛子為合譬故言似世尊我等以三苦
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着小法三苦者一苦苦
若根若境乖違逼迫生老病死諸現苦相二壞苦因樂變異生諸憂惱所謂樂未畢哀又繼之即愛別離
求不得之類三行苦即念念遷謝之相五趣蘊苦皆行苦攝今日世尊令我等思
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

佛子則華謂之巨子大乘即一乘修證之法也。

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着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叙滯權也云今日者對多生言謂多生樂小而今猶濡滯也於一切法妄起惑染顛倒分別種種戲論糞污心地名戲論糞一日之價譬小果之利所獲不多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說如來智慧即般若教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此以般若轉教菩薩而自不希求也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知慧。無所悋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今得法華始知般若之時已欲全付但以樂小自迷若我樂大則全付久矣

藥草喻品第五

此品為中根述成領悟之意三乘根性譬諸草木覺皇道化等如一雨雨雖一味而種有差別

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眾生一切智慧。諸法歸趣即一乘實相眾心所行即三乘性欲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不知法之歸趣難以度心不知心之所行難以說法今於二者通達無礙可謂真知宜化矣而又究明諸法以開示眾生一切

故根莖大小之不同法雖一相而機有利鈍故道果證趣之各異

智慧欲令悟入皆所謂無邊僧祇功德也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大千同為一地而有山川谿谷之高下譬一真境而有三界諸趣之別也卉木同生一地而有種類名色之各異譬一法性而有三乘大小之辯也眾草為卉草之惣名也卉有叢木有林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雲喻慈意澤喻法雨言密雲者雲不密則不能等澍慈不密則不能廣利一雲所雨大千普洽譬一音密闡大小均彼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菓敷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時雨之化又何異焉

實。喻真知宜化物物自遂也根莖大小惣辯草木以明根機有異諸樹大小惣結草木以明一雨是同夫以一雲一雨而滋衆卉稱其大小種性曾無夭閼使為花者敷為果者實各各自遂則佛之真知宜化若此而已木質曰幹草質曰莖皆依根而立根譬種性莖譬發心枝葉譬所熏教理花菓譬所修行果謂三乘種性發心熏習之不同同是一音教澤之被而各有所成也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草木皆植類樹之一地同潤之一雨同而有大小之殊者根自異也群生亦類也所賦一性所化一道而有三乘之殊者亦機自異耳於大衆中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此叙佛初坐道

瑒唱顯化跡宣度生事使知聖人出興之意也超經菩提曰度了達萬法曰解離衆結縛曰安究竟永寂曰涅槃

一念普[illegible]無去來性者此也

今世後世如實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汝等天人阿修羅衆皆應到此。為聽法故。此示正知見欲廣開悟也今世後世如實知者以實相智了三世事也一切知一切見者以佛知見徹了諸法也知道者言已先知先覺也開道者能以是道開覺後人也說道者能以是道方便演說也如是唱者為警群機故召天人使令聽受如来于時。觀是衆生。

根性不同作用亦異

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為說法。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所未二衆根性不同佛各隨其所堪而化之以堪人天者為說十善堪二乘者為說諦緣堪大乘者為說六度以至定不定性人非人類各隨所堪而為說法雖根有無量而皆令利喜是謂宜化是諸衆生。聞是法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長。明作成之利也

聞法安隱者衆生汩於塵勞二乘縛於空寂聞是法者足以滌塵勞解縛着釋然物外優遊一生此現世安隱也後生善處即聞法之報以道受樂即脩道之果言以近者各隨其道受樂不同也脩十善則受人天樂脩諦緣即受二乘樂修六度則受菩薩樂各以其道也離諸障礙者惡道離業障而之人天人天離事障而入二乘二乘離理障而入菩薩各遂其才也故曰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

如来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其有衆生。聞如来法。若持讀誦。如說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疏闡化之功也謂如来說法方便雖多實則一相一味如一雲一雨而已解脫離滅者指一相一味之體也解脫相則不縛諸法離相則不合諸塵滅相則生死永盡而究竟皆至一切種智無一道也衆生聞持而所獲功利不自覺知者一音密闡真化冥運若天地之產百嘉雨露之滋衆卉自生自遂孰足以知之所以者何。唯有如来知此衆生種相體性。念何事。思何事。脩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脩。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脩。以何法得何法。衆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来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

佛所說法辟如大雲以一味而潤於人華各得成實

此明觀根逗教不拂其性故物得自遂也三乘種類性欲不同故念思脩得亦各不同唯如来能知能化而彼不自知也念何事等謂或念人天事乃至聲聞菩薩事也云何念等謂或正或邪有為無為也以何法念等謂或以大小頓漸或以定慧覺觀也以何法得謂或以四諦得聲聞法乃至或以六度得菩薩法也如是念思所住各各不同是謂住於種種之地如来皆能如實見之如来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衆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即為說一切種智。汝等迦葉。甚為希有。能知如来隨宜說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隨宜說法。難解難知。承前一相一味以明隨宜說法難解難知而歎迦葉能信受也一相一味等即一切

種智所證之法如来雖知而觀衆生性欲不同且將之護之不卽明說故甚難知而迦葉能信能受是為希有前言究竟至於一切種智此言究竟涅槃常寂滅相者前依正智言此依實相言其揆一也終歸於空者自解脫離滅究竟至於常寂滅相則識心緣影一切蕩盡而歸乎實相妙空非斷空也

授記品第六

授記者謂迦葉領悟正道當蒙佛位故與說来果名授記品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衆唱如是言。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来世。當得奉覲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廣宣諸佛。無量大法。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名曰光明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光德。劫名大莊嚴。諸授記文皆二十號之前為因記後為果記諸弟子覲佛多寡之不同各隨其願緣也事佛功用之不同各隨其才力也成佛果號之不同各隨其因行也大迦葉因地事日月燈佛至佛滅後然燈續明此紫光金塗佛形像又於法華妙性開明故號光明至於國名光德劫名莊嚴皆類其因行也

淨名謂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此其驗矣

國界嚴飾。無諸穢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其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堆阜。琉璃為地。寶樹行列。黄金為繩。以界道側。散諸寶華。周遍清淨。依報所感皆由心地瓦礫荊棘心感也便利不淨染心感也坑坎堆阜諂心感也諸佛無雜染諂心故國界嚴飾無諸穢惡唯脩清淨妙行故其土平正百寶周遍

爾時世尊。知諸大弟子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是須菩提。於當来世。奉覲三百萬億那由他

須菩提於解空大慧解空第一故成覺果

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常脩梵行。具菩薩道。於最後身得成為佛。號曰名相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有寶。國名寶生。色心初破萬法皆空理事還源一切真實須菩提昔者解空無名無相色心初破也今證實果及號名相理事還源也又其生時家物忽空今劫名有寶國名寶生亦其義也那由他即

所謂琉璃為世金絕種種奇妙以為莊嚴者

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無諸丘坑。沙礫荊棘。便利之穢。寶華覆地周遍清淨。其土人民。皆處寶臺。珍妙樓閣。聲聞弟子。無量無邊。筭數譬喻所不能知。諸菩薩衆。無數千萬億那由他。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其佛常處虛空。為衆說法。度脫無量菩薩。及聲聞衆。所舉十號明正報劫國莊嚴明依報華樹臺閣皆悉寶成應劫國之名也其佛常處虛空說法者示因空悟解使由空證實也

種種供具成等正覺國土清淨度脫無量

爾時世尊。復告諸比丘衆。我今語汝。是大迦旃延。於當来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千億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衆華瓔珞。塗香抹香燒香。繒蓋幢幡。供養塔廟。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供養是諸佛已。具菩薩道

當得作佛。號曰閻浮那提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道側。妙華覆地。周遍清淨。見者歡喜。無四惡道。多有天人諸聲聞衆。及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其國。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閻浮那提金紫艶無比旃延果體金色如之由旃延論義第一理性精瑩久緣過去勤掃佛也資成嚴淨之果也斷一切有者理極情忘鐵塵不立言其證道精微非謂捨有之無也

化城喻品第七

化城謂佛化現果所成者非本有也以畢竟空寂為莊嚴園林以總持法澍為周匝浴池以八解定水為渠流樓閣以空無相無作為重閣而方便其入門也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名好城。劫名大相。大通智勝者一乘實智之果佛也其智之體囊括十虛為大徹照塵劫為通物無與等為勝以迹言之則釋迦因地之宗師以理推之則衆生本源之覺體也衆生覺體本來若此但為自迷色心之內故小而不大封滯無明之殼故礙而不通潛伏妄識之陋故劣而不勝夫能了色心之迷滯破無明之封殼則勝智現前與佛無別矣言過無量不思議劫者明此智體其来無始非情塵數量所及也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

地種墨。於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算師。若算師弟子。能得邊際。知其數不。不也。世尊。此舉極多之地諸比丘。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盡抹為塵。一塵一劫。此數極多之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勝智無古無今未始滅度而彼佛滅度如是久遠者對下根迷情言之耳若吾輩者失滅勝智迷淪已来不知過若千劫誠不可以塵墨數也法說明所化之因但舉成佛已来而不言劫數喻說則舉二萬億佛所教化之事至此則舉塵劫因緣其對上中下根明矣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以衆生知見則迷淪妄計故智勝之佛隔塵墨劫以如來知見則古今一時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又釋迦之大通也佛告諸比丘。大通智

根有利鈍故入有頓漸劫有久新也

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法身慧命其來無始則五百萬億該劫猶為應緣之壽不足多也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所謂佛法者一乘實智佛知見也上根頓悟即成佛道下根障重必假漸脩今大通經十小劫猶不現前乃應下根示現而已蓋下根因十使煩惱惑障失滅勝智甚大久遠勢須積行次第斷治故言自一小劫至十小劫斷盡惑障智乃現前所以大通應機若此故王子讚曰為度衆生故於無量億歲爾乃得成佛此應機示現明矣爾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坐。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愛欲為輪迴根本斫斷此根漸入菩提境界

三菩提。叙大通將坐道場諸天敷座請佛也或謂木坐道場佛法不現移坐於此即得菩提表遣迹忘緣然後契道然下云適坐此座滿十小劫殆非移坐即得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表十使惑盡勝智圓現成最正覺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共第一者。名曰智積。諸佛應迹本為表法燈明未出家有八子大通未出家有十六子皆表在纏八識前對上根正而不邪故唯八而已此對下根邪正兼混故有十六一名智積者由智有所積故為在纏之識君運而無積斯為大通勝智失燈明之子一名有意亦有積之義諸子各有種種珎異翫好之具。聞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捨所珎。往詣佛所。諸母涕泣而隨送之。燈明之子止言

五蘊衆相和合有生而封蔀偽明豈容光所必照哉及勝智一燭慧光乍矣

頌四天下表上根唯四大為累而已智勝之子言各有種種玩好者表下根有種種欲深心所著之積捨珎詣佛者以其有積則未能大通能捨欲着乃證通智也王子所養之母不一故言諸母涕泣而隨以愛難遣捨也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六種震動。其國中間幽瞑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各得相見。咸作是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衆生以無明固結感地大礙而不通障蔽妙明故諸佛得道皆動地放光示警破無明顯發智光也其國中間幽瞑之處即所謂鐵圍兩山黑暗之間也其中衆生昔處幽瞑各不相見因明乃見故疑忽生也又其國界諸天宮殿。乃至梵宮。六種震動。大光普照。遍滿

世界。勝諸天光。諸天雖有常光不及佛光爾時東方五百萬億諸國土中。梵天宮殿。光明照耀。倍於常明。諸梵天王。各作是念。今者宮殿光明。昔所未有。以何因縁而現此相。是時諸梵天王。即各相詣。共議此事。諸天有大威德者將生則祥光先見名大德天即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帀。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其所散華。如須彌山。幷以供養佛菩提樹。其菩提樹高十由旬。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處。以華散佛所以尊師幷以供樹所以重道華如須彌山樹高十由旬皆佛報身之量感變也譬

龍王降雨洪注十方豈彼水之能多所變在龍而已爾時諸梵天王。偈讃佛已。各作是言。唯願世尊。輪於法輪。度脫衆生。開涅槃道。涅槃道即脫生死輪回之妙道也爾時大通智勝如來。嘿然許之。佛知時未至受請嘿然坐又諸比丘東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宮殿光明照耀。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裓盛諸天華。共詣西北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

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遶百千帀。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彌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受。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示所轉之相即四諦法也苦謂之苦者四諦因苦而設為滅苦之道故也生老病死等八現前逼惱曰苦煩惱結業召致未來八苦曰集此通三世謂過去集致現在苦現在集致未來苦也結業盡則生死八苦永盡曰滅治結業則脩三十七道品曰道三十七品見淨藏淨眼及廣說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廣四諦說十二緣也自無明緣行至生緣老死等示生起相即廣苦集二諦而說也自無明滅至憂悲苦惱滅示脩斷相即廣滅道二諦而說也四諦為下根聊陳麁相所本在跡十二緣為中根細觀四諦所本在心謂性智本明妙湛精了由妄塵瞥起俄然晦昧名無明於無明體一念初動名行晦昧搖動則失彼精了粘湛發知故轉智名識十二緣中此三為根本餘九為支末相因以成三世之緣耳智本無知由識故知形為妄心謂之名乃六識之主也性本無生由識故生形為幻質謂之色即四

諦緣之法雖屬二乘實通大乘其要皆為斷生死本滅無明因使還本明以妙而已

蘊之依也則名色者識初托胎疑滑之相也由疑滑而具六根名六入根成出胎根與境交名觸領納前境名受有所受故受心生而受斯取之由愛取故業相結善惡有狀名有由諸有結為三界之生因名生有生則老死苦惱隨之矣此生起之相也将欲滅之以何為要耶當知彼無明者非實有體初一心源廓然妙湛由知見立知妄塵瞥起故有無明若知見無見則智性真淨復還妙湛洞徹精了名無明滅則自行已下莫不皆滅蓋本既不存末無所附此脩斷之相也夫四諦十二緣名一而義多有所謂小乘生滅四諦則依分段生死名苦煩惱及業名集擇滅名滅生空智品名道有所謂大乘無作四諦則依變易生死名苦所知障名集無住涅槃名滅法空智品名道或曰八諦即合上言之又有無量四諦則依一乘圓頓而說即諸苦集明第一義外求滅道了無所得是謂四聖諦也十二緣亦如之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不受一切法者悟諦緣空了無所著也蓋心本解脫有受故累性本明定有著故昏是以不受一切法故遂於諸漏心得解脫又得禪定三明六通然則聖凡一體迷悟同源行者爲能悟患累之由達汨昏之始果亦於法不受則禪定解脫六通三明皆可得矣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恒河沙那由他等眾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從是已後諸聲聞眾。無量無邊。不可稱數。此正敘請說法華也然前所請皆顯轉無上輪而大通止說諦緣之法又待此請者諸佛說法皆自漸之頓藉權顯實蓋尊之無漸則駭而不言非特教有節亦欲學不躐等故也爾時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作沙彌。諸

此初會開法獲益之利根也

此開法獲益中下之根也

實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故演法度衆如恒河沙之多方是大通

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淨脩梵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十六王子聞法獲益於是出家復求大乘俱白佛言世尊是諸無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成就。世尊亦當為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聞已。皆共脩學。世尊我等志願如來知見。深心所念。佛自證知。皆已成就謂已成就大志故請說大法我等志願下自陳大志望說大法也如來知見即所謂一大事也爾時轉輪聖王所將衆中八萬億人。見十六王子出家。亦求出家。王即聽許。尒時彼佛受沙彌請過二萬劫已。乃於四衆之中。說是大乘經。名妙法

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過二萬劫乃久嘿斯要以待機也則二萬劫前且說方等般若之教偈云說六波羅密及諸神通事是也釋迦現壽八十而四十年說般若等教大通現壽五百萬億那由他劫則宜於二萬劫說也是時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寂然禪定。各陞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衆。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示教利喜。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疑惑之衆曲講也十六王子謂在纏八識十六菩薩謂出經八智然有十六者示以八正伏八邪也於八萬劫各度多衆者謂既得大通之道則八萬法門無所不通故非唯八正為妙智雖八邪亦妙智也非唯八正之能度雖八邪亦能度也大通智勝佛。過八萬四千劫已。從

三昧起。往詣法座。安詳而坐。普告大衆。是十六菩薩沙彌。甚為希有。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無量千萬億數諸佛。於諸佛所。常脩梵行。受持佛智。開示衆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數親近而供養之。可其所說讃其德行使衆親附也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受持不毀者。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智慧。三乘得妙則同歸一乘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薩常樂說是妙法華經。一一菩薩所化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世世所生。與

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以此因緣。得值四萬億諸佛世尊。于今不盡。以昔所化驗今之緣也所化之衆常與師俱者為化緣深故以是得值億萬多佛其緣未盡今復相值諸比丘。我今語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閦音畜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陳十六王子成佛名迹也天地設位道運乎其中聖人法之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故八方之佛各依一方而示一德所以開物所以成務原始要終則天下之道無不冒矣東方震為動歡喜亦動也阿閦云無動須彌頂又無動之極也經云毀譽不動如須彌此佛出應群動而其體無動又在動國示即動

所謂師子吼者

無我相無人相無受者相所謂無相之相也而此相名何耶

而靜也二佛並化其德相資故雖二名可以合釋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名師子相東南巽為柔順師子音者所說無畏師子相者所示無畏此佛以慈柔應物以無畏說法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滅。南方離為虛明虛空住者體至虛以應群實也常滅者了一切法當體虛凝即寂滅相不復更滅是謂常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南坤為資生帝相者神出神應物物資以生而梵相而應物為帝梵淨也此佛以其德常淨不累於物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西方兌為毀折阿彌陀云無量壽世間苦惱即生死無常也此佛於毀折之際示無量壽則了無生死以救度世間生死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旃檀香神通。二名須彌相。西北乾為剛健多摩羅跋旃檀香清遠潛通以比神通須彌相亦無動義此佛神通應物如乾道不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王北方坎為險陷雲自在謂無心而利物雲自在王又自在之至也此佛以無緣慈覆陰利澤險難眾生而無心無着如雲之自在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東北艮為萬物成始成終之所始終之理在物為成壞在人為生死乃世間之所怖畏也此佛於生死畏中以一真凝常之道開覺群物使達其無始無終而入於不死不生則世間怖畏壞滅矣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迦牟尼云能仁寂默謂其德仁濟群類其道寂默無為以示化堪忍故號能仁此繼東北方而特標者大覺雖具成始成終之德而共道圓應不滯方隅無始無終為眾德之總故也蓋自無動而出應群動能柔能剛說示無畏虛已應物現壽運神乃至濟險滅怖無非釋迦隨

壞其怖畏則生歡喜矣

如來覺性人人自具所以難者塵魔欲障故耳

無有二乘即前更無餘乘意也

空之行故歷言八方佛德而以釋迦總之斯乃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無方無體之至德也非成無上乃道何以與此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釋上既曠劫蒙教今適漸入者以如來智慧難信解故然眾生莫不有如來智慧而難解者此者塵習自障故也以今人觀之幸聞正法不無宿因安知吾徒非智勝之遺塵非未來之弟子然緣障尚稠道果賒邈即曠劫蒙教今倘漸入者也若能動進循可庶幾設復退墮又安知未來之朗比前塵劫不復過於是數耶然則所謂難解者非佛智之難機自難耳諸比丘。若如來自知涅槃時到。眾又清淨。信解堅固。了達空法。深入禪定。便集諸菩薩及聲聞眾。為說是經。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得滅度耳。欲明始權此會終實也涅槃時到言化緣將畢眾又清淨言根機已熟眾清淨者已於藏教斷惑除結也信堅固者已於通教心札體信也了達空法謂已悟般若深入禪定謂妙造玄源如此則諸病已除譬方亦遣故廢二權特明一實得滅度者得真常道果也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眾生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為樂小者權說小果使便信受如滯化城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五百由旬取二乘斷三界結惑離分段生死證有餘涅槃是過三百由旬而至化城然尚滯變易生死若回心向大進至七地斷盡習氣是過四百由旬近於寶所又進八地已上斷盡無明雖變易生死證無餘涅槃是過五百由旬到寶所也曠絕無人等譬生死長遠無真知見妄起怖畏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

以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言之

二乘求道難進易退

相。将導衆人。欲過此難。導師指津之人譬釋尊也通斯進之塞斯止之通譬斷惑塞譬起障又善則通惡則塞乃可無難所将人衆。中路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衆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譬因二乘斷三界結惑後息以小果而進之智地也隨意所作即任力所能斷得入道之義諸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

此叙其生歎善心無止息也

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若衆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若但聞一乘而無權濟則厭大而不欲見佛懈煩而憂其道遠故須權濟也上言惡道長遠此言佛道長遠者上以正見觀衆生此以倒見觀佛道故也佛道初不遠人本無脩證特由生死背馳後之之難故見其長遠惑業積障治之之難故見其勤苦則長遠勤苦由倒妄起何關於道哉苟無生死無惑業則當體疑淨何復何治長遠之見勤苦之功了無所施矣昧者不知出此而致咎佛道遠生懈退大覺所以叙其倒見而誘進之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中道即大小乘之中間也二涅槃即二乘涅槃下云二地是也

滿慈與五百羅漢隨机領悟佛為述成與記故云授記

五百弟子授記品第八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從佛聞是智慧方便隨宜說法。又聞授諸大弟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聞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淨踊躍。即從座起。到于佛前。聞智慧方便隨宜說法通領三周之說也又聞大記通須舍利弗等受記事也復聞因緣即別領大通王子之事復聞神力別領導師神化之事罕聞故得未曾有惑除故心心淨踊躍於是避座致恭而後申歎發誓而作是念。世尊甚奇特。所為希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以方便知見。而為說法。拔出衆生處處貪著。我等於佛功德。

此述成深心本願

言不能宣。唯佛世尊。能知我等。深心本願。此正滿慈之辭言奇特希有至處處貪着總歎三周說法也我等于佛功德言不能宣總歎授記乃至尊師神化之德不能備宣也唯佛世尊已下申本願而擔護持也深心本願謂精進護持助宣佛法乃至過去未來助宣之事非謂願求記也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不。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精進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衆示教利喜。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問衆見不以衆知滿慈之迹而不知其深行故開端以示之說法第一述其正行種種功德述其衆行精進護持述其本願言論之辯述其才辯汝等勿謂

富樓那但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正法於彼說法人中亦最第一又於諸佛所說空法明了通達得四無礙智常能審諦清淨說法無有疑惑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常修梵行彼佛世人咸皆謂之實是聲聞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衆生又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衆生

樓那內祕外現為衆綱領故偹述之

衆九十億佛所即廣陳護宣遠因也於佛空法明了通達非若二乘滯于斷空也得四無礙清淨說法如所如說不泥名相也菩薩神通非二乘比也隨其壽命言盡形壽也令立菩提者令於正道有立也為淨佛土故化衆立者藉利他行成已行也故淨名云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所謂淨佛土者自淨其心以致佛土之淨也為淨佛土而必須教化衆生要即塵勞而能淨非若二乘厭塵勞以求淨也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護持助宣佛法亦於未來護持助宣無量無邊諸佛之法教化饒益無量衆生令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勤精進教化衆生漸漸具足菩薩之道

此明說法宣化之深行

七佛即毗婆尸尸棄毗舍浮拘留孫拘那含迦葉釋迦是也上三屬前劫下四屬今劫三劫三千佛始於妙光佛末法出家修道聞五十三佛名深心作慕復化他人滿三千衆深心敬禮即超多劫生死之罪得證佛果其初千人於莊嚴劫成佛華光為首至毗舍浮是也其數千人於賢劫成佛拘留孫為首至樓至是也其後千人于星宿劫成佛日光為首至須彌相是也

過無量阿僧祇劫當於此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清淨心論謂明達如是劫量法門總清淨故正此意

滿慈既十多佛植因之遠而猶過僧祇劫乃得菩提號法明者謂於無數劫是法門一時明達即成佛道非如情見久遠劫也

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為掌無有山陵谿澗溝壑七寶臺觀充滿其中諸天宮殿近處虛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無諸惡

道亦無女人一切衆生皆以化生無有婬欲

此皆依報清淨之相由因中常修梵行廣化衆生令立正道故果地無邪穢之事而交接皆上善之人也

得大神通身出光明飛行自在志念堅固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

偈謂純一變化生具相莊嚴是此也

既以化生離諸欲染故本來體相淨妙若此如是妙體人固有之特為麤濁欲惡染蔽而已故阿難曰欲氣麤濁腥臊交遘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苟斷欲愛不受胎生則本來靈相無復染蔽通光莊嚴自能發現以世考之精華之氣或化列星吐納之人猶能輕舉則滓濁既盡妙體精明飛行自在無足疑矣

其國衆生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悅食

不由胎藏故不假段食唯食法喜禪悅而已

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衆得大神通四無礙

偈謂三明八解脫得四礙智此也

智。善能教化衆生之類。其聲聞衆。算數校計。所不能知。皆得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上明國土人民。此明同德法侶滿慈具足菩薩神通之力得四無礙智審諦說法教化衆生明了通達故報緣法衆其德皆類 其佛國土。有如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寶明。國名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佛滅度後。起七寶塔。遍滿其國。劫有法寶真明故名寶明國無女人惡道故名善淨由三世說法續佛壽命故佛壽無量法住甚久滅後起塔遍滿其國又以餘德散説也 爾時千二百阿羅漢。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歡喜。得未曾有。若世尊各見授記。如餘大弟子者。不亦快乎。佛知此等心之

國名善守蓋心清淨故佛土淨也

令迦葉宣揚勝事以勉後進

所念。告摩訶迦葉。是千二百阿羅漢。我今當現前。次第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迦葉為衆上首故告之 於此衆中。我大弟子。憍陳如比丘。當供養六萬二千億佛。然後得成為佛。號曰普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憍陳最初得度為衆首故佛告之號普明者謂云常放大光明以智一切之所敬又云常說無上道故號曰普明謂以智慧明破諸癡暗普使衆生明了法性即令住世應真之首也 其五百阿羅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留陀夷。優陀夷。阿㝹樓馱。離婆多。劫賓那。薄拘羅。周陀莎伽陀等。皆當

偈謂法滅天人委其五百比丘次第當作然同號曰普明是也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普明。五百具足為千二之殊故又別記目連記末云我諸弟子威德具足其數五百即此也通記優樓頻螺等即序分所列羅漢上首詳略互舉也同號普明以德同故 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授記已。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悔責者悔昔之失慶今之得也如來智慧即一切種智我等應得而悔不早悟 世尊。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臥。都不

衣裏寶珠人自有之人自不知可怪哉

此譬最為親切

覺知。起已遊行。到于他國。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親友繫珠譬佛預十六菩薩時為說法華結大乘因也醉酒而臥譬我預千萬億衆時皆生疑惑昏昏如醉也官事當行即佛化將畢餘處利生公而不黨故譬官事起已遊行轉迷也到於他國棄本也為衣食等樂小也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親友會遇譬今復值佛咄叱譬戒譬叮小進大言丈夫者指大乘種性而擊進之也貿易所須譬即

毋發揮當得大利也以時物遷貨曰貿以有易無曰易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敎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令發智心而廢忘不覺如繫珠醉卧也既得羅漢而未離法縛是資生艱難也智願不失如衣珠現在也

偈謂今佛覺悟我言非實滅度約佛無上慧尒乃為真滅是矣

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滅度。合咄吒警戒也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得未曾有。合貨寶如意也

授學無學記品第九

所冥斷惑名學真窮惑盡名無學學即羅漢已在千二之記此記學与無學小声聞者耳

爾時阿難羅睺羅。而作是念。我等每自思惟。設得受記。不亦快乎。阿難多聞護持法藏羅云密行皆大弟子而與學衆同授記者示彼亦內秘外現密行之儔也即從座起。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亦應有分。唯有如來。我等所歸。又我等為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見知識。阿難常為侍者。護持法藏。羅睺羅是佛之子。若佛見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者。我願既滿。衆望亦足。阿難羅云親邇于佛既為衆所見知若不得記則無塞衆望也菩薩為通達佛道無所不現故淨名佛道品以法喜為妻慈悲為女誠善為男而釋迦所以有耶輸羅云皆為示現非同世俗妻子也

爾時學無學聲聞弟子二千人。皆從座起。瞻仰世尊。如阿難羅睺羅所願。住立一面。爾時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護持法藏。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山海慧自在通王者高莫逾于山深莫浚于海阿難宿持法藏多聞博達智慧等之于諸法中得大通達自在如王故得果以因為號當供多佛護持法藏然後成佛蓋其本願也教化二十千萬億恒河沙諸菩薩等。令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當來作成如此其多者為宿持法藏化緣深故

此一段阿難授記偈謂阿難持法者然後成正覺是也

國名常立勝幡。其土清淨。琉璃為地。劫名妙音遍滿。幡表尊勝之德阿難多聞第一故國名常立勝幡宣傳法藏故劫名妙音遍滿為由法音宣流也其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若人於千萬億無量阿僧祇劫中。筭數校計。不能得知。正法住世。倍於壽命。像法住世。復倍正法。佛壽無量劫而正像之法又復倍倍者由其宣傳法藏因力綿遠也問壽劫之說悠然不窮何所據依視不覩遶況渺冥乎曰萬物死生而不亡者存壽有終窮乎古今代謝而曾無紀極劫有終窮乎聖人離死生至道無代謝則雖倍倍之劫未足盡其靈長矣阿難是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稱其功德。為其護持法藏報得殊勝名聞

空王佛乃釋迦三僧祇劫中間所逢之佛

十方故 爾時會中新發意菩薩八千人咸作是念我等尚不聞諸大菩薩得如是記有何因緣而諸聲聞得如是決 阿難果號劫國教化作成等事特異衆生初心不知遠因故疑其何緣而得 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而告之曰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教化成就諸菩薩衆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 此告其遠因以同佛發心功深願廣宜得是記也校其遠因則功已齊佛但彼願護持法藏故常樂多聞佛願成道利生故常勤精進由是佛已成道而阿難尚須説法教化然後成佛蓋其本願如是非由根智勝劣而有先後也 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記及國土莊嚴所願具足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憶念過去無量千萬億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亦識本願 即時憶念等者因佛與記又叙往因於是得法性覺自在三昧能憶過佛法藏又識本皆願持之因也 爾時佛告羅睺羅

隱大權之迹現為佛子功德不可数准佛所能知之所謂密行也

汝於来世當得作佛號蹈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蹈七寶花乃妙淨密行之應也 當供養十世界微塵等數諸佛如来常為諸佛而作長子猶如今也 作長子者常以密行繼續佛道也如華嚴以普賢為長子亦表大行能建佛家法也蓋弘道以德行為尚故儒門四科亦先德行 是蹈七寶華佛國土莊嚴壽命劫數所化弟子正法像法亦如山海慧自在通王如来無異亦為此佛而作長子過是已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多聞密行常相資故羅云國劫正像之果並同阿難而當来亦為阿難長子

此證無上慧皆名爲實相是也

爾時世尊見學無學二千人其意柔軟寂然清淨一心觀佛佛告阿難汝見是學無學二千人不唯然已見 此亦昔日所化故今與記其意柔軟謂根機已熟問其見不默示昔因也而阿難多聞傳達固已默知 阿難是諸人等當供養五十世界微塵數諸佛如来恭敬尊重護持法藏末後同時於十方國各得成佛皆同一號名曰寶相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二千果號皆同以因同也了無學即證實相故號寶相 壽命一劫國土莊嚴聲聞菩薩正法像法皆悉同等 言二千同時成佛依報法化皆同

能持正法謂之法師今八義廣記持經之人而推尊之故也

法師品第十

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汝見是大衆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授廣記而因藥王告大士者以廣記渺漠法利勝妙非深知宿契又大菩薩無能證知故也藥王即喜見菩薩久持此經燒身燃臂可謂深知宿契矣八萬大士即經首八萬菩薩現前八部四衆皆與授記者所謂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也

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言滅後有人則其機未兆亦懸記之則此品廣記無所不圓無所不該矣

藥王。若有人問何等衆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未來世。必得作佛。令藥王宣明勝因也何以故。若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哀愍衆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華經。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釋上以顯緣勝人尊故當作佛但于一句能具六種法師之功猶足推尊瞻奉而當成菩提況于一經盡能受持則其緣愈勝其人愈尊其作佛必矣

藥王。當知是人。自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度後。愍衆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自捨淨報者當是淨土衆人示生于惡世也若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衆中廣為人說。使即將命之人遣有付托之義此令敬持經人視同將命如來而為如來付托讃揚大事宜在尊尚也

偈謂當知如是人自在所欲生應以天香華者是矣

藥王。其有讀誦法華經者。當知是人。以佛莊嚴而自莊嚴。則為如來肩所荷擔。其所至方。應隨向禮。尊重讃歎。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餚饌。作諸伎樂。人中上供。而供養之。應持天寶。而以散之。天上寶聚。應以奉獻。以佛莊嚴而自莊嚴者謂具佛衆德也則為如來肩所荷擔者謂佛所尊重也佛尚尊之則人者固當隨方欽向尊重之也所以者何。是人歡喜說法。須臾聞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徵釋所應尊重之意也

爾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我所說經典。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已說即般若等今說即法華當說即涅槃而獨法華所詮皆妙法所示皆實相非衆生知見所以難信是諸佛秘要所以難解也

藥王。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秘密法要妄授則上慢退席顯說則窮子怖父而怨訓憎嫉生焉如來現在尚爾況滅後

惡世可不擇機藥王。當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為他人說者如來即為以衣覆之。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諸善根力。當知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為如來手摩其頭。（是經難得聞信受者亦難故凡書持讀說非假如來覆護及自有信願善根莫之能矣為如來衣覆謂得佛忍力也與如來共宿謂栖心同佛也為如來摩頂謂蒙佛慰安也如此故能於後惡世持說是法）藥王。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誦若書若經卷所住之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三周開六及餘助顯無非如來全身也）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幡。伎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其因正而緣勝故也）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行菩薩道而不聞是經如欲濟渴而不知須水也）其有衆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當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人鑿井已近泉源）藥王。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

以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為衣以諸法空為座決了聲聞且入智慧破之掘井又衆方是究竟

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高原鑿水譬修菩薩道不得其要猶見乾土施功不已譬從乾慧地由漸而進轉見濕土喻歷聞般若逐漸至泥喻初聞法華然尚滯修習則於佛智水近之而已若夫脫然造其真源則妙湛圓發不勞功用視前所為皆津陶矣經不言此者所謂引而不發使其自進蓋功用處不容言喻也）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佛果菩提皆屬此經則未聞未解安可得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開方便門猶鑿井也示真實相猶見水也法華經藏即衆生如來藏也於衆生則蘊在塵勞於菩薩則蘊在萬行於寶所則過乎五百由旬可謂深固幽遠也人無能到故唯菩薩可以開示）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新發意菩薩。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增上慢者。（大根有新發意小根有增上慢皆非機也）藥王。如來滅後。欲為四衆說是法華經者。是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

夫子為山之辞孟氏掘井之喻其究一也

現清淨光明身遣化護持令其歡喜

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衆廣説是
法華經。夫説法教化之道必已有所處然後能安人已有所服然後能伏人已有所據然後能達人如來以慈悲為室柔忍為衣法空為座入慈悲室則已有所據也如此則具佛之體乃可廣説斯經苟未體此自無主正何以為人我故曰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廣説是法今夫據寳花座而聖讀庸行者宜深鑒乎此一切法空者非斷空也即一切法廓然了達之謂也藥王我於餘國遣
化人為其集聽法衆亦遣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聽其説法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説
法者在空閑處我時廣遣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
等聽其説法。此佛力變化讃揚大事也餘國則他方世界我雖在異國時

三周法備四衆記圓法身已全本願已足故成多寶塔現示十方三世過現諸佛修証之道也

時令説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逗我還為
説令得具足。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
二百五十由旬從地踊出住在空中種種寶物而裝
校之五千欄楯龕室千萬無數幢幡以為嚴飾垂寶
瓔珞寶鈴萬億而懸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羅跋栴檀
之香充遍世界其諸幡蓋以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真
珠玫瑰七寶合成高至四天王宮。寶塔殊勝乃果行依報諸莊嚴具彰果行德用也種種莊校即萬德之像五千欄楯即抱持之力龕室千萬應慈悲無量也幢幡無數應摧邪表正也垂寶瓔珞即衆善下化寶鈴萬億即法音廣振四面出香表神通四達如意周遍七寶幡蓋高至

天宮表衆德尊勝也三十三天雨天曼陁羅華供養寶塔餘諸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千萬億衆以一切華香瓔珞幡蓋伎樂供
養寶塔恭敬尊重讃歎知有如來全身故爾時寶塔中出大
音聲釋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
護念妙法華經為大衆説如是如是釋迦牟尼世尊
如所説者皆是真實平等大慧即一乘實智也爾時四衆見大寶
塔住在空中又聞塔中所出音聲皆得法喜怪未曾
有從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一面。聞歎大慧真實之説故得法喜爾

此正我滅度後在在所住常為聽法之謂

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説知一切世間天人阿修
羅等心之所疑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寶塔
從地踊出又於其中發是音聲。爾時佛告大樂説菩
薩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東方無量千萬
億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彼中有佛號曰多寶其佛
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
國土有説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踊現其
前為作證明。多寶滅度全身不散如入禪定而能隨願在處證經此示法身無滅無生自在之力使聞妙法者了無滅生頓悟實相故示現作證如此彼佛成道已臨滅度時

法華經 十七卷 六十

於天人大衆中告諸比丘我滅度後欲供養我全身者應起一大塔 叙塔緣起也 其佛以神通願力十方世界在在處處若有說法華經者彼之寶塔皆踊出其前全身在於塔中不獨此處大樂說今多寶如來塔聞說法華經故從地踊出 結示令緣也 是時大樂說菩薩以如來神力故白佛言世尊我等願欲見此佛身 欲表圓證當現全身此非小緣故假如來神力發起 佛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是多寶佛有深重願若我寶塔為聽法華經故出於諸佛前時其有欲以我身示四衆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 必待十方說法諸佛畢集然後出現者表圓會圓證也分身諸佛即千百億化水月應物者 大樂說我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者今應當集 當副多寶之願 大樂說白佛言世尊我等亦願欲見世尊分身諸佛禮拜供養爾時佛放白毫一光即見東方五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國土諸佛彼諸國土皆以頗梨為地寶樹寶衣以為莊嚴無數千萬億菩薩充滿其中遍張寶幔寶網羅上彼國諸佛以大妙音而說諸法及見無量千萬億菩薩遍滿諸國為衆說法 此皆

所謂以神通力移無量衆令國清淨也

法華經 十九卷 六十二

釋迦分身在十方說法者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白毫相光所照之處亦復如是 遍照十方咸召使集 爾時十方諸佛各告衆菩薩言我今應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并供養多寶如來寶塔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琉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無諸聚落村營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藪燒大寶香曼陀羅華遍布其地以寶網幔羅覆其上懸諸寶鈴唯留此會衆移諸天人置於他土 變土將容分身之衆也琉璃為地等者現佛國之淨相無諸聚落等者滅衆生之染緣移天人置他土如淨名說菩薩斷取大千擲沙界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 是時諸佛各將一大菩薩以為侍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寶樹下一一寶樹高五百由旬枝葉花菓次第莊嚴諸寶樹下皆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之爾時諸佛各於此座結加趺坐如是展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迦牟尼佛一方所分之身猶故未盡 一方即東方也 釋迦分身辟如一燈燃百千燈真應無盡而器界有限故雖大千不能容受 釋迦牟尼佛為諸佛當來坐故復於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淨及阿修羅又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所化之國亦以琉璃為地寶樹莊嚴樹高五百由旬枝

法華意在引權入實故自穢土而三變之宗趣有異歸根則一

持八萬藏未如一乘之頓滿六神通執有迷性之圓

華華果次第莊嚴樹下皆有寶師子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之亦無大海江河及目真隣陁山摩訶目真隣陁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等諸山王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正寶交露幔遍覆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香諸天寶華遍布其地（淨名丈室能廣容多座釋迦化土如自在天宮涌出之衆有無量河沙各詣靈山未聞迫窄而此必三變淨土乃能容受分身者特因事顯法耳蓋淨土妙境生佛本共法身化體物我無差衆生識心自染自局故聖人因分身之來特與開示初于娑婆一變者滅衆生染緣也次于八方再變者遣識心限礙也後于八方復變者廓法界真境也三變之後分身畢集多寶全現者示染緣既滅礙心既遣真境既廓則法身化體當處現前一多圓融隨念自在妙法大旨明此而已故茲因事特與開示淨名直示不思議境故即丈室而廣容也）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提婆達多此云天授為斛飯王子誘天而生也以名品者明其所除顯法妙利故也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衆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欲以正道優於天下）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悋惜不惜軀命（欲以正行率彼貪迷）時世人民壽命無量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由道之優俗故君遜無為）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無忘天下惟道是從）時有僊人來白王言我有大

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僊言歡喜踊躍即隨僊人供給所須採菓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牀座身心無倦于時奉事經於千歲為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此終身供給也以身為牀座示忘身為法無疲厭也）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僊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生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告諸四衆提婆達多却

所謂覺導諸衆生令之速成菩提者

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號曰天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天道（號天王者釋迦資之以成道是為天中天之法王也）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廣為衆生說於妙法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無量衆生發緣覺心恒河沙衆生發無上道心得無生忍至不退轉（記其當來住世利被三乘）時天王佛般涅槃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高六十由旬縱廣四十由旬諸天人民悉以雜華抹香燒香塗香衣服瓔珞幢幡寶蓋伎樂歌頌禮拜供養

前明釋摩資成佛因此明能女資成佛果皆顯一乘妙利也

七寶妙塔無量衆生得阿羅漢果無量衆生悟辟支佛不可思議衆生發菩提心至不退轉（滅後正法亦被三乘）佛告諸比丘未來世中聞妙法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生十方佛前所生之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蓮華化生（此品明釋迦因行求法以致成佛故聞者淨信不謗斯可遠惡道生佛家也）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名曰智積白多寶佛當還本土（作證事畢於是告還發起後緣）釋迦牟尼佛告智積曰且待須臾此有菩薩名文殊師利可與相見論說妙法可還本土爾時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大如車輪俱來菩薩亦坐寶蓮華從於大海娑竭羅龍宮自然湧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從蓮華下至於佛所頭面敬禮二世尊足脩敬已畢往智積所共相慰問却坐一面（序衆之初文殊預會今又從海湧出者智體周遍十方對現如響應聲無去來相但隨機顯法耳今顯龍宮所化之事也）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仁往龍宮所化衆生其數幾何文殊師利言其數無量不可稱計非口所宣非心所測且待須臾自當證知所言未竟無數菩薩坐寶蓮華從海湧出詣靈鷲山住在虛空此諸菩薩皆是文殊師利

智積滯相段不信此女須史成佛文殊深達則大智遍照十方微妙淨体觸處瑞嚴不擇龍女矣

之所化度具菩薩行皆共論說六波羅蜜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此文殊于龍宮所化之衆也龍宮非人所居則所化衆生皆龍類而一聞妙法遂成菩薩足知一切衆生莫不具佛知見只欠開悟耳言本聲聞人等者明所化之機亦具三乘而由權入實也）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此荅前偈也前含問意而譯文不顯正法華則顯矣彼前偈云至仁慧無量化海衆寶數惟為露聖旨分別說其意普荅曰在海中唯演正法華經）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世所希有頗有衆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刹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衆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即修行此經速得佛之證也龍宮無數菩薩皆是文殊化度而獨衆八歲龍女成佛者明佛性不間男女不在老成不擇異類但根智之利所造之深刹那迴光則菩提可至亦乃破三乘遠繫而進其濡滯也）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為衆生故然後乃得成

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 成執別教之迹疑圓頓之理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鶖子依小乘教迹辯難示為小智釋疑故也言佛道懸曠女身多障皆小乘教迹也梵王淨行帝釋少欲魔王堅固輪王大仁佛具萬德而女人多染多欲懦弱嫉害具足煩惱皆反於上故致五障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 珠表妙圓真心持以上佛表捨法愛也法愛不存則妙心無垢成佛之要無速於此故即往無垢世界而成等正覺也

法性如大海不說有是非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証為反掌所以龍女纔捨法愛遂成正覺也

持品第十三

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說此[illegible] 此白寶塔品末 後惡世衆生。善根轉少。多增上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 此領入劫燒接須彌喻難之意而發誓也雖末世惡暴有如劫燒上慢心高有如須彌難可教化而誓無所避故云當起大忍不惜身命 是諸菩薩。皆是阿鞞跋致。轉不退法輪。得諸陀羅尼。即從座起。至于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世尊告勅我等。持說此經者。當如佛教。廣宣斯法。復作是念。佛今默然。不見告勅。我當云何。時諸菩薩。敬順佛意。并欲自滿本願。便於佛前。作獅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反。十方世界。能令衆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修行。正憶念。皆是佛之威力。唯願世尊。在于他方。遙見守護 彼一娑婆尚怯獎惡則十方誠難故歸功佛力復求加護

顯難勸持故藥王等發大願力不憚其難而願佛無慮

品曰持者因上宣付顯勸故衆願持說以廣道化初藥王等願此方持次声聞衆願他方持後大菩薩願十方持也

所謂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是也

安樂行品第十四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甚為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願。於後惡世。護

觀行依于三業本于智悲挽欲不失其正正則安而樂不正則危而憂故依文殊正智正身正語正意大悲四法名安樂行品

持讀說是法華經。讚持品事也 世尊。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云何能說是經。請問云何所行乃能說是經得無諸難此發起安樂行法也以文殊請者示依正智發起正行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即四安樂行也一正身行二正語行三正意行四大悲行繼三業以大悲者三業既正則正智真淨速得已利須起大悲廣行利他智悲相濟乃能於惡世演說是經得無諸難 一者安住菩薩行處。親近處。能為衆生演說是經。趣操之謂行伊習之謂近二者不違於道是謂菩薩行處近處此身行之要也 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行處必住忍辱者六度適時為用而涉難莫尚于忍蓋趨事而動則悔吝生焉故須忍以御之惟能忍故于剛能柔而物不能挫於逆能順而物不能害于事能審而所施不暴于微能察而所遇不驚由是克成安樂行也 又復於法無所行。法指一切行法也雖行是法而不住相名無所行蓋有所則有能能所角立物我成敵則患難生而安樂喪矣 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自所行之法而觀諸法也如實相即無所觀亦不行言亦無所行也不分別即情識都忘是非雙泯菩薩趣操如是而已 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一切諸法當體真淨不受一塵曰空無動無壞離諸幻妄曰實相菩薩觀一切法空如其實相無所加損故見不顛倒而念無動轉也見不顛倒即頌所謂亦不分別諸法有無是為等也心無動轉即頌所謂攝心不動如須彌山也蓋心法本寂帖

非事無以涉俗非理無以契真故二處各有事行理行

觀一切法皆無所有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

待成搖由見顛倒則以法為有生有起故於心有動有轉若雲駛故月運也能如實觀則于心不動不退而了法不生不起若風止則波澄也然則心法一也以倒心觀之則妄境紛拏以實相觀之則真機自寂是故修安樂行貴如實觀 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無所有性者生出起滅名相等性皆無也名相皆無則詮示不及故語言道斷無量無邊言如空之不可窮極也無礙無障言如空之不可分辯也實相如是何言說之能及耶則凡可說者但是從緣而有顛倒之法當知不從緣有不從倒生者竟不可說也 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常如是觀乃能融前事行以成妙行 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應住安樂行。若口宣說。應住等者要心住口說也心口相應則語行正矣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受持讀誦斯經典者。無懷嫉妬諂誑之心。嫉妬諂誑王戲論諸法皆意地微細邪行故須正之法欲滅時世道交喪邪暴交作人多嫉諂則學佛者易見輕罵而求其長短故戒持經者無懷嫉諂等事乃因時制行所以息業也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四衆有求三乘者當隨機與進輒勿惱之令失善利從語其人言下皆惱之之事 又亦不應戲論

生無上父想破驕慢心質直柔忍慈下恭上安行是道敦不愛敬

諸法。有所諍競。顛倒分別諸法有無名戲論諍競皆為意業故應息之　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悲想則愍其迷淪而思濟也父想則依其法化而求怙也師想則景其道行而思齊也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為其愍衆行道深心利物故應深心敬之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平等言不黨順法言稱理雖彼深愛當量所堪貴不失人亦不失言　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是第三安樂行者。說是法時。無能惱亂此必使無難之効也　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亦得大衆而來聽受行是行故樂而得朋寬而得衆　聽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能書。若使人書供養經卷恭敬尊重讚歎。因使法利展轉浸廣則法雖欲滅而末滅故應成就是第三行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大乘修行初以智正行終以悲成智故四安樂行先依正智正業而後起大悲利生也然或生大慈或生大悲者慈能與樂悲與愍濟四衆信解佛法名在家菩薩出家菩薩闡提不信名非菩薩以能信解故生大慈而與之法樂以闡提故生大悲而愍其迷失也　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其人雖

行純心淨无雜想故於自他境不離法行故得神力所護

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此皆愍其迷失也隨宜說法即開三顯一之法也不聞不知不覺言昏迷自障也不問不信不解言顓蒙自墮也然彼雖不問不解而菩薩大悲誓終濟度　文殊師利。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此喻意明是經所以難聞難見者為陰魔熾盛多怨難信不兵說故輪王譬化身佛諸國譬五陰境小王譬五陰等魔不順其命譬無明煩惱未調伏也以威不行而起兵討伐譬但以如來知見力無畏法之不能攝伏諸微細惑故說三乘斷治法是謂起種種兵　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象馬車乘。此譬三乘之衆能伏陰魔隨功淺深獲諸法利唯未與說一乘法也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輪王髻珠用鎮寶位妄與則王屬驚怪法華上乘佛佛授手妄說則衆心驚疑　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如輪王振威小王不順逐起種種兵法國土即法界真境賢聖將指三乘衆也　其有功者。心亦歡喜。於四衆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

髻珠之喻明法不可輕授

道必待人而行苟非至德至道不凝者此之謂也

力。諸法之財。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為說是法華經。如隨功賞賜而不與髻珠也無漏根力即五根五力諸法之財通指道品利用之法涅槃城即中道止息之權果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言難信珠者賜非其宜則大驚怪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末後賜與。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第一之說如頂上一珠末後賜與如久待大功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乃與汝等而敷演之。秘密如藏髻中最上如在王頂四十餘年於生死長夜守此待機故云長夜守護

娑婆界有六萬恒沙菩薩從無數劫依佛智慧是釋尊所化常樂靜處勤行精進故不依人天而住下方空中以示常樂深知樂有障時也今顯妙法所化之迹故以涌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衆。止。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佛止之者非有違拒為將顯迹顯法故也顯迹者顯佛所化示彼來儀顯法者此固圖足無待於外 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震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涌出。深智現前大千不礙 是諸菩薩。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先在此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在此娑婆界下方空中住以示常樂深智無有障礙也 是諸菩薩。聞釋迦牟尼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此以真說彼以心聞文殊所謂心聞洞十方 是諸菩薩。從地出已。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多寶如來。釋迦牟尼佛所。到已。向二世尊。及至諸寶樹下。師子座上佛所。亦皆作禮。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以讚歎。住在一面。欣樂瞻仰於二世尊。是諸菩薩摩訶薩。從初踊出。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讚於佛。如是時

間。經五十小劫。是時釋迦牟尼佛。嘿然而坐。及諸四衆。亦皆嘿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衆。謂如半日。聖人神智方便法門能延一日以為一劫能促一劫以為一日蓋通無遷變情有頃久猶如夢人不移一時而夢歷多歲則頃久之情初無定也故聖人對機示現延促而本無延促所言菩薩讚佛經劫則於促示延耳又令大衆謂如半日則於延現促耳所以然者將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自在神通之力使忘延促之情而深證實相故也華嚴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夫能一念普觀無去來住則了斯延促皆方便耳 爾時四衆。亦以佛神力故。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空。四衆肉眼礙而非通而能見無量國土者假佛通力故也夫於衆一多等陳于時延促等現於見通礙等用者以明物量

詩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取如携言化導之易而此曰不易何也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而警發常情使去其倒心限意依無礙智圓融妙達餘是進契壽量秘說而得入佛慧成就佛身故也是故此品事洪雖為顯迹勸持又為壽量引發也

是菩薩衆中。有四導師。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安立行。是四菩薩。於其衆中。最為上首唱導之師。在大衆前。觀釋迦牟尼佛而問訊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所應度者。受教易不。不令世尊生疲勞耶。爾時世尊。於菩薩大衆中。而作是言。如是如是。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衆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是諸衆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于過去諸佛供養尊重。種諸善根。此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言世世受化正顯壽量本門所化言亦於過去種善則無明智勝會中所以化緣深故始見始聞即皆信受 爾時釋迦牟尼。分身諸佛。從無量千萬億他方國土來者。在於八方諸寶樹下。獅子座上。結加趺坐。其佛侍者。各各見是菩薩大衆。於三千大千世界。四方從地湧出。住於虛空。各白其佛言。世尊。此諸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大衆。從何所來。爾時諸佛。各告侍者。且待須臾。有菩薩摩訶薩名曰

此謂於伽耶城坐菩提樹成最正覺轉无上輪是矣

彌勒。釋迦牟尼佛之所授記。次後作佛。已問斯事。佛今答之。汝等自當因是得聞。各白其佛白分身也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彌勒菩薩。阿逸多。乃能問佛如是大事。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彌勒姓也號阿逸多此經無能勝大事者智慧神通奮迅威猛所化多衆之事也將欲宣示先令被精進鎧等者戒使勇銳諦聽無以趣深而生疑退也下云我于娑婆得菩提已教化成就如是多衆即惣宣示廣在後文也宣示諸佛智慧即壽量偈云我智力如是慧光照無量是也諸佛自在神通即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是也師子奮迅之力即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是也威猛大勢之力即令顛倒衆生雖近而不見是也此宣釋迦化跡而言諸佛者佛佛道同故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彌勒菩薩。我今於此大衆。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阿僧祇。從地踊出。汝等昔所未見者。我於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導是諸菩薩。調伏其心。令發道意。答誰說法教化從誰初發心 此諸菩薩。皆於是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答願說所從國土名號 於諸經典。讀誦通利。思惟分別。正憶念。於諸經典能讀以取其理誦以通其義思惟以精之正念以持之則其德足稱矣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及無數諸菩

薩等心生疑惑怪未曾有而作是念云何世尊於少時間教化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諸大菩薩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迷壽量遠因故有此疑）即白佛言世尊如来為太子時出於釋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是已来始過四十餘年世尊云何於此少時大作佛事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衆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此大菩薩衆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邊斯等久遠已来於無量無邊

執近迷遠疑遠緣故問

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常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執伽耶近迹）譬如有人色美髮黑年二十五指百歲人言是我子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信（父少譬釋尊開化之近子老譬涌出成德之久化近力久理不相當必言二十五反百歲者取其少猶未壯老已過耄益見相違也）佛亦如是得道已来其實未久而此大衆諸菩薩等已於無量千萬億劫為佛道故勤行精進善入出住無量百千萬億三昧得大神通久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巧於問答人中之寶一切世間甚為希有今日世尊

寂場少父寂光老兒此之謂也

方云得佛道時初令發心教化示導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得佛未久乃能作此大功德事（得佛未久合父少也而此大衆至甚為希有合子老也今日世尊至能作大事合相違也善入出住者於無量三昧或入或出或住妙用自在）

如来壽量品第十六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衆諸善男子汝等當信解如来誠諦之語復告大衆汝等當信解如来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衆汝等當信解如来誠諦之語（以壽量之本超深難信故再三誡之心實曰誠言當曰諦）是時菩薩大衆彌勒為首

前情疑久近見起生滅故不能契女實本際此什其疑滞使知如来本無生滅伽耶之化特為机所受令發

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説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唯願説之我等當信受佛語爾時世尊知諸菩薩三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来祕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量非量現滅不滅天人莫測是謂祕密神力）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於意云何是諸世界可得

称性無量故曰如来壽量品

思惟校計知其數不(並如智勝塵墨之喻)彌勒菩薩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諸世界無量無邊非筭數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聲聞辟支佛以無漏智不能思惟知其限數我等住阿鞞跋致地於是事中亦所不達世尊如是諸世界無量無邊爾時佛告大菩薩衆今當分明宣語汝等是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以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此明佛壽無量與諸佛壽量衆生壽量悉皆無量但迷其智故妄逐生死如一墮地獄至無數劫豈非無量壽耶苟不迷墮則與此無別矣)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

(所謂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衆生(自從是來謂從塵劫成佛已來言常在此又在餘處則不唯身相常住亦顯國土常住也是知娑婆及萬億國無非淨土同一法界未嘗壞滅共有壞滅皆別業妄見)於是中間我說燃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既曰成佛之久常在利生而中間自說於燃燈佛所得法受記等事疑若近迹又復現言當入涅槃疑非常在此皆隨機方便之說耳)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

(如來所說不出自利利他二義)

衆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所演經典說雖異同理無不實也己謂釋迦他謂諸佛說見於言示見於行)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詞種種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釋上理無不實而說有異同也三界萬法不容擬心以衆生妄見則種種紛紜以如來實見則一切真寂無有生死乃至滅度者不以生滅相見也不如三界見于三界者不以往來相見也既明見無滯則實無異說特以衆生性欲行想之心種種不同故說示教化之迹亦種種不同也所作佛事指說示不同之事)所以者何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貧窮下賤貪著五

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見如來常住不滅便起憍恣而懷厭怠不能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來以方便說(釋曰恣意也貧窮下賤言乏功德財憶想妄見為生死網即見惑思惑也)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何諸薄德人過無

(偈謂我時語衆生常在此不滅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正指此也)

量百千萬億劫或有見佛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諸比丘如來難可得見斯衆生等聞如是語必當生於難遭之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便種善根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言難值遇乃警之令渴仰種善也)譬如良醫智慧聰達明鍊方藥善治衆病(佛如醫師教如醫方理如妙藥)

與火宅之喻同

種種性欲行想分別是謂衆病佛能以若干緣喻隨其所宜發藥而蠲除之是謂良醫善治也其人多諸子息若十二十乃至百數火宅之子對三乘言故數止三十良醫之子對衆生言故蕪至百數以有事緣遠至餘國諸子於後飲他毒藥藥發悶亂宛轉于地醫師遠適而諸子飲毒猶宅主近出而其家失火也飲他毒藥喻隨順邪法宛轉于地喻輪塵諸趣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諸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失者遙見其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癡誤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父見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色香味美皆悉具足擣篩和合與子令服而作是言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惱無復衆患三界之家佛所舊化故云来歸彼中邪毒深者失其良心淺者雖或未失亦為悪習所障未能親造覺体故云遙見約賜壽命即藥不夭開於横邪也發藥除苦即令其斷惑而證真也依諸佛經濟之方求聖醫斷治之藥顯性空之真色示戒定之五香品乳酪之五味無不具足也擣者折剛為柔篩者化麁入細和合令服則無矯佛之失色味香美則無瞑眩之毒聖人病人之病憂人之憂調御之德蓋見於此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除愈餘失心者見其父来雖亦歡喜問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

偈謂我亦為世父救諸苦患者為凡夫顛倒實在而言滅此也

毒所中心皆顛倒雖見我喜求索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差作是教已復至他國遣使還告汝父已死留藥喻遺教去國喻示滅是時諸子聞父背喪心大憂惱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我等能見救護今者捨我遠喪他國自惟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心遂醒悟乃知此藥色味香美即取服之毒病皆愈人情常忽於所賴常感於去思其父聞子悉已得差尋便来歸咸使見之水澄月現亦何去来於意云何頗有人能說此良醫虚妄罪不不也世尊佛言我亦如是成佛已来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為衆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度亦無有能如法說我虚妄過者導迷貴權於法無過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逗進證性淺深不同佛為適根稱揚之故曰分別功德

於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我說是如来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衆生得無生法忍因聞壽量了無生滅以無生法忍可成行而無了無忍名為法忍忍者行之成名佛說是諸菩薩摩訶薩得大法利時於虚空中雨曼

各具善根雨諸妙瑞以自表助無上道心

陁羅華摩訶曼陁羅華以散無量百千萬億寶樹下獅子座上諸佛并散七寶塔中獅子座上釋迦牟尼佛及久滅度多寶如来亦散一切諸大菩薩及四部衆又雨細抹旃檀沉水香等于虛空中天皷自鳴妙聲深遠又雨千種天衣垂諸瓔珞真珠瓔珞摩尼珠瓔珞如意珠瓔珞遍于九方衆寶香爐燒無價香自然周至供養大會一一佛上有諸菩薩執持幡蓋次第而上至于梵天是諸菩薩以妙音聲歌無量頌讃歎諸佛諸瑞皆從空雨遍于九方乃助顯壽量法利如空無邊不可得而思議也故彌勒讃曰世尊說壽量不可思議法多有所饒益如虛空無邊言九方者除下方非法會所菩薩執幡上至梵天言其遍空供養讚歎也又阿逸多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言趣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能起如来無上之慧壽量之說趣在斷生滅見顯真常體苟能明解則起無上慧等同如来故功無限量何況廣聞是經

若有信解三謂誦此如空處無邊其福亦如是

若教人聞若自持若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若以華香瓔珞幢幡繒蓋香油蘇燈供養經卷是人功德無量無邊能生一切種智聞佛壽命則斷生滅見顯真常體能起上慧而已廣習是經則具四知見盡一乘道故能生種智也然世之聞持不計而果能起上慧生種智者誰耶是亦猶下膳而不食得衣珠而醉卧耳惜哉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隨喜者謂未能一心聽許知說深乎旦隨其所聞喜為人說隨其所教善須更聞亦獲勝福故以命品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如来滅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智者若長若幼聞是經隨喜已從法會出至於餘處若在僧坊若空閑地若城邑巷陌聚落田里如其所聞為父母宗親善友知識隨力演說是諸人等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已亦隨喜轉教如是展轉至第五十法會初聞從師親授其福最勝隨喜轉教則去師漸遠優婆塞優婆夷華言近事男近事女即三歸五戒之士女者也阿逸多其第五十隨喜功德我今說之汝當善聽若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衆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形無形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無足二足四足多足如是等在衆生數者有人求福隨其所欲娛樂之具皆給與之一一衆生與滿閻浮提金銀琉璃硨磲碼瑙珊瑚琥珀諸妙珍寶及象馬車乘七寶所成宮殿樓閣等僧祇世界生類不窮而能以寶物等施其福多矣天人鬼畜分為六趣胎卵濕化摠為四生而形想等類預焉自胎卵至非無想通該三界十種異生我已施衆生娛樂之具隨意所欲一時皆得須陁洹道斯陁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

阿僧祇言無數也

在。具八解脫。既以財施後以法施令得聖果則其福多倍於汝意云何。是所得功德。寧為多不。彌勒白佛言。世尊。是人功德甚多。無量無邊。但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無量。何況令得阿羅漢果。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此言五種功備六千德圓可為模範故曰法師功德前法師品依持經人以彰圓記此依持經人以彰圓德名同而義則異也

爾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以是功德。莊嚴六根。皆令清淨。持法華者開佛知見則見聞覺知無非真覺證諸實相則色香味觸無非真法以真覺對真法則萬象微照大千沉故圓持功成即得六根清淨功德自非精心不雜進道不倦未易能致故告常精進菩薩也數有千二八百者衆生世界依器世界而立以識妄為界故有四方身相遷流故有三世惟世與界二者相涉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依十二數流變三疊成千二百圓持功成每根各全其用故有千二功德

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華香。瞻蔔華香。波羅羅華香。赤蓮華香。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菓樹香。栴檀香。沉水香。多摩羅䟦香。多伽羅香。及千萬種和香。若抹若丸若塗香。持是經者。於此間住。悉能分別。須曼那此云善稱意薝蔔此云黃花小而香波羅上云薰花多摩羅䟦云賢無垢香多伽羅木香者也

持是經者。雖住於此。亦聞天上諸天之香。波利質多羅拘鞞陀羅樹香。及曼陀羅華香。摩訶曼陀羅華香。曼殊沙華香。摩訶曼殊沙華香。栴檀沉水種種抹香。諸雜華香。如是天香。無不聞知。波利質多羅即帝釋負生樹拘鞞陀羅云大遊戲地樹又聞諸天身香。釋提桓因在勝殿上。五欲娛樂嬉戲時香。若在妙法堂上。為忉利諸天說法時香。皆悉遙聞。如是展轉。乃至梵世上。至有頂諸天身香。亦皆聞之。并聞諸天所燒之香。及聲聞香。辟支佛香。菩薩香。諸佛身香。亦皆遙聞。知其所在。雖聞此香。然

偈謂是人鼻清淨於此世界香種種悉聞知此也

於鼻根。不壞不錯。若欲分別。為他人說。憶念不謬。不壞不錯言無壞無雜也華嚴鬻香長者善能別知天人龍鬼所有諸香治諸病香斷諸惡香乃至一切菩薩差別地位香悉皆了達得調和香法門表於善惡熏習之法一切通達而調治和融以成萬德法身香也得清淨身。如淨琉璃。衆生喜見。於是體中能如琉璃不容纖翳則孰不喜見其身淨故。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生時死時。上下好醜。生善處惡處。悉於中現。淨言不為情塵染蔽也不以情塵自蔽則當体無所不現及鐵圍山。大鐵圍山。彌樓山。摩訶彌樓山等諸山。及其中衆生。悉於中現。所有及衆生。悉於中現。若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說法。皆於身中。現其色像。楞嚴云浮

法性妙身清淨常体一切中現

塵幻化虛妄称相玅覺明体常自瑩然含吐十方砺業發現故得是体者無所不現雖然理則明矣孰能得證耶昔者阿難大衆蒙佛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碍各各自知心偏十方含容萬有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如太虛一塵臣海一漚起滅無從了然不得此其證也 以是清淨意根。乃至聞一偈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聞一句而達無量義蓋無量之義不出一句之中 解是義已。能演說一句一偈。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諸所說法。隨其義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或一月一際一歲而演一句偈由意根精了達無量義也九句該妙蓋得諸此西天歲分三際謂雨際熱際寒際四月即一際也證意實相則諸所說法無非實相故不相違背雖說俗事亦順正法 三千大千世界。六趣衆生。心之所行。心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由意清淨故他心通也所行即循常心也動作即感變心也戲論即分別心也 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為得意根清淨實相與佛同体故

六根皆依無漏法生者

威音王佛精持妙法廣施利濟之迹故以常不輕名品

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如向所說。眼耳鼻舌身意清淨。得大勢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離衰。國名大成。緜歷往古事千億佛無相無我

精持廣利非具法力大勢難勝其任故告得大勢菩薩也威音王者以大音聲普遍世界為諸法王說法無畏也故不輕既得其道即能於衆說法心無所畏劫名雖衰謂世道交興國名大成言正化無缺

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為天人阿修羅說法。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應六波羅蜜法。究竟佛慧。此叙威音亦說三乘也因阿耨菩提者因無上道為說六度使由是而趣證菩提究竟佛慧 得大勢是威音王佛壽四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住世劫數如一閻浮提微塵。像法住世劫數如四天下微塵。其佛饒益衆生已。然後滅度。正法像法。滅盡之後。於此國土。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亦如初後燈明二萬皆同一號為道同故所系多佛明釋迦往因之曠遠也 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滅度。正法滅後。於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爾時有一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得大勢。以何因緣。名常不輕。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讃歎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

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此以佛性義遍記四衆也四衆容行不等而不輕以佛性等之故皆悉禮拜深敬以謂皆行菩薩道皆當作佛蓋衆生佛性本自圓成世間業行皆順正法凡能現一切行皆菩薩道知一切人皆當作佛夫何輕慢之有

此菩薩申請如来即現神力嘉讚經德以起信心使廣流布故曰如来神力品

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

爾時世尊於文殊師利等。無量百千萬億。舊住娑婆世界。菩薩摩訶薩。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於無量無數色光。皆悉遍照十方世界。出廣長舌上至梵世者現辯說之神力也放無量光遍照十方者現智照之神力也將讚經德先現神力始自出舌放光以至震動諸天通達佛土終乃結云若以如是神力於億萬劫說此經德猶不能盡者極顯斯經勝妙也如来神力乃法界体中無作妙用華嚴云幻師之幻法能現種種事脩羅変作身齊等須弥山龍王睇息兩悅澤遍天下彼具貪嗔癡神力尚如是何况法界慧具足自在力然則舌至梵世光遍十方特法界慧中一微用耳舊住菩薩即在此娑婆下方住者梵世即初禪天衆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亦復如是。出廣長舌。放無量光。此釋迦分身諸佛亦以同道助發釋迦牟尼佛。及寶樹下。諸佛現神力時。滿百千歲。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謦欬。倶共彈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界。地皆六種震動。於教廿之舌現至梵世一會之頃現百千歲又一謦欬彈指形法聲能遍十方震大地皆顯神力勝妙也以要言之。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祕要之藏。如来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所有之法即道場所得者自在神力即稱性示現者祕要之藏即法之不可示者甚深之事即心之不可尋者

以言託之曰囑以法系之曰累蓋此經以智立体以行成德前之開佛知見立体之法既備故現囑累以明之

囑累品第二十二

爾時釋迦牟尼佛從法座起。現大神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如是三摩諸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於無量千百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聞知。再三摩頂示諄勤也首楞嚴等諸祕密教謂之佛頂表無上法諸佛授記付囑皆摩其頂表授無上法也無量菩薩即從地涌出者所以者何。如来有大慈悲。無諸慳悋。亦無所畏。能與衆生佛之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如来是一切衆生之大施主。汝等亦應隨學如来之法。勿生慳悋。令其廣宣此法使學如来三行與諸衆生施大法利也一大慈悲行平等濟二無慳吝行遍內外財三無所畏行不憚煩難如是乃能與諸衆生三種智慧

佛智是二是已如来智謂等量見自然智雖諸盗取不由他悟通唯一乘實智也任隨德用異稱互於未来世。信如来智慧者。當為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為令其人得佛慧故。若有衆生不信受者。當於如来餘深玅法中。示教利喜。信如来智慧謂能信種智趣向一乘者當為說是經令得佛慧而不滯二乘也餘深玅法指權漸教也亦曰深玅者是法皆為一佛乘故

藥王名喜見菩薩精苦為法燒身燃臂於釋迦法中最善受持者今示其其本因使人效慕故以名題如藥王燒身妙音隨應觀音之普門妙嚴之轉邪普賢之勸發皆示實相行境使人忘情絶解隨行悟入也

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爾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云何遊於娑婆世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千百萬億那由他難行苦行。世尊願少解說。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又他國土諸来菩薩。及此聲聞衆。聞皆歡喜。此品因宿王華發起者為明宿世弘經自在之因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智慧真光述明並燭不為物累故號日月淨明德其佛有八十億大菩薩摩訶薩。七十二恒河沙大聲聞衆。眷屬法侶三乘体具佛壽四萬二千劫。菩薩壽命亦等。彼國無有阿脩羅等。及以諸難。女有五障及四趣皆難報地平如掌。琉璃所成。寶樹莊嚴。寶帳覆上。垂

寶華幡。寶瓶香爐。周遍國界。七寶為臺。一樹一臺。其樹去臺盡一箭道。此諸寶樹。皆有菩薩聲聞而坐其下。諸寶臺上。各有百億諸天。作天伎樂。歌歎於佛。以為供養。樹去臺一箭道言其蔭廣也爾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藥王尊經自此始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精進一心滿萬二千歲而後得現一切色身者一切色身不離根塵中現所言滿萬二千歲即依根塵十二處圓融普照至於功行滿足之時也圓融普照得其實相則知根根塵塵一切色法咸一實相所現由是以一實相融一切根塵於一根塵現一切色法交徹融攝重重無盡是名滿萬二千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此即深證實相行境也華嚴多舉過量劫數直明以無限智悲修如是行會無限量之心此經過量之數凡皆如之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即時入是三昧。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細末堅黑栴檀。滿虛空中。如雲而下。又雨海此岸栴檀之香。此香六銖。價直娑婆世界。以供養佛。此三昧香非人間比所以六銖價直娑婆也二十四銖為一兩六銖言少分耳爾時日月淨明德佛告一切衆生喜見菩薩。

神力所化不及外財財不及法故復燃身作法供養

我涅槃時。到滅盡時至。汝可安施床座。我於今夜。當般涅槃。又勅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我以佛法囑累於汝。及諸菩薩大弟子。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及給侍諸天。悉付於汝。佛法通指三乘菩提法別指大乘菩薩弟子言法衆三千寶界言化境寶樹給侍言所御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當令流布。廣設供養。應起若干千塔。如是日月淨明德佛。勅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勅以舍利起塔者戒定除勳欲習無際故也若干者不定之數意任其緣力耳爾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見佛滅

度。悲感懊惱。戀慕於佛。即以海此岸栴檀為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滅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八萬四千塔。高三世界。表剎莊嚴。垂諸幡蓋。懸衆寶鈴。現滅不滅聖意所知而悲感戀慕者示與衆生同一悲仰耳須彌四海剡部居南言海此岸即南岸出美栴檀積之為積以表闍維示誠敬也佛說火化之法在已則顯三昧之力播熏練之功故化火自焚舍利迸透在人則俺奥腐之穢免螻蟻之食使其魂不滯其神清升而此方以臥於朧於荒郊埋腐骸於朽壞為是且以火化為不忍方其穴地負土全體而坑之為可忍即二皆出於不得已耳達者觀之一等歸盡則臥於埋腐不若火化之愈矣自道觀之沉之可也露之可也衣薪而焚諸溝中家文而納諸石槨無不可者矣足為焚瘞之鏡爾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復

此所謂以苦行成圓通之德也

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心猶未足。我今當更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夜叉等一切大衆。汝等當一心念。我今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作是語已。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燃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使得住現一切色身三昧。昔之然身為離相見今復然臂為除法執故令小乘離諸見執發正通心根境圓融故皆得住現身三昧也昔之求佛滿萬二千歲今之然臂復七倍其久者言益以無限智悲行菩薩大行如其智悲有限何足以化無數無量之人爾時諸菩薩。天人阿修羅等。見其無臂。憂惱

悲哀而作是言。此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愛見未忘故其不足此初心菩薩而已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慧淳厚所致。臂之於手為群能役恒而我無所役則兩臂表我執法執根本也我執能生煩惱障諸生死法執能生所知障正知見捨一存一則為二乘故捨所實必當得佛還復如故者若果得佛即無所捨矣此非淺薄所能致故稱淳厚當爾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以非常之事感非常之瑞人天因是得大法利者也

華嚴謂十地菩薩功德圓滿心境交徹能見多百佛刹千億那由他佛世也

宿王華。此經能救一切衆生者。此經能令一切衆生離諸苦惱。此經能大饒益一切衆生。充滿其願。如清涼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賈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如炬除暗。燈能發明末能除暗此法華經。亦復如是。能令衆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縛。衆生衆苦病痛縛著皆因迷妄能開佛知見則一切皆離不復為貪欲所惱。亦復不為瞋恚愚癡所惱。亦復不為憍慢嫉妬諸垢所惱。貪嗔癡為根本煩惱憍嫉等垢為隨煩惱既生安養所依者淨業所會者善人故無垢惱也得菩薩神通無生法忍。得是忍也。眼根清淨。以是清淨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心法俱寂而能照用名菩薩神通無生法忍心寂根淨故能見多佛

妙音者深休妙法解以妙音隨應演說而流通是道名雖妙音實彰妙行則不滯言詮能使悟則不局心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

爾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開會又召分身但放眉間毫相今召妙音乃兼放肉髻光者肉髻為無見頂相為最上果光蓋將宣示妙圓之行乃極果行相故以極果之光召現也佛有九十七種大人相肉髻項其一也過是

迹不局不滯所以為妙行也

數已。有世界名淨光莊嚴。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無量無邊菩薩大衆恭敬圍遶而為說法。釋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國。華嚴舉菩薩所從來國表所行之行本所事佛表所證之果淨光莊嚴即依智之行也淨華宿智即依行之智也智行等嚴因果合体妙音妙行依此示現 爾時一切淨光莊嚴國中。有一菩薩。名曰妙音。久已植衆德本。供養親近無量百千萬億諸佛。而悉成就甚深智慧。指德供佛成就深智言福慧兩足得妙幢相三昧。法華三昧。淨德三昧。宿王戲三昧。無緣三昧。智印三昧。解一切衆生語言三昧。集一切功德三昧。清淨三昧。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淨光明三昧。淨藏三昧。不共三昧。日旋三昧。得如是等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諸大三昧。三昧此云正定圓覺云三昧正受者謂正定中受用之法簡異邪受非謂梵語三昧法華三昧深入一乘證諸實相淨德三昧衆德真淨物莫能染宿王戲者本智自在無所滯著無緣則照而常寂也於是妙音菩薩。不起於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昧。以三昧力。於耆闍崛山去法座不遠。化作八萬四千衆寶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鬚。甄叔迦寶以為其臺。將與八萬菩薩俱共

文殊問瑞

發来故先現此瑞甄叔迦此云鸚鵡寶赤如其觜故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見是蓮華。而白佛言。世尊。是何因緣。先現此瑞。有若干千萬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鬚。甄叔迦寶以為其臺。此皆行境依智示見故假文殊智体而問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是妙音菩薩摩訶薩。欲從淨華宿王智佛國。與八萬四千菩薩圍遶而来。至此娑婆世界。供養親近。禮拜於我。亦欲供養聽法華經。于時妙音菩薩。於彼國沒。與八萬四千菩薩俱共發来。與八萬四千菩

妙音普現

薩俱来者示妙行隨應廣化塵劳也所經諸國。六種震動。皆悉雨於七

寶蓮華。百千天樂不鼓自鳴。蓮華遍雨天樂自鳴表妙行隨處示現妙音離於作意是菩薩目如廣大青蓮華葉。正使和合百千萬月。其面貌端正。復過於此。身真金色。無量百千功德莊嚴。威德熾盛。光明照曜。諸相具足。如那羅延堅固之身。此言其四萬二千由旬之相好也合和俱聚集也肇法師云那羅延天力士名端正殊妙志力雄猛入七寶臺。上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諸菩薩衆恭敬圍遶而来。詣此娑婆世界耆闍崛山。到已下七寶臺。以價直百千瓔珞。持至釋迦牟尼佛所。奉上瓔珞。示以法寶莊嚴法身。而白佛言。世尊。淨華宿王智佛

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四大調和不。世事可忍不。衆生易度不。無多貪欲嗔恚愚癡嫉妬慳慢不。無不孝父母不敬沙門邪見不善心不攝五情不。世尊。衆生能降伏諸魔怨不。貪恚癡慢等皆堪忍難度之事五情言五欲諸魔言五陰久滅度多寶如来在七寶塔中。来聽法

此皆淨華問訊之詞

不。又問訊多寶如来安隱少惱。堪忍久住不。世尊。我今欲見多寶佛身。唯願世尊示我令見。寶塔高遠伏佛求見表尊敬耳佛於囑累品從法座起時已出塔故云多宝佛塔還可如故舊謂二佛至此尚同座而妙音能見釋迦不見多宝徒搆疑難爾時釋迦牟尼佛語多寶佛。是妙音菩

薩欲得相見。時多寶佛告妙音言。汝能為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聽法華經。并見文殊師利等。故来至此。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種何善根。修何功德。有是神力。華德即妙莊嚴王後身欲助揚妙因故發此問佛告華德菩薩。過去有佛名雲雷音王。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國名現一切世間。劫名喜見。佛名雲雷音者一音利潤開覺群動也國名現一切世間若根身器界皆能妙隨應也劫名依上而立由利潤隨應故時衆喜見

此即植因於雲雷王佛所獻樂奉鉢之事

音菩薩於萬二千歳。以十萬種伎樂。供養雲雷音王佛。并奉上八萬四千七寶鉢。以是因緣果報。今生淨

華宿王智佛國。有是神力。樂宣法音鉢爲應羅樂獻十萬種伎者示欲廣宣妙法也鉢奉八萬四千者示欲應化塵勞也故今果有妙音隨應之神華德於汝意云何。爾時雲雷音王佛所妙音菩薩。伎樂供養。奉上寶器者。豈異人乎。今此妙音菩薩摩訶薩是。華德是妙音菩薩已曾供養親近無量諸佛。久植德本。又值恒河沙等百千萬億那由他佛。華德汝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而是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爲諸衆生說是經典。妙音觀音應化皆能現十界身自天人獄鬼畜脩羅名六凡聲聞辟支菩薩佛名四聖是爲十界華德是妙音菩薩。能救護娑婆世界諸衆生者。是妙音菩薩。如是種種變化現身。在此娑婆國土。爲諸衆生說是經典。於神通變化智慧。無所損減。是菩薩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界。令一切衆生。各得所知。於十方恒河沙世界中。亦復如是。此有三節初牒在此娑婆救濟二牒神变智照之功三牒此方如是十方亦然是謂廣顯也言種種变化而神智無損者前所謂得如来三德能一切如故也言智慧明照者方便開道也各得所知者隨類各解也若應以聲聞形得度者。現聲聞形而爲說法。應以辟支佛形得度者。現辟支佛形而爲說法。應以菩薩形得度者現菩薩形而爲說法。應以佛形得度者。即現佛形而爲說法。如

是種種。隨所應度。而爲現形。乃至應以滅度而得度者。示現滅度。華德妙音菩薩摩訶薩。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其事如是。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種善根。世尊是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所變現。度脫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其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能如是饒益無量衆生。如淨摩尼隨方現色妙行流通期至於此說是妙音菩薩來往品時。四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華德菩薩得法華三昧。無生法忍者證妙法之体法華三昧者得實相之用此所謂以妙行成實相之德

觀世音普門品第二十五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於世間衆苦稱觀並救曰觀世音圓行包心應無不遍曰普門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將顯普門而因無盡意發起者表普門圓行應現無盡也若愚讚云世界無邊塵擾擾衆生無數業茫茫愛河無底浪滔滔是故我名無盡意觀音之行亦若是矣佛告無盡意菩薩。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此於衆苦雜聲齊觀並救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應物之謂觀即真觀淨觀智慧慈悲是也觀之体聞之性本無苦樂衆生不能返聞循聲流轉故受諸苦惱觀音不隨聲塵妄起知見一切解脫而令苦衆生持真名蒙其觀者亦得解脫實真淨慈悲觀力加被故也普

古之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大都[illegible]叅

琳法師稱名七日而免難於唐孫敬德誦經千遍而全生於觀即脫諸苦惱之驗也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為求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楞嚴明十四無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苦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夫不自觀音以觀觀者即離塵復性之真觀也離塵復性則諸妄自脫故能令苦衆生蒙我真觀即得解脫二者知見旋復則火不能燒三者觀聽旋復則水不能溺蓋見覺屬火聞聽屬水知見旋則離火塵聞聽旋則離水塵幻塵既離真性斯復所以無能燒溺也能旋見聽則煩惱之火貪愛之水皆無能燒溺矣四者滅妄斷殺則鬼不能害皆由離塵復性之觀力加被也昔於相國問黑風漂墮之義於紫玉玉呼名諷之公悖然變色玉曰便是黑風漂墮則凡不能離塵循聲流轉一念漂墮皆如是也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揔結十四無畏之福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為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即三十二應也觀音於楞嚴會上自說我昔供養觀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上始自佛身終至人非人等為三十二皆以無作妙力自在成就佛告無盡

此大千界現住世間有六十二億河沙菩薩修法垂範方便利生所謂無量福德也

意菩薩若有國土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但舉三聖者妙音品開菩薩位此則合在佛位應讀為膺當其根而應之也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梵王為初禪天主帝釋為忉利天主自在天居欲界頂大自在天居色界頂天大將軍統領鬼神四天王統領世界毗沙門居北方為最尊初二從頭舉以梵釋常隨佛故次四從揔舉謂欲界之揔色界之揔鬼神之揔世界之揔也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妙音品先言輪王次言小王乃揔列兼舉此從揔舉合依正法華言輪王輪王統四天下小王治一邦國長者族姓推尊居士清節養素宰官判斷邦邑婆羅門術數攝衛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

陀羅尼華言摠持念慧之力諸佛密語能以一字摠無量法持無量義摧邪立正珍惡生善皆摠而持之之謂也

陀羅尼品第二十六

爾時藥王菩薩即從座起而白佛言世尊有能受持法華經者若讀誦通利若書寫經卷得幾所福佛告藥王若供養八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於汝意云何其所得福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言能於是經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讀誦解義如說脩行功德甚多。藥王即喜見後身若行持經志存弘護故發此品然持經功德前品屢明如法師品此功不過供十萬億佛隨喜品比功不過施諸外物及得小果而已至此比功則勝供八百萬億河沙佛者明持行益深獲功益勝也將伸弘護先問得福者使後世知其持行益深獲功益勝而遞為弘護耳

昔四比丘結契山林精持妙法一人分衛見王威伏忽生愛著因是感生為王號妙莊嚴今叙其本事欲使行人以道自衛外防見魔內絕愛覺消息邪緣入佛知見也

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爾時佛告諸大衆乃往古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國名光明莊嚴劫名喜見彼佛法中有王名妙莊嚴其王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子一名淨藏二名淨眼淨德者雖示染身其德本淨淨藏者妙理之所蘊淨眼者妙智之所顯皆其德所具也以具妙淨理智故能轉邪而為華德是二子有大神力福德智慧久脩菩薩所行之道所謂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音產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所謂應知所有珍財盡爲於汝由汝受用也

方便波羅蜜慈悲喜捨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皆悉明了通達方便非六度之數而通濟六度慈悲喜捨名四無量心大乘行心以四心為体六度為用道品為助乃成佛果而二子皆悉明了通達三十七品者身受心法為四念處斷惡生善為四正勤欲勤心觀為四神足信進念定慧為五根五根伏魔外為五力念擇覺喜輕安定捨為七覺支見思語業命進念定為八正道也念以觀法勤以進修足以起證根能不拔力能不屈覺能决了正能捴攝皆相因而設也心性如大地念處如種子正勤如種植神足如抽芽五根如根五力如莖七覺如花八正如果二子悉具所謂具体者也又得菩薩淨三昧日星宿三昧淨光三昧淨色三昧淨照明三昧長莊嚴三昧大威德藏三昧於此三昧亦悉通達淨三昧者淨藏淨眼之所本也日星宿表智別智之照用也淨光能現衆像淨色不為形礙淨照照了萬法長莊嚴非素法身大威德藏具大神用

法空謂幻作父想幻作子想幻作用想正相發明

爾時彼佛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衆生故說是法華經於時是二子念其父故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神變於虛空中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小復現大於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父王心淨信解得果人能現十八變即此類也時父見子神力如是心大喜歡得未曾有合掌向子言汝等師為是誰誰之弟子二子白言大王彼雲雷音

宿王華智佛。今在七寳菩提樹下法座上坐。於一切世門天人衆中。廣說法華經。是我等師。我是弟子。父語子言。我今亦欲見汝等師。可共俱往。彼時妙莊嚴王後宮八萬四千人。皆悉堪任受持是法華經。淨眼菩薩於法華三昧。久已通達。淨藏菩薩。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趣三昧。欲令一切衆生離諸惡趣故。其王夫人。得諸佛集三昧。能知諸佛祕密之藏。以叙合宮有德易爲勸化也後宮之德根機純利淨眼之德妙達實相淨藏之德善能接濟夫人之德深知法要王及後宮爲當機淨藏淨眼爲能救機教相契所以易化也集三昧者諸佛會要三乘指歸也故能悉皆明了通達故能知佛祕藏

得是三昧則能知祕藏爾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端嚴殊持。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時王一觀勝相頓覺世間幻惑之色無可愛樂故深讃佛身微妙之色此則邪心併絶正念現前故得受記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四衆言。汝等見是妙莊嚴王。於我前合掌立不。此王於我法中。作比丘。精勤修習。助佛道法。當得作佛號娑羅樹王。國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其娑羅樹王佛有無量菩薩衆。及無量聲聞。其國平正。功德如是。佛號取廣蔭群生國名取破諸邪暗劫名取超諸貴高皆符其因行以一念淨信風化臣妾使皆得法利即廣蔭行破邪行也由是捨王位得佛位即超諸貴高也佛說是妙莊嚴王本事品

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塵謂邪見垢謂邪染外遠見塵內離垢染則法眼明絶諸瑕翳矣此以正力助成德行也

普賢勸發品第二十八

此經始於文殊問答終於普賢勸發二十八品條理一貫蓋智能發覺所以作始行能成德所以成終德無不遍佑上利下以成果後常行以盡妙覺之道故名普賢勸發

爾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聞。與大菩薩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從東方來。普賢純事法界圓具萬行即事而真其應身無乎不在且於法會之終示從東方震帝之所出也以法會至此因地智圓果化覺滿十一地妙圓之行備則進修之功已盡妙覺之体已成於是依無功用行出震利物故示從東來華嚴遍十一地說佛海功德既終即說如来出現利世間行即此意也以不離常行無爲應物故曰自在神通以德無不遍名無不聞故曰威德名聞與無邊菩薩俱来者示萬行圍攝無盡也所經諸國。普皆

震動。雨寶蓮華。作無量百千萬億種種伎樂。妙音來儀亦示蓮華作伎樂皆所以彰顯妙行宣流法音也佛告普賢菩薩。若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爲諸佛護念。二者植衆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救一切衆生之心。如是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爲佛護念謂道契佛心植衆德本謂福慧兩辦入正定聚即体佛妙体也發救生心即行佛妙行也四法成就乃能真得是經以成普賢常行爾時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

民。若為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刹若鳩槃茶若毗舍闍若吉蔗若富單那若韋陁羅等諸惱人者。皆不得便。（普賢常行無復已利純是利他故自此皆則流通法化護持經人無別行相毗舍闍惱害韋陀羅見厭禱）世尊我今以神通力故。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閻浮提內廣令流布。使不斷絕。爾時釋迦牟尼佛讚言。普賢。汝能護助是經。令多所衆生安樂利益。汝已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深大慈悲。從久遠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願。守護是經。我當以神通力守護能持普賢菩薩名者。普賢若有受

（華嚴最初因門以文殊終信以闡進修之序故後承門以普賢結法以示果後之行即此義也）

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當知是人供養釋迦牟尼佛。當知是人。為釋迦牟尼佛手摩其頭。當知是人。為釋迦牟尼佛衣之所覆。（此助宣正憶念福以成普賢前說也則見釋迦如從口聞等者謂能正憶念則即是經而見佛不滯於名相即是法而造妙不異於親聞也是為供佛謂能作佛事為佛所讚謂深契佛心摩頂言得果有期衣覆言成柔忍行皆由憶念之正故冥證若此）是故普賢。若見受持是經典者。當起遠迎。當如敬佛（毋召毀柰也）

（此謂常行者濺魔動無作任冥物狀同染論一切平常恬然自在也）

法華經終

觀無量經（佛說者釋迦化主四辨宣演也觀總舉能觀即下十六觀也無量佛者舉所觀要攝十五境也能觀即一心三觀所觀即三諦一境毘盧遮那徧一切處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所謂衆生性德之佛非自非他非因非果即圓常大覺之體也）

佛告韋提希。汝及衆生。應當專心。繫念一處。想於西方。（韋提希等是現在機一切衆生是未來機韋提希華言思惟凡心昏散何能明見淨土妙境故令專想落日之形以事繫心其心始定心既靜細方可造修日落在西故令定想於西方向彌陀所居處也）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衆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見日沒。（昔曾見者或現前見日欲沒相為所觀境蓋以此觀所被周徧唯除生下與日俱自盲既不識日故莫能想若曾才見現有目見日分明修之越易即令盲者亦可修之即以所見落日為境想之令起觀中之日）當起想念。正坐西向。諦觀於日。欲沒之處。令心堅住。專想不移。見日欲沒。狀如懸鼓。既見日已。閉目開目。皆令明了。（令想落日而能想之觀隨觀而進三藏事定能想所想無非生滅通教事定能想所想皆如幻化別知能想元是佛性於想能所次第觀中圓人妙解知能想心本具一切依正之法令以具日之心緣於即心之日令本性日顯現其前斯乃以法界心緣法界境起法界日既以妙心觀于落日以心堅住能于本性顯現日相不唯閉目能見開目亦皆明了若如此者則日觀成也）是為日想。名曰初觀。次作水想。（以曾見大陂池水為所緣境）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妙心既運性水即生專想澄清令心不散）既見

（此經凡十六觀一日觀二水觀三地觀四樹觀五池觀六總一切樹池地名想觀七華座八菩薩像九佛身十觀音十一勢至十二普往生十三雜明佛十四上品生十五中品生十六下品生皆以觀名有依果正報之別也）

寶地光明種種奇相隨心出現

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究然此義

水已當起氷想 性具之法轉變自由故可令水而作堅氷 見氷映徹作琉璃想 氷想若成琉璃可識 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為水想名第二觀 大本云彼無四時不寒不熱及無日月常有光明奇于此土四方四維有八種風故亦順此對有八風然彼八風不同此土令物生長及以衰落但鼓自然之樂演乎妙法之音耳 此想成時一一觀之極令了了閉目開目不令散失唯除食時恒憶此事如此想者名為麁見極樂國地 轉於氷想用表琉璃雖復觀地種種莊嚴未稱彼佛勝應所居良以三觀尚微猶兼假想故於地洛為麁見 若得三昧見彼國地了了分明不可具說是為地想名第三觀 妙觀功著三昧有成見彼

樹体者下之莊嚴皆是能依樹八千由旬名即所依体

勝身所依之地莊嚴之相豈可具陳應了同居橫具三土其相非少故令地想妙三昧成見莊嚴事不可具說 佛告阿難汝持佛語為未來世一切大衆欲脫苦者說是觀地法若觀是地者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捨身他世必生淨國心得無疑 前託此方水成氷表彼寶地但是假想故粗見令成三昧實見彼地則名實觀言欲想不能罪斯是大師頓經策進令其行者速成三昧非是假想全不祕罪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地想成已次觀寶樹 觀日水觀有曾見相可指為竟地樹已下非曾觀對將何為境若通論之諸觀皆用教所示利慞恃任心為所緣境仍了能觀本具此法託境想成令性具法發明心目故知通論皆得有境 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五百億釋迦毗楞伽摩尼以為瓔

正智具足取之左右逢其原故以瓶喻

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猶如和合百億日月不可具名衆寶間錯色中上者此諸寶樹行行相當葉葉相次於衆葉間生諸妙華華上自然有七寶果一一樹葉縱廣正等二十五由旬其葉千色有百種畫如天瓔珞有衆妙華作閻浮檀金色如旋火輪宛轉葉間涌生諸果如帝釋瓶 釋迦毗楞伽此云能勝摩尼正云末尼此翻離垢言此寶光淨不為垢穢所染色中上者謂摩尼之光間雜衆寶色像殊妙宗上無過也閻浮檀金閻浮具云染部捺陀此是西域河名近閻浮捺陀樹其金出彼河中此則河因樹立稱金由河得名如帝釋瓶者帝釋具云釋迦因陀羅此云能主言其能為天主寶瓶者有人常供養天求索富貴天與一器名曰德瓶所須之物從

所謂悅樂宮有水遊洪陳開敷此同

此瓶出其人待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今以妙華涌出諸果如彼天瓶出種種物故以喻之 觀見樹莖枝葉華果皆令分明是為樹想名第四觀 華因光基見十方土然從樹起故須結末而歸其本 次當想水欲想水者極樂國土有八池水其摩尼水流注華間尋樹上下 摩尼者如寶水稱適人情自然上樹然後流下 其聲微妙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復有讚歎諸佛相好者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為百寶色鳥和鳴哀雅常讚念佛念法念僧 即水聲說法增人觀慧也苦空等是說小諸度相對是說大又讚念佛法僧則令人深觀三寶也說法既分大小驗此三寶亦諸別体同體之殊涅槃經中琉璃光菩薩欲來此土先放光明

非青現青文殊言此光明者即是智慧大師引此立有分別色若心若色唯是一色今水聲說法光明化鳥豈不彰于有分別色也色能造心色具于心唯一色耶是為八功德水想名第五觀八功德者輕清冷耎美不臭飲時調適飲已無患清是色入不臭香入輕冷耎是觸入美是味入調適無患是法入所謂五入也以八德對五入并前說法聲入雜成六入無非妙境故令行者速證無生

樓中天樂空裡自鳴皆念三寶微妙歡

衆寶國土一一界上有五百億寶樓此想成已名為麤見極樂世界寶樹寶地寶池是為總觀想名第六觀衆初繫念且寄此土落日及氷以為方便次觀彼國地樹池樓應知此四得後後者必得前前故樓觀成四事都現故得總觀名

佛告韋提希欲觀彼佛者當起想念於七寶地上作蓮華想二辯相即法用所成華座衆相也

釋迦毗楞伽寶以為其臺此蓮華臺八萬金剛甄叔迦寶梵摩尼寶妙真珠網以為校飾甄叔迦者此云赤色西域有甄叔迦樹其花赤色形大如手此寶色似此花因以名而稱焉

就性而觀華座非嚴不現而現

於其臺上自然而有四柱寶幢一一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幢上寶幔如夜摩天宮復有五百億微妙寶珠以為映飾一一寶珠有八萬四千光一一光作八萬四千異種金色是為華座想名第七觀須彌山者此云妙高亦曰安明夜摩天者具云須夜摩此云善時以彼天光明無晝夜之別故曰善時應知能觀三觀轉深所發勝相漸大如前寶樹上高八千由旬今之華座臺上寶幢自如萬億須彌驗其座體極為高大故知妙境隨觀境明矣此想成時行者當

聞水流光明及諸寶樹鳧鴈鴛鴦皆說妙法出定入定恒聞妙法行者所聞出定之時憶持不捨令與修多羅合若不合者名為妄想若與合者名為麤想見極樂世界是為想像名第八觀令與修多羅合者觀行之時令與教法相應故言合也又云與十二部經教合入定是修多羅出定之時心與定合故與修多羅合也定與教合散與定合謂出定憶持定中聞法與經中所說符契故云令與教法相應次意者謂心雖出定對彼五塵須息愛憎淨乎身口三業若爾雖不住定亦聞法音故云出定入定常聞妙法言與十二部經教合者以十二部總稱修多羅同名為經三藏分之經詮定學律詮戒學論詮慧學故名經為定與修多羅合是與定合經若不合名妄想者若定不合經散不合定皆是發于魔事全非係觀禪定故名妄想若已合名麤想

此菩薩像觀也欲想佛身須知觀體體是本覺起成能觀所謂依体立宗也

見極樂界者謂以經驗定無差出定與在定相似得名麤想見彼國界見此事者即見十方一切諸佛以見諸佛故名念佛三昧中觀見佛佛體圓融一即一切同尊特身故觀一佛能見諸佛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以觀佛身故亦見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衆生眼見佛身即見佛心身由心起故見身即見心由見身心想轉明故得見佛心佛心者大慈悲心是以無緣慈普攝衆生慈有三種一衆生緣無心攀緣一切衆生而於衆生自然現益如涅槃經我實不往慈善根力能令衆生見如斯事二法緣者無心觀法而於諸法自然普照如日照物無所分別三者無緣無心觀境智既寂空有又忘無住無依絕思絕議此名安住第一義中心既無緣慈乃周徧稱佛心相也

忘能忘所非破非立作是一念無慈同時即觀無觀乃觀佛要術也

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極令

釋迦如來眉間白毫大都此類

明了。見眉間白毫相者。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相有八萬都想難成故令但觀眉間毫相如五須彌此觀若成八萬皆現此為要門也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佛。得見無量諸佛。故諸佛現前授記。是為偏觀一切色身相。名第九觀。從落日氷氷方便次入地樹座像等觀心得流利觀已宏深使八萬相自然而現可觀之相為三昧之門也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見無量壽佛了了分明已。次復應觀觀世音菩薩。此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身紫金色。頂有肉髻。釋迦丈六身八尺今佛身六十萬億菩薩十八菩薩之身何太早耶蓋淨土勝應不可以穢土劣應例也舉身光中。五道衆生。一切色相。皆於中。其餘身相。衆好具足。如佛無異。唯頂上肉髻。及無見頂相。不及世尊。是為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身相。名第十觀。肉髻是相無見頂是好此之相好表於極果今作因人故不及佛次觀大勢至菩薩。此菩薩身量大小。亦如觀世音。圓光面各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舉身光明。照十方國。作紫金色。有緣衆生。皆悉得見。但見此菩薩。一毛孔光。即見十方無量諸佛淨妙光明。是故號此菩薩。名無邊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得無上力。是故號此菩薩。名大勢至。光照十方故名無邊光今三塗人得佛十力故名大

身相既多先觀何相故觀冠髻毫面身色光明則觀音德相可知

念佛三昧解入相應非此相應不發勝相

勢至行者應知即舉身光名智慧光以是隣極色心不二若不爾者焉得色相名為法身作此觀者。名為觀見大勢至菩薩。是為觀大勢至色身相。觀此菩薩者。名第十一觀。此乃三諦一境之法身發我三觀一心之般若相冥見相則三脫圓彰故云佛法界身入心想中見此事時。當起自心。生於西方極樂世界。於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蓮華合想。作蓮華開想。蓮華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眼目開想。見佛菩薩。滿虛空中。水鳥樹林。及與諸佛。所出音聲。皆演妙法。與十二部經合。若出定之時。憶持不失。見此事已。名見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為普觀想。名第十二觀。初地樹池等別觀至樓觀成四事總見名為總觀然但能總依報四事今想生彼普見普聞依正諸相故名普觀如先所說無量壽佛。身量無邊。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後如來宿願力故。有憶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無量福。況復觀佛具足身相。彌陀變現自在堅固行者當令習觀修行不倦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於一切處。身同衆生。佛應既隨萬物補處亦同衆生但觀首相。知是觀世音。知是大勢至。此二菩薩。助阿彌陀佛。普化一切。是為雜想觀。名第十三觀。前明觀音勝身觀法先想冠髻則令衆相次第皆明勢至觀中髻有寶瓶其餘身相不異觀音以此二種是二大士身之別相令修觀者但觀別相別相各顯同相則明也佛告

行人作為皆了唯心全具而變全變是具具變不二故觀佛相勝劣皆然

三心者一直心正念真如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

阿難及韋提希。上品上生者。若有衆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復有三種衆生。當得往生。何等為三。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而得往生。至誠心即實行衆生至之言專誠之言實深者佛果深高以心往求故云深心六念者佛法僧施戒天六事安心不動稱之為念也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

凡思難破塵沙未除故于衆相心不明了

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不必受持等者是義持人不樂讀誦但於經中取一句偈深窮旨趣於絶言思深廣之理心不驚動又復其心安住中道不為二邊之所驚動了達因果皆是實相名為深信雖不偏習或聞大教赴機異說知顯一理不生疑謗此一種因亦通九品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發無上道心。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上中品以解了第一義諦為別行此以發無上道心為別行究理攝生標心雖異從凡入聖歴位無殊謂依無作四諦妙境發四誓願名為真正發菩提心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輩生想。名第十四觀。上中生者此土已得性種菩提到彼一劫始得無生聖種所謂不退菩提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中品上生者。若有衆生。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修行諸戒。不

二種微妙五欲無着故名解脫

造五逆。無衆過患。以此善根。迴向願求。生於西方極樂世界。同中但言衆戒乃舉三學之初也若據生彼聞說四諦便成羅漢三明八解以果驗因不專持於小乘理觀事禅但未證果猶在賢位於臨終時聞說方等迴心向大願生淨土然迴向心須至別教七信已上圓教觀行四五二品方是中品上生人也五戒者不殺盜淫妄語飲酒也八戒者加不上高床不香華鬘瓔珞香塗身熏衣不得歌舞作樂及往觀聽也當華敷時。聞衆音聲。讃歎四諦。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是名中品上生者。四諦者苦集滅道也羅漢者應供不生殺賊也三明者過現未來明也六神通者天眼天耳他心宿命漏盡身如意此六悉皆無壅故為通八解脫者一內有色相外觀色二內無色相外觀色三者淨四空處五識處六無所有處七非非想處八滅盡解脫也中品

生偈者善現所謂生已似色是也

第十六觀諦似幻近惑人紕之

中生者。若有衆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齋。若一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缺。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是名中品中生者。十戒者即前八戒更足不捉金銀生像及不過中食為十戒具足戒者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是也中品下生者。經七日已。遇觀世音。及大勢至。聞法歡喜。得須陀洹。過一小劫。成阿羅漢。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輩生想。名第十五觀。孝養仁慈大小基址何教不談而其阿含偏論此善以果驗因是依三藏行孝順等雖行世善心在無常既久慣心無漏道熟故證小果

無量經終

彌陀經

佛說者乃阿難言釋迦如来說也彌陀華言無量壽經者徑也是修行人之徑路也無量者謂無量無邊故號無量壽如来第一太子名不眴號觀世音第二太子名尼摩號大勢至

佛者覺也外覺口觀諸空內覺如心空寂不染六塵內不見人過外不被邪惑故名覺也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一時者聚會齊集之時佛者說法之主在者欲明處所舍衛國者乃波斯匿王所居之國祇陀者太子名也梵語祇陀華言戰勝太子之園週八十頃須達長者要借其園與佛安居給孤獨者須達普施孤獨窮氏故也 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比丘華言乞士乞食資身乞法煉心故云昔日如来先度五人憍陳如等次度那舍摩阿大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等合千二百五十人俱 皆是大阿羅漢。梵語阿羅漢華言無着無煩惱無貪嗔無違順心境俱定內外常寂無法可學故名阿羅漢

阿羅漢有四義一乞士果二斷迷果三破惡果四佈魔果

衆所知識。知者不被諸相所纏不被煩惱所縛不被思念所留不被無明所覆故名曰知識者識有生死逆照四大色身是故曰識者 長老舍利弗。德年高故名長者舍利弗華言鶖子其母身容端正眼如鶖子為母之名故曰舍利弗智慧第一 摩訶目犍連。華云大采菽族人衆多即他為大故名大采菽此目犍連神通第一 摩訶迦葉 摩訶華云大迦葉華云龜氏其祖感靈龜負仙圖而出遂以名族此大迦葉頭陀第一 摩訶迦旃延 華云文飾能通教義論議第一 摩訶拘絺羅 華云大膝從形狀得名舍利弗之母舅也 離婆多 華云星宿父母禱星而生遂以為名 周利槃陀伽 華云繼道其母省親生于路傍故姿性魯鈍唯誦半偈得證阿羅漢果位 難陀 乃佛親弟華云善歡喜 阿難陀 華云慶喜佛之堂弟釋迦佛成道日生舉國忻慶因立嘉名多聞第一 羅睺羅 華云覆障

過衆其時聞法之衆

本修羅之名能障日月乃如来親子佛為所障不得出家故以為名 憍梵波提 華云牛呞宿生為牛食以轉呞故受此名 賓頭盧 華云不動乃心不動之名也 頗羅墮 華云利根 迦留陀夷 華云黑光其形麁黑故以為名 摩訶劫賓那 華云房宿星母禱房星而生故名 薄拘羅 華云善容昔布施一佛感端正果報也 阿㝹樓駄 華云無貪昔施一飯于辟支佛九十一劫大富果報天眼第一 如是等諸大弟子。并諸菩薩摩訶薩。梵語菩提薩埵華云覺有情同佛所證曰覺無明未盡曰有情 文殊師利法王子。文殊師利云妙德乃利己利他之號妙者廣行方便德者德化衆生入法正位待佛掌教故稱法王子 阿逸多菩薩。乃是彌勒華云慈氏今在兜率天補處位 乾陀訶提菩薩。云不休息勤累學不懈息故名 常精進菩薩。法性常住不減成無作正勤常是精進故名常精進菩薩 與如是等諸大菩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如是之人故稱大菩薩 及釋提桓因等。華云天帝即忉利天三十三天之主等者一切天人也 無量諸天大衆俱。欲界六欲天乃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色界十八梵天乃是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無色界四空天乃是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無四衆天龍八部乃是龍王地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一切天人故云無量諸天大衆俱在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舍利弗者爾時說經之時舍利弗年高有德號為長老身子利根智慧第一故如来常告之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一佛土者是一大千世界也為之一佛剎土如来云從此土到西方有十萬億

心淨即佛土淨本有十萬億遠扎

淨土云土外無心心外無土淨穢雖隔不離一心心性真空不碍往來性包太虛何方取捨

佛刹路程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剎蓋對住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而言也凡夫有十萬億塵劳妄想不能心淨故說遠也有世界名曰極樂。梵語須摩提又云極樂猶言最勝也一切國土隨機所感略有四種一者常寂光土諸佛究竟極果所居二者實報土法身大士所居三者方便土三乘菩薩緣覺聲聞所居四者同居土六凡所居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佛有法報化三身一者法性身住寂光土身土一如無有二處名為祕藏二者果報身住實報莊嚴土一切莊嚴隨意而現三者化身住蓮花土隨九品機所見不同故有上中下九品蓮花現在說法者非是過去未來也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佛告舍利弗彼佛國土何故名為極樂蓋無三灾八難菩薩為儔聲聞作伴具三十二相壽限無量受此諸樂故名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欄楯者木藍也橫曰欄縱曰楯莊嚴七重寶樹園繞花叢也七重羅網。七重寶網羅覆七重行樹光色晃耀周帀垂布莊嚴校飾七重行樹。一一樹高一千由旬七寶花葉無不具足一重香樹二重具衣樹三重莊嚴樹四重鬘樹五重器樹六重果樹七重樂樹欄楯莊嚴此樹圍繞華叢也皆是四寶。周帀音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四寶者金銀琉璃玻瓈莊嚴樹凝花池周帀垂布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一池之水七寶所成其寶柔軟從如意珠王生若黃金池者底白銀沙若白銀池者底黃金沙若水晶池者底琉璃沙若珊瑚池者底琥珀沙故名七寶八功德水。充滿其中。八功德水者一澄淨二清冷三甘美四輕軟五潤澤六安和七除飢渴八長養諸根此八功德水充滿七寶池中也池底純以金沙布池。七寶為池池底純以雜色金剛而為底沙

指其地之莊嚴具足而言

所謂莊嚴極樂世界此也

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合成。琉璃云不遠去火羅國李城不遠有此寶也故以為名玻瓈云水玉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硨音車磲音渠赤珠。瑪瑙。而嚴飾之。衆寶國土有五百億寶樓其諸堂榭舍宮殿樓觀皆是七寶莊嚴自然化成池中蓮華。大如車輪。車輪者十仕之輪也縱廣十五里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一一池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花色非止四色也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國界嚴飾皆是阿彌陀佛積劫薰修菩提行願之所成就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彼佛國土無量諸天如天寶幢不鼓自鳴亦有自然萬種伎樂又共樂音無非法音清揚和雅一切音聲所不能及黃金為地。彼佛國土以琉璃地上黃金繩間其分際無以七寶雜廁間錯若便利時地自刻開了以還合生赤蓮花覆其穢氣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曼陀羅花華云白花亦云適意然彼佛國花開為日花合為夜生一葉為一時至六葉為一日謝一葉為一時至六葉為一夜彼佛國土光明常照不假日月人人各有身光則無晝夜以花開鳥鳴為曉蓮合鳥棲為夜亦無四時春夏秋冬不寒不熱常和調適也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彼土衆生並無喜怒哀樂憂悲苦惱身心清淨是故常以清旦衣祴者彼國盛花之器故云各以衣祴盛種百萬億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承阿彌陀佛威力一食之頃往諸十方無量世界恭敬散花供養十方諸佛菩薩一剎那間還似初時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食時者午前也乃是辰時欲食時七寶鉢器自然在前百味飲食自然盈滿見色聞香自然飽足身心柔軟不欲所食自然化去時至復

五根五力止於實際理地之中

現經行謂縱橫自在無不逐意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佛告舍利弗彼極樂國土菩薩為儔聲聞作伴六鳥演法水流風動皆稱念佛念法念僧是故成就如是阿彌陀佛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淨土寶禽與娑婆飛禽不同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與世上相同舍利此云鶖鷲迦陵頻伽此云妙音鳥在殼中其音已超衆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出和是說法雅音是音聲悅人是諸衆鳥晝夜十二時說法彼國衆生無所不聽故云其音演暢。乃是說法是諸衆鳥一切諸法無所不通故云五根。乃是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堅固信心證入法界業報消除進根者不退惟進念茲在茲精修善法念根者正念堅固往来不忘精修不退定根者修心不亂正定堅固靈知寂照慧根者正慧堅固明辨真妄照破諸境是也五力。乃是進力信力念力定力慧力進力者天人不能害信力者魔道不能害念力者煩惱不能害定力者雜法不能害慧力者識三乘法外道不能害七菩提分。一念覺菩提心靈不昧一切皆空是也二擇法覺菩提即真空法空而不空是也三精進覺菩提勤修不退已覺永覺是也四喜覺菩提所修正法皆樂禪悅是也五猗覺菩提又云輕除覺菩提除諸煩惱所覺無覺是也六定覺菩提如所入定明明了了是也七捨覺菩提不為世法所牽離覺永覺是也八聖道分。一正見不起斷常見信業報應故二正思惟不起雜念斷妄想故三正語不說雜語心口相應演說正法故四正業修正理業無非佛事不起邪業故五正命結使已除威儀不動故六正精進精進正道不起懈怠常方便故七正念進向涅槃於心不忘心無異緣故八正定者中定心定不亂也如是等法乃三十七品助道法所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

娑婆世界常思五欲心垢不淨佛土衆生心常清淨專念三寶

如八音齊鳴努人傾聽

四十八大願無非自化化他所謂功德也

稱揚讚歎之義

分四如意也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寂而常照則諸法空名念佛照而常寂無法可得名念法寂照不二即存而亡名念僧此乃一體三寶也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東土禽畜罪業所招果報自受淨土何緣有此衆鳥彼佛國土。無三惡道。彼佛國土無地獄道無餓鬼道無畜生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彼佛國土清淨香潔尚無三惡道名字何況有罪報所生之實鳥乎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是諸衆鳥皆如意珠王湧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為百寶色鳥和鳴哀雅讚佛讚法讚僧乃阿彌陀佛宣流變化所作也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彼佛國土微風徐動吹諸寶樹及吹羅網演出無量妙法音聲比如樂器同時並奏其聲流布徧諸佛國彼土衆生聞其音者皆得無生法忍是故皆生善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其佛國土乃法藏比丘發四十八大願功德莊嚴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舍利弗答言彼佛威德光明照無量無邊不可說阿僧祇世界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阿僧祇華言無數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百京為劫百劫為無央百無央為阿僧祇舍利

大弥阿諸假使十方世界衆生並成聲聞緣覺菩薩竭其智力於百千萬劫思共推筭不能窮盡此也

阿羅漢云無着以境俱定內外皆寂俱符無上證真不言緣覺攝在聲聞

劫。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此阿彌陀佛今現在西方說法從賓成佛授記已來過一恒河沙阿僧祇劫然後成佛號無量壽如來成佛已後到今十大阿僧祇劫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筭數之所能知。聞苦集滅道四諦法悟者名聲聞乘阿羅漢者乃是四果阿羅漢即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果諸菩薩衆。亦復如是。不獨聲聞緣覺無量菩薩皆在佛國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十一地等覺十二地妙覺所謂諸菩薩也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勝清淨大海一切佛國不能超皆是彌陀本大願力成就又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華言不退轉地生彼國者皆得不退轉地

彌陀經　　二十卷　　十六

乘中

生彼佛之者分為上中下九品皆具三十二相諸根明利不墮惡趣所謂不退菩薩是也

善根即正行正念念佛人也

蓮華化生花開見佛悟無生法忍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筭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一生者謂當作佛唯餘一生再無第二生補處者即是等覺亦名最後身謂次當作佛唯此一生若是東土彌勒在兜率天宮為補處位待補釋迦如來彼佛國土觀音為左補勢至為右補舍利弗。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彼佛國土由願引成彼國菩薩所修善根不為自身欲拔濟一切衆生苦攝取衆生同生彼國但為齋戒修福不情無住生願者不得往生極樂世界故在穢土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諸上善人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觀音勢至阿彌陀佛以不退菩提故同阿彌陀佛所證謂同證一箇清淨法身常在寂靜光中化現無量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十萬億刹佛不能當念並即性是佛即佛是性阿彌陀原在本心故云不乱

一切福業若無正信回向發願皆為少善非往生因若依此一卷彌陀經執持名號發願往生主方名多善根也舍利弗。若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執謂領受持謂行持若有東土衆生把阿彌陀佛執受在心持之不捨念念不忘即得往生極樂國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若者不定之詞利根一日空寂鈍根七日行成縱然未被細惑定為往因一心不亂者憶念阿彌陀佛念念無有間斷事一心念佛也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淨業勤修願為最要是故如來見西方極樂種種利益故說此言若有念佛衆生聞此說應當發願願生西方極樂世界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願行功德利益無量釋迦佛言如我今者

彌陀經　　二十卷　　十七

佛相法相無相非青非黃非赤非白不可模狀故云高妙

恒沙諸佛雖異口齊則一欲令衆生深信而力行之也

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以利六方諸佛悉皆如是稱讚東方亦有。阿閦音高鞞佛。衆華言不動自性不動法身常住無生無滅無起無變也須彌相佛。須彌華言妙高佛相如之妙則正德圓融高則迴出因位大須彌佛。佛德高大如須彌山王超過衆山須彌光佛。佛光如須彌狀殺衆山法性光大超過諸佛世界妙音佛。音聲美妙說法稱機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恒河在天竺雪山無熱池側遠雪山七遭四十里闊底沙細如麪與水同流如來將沙喻諸佛言其多也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佛刹是一大千世界出廣長舌表一切諸佛無有虛妄誑語故感三十二相具足三千大千世界者四大部洲日月所照須彌盧六欲天大梵天乾坤世界合小千界中千界而名之也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

原缺第十八、十九葉

無垢謂法身與色身不必論跡親皆頹東君刀花柳一枝春是也

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說誠實言不是誑語你等衆生當信此說稱讚此經讀誦在心為人解說如是之人有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是故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梵音淨也說法之音淨妙柔軟衆生聞者無不喜悅名梵音佛 宿王佛性本無染照破黑暗由如明日星宿中主名宿王佛 香上佛衆德如香超過因位本性中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起四無量心拔濟貧苦名香上佛 香光佛本性中有五分香如日之光能破黑暗五分香者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戒香者戒除一切衆惡之念是也定香者逆順境界心不變動是也慧香者不被煩惱所遮不被無明所蔽是也解脫香者心無妄想思一自性無礙是也解脫知見香心無所攀緣妄想達佛智理利益群生是也 大燄肩佛起大智慧光明變照真俗二諦真諦

東坡詠溪聲即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如何舉是人此也

者法身也俗諦皆報身也 雜色寶華嚴身佛。此佛七寶莊嚴法身眼不貪好色奇物耳不貪好樂音聲鼻不貪上妙香美舌不貪語言美味身不愛細滑香美意不貪名利恩愛自性不動如是稱為華嚴身佛 娑羅樹王佛娑羅云堅固樹王乃是本性號為菩提樹王喻清淨法身無有變易故名 寶華德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四德如寶如華開布故名 見一切義佛洞達諸法甚深義趣即是世人自家迷了却不認得你若於心無心便是過去佛寂然不動便是未來佛應物不昧便是現在佛清淨無染便是離垢佛出入無礙便是神通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各各諸佛不離一心方名見一切義佛 如須彌山佛須彌云妙高衆山中之尊本性如妙高衆佛中之尊故稱 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

涅槃謂衆生佛性是諸佛覺既自然已是諸佛境界此也

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如來言說誠實言不是虛言你等衆生當信我語稱讚阿彌陀佛有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是經者聽經也受持經者行經也皆得不退菩提菩提者是本有性德理經人也聽經持經理經此三經即三德也阿言無耨多羅言上三藐言正三菩提言真所謂無上真正也 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如來叮嚀舍利弗你等皆當信受我語及一切諸佛所說不可不信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

昔人謂無禪有淨土工夫亦不慢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矣

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已即過去今即現在當即未來三世發願是因得往生極樂是果 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人等依此行持皆西方不退轉地蓮花中生 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於彼佛國已發今發當發願往生如是定生無量壽佛所極樂國土 是故舍利弗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求生淨土者告佛他力阿彌陀佛願攝釋迦佛指引諸佛讚嘆護念辟如過海既有大船加以順風必能速到彼岸 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稱讚阿彌陀佛名號往生極樂世界今者稱讚諸佛者以佛佛同體一真性一切諸佛身同共一法身 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釋迦佛言彼諸佛等亦稱讚我則是彌陀不二無二亦同諸佛

衆所謂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即佛佛彌陀人人是彌陀件件是彌陀并也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釋迦云能仁牟尼云寂默能仁則慈悲應物寂默則智慧明理能為甚難者謂五濁惡世衆生證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承當自己是佛化夫衆生難信難解能為甚難希有之事也能於娑婆國土娑婆云堪忍以衆生堪能忍受三毒貪嗔痴無明煩惱恩愛長想愚痴嫉妬故名娑婆國釋迦牟尼佛能于娑婆國土行此難事五濁惡世。本性清潔被貪嗔痴煩惱恩愛留礙性亡清潔故云濁也五濁即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是劫濁小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飢饉疾病刀兵今當第九經七日七夜方乃得過故云劫濁也見濁邪見戒取見取常見斷見有無見多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名見濁煩惱濁多嗔多痴起念妄想貪愛染着無明名煩惱濁衆生濁有惡衆生善衆生勝劣衆生一切衆生心性不

譬如清水投之沙土失留礙土水亡清潔故云濁也

壽故名衆生濁命濁衆生有長短壽直至非非想活八萬大劫壽盡必還墮沉淪故云命濁中。如來云吾以大悲本願力故處此垢穢國土五濁惡世中證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救度衆生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念佛法門不揀賢愚不擇貴賤不論久近不分善惡唯取決定信心剎那成佛之法所謂一切難信者舍利弗。當知我於紅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如來告舍利弗我于五濁惡世難行能行非忍能忍一念清淨纖毫不染萬法皆空妙明真心深入華藏境界無心可了無道可成無佛可作無法可說無衆生可度一剎那間徧周沙界機轉虛空歸于自己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事甚難

佛在五濁世說般若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上正覺成一個大虛所謂一切難信法也

彌陀經終

盂蘭經

盂蘭是西域語此云倒懸盆乃東夏之音仍為救器所謂救倒懸盆也蓋由目連尊者之親淪沉闇趣載飢載渴急甚倒懸縱聖子之威靈無以拯其塗炭佛令盆羅百味式貢三尊仰大衆之恩光救倒懸之窘急即從此義以立經名

孝乃百行之原緣此艱勤之語以彰軸卷之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滅度時阿難請問四事佛令置此言經初皆云如是我聞此不云我者彰聖人之無我也聞謂耳根發識聽彼外聲如是者信成就也佛者梵語佛陀此云覺也覺有三義一自覺我空二覺他法空三覺滿俱空名究竟覺舍衛此云聞物謂具足財寶之物多聞解脫之人遠聞諸國祇樹等者祇陀太子所施之樹給孤長者所買之園祇陀此云戰勝波斯匿王太子生時王與外國戰勝因以為名給孤獨者本名須達多此云善施謂給孤獨即善施也園是須達所買樹是祇陀所施者大目犍連。始得六通。大目犍連華言菜菽氏彼國有仙常食菜豆尊者是彼之種族故以為姓名尼拘律陀即樹名也尊者二親因祭此樹神而生尊者故以為名六通者一神境通智證神境故二天眼通三天耳通謂能見能聞若近若遠障內障外色聲等故四宿命通能知宿世本生本事故五他心通謂於定散漏無漏心一切能知故六漏盡通謂身中漏盡而能知故無權無滯故總名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度謂度脫乳謂母乳哺是爵哺詩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之謂也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觀求生處是天眼通由證道而得故云道眼世間有二謂三界是器世間六道是有情世間然尊者喪親之日猶是凡夫不知父母生於何道今成聖果力可追求故以天眼上下觀視於三界處尋六道身得通便觀故云即也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神地

不禘勞而底豫無所逃而待烹體其愛而全歸身於從而順令古聖賢之以孝聞者此又取目揵連亦類封人錫類之意也

原缺

諸經品節二十卷 通行本

明楊起元編起元有證學編已著錄是編刪纂道釋二家之書道家凡陰符經道德經南華經太元經文始經洞古經大通經定觀經玉樞經心印經五厨經蘘命經胎息經龍虎經洞靈經黃庭經十六種釋家凡楞嚴經維摩經心經金剛經六祖壇經圓覺經楞伽經藥師經法華經無量經彌陀經盂蘭經十二種揚雄太元本爲擬易諸史皆著錄於儒家此引之道家始晉人老易歸一之旨至列子冲虛經刪而不載又不明其故矣起元傳良知之學遂浸淫入於二氏已不可訓至平生讀書爲儒登會試第一官躋九列所謂國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書卷首乃自題曰比邱尤可駭怪矣

沈氏學弢十六卷

〔明〕沈堯中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沈氏學弢十六卷》提要

沈氏學弢序

當世著書家衆矣畢之則稗官小説無當於世高之則出入風雅秖以賁泉石而弄烟雲其於宇宙間大問學大經術或多缺焉揚子雲有言人以巫鼓非虛語也檇李沈司寇艱甫氏著學弢成走使函書以序請余受而卒業歎曰不亦善夫是編之作也厥有三難苞括二儀蒐羅百代諸人間不易購之書與不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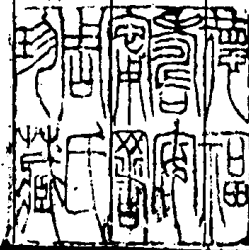
之事眉列胪分一覽畢舉博
難一大言包鴻蒙小言剖毫
末遐邇必摉幽隱必錄而其
指乃在翊常經周世故核難
壯始展之如入武庫利鈍雜
陳究且索玄珍抽上駟剔必

中竅射必中的非如異時類
書者流僅僅薈蕞罔所折衷
也者精難三盖君自通籍以
来將以經營四方冀得一當
頹不得志乃退之山中左圖
右史於書無所不闚故其視

六合内事如視諸掌諸所著
述多矣今且彙丈僕出此編
命之曰學殫其自言曰發者
韜也蔵也生平所學悉蔵於
此諒矣諒矣抑余聞之古先
生無知求有知有知入無知

種種色色終不離言語文字
道固有進於此者予耄矣頹
與君交最之

大明萬暦辛丑春正月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兩賜存問九十三翁雲間陸樹聲與吉甫題

沈氏學弢引

余自束髮以來三十年而釋褐十五年而挂冠玆棲衡門又五年矣素有書癖日手一編寢食不廢即未能如惠施之五車安世之三篋與夫左史倚相之所讀張華之所博而窮探冥搜揚其波必遡其源采其華必拮其精凝滯者剖之二三者衷之諸所端緒必得其要領而後已歲久成帙爲卷一十有六爲綱二十有四爲目三百五十有八皆宇宙內鴻鉅之事非草木鳥獸之類兒輩懼其逸也爰付剞劂氏强而名之曰學弢弢者韜也藏也生平所學悉藏於此故以名焉　旹

大明萬曆歲次庚子仲秋望日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司寇構李沈堯中執甫書于東郭草亭

男廷[illegible]廷[illegible]校

沈氏學弢　引　一

沈氏學弢總目

浼東學　總目

經籍上

經籍中

經籍下

史籍

唐鑑　五代史　新五代史
資治通鑑　通鑑外紀　通鑑綱目
續通鑑長編　通鑑前編　大事紀
宋史　元史　宋元通鑑綱目
雜史　竹書紀年　戰國策
吳越春秋　越絕書　楚漢春秋
胡氏補遺　通志略　史通
治統紀畧

諸子
六家　儒家　道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五行家　縱横家
兵家　雜家

藝文
字學　假借轉注論　張懷瓘十體論
韻學　三十六字母　洪武正韻
文章辨體　古賦　樂府
古詩　律詩　詩餘
詞曲　雜體　繪畫
圖録

方技
素問　醫學源流　大觀本草
銅人針灸圖　身中水火　卜筮
龜卜之法　龜經　陰陽老少
易學考變占　焦氏易林　蓍短龜長
占夢　太乙六壬諸法　天盤地盤
太乙九宮　太乙駕斗　六壬
遁甲　禽演　風角
六神課　葬經　堪輿說
禄命　相術

方外
僊　黄庭内景經　黄庭外景經
陰符經　參同契　參同契補遺
胎息經　食氣　金丹四百字
入藥鏡　規中指南　坎離龍虎
服丹藥　生人生仙　人身逆河
佛　心經　楞伽經
楞嚴經　金剛經　圓覺經
四十二章　維摩詰經　東土初祖
壇經　普門品　三世

沈氏學弢卷之一

檇李　沈堯中　編

天文

天文

天體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曰蓋天曰渾天曰宣夜宣夜之制其亡久矣盖天卽周髀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爲晝夜盖謂日在南爲晝在北爲夜也渾天卽璣衡其言天地如鷄卵天包地外如卵白裹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赤道帶天之紘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半强夏至日去北極六十七度而强冬至日去北極一百

一十五度而强春秋分去北極九十一度日月星宿斜而廻轉盖言日在地上為晝在地下為夜也夫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北極居天頂之北猶如倚盖元時四海測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晷景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景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景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又北海日没地僅十五餘度夕没亥西晨出丑東由斯以譚竊謂天頂在極南五十六度中高四下四面各九十一度經星所纒為赤道繞極而轉南去天頂三十六度日月五星所纒為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去極稍遠出寅入戌南上行六分北下行四分故晝長而夜短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去極最遠出辰入申南上行四分北下行六分故夜長而晝短春秋分日在冬夏之中出夘入酉南上行五分北下行五分故晝夜平故有謂北高而南下南高而北下者非也有謂日月平轉與夫出入地中者亦非也由漢以來主盖天者十之一主渾天者十之九然主渾天者亦據中國目力之所及而為之耳北海所見則北加而南減南海所見則南加而北減乃知渾天盖中國之儀而非六合之儀也

天樞天頂

河洛篇天中極星崑崙之墟後人皆以紐為極星

自祖衝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筆談又謂三度有餘盖星移而極不移所謂天之樞也天樞四外各九十一度乃是赤道天樞南五十五度乃是天頂天頂四外各九十一度乃是地衡赤道之子午先天之坤乾也地衡之子午後天之坎離也赤道地衡子午各别夘酉則同

上天下天

天包地外地乃天中之一物秦始皇治驪山違隷徒七十二萬穿三泉深極不可入李斯奏曰治驪

山巳深巳極鑿之不入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
天狀則上下皆天秦人已言之而天地相附之說
反有若知之未盡者何也

天王曰

先儒言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于何而知之于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爲一歲而知之也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爲一歲于何而知之于冬至晷影極短而知
之也又云天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此又何以知
之于中星而知之也中星日過一度微有不足堯

時冬至昏昴中今冬至昏室中其言日過一度非
也盖由曆家以天爲儀以天起數故日行每日筭
退一度每月約纏一次歷十二月而與天會其實
每日子時日在子位午時日在午位明日子時復
還在子曷嘗一月一次若曰日月合朔各有其次
竊謂孟春日夜半日月皆在子月行遲每日退十
二度有奇月退在亥日至亥與月合朔月退在戌
日過戌與月合朔凡二十九日有奇月與日會亦
會在子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中星既不可憑
日纏亦非其實竊謂天文家于天儀之內重在日

數而中星之過月行之不及酌其虧盈而消息之
則曆亦可正而紛紛之論定矣此非余之臆說也
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此非重日歟而柰之何後人之不悟也然則天儀
日數可並用乎曰可天儀以察禨祥日數以定時
歲二者皆不可缺故李淳風不重歲差之法而唐
一行謂日與黄道俱差今既主日正不必謂日與
黄道俱差寧謂天與赤道俱差可矣非真天之有
差也天運不齊主日則天有差耳

斗杓

筆談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
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
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古者正月斗杓建
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
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
也

日月左旋

周髀曰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朱子
曰日陽精月陰精緯星陽中之陰經星陰中之陽
日爲陽故在晝光常滿月爲陰故在夜有形無光

日照之乃有光經星緯星有陽有陰故有光而在
夜又日月隨天左旋非獨宋儒言之也周書亦有
之書云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
西移左旋之謂也天文家右旋之說乃是退數惟
以退數爲進數反謂日行遲月行速不知天行徤
日次之月又次之漢黃香曰日蝕從西月蝕從東
無上下中央者月先在西日行追及故日蝕從西
月在天南過西日在地北過東故蝕從東以是知
日行之疾而月行之遲也或疑日與月爲地所隔
不能借光不知天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

地徑二十四度地徑北天空四十八度有奇日附
天而行上下斜對地不能隔故謂日在地平之旁
則可在地平之下則不可也

日月食

日食有常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
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
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
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
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
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
之則若眞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
警人君也漢世始推月九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
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復推月行遲速
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
入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
未能明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
行月道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
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當食
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
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

法至是始精又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故史記云
月食常也日食不臧也然日爲君象月爲后象內
外一體所關不細于是月食而書亦可也但月掩
日則日食猶易曉也月望口則月食古所未詳獨
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
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
北多少所謂闇虛者火日外明其上必有暗氣是
也

五星

星家言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時始有金火之逆漢

初測侯乃知五星皆有逆行班氏亦謂三代盛時五緯順軌無逆行在周末人治不供五緯始先常度而有逆行在曆家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若據左旋之說則周逆行正是順行也

日月星宿諸占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絶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

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厨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兊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弧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晩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

早旱晩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晩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

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

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南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僅覩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

逐相與太白鬭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淸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

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嬴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嬴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慼其歲不復不乃天裂

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

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羸羸者爲客晩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鬬七寸以内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黄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有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

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簒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

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

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静静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

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鷄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

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晩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宫星明星大衰六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

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晨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晩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

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
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
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
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
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
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
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

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
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
勝免過太白間可椷劒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
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
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
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
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
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
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

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
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
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
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
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
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角九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
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
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
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
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
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
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
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
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
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
大白虹屈短上下兊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
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
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

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
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
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
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
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
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塡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
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王命者惡之心則爲
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
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凡五百一十
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
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
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
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
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
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
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
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
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
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
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
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
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
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
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
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
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
兊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而上下大上兊其
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代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鷄其怒青黑象伏鼈枉

矢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
如一疋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
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
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
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
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
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
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
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
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
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
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
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
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
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
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
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

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
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鬭其直王朔所候
決於日旁雲氣入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
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
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
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
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
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
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
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
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
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
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
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
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
人逢俉化言誠然

日月五星行度

吾學編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

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妃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

一周天土亦名塡讀如鎮以塡靜爲體讀如田以塡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宫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宫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

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宰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邑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

田九星象井天田狗天鷄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祠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宫室事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宫館死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閒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背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晝埜分州皆取象焉鬼主

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厨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天首一謂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歲之所在則有周之分野傳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若謂受封之國春秋戰國固宜占之乃後世占之而妖祥亦應此又何也攷之傳記梓愼曰陳太皞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墟其星爲大水鄭子産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遷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參晉人是因故參爲晉星周史伯曰楚重黎之後黎爲高辛氏火正是鶉尾楚之分星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是析木燕之分星也傳謂參爲晉星商主大火然則分星者先王之所分雖改姓易世而所分自若也其曰地之所在東西南北相反固不足以知先王命祀之意而歲之所在僅爲一歲之占者亦豈知分星者哉其他二十八宿之分野若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角亢氐兗房心豫尾箕幽斗江湖牽牛婺女揚虛危青營室東壁幷奎婁胃

徐昴畢冀觜觿參益東井輿鬼雍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淮南子角亢鄭至翼軫楚漢志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蓺文志有海中二十八宿國分臣分各二十八卷是也五星之分野若天官書秦之彊候太白占狼弧吳楚候熒惑占鳥衡燕齊候辰星占虛危宋鄭候歲星占房心晉亦候辰星占參觜中國在東南爲陽曰歲星熒惑塡星占於街南畢主之西北胡貉旃裘引弓之民爲陰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續漢志注星經歲星主

泰山徐青兗熒惑主霍山揚荆交鎮星主嵩高豫太白主華陰山凉雍益辰星主常山冀幽幷唐志岱宗歲星位焉至嵩丘鎮星位焉是也北斗之分野若天官書杓自華以西南衡殷中州河濟之閒魁海岱以東北星經玉衡一徐二益三冀四荆五兗六揚七豫八幽九幷春秋緯文耀鉤雍屬魁冀屬樞兗青機徐揚權荆衡梁開豫摇晉志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燕六趙七齊唐志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内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是也干支之分野若天官書甲乙四海之

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淮南子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衞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衞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漢志壬燕趙癸北夷辰邯鄲未中山戌吳越亥燕代星經玉衡第一星以五子日候之二亥三戌四卯五辰六巳七午八寅九申是也河漢之分野若漢志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唐志山河之象存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所始終是也諸星之分野若晉志東區青丘隋志齊趙鄭越周秦代晉韓魏楚燕之星是也紛紛籍籍不可枚舉惟知先王命祀之意則分野之說可得而言矣

雲漢

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天河亦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淵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虵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天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没張衡曰津漢者

金之氣也其本曰水漢中星多則水星少則旱

天象怪異

春秋以來日月星辰之變學者多能記之乃若浮屠氏書所叙二日兩月乃至暈璚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同分同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惡緣所感而致學者多疑之然唐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三月之異中國亦莫之見與浮屠氏書所載不異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狼星極南必占斗又以聲教所不曁占皆爲狗國似未可易言也

日月纏度

天與日月皆自子年子月子日子時正一刻從子位之半左旋歷丑寅而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速每日一周而過一度月行遲每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獨日一日一周天視月爲過視天爲不及今曆法日纏每一月退一次不知惟天行日過冬至析木星宿從卯辰進而在子非日退于寅位析木次也故堯時冬至日纏虛女之交今纏箕宿從卯辰進而在子非日退于寅位之箕也又謂月纏每一日退一次此乃日纏月所退處日

月合朔之所每日子半到此謂之月纏則可獨日纏總之在子無有所謂退一次也者祿命家以爲實實在此而執以起命宮誤矣况二十八宿每日隨天旋轉每一季移一方祿命家又執以分命度益又誤矣

沈氏學弢卷之二

檇李　沈堯中　編

地理

地在天中　大九州　大五嶽
大四瀆　兩戒　崑崙
黃河原委　黃河九曲　江出吐谷渾
漢出徼外　海水不溢　潮汐
地中　中國五嶽　帝都
禹貢　周禮職方　春秋邦域
漢唐宋元疆域大明一統　水土風氣
西天福地　天竺　釋迦方域志序

地理

地在天中

黃帝問于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

大九州

帝王世紀曰天地開闢三皇尚矣神農之王天下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爲大九州九州之內東南爲神州時神農以耒耜之利教天下誨

海內外罔有不耕是神農之教行也黄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爲九州其去神農遠矣

大五嶽

今之所謂五嶽者嵩爲中華爲西岱爲東恒爲北衡爲南此亦自中土言之所謂境內之名山也若論天下之大則當以崑崙爲中崑崙外四面爲四嶽道書東嶽廣桑山在東海南嶽長離山在南海西嶽麗農山在西海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嶽崑崙山在四海之中此天地間之大五嶽也

大四瀆

瀆者獨也禹貢江淮河濟各自獨流以至于海故爲四瀆然此亦自中土言之耳若論天下之大則當以崑崙山頂阿耨池四面分流爲大四瀆一自東北轉而東南入海今中國黄河是也一自東南轉而西南入海一自西南轉而西北入海一自西北轉而東北入海不在中國境內

兩戒

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

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

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凉北紀山河之曲爲晋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鄁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吴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

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參代皆直天闕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

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雷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娵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顓頊之墟故爲中國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

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

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丞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辰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辰主于嵩丘鎮星位焉島夷蠻貊之人聲教所不曁皆係于狗國云此中國之論非通論也

崑崙

河圖篇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堪輿家海內山脉皆祖崑崙是也

黃河源委

桑欽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山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其東南流入中國凡九曲其間伏見分合難以數計又中有底柱末有碣石及入海而潮汐日再至名爲逆河綿延固結其氣如此夏商周建都在河南北歷代久遠非偶然也

黃河九曲

河圖絳象云河始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郱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又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

赤里也與河圖經象合及據水經嵩山去崑崙五萬里輿地圖中國僅有二折愚意元時所探河源亦恐既伏而見者非崑崙之本源也

江出吐谷渾

蔡松年禆南北史志載吐谷渾酋長阿豺登其國西彊山觀墊江源問其羣臣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于劉宋貢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按此事甚

奇阿豺夷狄之君能知問學而其臣曾和考據如流何愧於中國之桑欽酈道元乎此所云墊江非今忠州之墊江也古之墊江卽今合州也合州置于西魏隋煬帝改合州爲涪陵而移墊江之名於忠州之桂溪今之墊江則古之桂溪也近日一統志亦殊草草混淆聊因書墊江源併及之

漢出徼外

祀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經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經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海水不溢

崑崙四面之水日注于海而海不溢先儒以爲如沃焦釜非以往者之消爲來者之息不知崑崙上有阿耨池實由四海之水滲縮而升所謂山澤通氣也

潮汐

潮汐之說有謂隨地升降有謂日入于海相激而生有謂東海主月南海主長短星者夫地靜物本無升降日附天而行去海不知幾許安能激之東海潮常先南海潮常後隨月不與星合隨星不與月合均之非通論也及問海上人云北水南去則長南水北去則落又嶺外錄欽廣曰止一潮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流竊嘗思之殆易所謂山澤通氣者與盖天下之水盡出于崑崙頂之阿耨池阿耨池之水實由地下滲縮而升氣有呼吸水有盈縮崑崙去北近去南遠呼吸盈縮北海爲先東西

次之南又次之故東先而南後南北往來假道東西故東西兩而南一潮至南而極落則東西兩下故分流所云各半月各流者蓋半月陽氣盛過西恒多落則牽西而東半月陰氣盛過東恒多落則牽東而西實亦分流非并流也此其原委灼然可據者如此

地中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典瑞土圭以致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日南日之南也日北日之北也日之東日過中而得午故日景夕日之西日未中而得午故曰景朝此博而求之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約而取之也先儒皆以陽城爲地中此日晷所照之中非天地之中也

中國五嶽

中國五嶽東嶽泰山羅浮括蒼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句曲爲佐理中嶽嵩山少室武當爲佐命太和陸渾爲佐理西嶽華山地肺女几爲佐命西城青城峨眉嶓冢西玄戎山吳山爲佐理北嶽恒山河逢抱犢爲佐命玄𡻕崆峒陽洛爲佐理又三佐命山青城山天柱山廬山然此五嶽亦自黃帝以來所都言之耳若周都鎬京則華山反在其東故後世有欲易之者而卒不果行從來久遠未可輕議也

帝都

崑崙當天地之中中國在其東南帝王中天下而立南面以朝諸侯獨雍爲最雄蓋地脉自崑崙而來背負斗垣面拱七政東西北黃河如帶又天所以限戎狄也河以外北有陰山西有賀蘭祁連東有偏頭鴈門實爲藩蔽河以內諸山輻輳沃野千里涇水北繞渭水南環左崤函右隴蜀古稱四塞之地天府之國周秦漢唐歷代因之良有以也我太祖初定金陵劉誠意議于鍾山之南此爲得之亦嘗命皇太子北廵關洛選擇形勝時無要欲遂不果遷我

成祖起自燕京遂定鼎焉攷之于古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在冀州其次洛陽得道里之中又其次汴梁但汴梁不以地爲險而以兵爲

險故宋京營兵號百餘萬皆仰給縣官勞費甚矣

禹貢

冀州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

濟河惟兖州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之域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周禮職方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春秋邦域

漢地理志畧言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
於禹貢跨梁益二州於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
封斄公劉遷豳大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
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
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木南山檀柘之饒稱陸海爲
九州膏腴秦人用之稱天府以并天下漢興立都
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
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
諸陵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

厝風俗不純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
賊常爲天下劇又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無限度衆
庶放效俗以侈靡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
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上氣力脩
習戰備以射獵爲先頗不恥冦盜詩曰在其板屋
又曰王于興師脩我戈矛及車轔小戎之篇皆言
車馬田狩之事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
地武帝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
其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爲天下饒巴蜀廣漢
本南夷秦并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

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賈邛莋馬旄牛
民食稻魚亡凶年憂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
書法令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
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倫文章冠天
下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牁越巂亦武帝所開
置也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
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其富居什
六季札觀秦樂曰此謂夏聲夏大也其周之舊乎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來盡河東爲內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

風邶鄘衞是也以封唐叔後懿公亡道爲狄所滅
更封于河南而河內殷墟更屬于晉河東土地平
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成
王滅唐而封叔虞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
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
之中念死生之慮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
自唐叔十六世獻公滅魏以封畢萬滅耿以封趙夙
韓武又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畢萬後徙大梁故魏
一號爲梁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周公營洛邑
爲土中平王東居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

里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不好仕宦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後為韓滅陳國今睢陽之地本太昊之墟穎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尚忠其敝鄙朴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亦一都會也趙地昴畢之分野也中山地薄人衆丈夫相聚游戲慷慨悲

歌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倡優女子彈絃跕躧（師古曰跕乜頰反躧與屣同）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地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訐告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利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

而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韓楚之徙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於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之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陽涿郡通齊趙渤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齊地虚危之分野也其地本古爽鳩季萴（師古曰萴仕力反）薄姑之國詩風齊國是也太公以其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之業

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故其俗彌侈織氷紈綺繡純麗之物以冠帶衣履天下夸奢朋黨言與行繆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周公子伯禽為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洙泗之瀕其民涉渡幼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師古曰齗齗分辨意）孔子閔王道衰闕修六經述唐虞三代之道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

重廉恥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好學終愈於他俗宋地房心分埜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詩風曹國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後爲齊楚魏所滅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本顓頊之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

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則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埜也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俗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道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

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分也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地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畧以爲儋耳珠厓郡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殳木

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南有黃支國民俗與珠厓相類

漢唐宋元彊域

漢輿地南置交趾北跨朔方西至燉煌東置樂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

唐輿地東至遼東西至交河南至日南北至陰山南北如漢東不及西過之

宋輿地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其燕雲十六州自石晉棄與契丹之後終不可復宣和

中約金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甫三歲而禍變遽
作移蹕東南彊宇促矣
元起沙漠并西域平西夏滅女眞臣高麗定南詔
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
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
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計者矣
大明一統
國朝輿地東起遼陽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
道里縈紆各萬餘里偉哉盛矣說者猶以爲軼于
宋埒于唐不及于漢詎非以北失朔方西失燉煌

南失交趾東失遼水玄菟樂浪耶
成祖定鼎燕京燉煌交趾似在所緩遼左朔方方
煩經畧耳
京師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又
轉漕東南財貨騈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中
都江左皆不及也眞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
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鎭皆稱阨塞故
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腰膂
南北舟車並集臨靑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
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眞保多降胡性獷難

馴東安霸州武淸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遁山
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踪跡若乃
水利不脩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
蠲坐糜財力貴游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
繹騷關譏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南
京畿開基之地也勝勢在長江　太祖自上流和
陽橫江渡克采石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　成祖
出維揚儀眞遡洄而上龍潭浦口望風奔潰比至
金川啓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
固專倚江北徐穎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

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鎭雖職兼漕撫而聯絡兩
京廬民多游手野有遺利鳳陽高墻陵墓供億繕
葺財力冗費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
旣艱民亦凋瘵決嚙之患濠泗尤棘揚有鹺臺富
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潁湖農田塗塈爲患
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戸蘇
松常三郡市浮於農文勝於質加之田賦不均稅
徭日困常征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
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没
江洋肆行剽刼以故江防海備並爲要職徽多山

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泄在山麓江許多流冗
冦盜因以竄匿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
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冗矣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
都會也南滙湖溪北擁原陸山高水濶効其靈秀
承天王氣獨萃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黄下臨吴越
荆顧巴蜀辰扞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
岳之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
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
雖卑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於禹貢宗藩
賦祿廣於周封傳衍紛紜流冗雜沓土酋横強猾

復征調洞蠻草竊徙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民寡
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貇肆呰窳非明示休息
恐未得安靖也浙江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
蟠直轉淮陽重湖右滙波聯圻輔左逾信郡卽走
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
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寔與
江東相表裏兩税困人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
之塘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
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鬬累興大獄至勤
誅討笠澤之間鹽徒出没剽掠村墟久之不治將

有隱憂嚴衢金華以礦饒爲郛郭生理爲優征徭
亦簡寧紹温台並海而南達於汀漳賈客來往人
獲其利冦至倉卒亦能爲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
奉貢風帆所指與至爲害幸嘉靖中革去市舶稍
得息肩除戎之戒定海爲棘處人視他郡爲悍依
山盜礦糾結四集潑之易亂撫之難馴江西三面
距山背沿江濵實爲吴楚閩越之交外折險阻中
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卽四方有事雖欲保
境距兵勢難獨完南昌泝江滙湖右荆左浙帆檣
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

康臨彭蠡緇盜土瘠時有冦盜饒州稱爲裕阜廣
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冦而衣食自足
頗憂兼并建昌僻在東南卽有藩封亦稱安輯南
安贛州則汀漳雄韶山谿會焉林深谷邃冦賊淵
藪撫臣提兵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
其人南服一壯鎮也袁州地逼長沙迪民客戶喜
獄好爭譏察既難綏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
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輩出地利亦饒甲於諸郡大
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
府卽費財不吝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至有棄妻

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
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
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
沃礦徙作孽波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
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南贛聲勢聯絡
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喜爭大抵漳州為
劣與泉文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人懷巽順
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間或有小竊亦不
能為大患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
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illegible]馬之達[illegible][illegible]四

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為便彰德控趙
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
華分陜要區蔽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
下蘄黃入襄郧又與淮江相為表裏顧分封日盛
宗祿日繁民亦勞止睢陳歸德犬牙畿省轄管不
能專奸人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
集頗為牽制河洛之間馮險鑄獵習於劍弩難馴
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為優陜西山河
四塞神皐奧區也平凉固原豐草平野監牧蕃滋
鞏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章蕭條而人士精勁

寧夏隔在河外別為一區水榖之利亦足自養甘
涼以西至於嘉峪左右番虜勢為孤危洮岷西寧
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
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
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陜並為重地若乃茶之禁
漸弛藩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
深斥堠之封漸蹙調弦改轍皆在所急河套之議
至殘督府當徐圖之耳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
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屆滄瀛而川陸孔道並
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為漕渠[illegible][illegible]流濟舟車牽

挽勞役無休時兗州水潦為虐萊苦滋甚青多礦
賊禁輯尤難公私交病沂山沙門上下礁磧險毒
勢難輒議聞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
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北海不數日抵直沽勝國
濬治置閘通舟避開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
濬有緒讒言中阻臨清濟寧有喉吭之憂[illegible]亦未
為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
蠶績農田亦足自贍且無海寇牧撫得人不失為
樂土也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
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

郡鴈門南北爲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
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嗟乎
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於
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禦虜輒云居庸紫荆
井陘置鴈門且不論况大同乎夫晉冀勞瘁即無
虜患外轉塞儲内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當
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内憂方殷爾四川長川沃野
穀粟山林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西屆番部南
阻蠻落雲棧之道北出衮斜瞿峽之流東下荆楚
坤維井絡斗絶諸夷實爲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

山川綢繆防之爲易盜奸劃據安輯爲難以故松
疊威茂安綿叙瀘重夔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
在東南指臂之形險在西北或謂吐番冠自黎文
南詔賊由沉黎番詔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
弛久矣劇盜起於重夔諸戎伺於瞕臓烏撒悍於
隣夷龍州梗於餉道皆非細故也廣東在嶺海間
古稱樂土北負雄韶以臨吳楚東肩湖惠以制甌
閩内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
山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戍洋守嶂屯哨勞止部
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

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
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所患者
雚戶斗老今則内冦外夷爲害棘矣肇慶據上游
當嶺西孔道高州海灣獞衝闢地除兵耕守並集
可也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
腴壤逋夫藏命責在人牧瓊州有司並海五指腹
心反爲黎穴若乃濱海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
出没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山海礦冶番舶
之利不務農田或尚剽掠行劫海上桴鼓之驚彌
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徼求日困師旅數興漁獵

逐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况夷珍珠
麻本民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爲民病廣西東南
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
秀水淸而駛地利物産優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
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
遠苗夷附據肆爲冦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
而已潯州斷藤峽跨黔鬱江土蠻巢穴焉雖有屯
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爲盜區行居苦其荼毒設兵
利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田寧强悍久矣
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爲無策南寧大

平控邕兩江坐躡交趾寔爲桂管保障梧州開府
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
襟束形勢便矣雲南疊山崇峻瀉澗縈紆金碧米
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臨安大理
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翬內捍外則
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蠻隣諸甸永寧麗
江聯絡於瀾滄烏蠻蒙撒控彈於曲靖若尋甸上
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矣大抵滇南取道貴陽
稍有警動坐令梗絕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纔則犇
屯蟻聚號令不行然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縱

撫得人相與休息不無禍變顧萬里投筐類無固
志時聞蠢動咎有由矣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
設官始於永樂十一年緣田酋倡亂旅拒朝命誅
討既行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
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渟土無貨
殖貧瘠已甚官戍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
弗繼況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於嶺賊
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鎮筸酉播夷峒間寇攘
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好殺非因俗隨時
先幾撫定未易爲力也

水土風氣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
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
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
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
秏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
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
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
有六十而人爲之長倮一作羸倮中宮土屬也敢問其皆然乎
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爾雅云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
同戴值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蒙即
汜也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
人武
管子曰水具材也又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
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越之水濁重而垍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
而稽淤墆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
枯旱而運淤墆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
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

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
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
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是以聖人之化世也不人
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謂繫水土之風氣也
淮南子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
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
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
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
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

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
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
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是故堅土
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
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
者多力而㦣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
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谷者知慧
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洞天福地

十大洞天者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
句曲林屋括蒼是也三十六洞天則霍林蓬玄朱
陵總眞玄司眞虛陵大妙洞虛詠眞丹山赤水極
玄陽明德玄天寶極玄好生上元天柱司玄昇眞
化玄貴玄司眞容城太玉太秀法樂長耀寶光太
上寶玄秀樂長眞玉關寶圭湘眞太虛洞陽隱觀
玄眞太元大酉妙華金庭崇妙丹霞仙都祈仙青
田大鶴大滌玄蓋朱湖太生良常方會白馬玄光
金華洞光紫玄洞冥皆有眞仙主之七十二福地
則地肺仙源玉瑙青嶼崆峒郁木坑武當君山桂
源靈墟沃洲天姥岑若耶溪巫山青遠東白安山

馬嶺鵞羊洞眞壇洞宮玉清壇靈源陶山爛柯龍
虎穴勒溪靈應白水源金精閤阜始豐逍遥東白
源鉢池論山毛公壇九華桐栢平都綠蘿章觀抱
犢大面虎溪元晨德山鷄籠玉峰商谷張公洞長
白中條霍山雲山四明緱氏臨卭少室翠微大隱
白鹿天柱大若巖嵊山西白天印金城三皇井沃
壤三十六精廬綿竹紫蓋瀘水丹陵守玄靈淨送
仙契靜凌虛鳳凰子眞玄性契玄啓玄出谷君平
斗山光天眼德尋玄得一啓靈宗華朝眞黃堂迎
眞招隱紫虛啓聖啓靈鳳臺東華祈仙元陽東蒙

貞陽右皆有仙眞脩煉之跡

茅君傳羅浮山洞名朱明曜眞之天西玄三山洞名玉玄極眞之天括蒼山洞名成德隱玄之天句曲山洞名式德華陽之天王屋山洞名小有清靈之天赤城丹山洞名上王清平之天西城洞名太玄超得之天林屋洞名左神幽墟之天青城山洞名寶仙九室之天委羽山洞名大有眞明之天

天竺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瀾而所生亦多異人佛書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爲四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佛書有云中國爲南贍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贍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總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盖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

釋迦方域志序

吳氏萊曰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爲志者盖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居地而塞王南居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屠捐毒屬絶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

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葢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罽賓隋

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鄰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鬼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祼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及

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秖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京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廁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每慮乎書華旁行而與韋編鐵擿之經混為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朕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根荄者浮生者而恒出入於一機匯

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躭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第二十卷終

沈氏學弢卷之三

槜李　沈堯中　編

儀表

句矩

昔者周公問于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黒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黒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夫矩之于數其裁斷萬物惟所爲耳周公曰善哉

渾儀

渾天之儀有三曰六合儀三辰儀四遊儀共爲一器所謂六合儀者平置一黒環準爲地平列十二辰及八方四隅其上又置黒雙環並結於地平之子午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比爲天脊其側刻爲周天去極之緯度從地平子位而上三十六度夾小板於黒雙環之間板通圓竅比爲北極又從地平午位而下三十六度亦夾小板爲竅以比南極別置赤單環比爲赤道於上刻周天之經度結於地平之卯酉其最高處結於北極之南九十一度即天頂之南三十六度也四環之結如天地之定位

赤環雖刻周天經度實乃周地之經三百六十余度黒環雖刻周天去極之度實亦周地之緯度三百六十有余盖六合儀不以運轉而天體則左旋故言周地不言周天也三辰儀者亦置黒雙環與六合儀之雙環同而圍徑小所刻始為周天去極之度其雙環北板竅與六合儀北板竅相通共貫以貟軸南板亦然軸圓則雙環轉運於六合儀内轉非定體故為周天去極度亦置赤單環如六合儀者附結于雙動環之上去極九十一度是為卯酉兩月之日躔而其上始刻周天赤道之度可以

隨雙環而運轉別置黄單環附結於赤環卯酉宿度仍刻周天黄道度數恐赤黄兩環動揺又作白環以輔之使無欹傾而五環總為三辰儀四遊儀者亦置黒雙環與三辰儀之雙環同而圍徑又小其上亦刻周天去極度其北極板竅與在外二板竅通一軸南板亦然此雙環内各置一直幹名曰直距如圓扇之脊與兩極相比數均上下俱夾外軸景兩距之長取其當半作圓竅別置一圓板其心貫以八尺之衡管圓板兩旁聯為圓軸横距道直距之兩竅軸圓可轉則衡管可以南北低昻而

窺天復隨此雙環東西轉運無往不可窺望故謂之四遊也窺管長八尺故四遊之環徑八尺在外者以次漸寛若測望各宿星躔去極度數並於三辰環上驗之又於南軸之外接連一長木貫定水輪引水運之使南軸因而轉運一晝夜而周以比天體之繞地一周也三辰儀上布列珠玉比為星象即璿璣玉衡之遺制也

勾股

勾股之法用以測天然高深廣遠不易推步姑以淺近言之塔高十丈於塔之正東立二木表其高

二丈於表東席地而卧西望塔頂見塔頂雖高止與表首相齊於是自塔心量至表根為數五丈又自表根量至測望之眼為數一丈二尺五寸再立一表於前表之正東其高亦二丈從後表正東如前望之見塔頂亦與後表之首相齊兩表相遠為數二丈其兩表相遠三丈名曰表間前目距前表一丈二尺五寸名曰前景後目距後表二丈名曰後景前後兩景相去七尺五寸名曰景差謂之景者假若塔頂燃燈用以為准也夫移表三丈而景差七尺五寸則其表每移一丈差二尺五寸也設

移前表過西一丈景必減一丈再移過西四丈景必減盡無余猶表直於戴日之下則無景也是知塔心與前表相距五丈矣乃以後表名爲小股後景名爲小勾勾者矩之短曲也股者矩之長曲也矩即曲尺是也以塔心矩前表之五丈通表閒之三丈爲八丈更加後景二丈總十丈爲大勾則以塔頂之高數爲大股必十丈矣苟不用後表後景爲小勾股而止用前表前景以求塔高亦可乃以前表二丈爲小股前景一丈二尺五寸爲小勾遂以前景一丈二尺五寸通前表距塔心五丈總六

丈二尺五寸爲大勾而塔高之數爲大股以小勾股爲大勾股之則例則小勾每一丈爲小股一丈六尺今大勾六丈二尺五寸大股必十丈矣此一表之法蓋已知塔遠而止求塔高若前兩表之法則初所不知故先求塔遠因悉其遠以求其高也於是以塔頂驗日月之高以燈景驗日月之景星辰景則以目就地望之以爲準日月星辰之爲高旣已測知而其所以不附天而自運亦可知也然塔之爲物高數不多兩表相距三丈已可以測若三辰之高則必兩表相距數百里而後可然路里迴遠難取徑直古法測景者所以有千里一寸之差也

勾股測望論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爲勾縱爲股斜爲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倂爲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倂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

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爲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

目之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爲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盖横之則爲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爲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横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爲股因横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盖兩表相去幾何爲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晷影

後漢志載張衡渾儀赤道横帶天之腹黄道斜帶其腹去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晉志載葛洪渾天儀注赤道帶天之紘黄道出入赤道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唐志載一行黄道儀云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黄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五代司天考載王朴曰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漢志曰日近極故晷短日遠極故晷長日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先儒皆謂地中今陽城是也立八尺之表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其鄭康成注及考靈曜周髀靈憲王蕃陸績諸書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隋志載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影出表南三寸三分何承天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去洛九千里葢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開元十二年遣使

天下候影太史監南宫説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晷差一寸餘南侯林邑冬至晷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北侯鐵勒夏至晷四尺二寸三分冬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計陽城南距林邑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頂北六度北距鐵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舊説千里而差一度疎矣然則日晷短長之説不必以

尺寸爲較大約測其晷極長則知日南至測其晷極短則知日北至如斯而已矣

造化

天地混闢

漢武帝鑿昆明池得異黑灰問之西域至人曰此刼灰也天地刼終則壞壞則三千大千以至梵夫悉燒成灰此名刼壞復經無量刼起大重雲注大洪雨雨止水聚大風吹沫復造世界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

四千三百二十時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猶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各計一萬八百數唐堯起于月之巳星之癸禹卽位後八年得甲子入午會第一運歷商周漢唐宋至元前至元元年甲子入午會第十一運至戌運物始閉亥運天地終矣子運復起循環無窮與佛書相表裏

萬物化生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

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人形與天地相似頭圓居上足方居下百會穴在頂心向後如北極兩眼在前如日月來往于南此得氣之正也如物禽獸頭橫草木頭向下此得氣之偏也

五行

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極陽而有凉焰抱

朴子所謂温谷之陽泉蕭丘之凉燄是巳且夏火用事而火燄減冬水用事而水流涸盖形有餘則神不足神有餘則形不足此五行之妙也

筆談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爲五十有五唯黄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之五而已畫而爲圖木東金西火南水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

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行之數也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水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爇生火火灺生土土屮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脩其毋則致其子水官脩龍至木官脩鳳至火官脩麟至土官脩白虎至金官脩神龜至

五運六氣

夫五運者每歲甲巳爲土乙庚爲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戊癸爲火是也六氣者子午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歲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寅申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卯酉歲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歲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是也内經曰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所謂天符者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巳丑巳未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也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也内巳丑巳未戊午乙酉

爲太一天符所謂歲會者木運臨卯丁卯也火運臨午戊午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巳丑巳未也金運臨酉乙酉也水運臨子丙子也内戊午乙酉巳丑巳未爲太一天符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三合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也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終于癸亥四歲爲小周十五歲爲大周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陰陽法以是爲三合者緣其氣會同也不爾各居一方義無由合又甲辰甲戌太宫下加太陰壬寅壬

子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爲同天符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陰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爲同歲會是謂平氣天符歲會主司天同天符歲會主在泉亦互相爲用也又云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假如木運木氣又臨卯位此爲當位木遇金爲非位又曰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木火相臨爲相得金木相臨爲不相得餘倣此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而又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

而行其過則爲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爲勝其救則爲復抑而不伸則爲鬱鬱而怒起則爲發陵其所勝則爲淫極而必反則爲承假如大角之化爲啓拆而變爲摧拉太徵之化爲暄燠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淸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爲復者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爲火鬱熱甚而無淒淸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氷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

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矣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

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疾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

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于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主氣客氣

筆談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叙也故謂之主氣惟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于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乘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爲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爲之主天地之政爲之客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六神

筆談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惟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惟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

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臟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惟人爲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

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爲守惟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强爲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丹鉛録曰醫家五運皆起于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于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鬼神

禮記祭義宰我問于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

干支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納音

筆談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於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于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鐘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放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鐘之徵金三元終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巳

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鐘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仲呂之官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鐘）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鐘至于應鐘皆上生予於樂論叙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陰呂陰呂皆上生六律相反所以分爲乙紀也）

六十甲子之納音各書所論不同有止以生尅而言有兼律呂而言然皆有理而求意深遠不若輟

耕錄所載瑞桂堂之說深爲痛快盖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但辭欠明白令增解其義以誌於左夫一六爲木二七爲火三八爲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則有音故五與十土之數也乃爲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數也乃爲火音土經火煆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數也乃爲土音所以金音九四木音二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則四也是以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總計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爲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總計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爲音故丙寅丁卯納音爲火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故納音爲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土以火爲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爲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乃土數也水以土爲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爲水五行各舉一條余皆以此例起皆可合矣

筆談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中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易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

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上抵于顛處又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古納甲法乾坤納甲乙艮兌納丙丁坎离納戊巳巽震納庚辛乾坤復納壬癸筮家乾內三爻納甲外三爻納壬坤內三爻納乙外三爻納癸餘卦各

納一于金丹家取象于月至子位淪于地中故無壬癸地理家不用戊巳离代乾納壬坎代坤納癸

陽九百六

王弇州曰陽九百六者自然之運也載於大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窮百六陰數也爲陰數窮皆所謂厄候也攷之羿促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九八漢延熹光和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九十周厲幽而其閒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爲十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而得百六之數三其分裂華散可謂章章應矣然舜禹而得百六之數七小甲雍巳而得陽九之數五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一漢明章而得百六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盭戾若此也

災異

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事應蓋慎之也以謂

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人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背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

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而不自知其爲非者
也

時令

夏小正傅松卿解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音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爲南鄉記鴻鴈之遰也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

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氷陟升也負氷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韭囿者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氷必於南風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

變也變而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其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

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緹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鷄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或曰憂有養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菫采色采繁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毋也繁萬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蒐蠉蠉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著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蝗卵也爲

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桑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花而後記

之羶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羶羶然記變爾或曰羶羝也縠則鳴縠天螻也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蠶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四月昴則

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盖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鳴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蔣秀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

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
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之也乃瓜乃者
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
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
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
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
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
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
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
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

也煑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
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大夫卿
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六月初
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
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
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鷹
始摯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故摯云七月秀雈葦
未秀則不爲雈葦秀然後爲雈葦故先言秀狸子
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
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

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秀苹也者馬帚也
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
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
荼灌聚也荼雈葦之秀爲蔣褚之也雈未秀爲菼
葦未秀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瓜畜瓜之
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
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
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
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
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謂

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
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
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
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駕爲鼠參中則旦九月內
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
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
蟄也熊羆豹貉鼪鼬則穴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
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十月

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夜者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於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

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太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廡以深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是月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農
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
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盲風至鴻
鴈來玄鳥歸羣鳥羞天子居總章太廟養衰老授
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
先薦寢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
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鴻鴈來賓爵入

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
右个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谷之要藏帝籍之
收於神倉祗敬必飭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
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天子乃教於田獵
以習五戎班馬政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
寢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
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
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
閎以奄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
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
慎管籥固封疆脩邊竟完塞要謹關梁塞徯徑是
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
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冰益壯地始

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命有司曰
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
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是月也日短至陰
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
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
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
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鴈北鄉鵲始
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難旁磔

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歲本

或問歲本之說有謂今夜子時即是來日今年子月即是來年有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余曰子月者天之始也孟春者人之

始也堯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蓋言從天也從天則曆元當自子始而又繼之曰敬授人時蓋言從人也從人則月令當自寅始或據今曆日纒虛宿而立春乃謂天時之更新于子不若天輪之更新于子不知堯時冬至日在虛今曆冬至日在箕每年列宿隨天逝進原無一定之位故謂日纒虛宿而立春者謬也惟以從天從人分論斯得之矣

風信水信

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清明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閶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見易緯小寒一候梅花風二候山茶風三候水仙風大寒一候瑞香風二候蘭花風三候山礬風立春一候迎春風二候櫻桃風三候望春風雨水一候菜花風二候杏花風三候李花風驚蟄一候桃花風二候棠梨風三候薔薇風春分一候海棠風二候梨花風三候木蘭風清明一候桐花風二候麥花風三候柳花風谷雨一候牡丹風二候酴醾風三候楝花風見歲時紀六月黃雀風見風土紀八月葡萄風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銓正月解凍水二

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荳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沈氏學弢卷之四

檇李　沈堯中　編

曆法

曆王日

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註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陳氏普曰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朱子註十月之交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于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

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各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于這裏差了其後獨元授時得此意又背攷之唐一行謂歲差者日與黄道俱差也愚謂天與日月行度天常過月常不及惟日爲有常以天爲儀不若以日爲儀每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而天之過月之不及酌其虧盈而消息之庶曆無不正矣

冬至朔望

素問履端于始冬至在子月朔也舉正于中冬至在子月中也歸餘于終冬至復在子月朔前月爲閏月也

氣盈朔虚

丹鉛錄云天與日會而有氣盈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虚曆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曆數不齊

筆談世之談數者盖得其麤迹然數有甚微者非時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出乎億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裏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犯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交至總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爲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年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

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之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大四時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亹亹消長不可三月三亥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表抄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者乃斗魁所抵也

赤道黃道

筆談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碁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赤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靑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道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怪也

淸臺測候

善言曆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蓋數可以類推而日月星辰之行有象而見于上四時寒暑之氣無形而運乎下二者皆動物也其可執其一定之數乎況數在籌策而氣與象在天數憑手而氣與象憑目漢太初以律數唐太衍以易數故不久輒差獨元郭守敬王氣與象較之古曆爲獨優故淸臺之候乃曆家之元龜也

授時曆 九條

一驗氣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定其氣至之始舊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景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眞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今以銅爲表高

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横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爲尺寸舊寸一今申而爲五釐毫差易分別創爲景符以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介然以方闆爲趺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闔榰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横梁於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横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未之差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長表冬至之景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爲冬至景短爲夏至則一也惟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冬立春二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攷紀元以後諸曆爲法加詳大柢不出冲之之法新曆積日累月實測中晷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初非偏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爲定實減大明曆一十九刻二十分

一歲餘歲差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惟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覺知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

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餘分强弱相减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加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

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輙差一度宋慶元閒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質諸天道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于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於今日而已

一日行盈縮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曆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强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

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余盈縮均有損益初爲益末爲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余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

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
極而損損至於無余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
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
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
測晷景而得仍以筭術推考與所測允合
一月行遲疾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
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爲今
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盖不知月行遲
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

東井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
作乾象曆精思二十余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
囿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
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先儒謂
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
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合立初末二限初爲益
末爲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
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强從
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
比平行余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

日行十二度微强向之益者盡損而無余謂之疾
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
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
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强
向之益者亦損而無余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
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
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驗
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
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
一白道交周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

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
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
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
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强以方色名之月道出
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
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
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
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退二十有四月道出
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
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

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爲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

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外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外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盖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一晝夜刻日出爲晝日入爲夜晝夜一周共爲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晝短則夜長夜短則晝長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晝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浸近夜短而晝長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浸遠晝短而夜長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日出

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盖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今授時曆晝夜刻一以京師爲正

一交食密法曆法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

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曆陰曆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矣

一定朔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

五十三刻而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不在朔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

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余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虞劆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雖小余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爲法之不可易初聞三大二小之說皆不以爲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常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

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天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巳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强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爲知者道也

一不用積年日法曆法之作所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不揆其端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氣朔之運參差不一

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數之始謂之演紀上元當斯之際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連珠然惟其世代綿遠馴積其數至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斷截其數而增損日法以為得改憲之術此歷代積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也然行之未遠浸復差失蓋天道自然豈人為附會所能苟合哉夫七政運行於天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周匝則象數昭著有不容隱者又何必捨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今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元所用之數一本諸天秒而分分

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為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於人為者為得自然哉或曰昔人謂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然則曆之有積年日法尚矣自黃帝以來諸曆轉相祖述殆七八十家未聞舍此而能成者今一切削去無乃昧於本原而考求未得其方歟是殆不然晉杜預有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前代演積之法不過為合驗天耳今以舊曆頗疎乃命釐正法之不容在所必更奚暇踵故習哉

冊鉛錄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歲亦畧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積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為精密

大統曆

國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

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為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遽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

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要惟在乎測驗而測驗之法每年于冬夏二至前後驗其表景至與不至如是而有先天後天又必需以數年較其大分而增損焉斯得之矣

左傳失閏之誤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為辰在申而司曆以為在戌史書以為建亥周十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或相距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

圖書

圖書方位

河圖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五居其室此一句出佛書

圖書並出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中蓋兼取於圖書矣後儒直以易為河圖範為洛書遂使圖書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至謂洪範中幾十字為龜文固哉其言圖書也如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夫子發明洛書之數參並言之

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即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於易以圖書

圖書異名

河圖曰圖洛書曰書何也圖以点書以畫故名有不同耳邵康節論河圖曰員者星也論洛書曰方者土也亦必有所取矣劉歆叙洪範乃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不亦謬乎

律呂

黃鍾

呂氏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仲冬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五月紀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下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閒長三寸九分吹之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別十二律以此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又命伶倫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六月紀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

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夫既云律中黃鍾之宮又云律中黃鍾乃知黃鍾爲君無所不統仲冬律中黃鍾以一方而言之也中央律中黃鍾之宮總五方而言之也況玄枵有五子甲子丙子尚屬大雪至戊子而後黃鍾應亦曰黃鍾之宮其餘商角徵羽皆可推也其曰三寸九分者不在十二律之數蓋所以生

黃鍾者也故下又云次制十二筒所鳳凰鳴而別之其合鳳鳴黃鍾之宮與嶰谿之竹所吹黃鍾之宮相似故曰合然所制十二筒不言分寸素問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史記九九八十一爲宮黃鍾長寸十一分宮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後世因之或以尺或以斛或以黍或以金石卒莫能定元不師古無足道者惟太史院景表尺乃郭守敬所造守敬精于律曆夬非苟作今欽天監表尺是也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嘗有人揀累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曰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論爲

九寸與表尺合又截竹爲管長同黍寸其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人之最下一聲合是爲黃鍾之聲也黃鍾定則餘律可次第而定矣

黃鍾長短辨

國朝李文利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之文辨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辨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

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爲數三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含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歷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王尚書廷相駁之曰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脣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

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大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

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淸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淸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脣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其誕之如此

上生下生

陸績云陽生于子陰生于午從子至午陽升陰退故律生呂爲下生呂生律爲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爲上生呂生律爲下生故㽔賓生呂爲上生班固以爲下生非也（出太玄註）

五音旋相爲宮

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禮運五聲二十律還相爲宮也

通典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㽔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應鍾爲變宮㽔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爲七其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揚子雲曰聲生于日律生于辰取法于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于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巳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是五行合爲五日五音之聲生于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爲黃鍾之類是也）

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爲宮黃鍾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鍾之調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

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爲宮大呂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鍾爲商夾鍾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中呂爲角此大呂之謂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

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上生㽔賓爲角此太簇之調也㽔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

夾鍾之均（以夾鍾爲宮夾鍾下生無射爲徵無射上生中呂爲商中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也黃鍾下生林鍾爲角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爲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子聲）

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鍾爲徵應鍾上生㽔賓爲商㽔賓上生大呂爲羽正聲長非㽔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則子聲短非㽔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爲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一聲也）

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中呂上生黃鍾爲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爲商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林鍾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爲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

㽔賓之均（以㽔賓爲宮㽔賓上生大呂爲徵大呂下生夷則爲商夷則上生夾鍾爲羽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

次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上生無射爲角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還用正聲爲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

林鍾之均

以林鍾爲宮林鍾上生太簇爲徵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宮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爲徵三分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去二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爲角應鍾子聲短非南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鍾爲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

夷則之均

以夷則爲宮夷則上生夾鍾爲徵夾鍾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下生無射爲商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無射上生中呂爲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爲角黃鍾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用子聲爲角夷則之調正聲三子聲三也

南呂之均

以南呂爲宮上生姑洗爲徵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爲商應鍾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爲商應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上生大呂爲羽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蕤賓上生大呂爲角正聲長非應鍾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以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無射之均

以無射爲宮無射上生中呂爲徵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爲商黃鍾正聲長非無射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亦是其宮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爲羽林鍾正聲長非黃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林鍾上生大簇爲角太簇正聲長非黃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

應鍾之均

以應鍾爲宮應鍾上生蕤賓爲徵蕤賓正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蕤賓上生大呂爲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夷則正聲長非蕤賓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夷則上生夾鍾爲角夾鍾正聲長非大呂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應鍾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

此謂迭爲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爲其宮

爲夾鍾之羽爲中呂之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商此黃鍾之五聲也

大呂之律自爲其宮

爲姑洗之羽爲蕤賓之徵爲南呂之角爲應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

太簇之律自爲其宮

爲中呂之羽爲林鍾之徵爲無射之角爲黃鍾之商此謂太簇之五聲也

夾鍾之律自爲其宮

爲蕤賓之羽爲夷則之徵爲應鍾之角爲大呂之商此夾鍾之五聲也

姑洗之律自爲其宮

爲林鍾之羽爲南呂之徵爲黃鍾之角爲大簇之商此姑洗之五聲也

中呂之律自爲其宮

爲夷則之羽爲無射之徵爲大呂之角爲夾鍾之商此中呂之五聲也

蕤賓之律自爲其宮

爲南呂之羽爲應鍾之徵爲太簇之角爲姑洗之商此蕤賓之五聲也

林鍾之律自爲其宮

爲無射之羽爲黃鍾之徵爲夾鍾之角爲中呂之商此林鍾之五聲也

夷則之律自爲其宮

爲應鍾之羽爲大呂之徵爲姑洗之角爲蕤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聲也

南呂之律自爲其宮

爲黃鍾之羽爲大簇之徵爲中呂之角爲林鍾之商此謂南呂之五聲也

無射之律自爲其宮

爲大呂之羽爲夾鍾之徵爲蕤賓之角爲夷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聲也

應鍾之律自爲其宮

爲太簇之羽爲南呂之商爲姑洗之徵爲林鍾之角此謂應鍾之五聲也

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者也

六十調

每律生五音如黃鍾屬子子有五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是也甲子爲中呂之徵中呂爲宮則甲子爲徵隔八左

丙子爲夾鍾之羽戊子爲黄鍾之宫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掌上十二位左旋自戊子宫數起庚壬甲丙次第相推黄鍾夷則中呂夾鍾各自爲宫則五子應宫商角徵羽之音矣黄鍾一位變爲五音餘皆然是黄鍾一律而備五音也次至于丑宫大呂至于寅位太簇十律各以本始之律爲宫次第左旋如推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宫之法則一律俱變爲五音而六十音之數備矣

變宫變徵

律呂新書五聲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宫之間近宫收一聲少高於宫故謂之變宫也變宫變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史記律書辨

筆談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宫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黄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黄鍾則爲徵在夾鍾則爲角在仲呂則爲商蓋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黄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族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㽔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尢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盖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余分下凡七字當誤屈其中畫耳

[illegible]律清聲

正律[illegible]二皆有全有半凡二十四内黄鍾林鍾南呂應鍾夷則五半律不用正律用者十九變律七皆有全有半凡十四内黄鍾太簇姑洗應鍾四全律及應鍾一半律不用變律用者九共二十八律而已用者還宫之所生也不用者還宫之所不及也蔡氏以爲正律内夷則有半變律内有應鍾而

無蕤賓今以還宮推之知其非是或曰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是矣然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七律亦有半律而不設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爲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先儒謂臣民不可相凌若事物則無相凌即七律無清聲之義也

律尺

漢章帝時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魏武帝時杜夔精于音韻用以調律晉武帝泰始時荀勗攷短四分有餘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隋文帝開皇時鄭譯龜茲琵琶七調以大樂聲下作書二十餘篇時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偏解五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具文帝召問鄭譯所定對曰此亡國之音也請以水尺爲律造諸樂器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爲時好然皆以爲神

候氣

取漢志及晉志並云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有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于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氣至灰去北齊信都芳以管候氣仰觀雲氣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飛灰已應據案內卑外高黃鐘管上口北向下口南向中氣自南而北故黃鐘應他律不應隋志乃謂以土埋管上平于地管有長短氣有淺深夫黃鍾在應鍾大呂之中與大呂差少與應鍾差多豈一月之隔而得氣淺深頓差如此未可信也

晉志曰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夫黃鍾冬至之律律長其聲濁蕤賓夏至之律律短其聲清今乃與晉志之言相反何也蓋黃鍾之聲其體本濁陽氣高燥則十二均大畧皆清也蕤賓之聲其體本清陰氣重濕則十二均大畧皆濁也此蓋指十二均而言之非特指一月之律也

備數

隋志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爲律法又

綦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爲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綜覈氣象其筭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三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

權衡則不失黍絫聲有清濁協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差晷刻事物糅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羃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圓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

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三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羃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爲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第四卷 終

沈氏學弢卷之五

檇李　沈堯中　編

君道

正統　德運　正朔

冊書　創守　中興

臣道

臣品　社稷臣　忠臣

奸雄　朋黨

禮上

冠禮　太子即位禮　郊祀

五帝　明堂　禘祫

宗廟　同堂異室　支子立廟論

庶人祭于寢　社稷

君道

正統

古今論治統者春秋尚矣槩正于王槩王于天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如是而已顧世有治亂統有經權太昊炎黄世及也而唐虞禪甘誓亂征上伐下也而湯武放伐亦曰順天應人三代而下秦滅六國海內一統功之首罪之魁也後得天下莫若漢爲其誅暴也次莫若唐爲其戡亂也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與篡何異特其受禪之日兵不血刃歷年多施澤于民久亦漢唐之亞也乃若司馬晉與魏埒爾是時天下無統不歸之晉又將安歸東晉之後有宋齊梁陳裕之弒安恭也道成之弒蒼梧汝陰也衍之弒寶融而霸先之弒江陰也是天下之大殘也其魏乎猗盧以來逐劉曜驅匈奴于晉爲有功非五胡亂華之比也降是而周宋公弒矣較之覇先猶爲彼善于此隋幾混一猶之乎秦與晉也不可得而廢也唐之後有梁晉周温之

弒昭與昭宣也敬瑭之弒珂也郭威之弒贇也是天下之大賊也其後唐乎破黄巢復長安唐亡猶奉正朔忠義凜然乃若劉知遠非敬瑭之比也契丹滅晉而漢興焉猶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也不可得而廢也故唐虞禪權也晉宋亦曰禪則謬矣況宋齊梁陳乎湯武放伐權也晉周亦曰放伐則舛矣況朱梁石晉乎乃若宋祚偏安遼金荐食蒙古氏長驅而有之踰江淮窮閩粤不奪不饜是天下之大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澍八荒乾坤闢而再正日月

治而重朗大明日曆稱爲功高萬古得國之正直與黃虞爭烈而漢且瞠乎其後矣何唐宋之足云宜乎聖子神孫萬萬世無窮也故嘗爲之說曰治統有二有正統有變統盤古以下太昊炎黃少昊顓嚳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及我
皇明正統也秦政晉炎魏嗣周覺隋堅唐昪後漢北漢元變統也若羿浞莽丕劉裕武曌朱温從珂敬瑭郭威是謂簒國周之秦漢之楚後漢之吳魏之齊梁周之陳是謂僭國均之非統也正統宜延則夏不書羿浞而書少康漢不書莽而書孺子正

統宜進則北漢鈞未滅而書宋元順帝未遁而書皇明變統宜奪則秦昭莊不書而書東周隋侑侗不書而書唐變統宜予則唐閔帝亡而猶書從益漢隱帝亡而猶書從鈞簒國宜誅則宋齊梁陳不書而書魏周朱梁晉周不書而書後唐與漢僭國宜斥則西楚不書而書漢魏吳不書而書後漢女后不可訓則呂雉不書而書少帝武曌不書而書中宗夷狄不可長則魏不始于拓跋珪而始于明元泰常之六年元不始于鐵木眞而始于世祖至元之十七年此外封建竊據大則書小則否其各

始終凡例壹稟于春秋而㕘以范氏唐鑑胡氏補遺朱子綱目閒亦附以巳意總之求合于天而先儒異同弗敢泥也

德運

帝王德運始自伏羲以木德王嗣後神農爲炎帝軒轅爲黃帝少昊爲金天以至周爲木德所謂天之曆數帝王相傳之次第也自鄒衍主相勝之說秦人采之以周為火秦代周從所不勝故王水德色尚黑漢張蒼奪秦而以漢水勝周火賈誼予秦而以漢土勝秦水予奪不同其主相勝一也迨至

劉向復主相生漢承周木爲火似爲得之漢以下何其紛紛也且夏尚金而色尚黑則尚爲德之次殷尚水而色尚白則德爲尚之次三代時且無定制如此况其他乎

正朔

帝王正朔同乎異乎虞書月正正月周禮正歲正月蓋自顓頊以迄于周未之有改至秦始改正朔亦不改時與月漢儒遂謂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商以元祀十二月周以春王正月爲證而實非也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三祀十有二月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自元祀十二月至三祀十二月凡二年若以元祀爲卽位三祀爲服闋是太甲不以三年喪也豈禮也哉竊謂先王之喪在前十二月踰年改元此十二月期而小祥故祀于先王先儒誤以此月爲卽位遂謂商正建丑是訛之訛也所云革夏正猶之反商政古政正字通用蓋對桀紂而言若先王所行一纘一由未甞革而反之也春秋春王正月左氏春王周正月周字是旁註蓋別于魯杜註別于夏殷胡氏遂謂周正月爲子月孔子加一春字爲行夏之時愚請以周

事論之豳風周公所作也七月流火正指申月十月蟋蟀下曰爲改歲謂歲候之改非謂改爲正歲也不然又何以二之日爲卒歲乎其諸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四月徂夏六月徂暑皆可証也周禮亦周公所作也正月之吉始和亦惟寅月乃可言和凡言正歲次于歲終之下正指寅月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斬冰與豳風二之日合鄭司農云凌人掌冰政主藏冰之官也杜子春改政爲正是又以周爲建丑也而可乎其諸上春獻種中春始蚕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冬

夏致日春秋致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可證也又卽以春秋論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不同契仲秋麥苗生故以無爲異前此麥不得言苗無不得言異也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蓋惟巳月故謂旣耕前此不得言旣耕也正月無氷無可納也二月無氷無可出也獨十月隕霜殺菽恐有缺文如君氏郭公之類正月二月日南至經文無之卽據左氏四月取麥

秋取禾此正日至之時也故書來取若謂四月爲卯月則麥未熟秋爲夏則禾未熟奚取焉故左氏之可信者本文也其不可信者漢儒爲之也不然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偃曰克之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繼書冬十二月晉滅虢均之左氏也九十月爲是則十二月爲非十二月爲是則九十月爲非竊謂十二月漢儒所改九十月所不及改者也左且不足憑況其下乎乃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周時訓止記物候夏小正兼記人事堯典亦曰敬授人時蓋以人時言非

以正朔言也且周武王即天子位猶仍侯位年數與湯俱不改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竹書紀年亦因之年且不改朔可知矣然則禮有改正朔之文非耶曰此非三代之文而秦漢人之文也

丹書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于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

創守

唐太宗嘗問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創業難矣徵曰守成難矣蓋各當其時而言之大都皆不易也蓋創業者不患志之不銳而患法之未善守成者不患法之未備而患志之易移攷之于周武王未受命得周公而法制大備成王幼又得公而繼

序思不忘創守一心授受一道八百年有道之長良有以也漢高規模宏遠日不暇給所與共事僅僅刀筆之吏綿蕞之儒故大封宗室而七國覆呂后用事而外戚寵卒之宗室削弱諂事外戚而漢鼎遂移是法之未善也唐高有太宗爲之子綜理周密身致太平惜乎父子兄弟之間多有慚德甚至納巢剌王妃而封子明于是武韋楊氏相繼煽亂安史乘之藩鎮終之是亦法之未善也至于有宋鑒藩鎮之禍黜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而甲兵財賦盡歸于朝廷其莅中國可謂無遺法矣而邊

鎭既弱夷狄遂強遼金元與宋相爲終始蓋知有內而不知有外也若守成之主亦不過遵先王之法張之過則爲漢武弛之過則爲元成哀其惟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乎一則可爲而能不爲一則恭儉四十年如一日此其心何心也是故創業者務在計遠大而事制曲防每爲不必然之慮以待之于後守成者務在與民休息而防微杜漸每爲不可易之計以合之于前如是而天下有不治安者未之有也

中興

三代中興之君若夏少康商大戊周宣王當其時少康有靡大戊有巫咸臣扈周宣有張仲吉甫豈非輔佐之得人哉而要之祖宗之德澤有以培之也蓋禹受舜禪湯武順天應人初無一毫利天下之心而深仁厚澤又有以固結于天下故繼體不類尚依依眷戀而不忍叛而一遇有爲之主則其興也勃焉三代而下僅得光武亦以高帝之寬大文景之節儉猶在民心故炎燼灰而復然若乃晉之中宗宋之高宗僅如東迁之平耳不足數也

臣道

臣品

荀子曰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拒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簒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拒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簒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簒臣用則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簒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㓙吉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愼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恤君之榮辱不識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

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
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
相與強曰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
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
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
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諍輔拂之
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
闇主惑君以爲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
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
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
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
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
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
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
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
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
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　居於暴國而無所
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

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
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
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
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撟然剛折
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
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
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
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
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
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

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
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
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
無德者也故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
不爲也

社稷臣

漢武帝嘗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古有社稷臣
如黯近之及後淮南王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

好直諫伏節死義難感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然則黯眞其人矣況所謂不動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不亦眞正英雄豪傑也哉

忠臣不私

蕭何曹參方議功有隙其後何疾亟惠帝問誰可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告舍人趣治装既代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方氣不相下其後安祿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

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爲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於如此非獨推薦之爲難而代其職不更變之爲尤難也與夫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忘私怨視數子未知其孰賢至於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凉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請爲帥以代已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奸雄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

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撮音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之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朋黨

歐陽子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偏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

碑見漢之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唐實錄見文蔚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何在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其在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

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理同皆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近則爲人主者悵悵然誰予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禮上

冠禮

冠禮著於儀禮冠義記於禮記夫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也故古之冠者有醴辭有字辭有祝辭又有卿大夫相告之辭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則醴辭也令月吉日昭示爾字爰自禮加髦士攸宜則字辭也近於民遠於佞則周成王之祝辭也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成德則漢昭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善范文子告之以戒或告以實或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之辭也柰何

周勑不西是禮幾泯唐孫嗣昌亦嘗發憤而行之然曳笏却立外庭大笑無惑乎冠禮之不行也

太子卽位禮

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卽位其別有四始崩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旣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尊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卽位之禮不復聞矣

郊祀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鄭註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蔓衍其謬如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

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

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輿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

通考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

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矣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諱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

五帝

通考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癈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畤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信

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天大謂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爲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鎭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

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甚者或為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明堂

明堂自古有之黃帝有合宮堯有衢室舜有總章皆明堂異名素問序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

考建五帝晁錯策亦云五帝神聖自親事法宮之中明堂之上皆言帝王之居也及攷考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以至廟門闈門路門應門內有九室以居九嬪外有九室以朝九卿與夫王宮門阿之制其言帝王之居明甚即呂氏月令南明堂東青陽西總章北玄堂中太室皆曰太廟雖非帝王之制其為帝王之居一也若乃泰山明堂則為天子巡守朝諸侯之所故孟子以為王者之堂及漢武帝問明堂制公玉帶以黃帝對而曰一殿四方無壁蓋之以茅圜之以水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妄希帝旨儒者不道然此亦東巡之明堂而非國中之明堂也自呂氏泥告朔之說而謂為太廟鄭康成泥圜水之說而謂為辟廱蔡邕又泥太廟辟廱之說而謂明堂太廟辟廱三者異名同實皆非也善乎顏師古之言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大戴禮曰在近郊此奚足

信謂宜近在宮中斯言確矣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思文郊祀后稷之樂章也我將宗祀文王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遷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

朱子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

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
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
禮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楊氏曰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
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
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
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
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禘祫

禘有大禘有常禘禮不王不禘王者追祭始祖所
自出而以始祖配之此大禘也春秋閔之禘于莊
公也爲致新主僖之禘于太廟也爲致夫人此常
禘也祫有大祫有小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
祫大祫也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并毀廟之
主而祀之

宗廟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
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
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
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
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
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
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
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
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
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

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
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
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
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
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
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
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
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
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
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

所不安矣

同堂異室

通考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循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大拘盖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菴之說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

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證盖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考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孫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間而其弟六

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

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盖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亦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甲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亦十五廟皆未合祧迁又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施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廟以世言是昭穆宜正也第自古以來有以兄弟繼者有以孫繼者又有以叔繼者兄弟繼將爲二世乎將爲一世乎孫繼將爲二世乎將爲三世乎叔繼將逆而越乎將順而降乎以故先儒又有同堂異室之思竊攷古制太祖廟南向凡五楹東西爲夾室各三楹其下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亦各三楹兄弟繼則共處一室各居一楹爲一世可也孫繼祖則加禰廟而爲二世可也叔繼姪則以君臣序而爲二世可也由是合祭則同于太廟由是特祭則各于其廟由是祧昭則昭之位皆移由是祧穆則穆之位皆移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藏東夾室穆藏西夾室大祫

則出之乃爲得宜耳然則所稱若何弟稱皇兄孫稱皇祖考姪稱有二繼統不繼嗣稱皇伯繼嗣而後繼統稱皇考名正言順無容議矣乃若兄繼弟叔繼姪稱之爲弟姪則後難列于其下稱之爲考未有弟子其兄而姪子其叔者要知以君臣論不以父子論上稱稱先皇帝自稱稱嗣皇帝亦庶乎其可矣

支子立廟論

王氏廉曰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

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又按庶子爲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

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爲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爲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爲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是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爲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爲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爲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就小宗家廟出祧主而祭之非爲庶子而加一廟也以重宗爲事歟

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奪絕大夫不得以大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人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章郡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又攻

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況天子乎

庶人祭于寢

或問庶人祭於寢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朱子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程子亦云高祖有服服既如是祭亦如是又云無遠近多少須當祭之蓋根本所在也

社稷

陳氏禮書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祭法王爲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耤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耤禮而歷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亦義或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

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盖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監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子而盖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宋傳所謂夏以松商以

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盖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天烖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于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

儒有以王社有稷壝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戊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太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第五卷終

沈氏學弢卷之六

檇李　沈堯中　編

禮下

釋奠釋菜　蒐苗獮狩　山陵

除殉　謚法　氏族

宗法　小宗辯　子夏喪服傳

三年喪　袒免辯　重譜

爲人後　墓祭火葬

禮下

釋奠釋菜

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釋幣唯一卽釁器用幣是也

蒐苗獮狩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兵凶器也有軍禮存焉春秋伯主欲用其民亦必大蒐使之知禮漢以來惟詐是尚而治兵閱武之事蒐苗獮狩之禮萬乘少親御焉或十月而一行數十年而一講如馳射上林講武驪山者遂爲希代之曠典于是先王制禮之意微矣且蒐苗獮狩周禮皆曰田田者獵也蓋戎事無所試故試之于田爲田以殪獸亦猶爲中國以殲夷狄不獨爲祭祀而已此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也歟

山陵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哉

季平子卒將以璠璵歛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暴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

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

漢文帝詔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及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光武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魏文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

若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

通考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

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王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

除殉

古者芻靈孔子且以作偶爲無後而惡之甚矣宋文公之用殉也而况秦之三良乎始皇崩二世令後宮無子者皆從葬死者甚衆嗣後多用之獨我

朝

英皇帝遺詔除殉夐出千古之上皇天降鑒固宜

聖子神孫萬萬世無極也

謚法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創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巳名生於人民無能名曰神一德不懈曰簡靖民則法曰皇平易不訾曰簡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往曰王敬事供上曰恭立志及衆曰公尊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慶賞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羣曰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賓厚禮曰聖芘親之闕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靖民曰定道德博聞曰文純行不爽曰定勤學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愍民惠禮曰文闢地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甲冑有勞曰襄綏柔士民

曰德小心畏忌曰僖諫爭不威曰德有 罰而還
曰釐剛強直理曰武質淵受諫曰僖威強敵德曰
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義曰度
刑民克服曰武聰明睿哲曰獻考志多窮曰武智
質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
流通曰康慈惠愛親曰孝溫柔好樂曰康協時肇
厚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
曰康執心克莊曰齊布德執義曰穆資輔就共曰
齊中情見貌曰穆魘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昭
敏以敬愼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安衆曰靖聖

聞周達曰昭恭巳鮮言曰靖治而無眚曰平寬樂
令終曰靖執事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圉布綱治
紀曰平彌年壽考曰胡由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
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彊毅果敢曰剛布義行剛曰
景追補前過曰剛淸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
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祈克敬動民曰桓大慮
行節曰孝闢土兼國曰桓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辯
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純一
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王義行德曰

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前過曰思
兵革亟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愨敵圉克服曰莊狀
古述今曰譽勝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死於
原野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
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執義揚善曰德柔質慈民
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逃義不克曰
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
象方益平曰敬秉德尊業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
克爲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
決斷曰肅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不勤成

名曰靈未家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靈愛民好治
曰戴死見神能曰靈典禮不愆曰戴亂而不損曰
靈短折不成曰殤好祭神鬼曰靈隱拂不成曰隱
極知鬼事曰靈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殺
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愎狠遂過曰刺肆行
勞祀曰悼不思忘愛曰刺年中蚤夭曰悼早孤短
折曰哀凶年無穀曰荒好變動民曰躁外內從亂
曰荒不悔前過曰戾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
醜在國遭憂曰愍壅遏不通曰幽在國逢難曰愍
早孤繼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使

民悲傷曰愍柔質受諫曰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實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施勤無私曰類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遠曰明博聞多能曰憲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爽曰厚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煬克威惠禮曰魏怠政外交曰推去禮遠衆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紹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揜過曰堅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逆天虐民曰抗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受民在刑日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

湯亂而不損爲靈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爲文除惡爲武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僖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無內德爲獻治而不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象也

鄭夾漈云法之爲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熈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及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

氏族

五帝之前無帝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黃帝而猶以名爲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荆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民庶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

氏或以氏爲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芊周之子孫可稱周子南君亦可稱姬嘉又如姚恢改姓爲嬀嬀皓改姓爲姚茲姓與氏渾而爲一者也

正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

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于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止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illegible]氏臧氏是也

若男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各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氏皆姓而云氏是也

宗法

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迁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迁者也夫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繼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

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别子也然别子不特公子而
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别子有起
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别子

小宗辯

羅虞臣曰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别嫡庶莫大
乎宗法傳曰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别子之庶
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巳爲小宗也是
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
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
從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

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
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
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爲宗其
得各自爲宗何也謂其爲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
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服盡也服者
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
親盡則廟毀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
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
身事四宗幷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
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

身事之將誰適從此央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
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
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
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
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
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
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巳是宗安有
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
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祖禰之
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

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之内雖父子祖孫相
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别之以禮義而後
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子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
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
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
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
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
祠不可以主曾叔祖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
主叔祖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
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夫尊族

之有宗子猶衆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衆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

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祭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何者大宗之嫡逓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

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喪服子夏傳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

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

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
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傳曰何
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
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
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若子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
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
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
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

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
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
矣繩屨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
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父卒則爲
母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
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
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
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
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
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
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
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傳曰何
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
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
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
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
何以期也貴終也
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
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
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
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
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
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
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

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

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

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

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

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

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

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愼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壓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謂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

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

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

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

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〇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

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

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緫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緫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緦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三年喪

夫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春秋時鮮有行者故子張有高宗之問而夫子曰古之人皆然以見今之不然也及宰我有爲期之問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迫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

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攷儀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乎是鄭玄以中月爲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姑識于此俟知禮者考焉

袒免辯

程氏大昌曰禮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

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無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

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冕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項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殺以爲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敘載

喪制卽免加絲借古冕之絻著以爲絻若用鄭美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絻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無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當用之盖遭喪之始未辨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

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及爲服[illegible]之所爲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衣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甚重若具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衰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一

皆免則取其進而及於重也塟而成虞也遠塟而
未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
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也塟不報虞塟
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
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
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
髮以麻免而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毋
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
用而許其不用故特免言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
爲免則居毋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遂當

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
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
然以免爲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爲安故著
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重譜

方遜志曰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
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
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
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
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

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
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
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
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
徵不强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
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繇其身緣
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
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
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爲之浮遊
避而不信吳尊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

晉之冨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
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
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
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
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
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
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
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
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
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

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
有恒哉在人焉耳
羅虞臣曰譜妾何以義起也昔魯莊之成風也文
之嬴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
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奚其不
譜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
譜乎哉

為人後議

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使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

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夫為人後世之常也乃
至與奔軍亡國者等何也為其無親也然則為後
非禮歟卜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
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胥張湛曰後大宗所
以示正統也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
嫡而輒為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
死而無子然後得為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
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苟有田產財計則
爭為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斯
二者皆自叛于先王之教者也曰然則庶子之無

後者不為厲乎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
祭也如之何其為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
育者則亦可以為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為蜾蠃
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為
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
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
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
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
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
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兒喪服小記為人後者其

妻為舅姑大功舅姑之名猶然則父母又可知矣
是知歐陽子之論未為盡非也曰其服也則如之
何曰為其父母期服

長子為人後議

羅虞臣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
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
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
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己代兄
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
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

墓祭火葬

考索夫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吾從下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愚亦謂古不墓祭禮也今也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掃墓之祭雖非古義不害時思宜從今古者爲棺槨衣衾以土葬禮也今也下愚之俗効夷狄之法有火葬水化之慘其爲悖禮甚矣宜從古故曰禮從宜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凡適其宜而行之以順則古今之禮亦可以通行矣無徒是古非今也

第六卷終

沈氏學弢卷之七

檇李　沈堯中　編

樂

律同合聲

熊朋來云周禮六律六同之序與算家三分損益之序不同六陽律從子至戌左行六陰呂從丑至卯右行不以後世算法論也算法始於張蒼其術有窮不如周公合聲之法一陰一陽流轉不可勝窮周禮掌樂之官以合聲爲主大司樂分樂而序

之皆奏陽歌陰律呂相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其序與司樂同函鍾即林鍾小呂即中呂也大胥頒樂合聲教國子者亦以合聲之法教之典同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制樂器者亦以合聲之法辯之蓋一均之中止用五正律常虛七律不用陰不自成陽不自生合聲則具二均之聲而陰陽之聲始備諸儒言合聲至項氏益詳其法與乾坤世應納甲之六辰及斗之所建日月之所會皆相應黃鍾大呂子與丑

合在納甲爲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在天爲斗建子而日月會星紀斗建丑而日月會玄枵太簇應鍾寅與亥合在納甲爲乾二甲寅應坤上癸亥在天爲斗建寅而日月會娵訾斗建亥而日月會析木姑洗南呂辰與酉合在納甲爲乾三甲辰應坤上癸酉在天爲斗建辰而日月會大梁斗建酉而日月會壽星蕤賓林鍾午與未合在納甲爲乾四甲午應坤初乙未在天爲斗建午而日月會鶉首斗建未而日月會鶉火夷則中呂申與巳合在納甲爲乾五壬申應坤二乙巳在天爲斗建申而日

月會鶉尾斗建巳而日月會實沈無射夾鍾戌與卯合在納甲爲乾上壬戌應坤三乙卯在天爲斗建戌而日月會大火斗建卯而日月會降婁斗常左行日月常右行乾六陽自子左行坤六陰自未右行合聲之法與天文易象相應愚按六陽律左行自子至戌在乾卦六爻納甲亦自子至戌所謂陽得當位也六陰呂右行本是自丑至卯在坤卦六爻納甲乃自未至酉所謂陰得對衝也過五聲二變言之子丑二律合而十二律皆備其次寅亥合而十二律獨虛子未二辰其次辰酉合而十二

律又虛丑午申亥四辰然丑有子午有未申有巳亥有寅復爲子丑二律相合而十二律又皆備何以子丑午未四律合而十二律皆在焉試以十二宮橫推之子之於丑午之於未爲陰陽之初子有父道未有母道最相近切而合故十二律具備於三均之中寅亥越子丑而合本是虛子丑二辰丑取對衝則虛子未也巳申越午未而合本是虛午未二辰未取對衝則虛丑午也辰酉越巳午未曰而合本是虛巳午未申四辰巳未取對衝則虛丑午申亥也卯戌越亥子丑寅而合本是虛亥子丑

寅四辰亥丑取對衝則虛子未寅巳也十二宮隔八數之固可以見諸律之流若以六陰辰對衝易位而布於六陽律之間可以流水順數十二均周而復始無有間斷之處若去二變止存五聲則黃鍾退取應鍾至大呂復爲黃鍾如日月轉而合氣左轉也明乎合聲之法則陽常爲主陰常爲合矣愚嘗謂算家執中呂不生黃鍾爲說此乃算術之窮非律呂之窮觀聲之法起黃鍾而止於夾鍾循環無端何莫非黃鍾之流行六陰辰必須對衝必須逆行正如乾兌離震順巽坎艮坤逆取其逆行

也乃所以爲順行也術家但見十二支横合而從不合若知律呂之位則從横皆合矣古者中春之月日躔奎而後習樂取中氣之應卯戌之合也自合聲之法廢算律之教興後世郊廟之樂宮調孤行不知按日用律不取律呂合氣或以非配偶相尅制之律錯雜歌奏何以召天地之和哉况周禮奏陽歌陰奏用金石匏竹而在堂下歌用絲行和之而作於堂上用陰呂爲宮而歌者在上用陽律爲宮而奏者在下取陰陽交泰之象非深於周公之典者不足以言樂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夫律與歷一也歷以目律以耳乃能得造化之實不此之務而徒求之于算吾恐六觚一握術亦易窮而况京房錢樂之之輩乎

論聲不論器

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訶其

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鏄鍾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桮盂榻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

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

絲竹有自然之聲

琴律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本聲取之其不當徽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清越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視琴之長自龍齦至臨岳折半爲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

者定中徽上下或差分豪其聲輒不中徽既定其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徽而上其內爲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徽而上其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悉與中徽同此造化眞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黃鍾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鍾第四孔爲蕤賓林鍾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鍾姑洗自下而上笛體中翕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

四清聲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曰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必云十六者明十二律之有四清聲也下層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八枚自右而左上層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鍾清八枚自

左而右必曰二八者明編鍾之有序考擊之有法也

各器各具一音

筆談古法鍾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簴有大呂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瑟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

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編二十八調而不應
則是逸調聲也

樂章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說其義
非詩之本義也漢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大樂
氏例能歌之厥後聲歌之樂日微至曹魏時惟杜
夔傳古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晉太
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惟
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其一曰於赫篇準鹿鳴聲其
二曰巍巍篇準騶虞聲其三曰洋洋篇準文王聲

其四復用鹿鳴而除古伐檀晉承魏氏之舊作祖
宗篇準鹿鳴於皇篇準於赫邦國篇準洋洋明明
篇準巍巍其章句長短聲節高下大畧因乎詩之
雅頌雖其平仄未必盡同而依詠之閒自可諧協
故儀禮經傳通解載小雅國風十二詩譜黃鍾清
宮無射清商二調也而晉樂志有杜夔笛二其三
尺二者所以奏無射二尺九者所以奏黃鍾乃知
詩譜爲夔舊物未經延年所改也先儒謂古雅四
曲亡於魏晉由是觀之其實未嘗亡耳然所謂鹿
鳴用黃鍾清宮關雎用無射清商者以二曲皆用
黃鍾清宮起調畢曲中閒逗遛曲折不出乎一均
七聲之外非謂其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管某字而
不可以移易也古之度曲大槩如此隋唐以降鄭
譯諸人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俚耳高下
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旨微矣獨大樂署所掌
十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
敢易但撰辭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爲一定之制
學士大夫有作亦必循其制爲之謂之新樂府推
原其始黃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於鹿鳴無射清
商諸曲當如葛覃之於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

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嘗以古辭求之晉稽康有
風入松之曲唐僧皎然擬之爲五言詩今大樂雙
調有風入松乃首句七言末句六言與皎然之作
全不相似豈此曲可五言亦可七言乎李賀申胡
子觱篥歌亦五言當時工師尚能於席閒裁爲平
調奏之今人不能也意者凡曲家古詩樂家以其
起調畢曲之字偶用一調譜之遂加襯字爲曲非
先定其律而後撰其辭以輳合之亦非謂此曲必
入其調而不可易也故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越
調中呂皆有鬬鵪鶉正宮仙呂皆有端正好若是

者不必徧舉可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詩而十
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矣

官材

封建

黄帝建萬國親諸侯唐虞夏商因之而周爲盛春
秋之時齊桓晉文狎主夏盟王室不絕如綫及其
後也田幷齊韓魏趙分晉合從連衡視周爲虛王
秦懲周而罷侯置守不再傳而海內崩裂漢懲秦
而封異姓則異姓叛封同姓則同姓叛議者不察
而此甲彼乙迄無定論均之視其偏而未覩其全

也請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周魯齊晉燕魏宋鄭秦
楚陳蔡吳越閩蜀諸腹心之地宗廟朝廷百官六
軍之需咸仰足焉封建則必有痿痺不仁之患遼
陽上谷銀夏綏宥酒泉張掖河湟洮岷川西滇南
諸邊徼之地與犬羊爲隣又非文墨吏歲更月改
之所能也不封建則必有潰決不救之禍故封建
一也在內則亂在外則治內而郡邑則四方輻輳
歸命于天子而天子之權重外而封建則礪山帶
河世爲天子屏翰而中國之權重秦漢以來不乏
羣策卒未有調停斟酌爲明王建萬世不拔之業

唐失之內强宋失之外弱叔季之世各受其弊至
不可返亦可慨矣

封建井田

唐大宗嘗讀周禮慨然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足
以法三代誠哉是言也愚謂斯二者並舉則行偏
舉則廢何也昔者諸侯世守其地視其境內皆吾
土也視其境內之民皆吾傭也地力之肥瘠民數
之多寡可擇長而數故封建立而井牧可舉井牧
舉而什伍可定什伍定而鄉舉里選可行盖地里
有限故易知世相守故彼此習而不相掩故皆可

行也今也郡縣之吏有如傳舍境內人民土地如
秦越之視而奈之何言古法也

學校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倫也及攷周禮大司徒之教僅寄之于
比閭族黨而無所謂師儒之專官乃今國有司成
省有督學而其屬又多博士視周盖加詳矣而今
之士風抑何其下也挾瓢者舍常而恠拘身者舍
博而約希世者舍範而詭談禪者舍漸而頓矯俗
者知有巳而不知有人植黨者知有友而不知有

君無論三代卽視漢唐宋亦少讓焉此無他故矣盖周之比閭族黨與民親而今之司成督學與士疎各屬其迹若親而其教實疎盖其秩卑其權輕而又多鍾鳴漏盡之輩無惑乎教之不行也竊謂今之科目惟甲榜得人最多于其中又選端方愼重者爲之而又優之以秩假之以權幸教者有賞不幸教者有罰迨至考校精擇行與文合者爲上等文優而行劣者爲下等上之司成督學如鄉舉里選之制而又以得人賢否爲所擧殿最庶幾其得人乎盖優之以秩則其體崇假之以權則其令

行一意陶鎔則教爲易入責以後効則舉不敢私如是而人才有不得者吾未之信也不然鄉書所録亦僅文爾豈適知忱恂之實也哉

選舉

選舉之法一變而爲辟舉再變而爲限年三變而爲中正四變而爲停年五變而爲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遂爲後世法夫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漢初爲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本末具舉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意豈遼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徇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爲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胡廣張衡非之魏興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爲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閱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

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狥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爲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謂之年勞甄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爲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䔥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爲擢賢眞知言哉

資格

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

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爲東焉于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爲重本也立法以來資格甚嚴其用其人也必曰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焉一資一級至不輕

也自熙寧大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爲監司郡守者有選未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盖國家官人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雋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盖資格嚴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

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爲序遷如此則爲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王弇州曰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

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郎不得自論見新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額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

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縶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甃甃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龔㬎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㬎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於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辦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

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詠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額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競競百戰而得天下今使雕虫之士能容而蠹齧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考課

漢世課吏每事而攷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爲天下最此刑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嘗爲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爲内史租税不入當免後民更輸租而更以最此租課也卜式爲成皋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玄爲天水太守勸農桑爲天下最此農桑課也後志注曰令長歲盡計縣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上其簿于郡課校其功則戶口墾田錢穀亦各有課也以此推之在當時攷覈必有法度惜漢史之不載而後世不傳也

財用上

賦税

自秦廢井田之制賦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漢時亦有税人之法高祖四年初爲筭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文帝時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昭宣以後又時有減免葢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

豪强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至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

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幷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

按以爲額益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大曆十四年以墾田之數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亦救弊之良法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陸贄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欲復租庸調必先復口分世業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均田而稅乃不可易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

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充爲的當陸贄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爲奸敺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盍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于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

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貴粟

鼂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

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儲蓄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日舉以樂

賈誼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

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
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
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
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
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
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

之

會計

宋元祐元年朱光庭請置局取戶部天下一歲出
入與三年交費四夷歲賜凡百經費會計可省者
省之量入爲出著爲令式詔戶部相度戶部言景
德皇祐治平熙寧並修會計錄事目類分出納具
在宜復講修以備觀覽詔可戶部尚書韓忠彥侍
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
天下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
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

行裁省忠彥等請仰法寶元慶曆節用裕民自宮
禁始前後裁減浮費約及二十餘萬

西北水利

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
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
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好興事欲罷之
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東山
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
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
鍾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因名鄭國渠漢武帝時兒

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
卬之田其後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
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
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溉且糞長我禾黍自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
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
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
道者不可勝言國朝霍詹事韜亦言自眞定至永
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

以爲害能愼選守令勸民開道溝洫旱灌潦泄所
收自倍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磽
确荒瘠之地使爲富饒且使戎馬有限阻而不得
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守國之道也

東南水利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談水利者莫不祖
之而卒未有鑿然建百世之利者則亦知其一而
未知其二也蓋三代以來陵遷谷變有宜于古而
不宜于今不宜于古而宜于今者此非記載之所
能悉父老之所能道亦在識時務者神而明之耳

患也生長澤國目擊水患常買一葉訪求厚委竊
疑禹之時江面濶而水勢直故易入而易定今之
時江流狹而水勢紆故難注而難洩易入而易定
導之而已矣難注而難洩又當于關格而求之嘗
自上海而嘉定而太倉而崑山而常熟而江陰等
處不審其縱而審其橫不審其經而審其緯則見
有鹽鐵塘一帶貫穿三郡各在海塘之內詎勝國
時所爲海運之道愚得之如得一神禹蓋震澤由
江入海約二百餘里水路既狹中道復梗獨此塘
橫而爲緯旋繞如虹此塘得濬則塘以上之水或
枝或幹無不可入于塘塘以下之水或浦或港無
不可入于海今因淤塞各河塘各自爲流以故水
脉不通旱潦俱受其患爲今之計除各塘浦聽候
專官徐議外急當先求吳淞江故道并治七浦等
處使下流不壅隨治鹽鐵塘一帶使三郡之水直
而貫各州縣之水橫而入其太嘉鹽塘地勢既高
下流亦順堪爲出水門戶尤加深廣以引南北諸
水隨便入海此則治水之要法也周禮曰凡爲溝
者因水勢凡爲防者因地勢泥于故常則禹貢爲
陳迹審于時勢則勝國之運道乃今治水之妙筴

願當事足到眼到心到自然觸處洞然犁然就緒矣

河漕

漢都長安漕關東粟武帝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
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南山下至河三
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
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
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
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
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

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
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
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
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
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
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
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

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
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
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唐亦都長安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水陸漕
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
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
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
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
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
傭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
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
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
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胷
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
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
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戸
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

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舡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
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
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
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
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
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
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
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
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

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
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
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險玄宗以爲
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
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
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
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
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
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
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
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
罷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
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
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
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
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
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

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
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是
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
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
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
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
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
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
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
晏頗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

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
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
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
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
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艎支江船二千
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
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
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
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

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舡之運積渭口渭舡
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
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
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
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
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
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
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
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
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
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絶京師大恐江淮水陸
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
絶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
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
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
下繇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
淮之阻減故道二千余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
歸命淮路通而止文宗時咸陽縣令韓遼建議秦
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請疏之自咸陽至
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堰成關中得其利
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瀕河縣令董漕事自江
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
石宋至道元年上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張洎講
求其事奏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
分會于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惟汴
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
下之賦由此而進大禹疏鑿煬帝開刜終爲國家
用其天意乎其視漢唐爲力易矣

海運

元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
洋月余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
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
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
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
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國家隆慶末漕臣王宗沐議
由淮入海再運而罷

鹽鐵

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
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

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耳

錢幣

晉夷吾曰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飢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呂東萊曰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爲本以泉布爲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賈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經權本末常相爲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也及後張齊賢爲江南轉運使

欲多鑄錢不思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愛工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起私鑄不起則歛散歸公上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也總而論之如漢五銖如唐開元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此是錢之蠹也又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

爲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爲一千行旅賫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議者欲以楮幣公行要非經久之制推本論之錢之爲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資以爲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咸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也

征榷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事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爲彌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榷酒茗筭舟車莞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有廢弛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廩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以爲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涯征求無藝貢助常法所不能支則榷之又榷筭之又筭莞之又莞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幷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併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救荒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籮頭斛面重斂取羸噫可歎也

沈氏學弢卷之八

檇李 沈堯中 編

財用下

農

呂覽曰古先聖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非徒爲地利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迁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

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寑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

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

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勒爲其唯厚而反𩜾者蓰之堅者耕之澤其勒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
乃多菑實其爲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
則僄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
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
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
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
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
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

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
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
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遫長弱不相害故
遫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
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
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名粟凡禾之患不俱
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
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
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
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

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孼不通薄土則
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
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耰據之
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
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
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
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
穗閱而靑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徵下

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
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
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
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庭辟
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
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
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

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稈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衞變彊殈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虞

舜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言欲順物性也王制林麓川澤以時禁而不入言欲公民利也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養魚經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曰有之曰公足任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內鼈則魚不復飛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千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一尺者十萬枚二尺者五萬枚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工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死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

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瓬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

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

商

史記貨殖傳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世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徵發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

丘地舄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

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

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兵

握奇經

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云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旣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

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云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侯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頁氏陣法依之八枉前列等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也故迂次以成文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軸其次風衝其次雲衝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孫弘曰比爲地爲從天陣變爲地陣或即張弛布擊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一本向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雜出文中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從字上皆云象龍一句一作龍者象龍上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比爲動也四字一無虛實已下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圖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脩載近古以來其文不備尺多遺口訣以相傳授于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圓布大游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云爲翔鳥之下今焉本尚如此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

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外陣所以定位衡抗於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圖成餺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賾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末之思歟

射經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垜一膝横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必也以弓當左膝前竪按席稍吐弓弰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

豕其手微拳令指以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二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與頭指授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指頭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覘其的按手願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左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

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之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於暗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左箭發則靡其弱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指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又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躰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若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

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躰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穤（音儒）願惡傍引頭惡却垂胷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鬬出弓弰爲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

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扤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哉○井儀開方形所謂懷中吐月也○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平其射所謂肘上可置杯水也白矢矢白鏃

至指也所謂彀率也○㓨注注指也以弓弰直指於前以送矢俗所謂㔟控也㓨銳也弓弰也靡其弰○參連矢行急疾而連參也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垜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垜中心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弛側卧則上弰可隨矢直指的下弰可抵胛骨下此為靡其弰右手摘弦盡勢𢫬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得開露此為壓肘仰腕射經曰無動容無作色按手順下引之令滿取其平直故曰端

身如榦直臂如枝箭發則靡其弰壓其肘仰其腕胸凸背偃皆是射之骨髓疾也

步射病色開弓勘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弓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弰謂身直頭偃前手腕仰兩摘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所弦謂遣箭分弓實握不轉腕微鬆手轉弝脫弝謂手大鬆側提手弝㓨弰弰子大二件謂下弰傳右脾後手約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斂定手不放手後手偃後手捲二件謂遣箭不直硬或剪弦列手

前後手法宋盧宗邁太尉釋撥(蘇割切)說文云側手擊物曰撥謂當後手如擊物之狀令臂與肩一般平直是也捩(音列)說文云捩拗也謂以前手推弝後手控弦如用力拗捩之狀㔟(祖說切)說文云㔟斷也謂當以後手摘弦如㔟斷之狀𢫬手向後仰掌向上令見掌紋是也控(丁結切俗作𢫬)說文云控擲也謂當以前手點弰如擲物之狀令上弰指的下弰抵胛骨下也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緊放箭目勿瞬視身物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持弓審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羈弝第二第三指着力把弓箭餘指斜籠下弰指左脚面曲右手當心右臂貼肋以大指第二第三指於節上四指絃叟捉弰箭筈與手齊訣曰持弓審固事須知垜在南時面向西右手捉弓左當弝仍令箭筈兩相齊舉弝按弦欽身微曲注目視的左手(輪指)坐腕弝弓箭如懷中吐月之勢續以左手第二指與第三指靠心斜入撥弦令弓上傳着右肩然後舉左脚三移其步以取箭訣曰舉弝撥弦橫縱脚輪指坐腕身微欽上弰斜傳右肩膊左手持把橫對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承下緊抵前凹指五指鈎
落上籠先舉右脚隨步合左手指弰抵弝以二指
按箭三指斜搦箭四指五指向裏斜鈎左手二指
三指羈榦掣箭至鏃訣曰前當弓弝一般齊三實
兩虛勢漸離小指取箭羈緊鏃抹羽入弦無聲遲
當心入筈右手第二指緊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
前手就後手撥榦入筈左脚尖指垜脚跟微出右
脚横直鞋杈對垜淺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
腕羈前雙眼斜覰的訣曰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
相迎穩入弦捻筈當心斜覰帖緊彪兩膝直如衡
鋪髆牽弦輪指把弝推出前手微合上弰兩臂弦
曲不可展盡左手輪指空第二指過指過弓弝節
上大指面緊着弓弝屈起指節餘指實屈鋪下前
髆左右脚膝着力同入筈法訣曰前脚鋪下若推
山右指彎弓緊扣弦兩臂稍曲不展盡文牽須用
緩投肩

欽身開弓以左手第二指知箭弝外覰帖側手引
箭至鏃大指靠定血盆骨爲進凡鏃與弝齊爲滿
半弝之間爲貫盈貫盈信美雖有及者大抵脅肋
脚淼着力亦同入筈法訣曰開弓發矢要欽身弝
外分明認帖真前肘上翻雙髆聳背肋脚膝力須勻
極力遣箭竦腰出弰上弰畫地下弰傳右髆後手
仰腕極力廅後肘過肋倚後手向後前手猛分虎
口着力向下急捺轉腕以第四第五指緊鈎弓弝
兩肩凸出則箭力倍勁訣曰弰去猶如搦斷把箭
發應同撚折弦前弰畫鞋後靠脊極力遣出猶自
然

捲弦入弰後箭兩手相迎直右手過胷曲左手捲
弦以左第二指取箭前脚跟着地聳身稍欽雙眼
覰帖曲右手貼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側手羈榦
直右手上臂仰腕過胸取箭訣曰右指羈箭當胸
出左手捲弦弰靠肩箭已中時無動手抹羽入筈
法如前

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
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
者開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
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
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二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
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
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無力）節長

則徤而枉枉謂挽過咳則木强而不來節謂把梢裨木長則枉短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强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强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兵制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

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覇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

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

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畿兵

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于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故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文武一道

文武無二道亦無兩途上古之世君而將黃帝是已唐虞三代相而將禹周是已漢唐宋亦多公卿爲之我朝僅一余肅敏以戶書出其楊文襄一二公俱起之田間者若能簡任其才內外迭相出入則邊事無沮於之慮矣

兵農

古者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方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饟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爲二不特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營田屯田

宋時營田皆置務(淳化中河北有屯田務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營田務爲屯田務天聖四年廢農唐二州營田務慶曆元年陝西置營田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端拱元年)歐陽脩募弓箭手於河東(慶曆二年)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于河東北(端拱二年)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慶曆元年)耿望置屯田襄州(咸平二年)韋停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熙寧七年)正以極邊爲不耕之地並邊多

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
此所以爲屯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安民之至計也
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營者分里築室以居其制如農
鍔建議于廣者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
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邊州營屯不限兵
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
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虞奕於徽或以差耨夫爲
擾咸平二年耿望襄州借夫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慶曆間范雍括諸郡牛
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

不能水土爲擾元符三年九月提舉河東營田言至於歲之所入
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
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
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
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
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
人心搖卒莫之行熙寧九年正月鄜兵罷言

原十六衛

杜牧云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署守分部夾峙
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
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襄公郭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
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
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
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
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
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
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

三時耕稼襏襫耡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
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
勢拔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可使之爲
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
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
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雅亦無能
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
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
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
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

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纈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土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燼萌燃七賍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巳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亨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

幸市兒輩盍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恨教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弄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戞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瘝衰薄教化恩澤撫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

車馬

六韜車步騎各有所屬曹操云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是三者固不可偏廢也然車步易得而馬不易得牧之官則有侵牟之患牧之民則有陪償之患唐得人如張萬歲王毛仲故馬極盛而人又不易得漢法民養馬一疋復卒三人是亦籍之官矣爲今之計禁兵邊兵分爲車步騎三類而

號爲騎兵者買馬給之別以什伍統以將領簡閱訓練務爲責實其有倒死驗無他弊即以孳生補之乃若民間養馬報生三駒者復其身仍聽其鬻而不爲之禁蓋民之馬民之畜也聽其鬻則樂爲之復其身則爭爲之雖不籍之官而民間之馬即縣官之馬卒然有急吾與市之是亦寓兵于農之意也

刑

刑法

舜命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

治刑期于無刑蓋刑以輔治之所不及而卒欲歸之于治非徒恃乎刑也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夫意論其等愼測其宜凡盡心者皆能之而惟不鞫之鞫使民内愧而求止是則爲難耳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鞅用之于秦每歲論囚渭水盡赤鞅亦不免其身幸而漢高以寬仁收之歷代損益至元而檢察屍傷之法大備迨至本朝律令至精至密而又每年有熱審之例五年有欽恤之差亦可謂寬仁之至矣第令之有司知有簿書

期會而不復知有禮樂教化縱能得民之情而不能矜民之志雖無鷹虎鉗網之刻而閉閤思過蒲鞭示辱者蓋亦無之矣況望刑期無刑也哉夜嘗爲之說曰律令者馬之銜勒刑罰者馬之鞭策而禮則所以馴擾之具也馴擾有素不銜勒而調不鞭策而行不然則佚顚蹶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也吁秦之末世可鑒也已

盤心録

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治孰非心而獨諄諄于刑蓋生好物也死惡物也上帝好生獨辠人也秉乎哉故張湯以掘窟臧而于公以陰德高其門以待子孫夫掘窟者忍高門者私然而寧于此不于彼是可以見天之心矣余始宰南陵晉貳姑蘇終爲爽鳩氏其閒擿理非一攄録亦多除辨兩疑屍外凡解殊罪五十六人徵罪六十六人余嘗自賀人亦賀余非敢爲于公但不敢不盡其心耳蓋人之心上與天通而下與民不隔者也當其時空空洞洞無我無人是惟無觸觸卽應是惟無思思卽得至有其人不知

自雪而代爲之雪亦有貸此案而并貸彼案者事固偶然不可謂不幸也南陵姑蘇刻有案草公牘祇賫覆瓿獨讞獄數事及今讀之猶惻惻焉姑存之耳

治河

河淮分合

按禹貢導河自龍門而南迤邐而東北過洚水至碣石入海不獨順水之性是時帝都皆在冀州三面環繞勢來形止形家所稱第一都會也自隋大業開引河由汴達淮猶自分流及元開會通河漕

東南衆乃齊全河南入于淮夫河與淮二瀆也瀆
者獨也獨流則入海也易合流則入海也難我朝
隆慶末年河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南正宜聽
之使去而當事者必欲兩水之合以爲漕利不知
河以害漕非以利漕而引河以濟漕是引寇而入
室也何也爲其濁而易淤也以故萬曆以來泥沙
日積爲漕害田疇日浸爲民害而且浸及　陵寢
爲國家害一時謀臣智士始有分河北注之議分
之誠是也顧分于合淮之下不若分于未合淮之
上暫分之而復合之不若永分之而永去之縱未

能復禹碣石入海之故道亦當各自爲流如所謂
二瀆之名亦庶乎其可矣或又曰河淮分矣獨不
念中斷爲漕梗乎曰不然隋大業間導河出汴入淮此上流也宋運道因之今獨不可乎若於河淮分處各建一閘運則開不運則閉而運又在洪水未發之時是亦一說也
夫如是則淮亦不漫高寶之水且消而金灣芒稻
涇河子嬰溝等處皆可省也

溝洫

大禹治河自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後歷
千餘年河不爲害而孔子稱之亦曰盡力乎溝洫
而已然則溝洫之政固治河之首務也周禮十夫
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其制爲益詳
漢時河決瓠子塞之而倪寬之穿六輔白公之引
涇水諸如此類猶有古之遺法宋元以來僅塞之
而已況今之黃河南逼　祖陵北逼漕渠東南逼
民田廬可任其決而不爲之所乎抑僅塞之而已
乎近有分河導淮之議議誠是矣猶未覩其全也
愚請除一面治河外另委才幹大臣專督溝洫之
政先因通流及窪下之地濬爲大渠次疏中渠次
疏小渠先民有云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
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比之迎

待河決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
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此非
臆說也賈讓上中二策蓋先言之矣

沈氏學弢卷之九

檇李 沈堯中 編

備邊

西北邊防 遼東 山海關

大寧 薊州 黃花鎮

居庸 宣府 紫荆倒馬龍泉

大同 鴈門寧武偏頭受降城

河套 榆林 延綏

固原 花馬池 寧夏

甘肅 嘉峪關 燉煌

西寧 西南邊防 松潘

安南 東南海防 廣東

福建 浙江 蘇松

淮揚 廣福浙直會哨東北海防

登萊 旅順 朝鮮

備邊

西北邊防總論

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城徙謫戍以充之山巖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刁斗相望漢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朔方以西往往通渠置田又置酒泉張掖燉煌諸郡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逼月氏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甞不哭也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以東增緣邊兵衛保塞備胡已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羌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將軍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

其土田肥美灌漑流通而棄之則羌在湟中長爲不休不可爲也於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史繕城郭起塢設候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狀名而隴右以寧和帝時大將軍騭議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中郎將虞詡言於太尉脩曰不可昔先帝開甘凉拓土勞費劇而後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凉州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烈士多出凉州士馬勁於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凉州之議其

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皆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以爲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怨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宜網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脩上其言於是詔辟西川豪桀爲三府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羌反數大征不克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郡縣以避羌詡時爲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

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亡祀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利水艸豐美宜以牧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爲雍州也比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丘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徙之夫棄沃壤之饒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

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堠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唐初突厥盛强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長塹塹邊中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節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城絕虜南寇路表留歲備兵以自助奏可於是仁愿大輿卒築城斬逃卒二百人士股慄用命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林名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數百里其北乃大磧平曠易瞭望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朔方愈益無寇歲

省費億計而天寶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請列置州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宛秀軍於河曲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並列爲巨鎮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爲唐邊極盛自是之後石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畀虜藩籬撤矣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即故藩爲今都扆山負海險由天造自大寧棄則遼東山西隔而左可虞虜入河套則大同寧

夏隔而右可虞設險守要是在庙堂加之意衛今以各鎮要害詳著于篇

遼東

遼東寔有遼東西地三岔河亘于其中東北西皆夷地南沮海惟山海關內通圻甸蓋渤碣之外一都會也國初馬雲葉旺經畧置衛所不復如古設郡縣獨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降夷其保塞奚夷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恩威覊縻為我藩蔽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東北諸

[illegible]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西北俗仍北虜駐牧抄掠第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若于廣寧開原之北絕河而守為力甚易乃以此河盡弃屬夷分築兩城各設數十堡一遇有警東西隔絕彼此不救成化以來屢議收復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為今之計莫若亟諭屬夷合為犄角協力守禦不惟我安而屬夷亦安其毋引冦入室自貽伊戚悔之晚矣

山海關

山海關東接遼河南濱海北接兀良哈西接薊州乃衛京之左腋也國初東虜衰弱倭常一寇遼東不及登岸而去故隄防少緩萬曆中長昂屢犯各堡殘破邇來虜勢益熾總兵李如松敗沒加之倭虜漸噬朝鮮一葦可航登萊旅順實為門戶非加意屯戍恐有不測之憂

大寧

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元都開平設北平都司即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洪武十四年封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于潢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太寧以處降胡蓋在大

寧之外大寧東接廣寧開原西接開平與和文皇靖難首刼大寧及兀良哈以從天下既定廼徙寧藩于南昌而以大寧地盡畀兀良哈自是紅螺白雲之地悉非我有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與和遂廢開平內徙陽和天城相繼失守東勝不得不弃東勝弃虜乃入套大同寧夏聲援亦絕其勢蓋岌岌矣

薊州

薊州西接居庸東盡漁陽國初猶有大寧為之藩蔽大寧失後華夷之防僅僅有此正統以前夷心

衣服方隅寧謐土木之變三衛爲乜先鄉導如命
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總兵參將內臣增設日
多已巳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昌平陵衛吏卒加
僑寓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河川本殘元避
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壍則漲水
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關城勢孤難守議者
欲塞川流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下通流水
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峯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
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卽至
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掎角遵化三屯建昌

固其內防虜當大逞永平灤城間無虜患亦無海
寇若乃山麓林莽本以阻驅突而乃以供薪炭日
就疎薄識者憂之嘉靖中督撫胡守中又盡斬遼
金以來松林百萬論死西市隆慶以來都督戚繼
光練兵繕障甚爲有功言官以不諳北事劾去悵
矣

黃花鎭

黃花鎭隷薊州當京師北門內護陵寢外接四海
冶其東北一望無際不獨爲朶顏所伺亦恐北虜
乘虛而入防哉防哉

居庸

居庸隷薊州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又得宣鎭繞
出其後亦可爲應但北門鎖鑰所係甚重且西北
空缺懷來至保安新城尚遠不可不爲之所也

宣府

宣府漢上谷也國初宣府外尚有開平興和興和
不守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感地盖三百
里正統末獨石八城殘破宣府遂爲重鎭鎭分五
路獨石八城爲北路地雖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
逕下中路葛峪大白陽靖邊諸堡西路柴溝洗馬

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虜衝東路永
寧四海冶龍門朶顏所伺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
路下連橫嶺兒亦要地也宣府素稱戰兵自參將
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
陷沒況芻菜日窘每有警報輒議乞運弘治中宣
府粟草積至六七年少亦不下三四年今數月且
不給幸虜無他計僅爲草竊卽狡不過也先火篩
韃萬一屢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
宣府至京僅三百里柰何不早爲之所也

紫荆倒馬龍泉

紫荊三關西護京師北遏燕山前後皆重地也獨龍泉故關爲內地紫倒兩關外城堡希少不可不慮

大同

大同川原平衍腹裏間道直衝京師又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蕎麥川狗淵灰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况大邊既失二邊之內棄爲虜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與虜通反爲鄉導議者以爲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爲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爲我利二邊宣寧諸縣棄地漸圖恢闢高山聚落實鎮城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而犄角之勢成是固然矣第東虜不復自撤藩籬卽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亦禦敵于堂奧間爾非完計也

鴈門寧武偏頭

鴈門三關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莫議處宜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益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紫荊築李信屯界堡以固兩鎮皆要議也

受降城

北有沙漠天所以限華夷也虜在漠北則靖在漠南則擾漢衛霍兩將軍出塞匈奴遠遁河北築受降城唐張仁愿又加東西兩城中直朔方東直楡林西直靈武各相去四百里候人憑山遠望隻人匹馬不能隱蔽故得爲備國初大將軍徐馬傅李相繼出塞盖不知中西兩城爲阻阨之要而僅城東勝東勝西去寧夏東去興和各千餘里聲援不接况弃開平興和東勝不得不失自是虜遂入套蔓延大同籍令是時添築兩城西接寧夏東接東勝而東勝之東如五雲關玻璃谷彼此聯絡何患于虜柰何東勝孤懸單弱河北一望無際竊謂雖不失大寧河套亦非我有卽使套復而兩城不築東勝之東不加城堡套亦終非我有甚矣失之易

而復之難也

河套

天順五年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寖失其

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太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剥膚之害正德元年楊一清總制邊務請復守東勝據河套而不克行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兼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外徙榆林內地稍安又築邊墻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塹山堙谷虜遂不敢輙渡我得耕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遂稱雄鎮當是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脩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玩弛墻薄溝淺虜遂以套爲巢穴我兵日蹙虜巢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白茟黃沙地無產商無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青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蠲民逋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卽虜壓境據魚河我餉道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得食倪岳

許論嘗欲通舟河渭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不貫冑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延綏

延綏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

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
事則延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

固原

固原本開城縣套虜未熾專備靖虜一面平固安
會間稍得休息弘治十四年火篩入寇內郡遂爲
虜衝始改立州治設固靖甘蘭四衛統以總制叅
遊與寧夏爲唇齒塞上人謂花馬池諸城爲大門
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
虜諸堡修築亦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
主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

每黃河氷合靖虜南北一望千里坦如平地若賀
蘭山後之虜履氷南下蘭靖安會即爲禍階調兵
防守俟在氷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亦未可
息肩也

花馬池

花馬池極爲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
河東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
清王瓊新舊城最爲有益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
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
寇路折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
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爲捷徑又自大廣武渡河而
下至靈韋亦易

寧夏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險固易守
沃土長流生理饒給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
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爲敵衝
自巡撫徐廷璋築墻總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削
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顧兵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
遏嘗閱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連歲不至即至在氷

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氷時伺虜入則
戒嚴出即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據爲巢穴
誘我逋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
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叅將移總制
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營今三百里內旗
幟相望刁斗相聞鐵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
墩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
蛇勢也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賀
蘭山後自總兵杭雄敗後遂出山前趙瑛周尚文
禦之皆敗由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王瓊屢鎮

莊浪而城平虜棄地盖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漸肆剝膚萬曆壬辰哱拜哱承恩等據城叛幸不合虜督臣葉夢熊等討平之

甘肅

甘肅卽漢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者也蘭州爲金城渡河西六百餘里至凉州爲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

又西出嘉峪關爲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諸城皆燉煌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下河西遂棄燉煌關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古湟中也自凉州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策屢勤朝議胡世寧論之悉矣亦不剌阿爾禿斯二寇盤踞西海吞幷屬番爲西南患正德中土魯番兩犯甘肅彭澤陳九疇皆以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萬曆中北虜屢犯甘肅深入西海近又抄掠西寧都指揮以下敗沒數十員窪乎河西危則洮岷臨鞏漸被其禍關西隴右憂方棘也

嘉峪關

嘉峪關外古燉煌地國初宋國公經畧河西以嘉峪爲限西域朝貢由此而入關外尚有沙州等衛及玉門陽關踰沙漠而北東有哈密西爲土魯番

燉煌

古燉煌郡在嘉峪關外秦漢時屬匈奴武帝取爲郡以絕胡羌往來之路張騫所謂斷匈奴右臂者

也明興宋國公經畧河西遂以嘉峪關爲限成祖初復于關外設哈密等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哈密在大磧外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後封哈密爲王領西域職貢卽漢武斷匈奴右臂意也後爲土魯番吞倂兵連禍結百餘年不可復大抵漢都長安地近宜急明都燕地遠宜緩不可一律例也

西寧

蘭州渡河自凉州而西八百餘里至嘉峪自莊浪

而南三百餘里至西寧宋國公關嘉峪謝西域是矣惜乎嘉峪西寧遠不相涉以致亦不剌阿爾禿斯二寇盤據西海自是西番一十三大族漸以南徙不惟減失茶馬之利而甘肅孤懸僅如一綫隆慶中火落赤復入西海遂爲屯聚當是時嘉峪西寧之間增築城堡烽火往來甘肅皆爲樂土矣

西南邊防總論

西南夷未有爲中國患者唯是北虜走踞西海勢漸剥膚乃知漢武時置燉煌等郡隔絶羌胡要路爲計之得也夷種惟麓川緬甸數爲梗化元江永

昌之外設宣慰者七以統百夷以沐氏遥轄亦其轂中事雲南之地南以元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八百大甸西以永昌爲關麓川爲蔽而達木邦西南通諸緬以底南海東南統寧遠而界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番蓋南北重地

松潘

松潘四面皆番族龍州爲松潘咽喉遮我餉道最稱難守洪武十一年置松潘衛二十年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宣德七年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萬曆中北虜越過西海每肆抄掠雖無大犯亦宜隄防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弁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封交趾郡王弟璿嗣立爲其將黎桓所篡李公藴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

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明興洪武元年登極詔諭薄海內外日煃請封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二十二年又弑日焜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初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絶奎爲陳氏甥求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言季犛弑篡季犛詐上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上遣行人聶聰送添平歸國勑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禦之季

犖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我使人　上怒永樂四年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總兵官西平
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彬等分道並
進能卒以輔代能十二月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
晟追賊至朮九江五年五月擒季犛等詔求陳氏
後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勑黃尚
書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六年七月進封輔爲英國
公晟黔國公八月交人簡定鄧悉反以晟爲征夷
將軍帥師討之七年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
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十一月輔獲簡定及其僞

將相十二月季擴人上表請降遣方通政諭季擴
以爲交趾右布政使是月季擴景異復反九年正
月以輔爲征虜副將軍總兵會征夷將軍晟率師
討之十一年十二月輔晟擒季擴十二年八月檻
至京伏誅十三年四月以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鎭
交趾十四年十一月召輔還豐城侯彬代輔十六
年正月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稱平定王洪熙元
年二月以智爲征夷副將軍總兵討利六月　宣
宗卽位上欲棄交趾問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
日不可棄問内閣士奇榮皆頓首稱善宣德元年

三月智等兵討利進至茶籠州敗績四月以成山
侯通爲征夷將軍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二
年正月　上念乂用兵勞費又問大臣士奇榮力
贊上止兵棄交趾便十月通出下哨河立壇與利
盟約退師利遣人至京表以陳暠爲名宣德二年
十月利又遣人表謝言暠會病卒族人並絶國中
推利守國俟命六年六月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九
年三月利死利子麟仍權署安南國事正統中麟
卒子濬嗣天順中濬被篡弟灝嗣弘治中灝卒大
誼嗣正德初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庶子晭嗣正德

十年陳暠作亂殺晭奸會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
黎義昭等共推晭從子譓嗣而討陳暠嘉靖改元
遣使詔諭晭晭且死七年矣譓不請封輒改元光
紹暠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
妻灝妻逼諒走海濱遂與陳氏分據交地嘉靖十
五年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畧進兵討
莫氏會莫氏請命伯溫請赦莫氏以爲安南都統
使會登庸死以福命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被
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山朝廷
置不問

東南海防總論

海外諸夷限隔大海其發有時其來有限戀舟則不能入捨舟則不能返較之北虜其勢稍緩然而隄防少疎乘風卒至沿海居民輒被荼毒一或深入彼縱授首而中國受害多矣是故防倭同于防虜自廣而福而浙而直而山東遼陽要害去處各爲詳着焉

廣東

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西南近占城暹邏東北

通閩浙大洋崖州設有叅將其内廉雷高爲西路東莞爲中路惠潮爲東路海警東路爲急中次之西又次之○欽州西接安南嘉靖庚戌番船突犯港口僅一千戶所亦單弱○廣州稍居腹内設有衛硇州舊有廵司捍護○高州亦應修復○望岡澚爲新寧南捍屯兵防護則左可以援尾山右可以翼寨門實爲要害○惠州洪武間倭奴侵犯都指揮花茂奏立碣石衛于海豐縣統所五又于歸善東南立平海千戶所○廣州南香山縣浮居海中此南鄙之咽喉也○潮州柘林爲要○南灣山在饒平巨海中周圍二百餘里其民不入版籍廣捕則逃于福洋福捕則逃于廣洋在今日爲極要害之處

福建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三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處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是也然惟福寧直走東南突出海中舊寨在州東北六十里秦嶼羅浮官井洋胥屬焉正統中徙松山下是自失險也○浯嶼水寨舊在海中浯嶼外以抗大小担嶼之險内以阻浯門月港之奸

最爲要害自遷入夏門地方弃此不守遂使番舶南來泊爲窠穴○南日水寨舊在海中南日山北以遏南茭湖井之衝南以阻湄州岱隆之阨最爲要害自遷入吉了地方弃此不守遂使番舶北來泊爲寄寓○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所轄冲心莆禧崇武等巡司爲三哨

而文灣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

浙江

浙江沿海去處自溫台寧杭至于嘉興皆設大戰艦而惟海寧不設者浙之東爲寧紹西爲嘉興而杭獨處於其內且海寧沙淺無港可泊故但設傳外戶而堂奧自安爾嘗考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黄牛山馬墓長金拆子金塘大樹蘭秀劒山雙嶼雙塘六横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黄華大小江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皆倭寇所由之道也舊制邊海衛所各造戰船有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尖船之殊向因賊舟不大七百料停造久矣其餘五百料之類亦以不便海戰改造福清等船復調發廣東横江烏尾船顧稅倉沙民船又有小哨草撇船軍駕八槳船裝火器出奇兵四叅六總分守各港每値春汛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愼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滸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䑸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捜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馬墓港列兵船一枝各以指

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海防自內達外凡有三區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六衢爲第一出沈家門馬墓兵爲第二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

辦風濤欻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籍以規避吾何從而覈之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而要去賊者亦僅僅文過而已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蘇松

蘇松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徃因不能禦之於海

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受害今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加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竹泊營前二沙內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下之可以傳警于內是在當事者力行之爾

淮揚

淮揚二郡東瀕大海賊舟出沒隄防爲難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總府雖職司轉漕實亦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其地形自東南料角嘴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靖江以西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

也狼山也楊村港重河鎮也栟東栟西等場也料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玉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鎭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任新港一任北海一任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任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廣福浙直會哨論

天下猶一家也天下之民猶一身也海氣弗靖于

彼于此無所不之非鄰隣有關比也故廣與福會之銅山寨福與浙會之烽火門浙與直會之洋山而廣有三路福有五寨浙有四總直有江南江北又各自為聯絡無事則往來會哨有警則彼此互援而總督重臣亦得以遙轄而兼制焉庶乎有備無患矣

東北海防總論

東北海防較東南減半且永樂中有望海堝之捷倭不敢犯二百餘年頃為關酋侵噬朝鮮遂有震隣之警且帝都逼近遼陽與朝鮮僅隔一江不可

不為之備也

登萊

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勞山赤竹篙旱門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賊之所泊我當同之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天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礁賊之所避我亦避之諳練有素來往不迷

旅順

元時海運自福建梅花所直達直沽則山海關以西猶當議及而況旅順突出海中永樂中倭入金盖幸有望海堝之捷二百年來未嘗敢犯頃者關酋倡亂侵蝕朝鮮萬一乘風卒至為害不小所當重屯與登萊互援可也

海外諸夷獨日本狡猾　國初寇遼東寇山東寇淮揚寇蘇松浙福而福尤甚盖由土人為之嚮導也然非其國君為之也各島數種時出抄掠然亦

不敢深入深則棄舟而不能返嘉靖中浙福市絕利權在下時有王直徐海輩侵擾數年卒就殄滅邇者關酋倡亂蠶食朝鮮能去能來大為震隣之警　聖天子軫念東南申勑沿海將士益加詳矣但會哨之令止嚴於相隣而不嚴於相望一遇有警彼此不相救非所以威敵也請以海洋之相望者言之如京師以登萊旅順為門留都以福山狼山為門浙江以舟山金山為門請勑各處各取其對峙者責令彼此協力勝則同賞負則同罰著在令甲庶克有濟云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東西南濱海東近日本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秦爲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顓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

王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刼因禑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准朝貢後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俗尚文教武備單弱東有對馬島爲倭夷所踞萬曆中倭酋關白篡奪其王侵得益甚乃遣其屬清正行長分踞金山築城列柵進逼王京朝鮮君臣狼狽西竄告急于我時命督撫宋應昌經畧東事本兵石星以匪人往許封許貢言官劾罷應昌復命督撫孫鑛往主戰事與星牙盾亦罷已星[illegible]死繫獄中復命兵部侍郎邢玠及督撫楊鎬往[illegible]南北兵十餘萬糜費不貲幸而關酋物故清正行長遁歸將來蓋不知所終矣

附腹內諸蠻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戡惠戢梅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艮景東最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illegible]衛諸羅寇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靖

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況投官非人剋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吏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普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搆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

洞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强雄脅諸司自宋迄今搆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所過戢斂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直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欝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韓雍誅滅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莘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岡郴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逼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孟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鎮勦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束是爲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攝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硐門遣引諸番播州近益猖獗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第九卷終

沈氏學弢卷之十

檇李　沈堯中　編

經籍上

經籍上

五經總論

道統之在天下由伏羲而堯舜而禹湯而文武周公孔子上下數千百年若斷若續迄今猶可尋繹不至沒沒者經是已經雖有五其統則一伏羲吾得之易堯舜禹湯文武吾得之詩書而周公得之

禮孔子得之春秋經合則統合經分則統分故孔子之刪述非五之蓋一之也秦漢以來各經註疏無慮數十家獨邵子有皇帝王覇之配而亦泥於古今升降之運是猶未知孔子之意也余合五經而臆之迺知易書詩禮春秋數聖人之統系在焉一世而爲易二世而爲書三世而爲詩四世而爲禮五世而爲春秋猶祖宗父子之嗣續而不可紊也猶根幹枝葉之繆續而不可析也學者不志於道則已未有志道而猶株守專經者惟能以一而通五合五而爲一斯於孔子刪述之意爲無負云

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盖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絶而爲之傳即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瑯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瑯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絶矣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况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易兼圖書

孔子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通指作易不言作範下章亦言包犧而不言禹劉牧謂伏羲兼取圖書不其然乎

太極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圖解有自上而生下者有自下而生上者有斜生橫生兩自兩四自四而不相融貫者今爲改定中爲太極左奇爲陽右偶爲陰是爲兩儀奇外加奇爲太陽奇外加偶爲少陰偶外加奇爲少陽偶外加偶爲太陰是爲四象太陽外加奇爲乾偶爲兌少陰外加奇爲离偶爲震少陽外加奇爲

巽偶爲坎太陰外加奇爲艮偶爲坤是爲八卦此外依次再加乾外加乾爲重乾加兌爲夬加离爲大有加震爲大壯加巽爲小畜加坎爲需加艮爲大畜加坤爲泰兌外加乾爲履加兌爲重兌加离爲睽加震爲歸妹加巽爲中孚加坎爲節加艮爲損加坤爲臨离外加乾爲同人加兌爲革加离爲重离加震爲豐加巽爲家人加坎爲既濟加艮爲賁加坤爲明夷震外加乾爲無妄加兌爲隨加离爲噬嗑加震爲重震加巽爲益加坎爲屯加艮爲頤加坤爲復巽外加乾爲姤加兌爲大過加离爲鼎加震爲恒加巽爲重巽加坎爲井加艮爲蠱加坤爲升坎外加乾爲訟加兌爲困加离爲未濟加震爲解加巽爲渙加坎爲重坎加艮爲蒙加坤爲師艮外加乾爲遯加兌爲咸加离爲旅加震爲小過加巽爲漸加坎爲蹇加艮爲重艮加坤爲謙坤外加乾爲否加兌爲萃加离爲晉加震爲豫加巽爲觀加坎爲比加艮爲剥加坤爲重坤是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在八卦之內八卦在四象之內四象在兩儀之內總在太極之內先儒知太極之爲中而未嘗圖之爲中太極圖自上而生下先天圖

自下而生上若乃旋爲圓圖爻象自內生外艮三爻二偶在內一奇在外震三爻一奇在內二偶在外其式仍用橫圖卦畫作覆碗仰盂之象則非矣

先天後天

先天後天皆出伏羲羲造六書作甲歷辰字從震震居東可知巳字從巽巽居東南可知申字從坤坤居西南可知豈待文王而後有耶況周易乾坤坎離皆從先天僅有帝出乎震數句乃主後天故謂伏羲先天文王後天者謬也

先天方位與後天不同後天是橫布先天是縱布

按經世云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冬至起子中歷小寒大寒立春共四氣震主之雨水起寅中歷驚蟄春分清明共四氣離主之穀雨起辰中歷立夏小滿芒種共四氣兌主之夏至起午中歷小暑大暑立秋共四氣巽主之處暑起申中歷白露秋分寒露共四氣坎主之霜降起戌中歷立冬小雪大雪共四氣艮主之六子用事此之謂也

後天自先天變出乾之二爻與坤之二爻互易則乾變爲離坤變爲坎坎之一爻與離之三爻互易

則坎變爲兌離變爲震艮之二三爻與巽之二三爻互易則艮變爲乾巽變爲坤震之一二爻與兌之一二爻互易則震變爲艮兌變爲巽故謂之易

易統于乾

乾雖與坤相對地乃天中之一物地之上中下皆乾也不獨此也乾與坤合爲乾兌與艮合爲乾坎與離合爲乾震與巽合爲乾故曰乾以君之

易主象

考索乾道無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無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無形之理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玄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爲誕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

易具萬象

鄭夾漈曰宓羲之始畫八卦也特示人以象而已而理與數皆不係焉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無非觀象於易而爲之卽離之象而爲網罟卽渙之象

而爲舟楫卽乾坤之象而爲衣裳卽大壯之象而爲宮室可也至夫子又以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者盡六十四卦之象夫子取名不一有以氣言者泰否也有以理言者損益也有以物者井鼎有以形者噬嗑有取名於畫者剛浸長爲二陽之臨柔浸長爲二陰之遯有取名於字者咸感也無心以感天下謂之咸兌悅也說民之道不以言故謂之兌有取爻之動柔進而履剛故謂之履剛反動於下故謂之復有二卦之象者如水上火下爲旣濟水上山下爲蹇卦之名不一夫子必欲以八者之

象而盡之使皆明出地上晉地中生木升山下出泉蒙火在天上大有可也而震坎爲屯爲解則曰雲雷屯雷雨作解震離爲雷電豐亦爲雷電噬嗑蓋爲雲爲雨者屯解也欲明屯者難之未鮮故謂之雲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易爲雷雨豐取象於明以動噬嗑取義在於順中有物皆不在於雷電故均謂之雷電不以上下別也以至坎下兌上而爲困分明取於澤中有水今曰澤無水困蓋非無水不足見困之義雖以有爲無亦可也聖人之言象如斯而已矣何嘗泥於一象而不可通哉故

頤中有物謂之噬嗑而日中爲市亦取之噬嗑飛鳥之象謂之小過而杵臼之制亦取諸小過乾爲龍而震亦謂之龍坤爲馬而乾亦爲馬是知不可以一端求一節取也大抵易具萬象不特如繫辭所述十三卦制作而已如井田之法取於師封建之法取於比禘祫之禮取於觀作樂取於豫宗廟取於渙觸而長之易具萬象則一卦不止於一象如此可以類推矣

先天相對

考索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故先天之易兩兩相對圓圖乾與坤對自乾坤而生者夬對剝大有對比壯對觀小畜對豫需對晉大畜對萃泰對否兌與艮對自兌艮而生者履對謙蹇對睽漸對歸妹小過對中孚旅對節咸對損遯對臨坎與離對自離坎而生者師對同人蒙對革渙對豐解對家人未濟對既濟困對賁訟對明夷震與巽對自震巽而生者升對無妄蠱對隨井對噬嗑恒對益鼎對屯大過對頤姤對復方圖自下而上序如橫圖自西北之東南乾之坤東北之西南泰之否縱橫錯綜亦皆相對天下之理有剛必有柔有進必有退

有善必有惡六十四卦皆歷三十二位而變而其機則在坤復乾姤之間復至乾陽自少而多極於乾則一變爲姤矣姤至坤陰自少而多極於坤則一變爲復矣坤而復乾而姤乃陰陽變易之機得其機則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進必思退吉必慮凶可以體常盡變先天之學其明天道以驗人事之幾歟

後天反對

考索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一反對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上經不易者六

乾坤坎離頤大過也反易者十二屯與蒙需與訟師與比小畜與履泰與否同人與大有謙與豫隨與蠱臨與觀噬嗑與賁剝與復無妄與大畜是也下經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也反易者十六咸與恒遯與大壯晉與明夷家人與睽蹇與解損與益夬與姤萃與升困與井革與鼎震與艮漸與歸妹豐與旅巽與兌渙與節既濟與未濟是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艮震合而爲頤震艮合而爲小過巽兌合而爲中孚兌巽合而爲大過亦皆不易也八卦雖不易乾盡變則爲坤坤盡變則爲乾坎盡變則爲

離離盡變則爲坎頤盡變則爲大過大過盡變則爲頤中孚盡變則爲小過小過盡變則爲中孚亦皆變易也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反泰爲否反隨爲蠱反晉爲夷反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爲復反遯爲壯反蹇爲解反損爲益反困爲井此善變者也亦不盡然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特在一轉移之頃爾後天之學其明人事以贊天地之妙歟

易有互體

洪氏邁曰易繫辭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因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蓋中孚

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者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

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剥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于震巽離兊之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皆可推也兊爲羊

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兊也夬壯内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兊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兊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兊也上六得觸藩不能退盖陽方夬決豈容上兊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兊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

說焉盖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既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太卜三易

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註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

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蹥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

筆乘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于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為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為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然則古有其名而夏殷因之歟

三墳

周官太卜所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宋元豐中所出三墳山墳連山伏羲書氣墳歸藏神農書形墳坤乾黃帝書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二篇夫伏羲自有八卦安得以君臣民物陰陽兵象為言歸藏即坤乾也又安得析而為二乎假合妄撰亦不經之甚者

書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書典謨訓誥凡百篇命之曰尚書以授弟子遭秦焚滅其孫惠暨博士伏勝各藏於屋壁漢文帝時伏生年九十餘僅記二十餘篇蓋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泰誓是也文帝使晁錯往受其學武帝時又得偽泰誓一篇至魯共王治宮室壞孔壁得所藏書皆科斗文孔安國以所聞伏生定其可知者更隸古書多伏生二十五篇為古文尚書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是也又分舜典益稷康王之誥盤庚為三篇并小序凡五十五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不可知者悉上秘府如小序所云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是也安國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所行獨伏生二十九篇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然是時諸儒知有古文尚書遂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以求合於孔氏

之數其後弟子樊並謀反其書遂廢後漢杜林自
謂得古文尚書賈逵爲訓馬融鄭玄作傳註然其
所傳惟二十九篇非孔舊本故鄭康成註禮記杜
預註左傳趙岐註孟子遇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
書盖未嘗見古文故也迨東晉皇甫謐獨得其書
轉相授受至梅賾始爲奏上時闕舜典一篇齊建
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比鄭所註多曰若稽
古二十八字自是古文行而諸家並廢或疑安國
所傳較伏生反平易小序茂陋安國序亦非西京
文字遂目古文爲僞書獨謂科斗文字且多磨滅

豈無一二潤色然而大義不可易也序文眞僞姑
置之

中星

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僉曰歲差而然非眞歲之
有差也天行日過一度微有不足愈久愈差自元
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
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三宮中
星自昴退至室亦涉三宮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
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
昴宿而與堯時合矣

殷人立嫡

金氏履祥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
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
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
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
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
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
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
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
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
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
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
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
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
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
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
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
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
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

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微子不歸周

金氏履祥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與紂之存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illegible]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礙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當然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畢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

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
則異曰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
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願不死以待之
哉此皆二千餘載問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
不辯

洛書非洪範

王氏褘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
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

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
爲洪範也盖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
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爲河
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
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
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是也遂皆
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
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
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
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
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
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
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
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
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
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
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
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
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

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
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
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
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焉在其爲陽與奇五
紀三德庶徵焉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
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
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
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
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
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

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叅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以人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叅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

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

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謂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説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

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教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盖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

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九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贊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宜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

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啓蒙葢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葢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葢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葢

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將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墳典索丘

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左史倚相猶能讀之八索八卦也九丘九州也知此則三五之數必有所指孔安國謂三皇書爲三墳五帝書爲五典非也安國又謂孔子黜八索除九丘自今考之繫辭所載無非八索之理小序有九共九篇古篆共與丘類又九篇共一序其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伏生大傳篇目亦有九共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意九共即九丘也

今文古文

漢唐古今文不同漢古文乃孔壁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古文乃漢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俗書也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註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器服序在卷末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其篇目比劉向所云僅闕其一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周禮行人註引王會左傳註引千里百縣馮衍傳註小開篇司馬相如傳註王季宅程皆見此書故多信之不知各傳註所引周書乃劉向所云之書厥後周書不全後人采書所遺并各傳註增益成書其間職方采

之周禮謚法采之左史自是斐然其餘摭拾尚書數字敷衍成文殊無意味又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又謂俘商實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詩

周禮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今詩止有風雅頌而賦比興則篇篇有之若曰風之内有賦比興而雅頌如之云耳第之爲一二三四五六則差矣

風雅之別

國風者國之風也王城亦有之故王列于諸國之中非以其東遷而貶之也然非止于周之東也在文武時則爲周召在成王時則爲豳周召以地言非以人言豳蓋借之爲言而非豳人之言也然周召豳俱周詩而周召曰南何也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故季札以爲始基之矣然皆假借閭閻之口故謂之風雅則出于卿大夫士其體與風不同非天子與諸侯之別也故小雅之賓筵大雅之抑亦皆諸侯之詩然曰小曰大非謂政有小大也雅者正也小之云者猶未純于正也故札以小雅爲周衰大雅爲文王之德

王風非降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眞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亦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況詩與春秋皆經大聖人之手春秋尊王詩乃降之寧有是耶

鄭聲入樂

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爲之歌二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雅頌則知邶鄘以下皆入周樂夫子荅顏淵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則知鄭亦入樂但其淫聲易以亂雅故欲放之此爲萬世立法當是時詩備列國不可得而獨廢也且所謂淫者亦如濮上靡靡之音耳朱子泥于聖言多指爲淫奔之詩而

後之儒者則又改爲刺淫奔之詩今攷詩序首句無淫奔字序下演文亦僅指蔓草溱洧二詩而槩以爲淫可乎

詩序不可廢

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盖已有之豈惟後人不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

若總序一篇相傳出于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之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況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之政有小大先儒皆不以爲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詩與易同

詩與易同君有君用臣有臣用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王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由是觀之古人取義多矣

周召未必盡美鄭衛未必盡刺而槩以律之可乎

風雅正變

風雅正變大序原無所指先儒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文武成康之詩爲正雅幽厲之詩爲變雅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詩文中子信之程朱亦因之他可知也

齊魯燕趙

鄭夾漈曰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

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青人黄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

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傳于世也

詩多殘缺

古天子巡守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諸侯入覲亦釆之以貢天子春秋之時尚一百四十五國今詩十五國耳說者謂宋王者之後魯用天子禮樂故不行巡守巡職事然而王城之內何以釆之滕薛邾莒姑無論巳燕與虢皆大國也則又何說之辭愚意周之盛時凡在巡守述職之列者皆有詩而後失之耳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亦不過稍復季札之觀秦火之後益又可知春秋時趙衰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誦祈招宋公之賦新宮而今皆闕焉則詩之逸者多矣又如偏其反而素以爲絢孔門既已稱之而不見三百篇中豈其復删之耶況多錯簡恐今之經未得爲孔子之全經也

詩貴取義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能荅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求歌詠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詩經所舉之詩可也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

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矣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有聞不已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也

沈氏學弢卷之十一

檇李　沈堯中　編

經籍中

經籍中

三禮總論

班固有云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易詩書春秋世所崇尚莫可損益矣獨禮有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王荆公廢罷儀禮朱文公請乞參訂補六藝之闕而未果行今幷周禮廢而不講有識者惜之且禮記有與周禮相印正者有與儀禮相表裏者讀禮記而不讀周禮儀禮是沿流而忘源也况禮記定自戴聖淳駁相半乃尊之爲經而周禮儀禮多三代以來之典反不列于學官不已舛乎姑各辨釋以備觀覽若乃參互考訂合爲一書蓋有志焉而未逮也

周禮周公所作儀禮禮記總是三代以來禮制遺

秦焚滅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所謂儀禮
也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今所謂禮記也漢武帝
時河間獻王得古經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相似其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禮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
篇後皆散失其逸見他書者猶有投壺遷廟釁廟
中霤等篇已得周官五篇冬官缺以考工記補之
已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其
百三十一篇劉向校書時已失其一又得孔子三
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并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大
戴德刪為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為四十六篇大宰
王曲臺雜記厥後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
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今考禮記不獨馬融所
足不出仲尼弟子其諸王制文王世子禮運祭法
祭統經解玉藻哀公問孔子燕居閒居坊記表記
緇衣儒行等篇皆秦漢儒假托為之而誣妄則明
堂位為甚周禮儀禮鄭康成始為訓釋其書乃行
先儒以六官之屬三百六十故謂周禮為經禮儀
禮為曲禮不知官自官禮自禮經禮三百如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曲禮三千如廟[illegible]
所行委曲詳細之事經禮言其[illegible]曲禮言其目總
之論禮非論官也

河間獻王所得先秦古書曰禮曰記其在十七篇
禮即儀禮記即儀禮後所附之記十七篇外通以
禮記名之先儒謂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如祭義冠
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可名為傳餘多
古典足備儀禮之缺

周禮

周禮一書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但當時想未

及行故與時事多不合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
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
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
治天下及攷此書規模亦為宅中而設其後王不
果遷書亦不行后世見與所行不合遂有紛紛之
疑竊謂非周公已試之書則可謂非周公之書則
不可

周禮一云周官漢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成王再伐
淮夷歸作周官盖倣周禮六官而作盖周禮是大
規模而臨時損益微有不同亦其勢然耳

禮經會元曰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德見五官斯可矣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邪是以治教刑政之屬特與工匠器械等耳異時奏入秘府而漢君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德一記累之邪故曰累周禮者劉德也周禮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劉歆獨識其為周公致

太平之迹亦幸矣奈何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列郡皆置而易可謂不知周禮矣當時奏入學官而漢儒訾之謂為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則劉德補亡皆知其為不類劉歆立法皆知其為不經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衆得之於杜子春康成號為囊括六經網羅衆家蓋亦知所折衷矣胡為不抱遺經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決旁

援附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召後儒紛紛之議也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摭一二言之周禮無天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之說後儒是以有天帝之辨此引緯書之失也周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引國語之失也丘乘之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當為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旂旗五服止

於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內司服以禕衣為后餙追師以副禕為后餙而註曰夫人副禕則王后夫人之餙又亂矣此又以禮記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穰苴兵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誥多誣戴氏之記多雜其可援以證聖經邪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門校尉比司門以少府譬職內以尚書準司會以尚書作誥文類御史官制已大壞矣以漢筭方九賦以莽制比國服以國服為息加師旅以殷周變制議封建以鄉遂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

內邦國之稅此皆害周禮之大者自康成之註旣行而賈公彥之疏一惟鄭註是解周禮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儒者沿襲註疏之文考之於經不合遂指周禮爲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也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聖經爲據斯可矣

冬官不缺

周禮冬官缺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夫工者四民之一也工可爲冬官則士與農商亦可爲五官乎此不辨而可知也嘗攷太宰六曰事典以富邦

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據此以案冬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亦可稽矣今攷六官其屬三百六十各官有羡而司徒所羡居多各官佐王如均如和如平如刑僅一字而地官有安擾二字地官掌邦教而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非其職矣竊謂大司徒下掌建邦之土地之

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十八字當還冬官擾邦國三字仍歸司徒上有缺文以天下土地三条以土宜十一条頒職事一条當還司空或曰荒政何以還冬官也不曰餋萬民乎況大荒大札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已見本篇不宜重複至此小司徒內乃經土地二条凡建國一条當還冬官此外俞氏以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二十三官歸焉吳氏于載師二十二官之外又增鄉師遺人司市質

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酇正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師誦訓迹人掌炭荼掌蜃廩人舍人倉人司稼共五十官歸焉方氏無封人鄉師掌節舍人而增胥師共四十七官歸焉舒氏定本無鄉師封人遂人土均囿人司市質人虞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誦訓而增舂人槁人共三十八官歸焉其四官四氏亦各有采亦各互易竊謂冬官缺且稽冬官而四官姑置之冬官入地官者居多且稽地官而三官姑置之除大司徒十五条小司徒三条改入司空無可疑者

此下四氏所采亦取其同而異者姑置之辟之追責遺物寧寡而確毋多而濫以俟後之君子不然恐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昔也

漢儒解經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禮中五齊二酒皆以東漢時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語難曉使人有莊子註郭象之嘆鶴山魏了翁江陽周禮記聞後人稱周禮折衷多摘註解之尤繆者序言之如九賦註以漢法口率出泉周禮賦法豈是口率出泉八柄奪以馭其貧注以漢法沒人

家財三代之君豈有沒入人臣財產之法國服爲息使以莽法証之是以王荆公惑焉鶴山先生曰王制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周禮

先儒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觀篇中冠昏相見喪虞五篇各冠士字故有此論及考各篇意義亦有言大夫諸侯天子之禮亦有言未及而可以意推者如士冠禮大夫五十而爵當其冠時未爲大夫天子之元子亦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諸侯可知矣士相見禮中有士見大夫及大夫與庶人見君之禮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于君以禮賓之也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記中君射以下雜記也燕禮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大射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也聘禮諸侯使卿相問小聘則使大夫公食大夫禮國君食小聘大夫覲禮諸侯見天子喪服天子以下服制之事士喪禮與喪大記相表裏既夕士喪禮

之下篇也士虞禮大夫以上皆同特牲饋食禮此諸侯之士祭其祖禰之禮少牢饋食禮此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

禮記

曲禮○古禮經篇名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禮之全體也而其行之則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還裼襲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檀弓○此篇漢儒附會居多

王制○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是時周禮未出故與周禮不合

月令○秦人爲之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曾子問○此篇皆禮之變者

文王世子○中多不經

禮運○運謂氣運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中有拾言頗入精微獨篇首以五帝之世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非孔子之言

禮器○按禮運曰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明禮樂之不可

無猶器用之不可闕也

郊特牲○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冠義四章○本冠義當歸本篇

天地八章○本昏義當歸本篇

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故以內則名篇當附曲禮之後

喪服小記○吳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於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也以其事瑣碎故稱小記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

大傳○此記祖宗人親之大義乃人道之大者故以大傳名篇

少儀○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于大傳之後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

玉藻○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明堂位○此篇多誣周公乃亂臣賊子假托以成

奔之篡者

學記○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樂記○古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非漢儒所能及

雜記○此篇泛記喪事之雜禮又兼他事故以雜記名○弔含襚賵七章○此記諸侯之喪禮儀禮僅存士喪禮其餘皆亾此可以補諸侯喪禮之缺

喪大記○喪死固爲大事然其禮有大小此篇所

記皆喪禮之大者非若小記僅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以大記名篇按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

祭法〇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首禘郊祖宗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法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義〇禮必有義祭義祭之義也其中二十三章又以他事雜之蓋不專爲祭祀

祭統〇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於心也

經解〇此篇首言六經而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祀不盡解經然以解經名篇者蓋取首節以爲名爾凡五章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然猶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且其時易象春秋尚未大行此必後儒爲之而托諸孔子也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〇以上三章皆非孔子之言

坊記〇此篇所記皆以禮坊民之義故以名篇

中庸〇此篇爲賢智隱怪而設故道不遠人自邇自卑屢致意焉宋程子始別爲書

表記〇篇中言仁最多唯以怨報怨仁右道左至王義覇大言大利小言小利辭欲巧數章乃後儒竄入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緇衣〇公孫尼子所作蓋依倣聖賢之言爲之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讀者詳之

奔喪〇此篇蓋儀禮之逸經漢興後得古文於魯淹中禮家抄合於此

問喪〇前章總論孝子居喪始終悲哀之意此章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服問〇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內喪服一章相類蓋因問而荅者也

間傳〇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

三年問〇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深衣〇此篇專記深衣之制度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袒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

人皆服之也
投壺○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實酒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除之脩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厭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
儒行○此戰國豪士之言
大學○此篇疑古教人之法不分經傳不詳作者姓名宋程子始別爲書
冠義○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而

此篇則釋其義也其文有錯出郊特牲者當移置此處
昏義○郊特牲中亦有錯簡當歸於此
鄉飲酒義○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讀者詳之
射義○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有錯出聘義者當歸諸此
燕義○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
聘義○此篇釋儀禮聘禮之義除射義錯簡凡二章按禮有朝有聘諸侯朝於天子及自相朝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若聘則有天子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殷覜是也有鄰國交相聘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及此篇乃鄰國交聘之禮
喪服四制○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則人道盡矣故記者以此而終

明堂位辨
禮書之假托者多矣未有若明堂位之甚者此而不辨將恐貽禍萬世故枚舉而詳辨之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特攝天子之事非踐天子之位也其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生有王號死有王祀周公公也公以王祀名實紊矣且郊祀帝而配以后稷禘

祀稷而配以始祖元未嘗及周公何名爲報乎及攷魯頌魯侯之祀后稷也止言六轡未嘗言大路止言龍旂未嘗言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春秋書郊傳謂啓蟄而郊配后稷以祈農事名雖爲郊而非天子日至之郊也春秋書禘傳謂閔之禘于莊公也爲入新主僖之禘于太廟也用致夫人名雖爲禘而非天子追祭之禘也今據春秋而輙擬之天子不已謬乎甚至袞冕副褘王妃之服而祭時亦用之將并後之子孫而亦爲天子乎其他天子之祭天子之門天子之政天子之廟飾無一不備而

虞夏商周四代之服器與官皆兼用之是后世子孫之所居所行無一而非天子也寧有是事耶及攷此篇不出高堂生亦不出魯淹中乃東漢時馬融所補此必新莽時劉歆輩爲之莽遂據此依倣周公篡漢天下是皆此篇之貽禍也而程叔子乃信其說胡朱二公亦遂因之愚故不得不辨

春秋

孔子之作春秋也據事采文裁以大義如趙盾弒其君教之所存也可無攷也晉侯召王文之所害也所必攷也其諸不及書者筆之過書者削之所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强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于侵伐不係于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于會盟不係于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于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書者此非畧也史闕文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瑣爲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其與經背

者漢儒附之也公羊穀梁各自爲例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刻直以天子之權與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爲史外傳心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爲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爲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爲子實非子而進之爲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柰何周命爲子則書子周命爲伯則書伯周不命爲王則不書

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爲天子之事是身自爲亂也而何以爲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詞何也盖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其尊君抑臣內夏外夷誅亂討叛大旨姑無論已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弁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于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于齊齊與魯較恒于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

盖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此則仲尼之精義所謂非聖人莫能修者盖爲是也三傳不是之察而求褒貶于片言隻字之間亦鑿矣

三傳

趙汸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盖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録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其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論春秋者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然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

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盖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

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
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
納幣來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
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
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
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
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
書于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
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
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

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
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
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
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
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
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
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
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
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
[illegible]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夫人公子

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
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
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
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
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
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不書以互
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
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
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
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

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
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
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
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
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
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
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
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
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
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

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辯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彊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為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俶而入陳圍鄭敗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

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略將

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

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

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
呂大圭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説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説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葵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説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説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於内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自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説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説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

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
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
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
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
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
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
乎聖人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
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
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
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

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
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
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
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
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
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
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
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
書其月聖人安得虚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
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

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
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其與其在所褒而舊
史但著其名其與其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
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
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
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
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
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
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
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

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
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閲三時而
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閲一
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
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閲七月之久
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
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閲九月
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
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
之爲不敬巳丑楚敬羸庚寅而克楚則有以見明
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巳未同盟於雞
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
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爲
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
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
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

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
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
書吳再書人巳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
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
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
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强矣始
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
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
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
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

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
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
國之大小爲强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
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
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
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
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
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
國夏會伯于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
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

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
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
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强爲之說則
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
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
與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
而論矣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
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
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
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

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
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
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
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
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
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
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
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
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
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

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
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
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
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
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
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
竊取也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
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
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
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學者

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達例孰為聖人之特
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
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
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
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
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荊而後書楚始
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縶所以
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書
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
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

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
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
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
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
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
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
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
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
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
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

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勝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

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閒名實之辯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左氏

鄭夾漈曰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襄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酧一拜不中而兩國之為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荅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為寓意乎又愛左氏春秋列國之書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眞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乎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係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莊二十二觀之否 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

說焉閔元屯之比 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之隨 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昭十二坤之比 於秦伯之筮得係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焉僖二十五大有之睽 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二筮相及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左氏不盡出丘明

左氏出于丘明耶吾不得而知也其不出于丘明耶吾亦不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出于丘明之家耳嘗攷東士志陶丘有魯太史墓註謂丘明王父夫

既世爲史官矣非其子孫而誰爲之但其博采列
國故實與夫夢卜雜占縱横等家自成一書蓋史
家之外紀也然則不爲麟經傳卽觀其始于隱公
內引仲尼似爲麟經而發但其旨趣與麟經各別
又經止哀公十四年左止哀公二十七年其稱書
與不書亦指魯史不指麟經又若不爲麟經傳者
不然何稱君子之多而引仲尼之寡也

春秋始于隱公

春秋始于隱公有謂以平王東遷之故隱公而上
尚有惠公何不始于惠而始于隱有謂以隱公讓

國之故如書之首唐虞則隱實未讓而且見弑于
桓矣是皆求之而不得者也說者謂武王克商歲
在巳卯隱公卽位歲在巳未相去盖四百一年若
曰周祚八百前四百年事托之詩後四百年事托
之春秋是固然矣愚竊謂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
魯君之弑王不能討是夫子之所懼也然則其首
隱也意者有在于斯乎

春秋大旨

呂大圭論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爲褒貶是則然矣
而白斜忽哭猶別白于齊鄭二字之有無是猶以
一字爲褒貶也愚謂春秋大旨有總十二公而見
者如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
定哀之際并及陪臣見世道之日降也有總一公
而見者如隱與邾儀父盟及宋人盟而繼書伐邾
宋見盟之不足恃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
取郜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
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夫人子氏薨則
知考仲子之宮之爲僭書紀叔姬歸于酅則知姜
氏孫于齊之爲惡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
王之爲慢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爲

非至若翬之弑隱也而先書翬帥師慶父之弑子
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皐
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
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此履
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尤重也讀春秋者苟能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聖人之精義思過半矣

沈氏學弢卷之十二

檇李 沈堯中 編

經籍下

論語 孝經 爾雅
孟子 緯書 經學有義有駮
逸書 僞書

史籍

正史總論 國語 史記
漢書 漢紀 後漢書
後漢紀 三國志 續後漢書

漢晉春秋 帝王世紀 古史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北史 唐書 新唐書
唐鑑 五代史 新五代史
資治通鑑 通鑑外紀 通鑑綱目
續通鑑長編 通鑑前編 大事紀
宋史 元史 宋元通鑑綱目
雜史 竹書紀年 戰國策
吳越春秋 越絕書 楚漢春秋
胡氏補遺 通志略 史通
治統紀畧

經籍下

論語

何晏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

齊論魯共王時壞孔子宅爲宮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無之又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於今多矣所

見不同互有得失

孝經

孔子既定六經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裏先儒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洎遭秦火並爲煨燼漢興出于顏芝所藏自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百家至有唐雖倫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庠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玄

宗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玄宗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爲八分御札勒于石碑

朱文公孝經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爾雅

張晏漢藝文志注云爾近也雅正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

以辨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詁蓋周公作邢昺疏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爲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爲漢武帝時終軍辨豹文之鼠人稱其博爾雅之業于是乎顯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爲十九篇郭璞注陳涉博士孔鮒撰小爾雅十三章申衍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逸唯廣雅音存隋曹憲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解更爲十篇避煬帝諱改廣爲博雅今存十卷李商隱以蜀語爲蜀爾雅劉温

淵採摭羌虜之言以華音釋之爲羌爾雅神宗朝陸佃撰埤雅二十卷三蒼解詁爾華繁也

孟子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蹤以蔽惑於下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

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以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至宋程朱相繼發明並與六經不朽

緯書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簒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襃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

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删去之以絶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姑存之以俻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七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秋命曆序孝經左方

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王弇州曰元命包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淫楊元素由秘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即素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爲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僞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爲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經學有理有數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

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逸書

筆乘初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

遂已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隷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眞矣如采齊貍首見周禮河水祁招新宮轡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俟河之清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逸詩也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老子毋爲權首將受其咎又先其算

命俱見漢書皆逸書也半壁曰璜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衡聘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玉粲之瑳兮其瑱（力音）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玉之瑩見文選注璠璵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法言人

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記六國表註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鄭玄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註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並稱逸孟子夫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于前蔡邕輩鐫刻于後嗣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知漢初諸儒之

所讐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玄宗亦改洪範無陂爲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攷校弗精以致斯謬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僞書

肇乘本州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如此郡縣㐫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多後軍議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畧之末謂三畧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

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調以指漢武朱鳫芝房之事翁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

之相作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㓕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與于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巳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辨釋以眩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史籍

正史總論

古之天子必有國史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

侯之國亦置史官記言則尚書是巳記事則春秋是巳後世史有二體有編年之體有紀傳之體紀傳本于尚書而國語因之編年本于春秋而左傳因之昔人謂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蘇洵謂遷固史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

國語

按漢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撰巽巖李氏謂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而先所采集之書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丘

明本志也以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徤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信哉然邪然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不能作也柳宗元極愛其文反作非國語以排之宗元豈真得於理者哉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

王十年表以實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矦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輙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騂譏之過矣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旣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笔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

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襍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

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舊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隷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爲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

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

後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袁宏撰宏在晉末爲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緒紀差詳因參摭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

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異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續後漢書四十六卷

盧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著三國志以魏

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爲佳傳私意如此史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迨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物也今盧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懲章于後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漢晉春秋

晉習鑿齒以桓溫覬覦非望乃著此書始漢光武終晉愍帝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興凡五十四卷又上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謹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又何爲虛尊不正之王而虧我于大通哉

帝王世紀

晉皇甫謐著始太昊迄漢獻帝

古史六十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遷之舊始伏羲訖秦始皇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國史識蘇氏之學皆權謀變詐今觀此書蓋不然則知子由晩節爲學益精深云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京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惟晉最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評之說采說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

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本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詔館職讐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

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巳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脩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載戶口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雖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觀訖而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亦罕傳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諂于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北齊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脩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虯隋牛弘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賓錄仁宗時出太清樓

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
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
鼂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
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頴達脩述徵總其事
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
延壽同脩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
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鼂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稠隋

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
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脩晉隋書
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
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
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
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
行於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爲之序
唐書二百卷
鼂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
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畧不均校之實

録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之甚至以韓愈文章爲
大紕繆故仁宗特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脩
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
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
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
永叔學春秋毎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
采雜説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實之歎焉
唐鑑二十卷

鼂氏曰范祖禹醇夫撰醇夫爲温公通鑑局編脩
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書取武后臨朝
二十一年繫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
義也觀此則知醇夫之從公決非苟同者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
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
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歐陽脩永叔以
繁猥失實

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跡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别爲目錄叅考異同俾歸一塗别爲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爲賢於荀悦云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甞語光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傳也

通鑑綱目前編

元儒金履祥本劉道原外紀上泝洪荒下逮戰國申詩書春秋之旨糾子傳各書之失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朱子自序曰温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稾修成舉要曆補遺凡二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輙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篇盖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粲然具存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錄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爲長編凡六十年年爲一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總爲二百八十卷然熈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前特

豈容失之繁無失之略必須詳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事無使各自爲說乃可傳信無窮

水心葉氏曰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自史法壞譜諜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

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雖上接獲麟而書法則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解題者畧具本末或附以已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初意欲起春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強仕而得末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讀詩記書說是已是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没使天假之年所傳於世者寧止是哉

宋史遼金附

宋史元脫脫等修時議以元代金有中原金滅汴宋欲以正統予金山陰楊廉夫力爲書辨之由宋爲正統終無所定于是宋遼金各自爲史遼金外國指高麗西夏而不及宋宋亦指高麗西夏兼及四夷亦不及遼金噫當是時孰爲華而孰爲夷邪孰爲王而孰爲寇邪甚矣元史臣之謬也

元史

明洪武初詔宋濂等撰

宋元通鑑綱目

明成化中詔大學士商輅等依朱文公義例爲之

雜史總論

隋藝文志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

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絶書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絶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説迂怪妄誕眞僞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求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竹書紀年

晉太康初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秋相應但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太甲殺伊尹則戰國時好事者爲之如象殺舜伊尹割烹之類不可信也

戰國策

金華吳師道序曰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録逮曾鞏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議之曰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其論正矣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鬭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絶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

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説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畧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

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于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弊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

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絶之善者詎可訾乎

吳越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越絶書十五卷

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絶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絶於彼辨士絶於此故曰越絶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楚漢春秋

漢陸賈撰

胡氏補遺

宋胡安國著安國因司馬光遺稾修成舉要補遺朱子綱目多因之

夾漈通志畧

莆田鄭樵漁仲撰淳熙間進上序畧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以年包事傳以事繫年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畧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畧凡二十畧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

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畧漢唐諸
儒所不得而聞也曰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天文
略地里略都邑略謚略器服略樂略藝文略校讐
略圖譜金石略灾祥略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
臣胷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曰禮略職官略選舉
略刑罰略凡前五略雖本無前人之典亦非諸史
之文也

史通

唐左史劉知幾撰其言曰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
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子兼而有之是用商
榷史篇區分類聚凡三十卷三千餘篇曰六家曰
二體曰載言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表曆曰書
志曰論贊曰序列曰採撰曰補注曰品藻曰直書
曰曲筆曰鑒識曰模擬曰人物曰覈才曰煩省曰
紕繆曰史官建置曰古今正史曰惑古曰疑經曰
漢書五行志錯誤乖雜駁等篇　昔漢世諸儒集
論經傳定之於白虎殿因名曰白虎通予在史館
而成此書亦名史通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
是知史通之稱其來久矣　自古帝王文籍其流
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
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班荀二體後來
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王隱虞預而副以干記
宋書有徐沈徐爰沈約而分以裴略裴子野宋略

紀年通譜十二卷

宋庠撰自漢文帝後元戊寅止周恭帝顯德庚申
爲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慶曆辛巳爲一篇皆
曰統元以甲子貫之有五號曰正閏僞賊蠻夷以
王莽十九年繫孺子更始以接建武東魏十七年
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繫中宗續神龍朱
梁十六年通濟陰天祐續同光据晉恭帝禪宋之
歲對魏元明泰常五年尊北降南始元正朔乃通
譜之斷意也別二篇舉字爲類各以部分曰類元
慶曆中上之

治統紀畧五卷序見正統

古今治統自盤古至三代及漢唐宋我　皇明爲
正秦政晉炎魏嗣周覺隋堅唐昪後漢北漢元爲
變后羿寒促新莽魏丕劉裕武曌朱温李從珂石
敬瑭郭威爲篡楚吳越齊宋魏秦燕韓趙稱王楚
籍隴囂蜀述吳權漢淵成雄趙曜後趙勒燕姚漢
壽京駿後趙虎魏冉秦洪後秦萇西燕沖後燕垂

凉光南燕德北凉隨遜南凉烏孤夏勃勃西秦國
仁北燕馮跋齊道成梁衍東魏善見齊洋陳霸先
秦舉梁銑夏建德鄭世充燕祿山後燕思明秦泚
楚希烈齊巢吳溥蜀衍後蜀知祥南唐誥閩審知
南漢巖遼夏金吳士誠漢友諒夏玉珍宋林兒爲
僭周紀舊書秦昭襄莊襄及始皇前二十五年今
黜漢紀舊書西楚高后新莽更始今黜後漢紀舊
書魏吳各二年今黜北魏紀舊書宋齊梁今黜北
周紀舊書陳今黜後唐紀舊書唐廢帝後晉今黜
後漢紀舊書後周今黜元紀舊始巳卯今改庚辰

第十二卷終

沈氏學弢卷之十三

檇李　沈堯中　編

諸子

六家　儒家　道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五行家　縱橫家
兵家　雜家

諸子

六家

史記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儒家

孔子家語劉向校定二十七篇王肅所註則有四

十四篇皆當時公卿大夫及七十二弟子問對言語多見左傳大戴禮諸書其間宰中都相夾谷誅少正卯赦父子訟觀明堂觀金人觀欹器與天王狩于河陽諸篇眞聖人之言也

荀子趙人著書數萬言如勸學論禮君道臣道等篇多合孔子韓愈稱其在軻雄之間但以性爲惡以善爲僞非諫諍傲災祥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與墨翟惠施同詆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與伊尹比干同譽意其爲人蓋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

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魏相順之子也秦幷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大率子上以上多所假托子高以下俱有根據至于詰墨一篇尼

訂千古是非

賈子漢梁太傅雜論治道國體經學胎教共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鼇爲數篇又失定取舍一段不若史書所載但史書內又少長太息一今攷篇中銅布于下尾有長太息句足補史書之缺姑錄于左○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爲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饑

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

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族
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
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
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
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有功今顧退七福
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董子著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其
說春秋爲詳今觀其書自玉杯竹林王道離合根
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訛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
全書疑從人掇取策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

耳夫漢儒必以仲舒爲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
之大原出於天及正誼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
而下不足數也縱無若書吾猶以仲舒爲鉅儒矧
是書之中多有可取者乎繁露者古之冕旒似露
而垂若曰春秋之綴辭云耳
楊子太玄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
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挩
圖告十一篇皆解剝玄體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
測如象文如文言攡瑩挩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
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耳

鮑氏曰太玄倣焦京卦氣而作
邵子曰洛下閎改顓帝歷爲太初歷楊子雲准太
初而爲太玄其去易道遠矣
楊子法言凡十三篇撰此以擬論語復爲序贊以
發其意然自得者少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嘗續五經其言曰續書以存
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
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見後王之
失程子有言王通隱德君子也世人往往得其議
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而近

世王陽明氏亦以爲續經未可盡非有更覺良工
心獨苦之語嗟乎仲淹生於魏晉佛老之餘能挺
拔流俗講明聖學毅然以師道自任固豪傑之
士而聖人之徒也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著太極圖其言曰無極而太
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而總結之
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說者以爲是圖乃繫辭易

有太極之註疏也是誠然矣時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張子名載字子厚著西銘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大臣其家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賢也樂且不違純乎孝者也程頤嘗言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

邵子名雍字堯夫先天之易尚象而不尚辭觀物篇有所謂律呂圖聲音圖八卦交爲十二辰圖十二辰交而爲十六位圖太極圖既濟陰陽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諸圖之傳並無一字言其所以然蓋欲示不言之教如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特只本之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圖言之圓圖象天包於地外方圖象地處於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分圓圖而觀乾兌離震居左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爲地卦分陰陽立兩儀而主運行不息之事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斜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生物也又合二圖而觀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門是天氣下降也方圖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地氣上騰也此兩十六卦所謂陰陽互藏其宅也方圖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方圖否

處圓圖申位謂之人路此兩十六卦是天交天地交地而生生不息所以泰居寅而否居申所謂陰陽各從其類也夫圓圖主運行之事方圖主生物之事運行者氣也生物者質也氣非質則無所附麗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圓圖其作用大畧如此至論元會運世一元有十二會每會計一萬八百歲一元總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堯舜時在巳會之末得天地之中數竊恐堯舜以前年歲未必若此之多況開物成務始于伏羲其氣象似在寅會若與堯舜同在巳會則前此

寅卯辰所生聖人當有建明抑何寥寥也且十二
世爲一運十二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安知無
十二元爲一大元乎是以學者多疑焉

道家

老子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仕
周爲藏室史吾夫子嘗問禮於聃歸有猶龍之歎
周室既衰老子西游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
人彊以著書遂有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
終林希逸氏曰老子之書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
世習尚就以諭之讀者但以其借諭皆爲指實未
免有所貶議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眞所謂千載
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本朝宋景濂氏曰聃
書所言大都歛守退藏不爲物先而一返於自然
由其所該者廣故後世多尊行之如曰視之不見
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道家
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
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
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
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
之聃亦豪傑士哉薛君采氏曰老子之書皆性命
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
謂之道世顧目之爲異端過矣道者修之身以及
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
皆予所未諭也

關尹子令尹喜撰蓋與老子同時啓以著書因去
吏而從之按班固志有關尹子九篇自後諸史無
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一宇至九藥蓋徐
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何從而得也前
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
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
事得之第文不類爲可疑耳間讀其書多法釋氏
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
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

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或因以假託之與然其文辭峻潔闡揚道意時有中肯綮所謂讀之泠泠輕輕不使人狂固不得而廢之也朱象先之徒尊信加經豈誠有所契驗哉其目一守守者道也二枉枉者建天地也三極極者尊聖人也四符符者精神寬魄也五鑑鑑者心也六七七者食也七釜釜者化也八籌籌者物也九藻藻者雜治也于文意多不合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唐徐靈府註俱十二篇暹謂文子姓辛名鈃葵丘濮上人其辭一本老氏蓋道德經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故柳子厚以為駁書後人聚斂而成其或然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列子鄭人名禦寇莊子多稱其人幷取其說必有道者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蓋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愛身自利類楊朱故書中有楊朱力命二篇迂怪尤甚疑卽古楊朱書而後人勦附之者劉向謂非一家之言信矣若其言事簡勁宏妙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莊子蘇子曰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

譚子宋景濂氏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著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

墨家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後以節用兼愛爲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即孔墨並稱余甚怪之至唐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益又疑焉則孟氏所爲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當是時莊列申商蘇張之學同時[illegible]起孟氏不之深辨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illegible]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

晏子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竊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爭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

後之録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
書者墨之道也

名家

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會與孔子
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
使君臣上下狥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
警者爲之然後有敝顔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
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説而但虚設
無窮之辭亦徒爲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

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
將有不得爲觚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
以爲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愼也春秋戰國之
際士大夫咸眛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説文
姦言飾詞行日馳騖於他岐沉溺於外物而卒至
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
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
是以傾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
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
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爲先矣今則彼爲堅

而此爲白此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
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
孫龍之説而欲求其狥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
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
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
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關鉤摘其姦伏類無
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虚文之相蒙風
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
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
必欲其狥名責實爲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

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
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
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
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
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寛饒等或以是而遭
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
乎狥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黒之紛糅賢否之
混淆後世之治爲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
有取於公孫龍之説也言治道者可爲永慨也哉
鄧析鄭人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

者君之興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出於申韓之學傳者乃曰歆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恭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躪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欲之過亦鄭之福也

法家

管仲頡上人既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史公曰吾讀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

言之也今按其書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疑戰國時人采掇行事附以它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何爲預載之也周氏涉筆曰管子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他如内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所聚文子淮南聚衆詞各成一家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黄震曰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臣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臣之篇頗粉餙輕重之篇多傳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大臣之要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仲諫不可公不從二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禄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去國五十里爲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

從魯果刼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指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何行乃請寛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區又問何行乃請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反不量德而伐之齊於是請救

於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州之令
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
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乃教諸侯正
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道者夫然
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
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
之鬬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爭之外至管子始一
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
書其次第皆可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矣
若輕重篇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伐

菹新冬夌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
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
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渠陰里三
墻九門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
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
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鬫而得者一鼃爾謬以
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鼃曰
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
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
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國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

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
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威城陽大夫之位
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
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
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轉虛爲羸善於足民如此
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
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
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饑東
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
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弓弩多

匡彰則下令聘鵠鵙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
士無匡彰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
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
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
其術以殘鄰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郎以
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
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
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饑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
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
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饑歸

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饑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鬬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侠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裒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爲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孛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巳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也

商子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太史公之言不誣矣

愼子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愼到最爲屏去謬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正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爲天子也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怨之所由興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爲過于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自古論王政者鮮能及此

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于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

得非李斯自以爲不如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太史公論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皆原於道德之意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至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不足以相信其殺身宜矣然而善持議論文辭瓌瑋奇古國語左氏之亞也是焉可以其人而廢之哉書凡十二卷今所選者十之五

陰陽家

騶衍齊人衍睹有國者益滛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五行家

劉向傳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洪範初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舒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

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凡六沴之作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
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
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言之不從
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
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悊
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
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
祥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

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
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
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
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
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
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
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
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
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
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
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
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恒雨爲狂爲
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
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
其事爲其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
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

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從橫家

鬼谷子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
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
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
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
戰國諸人之表矣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
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
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
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

匵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其内篇捭闔反應内揵抵巇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符諸篇固巳奇矣其外篇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則又奇矣

今　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辭亦卓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賾者不亦幾乎

兵家

孫武七篇大要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智術相高氣驅力奪其言曰兵者詭道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又云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故殺敵者怒也又云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故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知彼知巳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巳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巳毎戰必敗又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又云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云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又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而又以火攻用間終焉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首禍也

尉繚子五卷六國時魏人所撰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巳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其威烈可謂莫之禦矣而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其說雖未純王政亦能窺兵之本統者乎或者謂其重刑諸令皆

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又何其刻深少
恩也則其說自相背戾矣余意尉繚子蓋談兵非
用兵者故其說屢變而不一未足爲怪噫古之仁
人用兵猶不得已其可易於談兵者哉
吳子高氏子畧曰讀吳子其說與孫武不侔起之
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
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
譎退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
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德
之不脩舟中之人盡敵國也君子猶有取焉

范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
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
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内無外狀貌似不及
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
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嘗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
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
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
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
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
善註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
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
老子爲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
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
只載其叙計然及宅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
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
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荅列於農家其
是矣而今不存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曰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
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
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塜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

百六言上有祕誡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
其人必受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
其愼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
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
於世書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
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
高帝侯雍齒矣書曰夬策於不[illegible]
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于
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絶嗜禁欲

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夫遺精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雜家

呂覽秦呂不韋撰不韋相秦致辨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天台方氏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

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後世況人君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切中始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爲之哉

淮南子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高氏子畧曰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五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儁以故其書駁然不一然文字殊多新特以爲字中皆挾風霜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者

大哉道乎靡所不包靡所不貫百家殊方異流同源蓋于易見之革象治曆明時陰陽家也師象容民畜衆兵家也同人象類族辨物名家也噬嗑象明罰勅法法家也大畜象多識畜德儒家也損象懲忿窒慾道家也小過象行過乎儉墨家也其他

網罟耒耜之類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後世局曲之見是此非彼黨同伐異日相乘而不已吁亦陋矣

沈氏學弢卷之十四

檇李　沈堯中　編

藝文

字學　假借轉注論　張懷瓘十體論

韻學　三十六字母　洪武正韻

文章辨體　古賦　樂府

古詩　律詩　詩餘

詞曲　雜體　繪畫

圖錄

藝文

字學

隋志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學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幷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倉頡篇三蒼埤廣倉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洛陽値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

許氏慎說文序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曰

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異

假借轉注論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爲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波爲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七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也又易疏云貢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襃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張懷瓘十體書論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所謂篆籀蓋其子孫是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蒼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按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隷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鍾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斯雖草創遂造其極李斯即小篆之祖也○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隷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

得次仲文簡畧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
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
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卽八分之祖也○按
隷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
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
篆方圓而爲隷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
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隷字以爲隷人佐
書故曰隷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隷亦八分之捷
漢陳遵善隷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
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卽隷之祖也○按

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
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
杜操始變藳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
就章解散隷體粗書之漢俗簡畧漸以行之是也
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隷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
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
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上下牽
連或借上字之下以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
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鈎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
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爲張因張伯英草而謂也亦

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
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爲草惟知音乃能辨
焉章草卽隷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按杜度在
史游後一百餘年卽解散隷体明是史游創焉史
游卽章草之祖也○按行書者後漢頴川劉德昇
所造也卽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
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
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
其極焉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
眞體合窮僞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藳行之間

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烟煬火則回
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
功若逸氣縱横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
繼羲雖二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爲遒拔夫古今
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
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禀於天然後資於功
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
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劉德昇卽行書之祖也○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
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尋丈字

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
言起由按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
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
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
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
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
通縹緲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
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字之逸趣不得過此
二途厥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梁武帝謂蕭子雲
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

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
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焉
蔡伯喈卽飛白之祖也○按草書有後漢徵士張
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
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
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
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
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
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
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卽此

也實約文該思應旨宜言列禦施鞭飛廉縱轡也
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伯英卽草書之祖也
陸子淵書輯云秦與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
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
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
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
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
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
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
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

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
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爲飛
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眞謂
之眞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
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韻學

聲音有二平上去入聲也宮商角徵羽音也毎聲
各具五音五音之外又有半徵半商謂之七音七
音韻鑑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毋輕重淸濁不
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悉備於此知乎此雖風雷

焉犬之聲皆可譯也張横渠云商角徵羽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今考之如一東韻蒙屬羽出脣通屬徵出齒公屬角出喉葱屬商出舌翁屬宮出口籠屬半徵戎屬半商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音亦有其字華惟琴譜有之華音一音爲一讀梵音一音之中又有節奏大抵華人不善音江左韻僅知有四聲不知有五音今梵僧呪雨而雨呪龍而龍華僧雖學其書而無驗者實於音義有未講也

三十六字母

筆談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大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胮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横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無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有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

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得　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等三等聲又有牙韻用借聲類列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自南渡之後又雜以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

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所用則隨立命本
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
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爲宮商
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字是也皆
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
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
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斜字■■金之類是也攝字
鼻音如韻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
阿多波者那羅拖婆荼沙縛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
伽他社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一拖重呼奢佉叉一合娑多一合壤

曷攞多二合婆上車合娑麼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
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爲法不同各有理致雖
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
自當造微耳
見溪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
上音幫滂並明重脣音非敷奉微輕脣音精清從
心邪齒頭音照穿床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
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夾漈鄭氏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
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僧守
温又撰三十六字母圖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
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
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
商者七音也其體横故爲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
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
也

洪武正韻

宋景濂序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
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
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

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自梁之沈約拘以
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
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
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嗚
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
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恭
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
類失倫音韻乖舛乃召辭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
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
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

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爲之序

文章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東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

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是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

丹鉛錄漢與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王弇州曰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作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字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者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潤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文章如化工以天勝不以人勝孟荀莊以天勝者也左屈宋以人勝者也後代賈蘇二子得天居多餘皆人耳

文章有根幹有枝葉無枝葉便無點綴史記列傳往往突挿一事如蔦蘿之附喬木又在枝葉之外

文章須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處又能發前人所

未發乃能不朽

文章有虛有實漢文叙事故實宋人論意故虛善爲文者其在虛實之間乎

文章須有關係不則雕蟲之枝耳秦漢以來如賈誼治安策諸葛亮前後出師表韓愈佛骨表柳宗元夔駞梓人傳胡銓上封事昔人有言秦相國一生行事只成就得澹菴一篇文字其推重如此

文章辨體

吳訥著論告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

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次則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盖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璽書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王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

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盖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批荅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荅共三篇盖以荅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荅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荅之也文鑑輯批荅詔勑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荅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荅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詔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

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典雅尚爲近古至偶儷之詞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令信哉○冊書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因之說文

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盖策冊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石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制誥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勑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卽所謂

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其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策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

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表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帖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泛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

僻造語忌纖巧鋪叙忌繁冗○露布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洪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板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觀者詳之○論諫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

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亦有可以爲法戒者○奏疏按唐虞禹皐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曰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矣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

千萬言奚補爲臣子者惟罄其忠愛之誠而已○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彈文按漢書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王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檄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

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以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信乎○書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問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

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記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叙事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

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爲記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序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

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
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
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爲上
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
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狥人之失也○論按韻書
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
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
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
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
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

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
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
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
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
紀信矣○說解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
已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
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
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
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
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

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事卽理而爲之說以曉
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
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竪說以抑揚詳贍
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剥爲義其與說亦無
大相遠焉○辯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
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
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
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
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斆孟子

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
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原按韻書原者本也
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
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
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
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
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
是云○題跋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
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
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卽其言考之漢晉

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其書及讀其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雜著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録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箴按許氏

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鈌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盖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銘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

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劒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頌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

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贊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

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七體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盖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

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問對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録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

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間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也○傳太史公創史記列傳盖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没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歩里客談又云范史黄憲傳盖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

此爲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行狀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謚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

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云○碑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廟門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

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棲頭陀寺碑亦廁其間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爲一類○墓文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椁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

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哀誄按周禮太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雖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

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
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
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
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
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
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祭文古者
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
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虔之祭顏延
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
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

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眞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
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
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
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
交接隣國必稱詩以諭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
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
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
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

風諭之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
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又有九歌天問
遠遊卜居漁父大招等篇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
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
規信哉

樂府

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
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旣下降則奏九德之
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
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

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
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
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
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
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
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
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
廂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
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府之名起於武
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

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説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虚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惟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删之詩凡燕享祀之時

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侏以下千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麗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

古詩

古詩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

白居易曰陳梁之詩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風雪花草三百篇有之顧所用何如耳如北風其凉刺威虐也雨雪霏霏愍征役也棠棣之花諷兄弟也采采芣苢樂有子也皆發興于此而義歸于彼又何不可乎若彼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下辭風麗則麗矣吾不知于義何如也

律詩

律詩始于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攷之唐初作者

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温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拗體麤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

詩餘

王弇州曰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説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

也何者其婉孌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蟬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詞亡也

詞曲

王弇州曰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

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撾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咲也

雜體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李多模擬古題杜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

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繪畫

宋氏景濂曰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况六書首之以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繪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

像論語暨春秋或者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

圖錄

蔡氏云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　之遴好古愛奇在荊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古多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耿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

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掘殆盡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聖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

傳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考驗之詳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諸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取篆貯録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鼎勒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刱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産之景行召公散季之弦觶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瓿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於圖録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于不朽云

沈氏學弢卷之十五

檇李　沈堯中　編

方技

素問

岐伯云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絶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絶逆春氣則少

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

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藏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

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心

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十一 皆取決于膽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

厥陰肝脉少陽膽脉肝與膽合故治同 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 少陰心脉太陽小腸脉心與小腸合故治同 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 太陰脾脉陽明胃脉脾與胃合故治同 其日戊巳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 太陰肺脉陽明大腸脉肺與大腸合故治同 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 少陰腎脉太陽膀胱脉腎與膀胱合故治同 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五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五脉應象肝脉弦心脉鈎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五藏之脉○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帝曰善有不生

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醫學源流

虞氏摶曰醫自軒岐以來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攷辯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陀陀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恠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迴風沓風今人絕不知爲何病也況復求

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畧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祭岐伯華陀等書爲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藏六府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後編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氣而不著溼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

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爲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絶人之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叙千金方翌及粗工害人之禍至爲憤切後人稍闕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製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也燾雖闡明外臺秘要所言方証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

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閫奥而擷其精華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眞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眞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睢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闡乙之風而興起者焉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今病決不能相値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有存於今

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設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溼燥火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一十九條著爲原病式闡奥粹微有非大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滄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溪朱彥脩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

聚咳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多矣若夫歷代名醫出處舉其最者言之耳豈能悉具於斯乎

大觀本草

陳氏曰唐慎微撰仁和縣尉艾晟作序名曰經史證類本草按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爲七卷唐顯慶又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開寶中又

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及嘉祐中禹錫林億等重加校正更爲補注以朱墨書爲之別凡新舊藥一千八十二種蓋亦備矣今謹徵頗復有所增益而以墨蓋其名物之上然亦殊不多也

銅人針灸圖

晁氏曰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次針灸之法鑄銅人爲式分府藏十二經旁注俞穴所會刻題其名幷爲圖法幷主療之術刻板傳于世夏竦爲序其曰明堂者謂雷公問道黃帝授之故名

身中水火

天一生水人之始生莫先于腎腎有兩如車輪位北屬水水中有火所謂眞火命門穴在兩腎之中爲眞火所出心火君火也火中有水所謂眞水其遊行于三焦之間而聽命于君者爲相火五藏在內六府在外三焦又在其外君居尊而無爲相代君以行化少則從壯則凌甚矣君權之不可移也

卜筮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

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龜卜之法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敘稽疑之疇太史蓍龜筴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甚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兆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横正安節觀其身以肣開俛太觀其首足而雨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静首足肣直而已小得大遺莫詰其奥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巳庚辛居戊巳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

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財爻金克木也以丙丁爲官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巳鄉爲財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尢爲合理而又有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毋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卜有繇辭

筆談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閒于兩社爲宫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龜經

甲乙兆金正形云甲乙象一頭高身旺足管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抅鄉其抅處是動詳其爻占斷

以吉凶○丙丁兆火正形云丙丁象丁頭足齊平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抅鄉其抅處是動詳以爻占斷以吉凶○腰金甲乙兆水正形云頭平身直旺足管如娥眉覆月之狀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抅鄉其抅處是動詳以斷之○腰金丙丁兆木正形云亦如腰金甲乙同○上鄉木兆一名坐脈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堅牢而麤是爲正當依鄉或頭野或頭回或頭就或身靠或身空看所占事情如何禱祝否則爲抅鄉其抅處動也○下鄉倒龍兆木名懸針正形云如上木兆同倒龍者如倒掛龍也其

形要活又名懸針者如倒掛針也其形要直二名總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盖二兆者俱屬木其形無二也否則㧍鄉其㧍處便是動看其動而斷之○兆才三邊俱是火兆正形云此卦乃水鄉發火故要頭起身重足發如仰月形又如船載物形故名兆才也詳其爻占斷以吉凶○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為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為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申酉之位故為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是亥子之位故為

水兆

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平者頭足無高下也○直者不曲也不斜也○伏者頭足垂下也○高者頭易起也○低者頭之垂也○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就者向内不背也○回者頭高而再轉也○臨者頭低也○戴白頭之白也○垂者伏也低也○纖活反足也○有情回顧和順也昂者起仰也高也○漤如水滴下也○渾蒙也○休囚者蒙眛也○生我者吉克我者凶○旺相者洪潤明靜也○杓者不依鄉也○乖違者㧍鄉也○靜者六爻不動也○揩者四疊也○折者斷也○顛狂者起伏大也○枯朽者休囚也○衰者無力細微也○震者大動也○驛者微動也○豁者喜也召也○發者大起也○落者足垂垂也○滯者足下重也○蓄者如疊蓄也綿續也○蛀者如虫生又昌者欲上也○促者揩折也○縱橫者枝利也○窈窕者進退之形也○枝者生枝也○浮者微起也○脫者發不管也○鈐者平伏清歆而管也○管者鈐也○漏者落也枝下垂也○剛者堅也○齊者平也○夾絲者中破也○拖者枝生外也○墜者枝

生内也

陰陽老少

筆談易卦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

皆七楪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楪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楪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旣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易學考變占

朱子曰六爻占法求之左文國語自有成說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其貞風其悔山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統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如貞風悔山之類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如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如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内雖占兩卦彖辭却以本卦貞爲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

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内雖亦占兩卦彖辭却以變卦悔爲主是重其變卦彖辭占也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如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如蔡墨對獻子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是也

乾○否漸旅咸渙未濟困蠱井恒益噬嗑隨賁旣濟豐損節歸妹泰○坤姤○無妄家人離革中孚

睽兌大畜需大壯觀晉萃艮蹇小過蒙坎解升○
復同人○訟巽鼎大過觀晉萃艮蹇小過中孚睽
兌大畜需大壯頤屯震明夷○師履○遯觀晉萃
巽鼎大過蒙坎解家人離革頤屯震大畜需大壯
臨○謙小畜○觀遯艮蹇訟蒙坎鼎大過升無妄
頤屯離革明夷睽兌臨大壯○豫大有○晉艮遯
小過蒙訟解巽升大過頤無妄震家人明夷革中
孚臨兌需○比夬○萃蹇小過遯坎解訟升巽鼎
屯震無妄明夷家人離臨中孚睽大畜○剝遯○
履小畜大有夬益噬嗑隨賁既濟豐渙未濟困蠱
井恒剝比豫謙○臨訟○同人益噬嗑隨小畜大
有夬損節歸妹漸旅咸剝比豫蠱井恒師○明夷
巽○益同人賁既濟履損節大有夬泰○否比咸
謙未濟困師恒○震鼎○噬嗑賁同人豐損履歸
妹小畜泰夬○剝否豫漸謙渙師困○屯大過○
隨既濟豐同人節歸妹履泰小畜大有比豫否謙
漸旅師渙未濟蠱○頤無妄○姤渙未濟困漸旅
咸剝比豫小畜大有夬損節歸妹賁既濟豐復○
升家人○渙姤蠱井否剝比旅咸謙履損節大有
夬泰噬嗑隨復豐○觧離○未濟蠱姤恒剝否豫

漸謙咸損履歸妹小畜泰夬益復隨既濟○坎革
○困井恒姤比豫否謙漸旅節歸妹履泰小畜大
有復益噬嗑賁○蒙中孚○漸否剝比姤蠱井未
濟困師同人賁既濟噬嗑隨復大有夬泰歸妹○
小過睽○旅剝否豫蠱姤恒渙師困賁同人豐益
復隨小畜泰夬節○蹇兌○咸比豫否井恒姤師
渙未濟既濟豐同人復益噬嗑泰小畜大有損○
艮大畜○剝旅漸謙未濟渙師姤恒井噬嗑益復
同人豐既濟履歸妹節夬○萃需○比咸謙漸困
師渙恒姤蠱隨復益豐同人賁歸妹履損大有○
晉大壯○豫謙咸師困未濟井蠱姤復隨噬嗑既
濟賁同人節損履小畜○觀否○乾中孚睽兌家
人離革頤屯震巽鼎大過蒙坎解艮蹇小過坤○
泰漸○中孚乾大畜需無妄頤屯離革明夷訟蒙
坎鼎大過升晉萃坤小過○歸妹旅○睽大畜否
大壯頤謙震乾明夷革家訟解巽升大過觀坤萃
蹇○節咸○兌需大壯乾屯震無妄明夷家人離
坎解訟升巽鼎坤觀晉艮○損渙○家人無妄頤
屯乾大畜需睽兌臨遯艮蹇晉萃坤鼎大過升解
○豐未濟○離頤無妄震大畜乾大壯中孚臨兌

艮遯小過觀坤萃巽升大過坎○既濟困○革屯震無妄需乾大壯中孚臨睽蹇小過遯坤觀晉升巽鼎蒙○賁蠱○頤離家人明夷睽中孚臨乾大壯需晉觀坤遯小過蹇訟解坎大過○隨井○屯革明夷家人兌臨中孚大壯乾大畜萃坤觀小過遯艮解訟蒙鼎○噬嗑恒○震明夷革離臨兌睽需大畜乾坤萃晉蹇艮遯坎蒙訟巽○益

焦氏易林

晁氏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爻有唐瑜王序所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横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絶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蓍短龜長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從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姫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歸隨卦也

占夢

隨筆曰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夢爲首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於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絶矣夫夢之境界盖神遊於心而其所遊之遠亦不出五臟六腑之內與夫耳目視聽之門也其所遊之

界與所見之事或相感而成或遇事而至亦吾身之所有也夢中所見之事乃吾身中非出吾身之外也白眼禪師說夢有五境一曰靈境二曰實境三曰過去境四曰見在境五曰未來境神倮則萬生神靜則境滅

太乙六壬諸法

太乙六壬遁甲禽演皆選擇占候之書也太乙一星在紫微宮閶闔門中屬水天乙生水故曰太乙水爲造化根柢故太乙六壬皆取義於水遁甲亦太乙也禽演起虛日鼠虛亦水也

天盤地盤

天上十二辰分野謂之天盤地上十二辰方位謂之地盤天盤則隨時轉運地盤則一定不易以天盤之子加以地盤之子則謂之伏吟以天盤之子加地盤之午則謂之反吟也六壬用月將者日躔所在之辰也斗建順指十二辰日逆行十二辰相會而成歲斗柄指丑則日必躔子斗柄指寅則日必躔亥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推之六合皆然言日躔與斗柄相應也以月將加時卽是日臨地盤子位則爲子時臨午位則爲午時也如正月日躔在亥用午時則是天盤之亥加地盤之午也視日所加臨遂以其日所値支干在天盤上者視其加地盤行辰以起上克下克則時之吉凶可知矣此六壬以日躔爲用也（言躔則斗建亦在也）太乙奇門皆用九宮者一坎八艮三震四巽九離二坤中五七兌六乾蓋洛書數而後天之卦也九宮配以九星蓋北斗與玄戈招搖而九也太乙歲計則三年行一宮日計則三日行一宮月與時亦然遁甲以六甲爲太乙六甲五日行一宮太乙時計與遁甲時局冬至以後則自一宮順行九宮夏至以後則自九宮

逆行一宮蓋冬至日行自南而北爲順夏至日行自北而南爲逆然此日行之順逆而以爲太乙行宮之順逆豈太乙亦暗隨日行乎抑太乙在紫微垣萬古不動非如日月五星然也而以爲遍歷九宮豈其形未嘗動而氣有游行乎是皆未能窮其原也然而太乙遁甲皆以太乙爲用則一也

太乙九宮占

齊書曰案太乙九宮占漢高五年太乙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與二年大乙在五宮太乙爲帝天目爲輔佐迫

所太乙是年安帝爲桓玄所逼出宮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乙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爲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乙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乙在六宮不利有爲徐傳廢榮陽王七年太乙在八宮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乙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氐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尅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乙在二宮爲大小將揜擊之其年景

和廢二年太乙在三宮先起至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乙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楊王休範反並伏誅四年太乙在七宮先起者客西北利其年建平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乙在七宮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應發爲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乙[illegible]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禪代之應也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按後漢張衡疏云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漢書注云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

行九宮鄭玄注太乙北辰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子陰起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從坤宮又自此從震宮又自此從巽宮所從半矣還息中央之宮既又自此從乾宮又自此從兌宮又自此從艮宮又自此從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之星反子宮行起始坎終離故姚小彭云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也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土黑天冲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

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太乙駕斗

或曰太乙駕使斗柄斗柄旋轉天盤冬至後斗自北指南爲順夏至後斗自南指北爲逆是則太乙遁甲不王日躔而王斗柄或爲近之然日躔方自南而北則斗柄自北而南日躔方自北而南則斗柄自南而北此亦相逆而成歲非特順行逆行十二辰之爲逆也九星蓬芮冲輔心柱任英人禽貪巨祿文廉武破輔弼皆斗之別名

也則太乙遁甲用斗無疑也

六壬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爲正月將戌曰天魁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宫者正月日躔一也此以顓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黄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娵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

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宫

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則勝莫光焉太乙者太微垣所在太乙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日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也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唯貴人相對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

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

遁甲

考索考黄帝内傳而知遁甲之始觀事物紀原而知遁甲之名蓋自玄女授黄帝法有九天九地八門六甲之衝而後始有遁甲之說其命名取義實以六甲相遁焉今之所謂三式者蓋并太乙六壬是巳故風后演爲千八十局太公約爲七十二子房定爲一十八皆所以研窮遁甲之精微也伍子

胥有文信都芳有經葛洪有圖又所以發明遁甲之秘訣也推前事於既往定來事於將然蓋有不待抵龜而決卦蓍而卜也故爲之說曰讀武王之須臾不若讀榮氏之開山圖誦劉寶真之龜經不若誦杜仲之三元書閱王琛之風角六情訣不若閱僧一行之十八局記

禽演

禽演以一宿直一日蓋起於曆家然未能窮其原也其以日宿爲他人時爲主人蓋起於翼奉曰爲客時爲主之意

風角

風角之占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巳爲刑情庚辛爲衝情壬癸爲鉤情貪狠作奸廉貞作惡寬大作喜陰賊作怒公正作哀奸邪作樂是謂六情

六神課

六神者今之以錢代蓍也先定五行次論六神六神者龍雀勾蛇虎武與五行位相生相克但此五行畫在納甲納音如乾金甲子外壬午是也今世止論地支以正五行論則妄矣

葬經

葬者乘生氣也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風水之法得水爲上藏風次之夫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經曰外氣橫行內氣止生○地勢原脉山勢原骨勢來形止是謂全氣經曰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地貴平夷土貴有支支之所起氣隨而始支之所終氣隨而鍾觀支之法隱隱隆隆微妙玄通吉在其中經曰地有吉氣隨土而起支有止氣隨水而比勢順形動回復終始○山者勢險而有也法葬其所會乘其所來審其所廢擇其所相避其所害禍福不旋日是以君子奪神功改天命經曰塟山之法若呼谷中言應速也山之不可塟者五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塟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塟也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塟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塟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塟也經曰童斷石過獨生新凶而消已福占山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上地之山若伏若連其原自天若水之波若馬之馳其來若奔

其止若屍若懷萬寳而燕息若具萬饍而潔齊若橐之鼓若器之貯若龍若鸞或騰或盤禽伏獸蹲若萬乘之尊也天光發新朝海拱辰四勢端明五害不親十一不具是謂其次○夫葬以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頫形勢反此法當破死故虎蹲謂之啣屍龍踞謂之嫉主玄武不垂頭者拒屍朱雀不翔舞者騰去夫以支爲龍虎者來止跡乎岡阜要如肘臂謂之環抱以水爲朱雀者衰旺係乎形應忌夫湍激謂之悲泣朱雀原於生氣派於未盛朝於大旺澤於將衰流於囚謝以返不絕法每一折瀦而後洩揚揚悠悠顧我欲留其來無源其去無流經曰山來水回貴壽豐財山囚水流虜王滅侯○夫外氣所以聚內氣過水所以止來龍經曰不蓄之地腐骨之藏也夫噫氣爲能散生氣龍虎所以衛區穴疊疊中阜左空右鈌前曠後折生氣散於飄風經曰騰漏之穴敗槨之藏也夫土欲細而堅潤而不澤裁肪切玉備具五色夫乾如穴粟濕如刲肉水泉砂礫皆爲凶宅蓋穴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陰陽冲和五土四備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鈌增高益下三吉也陰陽差錯爲一凶歲時之乖戾爲二凶力小圖大爲三凶憑福恃勢爲四凶僭上偪下爲五凶變應怪見爲六凶經曰穴吉葬凶與棄屍同○經曰勢止形昂前澗後岡龍首之藏鼻顙吉昌角目滅亡耳致侯王唇死兵傷宛而中蓄謂之龍腹其臍深蓄必後世福傷其胸脇朝穴暮哭土圭測其方位玉尺度其遠邇乘金相水穴土印水外藏八風內秘五行龍虎抱衛主客相迎○夫孼壠衆支當擇其特大則特小小則特大衆形雜勢主客同情所不葬也夫支欲伏于地中壠欲峙于地上支壠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巔壠葬其麓上支如首上壠如足形勢不經氣脫如逐

堪輿說

嘗讀參同契而知地理與金丹無以異也人之生也附于地身中何者非陰陰中一點元氣則陽也人之死也歸于地土中何者非陰陰中一點生氣則陽也故天地合而成人身中天地合則骨蛻而仙土中天地合則骨蔭而靈其理一也顧地理有

二曰形勢曰方位形勢未得先論形勢形勢既得次論方位形勢主地方位主天方位所以宰形勢而賛化育者也故古人製爲羅經初止十二支繼以卦氣支干分配五行爲二十四山其實天干浮而在上地支沉而在下八卦亘乎其中各自布塞並無罅隙盤乃均勻間側彼此相掩造化正不如此第支居中干居左右卦居四正四隅各取其正中者以爲統攝八卦各納一干坎离震兌兼納支辰是爲正針納甲用之又有每支分爲兩截上半屬干維下半屬支辰是爲縫針雙山用之雖其作

用各有不同然納甲所重非他天干也雙山所重非他亦天干也至如六十百二十分金每支必冠以干而五運六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度何莫非天此可推矣此非在天之天也地之所在天氣無乎不貫内接生氣外接堂氣皆天也凡地皆陰凡天皆陽天生地陽生陰乃其造化之自然而所以斡旋其間知所趨向者所藉方位不小也今俗多用羅經間之不知所以有借郭氏又次之說以輕之者豈知郭氏曰難曰次盖言占法之有難易而非差等之也不然河圖洛書何爲者哉故不知方位無以避殺而趨生不知方位無以舍鬼而迎神爍律生黍羯鼓催花此感應之道也或曰是則然矣不曰地理貴陰而賤陽乎曰余之所謂陽非此之謂也天地匪是無以開闢萬物匪是無以發育即道家所謂真鉛故能潤枯澤朽再造天地萬物奪神功改天命信非虛語盖于後天之中而求其所謂先天者耳崔公入藥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地理何獨不然余故著爲圖說以訂俗之訛而啓俗之迷若乃精義入神請自参同契始矣

堪輿之說信亦有之宇内之氣流行貫徹無幽明無生死死者安而生者亦安直是道理如此但孝子之心惟知有死者之安而生者之安聽之若爲生而爲死者計是孫宋之埋蛇渡蟻皆有爲而爲也恐無獲福之理

祿命

説海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俟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

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磷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三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善與人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言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

癡人前不宜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允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追而籍此術以度日欲决行藏反為之惑

相術

類苑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買鬻取訾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也

戴埴鼠璞曰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毋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憬藏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為夭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為賤見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行事而變者如芝

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裴中立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遯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得甲科後因渡蟻謂手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其下書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沈氏學弢卷之十六

檇李　沈堯中　編

方外

僊　黃庭內景經　黃庭外景經
陰符經　參同契　參同契補遺
胎息經　食氣　金丹四百字
入藥鏡　規中指南　坎離龍虎
服丹藥　生人生仙　人身逆河

佛　心經　楞伽經
楞嚴經　金剛經　圓覺經

四十二章　維摩詰經　東土初祖
壇經　普門品　三世
三千大千　三乘　三無漏
六度　三身　觀世音經呪序

方外

僊

漢書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晁氏曰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畧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爲録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刼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卽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祝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之陶弘景之徒相望

而出其言益熾于世冨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帙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若夫容成之術雜收於歆輩者薦紳先生難言之矣

宋景濂曰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實秘陰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

一之効靜非馬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盖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咼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

黃庭內景經

王弇州曰黃庭內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蕊珠宮作七言咏歌以發修命繕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余地焉真人在巳莫問隣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隣者為拈破之即飛升度世實之有余裕矣此經自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凡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為首南真遷化後幾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為首司命以今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許掾道翔道翔之子黃民避亂入剡併諸經寄東闡馬朗家其後正本錄本雜寓於陸脩靜孔璪杜京產顧歡鍾法師樓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陶有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而內外景悉備闕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

黃庭外景經

王弇州曰黃庭所以稱外景者以內景故別也始景林真人授二經於南嶽夫人當其未解化時其家人已漏之世而特多註誤右軍所傳今盛行者是也南嶽夫人以興寧二年下降再授之楊司命轉錄之許長史而長史之孫黃民傳之馬朗家寶藏之其後陶隱居購而置諸松風閣上之御府即真誥所載今道藏的本也此經真與玉宸妙音與內景相表裏獨不能如內景分別五官六腑之部次運用明切而可遵承耳然一字不作人間談也

參同契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黃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胞眞人至渺若有若無髣髴大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爲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密固閼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神俱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瑯玕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五行錯旺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丹砂木精得金乃併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離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刑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參同契補遺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

臍三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匀陰火白黄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臍理腦定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住仙村

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而成丹世有龍虎經出在參同契之先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張樂全云身如蓮花坐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綿綿不絶道乃通一來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迹去無踪散入萬四千毫竅中此達磨胎息法也

食氣

語曰食穀者智慧而夭食氣者神明而壽陵陽子云春食朝霞日欲出時黄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秋食淪陰日没以後赤黄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氣也并天黄地黄為六氣

金丹四百字

王弇州曰紫陽之精蘊獨有悟真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尚以為非實録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嘗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真相表裏而提喚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無支離隱互之病然尚疑其姹女南園手持玉橄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於門牆者尋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為攢簇五行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為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為五氣朝元以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為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

殼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西隣之說而悟真篇
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然終不能不小抵牾序尾
有因馬自然云講此數語汝其味之尋又讀白紫
清集有謝紫陽書謂昨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諄
諭出示寶翰凡四百言字字藥石丼露洗心毛骨
洒然又因以知紫陽之所授者紫清也豈紫陽以
薛氏之詿誤天下而指抉身中之秘救正之耶將
無紫清所得泥丸授受之微或獨悟之見懼其說
之不信從而托紫陽以神之也馬自然古仙也不
爲紫陽使者曰馬陽象也曰自然取不矯飾義也

疑亦紫清所托喻也夫以紫陽四百字之序辭明
晳若此而尚有陳上陽鼓其脣舌以宣淫誘賄則
良可歎也

入藥鏡

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日有合月有合窮
戊己定庚甲上鵲橋下鵲橋天應星地應潮起巽
風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水怕乾火怕寒差毫髮
不成丹鉛龍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產在坤種
在乾但至誠法自然盜天地奪造化攢五行會八
卦水真水火真火水火交永不老水能流火能燄

在身中自可驗是性命非神氣水鄉汞只咏歸根
竅復命關貫尾閭通泥丸真橐籥真鼎爐無中有
有中無托黃婆媒姹女輕輕地默默舉一日內十
二時意所到皆可爲飲刀圭窺天巧辨朔望知昏
曉識浮沉明主客要聚會莫間隔採藥時調火功
受氣吉防成凶火候足莫傷丹天地靈造化慳初
結胎看本命終脫胎看四正密密行句句應

規中指南

玄牝其白如綿其連如環縱廣一寸二分包一身
之精粹

坎離交姤謂之小周天乾坤交姤謂之大周天古
訣曰離從坎下起兌在鼎中生離者火也坎者水
也兌者金也金者藥也是起水中之坎以鍊鼎中
之藥莊子云水中有火乃成大塊玉蟾云一點真
陽生坎內塡却離宮之闕造化无窮水中起火夾
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兩腎如湯煎膀胱如火熱
一息之間天機自動輕輕然運默默然舉微以意
而定息應造化之樞機則金木自然混融水火自
然升降忽然一點大如黍珠落於黃庭之中此乃
採鉛投汞之機一日之內結一日之丹也當此之

時身心混然與虛空等不知身之爲我我之爲身亦不知神之爲炁炁之爲神似此造化非存想非作爲自然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夫身中一竅名曰玄牝受炁以生實爲神府正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坎離水火交媾之鄉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竅經絡聯轃虛閑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立惟道體以生似有似無若亾若存無內無外中有乾坤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但澄心絕慮調息令勻寂然常照勿使昏散候氣安和眞人入定於此定中觀照內景纔若意到其兆即萌便覺一息從規中起混混續續兀兀騰騰存之以誠聽之以心六根安定胎息疑疑不閉不數任其自如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如此少時便須忘炁合神一歸混沌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湛然常住是謂眞人之息以踵踵者其息深深之意神炁交感此其候也前所謂元炁之所由生眞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非高非下非左非右不前不後不偏不倚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採取在此交媾在此烹鍊在此沐浴在此溫養在此結胎在此脫胎神化無不在此

百日立基養成炁母虛室生白自然見之昔黃帝三月內觀蓋此道也

人之未生漠然大虛父母媾精一點初凝玄牝立焉玄牝旣立繫如瓜蒂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但有一息及其生育大吽一聲其息即忘神仙教人返其本復其初無質生質結成聖胎其訣曰專炁至柔能如嬰兒乎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外想不入內想不出終日混沌如在母腹再守胎中之一息

白玉蟾云火本離卦屬心心者神也神即火也炁即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馭炁而成道也然火候口訣之要當於眞息中求之蓋息從心起心靜息調息息歸根金丹之母

參同契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必也以神馭炁以炁定息橐籥之開闔陰陽之升降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珠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功夫純粹打成一片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可起念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意散則火冷但使

其無過不及操舍得中神抱於炁炁抱於神一意沖和包裹混沌斯謂火種相續丹鼎常溫無一息之間斷無毫髮之差殊如是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如是煉之一時一時之周天也如是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也煉之百日謂之立基煉至十月謂之胎仙以至元海陽生水中火起天地循環乾坤反復亦皆不離一息

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身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〇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〇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其當作奇

相傳此經九天玄女授之黃帝而古未之見迨唐貞觀中有歐陽正書一卷在哲字止褚河南行草一卷哲字後有故曰聖人不朽二十六字玫之藏經俱無之又正書一卷則有自然之道靜八十二字開元中李筌註因之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彊兵戰勝而不知其不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其同歐陽本而註者凡十餘家吳興趙文敏書亦據歐陽本今刪自然以下八十二字王弇州曰天地之氣陽主施陰主歛施主順歛主逆陰符之爲陰也以歛以逆故也逆取而順守之是故曰盜曰賊也殺者所

以出也死者亦所以生也皆機也

南北宗

神仙之學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巖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曰丘長春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丘以興定己卯受詔見元太祖癸未五月辭歸公名處機字通密世居登州初隱崑崙山烟霞洞後主京師長春宮嘗自號曰長春子云

上清儲祥宮碑

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太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皆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坎離龍虎

蘇子曰人之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乾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爲功則丹田温而水上行蓊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爲水犯熱必從之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于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髓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至丹田久則化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服丹藥

蘇子曰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一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嘉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

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解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而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之積枯草敝絮而寘火其下無不焚香亍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夏而屍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

生人生仙

紫極宫碑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道之委是順而人也道之用是逆而僊也後世錯解逆字流入旁門邪術誤矣

人身逆河

天地間無非水者崑崙山汲而為阿耨池呼而為河為潮汐河入中國凡九曲每曲三千里其間伏見分合難以數計又中有底柱末有碣石及入海而潮汐日再至名為逆河則所呼天氣與地氣合矣故其源不匱而其流不耗人之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委曲環反三十二曲亦人身之河也但所吸隨呼而出而所呼上下不合則其氣日散而不能收故不能與天地同壽然則善養生者胎息要矣

佛

自景德傳燈錄出而續之者至合為五燈過去莊嚴劫有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見在賢劫有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伽葉佛釋迦牟尼佛釋迦世尊而下為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illegible]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為初祖

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玄門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溈山大圓禪師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倡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眞太師文偃偃之

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逈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迁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決三種滲漏傳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絶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

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楞伽經

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非自眞相識滅但業相滅

計著無兎角横法作牛有角想離有無不應作想若復離有無而作兎無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觀故兎無角不應作想

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

如來之藏常住不滅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

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

達磨語二祖曰惟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此經包羅萬法實無一法諸經文字皆從此出

羅欽順曰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

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

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惧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着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首言諸識有二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

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此是佛家本語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眞苟能滅妄識而契眞識則有以起生死而證涅槃矣眞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爾而有本有末曰眞相曰眞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

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
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識藏
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
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
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
覺相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流由分也
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二類如曰諸虛妄滅則
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爲涅槃曰妄想識滅
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所有及勝曰遠
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

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
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修行
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
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信有以得其要領矣

楞嚴經

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
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
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
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
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
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
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失于本心爲物所
轉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見與見緣幷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
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忽有知
者指示其珠方悟神珠非從外得
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
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
現前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爲賊媒自刧家寶由
此無始衆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

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令汝速證安樂解
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潁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
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
造佛地矣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原出於一外緣
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憫衆
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
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
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
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

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脩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

金剛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蘇子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臭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圓覺經

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譬如明鏡垢盡明現當知身心俱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

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于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

王弇州曰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未嘗不怳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曰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爲真境焉抑何謬盤失計耶不得已而强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强執之嗚呼余之纍余深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既絕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况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四十二章

佛言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源內無所待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無修無證

晁氏曰釋迦者華言能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歿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絕於秦火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傳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爲之詮釋疏抄至不可紀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使之見性衆尊之爲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録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荅之類禪學也此經見經籍志故特取焉

佛氏寃親平等猶老子以德報怨之意蓋視寃爲親而非視親爲寃也是之謂兼愛且所云割愛亦割妻子非割父母四十二章勸人孝其二親此豈絕人倫者哉曉近世誤認平等乃視父母如路人是之謂兼不愛

維摩詰經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

東土初祖

達磨云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嘗謂門人曰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磨曰汝得吾皮摠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物可得磨曰汝得吾骨慧可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

壇經

經云菩提自性本來淸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

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
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
凡愚不了自性願東願西悟在處一般
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于相而離
相無念者于念而無念無住者念念不住卽無縛
也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于相離相于空離
空卽是內外不迷
離迷離覺除眞除妄
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
滅可滅是名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
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

普門品

西山眞氏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旨
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
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
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愓然怒形於色師笑曰
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
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
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
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
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
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
非浪語者

三世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劫謂成
住壞空成而卽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
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
萬四千四百萬年爲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劫也

三千大千

佛書中所云三千大千世界不以肉眼以法眼又
云三千大千世界都來住處不以出定以入定

三乘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
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以因緣
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羅漢得道全
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或聞因緣而解或
聽環珮而得故以緣覺爲名菩薩者大道之人也
方便則正行六度眞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已志
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三無漏

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名三無漏學

六度

布施戒忍精進禪定智慧

三身

張子韶與大慧論道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

觀世音經呪序

王弇州曰過是西方十萬億萬土有佛名阿彌陀其佐阿彌陀而行化若國相又若儲君 曰觀世音大士觀世音梵名阿那婆婁吉低輸畧亦曰婆婁吉低稅又曰觀自在梵名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一曰觀世自在梵名阿婆盧吉低舍婆羅一曰光世音梵名盧樓亘夫所以三名者蓋緣德標稱以顯無方之用耳義固一也我大士之得道也實始於無央數恒沙刼前一時世尊亦號觀世音者度而教之從聞思脩入三摩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能所圓融有無兼暢所謂上合諸佛本妙覺心同一慈力下與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自是而成三十二應入國土身自是而令衆生獲十四種無畏功德自是而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蓋道成而世尊爲之印證俾同師號曰觀世音若大悲經則云大士於千光王靜住佛時受大悲陀羅尼而持之倏然而生所謂千爍迦羅首毋陀羅臂清淨寶目者受紀經則云與大勢至俱以童子從金光師子如來所說偈而證菩提寶積經則云已於無央刼前成佛曰正法明爲度衆生願力深重故與曼殊室利俱不取涅槃之樂而受生人中復安處彌陀釋迦二世尊之下而助之闡法行化 此閻浮提世界以視大士所應現不過恒河之 沙而支那震旦又不過閻浮提之一聚落爾第見憫於聖心獨深而托於機緣獨切以故拔幽拯難表著見不一而足令四天之下蓋毋不知有大士者其神明之共人臣之於大君怙恃之若赤子之於慈父毋而獨竹好僧蠡尼創爲俚偈甚謂大士爲妙莊王第三女大約聾瞽婦寺之耳目以庶幾衣鉢之餘資而其說一行牢不可破夫妙莊何代王內所稱髙州等何古郡國茍識一丁皆能辨之而元之術曰萬松者乃從而附會其說曰此刦前事也夫

萬松者非刼前人也刼前之事我釋迦婆伽婆能
說之它不能說也以大士之願力苟比丘尼優婆
夷國大人命婦童女應得度者即皆現身而爲說
法毗沙亦何足辨苐相率而忘本來面目甚至巾
幗其廟貌而姑嫗其稱謂大可笑也夫大士之爲
寶藏如來子而事金光師子如來也其國土曰無量
德聚安樂示現彼佛國土尚無女名何況實有大
士之現在極樂國土也亦云尚無女名何況實有
且以願生西方者即以女身刹那而化爲男子豈
以大士欲成道乃以男子而化爲女身 夫菩薩
之面如滿月若亦三十二種相之一 佛
恩憶慈愍無生故寶冠華曼爲諸天之貴飾故而
輙謂之曰女子何也邇者度我曇陽師顧特時見
丈相則亦三十二應身之一 也第恐學人不察因
而轉相疑謗竊不自量於大藏諸經中求我大士
妙明之本體則得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圓通
方廣之用則得法華經普門品合體用而廣大精
微之且以證其始則得楞嚴經二十五行圓通意
林三界之界相道得而因以證其終則得二菩薩
記經秘密雖不翻而種種心印可以奉持則得大
悲陀羅尼姥陀羅尼二經蓋庶乎大士本紀焉云
間善知識徐元普見而悅可謀梓行之屬其爲引
夫赤日麗空爝火息煇應龍吟天蛙鼃戢噪是經
行則嚮之病狂而吸奔者霍然已矣功德寧淺尠
也夫使四天之下知大士之爲此而不爲彼爲此
者固了了爲彼者亦知大士之爲眞大士而以彼
爲現身爲應跡則亦無不可也故不辭其請而聊
僭引之如右

沈氏學弢 卷之十六

沈氏學弢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堯中撰堯中字執甫嘉興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其自序曰為綱二十有四為目三百五十有八皆宇宙內鴻鉅之事非草木鳥獸之類然襍採舊文無所考訂亦無所別擇如日月星宿諸占全錄天官書而不知太初之法最為疎漏論周官則過信俞廷椿之說以為冬官不缺散見六官而不知割裂五官有乖經義蓋襍駁之學也

霞外麈談十卷

〔明〕周應治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霞外麈談十卷》提要

霞外麈談序

吾鄉周觀察君衡先生早達勇退敭歷宦著纂述宦處所庋鄴架之藏亦宦富蓋吾道司盟也周夙受國士之知嘗謬許海內文章當歸阿士而自棄不前為

公知人之明累感與愧併何能已〃會公逝後數年公子孚尹出麈言相示周為攜刻三山而旻弁其厓略公遭楚宗之變拜疏輒行掛冠不出所居近賀監祠烟波徜徉盡絕其侘傺感慨

之念天際真人達觀曠遠以故胸蟠丘壑筆染煙霞雖所据摭自托于詹詹之言而寄想寓興雖咫尺間覺萬里為遥豪必不怖河漢無極也巵辭大無當而言近旨遠名小類大如沈存中

筆談洪容齋隨筆及近日臺山相公之稗存平涵相公之湧幢皆以小品具大觀公是集要亦類是豈僅足當麈尾嘉話哉夫麟之角豹之斑未足盡麟豹也然謂斑非豹角非麟可乎周之

登諸梓亦國士之知聊志西州一慟耳爰以是復我孚尹

崇禎癸酉孟秋後學揚德周書于玉田之晚對樓

霞外麈談目次

霞外麈談目次終

霞外麈談卷之一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霞想

仕宦火宅也愛戀火宅味且索然盡此非有灑然出塵之思流於胸中纏縛不已轉生鎖鍊所以貴霞想也夫雲霞變幻過眼即空能作如是觀則有吾與點也之趣不爲冠纓束而簿書涸臨事便應超然

王叔朗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嘯咏遊遨登山臨水寄興談讌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山簡刺襄陽每遊習家池上置酒輙醉號曰高陽池兒童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着白接䍦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曰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每策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

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聞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便有終焉之志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陶弘景爲齊高帝辟作諸王侍讀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勅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戴安道閒遊贊曰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斯畢矣

孫叔夜澹情仕宦常與人書曰聞道士遺言餌

木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覩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後買小駟跨之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

韋嗣立體含貞靜思叶幽曠雖翌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瀨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樹雲木虛吟恍惚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冠

裳巢許

郗詵嘗行山中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而忘去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白樂天語人曰吾將解脫名利韁鎖開清商門戶但蓮龕子毋丹不知何時可成

盧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與羣從登眺霞雪微下忽有二人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魚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蘇子瞻云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炰灼

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裌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惕然

經鋤雜志云閒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衩袒帬靸從事籐床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杖策蔬圃周覽熱止晚涼浴罷杖屧逍遥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

韓持國許昌私第凉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頴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凉不曰凉持國問其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擺則從東西擺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李愚對人云予夙夜在公不啻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蝸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

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仙者雜爲汪籍供職

霞外麈談卷一 終

霞外麈談卷二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弈莊訂
男元孚較

鴻寘

嗟夫巢許遐風綺皓清躅千秋之下令人神往乃謂枯槁赴淵於世奚裨抑又何也大都出處二途不相掩借故夫漸逵儀吉則術食之職康考槃碩適則委蛇之致慨天壤間政不可少此使人人可羅致何以

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洗耳於潁水濱巢父牽犢欲飲見許由洗耳問得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畢掛樹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爲煩遂去之

魯君聞顏闔名使人以幣先焉闔守陋廬自飯

牛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耶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則不復見巳

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周黨見閔仲叔飲水食菽遺以生蒜叔曰我欲省煩今更作煩受而不食

四皓避秦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過涔陽詔舉逸民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孤雲自飛一水一流臣之樂也束身王朝如北山之禁何

梁伯鸞娶孟光爲妻椎髻布衣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娛後又徙何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後人遂以其居所名梁谿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灞陵山中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袁夏甫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爲户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

母去便自掩閉妻子莫得而見

劉荊州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爲屈乃就候之劉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中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巳天下非所保也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管幼安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

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搆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田游巖隱居嵩山唐高宗幸其門問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周彦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彦倫荅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

蘇門山隱者止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阮籍造之問其姓名張目不荅

郭元瑜少有振俗之韵隱居巖谷仰視雲表翔鴻輙嘆曰此鳥安可籠哉

索偉祖虚靖好學不慕榮利隱澹常造焉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阮嗣宗容貌環傑志氣弘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户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

周道祖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盧山事沙門慧

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盧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潯陽三隱

劉慧斐隱居東林寺於山北搆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遊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長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遂呼為阮居士居士所居惟有一鹿床竹樹環繞

陸鴻漸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常著茶經或獨

行野中誦詩擊木

陽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常往訪之問其不出户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凉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净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併其書亦不知所在

呂巖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東閣中有人分韻作詩巖之乘興賦二詩書訖徑出問其姓字不答惠之穀不受必易之剌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所而返雪晴往訪之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巖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問巖之所在答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飲而散明日再往則已遁去矣

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得藍田别墅在輞口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談玄爲本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霞外塵談卷二終

霞外麈談卷三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恬尚

夫世味之驅人久矣溢艷華膴則無柱盱豫驟躋鍾鼎則罔戒寘升亦有借終南之徑移北山之文者即身處巖穴安所稱恬若乃恬尚之士其清襟湛度如氷壺秋月

瀟然暎人惟澹泊夷曠之是適而一切塵情都絶也若而人者吾願爲之執鞭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床蓍艾爲席飲水食菽楚王欲煩以守國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而止於江南

陸通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王聘之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眉山

陳仲子隱居於陵楚王欲用以爲相妻止之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亂世多害恐不保其命於是謝楚使相與逃去灌園

披裘公答延陵季子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

列禦寇居於鄭國妻子恒饑子陽遺之以粟不受

黔婁脩身淸節饑寒晏如却齊王百金之聘著

書四篇明道家之要死而無歛衾其妻諡之以康

齊王欲相顏斶斶辭去曰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淸凈貞正以自娛

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值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玉舄爲報

閔仲叔應司徒侯覇辟不合投檄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日買猪肝一片食之令聞勑吏

常給馬聞而去之日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
徐孺子家貧非力不食黄瓊嘗辟致不就及瓊
卒自豫章三千里至江夏以生芻一束弔瓊
柩前弔畢不通姓名而去世稱為南州高士
袁安值大雪僵臥室中長安令發而出之安日
大雪不宜干人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
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
衆坐伸脚及履至着而不疑

韓康伯遺范宣絹百疋不受裂二丈與之曰可
使婦無褌耶乃笑受之
江湛擧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江書曰君平有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循濫名實用吏部
郎哉其擧可廼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
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絶足不踰閾十餘年
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没堦
劉霊豫屢辭徵辟竟陵王致書遏意劉答曰蚪
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情於山澤託暮景
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蚪進不研
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疑心累俗非
冡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
牧之嫌敬嘉軾蠹之義
阮居士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
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驥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臨州餉麥
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

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於
大王之恩亦已深矣遂辭不受
豫章王辟宗敬微為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
止丘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髩已衰白豈容課虛責
有限魚鳥慕哉
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曰少有狂疾
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
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吏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何子有清退寡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何子晳栖遁不出豫章王命駕造之子晳即從後門遁去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劉彥度少懷隱操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彥度掛檄於樹而逃

朱桃椎澹泊無爲隱居不仕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屩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屩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种明逸在淳化中有詔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

陸龜蒙門有巨石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

惟取一石以重其船人號鬱林石

宋纖有遠操不與世交太守馬岌造焉纖高臺重閣拒不可見岌嘆曰名可望而身不可得見德可仰而形不可得睹然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千丈青壁萬尋奇木鬱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

張征北爲吳興請沈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

意沱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忩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䖍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韓晋明留心學問好酒縱誕朝廷欲處之貴要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耶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窮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淸泉山中不乏

褚雪巘寓跡黃冠在天慶觀左平章慕其高節往候之時雪巘方閉戶讀書觀主扣門雪巘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巳拜於地意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左執禮愈恭至前堂語左曰三年前有一閽州王高士常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勒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懽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

霞外麈談卷三終

霞外塵談卷四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曠覽

一人情當其局趣神思不展此與井鼃禪虱何異嘗試游目於超曠若解之弢焉而後快可知也夫躡足閬風之巔齊州若盎登泰山日觀之高峯雲氣走其下胸次爲何

如此爲振衣千仞之想非坐馳也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淸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蘢其上若雲蒸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中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値顧方集賓友酣燕王游歷旣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

道一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田游巖愛夷陵青谿止廬其側

張志和謁顏真卿於湖州顏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孫綽賦天台山云赤城霞起以建標瀑水分流而界道

劉晨阮肇入山採藥食盡見桃實食之身輕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屑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至矣使迎歸日暮行夫婦之禮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喚諸仙女共作

歌吹送劉阮出洞還鄉驗得七代孫傳聞上
祖入山不出二公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
太康八年失二公所在

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草樹鮮美山有小口從口
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其中男女
怡然自樂見漁人驚問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毋論魏晉辭去

語人曰不足爲外人道也

汚水南有層室劉景升常登於此醉呼野鷹來

盧敖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異人有傲睨一世
之態敖曰夫子可與敖爲友矣其人嘆曰我
方南遊乎罔罠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
窅窅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
九垓之上乃舉臂竦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也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
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
耳

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遍
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鐵脚道人虬髯玉貌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
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
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後採藥衡岳夜半
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
胃

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絶頂度不可下發狂
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
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
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眺忽若遺世

謝遺塵者性誕逸樂神仙中書探梅嶽遺事以
期方外之交雖銅墻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窺
也隱於四明之南雷嘗言茲山之奇有峯最
高四穴在峯上每天宇晴霽望之如牖戶相

傳謂之石窗山中有雲不絶者二十里民皆
家雲之南北毎相從謂之過雲有鹿亭有樊
榭有潺湲洞木實有青櫺子味極甘而堅不
可卒破有猴山家謂之鞠侯

陸鴻漸問張子同孰與往來子同曰太虛爲室
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何有
往來

張子偉得刁景純薇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
嘯傲長松脩竹之下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

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絶洞庭南至衡山
所過雖兎迒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披極覽
以盡其意

釋樂山嘗登山逕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
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

宗慤叔父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郭文舉父母服終遍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
石室之石函步擔入吳與餘杭山

張功甫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懸鐵絙空中而
羈之松身月夜與客登之飄摇雲表有挾飛
仙之意

慈湖陳逸民搆一草亭瀑流出兩山間落於亭
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舞坐於南
軒對脩竹數百終日聞雷雹聲

東坡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瀑布水三十
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
時也

袁綯從東坡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

際加江流澒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
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東坡在黄州嘗言所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
曉夕百變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
布褐藜藿而已

霞外麈談卷四 終

霞外麈談卷五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齋莊訂
男元孚較

幽賞

幽人之趣欣然獨賞所寄深遠非惟世俗人不解即還叩其人口所莫能告其衷亦不喻其所以然而然也夫不喻其所以然而然而趣足已深林之蘭但聞其芳之襲人幽澗之水但聆其韻之盈耳世俗人值此有不倏然寬清神徹者乎

仲長統樂志論曰躊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宗少文性好山水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昭明太子與諸賢泛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陶元亮曰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元亮時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咏音調始遒聞函道有屐聲甚厲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咏謔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

盡而返何必見戴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阮就之見其擁膝巖側阮問之屹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嗜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嵇叔夜性巧好鍛宅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鍛

王敬弘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幽居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竺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

劉訏嘗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陶隱居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

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氷琢其精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邢和璞寓居終南晨夕賞翫山色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給泉都是名士

田承君有廬在乳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

大石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履吟諷而歸足以遺老而忘憂

陶侃鄰人曰子門有長者車何不延之侃曰不能備禮鄰人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懽

陸龜蒙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親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無事時乘小舟齎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小不會意徑

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

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

梁高祖問陶弘景答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陰亮山行曰空翠爽人肌膚泉流清人耳目

孟浩然閒遊秘省時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次當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

李龍眠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

韓退之窮居荒涼草樹茨茂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楊綰至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

元延祖曰每灌園擷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不思也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

彭淵材喜遊負一布橐曰吾富可敵國開橐乃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藁而已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孔稚圭風韵清疎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柳柳州嘗曰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房壽六月召客坐糠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刻椰子爲杯搗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凉物也壽勸吳田以轆轤甕内懼其深曰但見龍門溪水濯麴孽腸耳

裴晉公坐午橋莊小兒坡見茂草盈里使羣白羊散於其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裴晉公遺語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富韓公歸洛與康節相近公曰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間過親舊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

黎舉嘗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耦耕植杖不能道此語非老農不能識此語

東坡與人書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小趣

東坡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山谷嘗云山中岑寂王事清簡想亦隨緣宴坐觀書登臨風日黃雞白酒互有以樂之耳

秦觀在汝南臥疾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之日閲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傍引之閲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絶茱萸沜躡宫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

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頃刻不覺霍然

楊誠齋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各植一徑命日三三徑詩云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澄懷録云每登高丘步邃谷延留燕坐見懸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終日忘返

經鋤雜志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棋奕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中毎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豊

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説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緑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霞外麈談卷五終

霞外麈談卷六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清鑒

譽必有試所以弘獎人羣也聖門猶然不廢至江左而玄風大暢一經標目金石靡鐫至今千百載之下誦其遺言宛宛若面嗟乎士何可不克自祓濯也我不必鑒人則我鑒者至借無當於清鑒其若自處何

周子居嘗云吾時月不見黄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郭林宗毋憂徐穉弔之致生芻一束而去林宗曰此必徐孺子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

程普年長數侮周瑜瑜不較普後敬服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周侯嶷如斷山

王孝伯與王建武甚有情嘗行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孝伯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顧愷之爲謝鯤畫像坐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居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歎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

名士風流殷不及韓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
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
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栖冶城安道
入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
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
羽化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
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

惟朋松石介於孤嶺積數十年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夕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巴窺
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輙當申譬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安石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及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是風塵
外物

衛玠嘗稱樂廣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
雲霧覩青天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
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
然我已上人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

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
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巳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殊
恨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
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
佳吉人之詞寡也
王夷甫與諸名士共戲洛水還樂令問曰今日
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

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
子房亦超超玄箸
王孝伯常坐六尺簟佛大往看欲得此物恭即
舉所坐者送之便坐薦上佛大聞之甚驚曰
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
人無長物
蔣凝美風標朝士號為玉笋斑
徐孝穆幼時僧寶誌曰天上石麒麟也
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劉尹云人言王荊産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
名其器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荅曰正在
有意無意之間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
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
無可無不可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
要作金石聲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
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
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陳繇謂登曰遠近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閨門
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餘子瑣瑣焉足錄
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袁粲遇傅昭嘆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
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裴逸民傳學周弼曰顔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
之傑
馮素弗慷慨有大志南宮令成藻有高名素弗

造焉藻命門者弗納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逾日藻始奇之曰吾遠來騏驥不知近在東鄰

褚彥回詣虞愿不在床上積塵有書數帙彥回嘆曰虞君之清至于此拂塵而去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君未見其父爾

阮脩四十餘無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陳元方子羣弟季方子忠各論父功德不決諮於太丘祖寔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

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足繼之

庾文康爲豐年玉王稚恭爲荒年穀

虞翻會稽人以所注易示孔融荅曰書延陵之理樂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

王濟衛玠之舅也每見輙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毛曾與夏侯玄坐人謂蒹葭倚玉樹

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傅亮嘆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瑯瑯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支道林問孫綽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
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許將北面
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謝仁祖企脚北窗下
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
劉璡至吳語人曰吾聞張思光與陸慧曉並宅
中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
曰飲此則鄙吝之萌盡矣

齊太祖素奇愛張思光爲太尉與思光接欵常
歎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袁尹見江叔文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何點目王思遠常如暑月懷氷亦有霜氣
崔司徒每與盧玄談輙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
之情更深
劉歊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族祖孝標稱之曰
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絶塵如雲
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織纊

虞璩字休璉兄瑒字德璉俊雅博極時號二璉
謝超宗見齊高帝爾時風寒慘厲帝曰此客至
使人不衣自煖
李百藥賦帝京篇上嘆曰何身老而才之壯齒
宿而意之新乎
鍾嶸爲詩評以范雲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
遲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
唐太宗學隸書於虞世南每難於戈法書戩字
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徵徵曰戩字戈法
逼真賞其鑒識

賀知章見李太白稱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郡都督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
白之文句句動人
元稹爲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
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
章映日可見乎
文彦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
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蘇子瞻與賈耘老書云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霞外麈談卷六終

霞外麈談卷七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達生

古之沉冥得全於酒夫亦以醉鄉日月託此逍遥庶幾乎齊物我一死生云耳雖然人世旦暮醉生夢死惟其所遭此惟達觀者能之如日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衆醉獨醒以此絜身可也非所以遊於世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閒靖少言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淵明九日無酒摘菊花盈把坐其側久之見白衣人送酒至

人造淵明者有酒輒設若先醉便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遠公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曰佛法無方遂許之淵明造焉

劉伯倫恣意放宕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埋我土木形骸遨遊一世嘗著酒德頌

伯倫嘗渇甚求酒妻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神誓斷矣可具酒肴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引酒御肉陶然復醉

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阮宣有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儋石晏如也

王無功隱居東皐大有酒德負苓種藥與世夐絕自號無心子

辛仲宣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相並耳

張旭醉後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乃止

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此老子騎馬似乘船行於波浪中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匏瓢盛酒言談彌日蓬廬蓽

門琴書自娛

劉子驥虛退寡欲桓車騎請爲長史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話父使驊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敕人代驊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美同酌至暮乃退

韋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

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有慕其閒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貽韋敬遠號曰逍遥公

長孫澄好客雖不飲而好觀人酣與常恐客歸別進異饌

劉松袁紹三伏晝夜酣飲以避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元魯山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屬歲歉庖厨不克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餚過之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陳暄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徐邈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

曹事日中聖人達白太祖怒鮮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偶醉言耳他日帝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臣不能自懲時復一中之帝大笑

郭弘好飲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帝笑封酒泉郡王

李太白嘗云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

鄭公慤率賓佐避暑取荷葉盛酒剌葉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吸之名碧筩杯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庚氷爲吳郡避蘇峻之難賴一郡卒得渡淛江氷欲報之卒日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氷爲置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亦且達生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

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置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其中公何不廣耶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塚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宴飲

趙邠卿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己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後與朋舊入其中歡宴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飀飀瘦藤在手惟此白叟得全於酒

皮日休性嗜酒居襄陽之洞湖自號酒民

俞澹生平不娶荆公與之遊一日云吾欲爲浮屠公欣然爲置祠部約日祝髮後乃日吾思

倡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矣

范蜀公居許下所居長嘯堂前有荼蘪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日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裴晋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日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鄭泉嗜酒嘗日死葬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

幸爲酒器實獲我心矣

白傅居守洛川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

楊誠齋每遇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瘿尊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嚥之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霞外麈談卷七終

霞外麈談卷八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博雅

結繩遠而簡冊垂洋洋九流百家人隋侯而戶卞氏要之用以資博洽豈必漁獵多聞古之帋門名世一字一義味韻深遠咀之有餘羨焉乃知名教中固自有樂地不

必他求學者多羞稱舊聞然而素業則何居矣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虞允原篤志典墳謂學之染人甚於丹青

鄭康成教授生徒晨夕講論不輟庭前草生如薤葉號書帶草

沈約讀書一夜十卷毋恐其勞常減油滅火則

誦畫之所讀

習鑿齒辟西曹主簿桓温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鑿齒

何晏自言不解易九事問之管輅九事皆明鄧颺曰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論易也

皇甫謐就武帝借書送一車與之

王充家貧常於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能誦遂博通諸家

劉寔賣牛衣自給口誦書手約繩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嘆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王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號曰墨池

王獻之與客談論詞理將屈嫂道韞遣婢云欲爲小郎解圍於是設重幃帳申論前議客不能屈

智永常有退筆數石瘞之號筆塚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籍玠頗遊其齋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矣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謝朓見江革敝絮草席躭學不倦乃脫所著被并手割半氈與之

朱昂性篤學朱遵度號萬卷昂號小萬卷嘗買奇書爲二亭曰知止曰幽栖自號退叟

宋處宗買一長鳴雞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極有致處宗因此玄功大進

滎陽呂公日讀易一爻默坐沉思隨事解擘

皇甫士安躭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

張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内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産

阮千里清虚寡欲自得於懷詩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詣理精辯言不足而旨有餘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

根

王無功以周易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讀

李北海少時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比海固請乃假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

蕭頴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輙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奥耳

陸公紀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曆筭數無不該覽虞仲翔舊齒名德龐士元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交善

李密蒲韉乘牛掛西漢書角上行且讀楊素奇之

范史雲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唐太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綱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荅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踈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

張曲江嘗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黄魯直云每相聚輙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宋次道家多書劉道原就借覩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

霞外麈談卷八 終

霞外麈談卷九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寄因

有寄者有寄寄者寄者甫動於覺也寄寄者動於覺而欲符於覺也欲符於覺則必有所以因之因其耳目之所得而遇焉因其意慮之所得而通焉始乎因卒乎忘其

因焉而機融融矣而樂如如矣夫是之爲天游

漢陰丈人爲圃抱甕而灌子貢過而教以桔槔丈人曰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范少伯以六畝地爲池池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二月上旬日納之池令無聲凡魚遂行則肥池聚石作九島魚繞之日行千里

召平爲秦故侯秦亡隱匿種瓜而美世號東陵瓜

嚴君平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

陶元亮蓄無絃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嘗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孫登撫一絃琴嵇叔夜詣之登不與語彈琴自

若

嵇康手揮五絃目送歸鴻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嶶之以菖蒲映竹因語人曰蒲止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聳然菖蒲正當拜此君此君安得不受之耶

陸士衡入洛詣劉道真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

柄葫蘆鄉得種來否

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筠床終日嘯傲或偃臥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

陶弘景特愛松風所居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有得

司空圖在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法潛隱剡山或問勝友者誰指松曰此蒼髯叟也

方鎔隱居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惠遠養一鸚常隨聽經若說他事鳴翔而去

戴顒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砭鍼詩腸鼓吹

陶淡侃之孫好讀易結廬山中養一白鹿以自偶其親故有候之者輙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管寧霞籠紅鸚一隻遺羲之請書黃庭經

羊欣嘗着新絹裙晝寢王獻之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張旭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

厭其煩曰公筆勢奇絕欲藏之以爲家珍爾因盡出其所藏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自此盡其法

蘇晉學浮屠術得胡僧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與吾性合吾願事之

李約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

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徬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

李建勳榜其軒曰四友以琴爲嶧陽友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爲夢友

桓伊有柯亭笛王徽之泊舟青谿伊於岸上過徽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弄伊已貴顯素

聞徽之名便下車據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

江貫道月夜鼓琴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

李容賓朋文章奇麗者付雪兒歌之

鮑生以女妓善四絃者易紫叱撥馬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陳太丘有客使元方季方炊二子聽客議論忘着箄飯落釜皆成糜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木屐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䄌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王鄉隱西山頂菱角巾又嘗就人買菱脫頂巾

貯之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内

黄昇日享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門西則喜曰火候足矣如是四十年

蘭先生坐琴莊食蘭香粥有鳩至階上先生以匙擲飼之漸進至肩遂盡此粥後日鳩以千百至先生飼之

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聰節

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

盧度隱居盧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巳郎去

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亭下謂之報時猿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宋宇種菜三十品曰天茁此徒助吾鼎俎

文惠太子嘗問周彦倫菜食何味最佳彦倫荅

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白樂天方八關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虀蘆菔鮓換取白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夏侯隱登山渡水亦閉目美睡人謂睡仙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為此未發之妙

陳搏隱於睡馮翊羽士寇朝一得睡之大槩劉垂範聞其齁鼾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

或曰既有曲譜記如何曰混沌譜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之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碁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無所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

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袖中出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朱希真居嘉禾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

趙子固常得五字不損本蘭亭於霅川喜甚乘夜回嘉興棹至昇山大風覆舟子固立淺水中手持蘭亭帖示人曰帖在此餘不足介意後跋其尾曰性命可輕至寶是寶

霞外麈談卷九終

霞外麈談卷十

四明周應治君衡纂
同邑楊德周齊莊訂
男元孚較

感適

人情當居恒易怠耳此中微有感慨之意則隨觸隨與況致妻婉不能已已嗟乎消息盈虛之理如夜旦寒暑之必然必無物然後能盡物必臨物然後能破物夫夜旦

寒暑之感倘然去來溺之者鮮矣則曷不以夜旦寒暑視塵情乎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
蓋寬饒視屋嘆曰如此傳舍閱人多矣
羊祜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賢達登此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
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
如公言耳祜歿人爲之立碑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曰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
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
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
泫然不勝
王丞相茂弘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
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
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
別既自悽惘嘆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
勢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
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
旣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

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茲
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外問古詩中
何句爲最睹思未荅孝伯咏所遇無故物焉
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阮嗣宗曰羣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敗絮
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炎丘火流不
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虱之處褌乎

梁敬叔自負其才嘗登山遠望輒嘆息言曰大
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
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呂翁授盧生枕曰枕此可榮適如願生但記其
身入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
盛無比忽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粱尚未熟
鄭人薪於野遇駭鹿斃之恐人見也藏諸湟中
覆以蕉葉俄而遺失遂以為夢
藍采和歌於市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

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
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鶴到碧落暮見桑
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
峩
張思光居常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
不見我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
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
行百梯寺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劒討叛死生食息
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
冶子鑄劒之地山奇水清傍無人烟叢筠古
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為築室原上孟節
嘗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
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干自詠詩曰
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

張詠知成都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
歸叅軍去以詩留別曰秋光都是宦情淡山
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吾過矣留而慰遣之
經鋤雜志云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
知其間幾許人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
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此况真仙在太空中
下視塵世又何翅蟻垤乎
東坡在儋耳嘗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
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

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亦可一笑

蘇子瞻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野間所歌者皆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塲春夢矣里人因呼此媼爲春夢婆

洞天清錄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

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閒者十才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明窗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佩玉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霞外麈談卷十 終

霞外麈談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應治編應治字君衡鄞縣人萬歷庚辰進士楊德周序稱爲觀察不知官何省何道也是書輯隱逸高尚之事分霞想鴻冥恬尚曠覽幽賞清鑒達生博雅寓因感適十類大抵以世說新語爲藍本而稍以諸書附益之至於雲仙散錄師古僞杜詩註之類影撰故實亦皆捃拾殊無別裁又多不見原書輾轉稗販如披裘公不取遺金王摩詰詩中有畫列子鄭人蕉鹿諸條尤割裂不成文理至於宗慤乘風破浪鮑生愛妾換馬全與高隱無關不過襍湊以盈卷帙耳

宋賢事彙二卷

〔明〕李廷機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胡士容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賢事彙二卷》提要

宋賢事彙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門狂者動稱古之人古之人。夫古人豈異人哉。以今人不若古人。而始見古人之為高。然今人未嘗不可為古人也。而不能者。志不狂若也。志之不立終其身汩沒於聲利之塲。案頭所置。不離乎朝報仕籍。學彌荒。氣彌俗。

序一

究其所就。不過顯膴。舉千秋大業以博區區。亦可惜已。余佩仕優則學之訓。每以暇日觀史。因見宋世風人材。頗類今日。其言論行事。往往有可

為今日用者。因采而彙之。蓋吾方寸中。元有古人。如穀之種。木之根。不漑不滋。不培不叢。是編。固所以漑之培之之助也。顧余又聞先正論讀書。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夫庖人烹割。而不自飲食優人唱談竟日。曲本而已。傭書者矻矻筆石間。於書無與也。有如讀書而不能用。遇事臨

時。曾不見其得力。與庖人優人傭書何異。余既謝事老矣。然一二尚可勉者。何敢不勉。

晉江李廷機序

吳諸生薛明益書

宋賢事彙目錄

宋賢事彙目錄終

明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李廷機 彙集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徐民式 校政
直隸蘇州府 長洲縣知縣胡士容 吳縣知縣袁熙臣 同校

誠實

劉元城先生安世自言從學於司馬温公嘗問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力行斯訓平生只是一箇誠縱橫左右無所不通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王沂公曾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事君不欺之道也又曰百種奸僞不如一實

[illegible]公琦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illegible][illegible]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

冠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眞宗封泰山駕發京師詔百官蔬食禮畢上勞從官曰卿等久食蔬矣王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謝曰誠如知節之言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一日公微行飲其中適眞宗急召公中使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肆歸中使遽先入白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具如

公對公見上問何私行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鄉客來遂與之飲然臣易服人無識者上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

胡文恭公宿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公竟白而薦其才可用仁宗用之同列退謂公曰倘緣是不用奈何公曰彼之得失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毫髮欺乎

廉介

曹武惠王彬在周朝嘗使吳越卻其餽追至數程亦不受不得已籍上之官世宗彊之受悉以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及事宋平蜀諸將王全斌等多取子女玉帛武惠歸橐中惟圖書衣裳而已太祖以全斌等屬吏授武惠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武惠辭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可無讓

沈僕射倫從伐蜀諸將競取玉帛子女公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以公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范太傅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問饋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貲後太祖因論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眞宰相也

劉中丞公溫叟太宗爲開封尹時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受之貯廳西舍令吏封識而去

明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命輦歸府中他日侍宴具道其事太祖歎賞久之卒用爲御史中丞

王學士禹偁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餽馬五十匹爲潤筆公却不納及出守滁閩人鄭褒來謁公買一馬贈之或言其虧價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價哉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分賜

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自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按漢交阯守張恢墨敗籍其貲詔賜臣下尚書鍾離意得珠悉以委地曰穢物不敢拜明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向文簡公敏中太宗嘗書其名付中書將大用當塗者忌之會有言公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贓敗發書歷詣朝貴公亦受之者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僮詰之云書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賞激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

包孝肅公拯知端州端貢硯前守率私取數十倍公命製但足貢額及歸不持一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刻石竪於堂壁

蔡學士襄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俗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此重厚可爲薄夫之檢押

唐質肅公介謫倅潭州時有賈匿珠爲關吏捕出太守而下悉輕估買之事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買覽奏果然

龍圖閣直學士陳公從易自廣州罷還不畜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曰此其清節過馬援矣擢知制誥

石徂徠先生介寓學南都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先生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

徃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吾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洛重之

蘇丞相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歐陽文忠公修與其姪通理書云昨汝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

戒也

吏部郎中畢公仲游字公叔文簡公士安曾孫也嘗以開封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時故相韓縝在太原揔視列郡謂人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周濂溪先生敦頤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劉秘書丞恕家貧一毫不妄取其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温公以衣襪及舊貂褥贄之固辭强與之行及潁川悉封返

范侍郎育在神宗朝嘗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願事前以防疑謗庫官想亦不久更替如今銀庫之差若任久亦不能

曾中書公鞏在官有所市易取價必以厚予價必以薄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

程伊川頤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館之一日容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有一金藥楪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汝待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之伊川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止為此耳持國韓維字

吕汲公大防以百縑遺伊川先生辭之時族子在旁勸先生勿為已甚先生曰公所以遺我者以我貧也公為宰相當使天下受其賜天下貧

者衆矣。公帛固多。恐不能盡周也。
陳無巳師道家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見之。知其貧。懷金以餽。及至。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而去。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寒甚。衣無綿。妻就假趙家。問所從得。却不服。遂以寒疾死。
中書舍人潘公良貴。廉介自持。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地輪帛數尺而巳。常誦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一戒痛自儆省。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絶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張忠定公詠亦嘗曰。廉不言貧。
辛簡穆公次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高宗嘗面諭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閩中不受俸。公對曰。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

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澹泊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大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子俗謝上蔡顯道云爲他有富貴相便是俗處王介甫安石在政事堂只喫魚羮飯因薦兩人不行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羮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篋有餘帛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李文定燔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或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杜祁公衍家食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爵祿服用皆國家者一旦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養耶

曹武惠王彬在周朝爲晉州都監一日與賓從

還坐於野會隣道守將馳書遣使至使問孰爲監軍有指以示之使疑爲紿己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旣而方信

王沂公曾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即瞑目曰吾家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同年孫冲子京來謁公飭子弟云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

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共寢一氊及分途剖而分之至汝州州守趙延康靖於館尤敬待韓公每至設肉康靖嘗有簡戲韓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康靖知長社縣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已

范文正公仲淹少與劉某同讀書長白山日煮粥一器經宿遂凝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入少鹽啗之如此者三年公爲吏部員外郎時有三婢及出守歷兩府以至

於薨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敢持至當火於庭

蘇東坡軾在黃州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者預以此告之其言曰一安分以養福二寬胃以養氣三省費以養財謫齊安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梁上日用一塊一百五十文仍以竹筒貯餘錢以待賓客

仇泰然念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日問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自是見疎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亨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可長久也

寇萊公準在鄧州造花蠟燭天下有名雖京師不能造公少年富貴好夜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衍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呂正獻公公著嘗書古人詩於屏風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

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柹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賓友嘗累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寡嗜欲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之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旦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纔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

程伊川先生頥在經筵一日承受張茂則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識畫竟不往

張文節相公知白夫人朝莊獻太后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敕夫人爲公市少婢一日公歸見二姝駭問夫人具以太后之指告公指二老婢謂夫人曰此夫人之媵也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

若二姝年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而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聖慈然某固不欲他日入見宜以此奏遽召二姝父兄還之并衣飾爲嫁資謂曰若更僱人必送府勘罪

王荊公安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運失舟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遽還其夫盡以錢賜之

司馬温公光爲太原府通判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夫人出教其妾自飾至書院中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當王均李順之亂仕蜀者多不挈家公單騎之官屬吏憚公嚴莫敢畜婢妾公因買一婢自此屬吏亦稍稍置及將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室女也

張忠定公詠室中無侍婢及玩物閴如也門人

李畋謂公寢室禪室不如

蘇東坡軾稱范忠文公鎭平生不好佛晚年減節嗜欲一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學佛作家

恬退有守

顏氏家訓曰君子當守道待時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

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范忠文公景仁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抗聲自陳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公獨不自陳同班屢趣不動至七十九名唱及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

韓持國維執政億子也以進士薦禮部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閤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宰相以旌擢恬退之人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文潞公彥博等舉公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錄呈所業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令徑就試亦不赴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

范忠宣公純仁作相其子正平當入遠公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前人立志如此

鄭介夫俠治平中隨父官江寧王荆公聞其苦學邀與相見稱獎之中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有疑獄讞議傳奏荆公在政府悉如其請介夫感爲知己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試中者超京官介夫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傚心不能無區區也荆公不答介夫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荆公欲辟爲檢討令其客黎東美諭意介夫曰

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求執經相君
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
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
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
善乎

呂原明公希哲正獻公子也以蔭入官父友王
荊公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荊公為政將
使其子雱為講官以公有名欲先用之公辭曰
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

與之意盡矣荊公乃止正獻作相二弟已官省
寺公猶滯筦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正獻歎
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
命也毋夫人聞正獻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陳無已師道游京師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惇
在樞府屬秦觀延致之答曰師道於章公前有
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若昧冒法義聞命走
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何取焉及惇為相又致
意卒不往

潘待制良貴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
郎時宰相蔡京方以爵祿釣知名士親故數為
京致意良貴正色謝絕高宗朝除考功郎遷左
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曰君名士也旦夕欲以
兩省處君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
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
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
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
知嚴州到官兩月遂請祠良貴剛介清苦為博

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
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例合辭免
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才一日見班次有其名頗
喜及歸問其居同巷又喜欲見之無幾報拯朝
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公奇之遂薦對除裏
行自此擢用

樞密直學士陳公巖叟知安喜縣時有詔近臣
舉御史舉者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

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及哲宗卽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

蘇丞相公頌自言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呂惠卿參政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張忠簡公闡爲校書郎久次喜論事秦檜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

都水丞劉彝於曾魯公公亮同鄉公嘗謂之曰

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劉曰士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彝之命矣公歎曰比來士大夫不免有求求而不得卽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者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職事亦未嘗苟且

唐質肅公介由嶺南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仁宗謂公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有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

劉元城先生安世建中間自嶺外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欲鈎致公引公大用因人以書抵公公謝曰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

范蜀公鎭不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遠器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里郡守命父老鼓樂迎於郊公易服單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門司何爲未報公曰不才叨忝豈敢重煩父老相迎守歎服以爲遠器

韓魏公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遠器也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郡守好責人小禮每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衆皆忿罵公獨處之自若曾當庭參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他官代出納公不可雖祁寒隆暑必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氣度

趙忠獻王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奏牘擲地忠獻顏色不變跪拾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卒用其人

忠獻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言眞台輔之器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時知州張紳坐贓免或言紳贓不實蒙正貧時匄貸不如意憾之耳太宗命復紳官公不辯後考課院廉得紳狀黜爲團練副使公再入相太宗謂曰紳果有贓公不辯亦不謝

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旦袖歸謂同列曰詩誤一字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叩謝曰臣昨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謝獨樞密馬知節不

謝具以實奏上顧公笑
王沂公曾罷參政往候王文正公旦王已疾困
辭弗見顧其壻范曰王君他日勲業甚大昨以
避讓會靈使領咈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
了無所慴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
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
偉度

雅量
呂文穆公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
之曰是子亦參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
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
李文靖公沆為相有狂生叩馬上書詆其短公
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
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寧不愧於心乎公
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耳
王文正公旦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

眞宗謂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
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寇
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
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旣不是不要
學他不是公有弟倣不可訓嘗祠家廟庭列百
壺弟皆擊破酒流滿地公自外來不問但攝衣
步入後弟悔改終亦不言家人欲試其量一日

廚飯以少埃墨入羹中公但啖飯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偶不喜飯可具粥

韓魏公琦初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閱試卷二人時有喧爭公安坐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巳詣公舍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謝之　其爲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下師魯見公論英公英公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　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

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巳未嘗峻折之也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公與文潞公彥博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隸兵方二下輒悖罵不巳令以解府魏公問汝罵令信否曰乘忿實有之公曰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赴市曹處斬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援筆方知有與

至潞公時有外鎮解一卒潞公震怒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　公家有二玉杯甚佳一日宴客置卓上爲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毁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不動客皆歎服　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忽他顧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巳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巳解執燭矣其量如此

狄武襄公青作眞定副帥嘗宴韓魏公以處士

劉易習於魏公亦與宴易性疎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詰朝造劉謝之魏公服公有量

識見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文正公旦叅知政事、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文正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

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民出金帛牛酒勞之、海乃逕去、時范文正公仲淹在政府、富鄭公弼在樞府、富公請誅仲約、言高郵民欲食其肉、范公曰、郡縣兵械、足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賊、此法所誅、今高郵倉卒無備、小民得醵出財物、免殺掠、必喜、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從范公言、貫仲約、富公慍曰、當今患法弛、方欲舉法而公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亦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竟夜彷徨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石藏班瑞殿、韓魏公琦留守日、有勸摹進

者、公曰、修之可也、安用進爲、韓絳來、遂進之、公聞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祥符中、王沂公曾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眞宗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輿議、退又以白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上思公言、遂被擢用、

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示大臣、明日有袖死蝗請稱賀者、王沂公曾獨以爲

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元昊官爵募能生擒若斬首者權節度使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在大名聞之曰謀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鎭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不遜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元昊有指斥之詞矣

當鄭公弼知諫院康定元年正旦日食公請罷

宴徹樂契丹使人亦止就館賜飲食不設宴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不爲朝廷羞乎後使契丹者還云虜中罷宴仁宗悔之

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温公等叙官爲所當先馬忠肅公亮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無後患朝廷以公論久鬱欲快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識見

陳忠肅公瓘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未發得旨催促公乃用奏狀進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人將疑而生忌遠其迹猶恐不免况通書耶繼而張罷黜公亦有台州之行責詞謂公私送尊堯集與

張商英於是人服公識見云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質之韓魏公公指數事可去其一太祖惑一宮嬪視朝宴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石乃去之以進

公正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文正公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公敏中向公從容言之文正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文正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之文正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王沂公曾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以齊州已差人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起居舍人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至中書見公援錢延年例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例耶尹終身以爲愧　馬季良聯姻劉氏太后欲擢季良龍圖閣待制顧公守正難之會公移疾諭二執

季良且曰王曾在告可亟行之諸公承順季良遂以太常丞充職中外諠傳而公持正之名益著

王武恭公德用有故人爲人干進公問所遺幾何出金謝之

晏公敦復素剛嚴及居吏部請謁不行親故有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即却之雖務抑僥競清流品區別賢否一時銓綜號爲平允

執持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重之及即位委以心腹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包孝肅公拯立朝剛毅人皆憚之謂其笑比黄

河清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杜祁公衍執政凡内降恩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有求恩澤朕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外人及衍皆不知也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仕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有所執奏人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illegible]公嘗糾察在京刑獄時有僞牒爲僧者事[illegible]乃空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

熙寧三年傅獻簡公堯俞服除至京師王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安石不悅乃以公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内銓

周濂溪先生敦頤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先生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晏公敦復爲吏部侍郎時秦檜力贊和議用勾龍如淵莫將施廷臣爲臺官令擊去異論者公言和議不可從如淵等不可用爭之甚力檜使客諭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

檜卒不能屈

張忠定公燾爲吏部尚書時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迎合秦檜者公執奏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檜素厚公使妻炤問疾且以翰苑許之公曰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燾惟有去耳檜語人曰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金人議和張公九成請以十事要金能從則與之和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又曰立朝須優游委曲公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

擔當

韓魏公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公嘗言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曰琦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往往自許未嘗以膽許人王丞相稱公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

呂許公夷簡爲相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欲與之公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文潞公彥博爲殿中侍御史時黃德和誣劉平降虜賂平奴證之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公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遣

他御史來、公拒不納、曰、案具矣、可亟還、事或罷、
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及在中書、與
樞密使龐籍議省兵、所汰去及給半稟者合八
萬、時論紛然、謂必聚爲盜、仁宗亦疑焉、公曰、今
公私困乏、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
行、兵亦無事、

呂惠穆公公弼夷簡子也、神宗初爲樞密使、時
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曰、自白草西抵定
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警急、將何

以應、又欲下邊臣議之、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
而諉邊吏、可乎、乃止、

吳正肅公育爲參知政事、時章獻章懿太后升
祔眞宗廟、議者請覃恩優賜軍士、公曰、無事而
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
多怨執政、仁宗以語公、公曰、此必建議之人欲
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秦中方饑、公發常平粟
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
獨任其責、

王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
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
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
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
之、曰、卽有譴、以此自解、復疏五不可以聞、詔如
建炎中數

公貫執政爲道輕其新進猾視所爲公初
□□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
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道闕之服其識體
韓魏公琦爲相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
公爲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
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自決之
人以爲得體

劉元城先生安世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

惟李沆如日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
以報國此似失言然有深意蓋祖宗多經變故
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即不無小害而其利多後
人不可輕變又如曰人主不可使一日不知憂
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兩事最爲得
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
宋元獻公庠爲叅政仁宗一日召二府至天章
閣詔問天下利病宰相倉卒莫敢對公進曰臣
等待罪二府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
上人以爲得體
宋元獻公庠嘗奏事帶寬文書墜地不顧而行
仁宗呼內侍拾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宋
公得大臣體

慎重

王文公珪嘉祐立皇子，中書召公作詔，公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公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公聞而歎曰眞學士也。

呂文靖公夷簡爲相，大内火，百官晨朝而宫門不開，輔臣請對，仁宗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公獨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宫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淸光，上舉簾見之，乃拜。

疑定

向文簡公敏中除僕射，是日翰林李昌武當對，眞宗謂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門無一人，徑入賀曰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慶，公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僕射勲得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問有無賓客飲宴，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寇萊公準貶雷州，丁謂遣中使齎勑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馬前，公方與僚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僚官出迎，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久不出，問所以來，不答，衆皆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以勑授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拜勑於庭，復宴飲至暮而罷。

陳忠肅公瓘以得罪蔡京，安置通州，又徙台州，

…延州郡令兵防送至台數月起遝人石㦨知州事㦨至遣兵官突來禁公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廷取尊堯副本而㦨爲此以怖之也繼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監守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爲意㦨亦終不能害

章惇蔡卞欲殺劉元城方竄廣東移廣西旣抵廣西復徙廣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輙相向垂涕

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來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海州有土豪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除本路運判馳至郡將遣客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書數紙復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也俄報運判翌日至家人益號泣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酣寢鼻息如雷乃判官一夕嘔血死公亦無喜色

韓持國維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雖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朱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中

程伊川先生頋貶涪州渡江中流舟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舟危時君獨不怖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鎮靜

趙忠獻王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之

李文靖公沆嘗言居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慶州軍亂神宗召二府入議文潞公彥博曰朝廷施爲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

墜不舉之處耳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言利害多更張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趙忠簡公鼎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

曹穆公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文正公旦誰可代瑋者公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有行檢然非邊才楊億以告公公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觀書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復見公稱公知人公笑曰禁軍爲盜主將斬之烏得爲異政乎旦之用及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事已有成績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

西南夷有妄言蠻賊儂智高欲來寇蜀者攝守懼調兵築城朝廷亦發戍絡繹於道促張文定公方平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輒遣還入境下令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調兵罷城役會上元城門通夕不閉蜀乃大安

初夏人講和命韓魏公琦宣撫陝西范公仲淹宣撫河東范公請以兵從仍益兵數萬屯宋韓

公以爲不必上前議未合既退范公猶爭之韓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韓公笑止之曾杜祁公衍富鄭公弼亦贊其說卒不發兵韓公嘗謂門人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范公亦未免有易動處

薦擢

呂文穆公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

虞公允文每言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小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論蜀薦汪應辰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酉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有元祐慶曆之風

杜祁公衍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爾門人曰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能悉薦此所恨也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謁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

亦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靖公沆爲相眞宗問治道所宜先公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終眞宗世數人皆不用
張忠定公詠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服吾舉
司馬温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知所以相薦否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詢問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王沂公曾當國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仲淹乘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服其言
韓魏公琦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輒漏其語閒因上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嘗曰用人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之主上是則將順非則開陳而已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
王文正公旦爲相賓客見者無敢以私干既退

公察其可與言及素知名之士數月後召詢四方利病因察其才具籍記其名自是不復見每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請上點之同列皆莫知及奏入無不允者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居于家一日眞宗召行簡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居止命至中書問公人始知公薦行簡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甚多及公殁修實錄得內出章奏乃知之公辭位時所薦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王

范公嘗言公用人必先望實。或薦其賢則曰識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亦遵行是言。

英宗欲用東坡知制誥。韓公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士畏慕降伏。今驟用適足以累之也。上曰。且與修注如何。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仁宗以西事歎人才之乏。杜祁公衍舊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可任。遂召對。簡夫善敷奏。上嘉之。令中書檢眞宗召种放故事。呂許公夷簡言曰。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才能。果可用。擢之未晚。上以爲然。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觀文殿學士范公宗尹言用人之法。須擇可爲執政者方除從官。可除從官者方除省郎。如是則選高而眞才出。

程明道先生顥爲鄠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數澤。置虎於山林。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處事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秤停二字最吾輩處事所宜致力

蘇丞相頌曰韓非言爲木偶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大則可小小則可大處事亦然不厭三思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公端公知有變鎖繼恩於閤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公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公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真宗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見羣臣公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

[illegible]

歐陽文忠公修奏事錄云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國本爲言輒留中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仁宗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可韓公琦皇恐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公遂啓何名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明日奏事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求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不可中止乞斷在不疑仍乞自內批出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臥稱疾前後十餘讓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

外人忽見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
緣詔勅降付閤門得以堅臥不受若立爲皇子
只命學士作一詔書布告天下事即定矣不由
其受不受也仁宗沉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
亦好否韓公力賛之遂降詔立爲皇子凡所奏
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
書也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内良賤
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
已

英宗固辭判宗正寺之命及立爲皇子復稱疾
不入司馬温公光疏言凡人于絲毫之利至相
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
其賢於人遠矣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
駕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
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英宗以驚疑得疾遇宦官少恩兩宮遂成隙韓
魏公琦慮有不測一日因對以危言動太后曰

臣等在外保護官家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
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
更是用心公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閤有
傳上禁中過失事公曰豈有殺上不曾錯了一
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者稍息上
疾甚出言或不遜太后不樂大臣有陰進廢立
之計者公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
遜狀公曰此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
乎太后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窠尋兎兒

公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歐陽公進曰太
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温成
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間反不能忍耶太
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
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公復進曰仁宗
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
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魏公等見上上曰太后

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
稱舜爲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
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
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
者上大悟自是不復言
慶曆初仁宗久不視朝一日康復坐便殿召二
府呂許公夷簡聞命移刻方赴中使數輩促公
同列亦贊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
喜與卿等相見而來何遲也公曰陛下不豫中

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
心驚動耳
呂正惠公端爲相寇萊公準爲樞密副使時保
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欲誅之獨召寇公與
謀寇公退過相幕公疑必謀大事邀謂寇公曰
上戒君勿言於端乎寇公曰否公曰邊鄙常事
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
知也寇公以告公曰殺之非計也願少緩端將
覆奏入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

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
乎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何如公
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
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
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
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公之力也
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
請以詔責之王文正公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
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

遂止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眞宗以示王文正
公旦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
意耳請于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俟次年除
之契丹大慚次年復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
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後不爲例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使來請拒絕
之時主者答書云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
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上議曰如此是拒

契丹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强虜矣卽封冊元昊而契丹使再至能終不聽乎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路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如此庶爲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

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蔡文忠公齊獨曰蠻去殘酷而來求生宜內之荊湖賜以閒田使自營皆吾赤子也今却之必不復還其部散入山谷當爲後憂爭之不能得後數年蠻果爲亂

王文康公曙薛簡肅公奎俱嘗鎭蜀一日二公於章獻太后前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欲變眞宗召二府議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下驚擾尤爲不可王文正公旦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樞密府今卽擢用使解兵柄軍士自安矣乃進耆爲樞密副使諸帥遽遷軍心遂定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一日散軍糧軍士嫌米黑諠譁監官懼匿四卒以黑米呈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何不先

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米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責之曰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指揮使叩頭伏罪捨之倉中肅然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云將以十事聞朝廷而未言何事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先見樞府旣

而見丞相韓魏公。公問樞密何語、曰、樞府教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邊事不管耶。公乃條料十事授祝。曰、某事以某辭對。某事以某辭折。及宴使者言十事。凡八事如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豫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州奏僞榜。丞相趙忠簡公鼎與張忠獻公浚進呈。忠獻奏乞斬益以釋謗。高宗不應。乞遠竄亦未允、忠簡奏曰、馮益事實曖昧。然有關國體。若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助己、忠簡曰、小人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官。甚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主手滑。必將力爲營救。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謫輕。亦不致力。又幸其去位。可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攻之已甚。今此輩側目。其黨愈固不可破矣。

忠獻歎服

應猝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入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碁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曰吾固遣之何須汝言虜聞盡殺之。

張乖崖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衆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彥博知益州嘗宴客于鈐轄廨舍夜深從卒拆廄爲薪以爇火軍校不能止白公坐客驚欲散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

蘇公頌嘗伴送契丹使夜次恩州驛火起左右請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堅閉不動但使守卒撲滅之是夕人言虜有變兵亦欲乘間生事及公使還神宗稱善久之

宋賢事彙卷之上

宋賢事彙卷之下

明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李廷機 彙集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徐民式 校政
直隸蘇州府 長洲縣知縣胡士容
吳　縣知縣袁熙臣 同校

政事

前輩言涖官有三莫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劉元城先生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侍郎李公若谷請教李曰某守官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馬永卿自言嘗問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先生問家屬單白賢俸祿薄當量入爲出僕復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以僕初登仕行已或違法且爲吏所欺

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常以方便爲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卽求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呂舍人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若能清勤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諺云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中書每事必用例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琦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五房吏不得高下於其間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温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吏部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温終身行之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準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所得張文定公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惟向文

簡公敏中以勤者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盡心民事者向敏中耳。

韓魏公琦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

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閑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張芸叟[illegible]見歐陽文忠公修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可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

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歐陽公修代包孝肅知開封孝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孝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病亦許就決於卧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

言而决何委人乎。
曾子固鞏作州凡事應下縣者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别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遣逮州不遣人進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

者無所用心者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周濂溪先生敦頤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寃澤物爲己任
吳武安王玠爲宣撫副使常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諫以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王曰誠如君言但玠爲宣撫恐軍民有抑寃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所以屢出耳
人疑伊川先生通變不足謝良佐曰先生才大嘗見陝右用鐵錢既而更以銅請無利遂止先生曰此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私鑄者衆賣多利少則民不私鑄利歸公上矣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謂價增則鹽將積而不售反不如平估之利其後果然司馬溫公大變熙豐之法先生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變溫公不然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此觀之先生之才亦可

見其梗槩矣
眞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决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先生曰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决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

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育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公緝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

爲三限限不獲則抵罪盜未必獲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

韓魏公琦嘗謂政貴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民有弓箭社用木弓公聽之後繼者籍爲部伍令用角弓自此有買牛置弓者人始騷然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至欲發兵索之公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屠法相聚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將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召十人至械送京師皆無罪得釋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轉輸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皆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輙與之既而中益多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訴徭役亦使之

射射中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亦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遂以富彊

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知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水中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公獨疑之留數日不決錄事詣公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耶公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

皆怪之公一旦詣知州屛人言曰若水密使人
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公因密使
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
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
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
子悉縱之知州欲爲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
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
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
事詣公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太

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
爲樞密副使

張文定公齊賢在眞宗時戚里有訟分財不均
者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公請自
治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
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趣歸其家令
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
交易之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
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
教民植桑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
寡隨其罪之輕重按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
林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
帑得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
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
餘足以周物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者甚衆適

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
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
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爲獄囚償官使
數百人釋縲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
囹圄遂空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三歲命壻
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分之三
與子七與壻子既長立訟之壻持遺書詣府公
閱書曰汝父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

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七與子皆泣謝去

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張忠定公詠治成都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

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程明道先生顥爲鄠令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其令扶溝適府境有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爲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公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非盜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汚鞫之乃爲盜者畏鐘有聲不敢捫也遂服罪

种公世衡知澠池縣葺一廟其梁重大衆莫能舉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騈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不教

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舉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共舉之須臾而上

曾魯公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張忠定公詠凡興作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暮放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其狀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已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荒政

蘇兵部者爲陜西轉運景祐中洛陽旱荒百姓饑殍洛陽留守求粟二十萬斛公移文陜府與之仍奏聞同列謂粟可實邊奈何移之別路公曰春秋有恤隣之義苟乏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韓魏公琦以益利路人饑招募壯者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

范文正公仲淹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游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爲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埜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

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公每自言日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大饑公發常平粟賑濟之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葉石林夢得政和間帥潁昌歲値災傷浮殍自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平常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爲此法者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宣和六年秀州大水流冗塞路洪忠宣公皓

時爲司錄事白郡守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貧爨樵汲皆有職侵年鬭囂者逐之會浙東綱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公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吾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曰平江訴饑者勞午此郡獨無何也守具狀對即延公

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嵩曰吾嘗行邊
軍政不過是也違制之罪得爲君脫之公曰食
猶不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嵩以聞
米如請而得前後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紀綱

張忠定公詠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
駁司時張永德爲幷代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而
死詔按永德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
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挾上
矣太宗不從無何有營兵脅訴軍校者公引前
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

胡文恭公宿皇祐中知審官制院時涇卒以折
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詔斬二人黥一人乃息

仍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吏不遣公曰涇
卒固悍肆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不與計吏
安得無罪陛下以拯近臣不令置對已爲曲法
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
紀綱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張文定公方平言比年以來內則臺諫外則監
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
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
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心膂爲國

任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講筵

孫宣公奭每經筵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上爲竦然改聽。

呂正獻公公著講讀語約而理盡。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司馬溫公同列退語人曰每聞呂公講便覺已語煩。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祖禹爲著作佐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更

好。溫公曰淳夫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頤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能開陳引導。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入侍容貌極莊。時文潞公彦博官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天子師傅。其敢不自重。

范太史祖禹在邇英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等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再三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弟子侍先按講其說明白簡當粲然成文無一長語冗字蘇東坡稱其得講師三昧爲經筵講官第一

言事

韓魏公琦爲諫官時王沂公曾爲相魏公嘗納劄子沂公云近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

程明道先生顥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謝言陛下擢臣爲言官使臣拾遺補闕臣不敢有所隱避若欲臣摭拾人短長攻訐排擊以沽名譽臣不能也或問御史之職先生曰正己以格物又嘗語人曰任人喚做啞御史我只是要格君心方王安石議變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導君相之心其後嘗曰新法之行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慶曆中余襄公靖歐陽文忠公修蔡忠惠公襄王懿敏公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就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獨曰石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

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後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

江公公望建中靖國初除左司諫時右司諫陳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商議乃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氈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附會祐他日見上誦之

朱忠靖公倬爲諫官每上疏必夙興露告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勿爲子孫植荊棘

英宗初卽位有疾太后同聽政至是傅獻簡公堯俞再上疏請還政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請誅竄讒人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有忠等公復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有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

范文正公仲淹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時言官希旨多暴太后時事公獨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傅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事加人萬一非辜令終身被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劉元城先生安世見程先生頤因言及王荊公安石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亦同但學有邪正爾而諸人攻之輒多溢惡之言此人主所以不信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

其一也。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謂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奸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仁宗朝言事者務爲訐激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范忠文公鎮獨務引大體。非闗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畧不言。陳執中爲相。公論其無學術非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不宜因一婢逐宰相。御史舍大責細。暴揚燕私。非體也。識者韙之

哲宗朝田晝與鄒浩善。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臨別。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蘇公昞自布衣召爲博士。以上章得罪謫饒州過洛見尹和靜及伊川。既行。伊川謂和靜曰。蘇季明殊以遷謫爲意。和靜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日上章。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謫猶爲輕。與季明以焞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聞望

韓魏公琦子忠彥使遼虜主問左右孰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否或對曰頗類乃卽宴坐命畫工圖之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始書名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也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强之不可每南涉臨清界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也使來必問韓侍中安否我使去如之

文潞公彥博在朝遼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卻

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退豁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

包孝肅之公正司馬文正之清節天下稱爲包家司馬家市井田野小民見不公者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熙寧中司馬溫公邵康節居洛陽里中後生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司馬溫公光名聞華夷文潞公彥博之留守北京也嘗遣人入遼偵事見虜主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曰爾司馬端明耶其清名在夷狄如此狄諮使遼接伴問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學士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公旣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及神宗崩公赴闕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遂

徑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再相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

范公祖禹爲諫議僦居與御藥院陳衍園隣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恐范諫議聞之

忠厚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太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知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之且委公密訪得實許以趙普所居官公察知其妄但得二家僮恣横狀以便宜决配而

已驛召問因力為辯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公知襄州彥卿竟亦無恙公後創居第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為太保

竇公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普專政太祖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公語及趙所為多不法且譽公早負才望之意公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上不悅公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盧嘗有憾於趙攻其短遂罷相出鎮河陽盧遂參知政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趙復相盧貶崖州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昉致仕家居上命以安輿召至賜坐親酌御樽選餚核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

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為參政者云呂以無功為左丞郭以酒失為少監辛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王文正公旦在真宗朝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

者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輒爲暴白日
者上書言宮禁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之說上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
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公因自
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
以爲罪願并臣付獄上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
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
以罪人上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上
復馳取則已焚矣由是獲免者衆都尉李和文

召客呼官妓爲臺官所論公乃作一詩遺和文
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上出臺疏示公公曰臣
亦知之嘗遺以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
象乎上遂釋不問
方謹言御史籍丁謂家得士大夫書悉焚之世
稱其長者
王繪爲沂州録事叅軍時魯公宗道爲司戸叅
軍家貧祿不給每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怨
而訴之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其君無承

也魯曰事實自某公何罪焉王曰某祿祿經生
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
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
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
罪魯深媿謝不自容而王由是沉困二十餘年
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名時
魯已叅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稱
謝且具道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
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王

仕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
八十九卒人以爲厚德之報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
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既而滕去羣小斐
然謗議以爲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署其
籍公曰君等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誅有不
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覩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
分謗之意一坐大慚乃爲公署之
韓魏公琦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

則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至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公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封之未嘗使人見在魏府時僚屬路拯就案呈事狀尾失書名公以袖覆狀尾仰首與語潛卷其狀以授之公又嘗曰人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言則益善矣

杜正獻公衍嘗言今上官多摘發下吏小節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貧者以公租均給

之不足繼以公帑有復侵擾百姓者眞貪吏也乃以法繩之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爲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兵部侍郎呂公居簡文穆公子也初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於夏竦極其詆斥既而黨議起石謫判濮州歸而病卒會山東妖人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石學於是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耳有旨編管石妻子於江淮遣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驗虛實是時公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必發棺空而石

果走乃可萬一屍在是朝廷無故剖棺發塚何以示後世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公曰石死必有棺殮及舉棺窆棺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今皆檄召勘問苟無異說即令具狀保任亦足應詔也中使如公言取結入奏仁宗亦悟遂放石妻子還鄉世以公爲長者

陳正獻公俊卿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公輿卒亦假之行以後至

被詰，公唯唯稱謝。已而知其故，問公，公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董人之罪乎？汪歎服。

蘇丞相頌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坐事擬杖黥配海島，公奏仲宣所犯止可比恐喝條，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公曰：刑不上大夫，知州五品，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遂免杖黥，但流海外，著爲令。

呂東萊舍人本中爲祠部員外郎時，苗亘監階州草場倉以贓坐黥罪，公言：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枉濫，遠難盡知，遽施此刑，異日察其非辜，雖悔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憸人盜柄，必且借之以害搢紳，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後生輙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不

敢妄論

仁德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又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轉運使嘗家宴公自簾內見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不問晚年爲

宰相門下厮役往往得班行而此奴不沾一日泣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獨遺某何也公憫然曰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念爾事我久今予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此事既發不可復留矣奴泣拜去

李文靖公沆一奴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美姿格奴寫一券繫女帶願賣以償公惻然視夫人訓育長成擇一壻具奩幣歸之

公病夫婦刲股爲羹至毀哀絰三年

曹州富人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必迫於貧耳問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懼語之曰爾夜歸恐爲邏者所詰可俟天明而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義事

范文正公仲淹語子弟曰吾族甚衆固有親疎然以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也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顔入家廟乎故所得俸賜常均族人晚年買田千畝爲義莊人日米一升歲一縑嫁娶喪葬皆有贍其自政府歸姑蘇焚黄搜外庫有絹若千疋令掌吏録親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幼學壯仕爲我助喜

我何以報之哉在睢陽遣子堯夫之姑蘇取麥堯夫時尚少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予以舟麥五百斛單騎之睢陽公問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義莊以周親友貧乏者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所散至十之九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趙清獻公亦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程伯温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又取甥女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查道休寧人官刑部右司郎中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適翁喪不能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質

女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
杜正獻公衍前母有二子不孝公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傭書度日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旣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婚嫁

政和間瀘人趙彥霄兄弟二人同爨十三年兄彥雲以聲色博奕業壞踰年彥霄諫不入求析籍又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給伏臘今請兄復歸中堂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悉付焉并其逋負償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登第
謝逸記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市側聞旁舍泣甚悲過而問之旁舍生乃一官也欲言而色愧公曰第言之生曰僕以某事私用官錢吏督之急不得已以女鬻商人行與女訣所以悲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生然之公即與若干錢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外生如公教商人果不

敢爭攜女至期往則公舟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
黄給事龜年應鄉舉時有考官某初爲縣尉見公大奇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挈與櫬相遇於道公使人導意申初約尉妻辭曰尉死囊空今攜百指西歸衣裝斥賣殆盡猶懼不能達往事尚忍言哉公垂涕曰夫人不念死者乃作世俗夷虜語有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闕命遂婚而別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議娶其鄉人女既約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女盲貧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已許之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廢病非泰何適人服泰之義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

曰既聘後盲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大防是也

呂榮陽公希哲云世人喜言無好人嘗見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媿矣

恭謹

曹武惠王彬周時爲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武惠帝戚尤加禮遇武惠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及事宋爲樞密使雖在禁密常公服危坐見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惟閉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是者八年

蘇丞相頌執政時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稟裁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宣仁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聽聖語其後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公哲宗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辭讓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子從簡當奏補例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材能老於巖穴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遽膺寵命。恐罹陰譴。乞止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著爲令

富鄭公弼使契丹將行仁宗進公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及還進樞密副使辭愈力數月又申前命公曰

虜雖通好。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賞。亦願陛下臥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置上前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庭辭上俟公綴樞密班乃坐且使宰相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鄭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初年執政乃開此例自是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

臣始英宗不從

鄭公客李偲問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等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

司馬溫公光在英宗朝辭知制誥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强作科場文字終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迂僻鄙俚。無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代

王言豈可假手啓書啓者爲之。光之不受出於赤誠非飾讓也。及神宗卽位首擢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上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公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擧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白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光除樞密副使上章力辭時韓魏公琦在魏移書文潞公彥博勸勉之公答云自古被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潞公書與魏公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及須求之古人他日蒲宗孟言天下人才盡爲光所壞神宗目宗孟久之曰無論別事卽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惟見此一人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公承事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

之曰臺閣清資不易得小官出常調亦是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程伊川先生頤爲崇政殿說書朝廷命兼他職固辭不報既而命兼判鼓院先生言願得專意於啟沃聞入談道德出判訴詞非體也先生雖受職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答曰某起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乃爲妻求封乎

素位

曹武惠王彬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惟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

韓魏公琦神宗初立公辭位判永興軍辭朝時二府方議邊事曾公亮等奏曰琦未去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後元豐中呂惠卿出知延

州乃自請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上因曰嘗記韓琦辭朝召與二府議事再三不肯始知老臣自識體也熙寧元年徙判大名時青苗法行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公曰琦舊臣也義不容默上疏乞罷其法朝廷不聽公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

傅獻簡公堯俞以呂誨范純仁既逐辭侍御史出知和州通判楊洙問公何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官也豈得已哉今守郡當宣朝

廷德意而反呫呫追言朝政之闕失與誹謗何
異時法令有未安者衆議公必有所不從公一
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知
守法而已

出處

周濂溪先生敦頤嘗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吾輩結髮爲學將有設施以澤斯人必不得已止未晚也

胡文定公安國自言仕止久速惟視道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公曰子發學易四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之幾如人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謀之浮世利名眞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任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伊川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復來固好師川曰亦似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仕宦處處一般逃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羅織奈何曰顧所爲如何苟皆合道無愧而不能免命也

錢宣靖公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初謂其有仙風道骨復命老僧決之僧云做不得然急流中勇退人也去神仙不遠矣僧麻

衣道者

至道初呂文穆公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太宗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保富貴蒙正布衣肸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正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崇重亦非寂寞之地且不聞蒙正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見昌言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求解職會晏駕不果及眞宗初年再表得請

處士魏野以詩贊王文正公旦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皆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文正覽詩感悟遂引疾去

歐陽公修尹公洙在西京頗事遊宴及王曙來爲留守嘗厲色戒之曰諸君縱酒獨不知寇萊

公晚年之禍耶歐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王默然王寇壻也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鄆一日置宴御詩廳公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姪

世修獻范蠡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日累表求退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年少所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忠文公鎮既退居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

貴賤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或時乘輿出遊無遠近皆往元祐初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韓魏公琦當神宗初登極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持四方人士責退書陳之以為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流涕公請益堅遂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公嘗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

歐陽文忠公修屢乞致仕門生蔡承禧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求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居焉

曾忠宣公公亮自嘉祐中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李

復圭作詩嘲之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公遂去

仁宗時朝議年七十不致仕者有司按籍舉行翰林學士胡文恭公宿謂不宜以吏議從事宜使人得自言全廉恥

邵康節嘗誦陳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張南軒先生栻疾革有求教者先生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

言語

陳了翁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呉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毋謝氏屏間竊聞

之怒笞賀一百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産一子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蘇東坡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貽書戒之曰孔子欲無言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夫言不特出於口其形於詩文者皆言也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乎乃坡公自言吐則逆人茹則逆巳與其逆巳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坡公竟以此坎軻終其身

張南軒先生栻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巳常闊疎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處人

韓魏公晚與歐陽公相知最深公知歐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歐公服公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明道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蘇丞相頌知穎州時通判趙至忠本降夷所至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

孫和甫使虜過魏見韓魏公琦請教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韜晦

种放嘗見陳圖南圖南謂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放晚節果如圖南言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宰縣公戒之韜晦生問公直亮而誨其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人主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受制上官賢者不易得未必相信一有牴牾禍且不免何志之能行乎此予所以欲

子韜晦無露圭角也又曰古人清畏人知苟欲人知必生譖毀但默而行之可也

錢惟演出守河橋別王沂公曾因曰其列樞府不爲不重然朝廷每議相不及其惟公憐之公曰公才用閥閱遠過於曾然曾柄用乃先於公者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登庸有日矣

忘怨

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失律趙參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薄謫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被劾時公已復樞密使三疏力雪之

李文正公昉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公或以告公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公頗爲解釋上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公始知之上由此益重公

王武恭公德用爲御史中丞孔道輔所劾罷樞密出鎮又貶知隨州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今亡矣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唐坐貶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復相即上言唐介直臣今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判潭州尋與公同執政後薦其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

宋元獻公庠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許一舉人行囊中有貨物不稅爲僕夫所訐公曰舉人應舉孰無貨物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除屬言舉人父嘗劾公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奴罪

趙康靖公槩厚重寡言與歐陽公修同館歐公意輕之是時韓范在中書擢歐公知制誥而以康靖不文除天章閣待制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歐公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爲其甥女淫亂事連及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其罪云與甥亂康靖乃上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歐公終出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康靖亦求出知蘇州服闋除翰林學士復表讓以修先進不可超越雖不報時論美之

范文忠公鎮爲諫官趙清獻公抃爲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安石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

扑卽知其爲人、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荊公謂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公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許公因出鎭大名、范亦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言

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不宜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環州帥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寃、公以屬吏、非盜也、种古避罪譖訟、詔御史置獄於寧州、公就逮、獄成、种古以誣告罷任、公亦用他過黜知信陽軍、後公入爲天章閣待制、薦种古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鄧綰謫帥淮東、言者猶斥之不已、公言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綰也。明堂肆赦、章惇言呂大防等竄嶺表者宜勿徙、公言大防等老疾、炎荒非久處之地、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耳。蘇轍平日與公亦多異、及轍殿試策問引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公從容救解。轍乃謝公曰、公佛地中人也。

歐陽公初以范文正事得罪於呂相夷簡、遠貶

三峽、流落累年、後爲文正作神道碑、盛稱呂能釋私憾、用希文。而共力於國家、純仁刻石。削去此一節、云我公至死未嘗解讎、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耳、吾聞文正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穎州時、呂子公著爲通判、公見其賢、及還朝、力薦之。

尹師魯洙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罷政、人希時

宰意攻師魯以渭州時事遂置獄劉湜按之欲害師魯卒不能害其後師魯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楊語數日甫曰劉湜按師魯欲置師魯於死而師魯絶無一言及之何也師魯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指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哉甫深服其量

虞忠肅公允文爲相爲御史蕭之敏所劾孝宗罷公出之敏公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

帝嘉公寛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史忠定公浩爲右丞相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公者孝宗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者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公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處困

范忠宣公純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麄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爲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呂正獻公公著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或問呂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念人與己本同一體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何

等人彼何等人若還答他却與此人等矣如此自處忿怒心亦自消也

范忠宣公純仁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疾忽失明上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爲言公曰吾

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卽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蘇東坡貶瓊州別駕居儋州儋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公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儋人運甓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程伊川先生頤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

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忍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伊川先生頤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朱晦庵先生曰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延平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甚畢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張無垢先生九成謫居南安了無慍懟緼袍糲食家人幾無以自存親知餽遺公皆謝遣廣帥時致贐金公曰故舊不遺公之義也窮而苟取吾何敢哉悉歸之在南安歲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黃山谷庭堅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人謂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業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錢買雞毛筆書此

蔡西山先生元定慶元間御史沈繼祖劾其佐朱熹爲妖郡縣捕之甚急先生色不爲變及送道州編管毅然就道晦翁與所從遊百餘人送

別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時歎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

或問胡澹菴公銓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翁曰天生天殺人如何解死得人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黄勉齋幹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眞能不動方是學者

交情

范文正公仲淹貶知饒州余襄公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舍人洙上言靖於仲淹交淺臣與之義兼師友當從坐遂貶監郢州酒稅

張文忠公九成在經筵一日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高宗問其故公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上章求去秦檜言於上曰此人最是比附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

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無何又爲御史詹大方所論落職編置南安軍

左正言陳禾鄞縣人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蔡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內侍黄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辭或謂其失對禾曰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周濂溪先生敦頤令桂陽郴守李初平知其賢

不以屬吏遇之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初平卒子幼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曰是能葬舉主者

李挺之之才爲孟州司法參軍性坦率不事儀矩太守范雍莫之知也後范建節移鎮送者皆出境外挺之獨别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范謫守安陸過洛陽挺之獨往省之前日遠送之人無一至者范始恨知之之晚

李文正公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罷相洎草

制深詆之而佖朔望必詣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劉燁温叟子也初通判益州時王曙爲蜀帥及曙坐冦準貶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見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

王待制公質晋公祜孫也范文正公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公獨載酒往餞或誚公公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

王公大寶知袁州同年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州過袁公留之數日僚吏白公恐觸丞相嗔公笑不答先居温陵徙潮州會趙丞相鼎謫潮公日從之游趙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有讒者故予祠今觀元龜學識直亮廷臣無出其右且吾謫居此平時薦引之人夜有至者公肯獨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讒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

朱晦翁言蔡季通道州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

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逆境恤窮交兩得其道

杜祁公衍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祁公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者

家教

寶學士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陳文惠公堯佐父泰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子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及第泰公每與客坐三子侍立客蹴踖求去秦公笑曰兒子輩耳故天下以秦公教子爲法

司馬溫公光言五六歲時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

來問誰脫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一語不敢謾

呂正獻公公著教其子希哲甫十歲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雖甚暑不得去巾襪縛袴茶坊酒肆無得入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希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胡安定公瑗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遺訓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加敬謹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韓忠獻公億教子素嚴知亳州仲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親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置酒召客俾諸子侍坐公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

祿倅貳一府事無鉅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矣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家教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教家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兒子睦欲舉進士公止之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奈何與寒士競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

王待制公質文正公姪也文正作舍人時家甚

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偶得其券以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摹之遍遺親友終身不貪所至有氷蘗聲

范文正公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此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黃太史庭堅云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

田宅

沈僕射倫清介醇謹建隆中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及事敗皆自陳公嘗爲毋營佛舍亦陳其事太祖微笑謂曰卿非踰矩者太祖知其居第甲陋遣中使爲治之公私告中使願得制度狹小中使以聞太祖亦不違其志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夫人令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一日弟維勸公治第公

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與作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畢文簡公士安卒眞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遽沒可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無田

園居第沒未終其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上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王文正公旦為相所居甚隘眞宗嘗欲治之公
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
起樓臺
范文正公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
第洛陽營園圃為佚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在
世無幾且西都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豈必巳

有哉有欲為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晉公唐
名臣吾所尊仰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
寧使弊壞或歸之他人吾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貿鄰翁之
居以廣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
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捐其直
楊尚書公玢致仕舊宅為鄰人所侵子弟欲訟
之以狀白公批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
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復言

尊生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程明道先生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說保形錬氣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前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此亦理也

或問人壽數可力移否程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先生嘗謂張繹曰吾受

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于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邵康節先生雍居洛每歲正二月出四月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漸寒即止有詩云人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右夏至宜節慾冬至宜禁慾蓋一陽初生其氣甚微故當禁之不特節也唐柳公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坐右銘

黃魯直先生庭堅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劉元城先生安世曰某尋常不服藥紹聖初謫嶺表年四十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止不許

因念父母惟其疾之憂忽憶温公語云北人在瘴鄉唯絕慾可不死遂舉意絕之自是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趙清獻亦本朝名臣絕慾不能乃掛父母像於臥床中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若有益於社稷生靈勝獨善多矣蓋先生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也先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每日行千步

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佇客啜茶、或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至七十有二、未嘗廢闕

生計

司馬溫公光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黯及第、往謝杜祁公衍、公以生事爲問、賈退謂公門人曰、黯非謝公、公無所問、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乎、公聞之曰、賈君登高第爲顯官、其文學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進退不輕道不行而已。

許魯齋衡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於學未免有妨、彼妄求躁進、及居官嗜利者、或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兵事邊事

程氏遺書云。自古餽運。無不煩民動衆者。然古有兵革載糗糧。而行兵止在中國不遠。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餽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筭來一夫餽一兵。只供七日。餘日必乏食。且須三夫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餽運之難如此。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兵。知此耳。

孫侍讀公甫慶曆中爲諫官。時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又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等流劫。又令天下益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兵已百萬。不能止盜。又可益之耶。夫是極論古今養兵之利害。不報。

范忠宣公純仁在政府。西帥有以威敵斥境請者。公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集賢學士劉公敞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輕重。而糜國財。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不同。竟留之。自是秦州多事。人始服公識見

神宗初年。歸契丹歲幣。召二府觀之。皆言厚費。且屈辱。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定公方平曰。陛下亦知先朝與契丹幾戰。戰幾勝乎。諸人無知者。公曰。自祖宗以來七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慶曆中。范忠文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吾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蘇丞相頌。元祐初。以吏部尚書兼侍讀。公每遇經筵進講。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

及爲侚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
張文定公齊賢言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
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撫御得人但峻壘深溝。
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如此則邊鄙寧
而民獲休息矣。
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
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
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
將重困吾關中矣寇萊公準言唐宋璟不賞邊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
戒也太宗因命公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
於鳳翔。
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
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必精于邊
事何言粗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
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功恐邊臣觀望生
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
惟爲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
下究孟子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
之仁洽于夷狄彼時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
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呂正獻公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神宗語及西
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
逸待勞若臨邊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
奇功皆非至計後公去位西征無功皆如公所
料公又嘗言自古治戎不過修備爲備之道莫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先積穀元豐五年出安撫定州謝表曰進不敢
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傳誦以爲
擴實
熙寧初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富公曰陛
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
十年未可道用兵二字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
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
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荊公勸上用兵以威
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

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彛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擣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合，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五壘兵，將凍溺饑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死

者十餘萬人。報夜至，上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上從此鬱鬱不樂，以致大漸。

范文正公仲淹守延州，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皆黥以爲軍，公所部獨刺其手，公去，兵能得復爲民。

秘書監劉几，溫叟孫也，間與人話邊事，謂長未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乃平日禁其爲樂，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優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

宋賢事彙卷之下

宋賢事彙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李廷機撰。廷機有漢唐宋名臣錄，已著錄。是編襍采史書說部所載宋人行事，分爲四十三類。首有自序，謂宋之世風人材頗類今日，言論行事往往有可用者云云。宋明之季，儒者如出一轍，此類亦可以觀矣。